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一八五冊目次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六十卷後集五十卷續集二十八卷別集三十二卷
（宋）祝穆輯 新集三十六卷外集十五卷（元）富大用輯
元泰定三年廬陵武溪書院刻本
〇〇一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六十卷後集五十卷

續集二十八卷別集三十二卷

新集三十六卷外集十五卷（二）

（宋）祝穆輯

（元）富大用輯

元泰定三年廬陵武溪書院刻本

建安祝穆和父編

喪事部

園陵 葬附

羣書要語

天子之殯也設龍輴以棺加斧於擗上畢塗屋天子之禮也櫬弓頗抑曰天子龍輴而擗幬同上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同上巾車掌大喪飾遣車遂廞之行㊟威與也謂陳駕之行之使人以次舉之以如墓也遣車一曰鸞車春官遂師大喪共蜃或作蜃音辰或作蜃音市蜃反車之役抱路載柳四輴迫地而行有似於屋因取名焉行至壙乃說更載以龍輴地官為相告授哀鳧長往翬曉冊文鳳翼啓行龍輴在御翣羽飾要繞龍輴而不駐瞻鳳綍以方導柩宗賈御

因山為墳 加宗哀冊淚為雨於哀極哭成雲於郊郭同上下蘭阜兮封並陽旌悠悠兮野蒼蒼帶白花兮掩淚衣玄粉兮斷腸當盛明兮共樂忽幽奧兮獨傷去故庭兮日遠即新宮兮夜長德宗皇后冊文擁馳道兮皆往獨宮車兮不歸元宗哀冊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杯土何以加其法乎張釋之傳

詩句 崇樹加園壁顏延年拜陵色轉哀詩

古今事實

橋山劒舄

黃帝葬於橋山南空棺無尸唯劒舄在史記漢武帝因巡朔方還祭黃帝於橋山上曰吾聞黃帝不死有家何也公孫卿對曰黃帝已仙上天群臣葬其衣冠史記

舜葬蒼梧

舜葬蒼梧之野有鳥如卅雀名曰憑霄自卅洲而來銜青沙珠積成墳阜名曰珠丘拾遺記

水齧王季墓

惠子曰滕文公卒葬有日矣天大雨霤至半月群臣請卜期太子不許惠子諫曰昔王季葬渭水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前和文王曰先君殆見群臣百姓矣乃出其棺三日而後葬令太子亦宜曰先君欲少留而撫社稷故使霤甚卜期而更為曰此文王義也太子曰善呂氏春秋

虎丘金精

吳王闔閭葬虎丘山下發吳都之士十萬人共治葬穿土為川積壤為丘池廣六十步水深一丈五尺銅棺三重須池六尺黃金珠玉為鳧雁諸之劒魚腸之千在焉葬三日金精上騰為白虎蹲踞于上因名虎丘越絕書

葬近二陵

秦墓太白上葬曰東望吾子葬近二陵西望吾夫孝文王驪山修葬

始皇葬於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滿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游觀上成山陵為葬埋之後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

祭自秦始

古不祭墓始皇起寢殿於墓側漢因不改四時上飯寢官儀

漢文灞陵

漢文帝治灞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未嘗灞陵不起山陵稠種相樹三輔黃圖將兵護諸陵侯官儀

灞陵石郝

張釋之從文帝行至灞陵上使停車指示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悽然悲懷顧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

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曰使其中無可欲雖鋸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无石槨又何戚焉文帝稱善

為食官令

為參昭儀少弟以嬖見幸不得親近侍帷幄以王舅出補渭陵食官令以數病徙為宮中郎主食官令給陵上祭花之事

復土樂重

文帝遺詔曰郎中令張武為復土將軍發近縣卒萬六千藏擗穿復土屬將軍柔江亭壙築墓事

得殉時物

武帝崩書密以藏中所愛金寶物及後宮當幸者皆以從葬又多藏珠玉寶器皆以金銀為扣具書二十卷致於棺

長孫皇后況葬太宗昭陵引魏徵同北徵
視曰臣非昏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此昭陵也帝曰茲徵曰臣
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帝泣爲毀臺

滕奉八陵

宝曆元年勅奉先一縣鑄奉八陵供辦支脩實爲繁併算委京
兆府減一半租充雜色役令諸縣均出 敬宗實錄

蘭亭殉葬見宋紙敛毛椎

五代周太祖晏戒晉王曰昔吾西征見唐十八陵无不發掘多
藏金寶故也我死當由衣以紙斂以瓦棺勿作羊虎

寒食出祭

奉先之道見寒食野祭之礼近代莊宗每年寒食出祭謂之破
散 五代會要 劉昫遂救焉益王嚴起曰何不痛哭使冥冥
寒食以一盃奠酒明宗陵寧 五代史

宋朝陵名

太祖昌陵 太宗永熙陵 真宗元陵 仁宗昭陵
英宗厚陵 神宗永裕陵 哲宗永泰陵 徽宗佑陵
欽宗永祐陵 高宗思陵 孝宗永阜陵 光宗永崇陵
寧宗永茂陵 理宗永穆陵 度宗永紹陵

皇堂神道

仁宗永昭葬日王旦曰皇堂神道當易之若遷葬期後所費此責猶可
韓公琦正色曰只可累於當易之若遷葬期後所費此責猶可
當若苟且擾之後有壞而致人主疑心臣下何以當責 頭事

責時宰

仁宗山陵韓魏公爲使時因用乾興故事或以爲
過蘇明允爲編禮官以書責公至引宋璟元厚樂事以爲不臣
魏公得之慨然已乃斂容起謝曰某未至是時聞者無不服公大度能受意外之言也石林燕語

撫移山陵

入內押班香允恭撫移 永定陵皇堂而丁謂託之朝廷命呂
許公與魯肅公乘傳按視盡得其迹及允恭等盜沒方中金寶
以萬計狀聞抵允恭罪而謂能相

讓葬龍去位

韓魏公嘉祐末以州鄉功輔 英宗既爲永 昭山陵使事畢
而 上不豫矣不敢辭位越四日而 永厚鼎成以元宰後護
葬于洛魏公先自上疏云自有唐至于五代山陵使事訖求去
今先帝已附廟而臣時爲山陵使事恬然不能援故事去位則
是不知典故何以勝天下之責雖陛下欲以私恩留臣顧中外
公議且謂臣何 神宗元豐三留之卧家不出遂以司徒兩鎮節

度使判鄭鄜相州元祐末章子厚爲 永泰山陵使子厚專權
人情讙駭陶布曾誤數文者作詞署云草草山陵職事靡監罷相
情狀謂故事也紹興間實錄因山泰會之爲固位之計乃除孟
仁仲爲樞密使以代其行仁仲不悟其機事畢納入國門會之
怒諷言路引以論列出典金陵 揮麈餘話

山陵非宰相護送

永祐之權窆也宰相奏會之不欲行乃命信安孟王忠厚以樞
密使爲之及營 思陵備置五使遂命右相周益公掩殯宮從
所請也時左相王季海以母老惡凶事故不欲行然陵成而王
卒能 永阜之役既命左相留仲至未葬而仲至逝右相謝子
直亦不欲行乃以少傅保寧軍節度使鄭師禹爲總護使而命
參知政事余處恭特鄭導拜 梓宮既葬師禹封永寧郡王子
直遂得罪處元未 永崇陵將復上右相謝子肅亦不行乃命

平原王韓侂胄焉山陵非宰相讓送漢為故事 朝野雜記

權名攢宮

紹興初 昭慈聖獻皇后升遐欲建山陵外祖曹公議以謂帝后陵寢合存伊洛不日復中原即歸祔矣宜以攢宮為名俞以為當用之 程泰之

女媧陵記

喬潭文粹

登黃龍古塞望洪河中流蕩然獨存大漫不涸者媧皇陵也夫巨靈擘太華蹙首陽導河而東以洩憤怒雖有重丘大阜險狹之口罔不滌之為黃黨汨之淵旋波不可復振奔崩而下矣女媧氏已葬之後豁然之衝天險東阨風濤鼓作乃能中乾外禦特立萬年其懋神可知也水無盈縮之度陵有高卑之常霖潦漲之兩淩沒矣於是乎不為之小而就其深旱暵淒之孤巍出

矣於是不為之大而就其淺非夫巨靈壯趾以固本河伯高眉以承隅胡然動靜如因其時升降不失其則羅浮二岳以風雨合離遂乘五山以波濤上下不爽故道遂違常流莫相遠矣君子曰夫能畚黑龍涸九州況乎一水之上而自為謀夫能斷鰲足立四極況乎數仞之高而自為力神人之異味者難知窈冥之山谷森羅物象莽莽蒼蒼常寧非止水之餘蜥蜴石林猶有補天之色揣演空曲精靈若存且夫上無積章表以孤尚常感風氣纖條蕭鳴若宜應肹響蕤蕤蕃而吹笙由是憧憧往來無不加敬山有梅栗閔東蓋溝水有萎芙舟人莫焉燎之木無或斬焉陵之土無或拜焉是則馨香已陳而無蘇自禁矣故聖人取薄葬去厚送驪山之銀海魚燈虎五之金精龍劒鋼之其內散之其間適為大盜之守未足藏身之固彼橋山帝位九疑會稽皆因山而墳未聞其 者余謂媧皇受命在火火以示水谷不為陵

古今文集 二十一

古今葬不可勝紀如媧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罹牧豎之禍豈不哀哉

諫山陵疏

晁錯書

臣聞古之聖帝明王所以崇高光飾珍寶貨物以厚其親然猶而言之高而厚功費甚多凍大累非曰孝也昔漢成帝造延昌二陵制度甚厚功費甚多凍大夫劉向上書孝文寢而遂以薄葬天下貢賦以一分入山陵武帝延年長久比葬陵中不復容物霍光暗於大體務過度其後至更始之敗亦盲賊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盡無故聚敛百姓為盜之用其無謂也魏文帝於首陽東為壽陵作終制其墓曰昔堯舜葬陵因山為体无封樹無立寢殿園邑為棺槨足以藏骨為衣裳足以朽肉吾窮心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藏金銀銅鐵一以

用器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無不掘之墓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及至燒取王棺金縷骸骨并盡乃不重痛哉若違詔妄有迹改吾為戮屍於地下死而重死不忠不孝使魂而有知將不福汝以為永制藏之宗廟魏文之制可謂達於制矣伏願陛下深覩古今為長久之慮臣之赤心惟願萬歲之後神道常安陛下名揚於宗廟耳書奏不報

皇甫湜

很石銘

很石奮鬣山之傍錢朴礧瘢嶷然西方昔秦皇帝謀之不藏七十萬人茲焉惶惶陛哉石此山言磷於嬪若有遇依屹住中逶迤故老相傳以很名之自昔太古不封不樹有萬於溝有新於野後聖有作緣情不忍為之棺槨其在唐虞則維穀不噫嘻暴秦虐用其人以象山下鋼三泉窮珍搜奇力瘁財殫嘻之而前如刘莫啻天壽其衆神憤其凶謫代一呼九州風從白挺前棘指麾滹滹陰阻不闔千戈倒鋒屍露于刼遂儲王童逵顆無敢不一年中禹兼會稽不改其行聖德洋洋歌響久長至于漢劉釋之有言曰如可欲猶隙南山矧私其身以盡其人刻詞很石期燕千春

漢帝葬儀

天子葬幔中黃門虎賁冬二十人執紼司空擇土造穿太史卜日將作黃腸題湊便房如禮大駕太僕御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玄衣熊皮朱裳執戈揚楯文棨四馬朱鬛旂長三仞十有二旒屯地畫日月升龍書旐曰天子之柩謁者二人立東六馬為次太常跪哭曰十五舉音止哭畫漏上請發司徒河南尹先引車騎太常曰請拜送車若白絲三斜紳長三十尺闌七寸六行行五十人公卿以下子弟凡三百人皆素幅委貌冠不素蒙挽校尉三百人皆赤情不冠持幡幢皆衛校羽林孤兒巴俞嬰胡了

橋陵三十韻

杜甫

先帝昔晏駕兹山朝百靈崇岡擁象設沃野開天庭卽事嚴重儆諭功超五丁坡陁因厚地却略羅峻屏雲門虛冉冉風松肅冷冷石門霜露白王殿莓苔青宮女曉知署衙官朝見星空梁簸盡戟陰井敞銅瓶中使日夜繼惟王心不寧豈徒邺備享尚謂求無形孝理敦國政神凝推道經瑞芝產蘭枉好鳥宿岩高高岳前揖兹洪河左灌溪金城亦蓄峻趾沙苑交廻汀永與黃區因川原紛吮吸居然赤縣立臺榭爭弈弈官屬果稱是吉華真可馳王劍美竹潤斐矣春蘭蓉鄭氏才振古悤侯筆不停遺辞父中律利物當發鋼綿緝相展轉琳琅愈青發側聞魯恭化秉德崔瑗銘太史候晃影下喬隨鶴翎朝儀限霄漢客思翅林坰藏軒辞下柱飄颻凌濁涇諸生舊短褐旋泛一浮萍荒歲只女瘦蓉塗溝泗零主人念老馬解宇容秋葵流寓裡豈慳窮悠醉

未醒何當擺俗累浩蕩乘滄浪

始皇陵下作　曹鄴

千金買魚燈泉下照狐兎行人上陵過却弔扶蘇墓壘壘廣中物多於養生具若使山可移應將秦國去舜没雖在前今猶未封樹

七哀詩　張孟陽

北邙何纍纍高陵有四五借問誰家墳皆云漢世主恭文遶相望原陵翳脩脞季世喪亂起盜賊加剖毀發過一抔便房啓幽户珠柙離玉體珍寶見剽虜化爲墟周墉無遺堵蒿萊荆棘生狐兎穴其中亢穢不復掃雞狗並墾發萌隸營農圃昔爲高乘君今爲一抔土感彼雍門言悽愴哀往古

感興　蘇子美

後漢藏衣冠前廟宅神主吾聞諸禮經此制出中古秦嬴貪先法乃復祭於墓漢衣以月遊於道蓋無取宣帝尊祖朝失制偏九十二孝元酌前文一旦悉除去親帝樂銅臺遺令置歌舞昏嗣竟從之此事征夫阻唐虞紛葬諸陵嬪御曉女日哀吟於先亦奚補吾朝三聖人秉禮不可覩威靈已霄漢嗣皇念宗祖繪事移天光刻象肖神武備物盡嚴遊迎輸材起宮宇階墀砌以金墻壁衣之蘭功既即奉迎法仗具鼕鼓玩好擇珍奇目奪不可數三京佛老家已有十數處朝家雖奉先越禮古不許君不祭臣僕父不祭支煦丹樞豈非孝聖貶甚蕭爺大祀當以時寢廟即其所惜哉恭儉德乃爲侈所臨痛乎神聖妥遂與吏爲侶暮牛何其愚聰歎走旁午賤子私所嘆傷時淚如雨

豐陵行　韓愈

羽衛煌煌一百里曉出都門葬天子群臣雜沓馳後先宮宦穰穰來不已是時新秋十月初金神按節炎氣除清風飄飄輕兩

陳煬帝初聘吳公築宅後大唐平江南改為雷塘吳公葬於此
州以陳尚吳明徹得名在江都縣西北四里雷塘在縣東北
冤按大業拾遺載帝登酒池深舟行吳公臺下忧恩与陳後主
過後主云每憶張麗華方憑臨春閣作靡月詞未終見韓擒虎
羅領萬騎直来衝人便至今日始謂殺下政治在堯舜之上今
日還此逸游冀時何見罪之深也帝叱之不復有昭故東坡號
回夜遊園詩云人間恍似成今古吳公臺下雷塘路當時亦笑
張麗華不知門外韓擒虎

金粟岡

唐舊紀明皇朝拜五陵至橋陵見金粟山岡有龍盤鳳翥之勢
後近先塋謂侍臣曰百千秋万歲後宜葬此地得奉先陵故杜
甫曹將軍畫馬圖引曰自從獻寶河朝宗無復射蛟江水中君
不見金粟堆前松柏裏龍媒去盡鳥呼風

發引二詞

昭陵柳宮發引王禹玉作清平調二曲云王宸朝晚忽掩猪黃
衣愁露鎖金扉蓬萊待得仙舟至人世已成非龍軒長往轉西
歲歷柳入雲飛望陵宮女垂紅淚不見翠輿歸又云上林春晚
曾奉玉宸遊水殿戲龍舟玉簫聲斷催仙馭一去隔千秋遊人
重到曲江頭事往凄涼收空餘御慢傳歸驛依舊水東流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五十一　前集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事部

死遺言　遺文　遺業　君哀悼　民哀悼

死者澌也消澌也諸侯曰薨壞也大夫曰卒言終竟也士曰不祿不復食祿也凡五材腐熟陶冶皮革乾燥乃成也漢以來謂死為物故物故皆就朽故也既定曰尸尸舒也舉節舒解不復能自勝斂也屍名棺關也而以掩屍又曰櫬小棺曰櫝櫝之在柩曰柩柩久在殯曰不復變也史大夫謚議考行節述德曰皇追述前人之美以為謚也大夫有采地以邑名為謚若有死於道路者則合埋而書其日月為銘其衣服任器于有地之官以待其人子孔子對哀公曰分公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故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則終其天年有終則必有終也家語弟子問於顏子曰叶曰出中之木以不材則終其天年山海經第十歲厥世而上仙乘彼白雲至于帝鄉天地之委順也生非我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我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我有是天地之委蛻也莊子了生死為一體齊其死生為一條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无為之業　孔子大夫卒載我以形勢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莊子吾所以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何有患老子朝聞道夕死可矣論語死且不朽左傳之壽而益

其疾也左平仲曰既死豈在我焚之亦可況之亦可歷之亦可衣衾而棄諸溝壑亦可衣衾而納諸石槨亦可唯所遇焉

列子万物森生蒸死齐贤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孝亦死凶恩亦死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一矣孰知其异列子穷愚以流亡余不忍为此态也

雜纂續編 雖九死其尤未悔同上泉下有黄憲山谷而子注秦隋君指館舍舜秦伸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有輕於鴻毛用之所趋異也司馬遷陳雖死之日尤生之年也陳元傳万事

風燭九原草露稚葉 蓋指事始定杜平生万事定所欠惟一死投荒十一年山谷

古今事文類聚 前集 卷之十八

傳說騎箕

傳說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東維箕斗之間天漢津之東維也傳說死其精神乘東維而龍尾乃列爲星尾上有傳說星

太子夢奠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尤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与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尤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寢疾七日而没檀弓

憂郁起

鄭公孫子皮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龍蛇食其鳥喙不爲宰相必有顕事疾生卒自鄭守以下當受業者練經起會千餘人

死不恨

陳咸與陳湯書要蒙予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本傳

計以身投

後漢申屠蟠字子龍陳留人与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学子居臨卒以身代蟠二乃免推筆申哭遂卒里號司隷從事義之爲封傳謚定蟠不肯受投傳於地而去卒於家門

含笑入地

漢桓帝時公孫文事東郭竇哥聚衆至三萬人號青巾徐三州以司徒掾潁川韓韶爲廣長韶開賊之日長佶溝壑五人而以

此伏罪含笑入地矣

先知死期

後漢博士郭鳳好圖讖先自知死期令弟子市棺之具至其日而終方術傳廣漢折像自知亡日召賓客力疾飲食辭訣

王敦於營

尸解

有赤星而芒角流訖等墜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遣馬妄往營中看之還生仲達

諸葛亮卒軍拔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遣馬妄往營中看之還生仲達 司馬懿與諸葛亮相拒十五丈原會亮卒諸將燒營遁走經日乃行其營壘乃曰天下奇才也

問地下事

筑部已死而妻共郭問地下事郭謂人曰天帝召我沐浴寢王隱晉書

不見嫁娶

鄭縣令王為天下王棺於驛前喬謂人曰天帝召我沐浴寢其妻子親屬哭於城東路

親無長幼皆悉令子弟展謁輒曰大將軍往君意厚甚當重報輒長噓曰然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耳十七八間不見女嫁男娶也是歲八月為大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

皆預鬼錄見幽明錄

算生張說見莫知門

預噉後事

蘭敬能詩為從討羌死自為輓歌為詩與從帶所佩來河南令韓斌為其棺留守尹為具九葬事韓令勿與從父為作銘

死乃天命

李勣得疫家人欲呼醫亟不許謂子周必藥進輒曰我山東田夫百令位至三公年踰八十非命乎生死係天寧就醫求活耶

召作玉樓記

李長吉將死時忽晝見一緋衣人驂赤虬持一板書若太古篆或籀疑古文者云帝召長吉子不當召長吉長吉子不能讀須臾長吉子下說明時太夫人老且病質不願去絳衣人笑曰上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為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遶人盡見之少之長吉氣絕常所居牕中載三有煙氣聞行車聲管之聲大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頃五斗泰許時長吉兄弟小書

死作白金

唐李勉少貧與諸生共逆旅見死叟白金曰幸言以此為我葬餘則君自取之勉亦啓囊助金付之後其家竭勉又啓囊助金如初

六十不識名色

唐元德秀死族弟結之勤或曰子哭過哀矣若知德秀之過而不知情之至大夫弟無事老無在哀無餘生六十年未嘗識女色未嘗有土田之積十尺之宅十畝之業未嘗完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食吾哀之以成荒淫貪穢絢絕之行戒荒淫貪穢絢絕之徒

夢不祥

唐杜牧夢人告曰爾應名卑復夢書故二白馬字或曰過隙也俄而吹觱篥牧曰不祥也自為之詞悉取所為文章焚之果卒

見夢于帝

顏杲卿被執抵洛陽有張通儒者得其髮待詔卜皇是夕見夢帝寤為祭

使冥道卒

張鷟為鸿臚卿使在途被病卒其孫與軍吏董騎護輜車而東鸿臚寺誤

李泌遇異人得書云每受一命即開一幅累仕皆驗一日晨起巾櫛一物墮鏡中如蛇而有四足驚而疾數日卒留書尚多妻子不能讀須臾不復見長吉子不當召長吉長吉子不能讀須臾不復見長吉子下說明時太夫人老且病質不願去絳衣人笑曰上帝關視之皆空紙也最後一幅畫蛇盤鏡中而已前定錄

無食龜玆板

邢和璞居嵩嶺間有潁陽書三篇房琯問邢終身之事邢言降魄之庭非錦非寺病起於無食而休于龜玆板其後房公舍閩州將樂楓宮見有治龜玆板者始憶邢之言有頃刺史具鵝邀房秀悟其以板事白於刺史其夕果病歸卒

星殞寢室

令狐楚卒之夕有大星殞於寢室之上其光燭庭

月蝕東壁

開元中張公為丞相集賢學士將藏而月蝕東壁歎傳

十六日復生

翰林待詔戴少平卒十六日復生

平旦還家

唐趙郡李適嘗與人論大衍數語而曰吾壽盡此乎

論大衍數

張垂崖十四次代六韜卷實封文字與僧正弁白且云候十年觀此後十年公薨於陝州計至蜀人罷市嗟慟希白為公設大會齋論郡府吏策謀發開所留文字乃公畫象衣兜福數納草製白氎巾教曰垂則滑俗崖不利物垂崖之名所以表德遂盡於天慶觀仙遊閣又為之立祠

傳霖來訪

張垂崖少與逸人傅霖同學公既顯達求霖三十八年不可得作憶霖詩云寄語栗由莫相笑此生不誤經肥號年字窓近

有被褐騎驢扣門大呼曰語尚書青州傅霖聞吏充白公曰傅先生天下士汝何人敢呼其名霖笑曰別子一世尚猶童心是豈知世間有成就公問皆何隱而今出霖曰子與其來謁子爾公曰諺亦自知復何言送一日公薨

死時年六十

劉元城器之死聞忽大風飛瓦驟雨如注雷晝晦於公正寢人皆驚懼而先公明白如常與人語畢端坐而逝公已終矣聞者咸異焉

授黃氏術

范文正公仲淹少孤貧拜常與二術者遊物色之文正曰吾有煉水銀法兒幼不足以付今以付公公乃授子其術曰采一斤內文武火煅令半後為末煉官術者之子已長取其方及白金數兩如其言遂成飛丹驟雨如注雷晝晦於公正寢人皆驚懼而先公明白如

備敗諫堂遺言送尸於建春門外尸強林施與鳥獸爭食三日後人往視之体親如生林在王舍城側死人多決其中肉

景文遺誡

宋景文公遺戒云吾歿之後棺衾但紙衾三副擇一副最紗帽綠袍一副笏一副金帶一副木魚一副其餘一切勿用凡人家有喪多為流俗所拘必須廣設冥器以侈送終名家文章傳於中土不足垂後為史在良二千石下其教人勿為無功於國無裨於人不可請謚不可請銘不可請佛事不可邀僧道不可置酒張樂不可受賻贈不可受遺命薄葬不可違命誌不得浪道沸二字哀言不及私惟憂國家之事而已吾死之後為無知也道聽塗說者不可信也

書言不巧以下係遺書文體書

晉平公謂叔向曰寡人有三不幸先大夫臧文仲其身沒矣其言猶在於後世此之謂沒而不朽何幸如之叔向曰臧孫辰告人曰民之有口猶土之有山財用於是乎出猶山之有木衣食於是乎生死者而弗忘猶不亡也有人於此生不能建德死不能遺愛雖有存焉吾弗知也何幸之有

士女

漢司馬相如病免居茂陵天子以相如病使所忠往悉取其書使者往而相如死妻曰長卿未病有一卷書曰有使者來奏之乃遺孔忠言封禪事

贈孔獻文

魏文帝深好孔融文詞每讀輒口誦班固敘事賞以金帛

續代記書

桓譚著新論琴道一篇未成肅宗使班固續成之　仲長統依昌言未畢而亡後蓮華撰以足之

恨書未成

陸平原臨士日飢通時也遭命也古人貴於言以為不朽吾所作書未成以此恨耳

相三君無積以下係遺戒

李文子卒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金玉之寶公引李文子之忠於公室相二君而无赫可不謂忠乎

將死不忘君

楚子囊死遺令曰必城郢　郢楚都也　君子謂子囊忠乎左

不忘謂其明將死之恥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左

將死薦賢代門

惟憂國事

王文度出之為中書臨終上疏安相沖書言不及私惟憂國家之事

書言國事

魏武既死太史以聞甘寧家得書一紙始半篇其言未盡之事有言有點代之人別國敵公雄之內情有所在後世此之謂沒而不朽

用要之謂

臨終之問所宜詳審太宗

元大夫臧文仲其身沒矣其言立於

愛憎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惟見其善公卿之內情有

曰財恐不免斯過公卿之內情有

元裴諫代

愛元齡寢疾詔諸子曰吾今亡不靖社稷不止汝曹可忠主不負吾意宗臣不莫取犯須臾知而不言則衛恨入地汝其慎之元齡如此尚能憂我國家事

九京也作

趙文子與叔向游於九京曰死皆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其晉武子平納諫不忘其助善言不失其友董君不其而進賢不阿而退不肖也

愛及甘棠

甘棠蔽召伯也召伯之教明于南國敝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憩

家無餘財以周像遺業

宋魏字公叔侯仆射十年疏食布衣家無餘財

有積田廬

人勸買廣為子孫立產業買田宅曹曰吾不愈子孫賤飽曰有積田廬子孫勤力其中可以共衣食貧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富者眾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子孫不欲益其過

薄有名園

樂天詩自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不肖衣食自有餘饒不須在外營別謀廣置身衣食惟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公有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所言

輕裘肥馬

橋玄字公祖為太尉久病裘馬所頒

化分田園

晁崇先分其田園令諸子姪各守其分仍為遺令曰北兒諸達官身亡以後子孫既失農桑多至貧寒斗尺之間參商是競陸賈石奮皆古之賢達也所貴頒為定分將以繼其後爾吾靜思之深所嘆服

思波勞直 以下像告思惟

蜀法正死先主任吳群臣諫不從及敗績先曰法孝直若在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必不傾矣

思擇道源

宋理道源文帝時為司徒右長史及見收道源月光如炬曰乃壞波禹里長城銷人聞之曰道源已死矣吳子不見伍胥頻歲南伐有飲馬長江之志及魏軍至瓜步文帝嘆曰若道源在此至此

思魏證

唐太宗將東之役李勣等力戰破之軍還悵然曰魏證若在吾當有此行耶 帝後臨朝嘆曰以人為鑑可明得失今魏證逝一鑑亡矣

何敬鼓聲

唐太宗將伐遼凡有籌度悉委長孫文本至幽州卒其夕太宗聞鼙鼓之聲曰文本殆幽州卒今宵夜警所不忍聞命停之

何奪之速

楊綰薨上深悼之顧謂侍臣曰天不使吾致太平何奪我拱綰之速

國人悲泣

子產相鄭二十年卒國人哭於其市

哀流涕

哀公十三月不聞冬竿之聲

秦春能相

秦五羖大夫百里奚舉秦之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文選注

百姓圖象

豫州百姓皆圖魯陳仲弓元方季方三君之形象先賢行狀

裂裳為白帽

梁安成康王分為南徐江荊郢刺史及蜀人裂裳為白帽哀哭以迎送之

畫溫公象

司馬溫公薨白姓號哭而往吊粥市為罷日光如炬曰乃萬千數而京師民畫其象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求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

雜著

歸藏書韓陽公碑陰　宋開封華

古者以死爲歸也然則當死者皆得歸哉故有死其所之徒墨翟而不得其死不得所歸也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野其身不得所歸父所歸者猶有數品焉有困窮而歸者有困窮而歸者有榮顯而歸者有暇豫而歸者有榮顯而歸者有依喜而歸者有依婦於生前而歸者有依婦於生前而得其死者有困窮而得其死者有困窮而得其死者有困窮

今年譜所書乃謂先作季子書則其序頗案何以垂訓耶若第五倫視兄子及己子自不能無別當謂先生合命而顛倒其親疎之序耳切謂狀所紀先後已得其實固不當復爲異同也況以幼孤先生念其外家教育於家塾力弱貧窮無室家童子執燭之列追念當時所見恍然如昨日事謂宜列正於譜皋版乃建安書院掌之倘省以此二疑白之富沙邦君實爲此公許以更定而未果輒私識之庶幾吾黨之士尚有考焉祝穆私識

詩話

服金石藥

韓退之爲李干墓誌叙當世名貴服金石藥欲生而死者數輩若二王載之地下豈爲世戒耶而竟以藥死故白傳云退之聰明黃　病竟不降也名以詩誌

游仙

劉貢父公餘有卧疾詩云常恐游仙宗泰山也人命屬之言病危欲死也　詩話

太稼

漢書五行志曰成公十六年雨木冰或曰今之長老名木冰爲本介胄書事主卧疾引讓語曰木若稼達官怕必大臣當之吾其死矣已而果然公谷說韓忠獻公詩曰冰枝憂木稼食錄恨長庚蓋公薨後事於外有欲竟近落城者康節已知呼伯温居于嵩之陽公薨後事於外有欲竟近落城者康節已知呼伯温入曰諸公欲以近城地葬我不可當從伊川先塋耳七月初四大書詩一章曰生于太平世長于太平世死于太平世客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俯仰天地間浩然獨无愧以是夜五更捐館

康節知命

熙寧十年真康節感微疾氣象日益明爽謂司馬溫公曰雍欲觀化一遊如何溫公曰先生未應至此康節笑曰死生亦常事耳張橫渠先生嘗論命來問康節曰先生論命否當推

詞識

秦少游在處州爲中作好事近詞云山路雨添花花動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處有黃鸝千百飛雲當面化龍蛇天矯掛空碧醉卧古藤陰下杳不知南北後南遷吏之北歸迫留於藤州光

居喪　總目附

說者居堊室寢苫枕塊不說絰帶杖注荷蕢擔瑞至此而爲之無稽柱同上故爲父竹杖爲母桐杖注其義一也斬衰不處喪次注喪次倚廬也同上爲無廟後也削弓居喪之櫝頭有刻則沐身有病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止矣飲酒食肉歠於內出入門戶必拜送迎賓客拜稽顙哀戚而退注斬衰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也注齊衰牡麻絰帶冠繩纓疏屨也注大功布衣布帶布冠不纓牡麻絰疏屨也注小功布衣布帶布冠不纓疏屨也注緦麻布衣布帶布冠不纓疏屨也注

二年通喪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陽貨

除喪彈琴

子夏既除喪而見子之琴和之不和鼓之而不成音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據弓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成聲十日而成笙歌同上

期而猶哭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孔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朝祥暮歌

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論月則其善也過之矣論年則未盡也猶之可也

二年之喪小功不弔

陳子禽爲秦穆公使於楚聞秦穆公薨不弔歸以爲非喪主也使弟子問之曰吾欲弔仲尼爲絰於門乎爲絰於堂乎子貢曰夫子曰論月則其善也過之矣論年則未盡也猶之可也今孤未忍哭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陳居其中行服於其間子貢曰夫子之門固爲柴立喪主者拜賓而後哭拜賓而後送至洛變子禽之使歸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

乃具表狀遂廢錮終身

奔喪彈琴

王獻之奔喪不哭克直上靈牀坐取獻之素彈之又而不調歎曰嗚呼子敬人琴俱逝

生葬死葬

晉王戎字濬仲為吏部尚書丁母憂性至孝不拘礼制飲酒食肉或觀奕基而容觀毀悴杖而后起和嶠亦居父喪以礼法自持還柔而食而哀毀不踰於戎武帝謂劉毅曰和嶠毀頓過礼使人憂之毅曰嶠雖纂古念今乃生孝耳至於王戎幼謂死孝內、當先憂之

使婢先樂

陳壽遭父喪有疾使婢先樂客往見之鄉黨以為歌議坐是沈滯累年

在艱戲謔見書

暮功明樂

謝安愛好音律暮功之慘不廢絃樂頃以成俗王坦之諫不從

求不清血

唐元少玄甫十歲即哀泣求尸時野中白骨雜糅或曰以子血漬而識者父骨也少玄遂嘗周旬而獲尸

辰日不哭

唐許克構時陳思思哭父哀過禮克構曰事親者避嫌可也況孤矣則無不哭也服其論

未細麻服

崔琳三十年間元中外總麻之喪明皇雜錄

不持所生服

李定王介甫客也定不持所生從代服蘇子瞻以為不孝亟定以為服勿令瞻作詩誚見輿

宋文公母入忘日當祭而祭畢而祭於其中亦然事者何謂門公曰不既礼君子有終身之喪

內族服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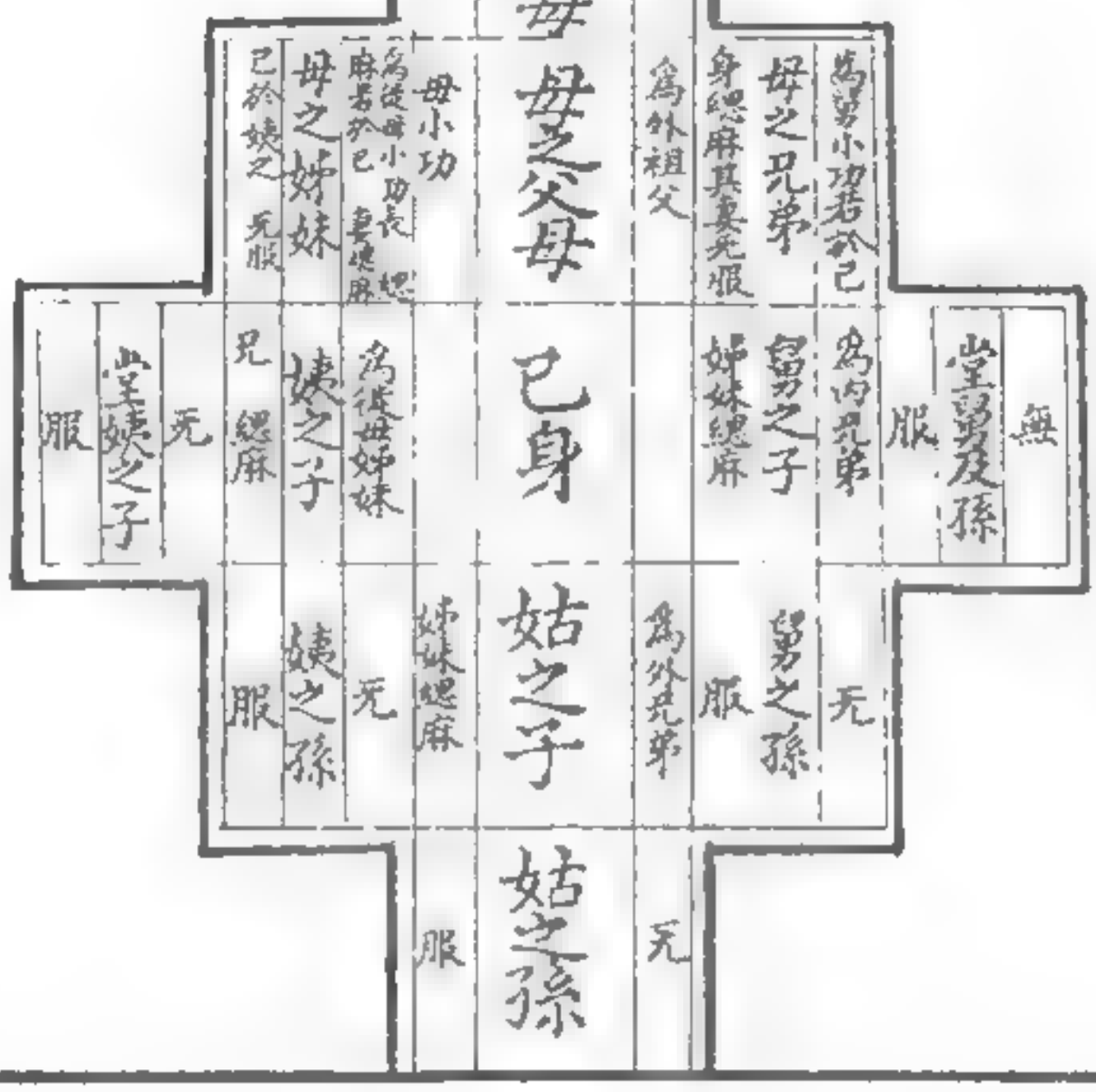
高祖父母
曾祖父母
祖父母
父母
己
身
子
孫
曾孫
玄孫
曾祖兄弟
祖兄弟
父兄弟
兄弟
堂姪孫
姪孫
堂姪
姪
堂姪孫女
姪孫女
堂姪女
姪女
堂姊妹
姊妹
堂姊妹
姊妹
堂姪女
姪女
堂姪孫女
姪孫女
堂姪孫
姪孫
堂姪
姪

女爲本族上

高祖父母 曾祖父母 祖父母 父母 出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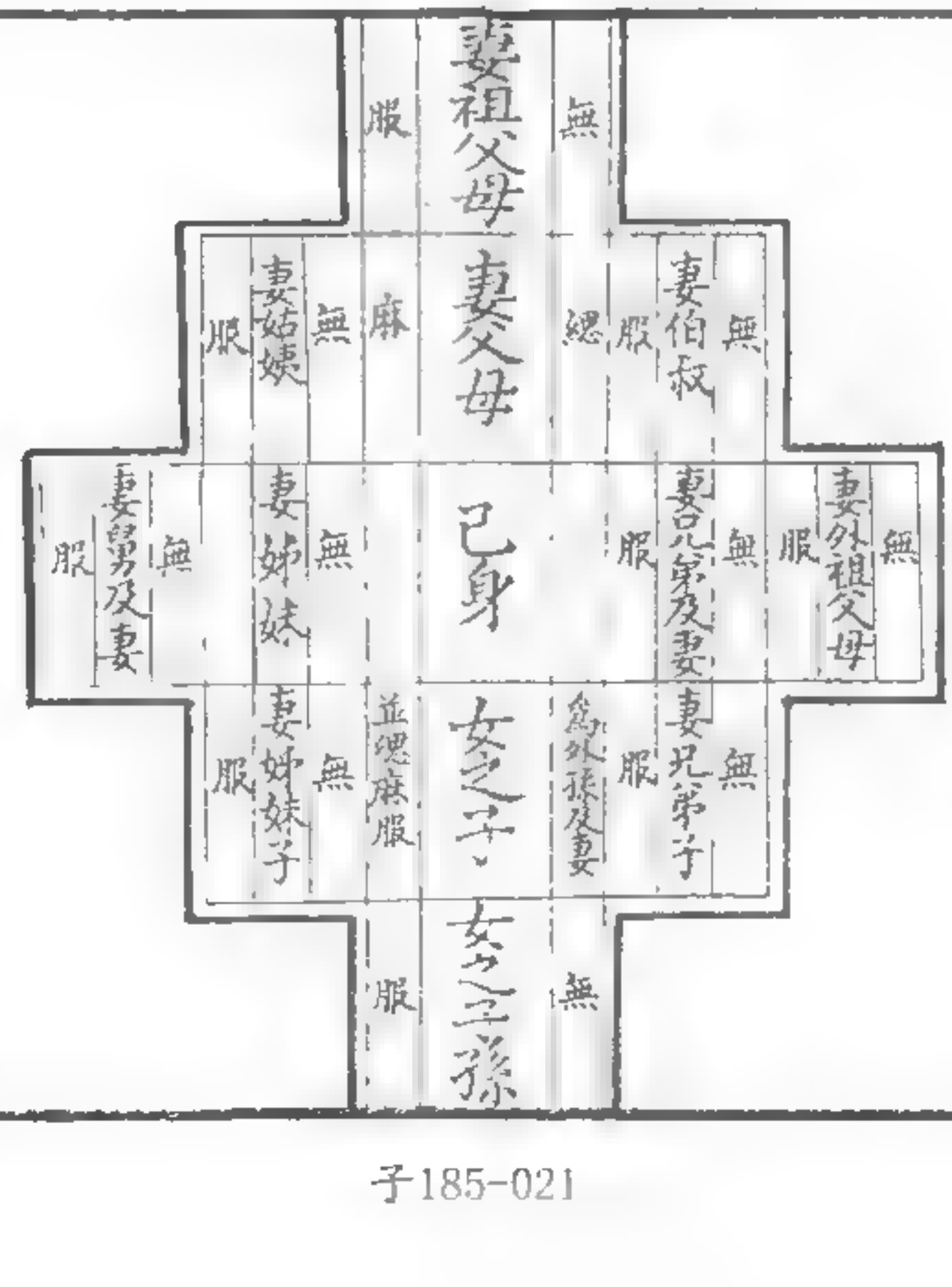
齊衰三月 齊衰五月 无 杖期 在室同 齊衰不杖期 在室三年適人者杖期再期出入者皆出入者皆出入者皆

爲母之親服



五十二葵十

夫爲妻親服



五十二葵十一

妻爲夫親上

夫高祖父母　夫曾祖父母　夫祖父母　夫父母　妻　身

妻爲夫親下

夫之高祖父母　夫之曾祖父母　夫之祖父母　夫之父母　妻　身

三殤服上

本族三殤服

殤者男女未成人而死可哀傷者

男子已娶女子許嫁者皆不爲殤

凡男女壬年十九歲至十六歲者爲長殤十五歲至十二歲爲中殤十一歲至八歲爲下殤若生三月至七歲者皆爲無服之殤哭之以日易月本服期年者哭之以十三日大功九月小功五月緦麻三月

父母

爲從祖叔父	長殤緦麻	叔父	長中殤大功	下殤緦麻	長中殤大功	下殤緦麻
堂叔父						爲從祖姑
						堂姑
						長殤緦麻

己身

從祖昆弟	再從兄	長殤緦麻	從父兄弟之子小	兄弟之孫	堂兄弟	堂姪	中下殤緦麻	長殤緦麻	長中殤大功	兄弟之子長中殤	兄弟之孫	下殤小功	大功下殤小功	長殤緦麻	姪	姪孫	下殤小功	長中殤大功	長中殤大功	下殤小功	下殤小功	長殤	姊妹	長中殤大功	下殤小功	姪女	下殤小功	長殤	從祖姊妹	下殤小功	堂姊妹	長殤緦麻	堂姪女	緦麻	從祖姊妹	再從姊妹	長殤緦麻
																										姪孫女	緦麻												

子

嫡孫

衆孫

三殤服下

古者心、口、人皆飢渴、既飲食瓜瓠、棗栗、父母之
既厭、乃以飲食水漿、敬小長、棗栗、期而小祥、
食醯醬、中月而禫、始飲酒者、先飲醴酒、
若不食肉而飲酒、人、非之、
帝之飛、品過上、不拿、會、
喪、飛無、礼、好、書、而、
士、冬、前、曰、公、
坐、飛、
肥、肉、
聲、正、色、曰、公、當、今、
宗、
隋、

肥肉簡略、
聲甚、公、
若、裘、公、
異、事、是、
異乎、曰、又、相、從、宴、
爲、常、悲、天、乃、
主、人、亦、白、
水、漿、以、

父母之喪、中月而禫、始飲酒者、先飲醴酒、
既禫、飲酒、
食醯醬、中月而禫、始飲酒者、先飲醴酒、
若不食肉而飲酒、人、非之、

司馬君實

或問遊戲

詩話

居喪不飲酒

居喪不食肉

起復

喪有四制者恩理即權也恩仁理義節禮權智也又曰門內之治恩掩義公羊傳注公羊子問所言是也故非親親不為尊尊非子之情望慕亲亮陰公羊傳注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資於事母以事君而愛取君親治事章疏

禮云忌日不樂正以感慕罔極惻愴無聊故不接外賓不理衆務蓋必能悽愴自君何限於深藏也世人或端坐良室不妨言笑盛營甘美厚供吝食迫有急事冒哀而為之不知禮意乎類民家訓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五十三　建安　祝穆　和父編

喪事部

起復

喪有四制者恩理即權也恩仁理義節禮權智也又曰門內之治恩掩義公羊傳注公羊子問所言是也故非親親不為尊尊非子之情望慕亲亮陰公羊傳注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資於事母以事君而愛取君親治事章疏

禮記疑義

喪有從宜注四制者恩理即權也恩仁理義節禮權智也又曰門內之治恩掩義注若公羊傳所言是也故非親親不為尊尊非子之情望慕亲亮陰公羊傳注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資於事母以事君而愛取君親治事章疏

孝經

喪三年之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無辟也注事有便宜而行之礼也閔公二年傳曰狄人伐邢管仲請救弗許曰諸侯有相救也恤災危討罪禁暴而服事乳子曰善善而服事乳子曰善善之也弁礼所謂皮弁也冠弁武弁也冠弁服金革者謂以兵事從之公羊傳入宗廟服金革者謂以兵事從之公羊傳

伯禽郤伐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者也礼与初有司說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三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注伯禽封於魯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公羊傳征之公羊傳

不服論制

崔方庶母卒初高密侯後母疏為期親絳侯周勃三子皆為後母疏絕三十六月除服起視事以

山齋居甘畏負士成壞宇植於相韶等情以河為史部与書淸
不得以流成
今起復事
脩邵国公狄成乃石僕射以母憂去職柴毀骨立勅成曰公
使行高人情寄殊重忘哀抑割為国惜身朕之於卿為君父也
狄成不得已起復未幾起令視事
裴寧
裴寧開元初為侍御史時頡王薨居母喪即衰麻詣相
請欲拔用時頡王寵甚猶未敢遽收酬官禮
聞命壘迷撫心殞越中謝伏念臣早由鞠訥入服仕途先父勉
以義方勗臣以忠孟俾其奉国不使顧私由茲奔走之中遂

叢脞昏之平不圖特品七日遭閔終天永痛荼毒荐臻孤
乎永痛謂苦尤倍尋常庶可冒四近之榮忘二親之寃而
況心馳榮方下於始定身遠凡違始同於不祭苟生不疏未
謂之人伏望　陛下俯哀祈追收權命終喪紀獲報劬勞
庶臻孝理　詔奪情不宜有金宝之飾公遽謝
不敢當
李宗閔三先公門蔭從未調林等未起復裴素紗軟脚襆頭縗
紫公服每入謝稍假魚袋或日急袋者政事君風夜罷懈之義
然以金宝飾亦身之華也若喪事情不宜有金宝之飾公遽謝
不敢當
非盛壯事
留鄭公魏公同柩中書鄭公母老矣一日語及故事宰相有
起復制書者魏公曰此非朝廷急事已而鄭公居母憂朝廷屢
詔起之不出以為怨自此二人稍不平
韓琮不可奪
李和間富韓公為相以母喪去位時父元以宰相持喪者　昭

陵葬之日公欲起復詔再下琮力辭來以盧宋薛文惠故
事切言荀子以相国之重而守匹夫之節況天下之重而為門
内之私賊所不取也且命中人趙公起非同就道不得先還公
復抗章言天下无事宰相有常務昔貞觀中房杜常處門下
擢宋璟陸贄韓琮等平居皆与臣等論政復不是好事今在嫌
疑之地公不自為臣尽言惟斷自聖意　上知其不可奪乃已
遂以文潞公次迁首相韓魏公由樞密使補其益不共過喪緣

雜著
代宰臣拯乞終喪表
朔山臣裴寧私門餘喘窮魂方迷堀塚
宋庠
聞命壘迷撫心殞越中謝伏念臣早由鞠訥入服仕途先父勉
臣以義方勗臣以忠孟俾其奉国不使顧私由茲奔走之中遂

叢脞昏之平不圖特品七日遭閔終天永痛荼毒荐臻孤
乎永痛謂苦尤倍尋常庶可冒四近之榮忘二親之寃而
況心馳榮方下於始定身遠凡違始同於不祭苟生不疏未
謂之人伏望　陛下俯哀祈追收權命終喪紀獲報劬勞
庶臻孝理　詔奪情不宜有金宝之飾公遽謝
不敢當
辭免起復太宰表
王涯
昔樸僕生已濕死所縁輪煥號俾復旨班勅使存德音不遠
呼天號絶撫己鳴迷中謝伏念臣早偶家艱事永母訓率下孤
法遠小尤俾罔育提携遠夫有立寅緣際遇地旨尚華大馬之
恭未仲風木之悲遠至襄號泣血摧踊頌心仰賴聖神之恩庶
終窓窆之事凡違是奉墳土未乾痛深昊天之罔極敢謂寵榮
見敢謂寵榮念舊優詔奪情益三年免官相待樂者　昭

而踰月視事變札者豈治世之風雖暑春之珠常宜私情之所
忍伏望　陛下排孝思而錫類謹宰柄以馭臣念衰苦之方深
況衰疲之已甚報親日少願終制以爲期事固時長尚指軀而
末晚

同前　王淮

方席薪而枕塊於義爲安俾服冕而乘軒其知不可竊嘗希
宸聽未回再陳極之情異動益高之聽伏念臣猥蒙大眷誤
玷宰司久無補於明時亟自招於大禍慈顏隕慟隔咫之難
留寧容成倚玉而永慕庶畢哀恫之制少副即復之恩忽
奉制綸俾還相位私情莫遂公議靡容豈可遵故事以昭前非
但當守礼經而據古是臣重罹眩瞀成疾惫精神隳耗筋力頓衰雖強使之造朝決難堪於庶務伏望
陛下察大明之照鑒不移之愚追寢漢恩俾終梓澤山聖主得

全於礼貌而孤臣獲畢其孝思疾首痛心或偷生於此日銜所
錢脯期報德於他時　辭免起復表　劉珙

泣血陳詞仰祈聰聽批章示訓尚閟俞音漸細無從回昊失措
伏念臣才非適已仕本爲親屢貢之奉晚逢真
主方欣甘旨之榮俄纏棄捐之悲永貽負劬勞之報此天壤及觸
地無容強食勝衰空驚過隙之駒感時追往更傷返哺之烏政
意勒使存慰德音頻降雖君命召周難後駕而行念人子情不
忍紘喪而出矧今耆老在上忠賢繼登外無兵革之患內有礼
樂之備事得其序功已告成則爲用於當臣僣固違於典礼伏
望　陛下大明旁燭至德兼容渥訓慈母之恩俾遂民夫之志
寢形一字已同華袞之榮謹畢二年庶免素絲之刺

代回都統起復　周必大

起復古次復攽戎昭將士騰歡慈旒動色伏惟
皇智逆計執文循礼於薄伐之中經武整軍於中興之後終
衣終喪固殊禮二之棘顧制開方專
於一面竟私門可俟於三年是資勲業
國柱記首舜飛文惟欽感之父懷眼叙陳之能究

論起復服色

致事大臣奉情若服謚光情深紫袍皂角帶　道君恩之政和
末始議以入公門不應吏服遂以吉服朝然君家猶衰服也紹
興初未藏一起復右僕射詔所服大常攸叙和近事爲請而若
第則揔服去佩玉藏笏不以爲是　孝宗之喪趙子直當国嘉
令群臣服白袍衫皂帶以治事逮終喪乃止論者以爲是及
光宗之喪礼部侍郎陳宗召復請百官以日易月禫除畢服紫

喪事部　　建安祝穆和父編

弔慰

知生者弔知死而不弔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生而不知死而不弔曲禮死而不吊者三謂非其人也以其家不以道終之者厭於飲食禽獸也則上吊於人是月不樂則上此民有喪匍匐救之吊生不及哀非禮也左傳昭三子產聘晉晉侯享之賦小雅節南山之卒章不懌子產賦小雅巧言之卒章不怒晉侯謂子產不知禮子產曰鄭小國也處大國之間將恃大國以免也若不賦詩何以觀之故賦三子食則不歌矣

君使人弔拜稽首曰君臨子寡使某弔如何不敢主人哭拜稽首成踊　士喪禮君臨臣喪乃襲絰帶杖即位踊襲絰帶即位踊檀弓曰君於臣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弔

人哭亦哭　檀弓

也卿死使人弔之拜稽首成踊我敖然隨而哭之人哭亦哭人歸亦歸

亦號　哭之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有慟乎子曰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

哭於中庭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人有弔之而拜　檀弓孔子

子張死曾子有疾不良則發衾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我弔於其室

疾過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疾使弔於其室　檀弓出弔東郭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疾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公孫丑

弔不與言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孟子不與古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吾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孟子聞之曰禮朝不與庶人與庶人不與有齒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　檀弓

百官會弔

晉文公卒百官會弔

趙孝王薨陳宴李仲宣子家大將軍何進遣使弔祭海內赴者三萬餘人制喪服者以百數公列一東　公羊

徐穉字孺子郭林宗有母憂往弔之冀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生長東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蒿為君客使天下無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　諸葛往弔

吳吳郡張長公卒門恨疏節骨鯁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郡趣死之日貴賤操筆為誄者四十餘人晉中興書

甲冑化鶴
晉陶侃多江夏太守毋憂去職有二客來乎不哭而退化爲鶴冲天而去
吊其子没
王導期謂陶侃曰賢子越騎酣設天下爲公痛心況慈父情那
門無雜賓
王祥之喪奔赴者非朝廷之賢則親戚故吏而已門無雜乎之賀本傳
西門慟哭
謝安既葬至墓至西州門慟哭而去
名士獨步
陳寔乎張諶見無過門
鼓琴而哭
顧榮素好琴張朝聚之上就故琴鼓曲未訖而嘆曰顧彦先能復賞此不因又哭不留而去
吊作驢鳴
王仲宣聚好驢鳴既葬文帝臨其喪顧謂同遊曰王好驢鳴可作一声送之一坐皆驚魏氏春秋曰孫子荆琴有才少所推服雅故王武子文武子喪時毛士無不至者子荆後來臨尸慟哭賓客莫不垂淚盛properly曰卿皆好我我為卿作驢鳴今我為卿作驢鳴使若掌存今此人死
哀痛過禮
衛洗馬初亡舅陶侃城武東亭聞幼輿發哀於武昌感慟不自勝人問子何如而致哀如是答曰摧梁折棟安得不哀
容哭主不哭
阮步兵喪母裴令公往吊之阮方醉散髮坐牀不哭裴至下席哭甲哭盡哀去或問裴凡弔主人哭客乃爲禮阮既不哭君何爲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禮我俗中人故以禮制情
奔喪得非
吉黄門侍郎令時朝禁交重檀去官而還故吏季散爲司隸理事所中遂伏法死親當棄傳
自哭七妻
宋劉德爲華武押梅設賓延驃上与群臣宴飲酣曰卿等皆能若松高不貪德臨事賢上悦以爲豫州刺史又令醫術士去哭我志亦無所人問何那得此副急沒忘曰我尔日自哭七妻耳
公葬爲汲
晉武帝太康中詔制百官於宮內哭使有司檢驗无哭者罪之群臣皆臨於公門內哭
筑臨以弔
陳烈祖人以鄉行稱九爲義君漢末所知狄烈行淮多爲義君頴毋死列位弔自其家動動而進人問之曰此詩所謂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者也其所爲類如此石勒
朝服不弔
晉公卿皆著朝服大原王公吉先大師陳村時朝貴來相吊朱衣黑帽門牀徐去門牀猶勝一麻袍角帶於客恒內更易後方入相吊以此知主人大小其朝服臨哀吊問深不可也先大師即兵部侍郎林也
辦哭則不歌

司馬溫公薨當明堂大饗朝臣以致齋不及英祠故韓子聯
率同輩以往而程正叔獨不往蘇子瞻
曰明堂乃吉禮不可謂歌則不哭也正叔又問司馬溫公諸孤
不得受吊子瞻戲曰溫可謂燬糟郎伾叔孫通聞者笑之 程公
談圖

張諫以下係罷黜

衛靈公時遽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大夫史鰌患
之數以諫不聽史鰌病且死謂其子曰我生不能正君者死不
當成礼置屍北堂公往吊問其故具以父言對
靈公蹴然易容曰丈夫此以父言對
玉而進之以為卿退彌子瑕仕復善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嗚呼哀哉亦是亦難忘

德先生誄　李華

或問德先生者吳民余曰南陽張氏有客其名維之其字出或曰与古誼倫可以造七十乎予余曰七十子或賢或常人方於賢原憲宰予齊其比也或曰大哉余曰七十子親聖人之道者也維之不逆聖人之道者也七十子指聖人雖眇之際維之際聖人衣冠之閒而使獲親聖人則麟差耕雅也或曰何從而賢余曰聖賢階時故春秋之亂世耕耨疾左丘明卜商皆聖如夫子失司寇飢於陳蔡忠如長弘謀尊王室而魏先君子道消故仁賢窮維之際道行黎轅之世而不以物為殁而喪中明者也或曰夫如是得无誄之余誄之曰

伏以帝訓尚書德尊一代名滿五湖道大不容才高為累惟行能之益世致忌之為仇蹤跡於禁林不遇故去遯棄於廛海卒老于行乎幸蹶壞應聞工鑑識与不識閉不聊俯仰間所未聞昔游安敢望元后十知一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矣寧非英雲之氣係斯文之興盛不知吾道之盛衰乃公誠之共憂非獨門人之私語所恨一違談笑九易歲華豈圖生還遂有死別纂子夏集場之意實聲宗誠請晉賢行願之文庶資冥福

詩話

淚如河傾

人間頎長顋哭笞武之盆小如何白鼻如廣莫風眼如懸河決声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杜甫用此云猶有淚成河經天擾東注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五十四

八祭事部

祭奠

朝奠日出之後奠謂日礼記有薦新如朝奠同上荀有明信潤溪沼沚之毛頻蘩藻藻之菜可羞于王公可薦于鬼神左惠有蒸芳商籍奠桂酒芳椒漿方歌故此奠並以備一庶羞又漏酳一樽寄酌于里注龍淳

愛莫助之死門

炙雞絮酒

徐穉為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喪至葬會自負糧徒步到江夏哭〈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又云諸公所辟雖不就有死喪赴急輒往到所親家臨殯以雞酒祭之以雞覆上以酒漬綿使有酒氣斗米飯白菜為豬以雞置前酹酒畢則去不見喪主

斗酒沃酹

曹操感太尉橋玄知己及後經過玄墓自為祭文曰永從容誓約之言徂殁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相沃酹車過三步腹痛勿怨雞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為此哉

生芻一束見弔慰門

冪前莫酒

白傅募龍門山河南尹盧貞刻醉吟先生傳立于墓側今洛陽士庶及四方遊人過其墓者必奠以扈酒冪前方丈之土常成泥濘貫黃中談錄

食瓜遺奠
萊國公壯如晦薨太宗詔虞世南爲制碑文後因食瓜美憶然
悼之遂輟食遺夜奠于盛座

古今文集

祭亡友柳子厚文

韓愈

嗟嗟子厚而至然耶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哉人之生世如夢一
覺壯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憂時有樂有悲及其既盡皆足追
惟凡物之生不願爲材犧樽青黃乃木之災子之中棄天脫韁
羈玉佩瓊琚大放厥詞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二俞
脩不善爲斲血拍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間子之文章而不用
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无前一斥不復群飛刺
天嗟二子厚今也則亡臨絕之音一何琅二偏告諸交而寄厥
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永子
文前集卷

祭尹師魯文

歐陽永叔

嗟夫師魯知足以窮方物而不能富一斌更忘可以揆四海而
无所措其一北鶴山之崔巍水之〔缺〕

祭石曼卿文

歐陽永叔

維治平二年歲次乙酉三月庚寅朔某日具官歐陽某謹以清
酌庶羞之奠哭于曼卿之靈曼卿生而卓举其死也埋藏于地
而名聲于後世此不足爲悲也然人之所甚難者生也死者人
之所共知也今曼卿既已生而卓举矣死而又能不負其生可
謂難矣而人之知曼卿者又皆天下之賢豪其可謂不負其死
矣然曼卿之墓宿草已寒而其子幼不知哀其門人故舊皆已
老且逝而其家貧不能葬其親其平生之志業既不得施于世
而其遺文又多散亡不收其可哀者又如此嗚呼曼卿之才之
高而命之窮其學之博而行之修其材之美而施之廣其不幸
與不得壽而有後于世者皆天也其可奈何雖然曼卿之魂魄
其不泯没與天地相爲悠久而不朽者固在也其視夫腐草糞
壤與物俱化者豈同日而語哉

祭蘇子瞻文

歐陽永叔

嗚呼哀哉公之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国有耆龜斯文有
傳享者有師君子有所惜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爲譬如大
川喬嶽雖不可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以數計
而周知今公之歿也亦子无所仰庇而朝廷无所指疑斯文化

風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拂袖而去張公如脫屣東籬止而回顧百里山川草木開發萌芽于文章雄藪放肆有如此者可可惜耶嗟乎壯人知此而已貪婉其外未窮其內欲知子心窮達之際公石碑堅尚可破碎子於窮達始終仁義唯父不知乃窮至此蘊而不見遂以沒地徜留文章照耀後世嗟壯之與掩抑毀傷如魔蟲不城倉光一壯之之壽胡位公以擬機蕃身之重而不遂畀以弥綸輔佐之權使公名若極富貴而元欲實則拘憂嘆以終天此中外志義之士所以聞公之薨皆失聲而相弔或蜷未識公面而亦不自知其涕泗之流連者也嗚呼哀哉惟公生有異質耀耀井退而自

祭劉恭父樞密文　　朱元晦

嗚呼哀哉天胡付公以瓌奇俊偉之材而不并假以考其所蓄之壽位公以擬機蕃身之重而不遂畀以弥綸輔佐之權使公名若極富貴而元欲實則拘憂嘆以終天此中外志義之士所以聞公之薨皆失聲而相弔或蜷未識公面而亦不自知其涕泗之流連者也嗚呼哀哉惟公生有異質耀耀井退而自

祭劉恭父樞密文　　朱元晦

維淳熙某年歲次某甲某月某日某官某謹以清酌之奠敬奉其所撰銘章衆告于近故留守觀文樞密劉公之前曰在昔永訣上言国家雠耻未雪豪骨成次公病欲把臂力為書衆告永訣上言国家雠耻未雪豪骨易枯此恨誰減次公遺什豈碑未揭謂我銘之以永前烈下及

祭劉恭父樞密文　　朱元晦

維淳熙某年歲次某甲某月某日某官某謹以清酌之奠敬奉其所撰銘章衆告于近故留守觀文樞密劉公之前曰在昔永訣上言国家雠耻未雪豪骨成次公病欲把臂力為書衆告永訣上言国家雠耻未雪豪骨易枯此恨誰減次公遺什豈碑未揭謂我銘之以永前烈下及

祭張德遠抗孤古昔所艰并以銘我其敢安把書長號呼痛闌于還坐以思慨其永逝念昔帝師為国死義至傳承之夷險一致殊山雖隱亦豈忘世公服其德庸入贅登極下釐庶工咨賢舉好復境接戎內繼祖考畢其余忠天胡雖謀而此人於此群邪交隱聚正心死期予之懷窮究終始聖恩公曷其有已嗚呼哀哉昔誦离騷峯公竊艾人作以哭酹公堂古松情公義兩恒傷古伸灵不昧尚克鑒享

祭張德遠抗孤古昔所艰并以銘我其敢安把書長號呼痛闌于還坐以思慨其永逝念昔帝師為国死義至傳承之夷險一致殊山雖隱亦豈忘世公服其德庸入贅登極下釐庶工咨賢舉好復境接戎內繼祖考畢其余忠天胡雖謀而此人於此群邪交隱聚正心死期予之懷窮究終始聖恩公曷其有已嗚呼哀哉昔誦离騷峯公竊艾人作以哭酹公堂古松情公義兩恒傷古伸灵不昧尚克鑒享

祭張德遠抗孤古昔所艰并以銘我其敢安把書長號呼痛闌于還坐以思慨其永逝念昔帝師為国死義至傳承之夷險一致殊山雖隱亦豈忘世公服其德庸入贅登極下釐庶工咨賢舉好復境接戎內繼祖考畢其余忠天胡雖謀而此人於此群邪交隱聚正心死期予之懷窮究終始聖恩公曷其有已嗚呼哀哉昔誦离騷峯公竊艾人作以哭酹公堂古松情公義兩恒傷古伸灵不昧尚克鑒享

諸孤奠狀謂我銘之以永前烈下及諸孤奠狀謂我銘之以永前烈下及

諸孤奠狀謂我銘之以永前烈下及諸孤奠狀謂我銘之以永前烈下及

諸孤奠狀謂我銘之以永前烈下及諸孤奠狀謂我銘之以永前烈下及

祭張德遠抗孤古昔所艰并以銘我其敢安把書長號呼痛闌于還坐以思慨其永逝念昔帝師為国死義至傳承之夷險一致殊山雖隱亦豈忘世公服其德庸入贅登極下釐庶工咨賢舉好復境接戎內繼祖考畢其余忠天胡雖謀而此人於此群邪交隱聚正心死期予之懷窮究終始聖恩公曷其有已嗚呼哀哉昔誦离騷峯公竊艾人作以哭酹公堂古松情公義兩恒傷古伸灵不昧尚克鑒享

祭張德遠抗孤古昔所艰并以銘我其敢安把書長號呼痛闌于還坐以思慨其永逝念昔帝師為国死義至傳承之夷險一致殊山雖隱亦豈忘世公服其德庸入贅登極下釐庶工咨賢舉好復境接戎內繼祖考畢其余忠天胡雖謀而此人於此群邪交隱聚正心死期予之懷窮究終始聖恩公曷其有已嗚呼哀哉昔誦离騷峯公竊艾人作以哭酹公堂古松情公義兩恒傷古伸灵不昧尚克鑒享

諸孤奠狀謂我銘之以永前烈下及諸孤奠狀謂我銘之以永前烈下及

諸孤奠狀謂我銘之以永前烈下及諸孤奠狀謂我銘之以永前烈下及

諸孤奠狀謂我銘之以永前烈下及諸孤奠狀謂我銘之以永前烈下及

祭張德遠抗孤古昔所艰并以銘我其敢安把書長號呼痛闌于還坐以思慨其永逝念昔帝師為国死義至傳承之夷險一致殊山雖隱亦豈忘世公服其德庸入贅登極下釐庶工咨賢舉好復境接戎內繼祖考畢其余忠天胡雖謀而此人於此群邪交隱聚正心死期予之懷窮究終始聖恩公曷其有已嗚呼哀哉昔誦离騷峯公竊艾人作以哭酹公堂古松情公義兩恒傷古伸灵不昧尚克鑒享

祭張德遠抗孤古昔所艰并以銘我其敢安把書長號呼痛闌于還坐以思慨其永逝念昔帝師為国死義至傳承之夷險一致殊山雖隱亦豈忘世公服其德庸入贅登極下釐庶工咨賢舉好復境接戎內繼祖考畢其余忠天胡雖謀而此人於此群邪交隱聚正心死期予之懷窮究終始聖恩公曷其有已嗚呼哀哉昔誦离騷峯公竊艾人作以哭酹公堂古松情公義兩恒傷古伸灵不昧尚克鑒享

諸孤奠狀謂我銘之以永前烈下及諸孤奠狀謂我銘之以永前烈下及

諸孤奠狀謂我銘之以永前烈下及諸孤奠狀謂我銘之以永前烈下及

諸孤奠狀謂我銘之以永前烈下及諸孤奠狀謂我銘之以永前烈下及

莫予剖亮自從公而觀於大業之規模察彼群臣之紛糾於是相与切磋以究之而又相厉以死守也丙戌之冬風雪南山解袂猪川今十五年公試北輔公翔禁省公牧于南我遊岩猶思晦朔途心莫与同書疏惘惻鬼神可通公尹江陵我官庐岳暗騎相望音問愈数去臘之穷有來自西告我公疾手書在裴我觀于時神理或僭是疾雖微已兆深念垂遺問訊閱月而帰叩函發書歎吒歎歎時交胷孑孑实同我憂揮涕請行詛不忍留曾行未幾公計果至張侯適來相向反使嗚呼敬夫竟弃予而死也耶惟公家傳忠孝孳造精徹外為軍民之所屬望内為孝者之所依帰治民以寛事君以敬正大光明表裏輝映白我觀之非惟士駕之弗及蓋未必終日言而可尽也頻閲公妻猶徹心脅臧司寄哀不遑他語頻閲公之臨絶手遺疏以納忠召宥佐而当時之務節而告終蓋所謂得正而斃者又奚乎其有史直之風此猶足以為吾道而增氣抑又可以上慰於宸聞公之眷顧其弟以語予用斯又以為寄慰之而无余顧何施以堪之然敢不竭其庸虚并矢詞以為報向精爽其鑒茲

又祭張敬夫殿撰文　朱元晦

具位朱某竊聞故友故夫張兄右文殿脩撰大雅有期陳嘉訓的時羞奠于柩前南望拜哭起而言曰嗚呼白乳盃之云遠圣學絶而莫繼斯周張為程子道乃抗而不施蓋微言之輟響久未及千百載士各私其所聞已不勝其歧惟我与兄朋忘同而心契或面講而未究又書傳而不置蓋有我之所是而兄以為非亦有兄之所同而我之所訝又有始所共濫而終悟者其倫亦有早所同矯而天道之微遠而聖言之祕近則進修乃同帰而一致由是上而天道之微遠而聖言之祕近則進修之方大則行藏之義以兄之明固已洞照而无事蓋若我之愚亦幸切窺其一二然兄喬木之故家而我微寒之賤士兄高明而宏博我猶狹而迂滯故我實請兄宜以是而行之當時兄亦謂我益以是而傳之來商益難隕顇之或殊实則交需而益洛不推相知之甚審抑亦自靖而死悱嗚呼孰謂乃使兄悱終在外以遂其心予亦見棄於斯而所願將不遂也政使得間以就其書是亦任左肱而失右臂也傷哉吾道之窮予復何心於此世也惟脩身補過以畢餘年庶有以見兄於下地也閲兄之葬而不得臨拊臨独南望長號以寄此酹也惟兄憐而鑒之尚有以輔予之志也嗚呼哀哉

祭呂伯恭著作文　朱元晦

嗚呼哀哉天降割于斯文何其酷耶伯恭用為又奚於不救耶道文師傳誰使之振君德將誰使之復後生仰誰使之倫厥民彝誰使之敘吾儕之責誰為之任

疾而言歸慨一卧以三年冏左圖而右書闔洎落以曳杖扰沂上之風雩飛咸喜其有疹與翠樓其素蘊不則博道以若吾柳亦後來之程準何此望之雖必於老一夕而長終曾有邦之殄瘁極吾黨之哀悯嗚呼哀哉我实无以兄事与遊講磨深切情義綢繆奠前日之杜書尚燦然手筆始言沉痼之誰除猶幸死明之未即中語閒編之公栄革諫章樹之深幽詔旨騰歲而有約盍今命駕以來遊欣此言之可懷悽計事而偕至考日月之幾何不旦暮之三四嗚呼伯恭而遽死耶壹道之衰乃至此耶既為之以泚哀復紙辞以冀奠嗣歲之有間尚前言之可踐嗚呼哀哉

祭鄭自明文

朱元晦

故交台州史君大著鄭兄自明之灵曰比年以來去悪棄弱観時俗偷弊前却其心有一身而无天下其口有唯己而无謂

之前言

二偉哉自明之為人信所謂嗟内為之難忽見秋天之一鴈若也盍曰其希衣而已有憂天下之心其揖談人主之前則直欲排佞倖之朋從而折其角其論古明白切至若二落二憤激峻厲嗟二嶽二嶽明王所為慮心而嘉嘆賢公所為忘容而駭惟善願所為喜辱而心開邪黨所為戚嗟而飛索偉哉自明之為人也夫何天命之不延奇禍一朝而窒作使前之悲者喜而喜者悲紛慶弔之交錯嗚呼哀哉君昔過我寒泉之濵一語定交情義日親忠上饒之草次語尚分而更僕銷塵善以潜心毋以一長而自足奚公茲之秋盍文札書以申之春寿心之惆悵实千載以為期予曰適北而計來嗟弱弟之逝矣俄珍瘁之悲詩空百憂之來集惟平生之忠荒能陳情於一酔詞与淚以俱揚嗚呼哀哉

祭徐子宜侍郎文

嗚呼甲寅之歲天地震崩惟左司郎書薩夜驚刻心為謀殄身為行奉滂決焦幸而復寧曾未幾時有命南竄靈山出浮毀波乱騰書奏草詔捐牢弁請誅請狻以一味万自效十年茲食做衔以曙旬泯以菓自謝難兒道長老母門哭逢舊御史接膂瞑目歲復在寅江淮大兒投之滄城俾塞賊衝毀接李舸廢土補補孫兵滂階敲劾交印珠陵之書殺閔不右遂徙豫章聞聽日益冲奠再罹纖事就朝傳龍床慕報捶奏嗚呼哀哉課其前功朝祖之恩陳其往兒行路之悲彼蒼不圖別立是非室人孔安意我獨危嗚呼哀哉心恭貌冲氣順詞正如障如隹起爰起敬誰託之孤誰寄之命今也云亡可以訟定嗚呼哀哉惟鑒者神惟知者天物險我下雖眾不偏匪伊後來古聖則然尽此一鄉歸安於泉

祭薛子舒文

嗚呼元化顕行報轸衆失其所公寂寞孚永朝望孚道而味以書孰安予故述性之初我雖空虚庶見子充千年群疑百世孤遇子生甚遲子知何速所煩播種自致作救未聞先悟未睹先領震妻昭回黄塵蘇醒危哲意待期賞親扶極古窮今以綴称珠如車既成其載一轂誰前而歸縣折子軸寧從絳老寧於成其忘同賈生賦彼坐隅山林皐壤投父退聽子胡必然有視无聆寒泉況二露莉来二餅罷覆翻天地常在

祭勉齋黄寺丞文

趙復常

嗚呼文傷之士吳人為昌昔剽膚忻師模其荒貌澤言慧被服先王非不可観如彼方張及　日利害毛髮則捐頓氣奪逝走披猖益自朱氏之發時事一変而斯道幾於絶命公之得其傳於朱氏者甚親也規圓矩方擇精而語詳不惟經訓理說可以

編遺緒嗣絕響表獨立於鄭公之鄉而其行義卑正雖進易退之節又足以方軌前哲抗浮雲而磨暮矣僕昔与公宦交於朱民之堂今茲來南日接從容閑論後其年艾而氣剛何志器逝聞之彷徨布衣十年綰郡章而儀朝行不為不達矣而劬无兼衣瓶无宿粮入唁其家敗幃蔽燈四壁妻孥親寓裹食其糜二孝徒相吊而假講道北師不特為一閭間而東南人物求如公比者蓋如最星之相望路人聞之且相語而掩泣則契好素厚者當如何其悲傷慟哉我思惻其誰志君灵若存歆此薦觴

賵贈助葬附

賵助也賵者赴也助生送死追遠思終副至意也貨財曰賵車馬曰賵玩好曰贈衣被曰襚贈之為言存也襚之為言遺也白虎通賵奠於生死兩施依礼弔唁賵柩所以佐生贈襚所以送死旨大略

賵布班貨

子柳之母死子碩請於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與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賵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

說驂而賵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賵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賓賜惡乎可已重乎夫子曰向吾入而弔之有哭者吾一哀非一人之哀也吾惡能已於是賜之也

悉辭贈賻

管寧字幼安喪父中表敬其貞節悉賻以資咸共給助悉辭不受辭財以終志博

送以家牲

漢以家牲

唐郭震字元振年十六與薛稷超齊聘同爲太子生家誉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緦服者即以與之門自言五世未葬頗假以治喪元振笑與之無吝一不質名氏稷等嘆服

隋以爰舟

宋朝紀文正公仲淹在睢陽遣堯夫到蘇殺爰五百艄堯夫時尚少既發艄次舟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何久答曰兩日失三喪在淺土必葬之而北歸無門與謀者堯夫以舟載爰舟付之利家清立之又文正曰吳兒故儁乎曰愛卿爲三爰未全方滿舟陽疑無郎元振無乎告者文正曰何不以爰舟與之堯夫已行之矣

蘇子瞻

河東柳先生仲塗少時綴飲酒肆坐間有書生接語乃以貧未能葬其父母爲恨柳公祐求貸以辦事先生問費幾何曰二千緡柳子始就舍吾且爲子謀之盤桓竟得白金百兩錢數萬以遺之議者以郭代公之義不能遠過嗣曹

古詩

全憲仲哀詞并敘

蘇子瞻

同年元孝君諱輦字憲仲賢而有文不幸早世載不及與之遊也而識其子萬南若矣萬自陽翟見余於南京江曰吾祖母遭母焉前妻與石之喪甘未葬貧不取以飢寒爲戚顏四安未舉死三歸日久遠故人棄先吉老閩余將歸併陽未以絹二匹錢百兩爲贈辭之不可乃以遺萬曰凡亦仁人之能也既又作詩以遺之知君與爲者蓋幾皆有以助之焉年二十二其文嘩然大夢行當喜舉特未滿遠已折人長眠寄孤館益哉同年

喪事部

壽藏

壽藏謂冢壙也猶壽者取其久遠之意

事要語

樂哉斯丘

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蘧伯玉曰吾子樂之則陋請前庭焉其欲害人良田牆屋

宰如

子貢倦於事告於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生无所息塋其壙

畢如也竁如也墳如也禹如也則知所息矣荀子

將歸故宅

陶子將辭逝旅之館永歸於故宅蓋以嘉疏廣以清酌淵明自祭文

樹檟爲槨

季孫爲己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欲自爲槨也左傳

奏請塋地

張禹年老自治家塋起祠室好平陵肥牛亭部處地又近陵園奏請求之上以賜禹

曰爲壽藏

後漢趙岐獻帝時爲大僕卿自豫東平陵以單被即日便下荊州就拜大常建安六年卒先自爲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冢位又自畫其冢君主位皆爲讀頌其子曰我死不記便掩坎本傳

預定其地

安定真寶術成帝時真常自養其年七十三至期果死又曰北邙青壠上孤墳之西四丈所鑿之七尺吾葬地也真死依言往掘得古時空槨郎以葬焉出京雜記

嘯然營墓

曹植登魚山臨東阿嘯然有終焉之心遂營兆域爲墓圖令薄葬

自署其穴

魏崇孫昂自爲壽藏於方安山麓祖塋之傍署兆曰寂若穴塹日復其室中列此爲墓自化臺新唐史

酌酒賦詩

唐司空圖象爲家指遇勝日引客坐壙中賦詩酌酒合或進之圖曰君何不賀耶生死一致吾安所辭此中哉

詔賜墳塋

隋高祖詔賜英國勳卿墓一所時勳尤在

卻葬祖墓

傅永字修期崔亮北切山於平城處舊塋於祖墓買左右地數畝遺物子叔偉此吾之求宅地

刻石其上

本朝王樵淄川人自號贅世翁頂山爲窓名菌室中置石塌刻石其上曰生前投軀以虞不備沒後寄魄以備不虞俛水依詩

律詩

得壽藏於先塋之旁俯瞰素湍咸懷交懽元至能

密邇松楸地一隅會心何必問青烏元宗雖愧鎮公子設祖尚

從先大夫京兆漢阡賢閒望那山鄭家舊規模家廷遺訓君高
在不孝弟卿書古園
重九日行營壽藏之地 范至能
家山隨處可松楸荷鋤携壺似醉劉縱有千年鐵門限終須一
箇土饅頭三輪世界猶吹劫四大形骸強苦丘蠖屈身爲何厚
薄曉風拂掌菊花秋

葬

葬妻語

葬不如禮曰埋埋毋使人得其尸曰掩葬之使不得埋曰
於旅葬軸車辭祖禰故不得其尸曰揜葬之 釋名祖載者始載
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槨周於棺土
周於槨 禮記 塗車芻靈自古有之 注芻靈束草爲人全謂之靈

古今事文類聚 卷

更葬朽骨

周文王卒殯岐山地得死人之骨王曰更葬之吏曰此无主矣
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国者一国之主也寡人固
其主又安求之主遂更葬之天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朽骨況
於人乎 新序

馬鬣封

孔子之葬也有自燕來觀者本是於子夏氏子夏門人之葬人多
人之葬也子何觀焉昔夫子言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
若防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從若斧者焉馬鬣
封之謂也

不如速朽

宋司馬桓魋爲石槨三年不成孔子曰不如速朽

會葬非古

秦武子成服杜氏之葬在西門之外遂西階之下請合葬焉武子曰合葬非
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 禮記

犯人之禾

季子皐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償之 檀弓

孟氏不以是罪子明友不以是棄子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
而葬後雖繼也 檀弓

葬不食之地

成子高喪我曰吾縱生有日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擴中五尺
湖邪葬後
楊里子見犯曰葬我必於潤南尊嚴令後百年當有天子宮矣我墓及漢興長樂宮鬼臣其上蓋高
說苑
周公葬事
二十八年楚定公卒昭王欲以吳越軍禮葬之周而成事畢改葬於小墓故藏而不見葬畢日中而克
葬乎也孔子聞之曰合於禮
齊桓葬事
鄭湖公卒將葬其父武公之廟子產使辨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子太叔遠之子產曰毀之子產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之淪沸

金虎

靈光家西有崔小府墓一日見一府舍門進見少府與崔小女為婚三日崔以君可歸女生男當以相還若四年三月三日臨水忽見崔公非少府抱兒還充又高舉并贈詩一首充取兒盤及詩文忽不見充詣市賣炙灌女孩曰我妹之女嫁而亡賜以金虎者推云

以勢奪川

潘父朱勔里人不登其門允宇悅之其門允宇悅之其門人仕裕陵為侍從時郡民朱勔以傳進奇花異卉獻於花石綱勔父冲祖遂發冢毀棺取金玉而去冲祖獨不往婚之日親迎至門而歸女生男當以相還若四年三月三日臨水忽見崔公非少府抱兒還充又高舉并贈詩一首充取兒盤及詩文忽不見充詣市賣炙灌女孩曰我妹之女嫁而亡賜以金虎者推云

以勢奪川

潘父朱勔里人不登

焚尸之惨

自釋氏火焼之說起於是死而焚尸者所在皆然國有必禁者之際遇其饑泄疫不絶日肉未及冷而就葬者妄會夏大伸忌時逆祀之議屢發舍曰必有破棺寺而沒不禹無秋既其非也焚燬撒于上謂已葬而火焚其棺槨也昊伐楚其師君橐蔡司馬子期將焚之令尹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謂前年楚人與吳戰多死麋中未可并焚也衛人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於平莊之上燕將劫圍齊即墨掘人冢墓燒死人者人望見涕泗怒自十倍其垂涕之甚於城之西南有炎人之国其親戚死多以其肉和棄之然後埋其骨秦之西有義渠之国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煙則煙之登遐然後成為孝子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而未足以為異也益是時其風未行於中国故列于以儀狄為異至與胡者同言之劄

漏澤園之法起於元豐間初于外祖以朝官為開封界使者掌行部宿陳留講祠夜具半間垣外淘二若有人声起塌之四望積骸藪野皆貧无以葬者委骨於此意惻然哀之即具己所見開請所官地數頃以葬之即日報可　神宗知命外祖典其事凡得遺骸八萬餘塚至三千為坟皆潭潤什伍為曹序有表總有冏規其他之一仍以為佛事歲令守僧之徙一人使掌其籍焉外祖陳氏冬向宇通中睦州人起白墨以才自見憂使諸路有能名官制初行為發支員外郎元祐初出為江西轉運副使

泓嬰州未幾卒初畢葬

漳州義塚記　危稹

人死曰歸葬而藏者欲人之不得見也故先王制禮喪葬有明下至於上則踰月而已何漳之為子若孫者乃有不葬之俗耶其親死往往舉其柩而置之僧寺甚者始於尚循中則以為父母之矣而不知慮鄉冷毀之間寒暑浸淫狐狸穴其旁日月其堅於已也益皆命官懷毀其事近城之五里尺有木不棺合二千三百有奇皆撰於城之西北高燥地立為義塚三每所大為之域門封築以青莎使如覆盂前塗石碑書其有名氏者無幾子孫猶來祭掃也記事郡人合辭以請記余曰義之名立其始於不義而反見也此其不義果起於誰乎曰僧人其作俑者也是蜀山最林梵宇與數廊廡間率不異神若佛類為土室其入妊爭熙然無光所存秀野谷以來寓者也彼親人者望其親而甘安下彼死者一入杳與葬期使其子若孫良心陷溺不復知有天理之正人道之終此有識者之所深恨記及道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近因為令下論浮圖必使盡改其室以為僧寮不改則毀其入而俗之露其出而公之益治盜之法治其藏者此法常存則諭者始有所畏死者始有所歸矣是為記

喪事部

薄葬　厚葬　送葬　歸葬並附

羣書要語

死欲速朽曲禮仲尼葬子延陵慈父其葬骨肉皆歸微哉矣非苟為儉誠便於體德彌厚者葬彌淳和愈深者葬愈疏立墳高發禍必速陳成子夫厚葬之家流于俗以後葬為孝令死者饑尸暴骸可不痛哉死者無知自同糞土豈順奉葬使其有知抽不在柩何用破貲徇後乎墨子節葬下堯北教乎八狄舜西至乎七戎禹東至乎九夷道乎三苗南撫交阯北降幽都東西五千南北二萬三十有二國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之勞也若此堯崩葬於濟陰之陽黃腸題湊流沙三重天子猶若此也堯舜之葬也流沙不漸黃腸不朽木不生金玉不設瓦不文衣衾三領桐棺三寸葛以緘之麻以絞之土地之深下無伏水上無洩氣其為葬埋之財不過三月之食其為葬埋之功不過三月之事死之日萬國之民皆臨三日雷鼓三通鳴鼓興士舞者六佾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然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然後畢至左傳

以俊通戚喘衍於櫬占温集扶護旅櫬以歸韓文

延垣為空車來新作翁靈壁碑緋霎交狻逐去魂杜牧之悲風吹雨濕旋旌　潘岳風引蕭蕭入桓城白集容車推晚發梁曲江集

烏鳶螻蟻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齎送吾葬具豈不備耶何以加此乎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以不平平其平也

王孫裸葬

楊王孫者孝武時人家業累千金厚自奉養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裸葬以反吾真必之易吾志則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徙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不忍往見王孫友人祁侯示以王孫遺令祁侯曰善

不待石槨

漢張釋之為中郎將從文帝至霸陵上居外廁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夫人鼓瑟上倚瑟而歌意悽愴共嘆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群臣之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重石槨又何戚焉帝稱善

素棺速朽

東漢趙岐將終豫告其兄弟未忍殯斂素棺藉以黃壤欲令速朽且崎嶇土下蹙子孫改之本傳

遺命薄葬

後漢竇融卒前規遺命曰地底冥冥長無曉期而復鑿以纏綿牢以封漆為不固耳幸有前鑒朝築夕下指以靈牀隔巾而已奢非晉文以昔子犯情投意感無咎吝諸子從之

竟與徇葬

後漢周磐臨卒敕其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齎送吾葬具豈不備耶何以加此乎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磐子曰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以不平平其平也

鄭大夫冢

杜預遺令言邢山上有冢云是鄭大夫祭仲或云子產墓陵道推塞其後而空其前不填之示藏無珍寶不取於重深也山多美石不用必取水中自然之石以為冢示不勞工巧而此石不

天世用也君子尚有情小人無利可動吾自長營各勝城東首
勝之南將來城北儀制取法奠大夫禁以儉白完耳

勿墳勿墉

晉書王祥為睢陵公疾篤遺令曰西邙上土自堅貞加foundation石勿
起墳壟

以書殉葬

梁元帝金櫃子曰吾之亡也可以一卷孝經一決老子陶華陽
鋤一口以自隨外此珠玉不入銅鉛勿藏也田園讓求葬於西
門豹祠北杜元凱求葬於峴亭邊曹子臧求葬於嗇丘伯玉側衆
伯駕求葬於要離之傍彼四子者異於吾之意也無益無讓絲
一匱反雖無司慕之用謹毋以血膩脅腥為祭也稍存之違起
自軒轅周室右廟墓之飾晉文公請襚桓司馬石槨送亡謂也

悉許儀物

唐書觀證傳葬昭陵妻裴氏曰終於十七俗奢今以一品禮葬用
儀甚盛非亡者之志悲辭不受竟以布車載柩無文采之飾

勿封土立碑

唐司勳致仕李建勳且死戒家人曰時事如此吾得良死幸矣
勿封土立碑聽人斟種於其上毋令牛羊踐履

記諸貴人一向大之家無不發者惟建勳美知其歟

獻以當服

殉柴遺令吾亡數以常服四時衣

孟子自敘葬親處事最要不敢請今願切有請也未若以美然曰古
者棺椁無厚中古葬七寸棺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不得
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無財之人皆用之吾

不忍溺不然且比化者無使土侵膚於人心獨無恢乎吾聞之
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公孫丑

厚葬久喪

宋文公始厚葬用廣葬焼蛤為灰以趣槨
大治冢舍

漢京北字巨先父為南陽太守死讓還南陽賻贈千萬以上涉
後氏以身行其名而令先人墳墓儉約冰孝也延大治冢舍周
閣重樓初武帝時京兆尹曹氏葬茂陵人謂其道為京兆阡涉
葬二百地開道立表曰南通阡人不肯發謂之原氏阡

古冢珍寶

秦皇曰始興王鎮鎮蜀於州園地得古冢珍寶多金銀為蟲
形者數斗又以朱沙為鼻水銀為池

為盜所發

張侍中著遺言厚葬晏丞相殊遺言薄葬二公俱葬陽羅元佑
中同日並發作小壙中金玉犀珠充牣不可勝計列拜而去丞相壙中但瓦器數十盛麨不啻其勞斷
棺取金帶邪木也遂以斧研其骨厚葬者免禍薄葬致禍孰為王昧
之計謀矣

送葬千乘以下俱送葬

劉玄菔母使自遠方送葬蓋千乘
四方來會

陳崇質武為閽人所害林宗哭之於野慨然而歎曰人之云亡
邦國殄瘁膳鳥委止不知于誰之屋耳明年卒四方之士千餘
人皆來會葬

因喪會葬

范式字巨卿張劭字元伯相與為友元伯寢疾而卒式忽夢元

伯叔曰汪卿吾以某日死以某時葬子來我不能相及式便
服朋友之服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空而
柩不肯進良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遂停柩後時乃見有素
車白馬號哭而來母曰是必巨卿也式固執紼而引柩於是乃
前

元伯傳

乞骸歸葬以干徐州葬

韋玄成嗣封扶陽侯初父賢葬平陵玄成後徙杜陵病且死曰
使若自白曰不勝父子恩願乞骸骨歸葬父墓上許焉

夢父歸葬

温序爲護羌校尉爲隗囂將所拘伏劒而死王簿從事持尸歸
殮光武聞而憐之命以棺槨衣衾收葬到洛陽賜城門冢地令
曰又客思鄉里壽即葬官書乞骸骨歸葬帝許之乃還葬壁

見愛於歸葬

助喪葬費

柳子厚之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
槩重於施予厚篤交子厚竟賴其力

義助

雜著

葬書

楊王孫

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爲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
財無幣厚之地不或侵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変
何異让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
是物各反其真又曰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
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言歸也其尸埋獨無知
而留永久殊世易化之時離于庶物流

厚葬

柳宗元

沈形陷棺以不朽人冗其所乃一冢未嘗葬人石爲臺
上有漆燈一盞覆頭有一銅碑銘蓋文詩云佳城今已開雖開
不葬埋深燈猶未滅留待流彩來江南野客

雜者 又不雜者

祭崔使君神柩歸上都文

柳宗元

嗚乎崔公之柩嗚乎崔公楚之南其鬼不可以室或坊而頹或
稠而孥陰沮漏濕朽腐交作鼠人蟲狐穿側出野蹊脈連又
乃自室不如君之卿式堅且密嗚乎崔公楚之南其鬼不可與
支躁突洗滌啖助收苟壁賤暗智蛭蠹妻走不思己頹好是群
醜不如君之卿式和且德日月其良子姓其勤其是冊纂寧君
之神去不爽丐返尔故鄉奕奕其歸且祭且忻君死而還我生
而留永久殊世易化之時離于庶物流

律詩

聞故相房公靈櫬自岡州落殯歸葬東都二杜甫

逶迤房大尹歸葬陸渾山一德兵王後孤魂又客閒孔明多故事安石竟崇班他日嘉陵渚水還

哭嚴僕射歸櫬　杜甫

素幔隨流水歸舟返舊京老親知宿昔部曲異平生風送蛟龍喜天長驃騎營一哀三峽暮遺後見君清

送盧十四謁章尚書櫬歸上都　杜甫

素幔渡汀遂朱幡登陸微悲鳴駟馬顧失涕萬人揮秦在哭薛門閶誰送歸清霜洞庭菊故故成別時飛

喪事部

墓　吉地　凶地　附

墓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槐士四尺樹以楊柳白虎通曰天子墓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槐士四尺樹以楊柳白虎通曰天子墓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槐士四尺樹以楊柳白虎通曰天子墓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槐士四尺樹以楊柳

不歌而上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氏而民哀曲禮子夏曰喪事欲其縱縱爾而速也事欲其縱縱爾而速也事欲其縱縱爾而速也事欲其縱縱爾而速也

門西京雜記茂陵人袁廣漢藏鏤金銀器及奇玩於北邙山下積石為藏周迴用錮其門門扉用鐵鑄為之既畢使匠人入藏中還閉其門以絕其跡後人無復知者

山到傍　樓蝦下鄰鳥酌食祭事畢隨去陰堂是夜古木非春揚

盛川傳北周侯馥卒葬於青烏升卜白馬臨塋塋有要

摘果人迷侵林獸死無公介士送葬即封征虜之墳單于入

朝當祭塗之墓故築武昌表以終之德象山昭士病之作墓事

子義路旁多壯元凱以入幽之大自表洛城之東溫太真以受

命之勳泣哀於此

死如歸古未實踐棺槨墓壙周上生城

無乃日周上惟餘松柏隱朝久起寒煙張說之壞荒草已陳墓

溫土猶新日身夜寒月照青楓樹揚

狐死首丘

大公封營在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

孔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首丘仁也

坎不至泉

延陵季子長子死葬于嬴博之間其坎深不至於泉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且號者三乃骨肉歸復于土命也

掛劒於墓

季札將過徐徐君欲季子所佩劒口不言而色欲之季子以有上國之事未獻心已許之

合葬於防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也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

孔墓不毀荊

孔子葬魯城北泗上注云冢塋百畝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

魯人皆來名其樹者民傳言異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

塋中不可勝數及到人家孔子世家孔子當泗水而葬水爲之

却流下不衝其墓墓獨高顯

宰下木拱

秦伯墓鄭百里子與秦穆公子縶秦伯怒曰若哭之在者宰上之木拱矣公羊傳文十二年

樹墓擴

子路曰衛靈無死將刻曰樹吾墓擴擴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吳始弱矣左哀十一

九原可作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京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又晉獻文子成室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謂晉卿大夫之墓在九原京當作原

燕牧鄰躅

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臣切恐千秋萬歲外墳墓生荊棘狐兎穴其中燕兒牧豎躅而歌其上行人見之愴悽曰孟嘗君之時賢與不肖如何成此乎孟嘗喟然太息

預知其墓

秦穆里子疾年葬千渭南韋臺之東曰百歲後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漢興長樂宮在其東孝武庫宜其墓秦人誣曰力則任鄙智則樊里

反閭發墓

田單行反閭令燕人劉折得齊卒又徙城外掾墓即墨人望見皆悲泣怒自十倍田單因而用之史

營高燥地

葬法葬毋行營高燥地令旁可置萬家者本傳

下馬過墳

康均相重舒墳在長安人爲均故過者必下馬名下馬陵後人語訛爲獲蛾非是地京雜記

子路去衛至赤連山捕首處甚哀封五千四百户及薨上悼之爲冢象赤連山

家都連山

豐去病至赤連山捕首處甚哀益封五千四百户及薨上悼之

佳城鬱鬱

漢滕公夏侯嬰死遂葬不東都門外駟馬不行路地悲鳴即掘馬踏下得石槨其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于嗟滕公居此室乃葬勒此誡之焉家博物志

過家上墓

後漢郭泰傳有記過家上墓

布囊負土

范訓母亡以布囊盛土負以成墳謝承後漢書

郭璞相地

郭璞以母憂去職卜葬地於暨陽去水百許步人以近水爲言璞曰當即爲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百里皆爲桑田璞葬爲人發破太傅謝安借墓葬未安柩以竹輿舁置墓側

發墓斬臂

王玄謨破索虜於歷城追至其營下郡太守好發冢墓時人聞虜內有小冢或告之爭發之有一棺上有金鏤銅人以百數一女子可二十餘歲容貌如生肌骨柔軟以手按之隨手而起舉棺出之女復活

死不書

柳仲禮不發冢

柳仲禮平侯景入臺城南獄異子弟悉在城南獄異子弟悉在城南獄異子弟悉在

小眠得葬地以下係言也

晉周訪微時與閻氏結友俱丁艱家中忽失牛遇一老父曰前岡見一牛眠山溝中其地若葬位極人臣又指一山云此亦其次當出三千石言訖不見俱葬其母以所指別之果為訪之父葬焉訪果為刺史著績干益自訪三世為益州

書生示葬地

友父卒母使告訴求葬地書生道逢三書生問安何之為言其故生熟相一處云葬此地當出公須臾不見父之遂葬於其所占之地後登司徒子孫昌盛四世五公幽明錄

出折釵三公

晉羊祜傳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旁有帝王之氣若鑿之則無後祜遂鑿之祜果貴三公而無嗣祜薨馬折斛位

至三公而無

偷葬不葬地

李太卿在中書省元慶自侍御史辭歸東都遽奉太卿亟近有僧自東來云有一地葬之必至極位何妨取此元興辭以家貧不辦遣歸別覓葬地他日僧之經過後而太卿時城已有用之若詞之乃元慶也元興自刑部侍郎平章事總安靜不刺長子以下係出也

云此也不利長子若偷之或可中延高祖紀

唐溫大雅從葬誌父卜人占其地曰害兄而福弟大雅曰若家弟求廉我辭舍哭入地歲餘果卒

黃撥沙

開越黃撥沙書視葬書異地為圖即知休咎故號撥沙婆人有世惠左目者問之曰祖墳有木根攝害葬者之目必被墓以法之既葬有根異撲左目出之而愈后山談叢

欲斫樹林

懋幸初有人知河中府辟小卿為盜斫墜之松攔少卿投牒乃判其狀曰問文王之苑園尚得芻蕘辟少卿之墳墓乃禁樵採伯宅誌

反國發墓 以下係省葬 又見飲食門

子路去魯謂梁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見哭于墓而后行反上國亦哭發墓而入檀弓其省葬也

哭屍猶椅

盧廷之家有留骸家孔魏時刺蒙之事當以屍猶椅之所謂處福地葬親者

皇甫曰定陵令毛伯在此陵墓隔鄉至今吏民皆祀事史記三王世家

徐穉薄于襲而厚于葬 二千里醵黃瓊墓致其哀滿墓生傳

酹酒冢

梁丘賀好卦善占忠卒家默植柏樹封土高以下係庭花判於側每飲必酹之

武王封比干京

孔林樵採

周太祖如曲阜謁孔子祠帝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遂留之又拜孔子墓柩子孫樵採本紀

因兵禁樵採

頗蠲曰昔秦攻齊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墓五十步樵採罪死不赦（戰國策）

祭信陵墓

高祖過時數詣問魏公子信陵君侯公子及擊黥布還為公子置五家世守冢歲以四時奉祀公子（信陵君傳）

祀太伯民諸

漢宣詔祀周章卿士有益於民者蜀都以文翁九江以召父應認咸武都二仁名宰官屬行禮焉（漢舊儀）

漢明帝西巡長安遣使者以中牢祠周公高祖功臣蕭曹為首有傳世不絕之義詔嗣侯在洛陽宮殿中（漢舊儀）

後漢郭伋字細侯為并州牧行部至西河美稷見兒童數百各騎竹馬來迎拜伋問其故對曰聞使君當來思見顏色伋謂從事曰思我何等不遠千里而來其還到界勿驅逐之（後漢書）

魏太祖北征柳城過涿郡公告太守曰故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孤往過其閭其以少牢祭杜如晦杜淹墓

唐大宗正卿之年打子少陵記以少牢祭杜如晦杜淹墓

訪求先賢墓

宋文公守南康訪先田劉公疑之墓為立門墻以限樵牧

雜著

弔屈

弊者藏也孚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斂而藏之齊嬰送不必厚厚者有拔兒孤弟人論之以安予人葬不厚於古而拘於陰陽禁忌則其為古者鮮卜筮一也孟先謀人事之便然後質諸蓍龜焉无後艱非不常也亦无常日也今之葬者乃謂以川岡壠之形勢考祖月日時之支干以為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皆繫焉為非此地非此時不可葬也拿此以求利也又曰下葬之日歲月不利也又曰遊宦遠方未得還也又曰貧未能葬與也至有終喪而不葬遂使暴露不收者蜀都以文翁九江以召父應劭子孫貴顯冀鄧寇萬夫人皆葬於洛陽乃起墳墓若先子孫死於遠方則招魂葬之（漢書）

世者父母之遺體二親在堂而命其子曰我死必葬我於某山某水之間後人既葬而發露之不孝之罪莫大焉既葬而除喪而改葬亦同之使親久而不安乎人之貴賤貧富等矣葬於大都會則人物易盡葬於窮山僻野則人跡罕至既葬而發露乃欲師之言為人子者宜何如哉

自古福利郡皆當第一之葬必擇山水之美公遠下始有指擇無金銀珠玉之物未葬而除喪而改葬亦同之使親久而不安乎人之貴賤貧富等矣葬於大都會則人物易盡葬於窮山僻野則人跡罕至既葬而發露乃欲師之言為人子者宜何如哉

吾兄仙宰士如之何乃曰卜地於陰陽則可於吉凶禍福葬師而論之乎人生則有張生者地師也教縣皆用之兄乃召張生諸以錢二万張生野夫也此為葬師為野人葬門前不過千錢聞之大喜兄曰法能用吾言將來他所張師曰惟命是聽於是兄同以張師歸門日驅及暨人淺深廣狹

遠路所從出皆取便於事者使張生以葬書綴飾之曰大吉以示族人皆悅未遑畢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矣倘得從宗族心於書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若成而祔被辭而行嫌墓之間棘荊森然狐兎之迹交道高以望松楸五臨而行嫌墓之間棘荊森然狐兎之迹交道以惑衆為世患於吾家元甚害疾陰陽家立邪說以惑衆為世患於吾家元甚害疾陰陽家立邪說時祓知葬書之不足信祖吾家元興七年月日司馬光述

葬說

葬其宅兆其地之美世必有興者則其神靈安其體魄子孫福祐若培植其根而枝葉茂琪圃繁多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其體魄子孫福祐若培植其根而枝葉茂琪圃繁多之惡者則反是然則陰陽家所謂福祐者其亦不可誣也

程正叔

乃葬也今以淺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以擇地之吉凶不亦泥乎思若不以奉先為計而惠以貽後為慕先未考孝安在之用心也誰五患者不得不謹慎使窀穸不為溝壑不為城郭不為道路不為陵谷九患已謹則又慕地必四五尺過石必中窆之防水潤也窆則以松脂塗棺槨三次封墓明洗其本今則不然本乎責者不加周富者也若大備盡則又有當忌處其火葬者也若大備盡則又有當忌處其火葬者不加周富者也若大備盡則又有當忌處其火葬者不加周富者也若大備盡則又有當忌處其火葬者不加周富

從而破之其勢不五六易不厭也不惟民也惟上亦然抑不思
昔舜也賜堯之二物堯舜三代之時有乎爾死有乎爾之一
立喪舜三代之時有乎爾有也將先物而後立乎
將先立而後物乎成周之有官君子其先之義也皆親夫所謂賜堯之
昔舜之立乎 羣萃相讓以此記爲年月日其記

與李行講書

楊廷秀

昔舜葬蒼梧以前乘有也老先生豈亦微信其奇惟乎景純
忠義沙死大節固宜然也然豈不可知其故而逆吾其先人之
意爲乎已既死驗於人何有某平生最不信此閒及之一笑
王深父葬於潁公葬於歐公葬於潁公葬於歐公葬於潁公葬於歐公

蜀地一朝其漢歸下泉功業声名兩憔悴奉誠園裏高棘生長
興街南沙路平當時帶礪在何處今日子孫无地耕或間蔦蘿
甘常調簿尉文參各大表清明修辦專使來一把紙錢風樹杪
碑文半缺碑堂摧部運塚象狐兎開野花似雪落何處衆梨樹
下香風來馬倚中章大尉盛去衰來片時事人生倏忽一夢中
何必深々留權位

古墳　司馬君実

注々野田平極目歷々古墳如麥壟碑版无文荆棘深石獸況
論松柏充問人雖不知姓名昔貴高官仍厚祿子孫流落何所
之丈古當年悲不已我來正值寒食天祭觴不設无人奠

出塞送竇參直　黄夢直

朱顏吉當不皆住白髮政爾歌得人知君去作誰家妻意氣都
成一聚塵今日牛羊上山壠當時近臣衆相嗔花開鳥啼荆棘

裏誰聽平章治好春

律詩

行路吉墓　張鎡

塵松前古墓表柱應堪頑碑字欲有金泥贊由路
路客知處父田伯累々野鼠合昏々隴日沉悲劒今何在風揚空
白楊

長江縣道賈島墓　鄭谷

北魏光墳縣路無新人訝我父老嗟重來蕪恐无墓處日落風
吹蔵子荒

宮人斜　齊己

離宮路遠北原斜生死恩深不到家雲雨今歸何處去黄鸝飛
上野棠花

宮人斜　陸龜蒙

喪事部

挽章

挽歌

綽論所生父於斤吉莽寸使獻廣瓊汪夫歌左傳

挽歌者喪家之樂統綿持相和之聲樂府記

凡哭如可作千載與誰語薤露蒿里無由接神理非所聞青松被遠岡幽室一已閉嚴霜九泉路衢住見哭城市不識歌薤露使我淚霑衣故交淚縱橫長閉門千秋萬歲期九泉路衢住見哭城市不識歌薤露使我淚霑衣故交淚縱橫長閉門千秋萬歲期

相和歌辭薤露蒿里並喪田橫門人所作也言人命如薤上露易晞滅也

崔豹古今注曰薤露蒿里並喪田橫門人所作也言人命如薤上露易晞滅也

古今樂錄曰薤露蒿里並喪田橫門人所作也言人命如薤上露易晞滅也

晉中興書曰李延年分為二部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亦曰挽歌李延年分為

右高里

撥挽歌辭

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昨暮同為人今旦在鬼錄魂氣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嬌兒索父啼良友攀靈轜親戚哭我悲人琴絕音徽在黃鵠去不還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

陶潛

能覺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

在昔無酒飲今但湛空觴春醪生浮蟻何時更能嘗繼業有賢妻遺孤纏我傍欲語口無音欲視眼無光昔在高堂寢今宿荒郊一朝出門去歸來夜未央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嶕嶢馬為悲仰天鳥為鳳徘徊自顧影僕僕亦何向來相送人各自還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

繆熙伯

生時遊國都死沒葬中野朝發高堂上暮宿黃泉下白日入長壑浮雲蔽大山一往不復返誰能開此關

陸士衡

千載杳冥冥一往不復還親友送我歸送我出遠山高墳正嶕嶢下有萬仞淵重壤永幽隔千秋不復旦

神前駐鸞輿飛旌儼雲浮何嘈嘈悲人生各異端修短非所求

露寒霑人肌蟋蟀吟我屋自古皆有沒賢愚能復誰

白髮三朝舊青山一布衣行業留帝所德澤在人心未達謳吟切來歸頓轡深楊公不久住天意定難沈

薤露行

薤上露何易晞露滯來日復滿人死一去何時歸

蔡琰

惟昔伏羲合成在兹風觸觸御結繩頓東基龍旌被廣宇德象乾坤

雪房門鎖隙空自垂雙淚下不是解空人

蘇子由

司馬温公挽詞

自作挽詞

舉聲挽荒城茹哀與世辭官來驗我冤藤束支棺遊葬路傍陂孤墳不敢歸悠悠蒼天側聽陰靈故蒼天側聽陰靈

秦觀

朝別趙昕向燕愁眉无復畫扶床雅齒已能啼少知世路多艱
漢祖悼莊周論物齊
哭劉尚書夢得
四海齊名白與劉晚年交分兩綢繆向公貧同柄漁閒日一死一生臨老眼孤瀟灑來往右丞與樂天卓識早期君子達在應共微之地下遊
今日哭君君莫怪風流腸斷白楊秋
哭禹鼎
日夜從師多指導先生下世未中年撫棺綴恤誰堪比支費餘錢孤侄能風吹細草空庵濕泉溢演法編人問別更無究事此事誰能與問天
方干
哭崔玨
心期自與衆人疏肯捐知非況丈夫獨泣窮途上天憐斷機蜀道千山無盜賊三前國有儒爽氣忽隨秋露盡尺書應慰故人孤
毛介甫
哭忠武侯詞
兩朝身與國定危興衰梁山一時不救君恩人沒英名〈爽氣歸金畫茂德元勳在鼎彝傷心無路送靈輀
張栻
哭京兆龍尹
揚子津頭昔共迷一爲京兆隔雲泥故人昨日同升黜舊事今
世甸鵬
少不理多
哭鍋
山得散行
哭宗錫
交朋來哭我文歌喜陽山家尊離四海十年人殺盡似君理

喪事部

墓銘　墓碑　行狀附

羣書要語

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慈孫之心也銘者論著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動勞顯賢声名於天下垂無窮云銘婦人墓當否論於家出議論取法於韓退之退之所作蓋出於碩人之詩觀其銘元稹妻韋夫人墓可見矣

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前後四角柱之穿中爲轆轤下棺以繂天子四繂諸侯六大夫爲之形如石碑於廟庭繫牲以納鼎鼏謂之桓楹桓楹者言僭諸侯也謚之形如大楹耳四植謂之桓楹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葬二代之間也殷人墓而不墳庶人墓而不樹墓而不墳庶人墓而不樹墓而不墳庶人墓而不樹

誌文長短

韓文千變萬化無心變感
說「作韓董哥行狀尚書
感縣使長子集語錄

必水韓記

張季友曰藏而不很韓君銘

必求柳書

柳公權善書當時六臣家神誌非其筆人以爲下孝外裏入貢
別署貨貝曰此購柳書書

幕當不同

韓梁之作墓誌皆取各篇三各有体製未嘗相襲退翁文訣
不爾不能通知

韓公爲三郎張潛明作墓誌

通知

一父志以爲巡死事狀但云守死先後異耳而家子弟初不知
死何年月之士食其力愛之如以與賊抗而不降乎韓文

崔氏能狂

史孝章妻陳陰崔氏嫁於劉之丧自決竟至死當門戶備祭化建
萬安事者皆尾妻逐其巡徇子孫而劉氏也妻
碑表揚崔氏一節非命其子使歸劉氏事功來乞辭劉禹錫文

女奴能節

有女奴德宗欲其主夫人之語曰妾張圓之妻劉氏也妻
夫嘗言公死必報公死事獲私於夫子恐死遂泯敢以稚兒泳兒先
生賜之銘文未法曹瑰文

万燃之弟

唐喜曹赴來均子嘗持万練清貫之撰先銘貫之曰吾軍戰死

自是爲此傳頗

萬安事者皆尾妻逐其巡徇子孫而劉氏也妻
碑表揚崔氏一節非命其子使歸劉氏事功來乞辭劉禹錫文

通知

一父志以爲巡死事狀但云守死先後異耳而家子弟初不知
死何年月之士食其力愛之如以與賊抗而不降乎韓文

崔氏能狂

史孝章妻陳陰崔氏嫁於劉之丧自決竟至死當門戶備祭化建
萬安事者皆尾妻逐其巡徇子孫而劉氏也妻
碑表揚崔氏一節非命其子使歸劉氏事功來乞辭劉禹錫文

女奴能節

有女奴德宗欲其主夫人之語曰妾張圓之妻劉氏也妻
夫嘗言公死必報公死事獲私於夫子恐死遂泯敢以稚兒泳兒先
生賜之銘文未法曹瑰文

万燃之弟

唐喜曹赴來均子嘗持万練清貫之撰先銘貫之曰吾軍戰死

當能爲是說

御筆題碑額

唐張說與貝州爲其父碑玄宗書其額曰鴻善之墓

諫墓行令

劉文房韓會葬斤云已此諫墓不能止文房

會不能止文房

遺誡求誌

崔元略取遺誡云吾王墓若勿請別紫之請爲墓誌

四絕

元魯山墓有碑唐建中立李華文顏真卿書李勝冰篆額時人
謂之四絕

心織筆耕

王勃所至請託爲文金帛山積人謂之心織筆耕

算生張說

姚崇宋璟同在中朝崇初戒諸子曰張相與吾器識深然其
人物奢侈吾沒之後當來乎汝門慎勿受託爲文金帛山積
不顧李族危矣璟若有託自當裁此玩以神道碑請得遂文即時
銷遣仍先遺書深戒此事遂依數日後必追悔耳說沒張
果至日其服玩多盛陳服玩寶器於柩前若張
承天高明之位引四時成育之功仰酬覆載之恩俯慰蒼生之望
重開政諫引使者視之碑已成矣因說海恨曰死姚崇猶算生
張說明皇雜錄

義不食言

富韓公之薨也訃聞神宗對輔臣甚悼惜之曰富弼平生強
項死矣誠其家亦必如此即曰方今
強項者莫如韓維必維爲之矣時持國方知汝州而其弟玉汝

不顧時忌

神宗即位擢吕誨知諫院一日早朝獻可侍對於紫政殿獻可馬温公為翰林学士侍讀迎入殿門温公當問曰今日訶對何所言獻可奏曰今日訶對乃新參也温公曰王介甫素有学術公之所知公還居於洛每慨然曰吾不及十獻可病温公之一語及其私一日手書記温公以墓誌温公啜省之已瞑曰会温公呼之曰更有以見囑乎獻可復張目曰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之故温公誌其墓論獻可為中丞時有佳政蓋天下誤矣書名既見其文仲通復逆回不敢書時安石在相位也仲通之子安世曰成吾父之美可乎代書之仲通又使祝獻可諸子勿墓本恐非三家之福時用小人蔡天申厚賂鏤工得書以献安石天申為京西察訪置司西都聞謂其門下士曰君実之文西洛之文也 聞見録

不攘舊怨

歐陽公初以希文事得罪於吕相坐黜三峽流落累年比吕公罷相公始被進擢友後為范公作神道碑言西事時吕公排斥希文盛稱公之賢能釋私憾去此一節云我父至死未嘗解公揖引希文盛稱公之賢能釋私憾去此一節云我父至死未嘗解純仁大以為不然刻石則輒削去此一節云我父至死未嘗解佗公嘆曰我亦得罪於吕永相者惟其言公取信於後世也吾確聞范公自言平生元怨恚於人兼與吕公解仇書見在范集中豈有父台言無怨恚之事范文正為人而超迁公為左千迁如是而為公如是而為私意頗在丞相吕夷簡夷簡不樂由是濟職出知饒州未幾吕亦罷後吕公再入元昊方犯边乃以范為經略西事公亦柴為之用其奏記吕公云相公有汾陽之心之德其無臨淮之才之力後歐陽公為范公神道碑有雖然相忘得我力平賊之語公之子毒夫不以為然乃刋去之歐公聞之甚不樂也范公平日胷膈達毅然以天下国家為已任既為吕公而出豈復更有膚恕之意況公嘗自謂平生無怨恚於人此言尤可驗忠宣固是賢者然其親撰嚴狹与陋第不能无問未論録

不喜見評

歐陽公作尹師魯銘文不深辨其誣罪之冤但称其為文章簡

而有法或以為不盡公恕至論書他人深數責之曰簡而有法惟春秋可當之將於師潛之文不滿矣又述其學自通知古今此語若求其可當者惟孔孟也而公之無識者乃云此文所以慰吾亡友爾豈恤小子輩哉閱見錄

文不可改

王荊公為錢公輔銘母夫人蔣氏墓不稱公輔甲科但云子官于朝豐顯矣里甚之士以為太君榮後云孫七人皆幼不書其名公輔意不滿以書言之公復書曰此蒙以銘文見屬輒為之而不辭不圖乃尤未副所欲有所增損鄙文自有法義不可改也宜以見還而求能如足下意者為之如得甲科人為通判何足為大夫人之榮哉故銘以謂閭巷之士以為太夫人榮明天下有識者不以罪榮辱也至於諸孫亦不足列孰有五子而無一孫者乎同上

不受潤筆

范文正公為人作銘文未嘗受潤筆後作范忠獻銘其子欲以金帛謝拒之乃獻以所著書畫公悉不收獨留道德經而還書戒之曰此先君所藏世之所寶仲淹竊為宗家惜之毋為人得也

獨銘五人

東坡榮張文定文云載於天下未嘗銘墓獨銘五人皆盛德故以文集考之凡七篇若富韓公司馬溫公趙清獻公范蜀公并張公坡所自作此外趙康靖滕元發二誌乃代張公者故不列於五人之數眉州小集所元祐中奏云臣近準勅差撰故同知樞密院事趙瞻神道碑并書者臣平生不為人撰行狀埋銘墓碑士大夫所共知只因近日撰司馬光行狀蓋為光曾與臣亡母撰埋銘又為范鎮寿先臣某平生交契至深不可不撰及奉詞褒司馬光神道碑不可固辭然終非

雜著

石誌不出禮

齊太子僕射蔡邕議立石誌不出禮經起漢延之為王弘作采誌以其素族不得立碑故埋之於墓中後陵谷遷變後人間知但記姓名歷官祖父鄉邑而已若有功業則為銘文王袁盛銘有數百字然則雖晉以來有墓誌也漢杜子夏臨終作土命列石埋墓

古碑皆有圓孔蓋碑者悲也本墓闇者每墓有四初葬等繩於孔以下棺乃古慰安之礼礼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因紀其德遂有碑表後世德政碑亦設圓孔不知根本其實（尚書微安）

行狀出於門生

凡人之事迹非大善大惡則衆人无由知也故旧例皆訪問於人又取行狀以為據今之作行狀者非其門生即其故吏莫不虛加仁義礼智委言忠肅惠和或言盛德大業遠而愈光或言真道正言發而不朽曾不得真叙其事而行狀不足以取信今請作行狀者但指事說實直載其詞則善惡功迹皆足以自見矣（李翰百官行狀奏）

文字潤筆

作文受謝自晉以來有之至唐始盛李邕每製一碑必得錢數十萬乃肯為之（舊唐書）

農冠及天下寺觀多齎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製凡數百首受納饋遺亦至鉅万特議以為自古帝王文獲財未有如邕者故杜詩云千謁常其門碑版照四裔豐屋珊瑚鉤麒麟織成段紫駝隨劒几義取无虛設又有送劉六判官詩云故人南郡去索作碑錢本賣文為活謝令室倒懸蓋笑之也韓愈撰淮西碑憲宗以石本賜韓弘弘寄綿五百匹作王用碑用男寄鞍馬并白玉帶劉又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与劉君為壽愈不能止劉禹錫祭愈文云公鼎俟碑志隧表阡一字之價奩金如山皇甫湜為裴度作福先寺碑度贈以車馬綃綵甚厚湜大怒曰碑三千字字三縑何遇我薄耶度笑酬以緡九千匹穆宗詔蕭俛撰成德王士真碑俛辭曰王承宗事无可書又擬進之後例得貶遺若鼈勉受之則非平生之志帝從其請文宗時長安中爭為碑誌若市買然大官卒其門如市至有喧競爭致不由喪家裴均之子持万緡請墓貫之曰吾寧餓死豈忍為此哉（白居易修香山寺記）

子当二千餘人（尚書微安）

鞍玉帶之物價當六七十万為謝文之費子令平生分毫不當納往反再三訖不得已回施茲寺凡此利益功德應歸微之柳玭善書書曰御史大夫監濟州刺史東川節度使顧彦晦請書德政碑玭曰若以閨筆為贈即不敢從命　本朝此風猶存唯歐陽公於天下未嘗銘墓独銘五人甘盤薛故謂富韓公司馬公趙清獻公范蜀公張文定公也此外趙康靖公滕元發二銘乃代文定所為者在翰林日詔撰同知樞密院胡瑗神道碑亦辞不作曾子開吉彭器資為執友彭之亡曾公作銘彭之子以金帶繼求為前却之至再曰此文本以尽朋友之義若以貨見投非足下所以事父執之道也彭子惶懼而止此帖今藏其家（容齋隨筆）

求墓銘書

古者罰罪之使蒙笑而不得挂名於子孫之經埒女奴來致其主夫人之命非有勞力氣微之可以動人言語精神之可以起義也而退之不屑為之銘故君子謂子雲也藏謂退之也公嚴者不以逆許人也（王子俊書）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六十終

人倫部
宗族 卷之一 同姓通譜 不肯通譜 妄認譜系並附 姓氏
姓名 卷之二 姓名偶同 更易姓名 命名 命字並附 稱呼
名諱 卷之三 祖父母 子知子及 世家門 父子 卷之四 父母事恭問 男姑附 父子 餘見愛
乳母 慈母 保母 出母並附 後母 卷之五 伯叔母 所生母 庶母
誕子 雙生 遺腹子並附
前後身 教子 卷之六 母教 父教 教姪 教姪見諸父門
愛子 知子 昧於知子附 有子 不肖子附 無子 養子 卷之七
立嗣 並附 諸父 姪附 兄弟 卷之八 從兄弟
兄弟俱貴 義兄弟並附 嫂叔 姊妹 小姑並附 閨閫子弟 卷之九 世家 不克紹並附
又見有子 不肖子門 世家 外祖孫 卷之十 舅甥
女慧 卷之十一 美女 宮妓附 醜女
外內兄弟 妻兄弟附
姑姨 卷之一 姊妹 妹夫附
髮 卷之二十 鬚髯 髭附
鼻 耳 耳聾附 口 口吃 唇並附
腹心 膽附 手足
舌 齒
頭面
奇怪 寢陋
胖瘦 肥 瘦 豐美 形貌相似 外貌徒美
眉目 卷之十九 患目附
奴僕部
奴僕
婢妾部
婢妾 卷之十七
娼妓部
娼妓 卷之十七
夫婦 聚妻 卷之十五 不娶同姓 卜相婚 閥閱婚 姑姨婚 既貴婚 舅甥婚 幼婚 強婚 晚婚 諍婚並附 擇婦 不必擇 擇壻並附
喪妻
寡妻 翁壻
寵妾 卷之十六 婢妾

髑髏　眠睡 卷之二十一
嘯　夢　笑
穀菜部
穀 卷之二十二 禾 稼 黍並附
蔬菜 蠶附
林木部
松 卷之二十三 柏 桑 槐
米　豆
梧桐　柳　棗
竹筍部　梁木
竹 卷之二十四 筍
菓實部
荔枝 卷之二十五 龍眼附
櫻桃　桃　實
槟實 藕附　葡萄
李實 李樹奈並附 菱 卷之二十六 芡附
棗　瓜 木瓜附
柿　梨 楂附
枇杷　楊梅
橐橐
花卉部
梅花 卷之二十八 桂花
枸杞　牡丹 卷之三十
杏花　梨花
蘭花 卷之二十九 菊花
芍藥　桃花 卷之三十一
紫薇花　海棠花
酴醾花　薔薇花
榴花　蒼蒿花
花卉　葛藟
萍　草
鱗蟲部
龍 卷之三十三 蛟蜃並附 蛇
介蟲部
魚 卷之三十四 蝦水母並附 河豚 江豚附
橘 金橘 柑 柚 枳 卷之三十七 椽並附
蔗 糖霜附　橄欖 餘甘附

毛鱗部
龜 卷二十五 龜 鼈
蠵 車螯 蠔 蛤蜊海族並附 蚶貝
蟹 蝤蛑 蝑蚌並附
麒麟 卷三十六 麟屬 麠
麒麟 獬豸附 騶虞
犀 豪駝
鹿 麝附 猿 卷之三十七
猩猩 獌附 豺狼 類並附
馬 卷之三十八 兔 狖 狸附
羊 豕 卷之四十
牛 卷之三十九
狗 貓 卷之四十一
鼠 竹鼬附
羽蟲部
鵬 卷四十二 鸞鵬鶚附 鳳 鸞 神雀並附
鷹 卷之四十三 鶻 鷂並附
鶴 鳶 紙鳶附
鸚鵡 秦吉了附 鸚鵒
鵒 烏
鵲 孔雀 翡翠附
燕 喜
啄木 雀 鷓鴣附
鸛雞 山雞
鷗 鷺附 鸚鵡
精衛 伯勞 梟附
糞蟲部
蜂 卷四十八 螔蠃 蜾蠃附 衆蜂附 蜣蜋
促織 螢
蜘蛛 卷之五十
蛙 蠅蜂附
蜈蚣 天水牛附 牽蠶
蝨 蚤
鷓鴣 鳩
黃雀 雞 卷之四十六
鴈 鴻附 鶩 鶩鶩附
鵝 卷之四十七 鴨 鳧附
鵲 鵲鵒 鴝鵒 車載板鳥 鬼車並同 鴟 梟附 鴞附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總目終 後集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目録

後集

建安 祝穆和父編

卷之一 人倫部

宗族 同姓通譜 不肯通譜 妄認譜系

羣書要語 各具本題之下更不重出後倣此

古今事文類聚 散金宗族 三世共財 北富南貧 百口同爨 三世同爨 擊鼓皆飯 妻勸異居 同居書忍 繪遺親族 計口給餉 犬亦同牢 自叙宗裘 尊為父兄 呼為叔父 與巫通語

古今文集 雜著 族譜引 蘇明允 義田記 錢公輔 義莊記 陸務觀

古詩 命子 陶潛 示從孫 杜甫

律詩 吾宗 杜甫

詩話 不重宗盟

卷之二 人倫部

姓名

古今事文類聚 姓氏

雜著 論氏有九 王符 姓氏更易 王僧孺 姓氏不同 鮑伯分別姓氏 阮元

古今文集 雜著 族譜序記 同上 劉氏義學記 朱元晦 時當會族 湖昌國 贈長沙公族祖 陶淵

古今事文類聚 父母未無姓名 欲逃姓名 不告姓名 草木知名 廣問姓名 名覆金甌 書名探丸 探名瓶中 惡其姓桑 屬敬司馬 婦孺知名 名聞宮禁 醉人不識 兩盲參 兩韓翃 兩毛遂 兩子夏 兩盃公 二人同名 子名類父 名同古帝 更生改名 既責歸姓 改名作相 更名去位 以尼丘名 以鯉名 以甲乙名 以柳樹名 以同物名 以佐師名 以於陵名 以菜畦名 以門閭名 以名為戲 以蘭名 以名為字 以戲命字 諱犯父字 字貝未聞 以臺命字

姓氏諸說　名號花書
慕古賢名節之推
雜著
二子名說蘇明允
朱甥子臧名說同上
古詩
命子陶潛
詩話
同僚改名
雜著名說
宋可為氏
祝有嫂字序黃魯直

稱呼

古今事類　文目后

古不諱字
張說子難字說同上
古今文集
雜著
跋李建中帖
古今事類
天子稱陛下　稱天子曰陛下　稱天子曰家　自稱牛馬走
推尊曰公　呼鼠子　婦人卿婿　同僚稱卿
呼小子　自稱僕　稱公輕貶　貴不可卿
稱弟行　稱張氏　天子不名　天下不名
跋俞郎五
古今文集
雜著
稱家父姑嫂之壻　自釋元結
稱公非一義辨小兒　稱陛下執事
封母加太字　稱外姓親
後世分等第共異盡　贈梅生說陳君舉
詩話

名諱

古今事類
古者不諱　臣不為君諱　以同字代父諱
不避父名　內諱不出門　以姓名為戲
對客不犯諱　不諱嫌名　諱稱父字亦名諱門
作史避諱　諱舉嫌改
惟辜犯滅　避水相諱　因名改官舟　故犯其名
古今文集
雜著
避諱共難　諱辨譯名　文目后
或諱或不諱　論漢唐閨諱

祖父母

詩話
子孫呼公名
古今事類
大父行　祖父見冀
祖愛後嗣　以親冀孫　日祖晝寢
祖母命名　性養祖母　公祖母病
小孫作祖
古今文集
雜著
陳情表李密　司馬光為祖母辭政府官制　稱祖母薛氏加贈制
祖母曾用氏加贈制　事養同　勞姑

父母

舜為大孝　曾子養志　武王述孝　曾子養志
父王之孝　三釜不及　閔子之養　百甲孔悲
風木思養　老萊戲彩　伯瑜泣杖
為親奉檄　王尊孝子　捨養入京
作相親存　親老不仕　責思養親
割股進藥　割股和藥　姑留其歸
白谷悟姑　癡聾姑公　託喻聾聾

雜著
鄧人對韓愈　思歸賦　王建原

律詩
送許八拾遺歸覲杜甫　送崔使君侍親赴任白居易

卷之四

○人倫部

父子

徐見愛子知子及世家門

賢否不類　烹子遺羹　拜前揖後　橋梓易喻
證父讓羊　父子責善　父不傳子　忍傷父名
殺豹分羹　慈孝進諫　足父是子　數過擊鮮
晚方識父　從子之諫　素違父命　遊父子門
羿射傳代　共阿戎談　見子未見父　見子不見父
責子不賢　杜詩得母　子敬父財　責不褒父
將門有將　知子必貴　訪索得父　父清臣清
求增父秩　母歿哭詩　責子貴重　識父銅臭
父子貶骨　母喪其死　殊有厭毛　朔望跪省
子入郡境　乞早封母　父子討賊　各得父一絕
對答華近　事決於子　西平有子　諸子侍立　三子列侍

送蜀州栢二別駕赴江陵起居衛尚書太夫人杜甫

詩話

詩諷歸養

○卷之五

○人倫部

後母

古今事類

舜事後母　後母逐子　假蟬進讒　家醜出妻

叱狗去妻　子諫逐母　不取後母　繼續給子

卧冰鯉躍

古今姓氏

不持所生服　事伯母孝　叔母撫育

屈節為妻　訪所生母

雖賤必貴　嫡母不禮　載之供貢

諸凡後母　母即姑婢　無外家

古今文集

殺二乳母　為慈母服

不喪出母

古今文集

雜著

後母偏愛

古詩

履霜操　古人不再娶

古詩

保母楊氏墓誌銘　蘇子瞻

誕生

雙生　遺腹子

古今事類

禹契生之異　后稷生之異

紱麟　蹟鯉

視子知貧　寤生驚母

天星孕秀　三日母亡

老蚌生珠　禁殺子

生子慨與勲　聽蹄知失物

方生知死　夢虞脫上衣

夢麻投傑　錯鍚喬嶽

小戊子　夢賜五子

夢得葵子

古今姓氏

文目攷

有祖風然　為慈母服

能有四乳

古今文集

雜著

晬日試兒

古詩

賀子由生第四孫蘇子瞻

律詩

賀陳述古家章生子　蘇子瞻

詩話

自愧無功

氣可食牛

肇項能行

維嶽降神　生空桑中

喪筆舌氏　變蘭而生

胡婦生子　老人子無影

老子并蛇　藍田生玉

新歸配參軍　天上麒麟

生日湯餅　蒙九鶴

雄甲辰　生丙子

生黃鶴樓　試晬知貴

一產六子　一產二子

同生丁卯　繼父不容

存前孫兒

取金鐲　沙門前身
求師前身　取香囊
因夢立名　李白後身

雜著
論前後身

律詩
贈湖州司馬李白　李白後身

詩話
七兒再生　樂天後身

取刀子　能記隋事
夢謝康樂　僧儁前身

人倫部

教子 周 父教 教姪見諸父門

學詩學禮　教以義方　教忠
不食示訓　教子一經　戚子承家
子各通經　教鵠　居家有法
己肉子疏　舜風書誠　教子毋誑
戒子安分　燕客索杖　教子毋信
戒婢往來　三徙擇鄰　買肉教信
斷機勿學　不受蛸餽　壯猶捧檄
筒金易書　入仕欲養　秤槌投足
杖碎金魚　聽客與語

弟子職　教子服之幹
古詩
責子陶潛　贈張籍韓愈
寄男抱孫唐介
律詩
遣興杜甫　示宗武杜甫
愛子 周 知子 昧於知子

愛其叔段　教以義方
抱置膝上　不與講論
知子可舉　知子可棄
知子必敗　寵棄失教
知子不能　譽兒癖　視子如貨
知子必富　知子必貧　知子必貴

愛子致禍

古詩
示添丁唐介　北征杜甫

律詩
朝小德黃命昌

有子 周 不肖子

才子八人　五世傳一子　各守一藝　必與吾門
當如仲謀　荀氏八龍　一不為少　頭角嶄然
令子　荀氏八龍　丙平有子　竇氏五龍

怒其不敬 不才子 朱均不肖 不辨菽麥
不肖敗家 不如友子 若豚犬耳 不識金鍰
一賢一否 靈誠畏白 不應子過 子不識字
子為人患

古詩
徐卿二子歌 杜甫 萬得亭可觀況子由 無子歸
贍山谷子 同上
雜著 伯不肖子
伯不子憂

古今文集 卷之七 人倫部 無子 喪子 立嗣

古詩
無子無憂 子自晚生 不可無後
若敖氏鬼 多女與男 無子改娶 無子依人
伯道無兒 喪子喪明 子死不憂
老牛舐犢 鍾情幼子 恨其死晚 天下痛心
不忍溺愛 神奪其子 心疑訃至 瘞于路側
以姪孫為後

古今文集 卷之七 人倫部 無子 喪子 立嗣

律詩
和樂天早白無兒之詩 劉禹錫
古詩 悼喪子
東野連產二子不數日數失之 韓愈
喪子推兒白居易 哭邪悖矣 卷四十五
吟白君哭兒 亡女生日哀慟載於論

古今文集 卷之七 人倫部 無子 喪子 立嗣

雜著
誡子孫訓 明 戒子孫 大家訓 卷十三

諸父 明 姪

古今文集 卷之七 人倫部 無子 喪子 立嗣

說以日飲 叔姪掛冠 已子兄子 伯姪分財
失愛叔父 叔姪並遊 勞子姪遊 庭階之蘭
舉姪督葷 叔姪餐囊 杖姪設饌 殺兒全姪
阿大中郎 姪千里駒 勒殺其姪 撫育孤姪
伯父稱美 臣叔不疑 乞封叔父 請封兄子
伯父見奇 自乳兄子 鴻姪可用 奏兄子官

范文正公與姪帖

古詩　司馬溫公與姪帖　卯生君子名虎兒與子駿
又至日示阿宜壯牧
律詩　送姪孫隨乃父知命赴行在
詩話　退之姪　譽于姪
卷之八
○人倫部

兄弟

兄弟俱貴　從兄弟
義兄弟
流言交誅　兄弟相遜
骨肉不怨　四海兄弟　以禮相聞
小弟不協　貴介弟

兄布之謠　田宅與弟　兄弟雖多　四人共被　難兄難弟
兄不識弟　荀氏八龍　二虎二龍　馬氏五常
遇賊爭死　弟譽其兄　弟排其兄　慚愧
蜂腰　腰鼓　為兄報仇　疑龍虎狗　龍跳鳳躍
封胡羯末　兄疫不去　伯仁火攻　因兄被誅
兄願代死　少昔佳　兄疫不去　如左右手
戲知優劣　及娶求分　狀貌相似　榮期枯死
輸勿爭財　常棣碑　桐木韓家　兄弟疾
弟受兒制　事兄如父　同貧而富　卯君哮弟
(又伯兄孝劉)二兒出守　大馮小馮　並居兩省
同時榮達　同榜擢第　兩家兄弟同　自相交拜
同為幕官　(又下衛縣兄弟)念從弟語　私第以官　恩若兄弟
三從同居　兄事子姪
兄弟同庚　三鳳

雜著　送韓侍御序　柳示元
古詩　示全真元常　杜牧
贈李少儀　李白
律詩　懷念弟頻寄　杜甫
和子由二絕　蘇軾
寄子京朱公序
詩話　留田李白
書奇龍有道　黃魯直
請風雨對床　王子明　黃魯直
不肯貧嫡
夢弟得詩
卷之九
○人倫部

閨閫子弟

世學　不克紹
又見有子及不肖子門

雜著　婢叔　婢奴
小姑
婢不為奴　婢僕篇　盜婢
奉婢致恭　以小郎嫁新婦　為婢吟嘆
喜愛從兄弟　為小郎解圍　新婦配參軍
叔納段牛　婢撫幼叔　見婢與別　誤認伯謂
(又婢事舅)　婢姊禮法　誤認伯謂
雜著　祭婢鄭夫人文　譏婢管簡
雜著　小姑小郎　詩比小姑
卷之九
○人倫部

佳公子　成其訓子　不好綺襦
訪康成後　謝庭蘭玉　父任入官
雜著　衣制文褒　佩紫香囊
孫科樂學　不與寒士爭進　授六品官
孔庭傳授　王氏青箱　代作宗師
福時編中說　范氏義莊　三蘇父子
（以下係引文）　隆在皂隸　齊梁之性
周晉並拜　收孫教讀　履試曳白
父子司徒　兄弟執政　祖孫宰相
叔姪宰相　父子兩狀元　同官獨坐
父子史官　父子中書　同在禁兗
父子宰相　兄弟執政　祖孫執政
兄弟宰相　父子兩狀元　同官獨坐
父子史官　父子中書　同在禁兗
父子宰相　兄弟執政　祖孫執政
叔姪宰相　父子兩狀元　同官獨坐
父子史官　父子中書　同在禁兗
父子宰相　兄弟執政　祖孫執政
（以下係引文）　周晉並拜　父子司徒

跋祝公遺事後呈伯可
律詩
贈外孫一首
舅甥
古今文集
母黨　晉自秦出
渭陽送舅　舅甥同官
成此宅相　以墅乞甥
酷似其舅　恩過子爭
送甥坐貶　知可談兵
舅氏備官
古詩
彌甥　與舅同心
倚本霍出　珠玉在側
家出名甥　祖舅見知
舅所鍾愛　舅所期待
舅託幼女　不許離甥
送班孝廉序柳子厚
贈別從甥高五李白
外内兄弟
古今文集
外家之寶　爲内兄鼓琴
外兄數異　以下倣妻兄例
妻貢不來　責外姪不來
財産歸妻黎　期待妻甥
雜著
代仲兄會表兄亭黃庭堅
古詩
送表舅程楚州尊子瞻
律詩
送表舅程德孺生日兼子瞻
示内舅朱元晦
古詩以下倣妻兄乎
送謝公陳主簿魯直
律詩
戲代内子賀兄嫂白居易

姑姨
古今文集
占嫁不吉　葉子存姪
赴哀不受　因姪赴火
奬進姨子　姨子不顯仕
古詩
送蔡省姨
贈外甥李光祖黃魯直
送祝仲谷歸新安朱喬年
姊妹
古今文集
有姊之喪　賢姊嘗予
趣姊未適　姊以醫辜
寡姊糾葛　迎姊不歸
姊病進粥　待姊風薄
姊美無子　姊抱甕調
老姊垂白　待姊風薄
貴妃二姊咽妹美強聘　語乎其妹
妹美無兄　寶妹妻權
送表舅程德孺
古詩
送表舅程楚州尊子瞻
律詩
跋祝公遺事後呈伯可
律詩
贈外孫一首
舅甥
古今文集
母黨　晉自秦出
渭陽送舅　舅甥同官
成此宅相　以墅乞甥
酷似其舅　恩過子爭
送甥坐貶　知可談兵
舅氏備官
古詩
彌甥　與舅同心
倚本霍出　珠玉在側
家出名甥　祖舅見知
舅所鍾愛　舅所期待
舅託幼女　不許離甥
送班孝廉序柳子厚
贈別從甥高五李白
外内兄弟
古今文集
外家之寶　爲内兄鼓琴
外兄數異　以下倣妻兄例
妻貢不來　責外姪不來
財産歸妻黎　期待妻甥
雜著
代仲兄會表兄亭黃庭堅
古詩
送表舅程楚州尊子瞻
律詩
送表舅程德孺生日兼子瞻
示内舅朱元晦
古詩以下倣妻兄乎
送謝公陳主簿魯直
律詩
戲代内子賀兄嫂白居易

姑姨
古今文集
占嫁不吉　葉子存姪
赴哀不受　因姪赴火
奬進姨子　姨子不顯仕
古詩
贈外甥李光祖黃魯直
送祝仲谷歸新安朱喬年
姊妹
古今文集
有姊之喪　賢姊嘗予
趣姊未適　姊以醫辜
寡姊糾葛　迎姊不歸
姊病進粥　待姊風薄
姊美無子　姊抱甕調
老姊垂白　待姊風薄
貴妃二姊咽妹美強聘　語乎其妹
妹美無兄　寶妹妻權
送表舅程德孺
古詩

雜著
亡婦夫人墓誌銘 有妹能文
古詩 寄別陳氏妹曾五 妹蔡夫文
詩話 兒女迎拜 家庭孝友

女

古今文集 使女傳言 女贖父罪
自稱女醜 不許歸寧

雜著 女誡商爽 女與程祖
古詩 古樂府木蘭 戍不舉女
律詩 貧女秦韜玉 貧女吟李山甫
詩話 念故人女

慧女

古今文集 班女成史 蔡女能文

弟教誨 二妹才賢
妹夫貧殘 妹名娟
妹能畫 妹能吟詩

雜著 婦人能詩
作詩弄夫
毀壁畫眉

詩話 父和女詩
因詩名親
女子題驛

○卷之十二
○人倫部

美女 宮莊

古今文集 美而艷 射雜妻矣
文君之后

尤物移人 西施家

雜著 高唐賦宋王 神女賦宋王
古詩 洛神賦曹植 難在去愁
律詩 麗人行杜甫 墓愁村鄰客
詩話 偶見醉僧

古樂府 越女初采白 河中之水歌梁武帝
薄命佳人蘇子瞻
題美人干鵬 明妃引杜甫 贈美人李翠玉

綠珠有貌 傾城傾國 善為妖態
圖形貌女 四起大髻 玉搔頭
丹脂點頰 梅花點額 畫長蛾
金鈿子

贈美人 章孝標

詩話

葛龍含胎　不愛合安
雜者係宮妃
原變之始

醜女

古今事文類聚

嫫母協脩　閔后項瘤
阿承巴安　妻於且清

古今文集

醜妻賢慰夫

古詩

醜婦賢慰夫

卷之十三

人倫部

婚姻 用

不娶同姓　卜相婚　閉閉婚
師友婚　姑姨婚　舅甥婚
有疾婚　腹婚　晚婚
再娶　再嫁　強婚

古今事文類聚

氷上人

月下老

當人父與　棄妻別娶
青娥婚嫁　終鮮遠慮
婚姻不問　勿慕富貴
以色為主　烏喜禮
射孔雀日　喜緣得女
荒唐無婚　三十未婚
聘用嫌鄉　禁以凶婚
男女相稱　議婚門名易
長干行李白

古詩

古樂府　兄弟同名成婚那晚

題朱陳嫁娶圖蘇子瞻

侍執巾櫛　因婚報德
不辱惰操　遠妻還前
青天雄嫁　堪不悔意
以色為主　烏喜禮
射孔雀日　喜緣得女
荒唐無婚　三十未婚
聘用嫌鄉　禁以凶婚

古今文集

辨著

男姑婦婦　百子帳
嫁娶不問　勿慕富貴
古樂府　坐教不經　結髮無義
不可論財　不可幼許

擇婿

女自擇婿 桐葉題詩 戰袍中得詩
不必擇擇 擇婦 氷催裝詩話 西女乘龍

求先聖裔 兒有奇表 堪腹東床 莫近禁臠
覓一快壻 帝嘆佳壻 擇壻無如
跳踉擇配 笑碧鷄崔 委以擇壻
擇於學舍 特取名士 戲有所慕
食棗息西 幃中觀壻 爲娶長妻
以下係擇婿 簡任數師 以下係女自擇
見女來聘 何必登宋 何必登宋

不擇門

雜著
擇婦難於擇壻
詩話
女識大甩

翁婿

僚壻

祭仲救鄭 不禮婦翁 誣過劉婦 氷清玉潤
翁壻不協 翁和其婿 謂妻父癡 就女索錢
爲妻父官 翁壻能詩 壻不開劉書 壻不開劉書
以德報怨 壻復得壻 哀侯息侯 哀侯息侯
彌子子路 爲女壻得琴 兩女乘龍 大橋小橋

聘爲妻奪 兄弟同壻

雜著
翁壻俱賢
古詩
送外甥郭提刑陳兵巳

夫婦

律詩
早分鸞孫萃老 黃雪直
詩話
婿爲所薄 得郭泰法
相敬如賓 婦殺其夫

庸奴其夫 生妻去惟 直說桑婦 射雉妻突
舉按齊眉 不棄糟糠 內須細君 爲婦書眉
齊桀四妻 眉摔妻面 車載故妻 故妻復還
婦郎參軍 妻卿其夫 勸妻忍貧 妻請類突
妻自負薪 不能刑妻 疾其婦貪 夫惡新衣
愛妻過篤 夫婦能飲 反目復諧 織回文詩
防妻爲甚 燃妻通姦 化爲鴛鴦 奪妻餅妻
何必在房 義十愛妻 妻可三畏

雜著
論夫妻對境

古詩
娶妻歌 古樂府
太行路白居易

聘爲妻奪 友壻墨黑 叔嫂季隗

雜著
翁壻俱賢
古詩
送外甥郭提刑陳兵巳
律詩
早分鸞孫萃老 黃雪直
詩話
婿爲所薄 得郭泰法
夢爲子壻

和王子立風雨敗屋森子驂

律詩
別內赴徵李白妻初授邑號白居易

詩話
作白頭吟 賣鏡復合 代詩謝友 妻葬錢打
圖形寄夫

賢妻

古今事文類聚

妻勸夫退 妻戒其夫 妻盛其夫 妻戒真宰 妻騎於
妻戒拾遺 妻勸夫學 妻勸其隱 妻憤夫呆
妻訶其泣 妻勸其仕 奇其清苦

古今事文類聚

詩話
妻詩勉夫

喪妻

古今事文類聚

妻詩勸戒

不更娶 鼓盆而歌 慢服免官 服除作詩
以色而傷 葬玉埋香 占夢妻亡 哀毀妻亡

古今事文類聚

雜著
傷往賦 劉禹錫悼往賦 黃魯直

古詩
雞朝飛韓愈 悼亡潘岳

律詩
悼亡白居易 感月悲逝著 潘岑並同上

寡妻

古今事文類聚

共姜自誓 九篇寡婦
宋伯姬猶財 過寡婦飲

古今事文類聚

雜著
先節事大 寡婦賦潘岳

古詩
婦人苦白居易

律詩
鄰婦哭征夫 寒閨

詩話
寡婦扶喪

出妻

古今事文類聚

三世出妻 無子出妻 求娶棄婦 不納寡婦
取棄去婦 遺妻滿書 婦寡改適
取水遺妻 離妻致怨

古今事文類聚

雜著
古人因事出妻

古詩
棄婦何顒兒 去婦分財出妻 留其婦
去婦怨曹丕 白頭吟卓文君 叱狗去妻
出妻復還 因妬告絕 違妨去妻

妬妻

古今事文類聚

殺婢禿頭　不畜賤妾　書遺妬妻　疑丈夫私乳母

悼婢作樂　閑妬不擇閑妒　婢媚家中　侍姬訴客　我見亦憐

夫死猶妬　推婢築中　寧死不妬　侍姬訴客

侍許就婢　堂名四哭　刻指灼眼　荊公不留妾　諸婢送半臂

古今文集

雜著

止妬揚雄

古詩

拒妬妻梅聖俞

詩話

詩刺畏內　河東獅子　三六

寵妾

古今事文類聚

如夫人　殺美人戰　私益侍兒　私通牛子

後堂管絃　綉帳女樂　燕趙相見　掩袖泣下

聲音性惡　攜妓東山　我見亦憐　幃帶妓

易妒妓語　幸妾棄玫　閉閣放妓　露臍通妾

娶妻先娶　綉珠寵樓　寵溢傷祖　綠珠寵樓

易妓不許　簾為妓衣　老不遣妾　娶妻得錫

妻止娶妾　昇婢見客　妾為所徙　老放其妾

妾為夫人　妓圍　雪兒善歌　妾寧併嫁

不許妾壯　兒投其妾　奪妻併妻　娶而子後

肉臺盤　諸妓私客

侍姬押客　侍姬訴客

黑公不私妾　荊公不留妾

古今文集

律詩

孔子接輿

朝空寺許淨私子路

詩話

送妾就業　縫批柳枝

攘妾不還　題壁寄詩

放妾免路　醉紅裙

妓為蜂螫　侍姬肥瘠

妾不離兒　作詩託意

終妾不獨　作詩託意

青蛾復還　唱金縷

二妾歌舞　服金石樂

以妾易馬　以妓易帶

用事指切　載妓遠遊

婢妾

古今事文類聚

婢而盡忠　家僮萬人

笑問婢子　婢讀讓書

婢欲為好　繳窗問婢

通章捷書　婢香為業

失身遭辱

孕者不幸　賣妾求名

勿術得婢　幸妬之婢

以婢馬賭　撿水通婢

質婢許賦　買酒令女

古今文集

律詩

失婢白居易　和樂天初失婢授者劉禹錫

詩話

嫂婢贈前　私其妨婢

子熙父妾

○娼妓部

娼妓

古今事類

慕客逐遊　寫真寄郎　書仙　判僧娶妓

蔡嶺女肆

古今文集

古詩

有所思　盧仝

律詩

竹枝詞　劉禹錫　席上贈歌者　韓愈　趙令約勞山妓

詩話

杜牧紳遊　幼妓擬期　司空見慣　假寧賜酒

章臺柳　娼詩毀書　去妓復歸　二喬衒妓

薛濤能詩　大宇傳讓　彈琵琶　紅綃拂壁

蜀意小髻　好管官妓　貢愛卿　妓留照鑑

留妓怖走　妓求僧詩　妓學問禪　妓留照鑑

○奴僕部

奴僕

古今事類

紀綱之僕　豪氣揚揚　膚保匿作　牛馬走

罵僕商生　人奴封侯　叅頭廳兒　奴殺其主

奴乳孤兒　買奴得翁　遣力助勞　失奴所在

兵交名士　奴通其婢　奴盜盃盂　奴愛其才

叅頭擗踊　折獄獲奴　奴盜銀器　誤碎玉盃

執燭燃鬚　詰僕以信　奴執故主

雜著　儉約　跋柳文

古詩　余成詩

形貌

古今事類

以下俗事附

有高　古帝異相　公子駢脅

吹氣如九牛　王商貌重　龍伯國人長　身長

六郎似蓮花　自比美貌　以貌取人

如飢　短小寢陋　兼段倚王

珠玉在側　投果滿車　連璧

如手文拾　如春月御　王山映人

短主山　生覺鼻紀　窈窕艷峙

六郎似蓮花　王荊班　腰帶十圍

如飢　義勝故肥　何悅而肥　肥瘦相嘲

何肥而瘦　然火腐中　躰肥而弊　詩嘲肉山

肥瘦不同　布袋和尚　既貴而肥　纖腰通習

別一肥瘦　詩載顧著　華帶移孔　如不勝衣

賊瘦嘲瘦　眇貌露色　資斧枯瘦　侏儒幸休

短入狗門　助小丈夫　短小雕對　短小精悍

七寸短人　貌似老嫗　不副所聞　貌不揚

子嬰妻妻　身短而傴　短主薄　藐而不顯

川原侏儒　狀貌甚惡　厭其短小　貌俊而贅

胖頭腫頰　夫醜妻美　以美代醜

形陋何如　敏顧折頤

頭面

雜著
頭責子羽文 西日張敏
貌醜心險 貌醜而文 形如猢猴
上木形骸 頸有贅 賦詩嘲黑
孔子類陽虎 各有所類 優孟似叔敖
紀信似漢王 虎賁類蔡邕 蔡邕似張衡
伯階似仲階 狀類天子 (以下係外貌)
泥車瓦狗 可吊喪監尉 麒麟楦
沒字碑

古今事類
頭異常人 頭觸幷風 髮頭變染
鼎角曜軍 斬頭便斬頭 行常縮頭
一朝科頭 黑顙公 尖頭
(以下係面)
半面能識 面如傅粉 樂樑挪面
面長似驢 剃人面皮 月不洗面
面汗有無 面有瑕黯 面有七星
黯面文面 作破面鬼 譏面狹長
照面自知 一尺之面 黑王相
園妾洗面

雜著
頭責子羽文 西日張敏

眉目 (附) 婦人眉 鬚

古今事類
眉異常人 眉目如畫 眸子
眉頭伸 鑒空眉宇 眼目
畫八字眉 爲婦畫眉 眼色似張衡
好淺眉 畫十眉圖 (以下係外貌)
重瞳子 方瞳正面 目若懸珠
掛眼吳門 日眸炯炯 眼如紫金瓶
青白眼 (以下係心)

古今文集
視日不瞬 父子目有 白眉最良
金鏡刮目 續經砌蓋 (以下係兩眉)
日珠當窗 育人瞭瞳馬 眉秀
眼中安章 目有心不育

古詩 (以下係目)
贈醫生王彥安 蘇子瞻
戲贈直惠 目與手瞻

雜著
頭責子羽文 西日張敏

耳 (附) 聾

古今事類
耳異常人 耳目中君 白眉最良
眉覆於眼 (以下係兩眉)
舉按睫眉 盡秋眉
(以下係心)
耳視目聽 聞其目
眇目 眼如紫金瓶
夢吏擁眼 眼多白
(以下係目)
父子目有
續經砌蓋
育人瞭瞳馬
目有心不育

古詩 (以下係耳)
贈醫生王彥安 蘇子瞻
戲贈直惠 目與手瞻

雜著
歐公短視
韓子羽文 西日張敏

鼻耳 (附) 耳聾

次韻孫眼黃 黃魯直
次韻子瞻黃樓 黃魯直

鼻異於人　鼻濃其鼻　掩鼻而過　掩鼻佯姤
鼻疾香濁　捻鼻而吞　捻鼻多習　鼻息如雷
夢神別鼻（出下條耳）　聽壁　洗耳
三漏　六十耳順　唾而耳　附耳語
顛自見耳　穿耳　閒蟻鬪　作勞耳鳴
耳堅書壽　耳大貴人　三耳秀才　額添一耳
兩耳肉環　耳白於面（出下條兵器）　熊水
不責以事　佯聾不答　說話畢竟
耳聾面壁　聾婆常耳瞶　聾兒洗耳

雜著
調息箴　朱元晦

古詩

次韻秦大虞見戲耳聾　丈日右

詩話
聾常多笑　社酒給聾
口（出）　口吃
聚

耳疾當割

口異於人　防民之口　三緘其口　言不出口
寬聾口瘂　口佞而不合　掩口無妄言　口尚乳臭
利口捷給　噤口不言　口臭賜香　陽為口禍
方頤大口　刑人窒口　驚怎口處　口中雌黃
口宜飲酒　張口就唾　口有蜜　口伐可汗
口臭不見用　利喙人口　無口匏　（出下條口）難劇談
口吃難言　善著書　稱期期　好談書
指劃而對　好斷　猶丈夫

難持論　好詳辨　難道寒暄　朝吃
以不（出下條）　弄唇吻　療兎缺　吹唇唱吼
補醫先生

雜著
口箴　姚元崇　口銘　傅子

舌

齒墮舌在　吞舌而死　視吾舌在　掉三寸舌
杜門齒舌　咋舌流血　舌本間強　舌拼
舌短　刺舌謹口　舌不可禁

雜著

舌箴　丈日右

齒

噲齒穿齦　折脊摺齒　無齒欹乳　齧石駑齒
口開狗竇　挑女折齒　拔齒中風　歃黃土齒焦
躍牽折齒　老而齒脫　拾齒置牖

雜著
楊妃病齒劇製黃香直　（出下條詩）　（出下條）
齒落　（出）卷之卅二十　（出）唐國司馬君實
○肖貌部

髮

古今圖書集成

朱髮　髮髮而美　被髮佯狂
斷髮文身　一沐三握髮　彼髮而祭　余髮稀種
被髮左衽　生而髮白　年少髮白　怒髮衝冠
髮髮垂白　以石投髮　髮髮鬚美　惡見髮白
曾祖枝白髮　一宿髮白　編字髮白　毋動髮白
髮如線直　猶然一翁　服髮色

古今圖書集成

雜著
白髮賦　昔在田公　御銘　廣公

古詩
示僚佐何長瑜旦起理髮東坡

文自序

律詩
鏡白華莊　送陳者赴牧

詩話
四十髮白

鬚髯

古今圖書集成

禿無鬚眉　被髮為婦　用兵鬚的
狂鬚大奇　狂虎鬚　鬚將軍
狂鬚不凡　作筆毛鑿　以抵胡琴
龍鬚藥佛　鬚長五尺　鬚長四尺
憑彼髮白　二十鬚白　鬚女戰
稱鬚為羊　齊鬚公　拂水相鬚
鬚多鬚　魏鬚神鬚

腹心

古今圖書集成

詩話
千思多鬚　滿面鬚鬚

古今圖書集成

鼓腹而遊　河魚腹疾　足加君腹　腹便便
東床坦腹　曬腹中書　腹中無物　腹藥
以下俱腹　心有七竅　事君三心　余心蕩
心齋　有曲心　方寸亂　會心林木
狗面人心　求人石心　鐵心石腸　以下俱腹
一身盡膽　躲書膽破　膽大心小

文自序

律詩
賀生齋蘇子瞻

詩話
腹有雄軍

雜著
海人心清心寡欲
士一篇銘心鐵券
腹有雄軍

求放心齋銘同上

託鼓朝腹

手足

古今圖書集成

手脚足眠　有文在手　如失左右手
王手同色　多手可熟　手重五斤
下堂為足　足重萬斤

兩足不相隨　不良于行
以脚病發　脚短三寸
失轍方相　因寒進風

古今文集

律詩
和周王濡墜馬傷手蘇子瞻

古詩係足
適居二適夜眠灌足蘇子瞻

髑髏

古今圖書集成

招問髑髏　未審生死
安肯竹上

古今文集

繫者鼓上　草生滿陵

雜著
髑髏說魏陳王植

詩話
戰死髑髏

魂魄

古今圖書集成

夜除招魂　魂魄無不之
魂魄登山

古今文集

雜著
招魂宋玉

卷之二十一
自貌音

斬笑發者　脚病棄車
洗脚失財　膝之不強

眠睡

古今圖書集成

書寢　臥治
寢精帶衣　朝師欲眠
祥瑞九寢　驚眠使所
哈臺大鼾　方臥起迎
行尸夫睡　攝心無寐
睡相　睡則半載

古今文集

古詩
狂歌行壯用　蔡中郎睡醒對御歌陳搏　答金勳卓湖
午窓坐睡蘇子瞻
午寢黃魯直

律詩

臣足加君腹　頭觸羿風
寢中奴綽　彼洒生睡
義皇上人　我眠卿去
晝寢書徒　眠悟知好
睡魔　鼻息如雷
睡一局

午睡未下床
晝寢書直
深院楊廷秀

午睡未下床　蘇子瞻
晝寢書直　宿社家學子蹟車蓋亭蔡確
深院楊廷秀　瀕起倚梵夫　齋居陳无己
初夏午睡起局上　春睡蘇子瞻

夢

古今圖書集成

夢遊華胥　夢風后力牧　夢得良弼
夢與九疑　考室夢熊　夢天壓己
夢祖庭　夢蘭　夢蘭
夢吉而凶　夢射月　夢射月
夢蟹其腦　夢為蝴蝶　夢周公
夢中占夢　夢高唐　夢高唐
夢游釣天　夢乘赤龍　一夢羽天
夢吐白鳳　夢登天門　夢舞拘手

夢狼啖脚　夢牛　夢松生股
夢三刀　夢指擘糞　夢中天
夢蒸文鴛　夢日繞城　夢移筆　二夢鈎狗
夢剖腸　夢筆　夢破心　夢雙陸
神物謁夢　夢手捧天　夢與臣別

古今文藪

雜著

論夢生於想　古今占夢　枕中記謝鼎　大唐記陳翁

財貨類李堂

律詩

疑夢王維　春夢李泰

夢七介甫　書定林院壁　絶句劉貢父

書懷並同上　絶句蘇子瞻

題起卽事書御史臺壁陳宋

古今圖書集成　文藪・方　廿一

笑

古今圖書集成

歌笑類

歌笑　淚者遭笑　時然後笑　教誡斬笑

郤笑人寢　作齲齒笑　大笑纔絶　針灸莫笑

無怒好笑　大笑汗噴　人笑茲吟　噴笑不同

恐婢妾笑　墮水而笑　笑比河清　笑中有刀

古今文藪

雜著

三笑圖贊陵　記倡優門蘇子瞻　卷王戴晉書　子鄒

嘯

古今圖書集成

倚杖而嘯　但坐嘯　倚柱而嘯

擡眉長嘯　倚杖長嘯　不聽我嘯　長嘯呼風

古今文藪

雜著

嘯賦　百成公綏

卷之二十二

○穀菜部

穀 禾稼 黍

古今圖書集成

神農播穀　后稷播穀　抱膝長嘯　岸幘嘯詠

門長嘯　嘯歌幾何　以下倣此　登樓清嘯

燃萁煮穀　課農桑穀　長嘯公

古今圖書集成　文藪・方　廿二

雜著

泰雜陵周

古今圖書集成

賀嘉禾表　記百九

貶老歌敘語

律詩

觀穀穗建秀

米 稻 粟

古今圖書集成

舂問舂米　食粟於王　索長安米　指與園米

舂米折腰　不受米舟　有麥辭米

貧戰多取　干米取侮　乞米帖

盜米易酒　發粟賑貧　不食周粟

為母請粟　得粟與鄰
閉糸無報　移民移粟
獨營倉粟　振救倉粟

古詩
貸米於如晦梅堯臣
冬春行泡未能
律詩
楊德逢送米與法雲王介甫
寺詰
白蔡

豆 麥

紅鮮

古詩
歸田園居陶潛打麥

律詩
次秀野刈麥朱元晦

蔬菜 蠹

飯疏飲水　藁不多食　擇菜　投其園葵
馬逸踐葵　服黃精子　食羊歌葱　嶧山避鴈
張騫得種　自食菜羹　充器談食　留雞欲殺

菜名避諱　勸食菜
挑菜傷指　蔬用菜果
菜食老葉　未嘗食薑
二十七種　春韭秋菘
滾頭盧　種菜貽笑
韭萍盧

雜著
菜生異花　王廷試陳素菴
古詩
題張氏菜園高適
次韻秀野疏十二韻朱元晦
乳餅折筍　紫蓴下鹽
木耳雜菌　芋魁筍脯
豆腐　白菜

葵豆然萁　進羹粥
貽來年　不獲民麥
馬行犯麥

古詩
歸田園居陶潛打麥

律詩
次秀野刈麥朱元晦

種高苣如葛　菘劉元父寄糟薑花菜
兩後行菜間上種決明菜甚佳　元脩菜韓子蒼陳
次子瞻春菜韻首
苔來新公寄石耳黃白菖
謝惟仲送菜園上韻菜同上
律詩
黃朱秀才招
謝王履道送菜　黃白直
田園雜興范石湖
謝何隱君致菘韻
山藥并序
和孫奉議送菜　黃白直
陳說道送菜把並同上
韓菜楊廷秀
和七兄山頭湯黃白直
春山筍歸楊廷秀

病中如菜葵物艾秀

古詩以下俱齊

食鹽陳夫非　鹹鹽十韻陸務觀　詠鹽物註秀

律詩

許鹽楊廷秀

八〇卷之二十三

〇林木部

松

古今事類

食松實

齋前種松

大松百章

古今文集

秦封大夫　夢松爲公　墓前種松

三遷松菊　如千丈松　七松處士

松菊主人　夾道植松

古今事類

支日條

雜著

植松論符載

古詩

齊山孤松所爲歌而賦詩松

松鯉划公餘

種松同上

律詩

贈喬松人于武陵

小松李端

兵部後園植四松裴夷

小松杜荀鶴

道傍大松人取爲明器

秋思寄子由黃庭堅

松風谷

古松王介甫　又和秀仲

萬松亭蘇子瞻

栢

古今事類

栢堂　漢唐植栢

古今文集

古詩

古栢行化度

律詩

晉朝栢堂銘

古詩

和劉景明栽栢

次韻答栢堂詩

律詩

栽大栢

桑

古今事類

桑

綸

古今文集

陵栢復生　蔡公栢

亳州老君觀檜桑子瞻

古今事類

桑殺其生

故妻採桑

勸民養桑

養桑如事

古今文集

坐空桑中

商女採桑

桑無附枝

如下桑間

雜著

治上桑事

古今事類

三公而槐

槐安國

槐

犯槐者刑

手植二槐

古今文集

觸槐而死　槐市

律詩
槐花鄭谷　槐黃翁承贊　宮槐陸龜蒙

梧桐

古今事文類聚
撲桐而瞑　剪桐而戲　刻桐扣石　燒桐以爨

古今文集
古詩
苔玉澈之桐花日居月

柳

古今事文類聚
柳生府　家柳下　細柳營　五柳先生
古寺柳　三眠柳　垂於柳下　少時種柳

支目法

古今文集
以柳自蔽　知盜官柳　蜀柳可愛　狀如車蓋
防堤柳　白楊不拜　成父所植

古詩
柳條歌送客　又南

律詩結
陽關二疊王維　柳色青青　柳葉黃
柳暮鶯　楊柳詞賀知章　楊柳枝白居易　楊柳枝張窈窕
楊柳枝楊巨源　楊柳枝劉禹錫　柳絮飛時花滿城　文部賦楊花張先
詠柳詩盧綸　文部賦楊花張先

古今事文類聚

衆木

大椿　櫻櫻不材　高位之木

雜著
成都古今記　南國春觀古柟記　世務觀

古詩
櫻花劉貢父
枯楠杜甫

律詩
憑何少府覓楸栽杜甫
榕樹楊凝秀
賦蘇明允木假山梅聖俞

卷之二十四
○竹筍部

竹

支目法

雜著
嶰谷竹　食竹實　竹譜自孔子刪後之
柯亭竹　竹枝化龍　養竹記白居易　植竹記劉禹錫
剡竹記劉禹錫　竹下三遷　竹林七賢　畫贊當竹記見畫門
竹所記楊凝秀　掃竹復生　此君軒賦同上

古詩
題新竹韓愈　班竹　竹簡　燕姥竹李白
疑對于竹軒司馬君實　惜宅栽竹　直省竹所　刑部看竹院晚水坎
於潛僧綠筠軒蘇子瞻　竹溪六逸　義竹　題竹石牧牛黃魯直

律詩
絕句 韓愈 題鄭公宅詠竹 杜甫 竹憑閒風 李益
江南竹枝歌 山居題壁前竹幾莖 劉禹錫 覓綿竹 杜甫
再貽裴陵幽居 李涉
南華竹軒詩并跋 晁補之
詩話
竹醉日

筍

古今事文類聚 前集
其籜筍脯 歸來床簀 泣竹祭母 買筍止盜
避盜筍者 爲橋與盜 買蜀寄林 參玉版師
雜著

古詩
食筍句号易 食筍十韻并序 次韻蕭慤食筍同上
復次韻同上 食筍來去并 對筍集九晦 乞苦筍黃晉直
苦筍 住持觀 張定叟煮筍經宿更秀 謝惠筍同上
律詩
和侯協律詠筍韓愈 庭中筍迸行光溥
次韻劉義叟 筍王元之 筍來喬年

古今事文類聚 前集
交趾入獻 荔枝 龍眼
詔貢龍荔 楊妃所嗜 瞻荔枝園

雜著
荔枝圖序 白居易
荔枝譜二
書荔枝譜 歐陽永叔
荔枝賦 張九齡
古詩
荔枝劇談 荔枝歎 蘇軾
題荔枝十八韻 白居易
戲答元珍 荔子 蔡襄
古今人物論
濂川龍眼筍味殊絕可敵荔枝 荔枝歌 陳去非
律詩
龍眼 劉貢父
詩話
辨蜀都賦

梅實 杏

相爲盬梅 望梅止渴
文杏 董仙杏林

古詩
古風上蘇子瞻 黃魯直
律詩
紅梅 羅隱
梅爲曹公 (以下係上白) 都杏還主 饋杏 麥笔
荅兒適道乞消梅 蔡君謨

古詩僊杏
折杏子楊廷秀

葡萄

古今事類
得種大宛　葡萄為酒
葡萄遺母

古今文集
雜著
赤雀臣詔魏文帝
古詩
葡萄歌劉禹錫
律詩
葡萄熟劉
葡萄乾賜近臣架前上
苑中馬乳　章龍珠帳

櫻桃

古今事類
獻宗朝　赤英盛近
陽朱櫻　品居第三

古今文集
雜著
伐櫻桃樹賦葡萄土
律詩
櫻桃花至能　食陽櫻桃成十四韻白居易　櫻桃陳去非
櫻桃杜甫　和敕賜櫻桃韓愈
謝楊尚書惠櫻桃盛逵逵
荅魏衍惠朱櫻陳元已
詩話
櫻桃為酪
劉禹錫得令品桃見東錄僧

桃實

古今事類
啖以餘桃　先秦後桃
漢武得種　劉阮採桃　求種不得

古今文集
雜著
桃賦晉傅玄

李實 平 李樹 奈樹

古今事類
饋食李實　嘗論王李　漢武得種　道傍苦李
房陵住李　啖李伐樹　賣李鎖枝　來禽致子
名論啓子　指李為姓　博勞集樹

古今文集
兒不敢嘗　共食白奈　抱樹護奈　兒不顧奈
律詩
嘉慶李白居易人面子楊廷秀

○卷之二十六
○菓實部

菱 平 芡

古今事類
芡　製菱衣　蓄菱芡　衛茗菱衣

古今文集
雜著
論盛建文

律詩
食老菱有感楊廷秀
菱角
古詩以下係菱
初食雞頭有感歐陽永叔
律詩
食雞頭楊廷秀
詩話
芡名鴈頭
蓮實 附 藕
古今圖書集成
蔵用乾藕子
古今圖書集成
古詩
贛上食蓮有感黃魯直
律詩
蓮房同馬君實
古詩以下係藕
山谷坐上分題賦藕胡致隆
律詩
藕楊廷秀
石榴
古今圖書集成
張仲賓得種
古今文集
獻安石榴　石榴多子
古詩
石榴花正開　石榴梅聖俞　石榴歌韋布　石榴歌皮日休
律詩
石榴鄭獬　石榴楊廷秀　石榴劉彥仲
棗
古今圖書集成
棗大如瓜　棗實如瓶　海棗不實　嚙羊棗
棗棗濟飢　霜前棗　伐棗去蹄　以棗寘鼻
周文之棗　棗投棗報
古今文集
古詩
棗後棗類壁　棗梁簡文帝　賦棗王介甫
瓜 附 木瓜
古詩
瓜時而代　瓜時而代　東陵種瓜
郝瓜美惡　王母仙瓜　種瓜自給
盜瓜知倪　三蔓一實　寒瓜遺母
獻瓜校官　逐兎踐瓜　蠅集瓜上
雜瓜公籍　坐上種瓜
古今文集
苦瓜竹文　園人送瓜杜甫
古詩
致中惡瓜二絕劉彥仲
律詩
木瓜范至能
律詩
食瓜有感黃魯直

野店多賣木瓜楊廷秀

柿

古今事文類聚

烏桕八稜

古今文集

律詩

柹柿劉子仲

梨 查

古今事文類聚

共食紫梨　含消梨

好梨不蒸　釘餅梨

橘難比梨蒂梅

食取小梨　張公梨

梨騧刀斧　樹下揚妃

古今文集

律詩

謫鄱候傳業務觀

食梨朱元晦

詩話

帝爲燒梨

八閩通志卷之二十七

土產類　果實部

栗

古今事文類聚

祖公賦芋　報以栗

栗綴於鼻

鄉栗小郡　記不爭栗

古今文集

律詩

栗蓬子曲

橘 查

古今事文類聚

橘中之樂　蒂十二實

爰之橘帖　賜羣臣橘

柑缺一瓣　張木受柑

千頭木奴　甘果壓欄

古今文集

雜著

黃柑陸吉卿著子賠

古詩

病橘杜甫

律詩

古人尤日永橘吉卿作

和晶像死舍橘之卿玉

雜著以下俱柑

謝賜東王爰甘啓梁慶看吾

律詩

甘雨北南

食柑薛子晦

鏡京文鼎子貞

食柑寄謝舍人柳州大尉

枇杷

古今事類

周敦頤建

橘葉治病　橘遺母

金橘後出　門下侯橘

義之柑帖　布裹柑子

上元傳柑

古今文集
律詩
枇杷劉孝綽
枇杷勁秀
古今事類 禽
古今文集
古詩
楊梅可正升
楊梅
古今事類 禽
古今文集
古詩
楊梅聖俞
楊梅
古今事類 禽
古今文集
雜著
蘇軾
蘇軾南方
古今事類 禽
古今文集
古詩
謝紹興師惠楊梅楊萊秀
楊梅
古今事類 禽
古今文集
古詩
漸入佳境 鼠矢污餅
糖霜
古今事類 禽
古今文集
雜著
蘇軾
蘇軾甘蔗若作霜
雜著以下係糖霜
糖霜譜
古今事類 禽
古今文集
律詩
楊廷秀
楊廷秀餘甘
古今事類 禽
古今文集
古詩
撷欖
撷欖
古今事類 禽
古今文集
古詩
撷欖歐陽永叔撷欖劉貢父
撷欖王元之
古今事類 禽
古今文集
律詩
撷欖蘇子瞻
撷欖
古今事類 禽
古今文集
古詩
餘甘
餘甘
古今事類 禽
古今文集
古詩
楊梅聖俞
楊梅
古今事類 禽
古今文集
古詩
永叔謝新生梅楊萊秀
楊梅
古今事類 禽
古今文集
古詩
和聖俞鴨腳子
鴨腳子
古今事類 禽
古今文集
古詩
送鄭户曹赋蓉上果得橄子
橄子
古今事類 禽
古今文集
雜著
蘇軾
蘇軾作梅花賦
古今事類 禽
古今文集
古詩
飲梅花下
梅花
古今事類 禽
古今文集
雜著
梅譜范成大
梅譜范成大後序京兆
兆湖和梅詩序楊廷秀
老梅賦贊洪景盧
古今事類 禽
古今文集
古詩
早梅何遜
二月見梅書予西
松風亭下梅花盛開蘇子瞻
再用前韻寄子瞻
花落復次前韻寄子瞻
用東坡韻朱元晦

與諸人用東坡韻賦梅 朱元晦
再和東坡惠州梅花韻 朱元晦 古梅數千株

律詩
陸凱與范曄相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詣長安與曄贈詩
絕句 王介甫 江梅 劉谷 早梅 李已 江梅 杜甫
春女怨 許渾 梅 戎昱
次韻王公濟梅花 蘇子瞻 江梅 杜甫
和張規臣水墨梅五絕 同上
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 杜甫
岸梅 崔塗 梅花 韓偓 山園小梅 林君復

詩話
梅花同上 與薇同賦梅花得香字 王介甫
詩話前集 評月 洛參橫 評和靖梅詩 評荊公東坡詩
吹簫徐中元詠梅同上
梅詩品藻 梨花雲

律詩 詠紅梅 紅梅 蘇子瞻
詩話 紅梅下婦人
古詩 賦詠蠟梅 黃魯直 蠟梅四絕 陳去非
戲詠蠟梅 黃魯直 蠟梅開於揚州
隋煬帝御女帝謂廣世基試朝之世基作詩
和徵章公賞梅 陳无已 蠟梅贈趙景貺 蘇子瞻
次韻蘇公蠟梅 陳无已 蠟梅 陳去非

律詩 蠟梅 楊廷秀 從張仲謀乞蠟梅 黃魯直
謝王立之送蠟梅 吳无咎 蠟梅 趙廷秀

桂花

古今事文類聚 桂林一枝 丹桂五枝
古今文集 古詩 問答 晉王獻 詠桂 李白
木犀古風 劉秀才

律詩 桂 李嶠 山中桂 于武陵 月中桂 九月四日籬桂 朱元晦
詠木犀 謝元暉 賦木犀呈劉秀才 和盛堂木犀 閻朝隱
詠桂 劉方平 天竺寺送桂花 薛子瞻

蘭花

古今事類 蕙蘭 作待蘭撰
古今文集 雜著 植蘭說 揚雄 芝蘭生階 沿蘭

古詩 題楊次公春蘭 蘇子瞻 清水記 黃魯直
秋蘭花 以其根歸學古 朱元晦 題楊次公蕙 同上

律詩 蘭花 楊廷秀

菊花

登高欲菊　摘菊盈把　賜菊延壽　菊花能可

雜著

菊譜敘　劉蒙　專論目菊王無功菊譜序同上　菊譜序　史正志後序同上

古詩

菊數明允　贈朱遜之　劉子翬

律詩

甘菊歌子瞻　菊文與冲

菊雜詠　和令狐元白菊　劉禹錫

黃菊獨其秀

詩話

晚節自況

支日庵

枸杞

古今事文類聚

逐犬入枸杞

古今事文集

詩趣味長

雜著

枸杞菊賦　董逌　堂溪家

後枸菊賦　劉子翬

續枸杞菊賦　張鎡　夫

古詩

枸杞森子嘉　題寒綠軒

律詩

井上枸杞架　孟郊　楚州開江李判官枸杞　劉禹錫

嘗枸杞楊甚秀

○卷之三十

○花卉部

牡丹

古今事類全集

事始　盛於唐　評花萬選

有種藝術

古今事文集

雜著

洛陽風土記　洛陽水木

洛重牡丹

古詩

牡丹　花品敘　同上

牡丹賦　劉元瑜

詩話

牡丹出處

支日庵

李正字宅觀新栽牡丹　次韻裴秀才

次韻裴秀才　次韻裴仲謀

牡丹　白牡丹

和令狐相公白牡丹　劉禹錫

白牡丹與裴相公

戲題牡丹　韓愈　牡丹

平泉牡丹白花者最佳其秀

酴醾牡丹

芍藥

古今事類全集

四相芍藥

古今事文集

雜著

新花牡丹

萬花會

桃花

古今事文類聚 前集 卷之三十一 花卉部

古今事文類聚 前集 卷之三十一 桃花

古今事文類聚 前集 卷之三十一 又曰淺桃花 桃花紅限 下自咸淳

雜著
桃花賦 戊曰然

古詩
桃花源詩 淵明
桃源行 王右丞

律詩
元和十四年自朗州召至京路次
再遊玄都觀絶句 同上

詩話
崔護詠桃

古詩以下係李花

桃花源記 門

淺紫紅淺 助語辭
何陳甚深

律詩
李花 同上

古今事文類聚 前集 卷之三十一 杏花

古今事文類聚 前集 卷之三十一 又曰杏 杏花王介甫

古詩
多葉杏 蘇子瞻

律詩
杏花 邵堯夫
十畝閑地種桃兼雜以杏 同上
杏園 劉夢得

同前 元稹

古今事文類聚 前集 卷之三十一 梨花

古今事文類聚 前集 卷之三十一 為花先狂

古詩
梨花贈劉尊師 韓愈

律詩
絶句 蘇子瞻

古今事文類聚 前集 卷之三十一 紫薇花

古今事文類聚 前集 卷之三十一 又曰淺 杏花王介甫

重葉杏園 樂天

詩話 樂天杏園花下看花

傳 杏花 杜君牧

梨花詩 元稹

律詩
和令狐相公郡齋對紫薇花
紫薇花自居易紫薇花 牡丹
次韻景叔後閣紫薇花盛開 楊萬里詩

海棠

古今事文類聚
睡未足　花中神仙　不賦詩　真雜花

古今文集
古詩
山館觀海棠宋元憲
律詩
海棠劉公　海棠貴子晴　海棠裁雪色
海棠楊簡　海棠紫花　海棠經雨觀　海棠劉公

賞梵夫海棠兄中復
海棠人爭中　海棠楊廷秀
垂絲海棠楊廷秀
詩話
錦真海棠

酴醾花

古今事類 閻
古今文集
古詩
酴醾酥酪
律詩
池上看金沙花數枝過酴醾架盛開 王介甫
次韻酴醾黃魯百
和羅武岡酴醾 楊廷秀
酴醾陳去非　酴醾陳作周
次韻張守酴醾 劉彥冲
張仲謀家堂前酴醾委地 同上
酴醾 黃魯直
觀王主簿酴醾

薔薇花

古今事類 閻
古今文集
古詩
薔薇福嬌花戴
律詩
薔薇花 牛嶠 臨水芙蓉 三月暮
薔薇花 裴說　薔薇花 牡牧

萱草花

古今事類
文丁賢

種之金階前
古今文集
古詩
游子吟 孟郊
卷之二十三
花卉部

荷花

古今事類 池 雙蓮
白蓮社
六郎似蓮花　紅蓮雙蒂
千葉白蓮
古今文集
雜著
愛蓮說 周茂叔
紅蓮幄　步步生蓮花
雙頭蓮

古詩
古樂府
荷花 張文潛
律詩
荷花 曹唐古 吳歌李白
玉井亭荷花 楊廷秀
古意 韓愈
古詩以下係雙蓮
觀雙頭白蓮開 周知微
荷葉 歐陽永叔 橫湖劉子翬
南池嘉蓮 魏谷
同心芙蓉 朱超
重臺蓮 李紳

古今事文類聚 榴花

見榴實門

古今文集 榴花

律詩
石榴花 元稹 次韻黃充實石榴花
山石榴杜牧 石榴花白居易
詩話
紅一點

古今事文類聚 芙蓉花

古今文集

古詩
芙蓉出于柳宇元 拒霜花 歐陽永叔
律詩
木芙蓉王介甫 芙蓉溪唐子西
木芙蓉韓愈 拒霜陳去非
木芙蓉歐陽永叔 和陳述古拒霜花 蘇子瞻

古今事文類聚 水仙花

古今文集

古詩
詠水仙花 陳去非
水仙花 黃魯直
律詩
水仙花劉貢父
吳郡送水仙花 同上
劉邦直送水仙花 黃魯直

古今事文類聚 衆花 拾遺

次韻水仙花 楊廷秀
賦水仙花 朱元晦
千葉水仙 楊廷秀

古今文集

古詩
次韻茉莉花 劉公
律詩
茉莉花 朱元晦 茉莉花 王介甫
瑞香花 瑞香呈蓋公並同上 櫻桃花 楊廷秀 瑞香花
梔子花 朱元晦 山茶花 宋百家詩 梔子花 杜甫
山丹花 同上 金沙花 王介甫 含笑花 楊廷秀
金鳳花 吳融叔 金錢花 石湖 羣牛花 楊廷秀
戲詠高節亭邊山礬花二首 黃魯直 和雞冠花 蘇子瞻
木槿花 僧紹隆
移春檻 鋪花為裀
踏莎開花 踏歌催花

古今文集
古詩
芽花雖隱　接花開堂中
韋員外花樹歌　李參
惜落花白羽扇
謝判官種花歐陽永叔

萄蒲

古今圖書
嗜萄歌　樂有萄歌
古今文集
律詩
和子由盆中石萄蒲忽見九花感子瞻
採萄蒲陳去非

萄蒲九節　其花難見

芭蕉

古今圖書
蕉張旭
雪中蕉　李白芭蕉
古今文集
律詩
芭蕉　路德延　芭蕉　雙垂
芭蕉　楊巡秀

苔

古今圖書
紙苔生閣　水苔造紙
古今文集
律詩
苔錢　鄭谷　苔草沒階
乾苔充食　苔草

萍

古今圖書
南園采蘋　得萍實
古今文集
律詩
萍浮水　醉後口號贈商浮萍莊處家

草

古今圖書
萱百草　萱蕙草
書帶草　草木人形
古今文集
古詩
榮不生剪草　塚獨生青草
候草記時　窓前草不除

律詩
絶句　曲江春草都令賞春雨
春草初長　詠草程伯淳

龍 甲

古今圖書
蛟　蜃
以龍名官　飛御乘龍
二龍降禹　承財問龍
好書龍　幽谷龍
黃龍見　以龍紀元
五色化龍　雙劒化龍
孕成赤龍　養龍氏
老子猶龍　驪龍頷珠
龍鬪不獲　交龍有旗
竹杖化龍　水物
網捨化龍　食魚知龍

方士吹龍　龍女行雨　龍鬬食　龍祠雜雄
乘龍　　擬龍　　　　　　　　
（双下條蛟）　　　　　　　　
（公下條蛇）　　　　　　　　

古今文集

雜著

雜說韓愈　方士龍對盛玩　爲龍鬬食　龍祠雜雄
海龍說柳宗元　寄許孟容論許有年　　
律詩

神物王介甫　偶題閻上　　

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　南門蛇妖　　

蛇

埋蛇頌蛇　嘉定縣志　
二方　
　
　

詩東坡詩
古詩係江豚
江豚詞王元之
圖。卷之三十五
○介蟲部
古今圖書集成
龜 龜 鱉 蠏 蛤蜊 海蛟 車螯
巨鰲戴山 一釣六鼇
以下係龜 梁指於鼎 東海鼈
食鼈而小 翠蛸覩鼈 鼈杯
酒炙車螯 以下係蛤 以下係螺
且食蛤蜊 婁人前訴 螺蛤相持
老蚌有珠 以下係海蛇 螺出足行
螺能食人
古今圖書集成
胡名秀堂
梅蛤
古詩
題海鼈舞風白居易
雜著係龜
鼈賦 百尚書
律詩係蟹
蟹螯鄭毅方
古詩係車螯
初食車螯歐陽永叔
律詩
食車螯楊廷秀
古詩係蟹
食蠏梅聖俞
永叔亦賦車螯 梅堂

律詩
食蠏寄楊廷秀
律詩係蛤蜊
酒蛤蜊楊廷秀
古詩係龜鼈
初南食貽元楊律蟹
詩話
詩話
龜 龜 貝 玳瑁
龜
古今圖書集成
考出書 納鈔大龜
納大荼 簞茶生龜
編名元緒 白鶴報恩
千年五聚 龜甚衰老
獻貝兒其
雜著
龜年百歲司馬
古詩
問王睿賦龜王分
律詩
賦龜比喻
龜 蟹
古今圖書集成
觀者匡 井蛙於觀
怒水中鱉 觀魚河注
初食蠏 左手持螯
妙入賓館 一螯不玄一螯

有螃無臨州　惜貴不食
縣螯蟹蘆　酒蟹
食品　（出下條潮州）
古今文集　託賦識時　嗜能來過
雜著　藏蟹　食證
蟹志陸龜蒙　蟹譜錦文論俾睨　誤讀陶惟　蜻蜓資養
後蟹賦楊萬秀　蟹賦楊萬秀
古詩　（出下條潮州）
次韻師厚食鮮蟹黃魯直
律詩
詠螃蟹杜牧
借蒼送蟹韻黃魯直
代二螯解嘲南宋
借前韻見志黃魯直
鄧諸無蟹偶得黃魯直
補蟹楊萬秀
病中有人惠海蟹戊辰
謝何十二送蟹黃魯直
（二十二）
吳正仲遺活蟹病起
（二十二）

古今事文類聚　麒麟　獬豸
在囿在藪　麟喻公子
五十一見　（出下條）
古今文集　西河詩話　獬豸改元
雜著　性識有異　能觸不正

獬豸
古今事文類聚　獬豸解豸
雜著　獬豸解豸

獅子

古今事文類聚　仁如獅漢
雜著　獅子賦漢
古今文集　白澤能言　獸獅子
獅子搏象
古今事文類聚　獅子賦虞世南
雜著　獅子賦李九齡
樊少府聽獅子賛白居易
古今事文類聚　獅子賦虞世南
獅子舞與賛蘇子瞻
（二十三）
狸伏獅子　獅象
獸譜獅
古今文集　獸獅子
獅子搏象
古今事文類聚　象耕　象
象戰
馴象
獅子搏象
馴象象人
天保象舞
雜著　象賛郭璞　象鼻大而卷末垂
作樂象舞　南海獻象
以船浮象

犀

古今事文類聚　物犀照水　獨角犀
辟暑犀
古今文集　獨角犀　犀寒犀
駭犀犀

古今圖書集成
雜著
梁贊記現
古詩
馴犀白居易
素馳
古今圖書集成
能知水脈
古今圖書集成
雜著
素馳贊并敘
律詩
素馳梅堯臣
老馳知風

虎 獸類

古今圖書集成
奇徧於虎　暴虎馮河　暴虎命名　幽虎爭關
暴虎　馮婦搏虎　言市有虎　兩虎俱鬪
視虎皆裂　射石爲虎　赤刀斃虎　人馬辟易
除虎害　虎受土　虎度河　人化爲虎
不畏虎吼　搏虎投父　暴虎示戒　格虎自鎮
（以下俱逸）　南山澤藪　管中窺豹
古今圖書集成
雜著
裴將軍射虎畫贊并敘
畋獲虎紀事
古詩
猛虎行李白
猛虎行曹孚公開
猛虎行張籍
畫虎圖湯升明

熊羆

古今圖書集成
銀化爲熊　雲化爲熊　羆
所知爲熊　馮婦搏羆
水中熊
古今圖書集成
雜著
羅浣陳無已

鹿 獸類

古今圖書集成
梁冀逐　麋依伏　麋解角用
梁門鹿　要君麋鹿　麋解鹿角
鹿文母　得鹿文母　指鹿爲馬　失鹿逐逸
鹿車載人　乘鹿遊華山　鹿車載妻　妖鹿試人
仙鹿賓客　白鹿洞　鹿鳴宴賓　白鹿家食舉
古今圖書集成
雜著
南龍賦序
古詩
鹿鼎歌

古詩 陳去疾 題元吉畫
律詩 謝榮緒 劉驎見若曲鳥自
人の巻之三十七
○毛蟲部
猿
古今事類 君子爲猿 喜射則號
爲母投箭 猿爲親斃
古今文集 化爲白猿 猿臂善射
雜著 玄猿賦 黑衣郎
白猿賦 李德裕
二十二
古今事類 猿吉祥名
詩話 孫綽娶猿
猴
古今事類 狙伐巧 賦狙公芧
猴貌類人 禁猴冷蒸
古今文集 述猴而冠 獨猴乘土牛
狙母報禽 人愧於猴
雜著 王孫賦王延秀時贈王孫文 謝人寄小胡孫 韓子蒼
律詩 猢猴程伯淳 從人覓小胡孫 杜甫
狐
古今事類 狐假虎威 蔡河狐鳴
狐手持火 狐稱校尉
驢水凌河 官舍狸墜
古今文集 妖狐魅美言 老狐取女
淫婦化狐 妖狐化人
雜著 鵂鶹狐記 李華
古詩 獵狐篇 陳子昂
雜著 吊狸文 殺狐
白狐賦 李德裕
二十三
狸
古今事類 猫狸說楊雄
古詩 牛尾狸 物遷秀
偶生得牛尾狸 獻永相益公
律詩 玉面狸 朱熹年
狸狸
古今事類 鉤封參
古今文集 狸銘 萬禹
雜著 狸奴傳 李夢
律詩
古詩 古墓狐白居易
古今文集
二十四

和錢穆父詠猩猩毛筆二首前奉穆父後奉子瞻黃魯直

詠猩猩毛筆二首

雜著 博物彙編

山海經萬萬贅

豺

古今圖書集成 獸部

狼 獺

狼子野心 豺狼當道 (以上俱狼)

狼狐鳥孫 狼牛突厥 (以下俱獺) 獺著衣衣

古今文集

律詩

擒狼陳無己

古詩 作狐

有獺吟劉禹錫

古今圖書集成 禽蟲典

兎

守株待兎 田父獲兎 孝文逐兎 託兎踐瓜

古今文集

雜著

毛頴傳 陸倕

古詩

白兎歐陽永叔 永叔白兎梅聖俞

永叔玉諸君所作皆以常娥月宮為說願賜吾兄以他意別作一篇補聖俞

信都公家白兎 王介甫

謝陳希頴惠兎兼招逸秀才 答裴仲謀放兎行 秦少游

律詩

題畫兎 陳子升

馬

古今圖書集成 獸部

乘馬 野馬 華山 白駒維縶

駒牝牡 騄牝三千 老馬識道 盜馬報恩

馬死殺人 九方皐相馬 伯樂一顧 諷王愛馬

市駿馬 廐焚不問馬 賽翁失馬 有馬借人

馬號一疋 馬不食粟 造父善御 王良善御

御馬行人 不蔡老馬 騅不逝 却千里馬

梁王隨馬 馬生水中 求大宛馬 騎馬入廟

認馬與子 文昌授 白馬生諫 便面拂馬

騎馬論兎 遺薤給兎 躍馬超渡

隨馬求主 馬不利主 的顱溺兎 陳馬折脯

馬癖 馬行蟻封 馬踐不市 唐置牧坊

馬善周人 立仗馬 能占死馬 為守斬翁

每色一隊 騎馬奚奴 詔許乘馬

雜馬 前身作馬 馬不勝載 支遁養馬

古今文集

雜著

相馬經 劉向錄 八駿圖存 秦少游

韓幹牧放馬 畫馬賦 杜甫 九馬圖贊 韓

古詩

天馬歌 漢武帝 渥洼種馬歌 李奇

衛尚書赤驃馬歌 李白 題畫馬行 杜甫

天馬歌 李白

律詩

謝張安道惠馬鞍子由

驢

古今事實

唐帝駕驢　長面似驢

作驢鳴　華山騎驢

古今文集

雜著

盧山公九錫俳諧文宋刻本

○卷之二十九

○毛晉部

牛

古今事實

巢父牧犢　巢父飲牛

牛羊滋壯　乘牛愛閑

莊子犧牛　雖欲食角

飯牛牛肥　販牛于秦

刻五石牛　田單火牛

寶劒買牛　丙吉問牛

牛飲大河　認牛不辨

鄰牛犯禾　目光在牛

盜牛不問　牛鬬持角

收財殺牛　病牛臏固

戴文成牛　班持勲士

盜割牛舌　模鍾試盜

古今文集

雜著

相牛經序唐盧

下邳侯華傳張憲

青柳子厚牛賦後蘇子瞻

古詩

謝胡文學惠水牛圖二卷司馬君實

牧牛詞李收

牧牛兒張文潛

律詩

昇平詞王元之

詩話

託牛觸風

羊

古今事實

羝父據羊　羝父牧羊

宣王考牧　齊王易牛

羊斟不與　羊舌爲氏

小式牧羊　蘇武牧羝

瘦羊博士　左慈化羊

乘羊車　羊乃明工

不忍羣羊　羊乃祥也

古今文集

雜著

御覽之書初平牧羊圖

古詩

五仙謠鄭列文

律詩

戲答張秘監謝羊

觸牛刘禹錫

牛賦柳宗元

跋唐人暮雨牧牛圖朱元晦

書考牧圖後蘇子瞻

題牧牛圖陳去非

牛跋陽元叔　買牛陸務觀

騎牛作歌

羝羊觸藩　羊觸藩

羊土怪　羊土怪

存羊愛礼　羊存愛礼

亡羊多岐　亡羊多岐

嘆於晏嬰　嘆於晏嬰

鬼化爲羊　鬼化爲羊

牧羊學書　牧羊學書

祠德用羊　祠德用羊

初平化羊　初平化羊

牧羊讀書　牧羊讀書

賞賚萬羊　賞賚萬羊

兵蒙羊皮　兵蒙羊皮

豕

古今圖書
豬豚　佩豬豚
封豕貪婪　公子彭生
庖酒臭肉　牧豕海上
獻途東豕　妄認亡豕
牧豕懷火　養豬嚼蠹
諫牧官豕　化爲異豬
猪肉發風　失猴擊鼓
買豬喫子　豚猪不擒豆
豢豬文猴　大豕化鼈
野豬藏雉　怒使殺豕
猪肝救人　售豬還瓦
蒸豚尤美　諫帝射豕
烏豬傳婪女　殺祭社豬

雜著
又曰
大蘭王九錫文宋袁淑

古詩
吳春細鉤臘肉戲作古句揚袂秀

詩話
酒譜養豚

狗

古今圖書
犬名槃瓠　女嫁槃瓠
韓令街卯　弊怪埋狗
狗妨沽酒　客不過門
啟戮博人　人逐廣狗
東門看犬　吝爲狗盜
爲狗監　好走狗
少康逐犬　西狄獻獒
從狗門入　易衣犬吠
韓盧逐兎　犬喻小人
不犬韓與　兎死狗烹
狗蹤獵狗　君蟄衣鼠
北犬去妻　狗惡人呵

猫

古今圖書
死貓名猫　猫鼠相乳

雜著
猫鼠說崔豹　猫鼠讓權孫盛

律詩
乞猫　謝送猫兒同上　贈猫雙勝趣　士元猫捕鼠

鼠

古今圖書
景公社鼠　鼠食牛
張湯掘鼠　鼠而食
鼠在名高　鼠嚙手指
名鼠未鼠　鼠嚙衣鼠
鼠三易勝　失窟鼠
鼠伎窮　李斯觀鼠
猫鼠而食　鼠嚙馬鞍
愛鼠行跡　君蟄衣鼠
符能去鼠　鼠三易勝
商鼠致福　失窟鼠
治爾雅識鼠　鼠嚙手指
鼠嚙手指　君蟄衣鼠
鼠在名高　鼠三易勝
名鼠未鼠　失窟鼠

鼠入牛角

雜著

劉鼠賦 崔元明

水其氏之鼠 柳宗元

畜狸說 又說捕鼠

知鼠刀銘 蘇子瞻

古詩

笛聲已罷鼠出穴 之 猫捕去

古詩 係竹枝

竹竿嫋嫋 李白

次韻子由

古今文藻 卷之八十二 ○引蘇部

古今文藻 卷之八十二 文自淡

鵬 鵬

古今文藻 卷之八十二

雜著

大鵬賦 李白

古詩 係雜詩

黃鵠歌 漢武帝

古今文藻 卷之八十二

鳳 鳳

雜著

鸞鳳 神雀

古今文藻 卷之八十二

鳳鳥為瑞 以鳥紀官

鵬徒南冥 以下係鵬

以下係鵬

鵬賦 賈誼

鵬鳥賦 賈誼

古今文藻 卷之八十二

鵬下太液 望雲中鵬

鵬摶鵬翼

古今文藻 卷之八十二 文自淡

繡 繡

古今文藻 卷之八十二

雜著

繡鳥詩 宋之問

古今文藻 卷之八十二

織錦回文 竇滔妻蘇氏

古今文藻 卷之八十二

雜著

孔雀賦 禰衡

孔雀生南方

古詩

赤雀行 杜甫

古今文藻 卷之八十二

孔雀 孔雀 翡翠

求孔雀 孔子家禽

雜著

孔雀生南方

古詩

赤雀行 杜甫

古今文藻 卷之八十二

賦孔雀集鸚鵡 梅聖俞

鳳止于梁 鳳凰來儀

夫子嘆鳳 楚狂歌鳳

嘆鳳呈瑞 鳳集境內

爭先覩鳳 以下係鳳生

以下係神雀 神雀之瑞

古今文藻 卷之八十二

雜著

結鳳陳黯

古詩

岐山下結廬 古風 李白

古詩 係五色雀

五色雀 蘇子瞻

古今文藻 卷之八十二 文自淡

鸞 鸞

古今文藻 卷之八十二

雜著

鸞鳥詩 宋之問

古今文藻 卷之八十二

鸞鳳曲 鸞鳳曲

古今文藻 卷之八十二

孔雀 孔雀 翡翠

求孔雀 孔子家禽

雜著

孔雀生南方

古詩

赤雀行 杜甫

古今文藻 卷之八十二

賦孔雀集鸚鵡 梅聖俞

鳳舞于庭 鳳在郊數

指山雞為鳳 吹簫致鳳

夢吐白鳳 朝陽鳴鳳

鸞鳥鳴岐 夢鸞占祥

以鵲為神雀

題畫乳雀 黃魯直

律詩

和武相公感舊地孔雀白居易 李

雜著

翠贊 晉郭璞

律詩

翠碧鳥

古今事文類聚 前集 卷廿七 羽族

鶴

鶴來軒 戲鶴道飛 華亭鶴唳

雙鶴來乎 黃鶴樓仙 王喬乘鶴 蘇仙乘鶴

養鶴縱去 鶴乃卵生 客至縱鶴 騎鶴上揚州

古今事文類聚 前集 卷廿七 羽族

雜著

相鶴經

古詩

鶴白君易

和樂天感鶴 戲題歐公白鶴 舞鶴賦 鶴鳴

遼東城門有華表柱忽有白鶴集其上空中言遂沖天

神記

律詩

和裴相公寄白侍郎求雙鶴 劉禹錫

失鶴李嘉祐 步虛詞劉禹錫 鶴歸陽永叔

和樂天送鶴劉尚錄

失鶴李嘉

荅賈文使寄鶴 陳陶

古今事文類聚 前集 卷廿七 羽族

鳥

紙鳥

義鳥墮水中

古今事文類聚 前集 卷廿七 羽族

古詩

飛鳥撫翔翮

律詩

紙鳥 陸龜蒙

古今事文類聚 前集 卷之四十三 羽蟲部

鷹

古今事文類聚 前集 卷廿七 羽族

賣鷂司冠 東門觀鷹

詔帝求鷹 尚父鷹揚 鷹逐馬雀 鷹擊毬門

古今事文類聚 前集 卷廿七 羽族

雜著

鷹賦 陸龜蒙

古詩

放鷹白居易 養鷹 好鶻養鷹 失鷹不問

籠鷹 柳 籠鷹詞張文潛

律詩

放鷹李白 畫鷹杜甫

鷹 白鷹到 梁上鷹崔玄

詩話

仁人之言

鵝 鵞 鶃 鵞

古今事文類聚 鸚鵡入鶏羣 (以下係鵡) 射取雙鸚 一發雙鸚

古今文集 雜著 鸚鵡圖序 張九齡

古詩 義鸚行 杜甫 呀鸚行 杜甫

律詩 鸚 王介甫

古今事文類聚 鸚鵡 (附) 秦吉了 哭楊之鸚 鸚鵡王懷 說鸚勸宋元 畫鸚鵡行 杜甫 普淨佛閣上孤鸚 楊寧

古今文集 雜著 鸚鵡賦 楊衒

答胡廣侯書論鸚道

古詩 白鸚鵡雜言歌陽永叔

律詩 鸚鵡 杜甫二首 鸚鵡 白樂天 見鸚鵡戲作 王介甫

詩話 鸚鵡傳對 古詩係秦吉了

作賦見怠 不養鸚鵡 呼雪衣女 鸚鵡告賊

古今文集 雜著 鸚鵡賦 楊衒

紅鸚鵡賦 李紳 陽永叔

古今事文類聚 前集卷之十八 文自後 公明 摸求鸚文 鸚鵡報

古今事文類聚 鸚鵡 鸚鵡洲來集

古今文集 詩話 戲詠青花開兩鸚鵡名 白鸚鵡 鸚鵡報事

古今事文類聚 獻白鸚鵡

古今文集 雜著

白鸚鵡賦 前集卷十二 文自後

古詩 贈黃山谷 求白鸚鵡 李白

律詩 白鸚鵡 楊衒

前集卷之四十四 羽蟲部

雉

古今事文類聚 以雉名官 進雉羹 山梁雌雉 有似山雉 如皋射雉 以山雉為 諫帝射雉 飛雉升鼎 獻白雉 陳倉雉瑞 作琴操 飛雉隨車 不捕雉雛

古人名文集
雜著
射雉賦 潘岳
古詩
雉媒 孔稚珪
雉將士建 文如張李劉 錦朝飛李白
杜鵑
古人名畫譜
望帝化杜鵑
古人名文集
古詩
杜鵑花曲 杜鵑行杜甫
杜鵑行司空曙
律詩
越上聞子規寄又 聞杜鵑宋于庭
聞子規杜荀鶴聞子規羅鄴
天津聞杜鵑
詩話
全樹借棲
鵲
古人名畫譜
鵲巢俯窺 失作則起
古詩
鵲喜報慈 鵲亦報喜
古人名文集
文拈東向 探鵲鵲
鵲化金印 鵲聲得成
古人名畫譜
雜著
烏賦序 晉成公綏
後璽烏賦 梅聖俞
評鸞鳥賦
古詩
慈烏夜啼白居易
樂烏張先
烏夜啼李白二首
律詩
馬當呼鵲不至余安道
詩話
評鸞鳥賦
評鵲報吉凶
和大前烏白居易
烏生八九子
烏棲曲
晚風寒林揚冕秀
古人名畫譜
求友 金农分子
古詩
聽蕭歌簡望玄敬
古人名文集
雜著
烏賦 梅聖俞
鸞烏賦 元希文
古人名畫譜
羿射九烏 舜孝烏集
烏集曾寇 羿烏親側
烏攫所食 烏集府掊
遷官烏集
古人名文集
詩話
評杜詩
烏
火流爲烏 愛又星烏
師道烏樂 待烏頭白
烏尾畢逋 立烏傷縣
古人名畫譜
雜著
烏賦 梅聖俞
後璽烏賦 元希文
古人名文集
古詩
慈烏夜啼 白居易
烏生八九子
烏棲曲
晚風寒林 揚冕秀

次韻叔父聖謨詠燕懷舊之作 和黃魯直和晁補之衍聞燕陳述古

律詩 翠樓學前營巢楊柳秀 黃鶯鳴谷 聞鈴梅聖俞

攝事齋宮聞營感陽永叔 黃鶴王禹 聞鶯梅聖俞

燕

古今事文類聚

吞乙而孕 玄鳥司分 簡狄 嚳河岸

殺三乳燕 詩箋燕足

古今文集

古詩 燕梁吳筠 燕詩示劉叟白樂天

燕衔泥畫屏雙白樂天

六

文昌雜錄

律詩 感事武雄 燕李山甫

歸燕詩獻座侍郎 烏衣巷 劉禹錫 舍燕 白樂天

燕王分甫 絕句杜荀鶴 春興王建之

詩話 燕女墳 烏衣國

咒燕謝鷹 燕詩見戲

百舌

用兵事 託燕求退

古今事文類聚 關

古今文集

古詩 百舌鳥悟 百舌梅聖俞 百吟劉禹錫

律詩

百舌杜甫 百舌張芸叟 百舌林君復

詩話 杜詩有意

鸜鵒

古今事文類聚

古今文集

古詩 失鸜鵒猫乙前

律詩 聞鸜鵒張文之 李宗古家鸜鵒重賦直 鸜鵒 晁補之

九子坡聞鸜鵒李端 鸜鵒梅聖俞 侯家鸜鵒劉敞

鳩

文昌雜錄

古今事類 五鳩 鴟鳩而放 劉禹錫

百鳩馴擾 鳩化金鈎

古今文集

古詩 鳴鳩歐陽永叔 元日放鳩 白樂天

鵓鳩投好 鵓鳩梅聖俞

古今事類 關

古今文集

雜著 啄木詞歐陽永叔

古詩 啄木詞僧惠崇 啄木詞王元之 啄木詞張文潛

律詩　啄木鳥雖野　不謠唐陳標

雀

古今事文類聚　探雀穀　黃口貪食　王孫彈雀　翠雀相呼
雀鳴復官　雀占其實　雀食野蚊

古今文集　古詩　空城雀雖微　鷦鷯

律詩　寒雀攜雛秀　東窗梅影上寒雀往來翔翅秀
雛著花鷦鷯　野田雀僧資休
鷦鷯賦張華

古今事文類聚　前集　卷之四十六　文自牧

黃雀

古今文集　黃雀銜環　黃雀在後　孝感黃雀

古詩　謝張泰伯惠黃雀鮓　野田黃雀行李白
黃雀野子由　李聖俞求江西黃雀鮓法戲作醉翁談錄楊延秀

律詩　送呂嘉問出守玉介甫　黃雀鮓朱元晦

羽蟲部

雞

古今事文類聚　雞鳴為善　雞鳴度關　雞大識家　雞大得仙
呼雞祝祝　雞肋可惜　宋寧雞　宋寧雞訟

古今文集　古詩　縛雞行杜甫　鷄肋　鬬雞相譬　風雨不渝　殺雞為黍
田斷其尾　雞有五德　雞鳴度關
雞大得仙　獻長鳴雞　結盜食雞
雞肋可惜　鬬雞起舞　火雞燒卷
宋寧雞訟　知更食雞

律詩　雞壯甫　雞鳴為善　出大雞詛　雞大識家
雞司馬君實

古今事文類聚　雞著　衛士傳雞唱　鳴雞賦張文潛
古詩　縛雞行杜甫
律詩　雞啼曲李

古今文集　雞著　說天雞羅隱
古詩　鬬雞聽句寶孟　晚泊觀鬬雞梅聖俞
律詩　鬬雞東郊道陳常珩　鬬雞陳無己

山雞

古今事文類聚 鏡照而舞

古今文集 古詩 錦雞歎陽永叔

律詩 山雞照菊羽

古今事類 鴈 俗 鴻鴈

京不鴻鴈 作朱鴈歌

在都食鴈 鴻鴈案集

獸鴻道飛 猶鴻有翼

養鴈百記 鴈足繫書 作朱鴈歌

以下係梅聞 鴻鴈案集

戒食射鴻 鴈安可籠

雜著 南人捕鴈

古詩 詠湖中鴈寄賦鴈奴王介甫鴻鴈雛愈

律詩 孤鴈杜甫 鴈點陽永叔

古今事類 鴛鴦 俗 鴛鴦

古今文集 毛化鴛鴦 人化鴛鴦

古詩 鴛鴦福摩子昂

律詩 雄鴛雌鴛男郎 鴛鴦曹組

鴛鴦凡氏休 鴛鴦嘉猷

律詩 浮思鴛鴦

鴛鴦杜甫

古今事類 鷗 俗 鷗鷺

古今文集 海翁押鷗

古詩 白鷗 王介甫

律詩 鷗杜甫

古詩以下係鷗 白鷺兒劉禹錫

律詩 鷺鷥張祐 謝茶敬以畫鷺

鷺鷥杜牧 鷺鷥鷺谷

古今事類 白鷺鷥

古今文集 鸕鷀

律詩 鸕鷀杜荀鶴

古詩 題畫公御鷹 歐陽永叔

律詩 鷹羽宇條鷹

鷹鸇猛 鷹鸇侯

古今圖書集成

鵝

食鵝出哇　寫經換鵝
隻鵝送別　繫鵝求妾
未鵝達表　襲城驚鵝

古今文集

古詩
題畫鵝　黃魯直

律詩
得勞公沌鵝　杜甫
三隻中有改鵝為余意之戲贈　黃魯直

鴨 附 鳧

古今圖書集成

鵝李商隱

古今文集

作鬬鴨欄　樊晦儀

古詩
水鴨司馬君實

律詩
評畫鴨詩　許渾
律詩依舊　李嘉

古今圖書集成

雙鳧飛免　許渾
鳧打鴨群翻

精衛

古今圖書集成

精衛填海

古今文集

古詩
精衛王建

雜著
精衛

伯勞 附 梟

古今圖書集成

伯勞集李（少丁年事）
梟鳴戰勝　梟鳴改營

古今文集

雜著
惡鳥論　柳開
鴟鴞　鵩　梟　四事並出

古今圖書集成

鴟鴞毀室　歌鴟篇　元稹

古今文集

傷梟鴟　作姜夔死
好鴟炙　一首　以下係附錄

古詩
衆禽

諸禽集在　諫言不孝

古今事類 青島先集

古今文集

古詩

鵲巢鳩 吟劉禹錫

五禽言 聞子規啼

五禽言 采菱花

律詩

和思歸樂 以君恩未報

盡眉為誰綠 永叔

蜜蜂 平 鬼蜂

古今事類 丈夫決

收養蜜蜂 (以下俱蜜蜂)

蜂集不祥 仙翁叫蜂

古今文集

雜著

記蜂 王禹偁

古詩

採獵一章 蜀蜜藥好秀

和子瞻蜜酒歌 歸子由

收養蜜蜂不熟 似蜂進寇

蜂集總祥 似吟蜂兒

蜂兒稍好秀

政著蒲廬 仍舊

螟蛉 平 蝶蠃 蜾蠃

古今事類

螟蛉祝螟蛉

古今文集

雜著

螟蛉賦 歐陽永叔

古今事類

寓舍聞水 鵬笑鵬飛

螢飛螟蛉 蟬有五德

古今文集

雜著

蟬賦 范元

古詩

蟬寡予聒 古蟬賦 陳風

蟬鳴樹間 蟬賦 傳咸

律詩

蟬方升 蟬名齊文 漢官金蟬

蜣蜋 平 蜋蜋 螳蜋

古今事類

蜣蜋轉丸 螳蜋捕蟬

蟷蜋當車 怒臂當車

古今文集
古詩
蟋蟀對牙牀
古今事實類苑
促織
古今文集
雜著
放促織賦 楊萬秀
古詩
促織鳴牙牀
律詩
促織 杜甫
促織 劉禹錫
古今事實類苑
古今文集
雜著
螢賦 傅成
古詩
秋螢引 劉禹錫
律詩
螢 梁元帝
螢雨對 螢火 杜甫
見螢火 杜甫
次韻螢火 陳師道
古今事實類苑
佩螢火九 囊螢照書 聚螢夜讀
古今文集
雜著
賢青蠅文 孫漢之
古今事實類苑
青蠅東說 暴死蠅 青蠅弔客
誤置筆成蠅 青蠅 食盡蠅集
拭蠅狡蠅
古今文集
雜著
青蠅賦 怒蠅棄筆
青蠅報救 食中有蠅
拂蠅編賦 驕虐蠅
古今事實類苑
蟻
蟻堤得泉 蟇蟻觀蠭
救蟻得報 忠赤交感
恐踐行蟻
古今文集
雜著
蚍蜉賦 劉侯伸
律詩
禽虫一章已爲易
古今事實類苑
蠅
觀蟻鬬兵勢
古今文集
雜著
蠅賦 楊萬秀
古今事實類苑
蟻堤得泉 蟇蟻觀蠭
救蟻得報 忠赤交感
恐踐行蟻
古今文集
雜著
蚍蜉賦 劉侯伸
律詩
禽虫一章已爲易
古今事實類苑
蠅
觀蟻鬬兵勢
古今文集
雜著
賢青蠅文 孫漢之
古今事實類苑
青蠅東說 暴死蠅 青蠅弔客
誤置筆成蠅 青蠅 食盡蠅集
拭蠅狡蠅
古今文集
雜著
青蠅賦 怒蠅棄筆
青蠅報救 食中有蠅
拂蠅編賦 驕虐蠅
古今事實類苑
蟻
蟻堤得泉 蟇蟻觀蠭
救蟻得報 忠赤交感
恐踐行蟻
古今文集
雜著
蚍蜉賦 劉侯伸
律詩
禽虫一章已爲易
古今事實類苑
蠅
觀蟻鬬兵勢
古今文集
雜著
蠅賦 楊萬秀
古今事實類苑
殺蟻得福 蚍下蟻鬬
皇帝遊蟻 編竹渡蟻
古今文集
雜著
蠅賦 楊萬秀
古今事實類苑
蠅虎
詠蠅以刺
古今文集
古詩
詠蠅上蠅
古今事實類苑
蠅虎
詠蠅以刺
古今文集
古詩
詠蠅上蠅

蚊 附 蠛蠓

古今圖書集成

開幬進蚊　使童負山
道術禁蚊　夏不驅蚊
獨無蚊蚋　蚊食露筋

古今文集

雜著

蚋子賦　曹王周

古詩

蚊　孟郊　葛嗣黃五
江上蚊子　劉禹錫老

律詩

聚蚊成雷　霞舒知縣
碧紗蚊幬　朱喜有蚊
蚊子嘬喝　道衡盧雜詠

蚊蚋希文

蚋 附 蚤

古今圖書集成

學射貫蝨　頭蝨必剃
擇蝨夷然　不忍蝨飢
初衣養蝨　撲殺佛子
深蚤不停　記蚤指床

古今文集

雜著

捫蝨論事　多蝨不堪
對客覓蝨　親為撲蝨
（以下蚤）　殺蚤不盡

古詩

捫蝨事胡宿

蝨賦李商隱

雜著

大人先生傳阮籍
後蝨賦陸龜蒙

古詩

和王參軍炎蝨司馬君實

和王介甫炎蝨司馬君實

蟲 附 蠹魚

古今圖書集成

獻桂蟲

古今文集

雜著

蟲化陸龜蒙

律詩 作魚蠹書邊

詠壁魚李遠

○卷之五十
○蟲部

蜘蛛

古今圖書集成

湯殺蛛網　布網執豸
蛛絕必殺　蜂螫蜘蛛

古今文集

雜著

喜蛛論　不恐齋　秋蟲賦　羅隱
蜘蛛賦　張方平

古詩

誅蜘蛛　梅堯臣
蜘蛛前世孫　蠶蛛行　張若虛又

律詩

絕句　來鵬
田園雜詠　范至能
觀雨中蛛絲　楊萬里
觀簷間蜘蛛　楊萬里
戲題簷間蜘蛛　楊萬里

詩話

詠蛛幾則

蛙

蠅蜍

古今事文類聚
井蛙 式怒蛙
聞蛙喜怒 蝦蟆銜尾
井底蛙 鳴為官私
過蝦蟆毒 作賦寓刺
蝦蟆蝕月

古今文集
雜著
鳴蛙賦 劉禹錫

古詩
蝦蟆 苦晏
學退之拜賦蝦蟆 文同

律詩
答柳州食蝦蟇糠倉 韓愈
戲之和子蝦蟇 杜修
初聞蛙鳴呈侖

古今事文類聚
黃帝蟠蛙

古今文集
雜著
蚯蚓賦 唐李白

雜記 武陵水說

蚯蚓

和聞蛙鳴呈秀才

聞蛙 宋元鼎

蚓兆南宇 塿多胸胞

蜥蜴

古今事文類聚
蜥蜴 虞龢

古今文集
雜著
蜥蜴賦 唐李白

古詩
蜥蜴 陳元已

律詩
聞蛩 陳元已
蜻蜓蜚燈

秋蟲物性考

蝸牛

古今事文類聚
蝸牛 劉永雨

古今文集
古詩
蝸牛 劉永雨

古今事文類聚
蝸牛戰 蠻觸交戰

古今文集
古詩
蝸牛 劉永雨

羣蟲

古今事文類聚
蝸牛 獲麟吃醫

古今文集
古詩
蝸牛 劉永雨

古今事文類聚
蝸牛 獲麟吃醫

古今文集
古詩
蝸牛 劉永雨

古今事文類聚
蝸牛 獲射守官 守宮飾女膚

古今文集
古詩
蝸牛 劉永雨

古今事文類聚
蝸牛戰 蠻觸交戰

人倫部　建安祝穆和父編

宗族　同姓通譜

舉書要語　以親九族注上至高祖下至玄孫夏侯歐陽等以爲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堯典疏鄭弓刺幽王也不親九族骨肉相怨小雅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同上豈無它人才也我同姓故也

以上並附　不肯通譜　妄認譜系

散金宗族

陳蕃棄官歸家日令家具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晝歲餘賓子孫竊謂賓所愛信老人曰子孫欲又君在時頗立產業今日飲食費且盡願丈人勸說買田宅老人以問賓賓曰吾豈老耄不念子孫哉但欲使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此金聖主養老臣也宗族共享其賜盡吾餘日不計久百餘亦共一半食一犬不至諸犬爲之不食小事亦可乎

三世共財

樊重世善農稼好貨殖三世共財上下戮力時利歲倍貲至巨萬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耻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後漢樊宏傳

北富南貧

阮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三阮富而南阮貧詳見七夕門

百口同爨

魏楊道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總服同爨庭無閒言晉史

妻勸異居

劉君良四世同居隋末荒饉妻勸異居因易置庭樹焉於閨

與兄弟同居

唐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有事泰山臨幸其居問本末書忍字以對孝友傳

三世同爨

柳陵孤緦麻親三世同爨正元以來言家法者以雒爲首生六子一登朝相五任大僚太常卿邠太僕卿郢左僕射平章事鄆而邠及鄭五知貢舉得士百四十人邠昆仲自貴達亦同居光德里一宅

擊鼓會飯

裴寬兄弟八人於東都置八院相對甥姪亦有名當擊鼓會飯大亦共牢

合食

江州陳氏宗族七百口每食設廣席長幼以次坐而食之有高大百餘亦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爲之不食小事

計口給餉

李昉家子孫數世至二百餘口猶同居共爨田園邸舍所收及有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餉

給遺親族

范文正公自政府臨姑蘇熟黃擾外庫惟有綃三千足令掌吏錄親戚及閭里知舊自大及小散之皆盡曰宗族親戚見我生長幼孝壯仕爲我助喜我何以助之哉范史

自敘宗裔以下係同姓通譜

謝康樂新太傅爲宗裔

與巫通譜

唐趙宧昭任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權傾進中宗時有巫通姓

現道出入禁掖彦昭以此始 事之其得宰相亟力也

尊爲父兄

李義甫已貴乃言系出趙郡與諸李叙昭穆階進者往往尊爲父兄給事中李崇引與同譜既貴嘗州啓削去

呼爲叔父

羅威賦詠甚有情致錢塘人羅隱有詩名威遺使賂遺自叙宗姪呼爲叔父云

同譜復合

會稽黃滔與晉坚皆出於婁州之黃由七世以上失其譜以年相望與滔相近復以兄弟呼爲叔父

不許通譜以示絶

杜正倫求與城南諸杜同譜不許衡之諸杜所居號杜固其地有旺氣故世爲冠正倫既執政建言鑿杜固通水利既鑿川流不注竟不成

如血點十日止自是諸杜不爲認祖

狄青爲宣徽使持梁公畫像及告身十余通詣青獻之以謂青之遠祖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階梁公厚贈而還罗比之郭崇韜買子儀之墓所得多矣 筆談

通二華宵以下係支譜附

梁行滔爲吏部尚書有姓閻求官者昌寓問君是誰後答曰子驁後昌寓掩口笑曰通二華宵南史

認郭汾陽

五代唐郭崇韜爲樞密使用事自宰相豆盧華等皆附之以其姓郭因問崇韜曰汾陽王本太原人徙華陰公世家隱門望其枝派耶崇韜曰因遭亂失譜牒嘗聞先人言上距汾陽四世耳華曰然則固從祖也

通譜方相

唐有士人姓方好矜門地但姓方貴人必認爲親戚或戲之曰豐邑方相何親遽曰再從伯氏臧者笑曰既是方相姪兒堪哂見豐邑坊益添凶器出賣之地

妄認遠祖

有一故相遠冰自始蘇困嬉遊書其壁曰大丞相再從姨某掌遊有十人公子孫素好訕謔題其傍曰混元皇帝三十七代孫李玄靖至筆談

雜著

按譜引

蘇明允

蘇氏族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於高陽而夏在於天下唐神堯初長孝昧道割蜀州卒于官一子留于眉二之有蘇氏自此始

始祖諸不及者謂氏也親盡則毋爲不及譜爲蘇作也元子得書譜孫不得書者何也以著我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它不書者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心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爲蘇氏作而獨吾之何也譜之作也嗚呼親吾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乎親二見於服二始於親盡至於總麻而至於無服二二則親盡二二則情盡二二則喜不愛憂不哀不樂則親盡人也吾所與相親如塗人者其初只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於塗人者勢也勢吾與如之何也幸其未至於塗人也使其無至於忽忘可也嗚呼親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生矣系之以詩曰

吾父之子　今為吾兄　吾族有身　兄呻不卒
數世之後　不知何人　後死而生　不為戚疚
兄弟之情　如足於手　其能戚何　彼不相能
彼獨何心

蘇氏族譜亭記　　蘇明允

四夫而化鄉人者吾聞其語矣國有君邑有大夫而爭訟者訴於其門鄉有孝而孝道者訪於其家鄉人有為不善於室者父兄歸相與恐曰吾夫子无乃聞之嗚呼彼獨何脩而得此哉意者其積之有本末而施之有次第耶今吾族人猶有服者不過百人而歲時燕社不能相與盡歡笑洽情遠者至不相往來是无以告吾鄉黨鄉里也乃作蘇氏族譜之亭於其祖墓之西南而刻石焉既而告之曰凡在此者死必赴冠要必告少而孤則老者字之貧而无歸則富者收之而不然者族

人之所共誚責也歲正月相與拜亭下既奠列坐于亭其老者頒少者而嘆曰是亦足以為吾族之光矣自吾少時見有為不義者則衆相與笑之今也則相與笑之耳是起於其人也夫其人者是鄉之望人也而大亂吾俗焉是故其誘人也速其為害也深自斯人之逐其兄之遺子而不卹也而骨肉之恩薄自斯人之多取其先人之貲田而散其諸孤子也而孝悌之行缺自斯人之為其諸子所訟也而禮義之節廢自斯人之以妾加其妻也而嫡庶之別混自斯人之篤於声色而父子離処誰誰不厭也而閨門之政亂自斯人之黷財无厭惟富貴之為貴也先父族次毋族次妻族而後及其疎遠之等級而言有次第也先父族次毋族而後及其疎遠之賢孟子曰親二而仁民三而愛物愛子為近之今觀文正公之義田賢於平仲其規模遠矣予又疑過之嗚呼此之都三公位

里巷之小人其官爵貨力足以動搖官府其矯詐飾言語足

已而族之人不得其門而入者豈少哉況於施賢乎其下爲鄉爲大夫爲士庶稍之充奉養之厚止乎一已而已而族之人操壺漿中饋者又豈少哉況於它人乎是甲公之罪人也公之忠義滿朝狂事業滿江陽功名滿天下後必有史官書之閭巷可略也獨高其義因書以遺於世云

劉氏義孝部　朱元晦

始予寺南康都境德安有宰爲政一本儒術其以惠愛得其民歲飢爲請蠲租而州家不可願民狼顧相驚有逃去者則亟使人追止之曰所不爲若等力請于州必蠲十七者令審委而綏去終不忍使若等爲異鄉鬼也民聞是令不待之盛而復相與聚居而歸處乃具以情白州若部刺史竟得如約乃已予聞而切心善之而問其邑里姓名則曰玉山劉侯也南康屬邑有能如侯之字民以廣我先人之心顧雖自力而不合於有司之繩或甚至於棄官去而不顧其如慕貧所期望村託生何面以奉祭享死何辟以見吾親又其如境竟爰新民時毛流亡歿者及予將終更乃得納詔書侯之館而拜賜焉則望其兒聽其言而有以信其爲君子人也後數歲予以事過玉山則劉侯以待次家居復與相見如平生歡一日忽然語予曰吾家本單貧而入仕又甚晚頓无以仁其三族者間嘗割田立屋聘知名之士以教族子弟而鄉人之頌孝者亦許造焉兄弟之間有然以其貲來助者而吾猶恨其或不雒也則又出新奴余俸爲之發率居積以佐其貲而兄所以完葺丘壟周卹族姻者亦收其良田既已言於吾州而邦君吳侯樂聞之爲之出教刻符以詔吾子孫使毋遺吾志吾子雅知我其爲我記之以告其教孝於此者使知有以勉焉予聞而歎曰今士大夫或徒步至三公然一日得志則高堂深池擅雄麗女所以自樂其身者唯恐日之不足雖廢有余棄席有余錢能毋爲是者有幾非以爲不美而不爲也力不足也若陳君者自其

先人勤勞節約以致饒余而陳君不敢私有之其地在滕頭船
福寺之傍初期以千畝今又下之七而吾地在滕頭者止此比
鄰感其意皆欲期年開貿易以成之又植桑百株陂以豐衣
食之源其詳見碑陰又有最當慮者吾子之心則盡矣後人或
貪而專利或醬而吝出或參以陰又有最當慮者吾子之心則盡矣後人或
而敗約非官司有以白之則莊且壞不支府知其事長丞掾曹更
及鄉之鄉大夫先生處士且必銅銘其墓使來請一郡之上而義偏於鄉故此言徒
氏布衣也其貴產非能絕出一郡之上而義偏於鄉故此言徒
仕于朝于四方雖未必皆學稼然聞陳氏之風而不知慕其
者豈人情也哉況是併書以遺為君子蓋十澄字彥
清云

時當會族

凡人家法須令每有族人遠來則為一會以會族親元事亦當
一月為之古人有此尚矣今家家宗會法可取也然此人每有已以
嫁娶之類亦須更相為孔使當肉之意常相近脩肉日疎者只
為不相見情不相接也書載
古詩

命子

悠悠我祖爰自陶唐寓居此縣歷世重光御龍勤夏豕韋貿商
稱司徒厥紹陶唐在漢有劉長沙是封爰及柴桑爰居爰處
逸虬遠雲翔鵬翼運風扶搖可憑三千六百見稱於漢
赫赫長沙桓桓征南功銘太常勳流後嗣允集厥德
赫赫厥宗於顯厥祖烈文有道幹此名節
肅肅我祖厥德孔昭淡焉虛止寄迹風謠寓言託志冀契
福寺之傍初期以千畝今又下之七而吾地在滕頭者止此比
鄰感其意皆欲期年開貿易以成之又植桑百株陂以豐衣
食之源其詳見碑陰又有最當慮者吾子之心則盡矣後人或
貪而專利或醬而吝出或參以陰又有最當慮者吾子之心則盡矣後人或
而敗約非官司有以白之則莊且壞不支府知其事長丞掾曹更
及鄉之鄉大夫先生處士且必銅銘其墓使來請一郡之上而義偏於鄉故此言徒
氏布衣也其貴產非能絕出一郡之上而義偏於鄉故此言徒
仕于朝于四方雖未必皆學稼然聞陳氏之風而不知慕其
者豈人情也哉況是併書以遺為君子蓋十澄字彥
清云

時當會族

凡人家法須令每有族人遠來則為一會以會族親元事亦當
一月為之古人有此尚矣今家家宗會法可取也然此人每有已以
嫁娶之類亦須更相為孔使當肉之意常相近脩肉日疎者只
為不相見情不相接也書載
古詩

命子

悠悠我祖爰自陶唐寓居此縣歷世重光御龍勤夏豕韋貿商
稱司徒厥紹陶唐在漢有劉長沙是封爰及柴桑爰居爰處
逸虬遠雲翔鵬翼運風扶搖可憑三千六百見稱於漢
赫赫厥宗於顯厥祖烈文有道幹此名節
肅肅我祖厥德孔昭淡焉虛止寄迹風謠寓言託志冀契

晴景國

仁考淡焉虛止寄迹風謠寓言託志冀契
華構實影崔立後昆見姓名門

贈長沙公并序

長沙公於余為族祖同出大司馬昭穆既遠已為路人經過潯
陽臨別贈此

同源分流人易世疎慨然悼歎念敬愛深
感投行路矧乃昔時踏於翰令族允構厥宇訓啟冬雉樂
爰采春花載警秋霜我曰敬哉宗之尊二伊途云遘在長志同
笑言未洽逝焉西東淮思湘緒潛二九江山川阻遠行李時通
何以寫心貽茲話言淮黃雖殺終始在為山敬哉勖人臨終懷然
歎慕載書問其先

二祖孫溪

平明踏霜出未知適莊門擔門多蓬蒿且復棄諸孫二二貧无

杜甫

事宅舍如荒村旁有small竹堂梯白水不繁魚罕見人事已二草秋已死竹枝霜
不繁魚罕見人事已二草秋已死竹枝霜
起憂國願年豐語笑君臣際經書滿腹中頻隨子真行步奔所求為忽然亦不為盤飧小人利已實薄
俗難具論物受外嫌情同姓已別動
律詩

陶潛

吾宗孰不賢小古人風掛冠懷安時論契與世同在家常早
寻之實讀南浦出倫陽見士簿君益陽黃成之間宗派乃同四
世祖兄於是出嫂氏子婦相見嘻然高祖父之兄弟未遠也
而殊鄉異井六十載后後日識亦可悲也益陽兄之叔父將虛
侍御在家著孝友之名不幸年五十有四被

杜甫

黃魯直

姓氏一

別生公類生姓也別其姓族分其類使相從爲
典錫土姓謂若使伯夷主禮賜之姓曰姜使禹主
百工賜之姓曰姒使棄主稷事賜之姓曰姬使契
主司徒敷五教賜之姓曰子使皐陶作士賜之姓
曰偃使垂共工賜之姓曰共氏使益作朕虞賜之
姓曰嬴氏使伯夷主秩宗賜之姓曰姜氏使后夔
典樂賜之姓曰曹氏使后稷播百穀賜之姓曰姬
氏使羲和掌天地賜之姓曰姒氏使后土平九土
賜之姓曰子氏使后土平九土賜之姓曰姚氏使
舜典樂賜之姓曰嬀氏使禹平水土賜之姓曰姒
氏使伯益作虞賜之姓曰嬴氏使伯翳主畜賜之
姓曰嬴氏使皐陶作士賜之姓曰偃氏使垂共工
賜之姓曰共氏使益作朕虞賜之姓曰嬴氏使伯
夷主秩宗賜之姓曰姜氏使后夔典樂賜之姓曰
曹氏使后稷播百穀賜之姓曰姬氏使羲和掌天
地賜之姓曰姒氏使后土平九土賜之姓曰姚氏
使舜典樂賜之姓曰嬀氏使禹平水土賜之姓曰
姒氏使伯益作虞賜之姓曰嬴氏使伯翳主畜賜
之姓曰嬴氏使皐陶作士賜之姓曰偃氏使垂共
工賜之姓曰共氏使益作朕虞賜之姓曰嬴氏使
伯夷主秩宗賜之姓曰姜氏使后夔典樂賜之姓
曰曹氏使后稷播百穀賜之姓曰姬氏使羲和掌
天地賜之姓曰姒氏使后土平九土賜之姓曰姚
氏使舜典樂賜之姓曰嬀氏使禹平水土賜之姓
曰姒氏使伯益作虞賜之姓曰嬴氏使伯翳主畜
賜之姓曰嬴氏使皐陶作士賜之姓曰偃氏使垂
共工賜之姓曰共氏使益作朕虞賜之姓曰嬴氏
使伯夷主秩宗賜之姓曰姜氏使后夔典樂賜之
姓曰曹氏使后稷播百穀賜之姓曰姬氏使羲和
掌天地賜之姓曰姒氏使后土平九土賜之姓曰
姚氏使舜典樂賜之姓曰嬀氏使禹平水土賜之
姓曰姒氏使伯益作虞賜之姓曰嬴氏使伯翳主
畜賜之姓曰嬴氏使皐陶作士賜之姓曰偃氏使
垂共工賜之姓曰共氏使益作朕虞賜之姓曰嬴
氏使伯夷主秩宗賜之姓曰姜氏使后夔典樂賜
之姓曰曹氏使后稷播百穀賜之姓曰姬氏使羲
和掌天地賜之姓曰姒氏使后土平九土賜之姓
曰姚氏使舜典樂賜之姓曰嬀氏使禹平水土賜
之姓曰姒氏使伯益作虞賜之姓曰嬴氏使伯翳
主畜賜之姓曰嬴氏使皐陶作士賜之姓曰偃氏
使垂共工賜之姓曰共氏使益作朕虞賜之姓曰
嬴氏使伯夷主秩宗賜之姓曰姜氏使后夔典樂
賜之姓曰曹氏使后稷播百穀賜之姓曰姬氏使
羲和掌天地賜之姓曰姒氏使后土平九土賜之
姓曰姚氏使舜典樂賜之姓曰嬀氏使禹平水土
賜之姓曰姒氏使伯益作虞賜之姓曰嬴氏使伯
翳主畜賜之姓曰嬴氏使皐陶作士賜之姓曰偃
氏使垂共工賜之姓曰共氏使益作朕虞賜之姓
曰嬴氏使伯夷主秩宗賜之姓曰姜氏使后夔典
樂賜之姓曰曹氏使后稷播百穀賜之姓曰姬氏
使羲和掌天地賜之姓曰姒氏使后土平九土賜
之姓曰姚氏使舜典樂賜之姓曰嬀氏使禹平水
土賜之姓曰姒氏使伯益作虞賜之姓曰嬴氏使
伯翳主畜賜之姓曰嬴氏使皐陶作士賜之姓曰
偃氏使垂共工賜之姓曰共氏使益作朕虞賜之
姓曰嬴氏使伯夷主秩宗賜之姓曰姜氏使后夔
典樂賜之姓曰曹氏使后稷播百穀賜之姓曰姬
氏使羲和掌天地賜之姓曰姒氏使后土平九土
賜之姓曰姚氏使舜典樂賜之姓曰嬀氏使禹平
水土賜之姓曰姒氏使伯益作虞賜之姓曰嬴氏
使伯翳主畜賜之姓曰嬴氏使皐陶作士賜之姓
曰偃氏使垂共工賜之姓曰共氏使益作朕虞賜
之姓曰嬴氏使伯夷主秩宗賜之姓曰姜氏使后
夔典樂賜之姓曰曹氏使后稷播百穀賜之姓曰
姬氏使羲和掌天地賜之姓曰姒氏使后土平九
土賜之姓曰姚氏使舜典樂賜之姓曰嬀氏使禹
平水土賜之姓曰姒氏使伯益作虞賜之姓曰嬴
氏使伯翳主畜賜之姓曰嬴氏使皐陶作士賜之
姓曰偃氏使垂共工賜之姓曰共氏使益作朕虞
賜之姓曰嬴氏使伯夷主秩宗賜之姓曰姜氏使
后夔典樂賜之姓曰曹氏使后稷播百穀賜之姓
曰姬氏使羲和掌天地賜之姓曰姒氏使后土平
九土賜之姓曰姚氏使舜典樂賜之姓曰嬀氏使
禹平水土賜之姓曰姒氏使伯益作虞賜之姓曰
嬴氏使伯翳主畜賜之姓曰嬴氏使皐陶作士賜
之姓曰偃氏使垂共工賜之姓曰共氏使益作朕
虞賜之姓曰嬴氏使伯夷主秩宗賜之姓曰姜氏
使后夔典樂賜之姓曰曹氏使后稷播百穀賜之
姓曰姬氏使羲和掌天地賜之姓曰姒氏使后土
平九土賜之姓曰姚氏使舜典樂賜之姓曰嬀氏
使禹平水土賜之姓曰姒氏使伯益作虞賜之姓
曰嬴氏使伯翳主畜賜之姓曰嬴氏使皐陶作士
賜之姓曰偃氏使垂共工賜之姓曰共氏使益作
朕虞賜之姓曰嬴氏使伯夷主秩宗賜之姓曰姜
氏使后夔典樂賜之姓曰曹氏使后稷播百穀賜
之姓曰姬氏使羲和掌天地賜之姓曰姒氏使后
土平九土賜之姓曰姚氏使舜典樂賜之姓曰嬀
氏使禹平水土賜之姓曰姒氏使伯益作虞賜之
姓曰嬴氏使伯翳主畜賜之姓曰嬴氏使皐陶作
士賜之姓曰偃氏使垂共工賜之姓曰共氏使益
作朕虞賜之姓曰嬴氏使伯夷主秩宗賜之姓曰
姜氏使后夔典樂賜之姓曰曹氏使后稷播百穀
賜之姓曰姬氏使羲和掌天地賜之姓曰姒氏使
后土平九土賜之姓曰姚氏使舜典樂賜之姓曰
嬀氏使禹平水土賜之姓曰姒氏使伯益作虞賜
之姓曰嬴氏使伯翳主畜賜之姓曰嬴氏使皐陶
作士賜之姓曰偃氏使垂共工賜之姓曰共氏使
益作朕虞賜之姓曰嬴氏使伯夷主秩宗賜之姓
曰姜氏使后夔典樂賜之姓曰曹氏使后稷播百
穀賜之姓曰姬氏使羲和掌天地賜之姓曰姒氏
使后土平九土賜之姓曰姚氏使舜典樂賜之姓
曰嬀氏使禹平水土賜之姓曰姒氏使伯益作虞
賜之姓曰嬴氏使伯翳主畜賜之姓曰嬴氏使皐
陶作士賜之姓曰偃氏使垂共工賜之姓曰共氏
使益作朕虞賜之姓曰嬴氏使伯夷主秩宗賜之
姓曰姜氏使后夔典樂賜之姓曰曹氏使后稷播
百穀賜之姓曰姬氏使羲和掌天地賜之姓曰姒
氏使后土平九土賜之姓曰姚氏使舜典樂賜之
姓曰嬀氏使禹平水土賜之姓曰姒氏使伯益作
虞賜之姓曰嬴氏使伯翳主畜賜之姓曰嬴氏使
皐陶作士賜之姓曰偃氏使垂共工賜之姓曰共
氏使益作朕虞賜之姓曰嬴氏使伯夷主秩宗賜
之姓曰姜氏使后夔典樂賜之姓曰曹氏使后稷
播百穀賜之姓曰姬氏使羲和掌天地賜之姓曰
姒氏使后土平九土賜之姓曰姚氏使舜典樂賜
之姓曰嬀氏使禹平水土賜之姓曰姒氏使伯益
作虞賜之姓曰嬴氏使伯翳主畜賜之姓曰嬴氏
使皐陶作士賜之姓曰偃氏使垂共工賜之姓曰
共氏使益作朕虞賜之姓曰嬴氏使伯夷主秩宗
賜之姓曰姜氏使后夔典樂賜之姓曰曹氏使后
稷播百穀賜之姓曰姬氏使羲和掌天地賜之姓
曰姒氏使后土平九土賜之姓曰姚氏使舜典樂
賜之姓曰嬀氏使禹平水土賜之姓曰姒氏使伯
益作虞賜之姓曰嬴氏使伯翳主畜賜之姓曰嬴
氏使皐陶作士賜之姓曰偃氏使垂共工賜之姓
曰共氏使益作朕虞賜之姓曰嬴氏使伯夷主秩
宗賜之姓曰姜氏使后夔典樂賜之姓曰曹氏使
后稷播百穀賜之姓曰姬氏使羲和掌天地賜之
姓曰姒氏使后土平九土賜之姓曰姚氏使舜典
樂賜之姓曰嬀氏使禹平水土賜之姓曰姒氏使
伯益作虞賜之姓曰嬴氏使伯翳主畜賜之姓曰
嬴氏使皐陶作士賜之姓曰偃氏使垂共工賜之
姓曰共氏使益作朕虞賜之姓曰嬴氏使伯夷主
秩宗賜之姓曰姜氏使后夔典樂賜之姓曰曹氏
使后稷播百穀賜之姓曰姬氏使羲和掌天地賜
之姓曰姒氏使后土平九土賜之姓曰姚氏使舜
典樂賜之姓曰嬀氏使禹平水土賜之姓曰姒氏
使伯益作虞賜之姓曰嬴氏使伯翳主畜賜之姓
曰嬴氏使皐陶作士賜之姓曰偃氏使垂共工賜
之姓曰共氏使益作朕虞賜之姓曰嬴氏使伯夷
主秩宗賜之姓曰姜氏使后夔典樂賜之姓曰曹
氏使后稷播百穀賜之姓曰姬氏使羲和掌天地
賜之姓曰姒

伯陽子於李樹下逐指李樹以爲姓馬援共氏通考爲姓馬援能貶
焉吳馬服君子孫因以爲氏
以次第爲氏　陸羽不知所生或言有僧得之水濱育之以長
以易自盤得蠱之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遂以陸爲氏
羽爲名而字以鴻漸

以字而謚

周封高陽之後於邾後爲楚所滅子孫乃去邑而氏朱　周武
王子邘叔子孫以國爲氏其後去邑而單之字　東哲本疎廣
之後曾祖避難去之爲東　民儀本姓氏孔穎嘲之曰氏字民
无上可以爲民　孫樂謂曰吾之建姓或以官号或以
祖名雖本文空揆生恩諱是誣祖也　只志寒班沈改爲棘
文潔公本姓談其曾大父避石晉高祖諱又更姓文　敬
入　宋朝其父避翼祖諱又更姓文　敬氏潛誤各用其一

宋氏

宋氏改爲文氏政爲荀氏然破字從旬字從句非其也

俱非其一偏也聞見之錯

以章而謚

蔡伯喈作郭林宗碑云其上言周王室建國命氏或謂之郭
即其後也　魏初吳質敗舉部逃入吳招致音訓之始
寔諸部因謂之烏桓後音訛爲烏丸　慕容氏本出於此名宜雅目即世南同音任彥昇通經
時稱五經笥今以名曾爲人物志可乎

爲世譜

歐陽文忠公蘇明允各爲世譜文忠依漢年表明允以孔太宗
小宗爲次雖例不同皆足以考其世次也於切性支忠所謂不
知姓之所自而昧昭穆之叙則禽獸不若也其識切世之人可
謂至矣然歐陽氏得姓元裁年其間文李之士蓋亦多矣文忠
始爲之譜斯言殆未爲得也塵史

論氏有九

凡氏之與九事賜氏於國者來衛也賜氏於謚戴武穆也賜氏於唐賢自燕北賜氏以官則若司徒司馬賜氏以爵則若王孫公孫賜氏以字則若東門西門三氏為一氏以賜也陶以事賜也僧夫論

王得臣

姓氏一

論謀之不協也公矣自齊渡孔胡亂中原衣冠離散而致然也夫京房之先姓李於定之後乃為東民之後乃為氏閩人世守泉而姓元南中多居氏之有典其然若或以為元如此之類甚多元編姓洛諸處喜中原之姓而旨之者不察乘此論不可以不知也學史

呂伯恭

姓氏二

三代之時已姓者統其祖考之所自出者也百世而不亡者也曰氏者別其子孫之所自分者也數世而一變者也子姓因生以賜姓姓雖一而子孫別而為氏雖不勝其多為有以生父之字為氏者矣有以爵氏者矣有以封之邑為氏者矣有以官為氏者矣有以謚為氏者矣有以國為氏者矣有以名為氏者矣有以字為氏者矣有以次為氏者矣有以凶為氏者矣有以技為氏者矣有以爵

人倫部

姓名 姓名偶同 更易姓名 命名 命字 避諱

姓所同也名所獨也盡心問其姓名欲而不答戈

子生三月妻以子見於父父執子之右手咬而名之內則

若子已孤不更名曲礼

男子二十冠而字曲礼冠禮祝辭冠禮祝

既已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孔悝髦士

故宜宜之于嘏永言保之嘏辞

功曹上其言是日當發名韓兒童論若賀表卒知司馬坡

名複金融

元宗命相付告書其名一日書琳等名覆以名慶曾大子入

帝問之太子曰非禮也盧杞起草帝曰

書名探丸

宣宗命相必探中外有人望者二兩人姓名於

物覆之焚香探丸以命宰臣

探名瓶中

五代盧文紀形貌姓偉廢帝奇之及帝立欲擇相悉書清望官

姓名內琉璃瓶中夜焚香祝天以鬮探之首得文紀欣然相之

惡其姓桑

桑維翰進士主司惡其姓桑舉同音人勸勿舉進士維翰著

日出扶桑賦以見志又鑄鐵硯曰硯弊則改而它仕卒及第

廣敬司馬

遼人妄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廣中著廣必問公起居及為相

遼人救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嚮見神道碑

名今小女子皆知我河用藥為

欲逃姓名

後漢龐參伯守伯休實姓龐氏休耶乃不二姓乎康獻司我未欲避

不移女子怒門公其韓們休

婦隨知名
司馬公已跡論新法利害已後當如是行之十餘年無一不加
公言者天下傳誦以公爲真宰相雖田父野老皆號司馬公而
婦人孺子知其爲君實也行狀

名聞宮禁

王樞密嗣之夫人梅縣君之女也景德初樞密副使梅公入
謝辭畢謂公曰梅縣君女太后嘗問卿誰家子對曰梅縣君女
是則創業之初已知公名聞宮禁也晁田錄

二人同名

顧雅字元默蔡伯喈異之謂曰卿必成名今以君名與故雅
與伯喈同名後魏源筆文所賜牛正不許尚筆甚衛之勇以
筆名或名已同欲令改筆以筆文所賜牛正不許尚筆甚衛之
住時學士入到二本皆姓但云李士臣某 先朝盛度丁度
並爲李士遂書姓以別之其後遂皆書姓歸曰

子名類父

杜相淹漸父之風事父子而以兄弟之名蓋亦取其義耳
要有所之見一本作取其義耳宰相呼已作者金堤某深未若判名
於杜上因問有杜家兒名曰有自書之就得杜下有鳥偏旁
曳腳而忘其字乃云字爲鳥鵲漸之又一
人告之曰曾來說人甚博識也頃之又一
字當爲旁而屯脚止名字且前定況官與壽乎

名同古帝

德宗使人諭陸贄已黃疑公皆卿化年輔政自不臣之言諸子
皆與古帝王同名今不欲明行斥逐凡是諸兒之事多非信實之言
真文忠德壽大慰行義云頃有與
奔曹操不假號名於前代而謗者以此詆之可謂冤矣使
無陸贄偏得宅我朝仁皇時宋郊以名傍進用有謗
之者曰姓符國號名應郊天郊不自安改名曰庠然仁
皇未嘗疑之而不命之相此欲盡謗說者其必以仁皇

改名張相以下係更易姓名

范雎事魏叫大夫須賈爲魏昭王使於齊齊襄王聞雎辯口乃設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雎辭謝不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爲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物既歸以告魏相魏齊齊大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脅摺齒雎佯死即卷以簀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雎皆溺雎令辱以戒後事雎從廁中謝罪乞爲人葬願賣其一緡買棺槨公知之平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唯雎亦得漏頭出語君告人車騎來迎我范雎曰諾人之去也范雎謂所以得無死者以綌袍恋恋有故人之意或謂須賈曰公子固善待客矣范雎窮困歸我固當之須賈曰然吾舍未有所定其來我舍須賈與坐堂上飲食甚盛且畢謂范雎曰秦相張君固

命之曰同生後漢鄭玄孫小同以子如曰生而名之子如歲生故名小同

以況師名

晉穆侯伐條一受王命之曰況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況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以成禮義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民則效之今君名子以所取名則亂君命矣子曰況能無亂乎

以蘭名見魏明門

以蓼賢名

司馬長卿少母愛之不欲稱斥之大字慕閒相如之為人慶故以為名

名狗如

以門閭白

晉賈充之公閭父達魂始生充言後當有充閭之慶故以為名

字

以名為臧

梁河敬容為尚書令沈約嘗為敬容作傳小為文容字大為心小為口陸倕見而臧之曰公家前程奇大父亦不小敬容不能答

字則未聞以下係命字

孟子名軻字則未聞或曰字子輿一字子車

以墓命字

趙岐字邠卿初自嘉其父字者前曰漢人避諱不敢斥其親者也客謂之曰觀常林樂團見本卷門

以盛命字

諱犯父字

魏司馬昭字子達九歲客有造其父字者前曰漢人避諱不敢斥其親者也客謂之曰觀常林樂團見本卷門

玩孚母初始家胡婢也以咸通之生孚咸遺姑書曰不意今日遂生胡兒姑答曰靈光殿賦云胡人遥集於上掘便可以遥集為字咸從之

古今文集

雜著

姓氏諸說見前姓氏門

名號花書

唐人初未有押字但草書其名以為私記故號花書章陳五雲體是也余見唐諸書名未見一押字今人押字或多押名稍異此意王荊公押石字初横一畫左引脚中為一圈公性急作圈多不圓往往遍而就畫又多帶過筆有容談公押反字者公知之加意作圈一日書錫蟾差遣勅作圈復不圓乃以濃墨塗去旁別作一圈蓋欲矯言若拗氏至今藏此物石林燕語

名同行異

陸龜蒙

顏之推

晉司馬長卿慕藺相如故名相如顏元歎察察邑故名雅而後漢有朱張字孫卿計還字頭同梁世有庾安貴祖孫皆連古人姓為名字亦鄙才也昔文饒不忍為奴為畜產今世愚人遂以相戲或有指名為豚犢者有識俊鄙觀捐欲掩耳況當之者乎諺

名本而字末

君之於臣先生之與其門人名之可也至於同官之於僚當同姓之於昆弟同門之於朋可以稱其字而不可斥其名故公

羊傳曰名不如字者非謂其字勝乃謂名人所
字則近乎見尊為人所名則近乎見卑也古之君子之名子也
必以信義以慎淑令所以繼其名也
不必名謚所以重其名也名也通古今內外
所以昭其名也謚所以藏乎名避忌所以貴其
名也冠而有字所以尊其名也名成乎幼字名乎長
字名之末也為本故尊為末故卑故其事略也
且婦人無爵故賤於丈夫丈夫爵已成於二十名實已之所
以尊之者之所以命已至則已之所有用之於尊而為卑用之於卑而為尊者也太平御覽秦訛

二子名號

蘇軾

軾轍既冠將適京師老泉先生謂軾曰汝與而弟
其為完車也載平吾知汝之不外師也天子之車莫不由轍而
言車之功轍不出焉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不及轍皆人轍者禍福
之間也轍乎吾知其免也矣

字說

陳君舉

古人之名惟所遇焉則取之矣非擇也商而上送以甲乙命蓋
雜素而無高至於周業行而名始尊然曰顓頊大非美辭也而
取之以名春秋之世猶不專乎名嵩有石晉有劉矣蘇有陳
並楚有熊蕩閒有申至於宋戴魯人之帳鳥而全不美者也
而取之以名展禽魯柳下惠之賤者則有取乎物之賤者以自名下
逮漢晉士大夫以名相高導以來火乎百有心矣特於我
夫專於其內而不張於其外名勝乎其內古今人
之異也宜哉吾友章子林子皆畔大擇名之不詳而請更於予
予何吝於名哉而二子之請甚非古人之意也名不若人

字說

陳君舉

吾兄有朱卿者俾過予持尺紙乞而問名焉名曰卿
問也人能美名名不能美人淑小身雖陋尔名人亦汝議也尔
字之不淑假而以丘啊白盛焉予下莫之子矣是汝古之為名
始用是為別辭道而已矣賢否係也尔何名之問也雖然童
子而知問名可嘉也先人之善自一念而為也故惠莫大於无
益善莫交於日與尔知重而自矣噫是忘足以
為善矣吾改名汝曰子誠而猶未汝字越十年吾將汝考焉而
不負吾名字汝未覚也

古詩

命工刻段宗謨門

下云嘉日上亦良時名迸曰儼字汝求思温恭朝夕念茲在茲
出想孔復無其企而隅夜生子護而求火先百有心矣特於我
既見其生實欲其可人亦有言斯情無假日居月諸漸兒于孩
福不虛至勉力學來風興夜寐願爾斯才尔之不才亦已焉哉

詩說

同縣改名

宋郊字伯庠翔林有指公姓名傳以它說者公因請更名晉
狀書乘道卿清臣目為同年兼獻答云清臣宋郊榜第六人登

第編閒小錄元宋庠者不知何許人公嘗詩云紙尾勤三問姓名禁林依舊玩華纔蓂書錄題良向使蓬萊時刻更生

雜著條命字

字可為氏

古者名以正体字以表德名終則諱之字乃可以為族氏孔子弟子記事者皆稱仲尼呂后微時嘗字高祖為季至沒美known字其叔父曰絳王卅為侯關子語字關為君房江南至今不諱字也顏氏家訓

古不諱字

戚問子思称夫子為仲尼先生曰古人未嘗諱其字程先生云子年十四五從周茂叔本朝先輩尚如此伊川亦嘗呼明道表德如唐人尚不諱名杜甫詩云白也詩无敵李白詩云飯顆山頭逢杜甫類說

江南余有道字序　黃魯直

黔川湖林宗周知命同年友善東周士推鄭有道尚友千載雖遠可到廓然胸次以觀群歸元符三年七月

張說子蘭字說

南陽張說子蘭字求余為序余辭以不能而求不已子難蘊成石家門戶古韓子謂不智子嘗以人所不能甘之語犯之而子難不怒也不可謂不強二且智是將升君子之堂孰能樂之則告之曰君子易事而難說聖人語也彼可以怒而去可以附而來守凡民耳維君子於此道飲則列於楄醫食則形於邊豆坐則伏於几立則垂於紳升車則鸞和之言張樂則鏞鼓為之說顛倒風雨而守此道者猶晏然彼方將求入獻笑不情必且莫逃於永鑒之

稱呼

畢書要語

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士之子不敢自称曰余小子大夫之子不敢自称曰余小子某不敢与世子同名曲礼自称曰老夫曰寡君曰寡小君曰君使某子曰君使某子曰古者称師曰先生韋昭

史令節錄

君或謂之明府令人亦謂父為家府宋若昭

註拋文人學士愁吟獨老翁杜時呼張文潛殷兄樂天晚號當為田舍翁今為紅藥主人翁歐

天子称朕

始皇既并天下李斯等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泰皇命為制令為詔天子自称曰朕秦始皇注曰朕我也古者上下共称之至秦然後天子独以為称

称天子曰陛下

李斯等議曰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海内皆已平海内之民咸蒙聖德臣等冒

奉侍讀仲容善飲號李萬回　真宗欲量无涯飲則詔公一欠
上命巨觥仲容曰告官家免巨觥　上因問何故謂大子爲官
家仲容拜謝萬機論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兼三五之
德故曰官家　上大喜曰所謂君臣千載遇李曰惟有忠孝一
生心　湘山野錄

自稱牛馬走

司馬遷上任少卿書自稱太史公牛馬走

推尊曰公

馬融告高密縣爲鄭玄特立一鄉曰鄭君好学實懷明德昔太
史公廷尉于公謁者漢之名臣又四皓有園公夏
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辦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
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

平原子

魏文帝詔曰此鼠子自知不能保爾許地也　豫章傳注

婦人卿壻

亡安豐婦卿安豐安謂曰婦人卿壻礼爲不敬後勿如之　婦曰
親爰卿故卿卿我不卿卿誰復卿卿

同僚稱卿

庾敳字子嵩王衍不与敳交敳卿之不置衍曰君不得爲耳敳
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家法卿自用卿家法衍甚奇
之

呼小子

王爽常与會稽王道子飲道子醉呼爽爲小子爽曰亡祖長史
与簡文皇帝爲布衣交亡姑亡姊侃儁二宮何小子之有

自稱僕

宋劉凝之隱居南郡臨川王義慶鎮江陵遣使存問答書曰類
自謂僕不爲百姓禮人或譏之凝之曰未聞巢許稱臣堯舜時
或顧与衡陽王義季書亦稱僕

稱八輕脫

宋顏延之傳何偃路中遇呼延之曰顏公延之以其輕脫答曰
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見呼爲公
復慙而退

貴不可卿

梁陸慧曉未嘗卿士大夫或問之答曰貴人不可卿人生何容
立輕重於懷抱

輕茗行

北齊張穎爲御史中丞王昕被出落与劉繪俱見禮接未嘗呼名呼爲
劉四張五　劉返爲門下侍郎李愔中書侍郎李愔誡返揚愔擇
之真外郎盧思道用八首返用二首中書侍郎李愔誡返曰盧

八詔詔劉二返衛之後中書侍郎李愔誡返揚其文奏曰誅
誚先朝武成怒大加鞭朴返喜後前誡曰高椎兩下執鞭一百
何如呼劉二時

稱張氏

崔湜爲中書令張嘉貞爲舍人湜輕之常呼爲張氏後因議事
皆出人右湜愛爲曰張氏乃我筆一般人此終是其坐處語唐嘉

天子不名

李吉甫帝尊任之官而不名　郭子儀代宗不名呼爲大臣
陸贄入翰林年尚少以才幸天子以華行呼而不名權德輿作
贊集序有時燕語不以公卿指名但呼陸九

天下不名

張九齡開元後天下稱曰曲江公而不名　李德裕天下士歸
重不敢有所斥稱梦公　元德秀天下高其行謂之元賓山

而子名

耿後鄭五

鄭樵本音詩其語多俚諧故使蔣調世共疑亦在歐後休明宗署班薄曰可同平章事至吏省吏未上渴欒突曰諸君浪矣人皆不識字宰相亦不及我吏言不安俄開制詔下撫首曰耿後鄭五作宰相事可知矣

稱謂

稱家父家姑

昔侯霸之子孫稱其祖父曰家公陳思王稱其父曰家父曰家毋潘尼稱其祖父曰家祖古人之所行今人之所笑也今南北風俗言其祖及二親无不稱之不云家者以尊於父不敢家也凡言言已世父以次第稱之不云家者以尊於父不敢家也凡言姑姊妹女子已嫁則以夫氏稱之在室則以次弟稱之言礼成他族不得五家也子孫不得稱家若輕略之也蔡邕書集呼其姑女為家姑家姊班固書集亦云家孫今並不行世尤与人言稱彼祖父母世父及長姑皆加尊字自叔父母已下則加賢字尊卑之差也王義之書稱彼之母与自稱已母同不云尊字今所非也家訓

自稱

元結

河南元氏望也結元子名也次山結字也世業載国史世系在家謀少居商餘山著元子十篇故以元子為称天下兵興逃乱入猗玕洞始称猗玕子後家濮濵乃自称浪士及有官人以為浪者亦漫為官乎呼漫郎既客遊上漫遂顯樊左右皆漁者少長相臧更曰聲更彼謂以聲者為其不相從聽不相納加帶荅酬而尽船徙聲聞而浔此又曰公之漫其猶舉乎公之漫其猶舉乎公

稱謂

顏之推

家毋潘尼稱其祖父曰家公陳思王稱其父曰家父曰家毋潘尼稱其祖父曰家公古人之所行今人之所笑也今南北風俗言其祖及二親无不稱之不云家者以尊於父不敢家也凡言言已世父以次第稱之不云家者以尊於父不敢家也凡言姑姊妹女子已嫁則以夫氏稱之在室則以次弟稱之言礼成他族不得五家也子孫不得稱家若輕略之也蔡邕書集呼其姑女為家姑家姊班固書集亦云家孫今並不行世尤与人言稱彼祖父母世父及長姑皆加尊字自叔父母已下則加賢字尊卑之差也王義之書稱彼之母与自稱已母同不云尊字今所非也家訓

柳宗元

天子之三公稱公非王者之後稱公諸侯之入為王卿士亦曰有土封其臣稱之曰公謂其道而師之稱曰公楚王卿士亦曰者皆曰公古之人通謂年之長老曰公故言三公若周公召公王者之後若宋公為王卿士若衛武公虢文公鄭桓公其臣稱之則列国皆然師之尊若大公楚之為縣者若葉公曰公年之長老若毛公申公浩公房公墓皆是

稱閣下執事

古者三公開閤而郡守比古諸侯亦有閤故有閣下之称前輩与大官書多呼執事与足下對言也惟執事則指左右之人尊卑皆可通称又自卑達尊例云座前左右也惟執事則指左右之人尊卑降几前一等豈可階用哉因話録

封母加大字

故事臣僚封贈母祖母不問生殁並加大字曰大夫人大君政和間待制刘安上建言大者事生之尊称也封母而別之所以致別於其姊既殁並荅於夫若加之尊称則是以尊臨其夫也以尊臨夫於名義疑若未正自是始詔命婦追封並除去大字建炎以新旨復仍旧制蒙尚書敷復領吏部援刘待制言申明

且引漢文帝紀七年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毋得擅假
注謂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襲爵猶得稱夫人蓋
此義也於是追封姑不復稱太云云按帝者之祖稱太皇太后既升祔止稱皇后正此比也 郝婦綸

稱外姓親

近世故家惟晁、因以道中成子弟皆有法度群居相呼外姓
尊長必曰某姓第幾叔若兄諸姑姊算姑夫未嘗敢呼字也當時故家舊族皆不能若是

俗世分等第

東坡云凡人相與疑呼者貴之則曰公賢之則曰君其下則爾
汝之雖王公之貴天下說焉而心不服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
著多矣予謂此論待後世之俗如是耳古之人心口一致事從

跋許將狀元與綱類收擲密帖 洪景盧

前輩與執政書亦猶字之令人年未三十一舉於禮部則鄉先
生不敢字之且曰張丈李丈矣嗚呼其益遠矣夫

贈梅生說

陳君舉

古者士相號曰子若生子若生非所以賤人之辭也能以其
姐配焉而著者蓋鮮矣商而上惟箕子以子著周衰若莫如孔
子孔子之徒則顏子曾子有子以子著餘未有聞焉春秋之所
賢者子之如季子高子是已詩之言彼姝者子孟子荀子揚雄子數人而已
故無敢復和云直聲出鼎細九盤如此徐令

稱歐九見余記門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七之二

人倫部　建安祝穆和父編

名諱

摯書要語

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君所无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婦諱不出門大功小功不諱曲禮

古今註

古者不諱

文王諱昌而算子爲武王陳洪範曰使羞其行而邪其昌厥王諱胡而其子宣王時詩曰胡不相畏此詩書不避也　周頌祀文武之樂歌頌曰克昌厥後嘽嘽駿發爾私此廟中不諱也春秋僖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仲幾莊公名同而書同盟此臨文不諱也

臣不爲君諱

衛侯諱惡其臣亦有石惡左傳

漢唐爲君諱

漢宮名諱雉令臣下呼雉爲野雞　武帝諱徹改爲通侯光武諱秀改秀才爲茂才　明帝諱莊改莊嚴爲嚴助　唐高祖諱淵改劉淵爲戴淵爲戴若思

以同字代父諱

司馬遷報任少卿云同子驂乘蓋指趙談與其父同諱故曰同子

不避父名

桓玄呼人溫潤自道其父名既而曰英雄正自難躁世說

內諱不出門

王述爲揚州刺史初至主簿請諱報曰亡祖先君名播海內遠近所知內諱不出門餘无所諱

因名改官爲

羊祜爲荆州刺史及卒有遺愛州人爲諱其名改户曹爲評曹焉

故犯其名

唐文尚書宗如周有人訴事謂當依如州官也乃曰某有亞滯故來訴如州官如周曰尔何人敢呼我名共人慚謝曰抵言如州官依如州不知如周官名如周則不敢喚如州官依如州如周大笑曰令舅自書見侮反深衆咸服其雅量北史

以諱爲戲

王亮爲晉陵太守有晉陵令沈嶷之性麤疎好犯亮諱亮不堪遂啓廢之嶷之乃造坐云下官以犯諱被代未知明府諱若爲彼字亮父名彼當依无敢尊侍大爲大傍无敢尊若是有心彼无心彼乞告示亮聞之皇恐不獲下牀跣足撫之抚掌大笑而去齊書

以姓名爲戲

宋殷淳字子孚与何昌共食昌食盡昌曰益殺尊養盼司空无忌子也孚徐輕餉曰何无忌神

對客不犯諱

梁武帝詔王僧孺改百家譜合一百七十二卷藏在秘閣工好其書日對士客不犯一人諱

不諱嫌名

范滂表之子為太子詹事固辭朝議以礼不諱嫌名乃居之
席賈曾授中書舍人以父名忠辞不受議者以中書是曹司名
又与曾名音同字別礼无嫌曾乃就職

諱稱父字

——

作史避諱

唐高祖之祖諱虎李延壽唐人也作南北史易石虎以季龍易
韓擒虎以韓擒

諱樂廢飲

韋翼尚書有重名生平不飲酒不務歡為家諱樂也明皇雜
諱岳廢樂

劉温叟父名岳終身不听樂不遊高盖每赴内宴聞鈞奏則涕
泣移時曰若非君命則不至是

諱石避行

徐積以父名石平生不用石器過石則避不踐

惟諱犯賊

包拯尹京礼上之日吏請家諱公眼目曰吾无所諱惟諱吏之
有賊惡者

諱名談杜祁公衍嘗言父母之諱在我而已他人
何預焉公帥并門吏請家諱公曰下官无所諱但諱取杜法賊

——

避丞相諱

尚書省文字下六司諸路例皆言勘會當公為相始作勘當
以其父名會避之也 京師舊公以其父名會避之也 京師旧有
曾公以其父名準亦改為平貨務

雜著

避諱甚難

梁世謝峯甚有盛名開諱必哭為此所誤峯元經牧江州遣往建昌縣修牋書有称嚴忽
者必對之流涕物情怨駭揚都一七人諱嚴而与況氏況与況
其書名而不姓此非人情也凡避諱者消得同訓以代之相公
名白海有五酪之称萬毛名長琴有製長之目不聞謂布帛為
帛蜡呼賢鵝為賢脩也梁武小名阿練甘呼練為絹乃謂銷鍊
物為銷絹故或有諱桐者呼梧桐樹為白蠟樹便以戲笑耳周公名子曰禽孔子名兒曰鯉止在其
身自可无禁至於衛侯燬公子晉亦名燬長卿名犬子
王脩名物子正有連文理未為違也所行令之所笑也北七
多有名況焉 駒駼子苟避其良於義何取前
漢有尹翁歸漢有鄭翁歸梁有孔翁歸晉有司馬翁歸孟少孤
如此名字皆當避之名子者當為孫昭親戚中有諱襲諱周諱

清諱和諱禹交疏造次 生自北周著辛苦無慘賴為家訓

韓愈

今與進士之賀書勸貢舉進士賀舉進士為其勸
曰賀公名誕且爾賀不舉進士為其勸之舉者為非听者不察倡
而和之同然一詞墨而濃已甚不則君言在不称慢是
律曰二名不偏諱嫌〈若曰謂君言慢不称慢是
也律曰不諱嫌名〈若曰謂君言在言之類是也今
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
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大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
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欤周公作詩子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
秋不譏不諱嫌名者康王劍之孫實為昭王曾參之父名皙曾
子不諱其周之時有斯事矣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不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為通不

聞又諱車撤之轍爲其字也諱邑名雖爲野雖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爲其字也今上諱及詔不聞諱辭勢秉機以推官宮要乃不敢言及機以爲觸犯主君子直言行事但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猶之於律猶之以國家之典設事進士爲可不可耶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无戾也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行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曖其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行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

或讀曰不諱

太史公多談故史記无談字李在仲政超談作超同范曄父名泰會故爲史諱以泰爲通泰事賀作諱辭持言在不稱微之說故愈父諱仲卿宋普諱爲曹志植之子奏議云余植不強不諱植字三國志无不諱其名如功以推成是并孫楷之名

也

論漢唐國諱

周人以諱事神然雖事之言克昌歌後忽嘻言駿發爾私何以不爲文武諱哉王引之述聞云此後世之所謂諱故也如稷王名滿敢指曰文王昌武王發其後有王孫滿爰公名黶諸侯亦有倚侯鄭桓公名掘突以獻武公名二山是特當時爲說者諱故改其名而承襲不易破後又有公孫敖亦以祖之名而言之不嘗諱也後世諱政而正月且易其音視周爲寬矣觀王嘉上封事無教逸欲有國是固爲高祖諱矣及韋玄成諫諱有曰總齊群邪自是而下犯高祖之諱者凡三五六蓋當楚元王時未如後世之愈至武帝諱徹

祖父母

皐祖始祖也猷之初生謂之皐人之初生謂之胥梁益謂皐爲祖或謂之皐祖楊雄方言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祖顏氏家訓

大父行

鄭當時知友皆大父行

祖父見異

賈逵自爲兒戲弄常設部伍祖父習異之曰汝大必爲將軍忘以祖與孫見年齒門見祖畫象

魏曹休祖父胥爲吳郡太守休後至吳郡太守舍見壁上祖父畫象乃下揖涕泣

祖妣後嗣

晉何曾侍武帝宴退告其子道曰國家應天受命剏業垂統吾每侍宴未嘗聞婦人之言唯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兆也

晉李密學令伯父早亡母改醮祖母劉撫養密後仕爲太子洗馬以祖母年老無人侍養乃上表陳情

念祖母病

齊宗元卿早孤爲祖母所養祖母病元卿在遠輒心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以此爲常鄉里號宗曾孝

祖母命名

李百藥爲董晏時多疾病祖母趙氏故以百藥爲名

小孫侍祖

陳太丘詣荀朗陵荀儉無僕役乃使元方將車季方持仗從後長文尚少載著車中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炙若亦小坐著膝前世說

雜著

陳情表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既无叔伯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期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僮煢煢孑立形影相吊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以臣供養无主

李密 字令伯

陳道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司馬光曾祖政贈太子太保制　蘇軾

敕書曰皐陶邁種德德乃降之遠故其發也難發之難故其報也大古之君子有種德於百年之前而待報於數世之後者昔聞其語今見其人其官其故當祖某官某甚行有聞信於鄉曰懷道不試遺其子孫天不吾欺翔世而顯至于曾孫其德日跻袞衣繡裳進位于朝退有事於家廟其致膺命詔于有神尚食其報以康乃後

曾祖母蔣氏温國太夫人制　蘇軾

敕朕自通籍之臣皆有以寵綏其父母而自初以上非子承弼之家莫獲褒顯君子之孝不於尊祖以及其妣用邦君之礼以隆其家可謂至矣某官某故曾祖母某氏鄂胡有守柔嘉雍則經之以孝慈緯之以恭儉使清白之訓不墜于子孫而陰德之報可嘗於天地我有以寵綏其父母而自初以上非子承弼之家莫獲褒顯君子之孝不於尊祖以及其妣用邦君之礼以隆其家可謂至矣某官某故曾祖母某氏鄂胡有守柔嘉雍則經之以孝慈緯之以恭儉使清白之訓不墜于子孫而陰德之報可嘗於天地

祖炫太子太傅制　蘇軾

敕朕有元臣以德媚于上下民見其羽旄聞其車馬之音則稽首而聚觀之況其父祖墳墓所在望其草木蓋有流涕而拜者錫命之寵豈特以慰其家而已哉某官某故祖某官某爵某力行追配前人仕道難進止於一命无疆之慶在其子孫風流未遠英烈如在歆予寵章以慰民望

祖母吳前氏温國太夫人制　蘇軾

敕夫天人之際若不可知而善惡之報各以其類凡今富貴壽考光顯于世朕察其公論其父母未有不仁而得之者也某官某故祖母某氏令德孝恭著于閨門好礼慈愛加于姻族始生賢子以大其家而餘澤方茂福禄未究拜世之後莫之与京愍冊追榮国有常典無幾幽壤服我寵靈

父母

事養同　勗姑附

生曰父母死曰考此曲礼父母存而不親也親而不尊也尊表記身者父母之遺体可不敬乎祭義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悪之懼而无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一辜足而不敢忘父母可謂孝矣亦同初六幹父之蠱九二幹母之蠱幹父之蠱家人有嘉君為父母之謂也家人嚴君焉我孝子不得終養尔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則銜恤入則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陟彼岵兮瞻望母兮親風思念父母也陟彼屺兮瞻望母兮親行役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小雅父兮母兮畜我不卒日月否則悔

歌父母曰昔之人无聞知无遺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孝經身体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同上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事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同上父母之心人皆有之騷文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孟子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孟子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鬬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

養父能生之不能養之母能養之不能教海之論礼秦人借父母貲以賈利慈母敗子也教海之論礼秦人借父母貲以賈利慈母敗子也

婦事舅姑如事父母 曲禮 舅沒則姑老傳家事於子婦孝
記堂无空虛婦姑勃磎 物 乳 外 婦姑不相悅則反啓而相猜詩
也 賈逸 歌曰昔韓伯瑜母嫁以忽 詩 衣身未分明何以拜姑 婦 詩

舜爲大孝

吾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 烝烝 大孝終身慕父母五
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萬章

文王大孝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 祀

武王達孝

孔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
事者也

曾子養志

孟子曰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
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
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
若曾子者可也

曾子交擊

曾子嘗有爲不中曾皙怒建木擊之曾子有頃乃蘇退敬舞而
歌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昔舜事瞽叟索而使之未嘗
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而小箠則受大箠則走今曾
子委身待暴怒以陷父不義不孝孰大乎 檀弓

三釜不及

曾子曰吾及親仕三釜而不洎吾心悲前
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待是故椎牛而

祭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初吾爲養不及釜尚欲三而魯者
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厚
祿高九尺傳賢百乘然猶北鄉而泣涕流者非爲賤也悲不逮吾
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韓生時外傳

閔子之孝

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百里負米

子路曰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由也爲親百里負米親沒
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負米百里豈可得
乎木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逮往而不返者親之壽忽如過隙悲哉 家語

嗽蔌飲水

子路曰漁哉箕也生无以爲養死无以爲葬予曰嗽蔌飲水盡
其歡所之謂孝 孔叢子

風木思養

孔子出行聞有哭聲其悲至則皐魚也被褐擁鈐哭於路左孔
子下車而問其故對曰吾少失學周流天下而吾親死一失也
高向其志不事諸侯義不絕交友而親交而不養二失也少失
老无所記三失也夫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
不可追者年也逝而不可追者親也吾於是辭矣立哭而死於
是孔子之門人歸養親者一十三人 韓詩外傳

老萊子老萊彩

老萊子老萊二親行年七十嬰兒自娛著五色采衣嘗取漿上
堂跌仆因臥地爲小兒啼或弄鳥於親側 列女傳

伯瑜泣杖

韓伯瑜有過其母笞之泣母曰他日未嘗泣今何泣對曰他日

得暫常痛今母之力不能痛是以泣也訖戎

休沐謁潮

石慶爲内史建老白首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衣廁腧身自澣浣以爲常

爲親奉檄

毛義家貧以孝行聞府檄以爲郡守義以手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張奉薄之後義母亡遂不仕奉歎曰往日之喜乃爲親也

王尊孝子

王尊遷益州刺史先是王陽爲益州至邛崍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体柰何數乘此險後以疾去父至此坂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耶吏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世以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

捨養入宦

歐陽詹閩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猶必有得而歸爲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皆欣詹在側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者歟韓文

諸生歸養

陽城爲国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孝者所以事君也忠者所以事親也忠孝一也事親必下於見人過今子察於禮而責於妻不亦遠乎孟子遂留其婦謝之亟令歸知婦而明婦之道列女傳

白婆悟郎

樂羊子妻不知何氏女嘗有他舍雞入垣内姑盜殺食之妻到不食而泣怪問之妻曰自傷居貧使食他肉姑竟棄之

襄陽耆舊傳

宋庾仲文傳何尚之妻曰仲文當言不誠不聽不成姑公

隋長孫平爲工部有告都督卿紹非毀朝廷爲情憤者文帝怒將斬之平曰諸云不疑不離不成大家豹上乃赦紹　鄭畋嘗與畢平公主開乃父爲天子我父嫌天子主怒入奏上曰他父實嫌天子不作使不嫌社稷豈汝家有也尚父拘畋詣朝堂待罪上曰不癡不聾不成大家阿翁小兒女閨閣之言大臣安用聽錫費以遣之尚父杖畋數十　田舍錄

雜著

鄂人耳　韓

鄂有以孝爲旌門者乃本其自於鄂人曰汝毋殺吾親之所樂安閭里共滋久切余懷敝印綬固非効溯明賦歸爲後勤鄂人大感泣疾則於焉粉之所福心恥折腰於五斗毫自成人以及今未嘗一日持旁而藥若以爲是未聞戰爲交鏘以爲養在數未聞有如此者苟不

傷於義則聖賢豈尚之也是不幸因而且致死則毀傷之咸絕之罪有知之其爲不孝得無甚乎苟有合孝之道又不當旌門室生人之所宜爲異乎既以一家爲孝是辨一邑里皆云善矣以一身爲孝是滿其祖父皆無合然咸陷於危難能固其思孝而不苟生之心歟或陷於死地毀傷其軀孫斯爲去爲勤已劇非是而希免輸者乎當不忍毀傷爲罪滅絕爲安不腰於市而已贖於政況旌其門　王逢原

綠有可棄綠有可去何則綠爲忠實无內顧則祿可慕而可據上有慈顏以喜以懼故祿可去而不可留曉吾父八十母髮亦素尚爾爲吏愛爲遐路數三最爲其子反哺我豈不如鴉其誰棄惟秋之氣至慘慄而感人日暮愁思則眸江濱悵爲童子當此凜辰百果始就迭進其珍時則有紫蓼長腰紅芡圓實牛

八綠帝之柿稻苞黃粟青羊連麗烏悲五沸鳴腳受彩乎微核木瓜鏤丹而成賢青乳之梨朋棗之橘蓬蒌蒲萄蘡薁蘋則有鵝鶴野鳧鴻鸘清江之膾鱸寒水之鮮鯉目以紫蓋雖以茶苦脆浮史翁剡雖之桐柳僕侍不譁閭書在石或執吾親之所樂安閭里共滋久切余懷敝印綬固非効溯明之所福心恥折腰於五斗毫自成人以及今未嘗一日持旁而稱詩豈得不決去於此時靜默以終日或獻言以對友信律詩

送許八拾遺歸江寧覲省　杜甫

詔許中禁慈顏赴北堂聖朝新孝理祖席倍思光內帛擎偏重宮衣看更香淮陰看渡江航春陽雞人晏秋期燕子涼揚雪爲父老壽酒滿樽罌看盡常飢渴追蹤恨漸空虎頭

金粟影神妙獨難忘有時簡於朱輪四連持使節歷郡城獨留龍仗武陵渡與行發時正許沙鷗迎到日方兼竹馬迎惟愿鄰翁笑少一盃春酒共傾　白居易

人倫部

父子

餘見愛子知子及世家門

君書要語

為人子止於慈大事父作之子述之　父子篤兄弟睦家之肥也　禮運父子非禮不定禽獸无禮故父子聚麀曲禮父者子之天　詩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蠱卦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家人父子之道天性也　孝經父子主恩孟子父子之間人所難言蒙書子瞯至親以善也父雖至尊沛公索其羹不然則死於妄里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舜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同上

風雞驥子生有種毛骨往往傳諸郎　汗血固應生有種賢否不類

堯之子丹朱不肖舜之子商均亦不肖　以瞽叟為父而有舜焉子遺父

文王長子曰伯邑考紂囚文王以為羹以賜文王曰聖人不食其子羹文王得而食之紂曰誰謂西伯聖者之食其子羹而不知　世紀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諸師贊曰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答曰烹其子而食之且誰不食樂羊雖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樂非子

拜前拜後　洋見世家門

橋梓為喻

伯禽与康叔見周公三見三笞之二子乃問周子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名橋南山之陰有木名梓何不往觀之二子往見橋木高而仰梓木實而俯還告商子曰橋者父道梓者子道也　世紀

證父攘羊

葉公問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父子責善

公都子曰匿章通国皆称不孝為夫子与之遊又從而礼貌之敢問何也孟子曰夫章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舜終身不養為其設心以為不孝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吕氏春秋

父不傳子

輸扁曰臣也斲輪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天運

忍傷父名

田叔為魯相辞魯以百金詗少子仁不受曰无以百金傷父名

救翁分羹

項羽聞成皐破亦東廣武与漢相守楚軍食少項王患之乃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三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与若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未定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

怒子進諫

曹參代蕭何爲相國日夜飲酒子欲爲中大夫惠帝怪之今窗言曰無以請事何以憂天下窗曰趣入侍天下事非汝所當言

晁父是子

石奮名建父子之美也然無是父無是子無是父揚子

數過擊鮮

陸賈爲太中大夫呂太后欲王諸呂賈自度不能爭之迺病免以好時田地善往家爲有五男乃出所使越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爲生產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寶劒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給人馬酒食極歡而更所死家得資勤車騎侍從者「載中往來過它客率不過再過數擊鮮無久溷汝爲也

晚方識父

霍去病父仲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侍者衛少兒私通生去病仲孺更娶婦生子不相聞久之去病爲驃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至平陽傳舍遣迎仲孺超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爲人之遺腹也仲孺扶服叩頭曰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去病大買田宅奴婢而去

從子之諫

後漢吳祐父恢爲膠東侯相年十二隨父到官恢欲殺青簡竹以寫書祐諫曰今大夫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治誠恐多珍怪上爲國家所疑下爲威權所望此書若成即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不攜寶徹名嫌疑之間先賢所慎恢奇之乃撫其背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素違父命

有限子者家貲萬金而自少小不從父語臨亡意欲葬山上恐兒不從倒言葬我着淳下石積石積石積

鄉也言議盡日汝南先賢傳

相門有相見世家門

將門有將

王猛之孫鎮惡喜論軍国大事或腐鎮惡於劉裕與語說之曰吾聞將門有將鎮惡信然

責子不賢

王述蒙顗授裁之恥為之下遣使詣朝廷求分會稽為越州行人失辭大為時貴所笑既而內懷愧歎謂諸子曰吾不依懷祖而位遇懸邈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耶

子散父財

郗愔好聚斂積錢數十万嘗開庫任其子超所取超性好施一日中散與親故都盡

責不褒父

袁宏子遷桓溫記室後為東征賦賦未到稱過江諸名德而獨不載桓溫知之後游青山歛歸命宏同載問宏云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曰尊君稱謂非下官敢專既不遑啓不敢請之耳溫曰君欲為何辭宏即答曰風聲散則或搜或弓身雖可亡道不可頓篁城之節信義為先溫泫然而止宏賦又不及陶侃侃子胡奴嘗於曲室抽刃問宏曰家公勳跡如此君賦云何相忽宏答曰我已盛述遠公何乃言無因曰功以濟時職思靜亂長沙之勳為史所貶胡奴乃止

求增父秩

孫逖遷中書舍人父嘉之且八十摘為令逖求降外官增父秩帝嘉納拜嘉之宋州司馬聽致仕

訪索得父

呂向之生父父客遠方不還後有傳父猶在者訪索數年不獲

宅曰自朝還道見一老人物色問之果父也下馬抱父足号慟行人為流涕

父清臣清

胡質仕魏為荊州刺史子威自京師省父留十數日告歸父賜縑一匹曰吾俸祿之餘也及威為徐州刺史武帝問鄉清孰如父對曰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

譏父銅臭

崔烈嘗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於議者何如鈞曰大人少有美稱歷位卿守論者不謂當為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為然也鈞曰論者嫌其銅臭烈怒拳杖擊之鈞狼狽而走烈罵曰死卒父母而走豈孝乎鈞曰舜之事父也小杖受大杖走此瑟閻公於不義非不孝也烈數而讓官

父子驍勇

逆素震驍勇走及奔馬周文曰非此父不生此子也史

傷父被刑

吳郡陸襄父閒被刑襄終身布奉蔬飯鍾妻采有切割皆不忍食居室惟以捐摘供廚江陵姚子篤母以燒死終身不忍噉炙豫章熊康父以醉而為奴所殺終身不復宴酒然礼緣人情思由義斷親以嗜死亦不可絕食也顏氏家訓

責子責重

宋顏延之子竣貴重延之謂曰乎生不喜見汝殊有凡毛

謝鳳之子超宗有文辭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有鳳毛

朝望歸省

晉王起子絪性高簡無資尚氣以光祿朝夕歸省林木鬱儀構半隱亭以自適侍父河中廨中條山朔望一歸省

州人號爲郎君公
子入郡境郡邑未嘗知既至每出入常於戟
柳公綽居外淸其子每入門外下馬呼僕貴爲丈皆許納拜未嘗奬語欵密
西平有子
李晟傳帝狩梁州晟統回紇吐蕃騎萬人破賊朱泚率殘卒萬人西走餘
之分乃自東渭橋以精騎萬人昔獨朕哉乃拜晟行營副元
黨悉降帝曰天生晟爲社稷也
帥從王西平郡子趙宇元貞以陰補儀衛尉
度會大雨雪行七十里夜半至懸瓠城雪甚城旁皆鵝鴨池趙趙
令擊之以亂軍聲趙入城擒吳元濟 柳子厚平淮雅曰惟西
平有子惟我有臣
父子討賊

吳元濟叛皇帝若曰韓弘汝其以卒萬二千扈而子公武惟尚之
曰弘汝其以節度都統討軍平淮碑
各得父一絕
宋之問父令文富文辭且工書有力絕人世謂之三絕都下有
牛善觸人莫敢娶令文直性戇取閑折其頸殺之後之問以文
章起第之悌以驍勇聞之孫精算隸世謂皆得父之一絕
對管華近
溫大雅遷黃門侍郎而彥博亦爲中書侍郎對管華近帝嘗從
容謂曰我起晉陽爲卿一門耳
事公於子
令狐綯爲相每朝廷大事一取決於子高如元載之伯和李吉
甫之德裕高頻招權受賄言事者攻其短綯爲其子訟冤

賓僚尚書本燕人性嚴重家法整肅尚書每對客坐即一侍郎
三起若四參政五補闕皆侍立
三子列侍
陳省華蜀人堯叟堯佐堯咨皆進士及第而伯仲爲天下第一
曩年與燕國夫人馮氏俱寧堯叟知樞密院次子堯佐知制誥每對客三子列侍客不自安省華曰李生列侍常也
士大夫以爲榮 瀛水燕談
朝服侍立
王溥拜相年三十二其父柴累遷魏州 太祖曰使還與鄉王
立客不安求去柴曰李生勞賓暮起避耶 帽田錄
手植三槐
王晉公祐 太祖朝爲知制誥使魏州 太祖曰使還與鄉王
溥官職時王溥爲相使還 帝怒安置華州七年不召初祐赴
取時親朋送祐曰意公依王溥官職矣祐笑曰某不做兒子二
郎必做二郎者文正公旦也祐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孫必有
爲三公者已而果然天下謂之三槐王氏邵氏錄
子班父前
吳正肅公育在二府太保公以列卿奉朝請父子在廷士大夫
以爲榮而公蹙踖不安自言子班公前非所以示人以法顧不
敢以人子私乱朝廷之制頃得罷去不聽
父子主新法
荊公置條例司用程伯淳爲屬一日盛暑荊公與伯淳對語公
子雱因首跣足袒婦人冠以出問荊公曰新
法數爲人沮方与程君議雱其蹤以坐大言曰棄韓琦富弼之
首於市則新法行矣荊公遽曰兒誤矣伯淳正色曰方与參政
論國事子弟不可預始退雱不樂去伯淳自此与荊公不合 遺

公子著名

韓忠憲億子獻肅等門下侍郎忠孝　范文正仲淹子門下侍郎忠宣純仁並以勲業著
曹武惠彬子武穆宝臣　高武烈琼子樞武維勲並以武功著
蘇老泉洵子文忠軾文定轍號三蘇以文章著

古詩

送鄭生涵始以長安尉選為校理詩序　韓愈

鄭生涵始以長安尉選為校理人皆曰是宰相子能恭倹守教訓好古蔵旌於文辭者如是而在選公卿大夫家選之子弟其勸耳矣今生始進士獲重語於天下而慊慊若不足真能守其家法矣其在門下者可進賀也來告來宿朝久侍側東都士大夫不得見北面於其行日分司郎吏與留守之従事切載酒殽

席宴罷門外盛賓客以錢之既醉各為詩五韻具属愈為序
相公洛台冢宰分政新邑洛才子富文華校雄天禄閣壽觴嘉節過埽騶春杉陳鳥時正交加揚花糝泊交親誰不羨去去翔

家廟

困詩　顧況

困哀閔也困生閩方閩瘴史得之乃絶其粮為獲玟金滿屋為冕為舄如視草木天道无知我罹其毒神道无知彼受其福郎罷別困吾悔生汝又汝既生人勤不事不從人言采獲是苦困別郎罷心摧血下隔地絶天及至黄泉不得在郎罷前

送李校書　杜甫

代北有豪士子毛盡青絲騏驥兒尤異是龍眠李舟名父子清峻流輩伯人間好物年不必須臾皆千五富文史十八足賓客十九授校書二十声価藉衆中每一見使我潜動飛白

母子

母氏劬勞凱風母氏圣善同上　靡依匪母陟岵无母何怙恃義与得譲章言樹之背注譲草令人忘

高宰背北堂也 [注]堂者房室所居之地總謂之堂房半以北爲北堂房半以南爲南堂 衛風母以子貴 [注]妻子立則母得爲夫人公羊傳列侯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爲列侯乃得稱夫人 [注]妻子慈母有敗子 李斯上書 [注]敗子慈母有敗子 [注]門无黃金啼家有白髮覩堂庶無云留使車載我堂上慈荊公分廿念母慈山谷

壽母

魯侯燕喜令妻壽母 魯頌

臂痛子歸

曾參出薪于野客至其家母即以左手捺右臂 [注]痛參即馳至門母曰臂何故痛母曰今者客至捺吾臂呼汝耳論衡蔡順少事母甚笑爲飯食言語或亡所出母怒客來故噬指以悟汝耳 [注]事母孝嘗出采薪有客卒至母望不至乃嚙其指順即心痛不疑爲京兆尹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問不疑多爲所平反母甚笑爲飯食言語或亡所出母怒爲不食

母問平反

陵母伏劒

陵母伏劒 [注]漢王與項羽相攻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二母私送使者曰願爲老妾語陵善事漢王長者母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劒而死項王怒亨陵母卒從漢王定天下

母知子敗見知子門

嘗糞別母

吳起出衛國門與其母訣嘗糞而問曰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衛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後仕魯爲西河守

珍饌供母

李容字季儒郭林宗見之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爲餐林宗以爲已設既而供其母自以菜蔬與客同飯林宗拜之曰郷賢孝哉因勸令孝以成德

旁母勉子

范滂字孟博桓帝時以鉤黨繫獄大誅黨人詔下急捕滂至門之自詣獄語令部捕即級欲與俱去滂曰滂死則禍塞其母就與之訣滂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惟大人割不忍之恩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得兼乎滂受教再拜辭母曰吾欲使汝爲惡則不爲惡行路聞之爲流涕若爲善則我不爲賊判

母知賊判

遼西太守劉祐到官遣使迎母及妻子爲賊所劫將載以擊郡
祐號謂母曰欲以微祿奉養不圖爲母作禍昔爲母子今爲
王陵義不得顧私恩遂與賊母妻皆被害祐棄官追母殺母全
義非考也啟血而死

演橘譜母見異鳥門

大母心亂

徐庶母爲曹公所得誘謂劉備曰本欲爲明公効忠款今失老
母方寸亂矣請從此別遂詣曹公

誠投存母

曹操執陳宮謂曰宮聞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
之親老母存否在明公不在宮也操曰宮既老母何曰宮聞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
仁政於天下若不絕人之祀妻子有否在明公不在宮也

截髮待賓

陶侃家千戶江之尋陽爲驛吏孝廉范逵宵過侃家幸无以
待賓母截髮髢双發以易酒肴樂飲極歡而去

母期子貴

齊宝敬則母嘗語人云敬則應得鳴鼓角人笑之曰汝子得爲
人吹鼓角可笑後果封後給鼓吹

指痛母亡

梁楓有至性母病隨父宦建嗣府母劉夜忽若有左手中指
忽痛不得寢父宦宅信狀回問

萄萄遣母見萄萄門

母慮吟詩

李賀母嫌賀中見所書詩多即怒曰吳兒欲嘔出心乃已耳

母喪其死

歷武鎮蜀頗放肆及卒母哭曰今而後吾知免爲管婢矣

先人墓邑中故老已盡不知所在館於佛寺日夜悲泣忽視之乃父遺跡云我子孫若求
屋柱煤煙之下見數行字拂而視之乃父遺跡云我子孫若求
吾墓當於其村家問之羔哭而往果有老父年八十餘指其白
壠因得歸葬羔官至工部尚書致仕李肇国史東坡嘗書此事

遺案康叔云

母老被謫

劉禹錫出爲播州刺史詔下御史中丞裴度爲言播極遠猿狖
所宅禹錫母八十餘不能往當去其子訣恐傷陛下孝治乃易
播州許見父友門柳子厚墓誌

母老出使

狄仁傑爲并州來軍同府鄭崇貧母老疾當使絕域仁傑曰君
可貽親万里憂乎詔長史閻仁基請代行時仁基与司馬李孝
廉不平相語曰吾等可少愧矣相待如初

白雲孤飛見雲門

知子必貴見知子門

母訓貴人

孟陽母刺妾之女問未坐錄衣少年何人曰補闕杜黃裳夫
人曰此人全別必是貴人西部新書

親導母與

崔邠拜太常卿故事太常始視事大閱四部樂都人縱觀邠自
第去悕親導母與公卿見者皆避道都人榮之

母慮吟詩

李賀母嫌賀中見所書詩多即怒曰吳兒欲嘔出心乃已耳

母喪其死

歷武鎮蜀頗放肆及卒母哭曰今而後吾知免爲管婢矣

其母福壽

張齊賢拜中書門下平章事母孫氏年八十余封晉國太夫人
太宗數其母福壽多賜手詔存問褒榮之

母疾心動　孟郊

司馬池掌奏名礼部將入試聞庭一日心動不能寐曰吾母素
多疾能无恙否及至內門徘徊不能入蓋母亡為交人所賤也
因語其交而交止告以聞有疾池遂號慟而歸

乞早封母　孟郊

趙康靖公抃會郊祀當進階封且任一子京官乞以封母郡
太君宰相為公曰方為李士擬封不久矣公曰母八十二朝夕
不可期更又今以為榮許之後遂以為例

古今文字雜著

閑居賦　潘岳

太夫人在堂有慶老之疾尚何已違膝下色養而眉二徙斗筲
之役乎於是覽止足之分庶浮雲之志築室種木逍遥自得池
沼足以漁釣春稅足以代耕灌園鬻蔬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
候伏臘之資凜秋暑退肥春寒性微雨新晴六合清朗太夫人
乃御板輿升輕軒遠覽周家園廬長筵列孫子枕平疇之阴
車結轨或宴于林或禊于泥昆弟班白兒童羅齒称万壽以獻
觴或一揖而一喜壽命之基顏和浮杯樂飲絲竹駢羅頻足起
舞抗音高歌人生安樂孰知其他

李觀以著作郎知臨江軍清江縣時歐陽文忠公扶
護太夫人喪歸廬陵船過清江太守謂公為文以祭
之太守以簡率為訝觀曰无深訝也既而公擊節賞
之其文曰
貴孟軻亞聖母之教也今有子如軻金死何憾尚饗

古詩

歸信吟　孟郊

淚墨洒為書紙寄萬里親書去魂亦去兀然空一身

遊子　孟郊

寄草攜堂階遊子行天涯慈親倚門不見草花

遊子吟　孟郊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
心報得三春暉

律詩

賀陽城郡王瑱加太夫人　杜甫

衛幕推恩重潘輿送喜頻濟時聯上將錫號戴慈親富貴當如
此蓬萊等倫郡依封土舊國与大名新紫誥紫泥詔之誥
也馬電盤上之泉清朝燕賀人遠傳冬笋味更有綠衣春笑葉班
字有四鸞之象

始史芬者孟母鄰義方兼有訓詞翰昨都下色養而眉二徙斗筲
報王身可怜忠与孝双美益麒麟

奉送蜀州柏二別駕將中丞命赴江陵起居衛尚書
太夫人因示從事行軍司馬位　杜甫

中丞問俗盡能頻愛客傳書綠鵑新遷轉五州防御使起居八
座太夫人

詩話

詩諷歸養

王維川調官京師母老留鼎州又不歸侍嘗閱黃人歌舜有詩
云盡堂无佩禁垂纓采及桃源歌乃歌黃山谷和韻諷之云慈
母每占烏鵲喜家人應賦采蘩歌可留盡朋友書善之義山谷
至孝奉母安康君子為親滌溺器未嘗刻不供子職

人倫部 ——— 建安祝 穆 刊 ——— 類人編

後母 伯叔母 所生母 庶母 乳母 慈母 保母 出母並附

羣書要語

伯叔母 父之兄妻爲世母父之弟妻爲叔母 爾雅

後母何以小功以尊已加也 儀禮喪服慈母如母傳曰慈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故孝子不敢殊也 儀禮

為庶母 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責妾之命也 喪服

異爲獄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使爲子師其父爲慈母其死爲保母無服

慈惠溫良敬謹而寡言者使爲子師

居子室內則

出則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

古今事文類聚

舜事後母

舜父瞽叟盲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傲弟更娶後妻子常欲殺舜 史記 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叟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 東曰謀蓋都君咸我績 五章

後母逐子

殷王中宗之子曰孝已事親一夜五起中宗用後妻言遂之

假蜂進蠭

尹吉甫子伯奇事後母至孝母取蜂去毒繫於衣上伯奇前取去之母便大呼曰伯奇害我吉甫見疑伯奇自死 列女

訪所生母

同州少卿朱壽昌方在襁褓而所生母被出及長仕於四方孜孜
求訪不遠治平中官於陝州一人大悲棄官入關中長妻詩
曰即棄官入關中得母於陝州之郃子瞻為作詩序其事極悲壯
恨東軒筆錄

雜賤必當以下依姨母

姑布子卿見元帥曰此雜賤必當貴求為將軍也簡子已此母賤翟婢子卿
曰天之所授雖賤必貴

周顒母李氏字絡秀顒父為東莞太守絡秀父兄不許
絡秀曰門戶殊寿何階一女子遂志之時顒及萬壽皆曰我屈
節為養家安事見舅乎門

適出不祧

龔秀母陳嫡母沈氏不之礼秀父徽有盛名賓客甚眾秀年
十餘歲有所啟發若出則過秀寢民使具母進饌於客見者皆起
秀母曰微郎如此雖為小兒故也寢民知之乃止時人為之語
曰後進領袖有龔秀

越襲供賓

閻侃母湛氏初侃父卒鄉為求大雪湛氏乃徹所卧新席給其
陽葬服免還鄉為設賓主之禮

馬文容載髦供饌遂成回非此母不生此子列女

諸兄役母

崔道融為宋諸王參軍被責流台州豪人長吏以下並詣道融道
融諸兄等逼其所生自致酒炙於客前道融遽起謂人曰家无
人力老親自執勞諸客非所以為訓也兄所作咸拜其母母謂道融

曰我賤不足以報貴汝宜答拜諸客皆歎美道融兄事其母

母即姑婢

阮孚之母即姑婢也謝見婢妾門

無外家

王符傳安定俗鄙庶孽而符無外家為鄉人所賤隱居著書以
譏當世得失又敘貴顯其名故號潛夫論

爲乳母解紛以下乳母

漢武帝乳母賓太外犯事帝欲中憲乳母求救東方朔曰此
非所告所爭爾必望活者將去時但當屢顧帝指勿言此或可
萬一冀耳乳母繼至朔亦佯惻悶謂曰汝雖數顧帝豈復憶汝乳
哺時恩耶帝雖於婦心忍亦深有感乃棲然感之即免罪
聲言公浙西觀察有乳母通求外事公欲殺之密求顧況替救
況為之書遺

救二乳母見姑婦門

況謁公問之公曰天下皆知某守禮法乳母先犯之況曰公幼
時早起夜卧即要乳母今為侯伯乳母為用哉誠宜殺也公遽
捨之史遺

爲慈母服慈母

昔晉昭公少長其母有惡母及其死也欲喪之有司以聞
曰古之慈母無服今君為之服是違古與公不忍為之練冠自
昭公始也

不爲出母制出母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
母乎子思曰然也出母故孔氏之下喪出母自子思始也出母不為伋也妻者夫為白

後母偏愛

兄庸之性後夫多能前夫之孤後妻必虐前妻之子非惟婦人
懷妒妃之情丈夫有沉惑之辨亦事勢使之然也前夫之孤不
敢與我子爭家提攜旨生愛故隱之前妻之子每居已
生之亡宜學昏嫁奠不思防為故虐之異必寵洞父母被怨繼
親貴則兄弟爲讎家有此者皆門户之禍也顔氏家訓

古人不再娶

古人賢父也伯奇孝子也以賢父御孝子合得終於天性而後
妻間之伯奇遂放曾參婦死謂其子曰吾不及吉甫汝不及伯
奇王駿喪妻亦謂人曰我不及曾參子不如華元並終身不娶
此等足以爲識其後假濫塵孤遺離間骨肉傷心斷腸者何
可勝數讀之戚讀之戒顔氏家訓

古詩

優薄據

韓愈

井吉甫子無罪爲後母譖而逐自傷作云

父兮兒寒母兮兒飢兒保當道逐兒何為兒在中野以宿以處
四無人聲誰與兒有母憐之獨無母憐兒窮何哀兒飢何食兒行於野履霜以足

古詩係所生母

蘇子瞻

朱壽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爲經求之五十年
去歲得之蜀中以詩賀之

温公日録云其母素微生壽昌城餘遣出之

嗟君七歲知念母憐君壯大心愈苦憂君臨老得相逢喜極無
言淚如雨不責白衣依三公不愛白日明青天愛君五十青絲
服兒啼却得當年真龍髮改玉為酒鶴髮化生千萬壽益化

先夫人之妾楊氏名金蟬當以
出為弟輸子由保卅年六月
州舊纔不亂子由官於宋載其柩
遶汝過宋葬之於宋東南三里
壬午也銘曰

百世之後陵谷易位知其爲蘇子之保母尚勿毀也

誕子

羣書要語 雙生　遺腹子並附

男子生以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舒翻又男子乃生設桑弧蓬矢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內則三月之末擇日剪髮爲鬌男角女羈是日也妻以子見於父姆先相曰母某敢用時祀見於父大對曰欽有帥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內則誕弥厥月先生如達泮達大也又發語辭達羊子也生民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歆胡臭亶時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

孔子釋氏親抱送尽是天上麒麟兒掌中會見一珠新

詩曰 社寄漢中七　驟之子鳳之雛杜揚杯祝願无它語謹勿頑愚以汝爺李白憶尔懸弧日余爲坐上賓幸勤食湯餅祝辭天麒麟

劉禹錫贈張盥玉樹長新枝喜鹿物貴料舉成經方有掌珠

天白樂何時能反哺北養白頭烏　且有承家望誰能得子達

掌珠一顆兒三歲纔學牛蓮父六旬　玉芽珠顆小男兒雖盆

蘭湯浴羅時　朱岩春來盈女手梧桐老去恣孫枝並同上去

歲生兒名添丁意令與國充征行韓贈喬公頭未峭く眉刷翠骨重神寒天廟器一双瞳人劍秋水竹馬捐く搖翠尾李賀南

山新長鳳雛冒日分明盡不如瞻川虎兒可愛光陰願小猴

已有百步威歐公送兒歌

四生 古人尚質双生以後生者爲上取以爲兄公羊傳子之

續曆子 不思其父无貌於心也不啻見像无形於目也淮南子

古今事文類聚

禹契生之異

脩己背坼而生禹　簡狄胥剖而生契六帖

后稷生之異

姜嫄踐巨人跡而孕生子以爲不祥棄之水上故名棄即后稷

也

生空桑中

維嶽降神

紋麟

儲嗶血見生辰門

滅若敖氏

楚子良生子越椒子文子良曰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

滅若敖矣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慰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

政乃速有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

而子文辛于越司馬攻王楚滅若敖氏宣四

喪羊舌氏

叔向欲娶申公巫臣氏其母止之曰甚美必有甚惡叔向懼不

敢取平公強使娶之生子伯石始生子容之母充耳而好姑曰長

叔必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豺狼之聲非是莫喪羊

舌氏矣遂弗視昭二十八

親子知貧

越煞生其母視之曰是子處目豕喙鬲而牛腹絕望可盈是不可養又收向曰吾有生之時羊舌鮒卒鮒之妻聞之曰吾夫有友三人其一人者卒其一人者亡其一人者生吾夫卒時其二人者皆來弔吾夫亡時其一人者不來弔吾夫生時其一人者不來弔吾夫

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因名寤生

生而同物見世名門

蒙蘭而生

鄭文公有賤妾燕姑夢天使志已蘭曰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国香人服蘭之効是既而文公志之蘭而御之曰妾幸而有子政蒙蘭乎

天星孕秀見生辰門

三月母亡

東方朔生三日而母田氏死鄰母收養之時東方始明因以姓名焉

生子懸弧動

晉元帝生子普賜群臣投壺謝曰臣无勳懿豈宜當此寶器

生子弄瓦

晉武帝產子并產一蛇

監田生玉

諸葛恪少有名稱權見其容貌異之謂曰吾監田生玉豈宜盧也

生子懸弧動

晉元帝生子普賜群臣投壺謝曰臣无勳懿豈宜當此寶器

聽帝知英物

桓溫宣城太守聲之子也生未期而太原溫嶠見之曰此兒眉目疏朗有英物也嘗以過所當敬遂名曰溫嶠曰果尔後當易吾姓也本傳

新婦配參軍

王渾妻鍾氏談太傅綽之孫也善清談適渾生子濟渾常与談坐濟趨庭而過心瑜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子故不超如此參軍謂渾中參論也

天上麒麟兒生辰門

方生知死

繼舒微時嘗詣野王主人妻夜窺機閣車馬之盛相問曰男也

又也門巷云十五以兵死從門寢者為詔曰魏公舒後十五
年詣主人門所生兒曰因像桑丧傷而死魏自知當為公矣
後果位至司徒

夢虞脫上衣

索充夢虞脫上衣不自安一日訪曰三郎獨不起何忽脫
新望賢換一斗麵為生日湯餅耶上破然開之

夢九鵝

張九齡母夢九鵝自天而下飛集手庭遂生九齡

夢燕投懷

張說母夢玉燕投懷遂生說宛命錄

錯寫弄璋

太常少卿姜度誕子恭甫手書慶之有曰聞有弄璋之喜
視之掩口笑焉

雉甲辰

生丙子

小戊子 生見魏生庭門

夢賜五子

竇禹鈞家貴豐年三十餘無子夜夢亡祖亡父聚階之曰汝早脩
行綠汝無子又壽數不永禹鈞唯謹後十年復夢其祖父告之
曰汝自數年以來名掛天曹陰府以汝有陰德延算三紀賜五
子各榮顯汝宜正心之

生黃鶴樓

王勃若父仲華侍祖都官郭汾陽代宗母有孕值汀水縣潛與邊
黃鶴樓始宅身生公時隔漢陽人望樓下若有兒聲仲華

試晬知貴兒年兩門

夢得基子

李孫伯母初无子祈禱无所不至往觀之其一人取石二子授焉遂孕生孫伯

一男一女以下係双生

晉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云將生一男一女
男為人臣女為人妻故名男曰圉名女曰妾倩十七

一產六子

陸佺娶鬼方國君之妹謂之女嬉孕而不育三年嘗其母左脅
三人出右脅三人出帝系

一產二子

霍將軍妻產二子疑所為兄竟或曰前生為兄後生為弟或曰
長上者宜為兄居下者宜為弟君下前生今宜以前生為弟時

霍光聞之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子曰良曰盩曰良以次即生盩以已
生良則以盩為兄以良為弟故以前生者為長霍氏亦以前生
為兄為丙京雜記

存趙孤兒以下係遺腹子

趙朔為屠岸賈攻滅朔有遺腹子朔客公孫杵臼程嬰二人謀取他人兒負之以文綵匿山中嬰謂
諸將曰吾知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諸將發兵隨之公孫杵曰謀呼曰趙氏
孤兒趙氏眞孤乃反杜程
嬰為匿十五年因韓厥復立之是為趙武程嬰自投曰我將下
報宣孟與公孫杵臼武為服齊衰三年為之祭邑史記

有祖風烈

李慶子當戶早卒有遺腹生子陵有
同生丁卯

鄭玄子爲孔融吏事老乘融被圍往赴難被殺害有遺腹子以丁卯日生玄以丁卯歲生故名曰小同

繼父不容

壯祁公行越州人父早卒遺腹生公前妣有二子不孝其母改適河南錢氏公年十五六其二兄以爲其母陛私財以適人就公索之不得引劍砍斫之傷腦走投其姑姑匿其重擦下出血數升僅而得免乃詣河南歸其母雖父不之容從來孟諮問其詳錄

體有四乳

范忠文公鎮兄鎰卒于龍城无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公時未仕徒步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曰吾兄異於人体有四乳是兒亦必然驗之果然名之曰白常

蘇子瞻

賈陳述古年幸生子

靜如佳孫延光問始見徐卿筆二字甚喜參軍新婦解相敵阿大中郎喜有餘我亦從來識英物試報啼看定何如

英仲叔父幼子聰日聊尚書詞

黃魯直

骨委已知駒駼子性仁端居風雅不勝淫水狎柚俊應出坟山依瑞祥漸指家人知姓字試看屏上識之无乃前賢獻多陰德慶依高門待波卑

詩話

自愧无功

南康時宮中常賜洗兒果有近臣謝表云猥蒙寵數深愧无功李上曰此事卿宜得有功坡賀流所討云羣鼓玉果利市平分子大壯泰臨復開書喜兒面未飲春生腹无官一身輕有官

前後身

前後身本出釋氏輪回之說

取金環

羊祜年五歲令乳母取所弄金環乳母曰汝死此物祜即詣鄰人李氏東垣桑木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知李氏子則祜前身也

沙門前身

中書令王珉有一胡沙門瞻珉風采曰似從後生得為此人作子願亦足矣後珉生一子始能言便解外國語及經同梵具生所未見即識其名咸謂沙門前身

取刀子

尚晴有女數歲而亡始病時弄小刀子母替取不與傷母手後又產一女年四歲曰前時刀子何在母曰無也女曰昔爭刀子故傷母手云何無也請覓數刀合置一處令女自識女見大喜即取先者宛然記

能記舊井

晉顧靜字太玄年五歲語父母云本是李家兒九歲墮井而死父母訪之皆驗

永師前身

唐考瑾為盧氏宰少道士那和璞出遊過夏口打入寢寺坐古松下和璞使人發地得壇中所藏劉師德與永禪師書謂瑾曰頗憶此耶因悵然悟前身之為永禪師也東坡詩序

取香囊

後魏文瀅生五歲謂母曰有五色香囊在杏林中往取得之乃瀅前生五歲失足落井今再生也

婆謝聚樂

江南邊鎬初生忽啼數日求嘉辰謝靈運來謁願託君為父子鎬生親朋悉中者小字康樂又謁顧秀嗣主累用之平建州克湘潭號為邊羅漢 玉壺清話

僧歸後身

劉沆曾祖景洪事楊行密為江西牙將有能時者稱太守賓客供門湖南為許之復以婦行密遂不化初景洪曰我不從鼠時活方餘人後必降男名所居山曰復隆山有牛僧孺讀書

望沉母夢羊相公來而生沉
因夢立名
范祖禹母夢一丈夫被金甲至寢曰吾故漢將鄧禹也祖禹生日生公遂以名初字夢得溫公以傳稱鄧禹舊行淳備改字淳甫家傳

李白後身
郭祥正母夢李太白而生祥正少有詩名梅堯臣曰天才如此真太白後身也

雜著

論前後身
隋李士謙
客有不信佛家報應者士謙曰穆青牛惡徐甄惡餘殃豈非休咎耶佛經云轉輪五道此事誰所謂千歲萬化未始有極忽若縣

為黃熊杜宇為鵑鵑哀君子為鷓小人為梟黃母為龜宣武為鼈鄧之人為牛徐伯為魚此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說耶客曰那子才云豈有杜鵑化為梟鷓者士謙曰此不類之說也變化皆由心作本豈有心乎客亦不能難

律詩
贈湖州司馬
李白
青蓮居士謫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湖州司馬何須問金粟如來是後身

詩話
亡兒再生
顧況宇通翁暮年一子即非熊前身也非能慕亡況追悼哀切乃吟曰老人喪愛子日暮江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非熊在冥間聞之以情告冥官皆憫之郤令生況家三歲能言篤

閒父老吟之事
樂天後身
白樂天晚極喜李義山詩又嘗謂我死得為爾子遂以白老字之既長略無文性溫庭筠天後身不亦乖乎然義山有哀師我嬌兒美秀乃無匹之嘆何也蔡寬夫云

太白後身
梅聖俞贈郭功父詩以為李白後身未云死生性復猶康莊樹

人倫部　建

教子　父教　教姪兒姪門　母教

羣書要語

敎誨孺子式穀以之小窾公孫丑問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易家人嗃嗃悔厲婦子嘻嘻終吝　父詔其子兄詔其弟家道乃正　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尚爲人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若能保數百年終不爲小人也諺曰積財千万无過讀書顏氏家訓開卷第一門禁童子之暴謔則師友之誡不如傅婢之指揮止兒人之關防則嚴父嚴師之道能嗔寒泚硯書勿動我鳴兒鞠訓城小兒弄筆墨老鴉盡全　先生堂前霜月苦第子讀書喧兩廡

白氏六帖

學詩事禮以下係父教　陳元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曰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鯉退而學詩又云云鯉退而學禮曰聞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教以義方　衛莊公之子州吁有寵而好兵公非禁不絕於耶隱三

宋元憲忍諸子驕侈集古今家誡書爲屏風令各取一具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躬矣

居家有法

柳公綽昆弟有家法中門東有小齋自非朝謁之日每平旦輒由至小齋諸子仲郢皆束帶晨省於中門之北公綽決私事接賓客与弟公權及群從燕食自旦至暮不離小齋燭至則命子弟一人執經史朗讀一過乃講議治家之法或論文或聽琴至人定鍾然後歸寢諸子皆定於中門之內

已肉可蔬

五代唐劉贊父卒母爲縣令贊始就學求以青布衫孺毋食則自肉食別以蔬食贫賤苦之曰肉食君之祿也尔欲之則勤学以干祿吾食非爵之食也由是贊力学進士

戒子安分

韓忠獻戒其子曰窮達禍福固有定分汪道以求之徒丧所守切勿爲也余以孤忠自信未嘗有因緣攀附而再遭人主爲知已今忝三公所持者公道与神明而已焉可誣也 宋名一日

自政府歸語諸子曰吾備位政府知无不爲挑李固未嘗与汝等我培而荆棘則甚多矣汝等亦自有命惟自勉而已

湘山録

燕客索杖

韓忠獻教子厳肅知亳州第二子舍人自西京僚當省覲康公与右相及姪杜丞奈齊中中科歸公喜置酒召僚倫之親厚者俾諸子坐於廊隅推持国多深思知必有疾方之訓託疾不赴坐中忽云二郎吾聞西京有疑獄奏讞者甚詳云何舍人思之未得已詞之再問未能對遂推案杖大詬曰汝食朝廷俸三徙孟子孝而師母問孝所至子自若也孟母以刀斷機勉子之學今吾師母斷織子悋勤學不息遂成名儒

買肉教信

孟子少時問其家長猪何爲母欲啖之母曰與汝戲耳常教以信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肉以食之 韓詩外傳

斷機勉学

孟軻母三徙孟子学而歸母問学所至子自若也孟母以刀斷機曰子之廢学若吾斷織子悋勤学不息遂成名儒

不受魚餽
晏嬰仁爲鹽池司馬自能結網手捕魚作鮓寄母母還之曰汝爲魚官而以鮓寄我非避越也
不受蜘蛛
陶侃爲尋陽縣吏嘗監船以一蜘蛛遺母封鮓及書責侃曰不爲吏以官物遺我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矣
壯猶捷捷
王大司馬功業夫人性甚嚴毅王在藩域時爲三千人將年踰四十少不如意猶捷捷之故能成其勳業陳氏家訓
筍金易書
晉吉甫王宗翊智溫入朝值驍騎大將軍其子昭好學有聲冀書每顧筒中金曰何愛此不使子有異聞乎遂持易之
崔元暐爲東校員外郎母盧氏戒之切晉見李玄馭云兒子從官者脫有人來云貧乏不能自存七是好消息吾聞裴冗是衣馬輕肥此是惡消息吾聞此言今坐食俸祿若不能忠清恪以報天寧復地竹加修案勿忝吾此言也職官分紀

入仕欲貧

訓其嚴

呂蒙公初守原明申國正獻之長子正獻公君家簡重寡黙不以事物縈心每市回夫人性嚴有法維甚愛之恒中庸之又不教不知也古者聖王有胎教之法懷子三月出居別宮目不邪視耳不妄聽音声滋味以礼節之書之玉版藏諸金匱子生預擇師保固明於義理及夫孩識人顏色知人喜怒使加教誨使爲則爲使止則止以及教誡可省笞罰忿毋威嚴

不孝文集

雜著

弟子職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過恭自底於傲過求孝弟毋驕恃力志毋淫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
顧色整齊中心必式威儀恭翼小心翼翼
一此不懈是謂善則

教子

上智不教而成下愚雖教无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古者聖王有胎教之法懷子三月出居別宮目不邪視耳不妄聽音声滋味以礼節之書之玉版藏諸金匱子生預擇師保固明於義理及夫孩識人顏色知人喜怒使加教誨使爲則爲使止則止以及教誡可省笞罰忿毋威嚴

而有慈則子女畏而孝矣吾見世間婦教而有愛每不能然
飲食運為恣其所慾宜誡翻奬賺訶反笑至有識知謂法當忝
驕慢已甚方復制之捶撻至死而銜戚忿怒日隆而增然浪子
成長終為敗德孔子云小人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是也俗諺曰
教婦初來教兒嬰孩誠哉斯語

古詩

陶潛

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
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学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
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与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

黃山谷云觀淵明此詩想見其人慈祥藹詘可觀也俗人
便謂淵明陷子皆不肖而淵明愁嘆見於詩耳又杜子美
詩稱潛逸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篇頗亦恨咕禍至

半豈是足默識蓋不早生子賢与愚何其掛懷抱夫子美
困頓於山川蓋為不知者詬病以為拙於生事又往往譏
議宗文宗武失李故聊解嘲耳其詩名曰遣興可解也俗
人便謂譏病淵明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

韓愈

贈張籍

吾老嗜讀書餘事不掛眼有兒雖其愚教示不免簡君來好呼
出跟蹌越門限懼其無所知見則先慨赧耳因有緣事上馬捶
子版留君住廳食便立作階砌鑿功礼記速須剖咲噬元龍
相賀言此是萬金產吾愛其風骨粹美無可揀試將詩義授如
以肉貫即開袂露掌不自得高樓雖我身陋在恥爵位不早繼
宝勤藜秉涼勸奴婢閑東掃庭柞棘生蓁蔚君子德悅若乘朽栈召令吐所
引水灌竹中滿池種蓮藕秋池紅蓮鮮冬溜折蓬蒿排蕉冬溜折蓬蒿
惜新荷好看守方籬邑龍兒攜迸海林驚雪服恨不見心服痛

變又括將行毋上書請代
視子知翁意
知子奢儉
范蠡至陶致貲能治生
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
曰家督乃遣少弟
則楚王怒論殺朱公子
曰吾固知其必殺
少弟生而見我富
棄財也 史記
知子賢愚
張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隨
軍光問千秋戰鬬方略
禹禹不能記光由是賢
知子不能
薛宣子惠有至二千石
行治中處置什物終不問
知子必富
石崇司徒苞之幼子生於
終分財物與諸子獨不
自得及爲荊州刺史
知子能書見
知子所得
晉穆帝問顏延之曰
知子必貴
唐王珪少與房杜善毋
試與借來會客酸等過其家母大驚救
汝貴不疑按杜甫送王砅詩則珪母杜氏非李氏也
不知子能文以下係
陳思王祖太祖常視其文曰汝倩
新興崔琰成太祖將誅之
之
不為父所知
山簡嗜酒
子也簡數曰君
遇以常
謝惠連初有才不為父
才悟如此而簡作常兒
以豚犬
高適師神考愚
絕忽一日朝生女
里而適沒獨高適
雜著

愛子致禍
人之愛子亦罕能
帝著不滿於
冊文為之
其亡可為明鑒顏氏家訓
古詩
宋孟
春風苦不仁吹
中為生作數日不食張起于何思深我抱看滿

正困牖泥人啼哭聲呀呀忽來牀上翻墨汁塗抹詩書如花貌
父憐毋惜捐不得却生癡笑令人嗟南春漣眺不成米日尚整
進一梳茶氣力龍鍾頭欲白憑伏添丁莫憫斜

唐人多傳盧仝因超留玉川莊第中遂預甘露之禍仝老無
髮闌人於牖後加釘爲人以爲添丁之識或言好事者爲
之仝勇士於人鉏怒何爲有此誚然平時切齒元和逆黨
月蝕一詩膾炙人口意者群閹以此害之

北征

杜甫

況我墮胡塵及歸盡華髮經年不火食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
回慈泉共幽咽平生一寸心滿眼淚不竭海圖拆波濤舊繡餘組織
反柴門顧鑿枘不相入揮涕戀行在道塗猶恍惚乾坤萬里內所
汝實漂泊生理何自拙小人喜朋黨況乃在骨肉嘔泄臥數日那
復強飲食囊中帛尚存路遠慙贈恤粉黛亦解包衾裯稍補綻
亂離意未已補綻豈針線雖有剪刀尺不復施羅列喪亂餘夫婦
且暫同生理焉可說

律詩

朝小德

中年牽兒子漫種老生涯牽語轉春鳥塗鴉學畫蛇前人
閒裙慧女兒誇能喜潛夫論不許妨无外家

黃庭堅

有子 不肖子附

羣書要語

子克家家卦幹父之蠱 裕父之蠱謂能幹前人
咸烈洛誥克紹先烈 周命維其有之是以似之箕
箕子曰予聞如此所謂考翼已察義良治之子
箕子當如此孫子克用爲不亡矣丕兒啟大耳五代
必孝爲裘良弓之子必孝爲箕良冶之子必孝爲箕記雜子候門陶甥抱幼子立

李毋无不爲曉雞啼戒手林穆時趨朱紱狼籍書眉閒生還對童
雖似欲忘飢渴問妻兢挽謂誰能即嘆鳴翻思在賤然甘受辭
亂聒新婦且慰意未理爲得說
律詩

朝小德

中年牽兒子漫種老生涯牽語轉春鳥塗鴉學畫蛇前人
閒裙慧女兒誇能喜潛夫論不許妨无外家

黃庭堅

有子 不肖子附

羣書要語

子克家家卦幹父之蠱 裕父之蠱謂能幹前人
咸烈洛誥克紹先烈 周命維其有之是以似之箕
箕子曰予聞如此所謂考翼已察義良治之子
箕子當如此孫子克用爲不亡矣丕兒啟大耳五代

荀氏八龍

荀昇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瑩可憐婉娟靜秀瑤環瑜珥閨前
其家稱其家兒荀爽俞振馬公墓誌

荀

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弱妻抱幼子出拜忘慚惶
有客過茅宇呼兒正葛巾拔葵仍勸酒指雁門兒紫蘭出其芽出公子藏
之生五之拔兒女嬉笑牽人衣牽牽衣兒女遠去白頭忧郎君
煩阿奢坎大兒跟蹌越門限小兒咿唔語絮帳坡如今安問老
與少兒子森森如立竹世

荀子

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
乃弗肯播矧肯穫其曰予有後弗棄基大誥其父析薪其子
弗肯負荷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天逸非念厥紹物行莫
諷於厥先司馬遷

古今事文類聚

子子八人

晉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謂之八
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
五世傳一子
揚雄傳自季孟雄五世而傳一子故雄宅揚於扃
各守一藝
鄧禹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教養子孫爲後世法
必興吾門
陳群爲兒時祖寔謂宗人曰此兒必興吾門
當如仲謀
虞公攻滑須揭孫權拒之乘輕船入曹公軍還作鼓吹公見整
肅嘆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若豚犬耳吳志張昭曰
生子當如孫子克用爲不亡矣丕兒豚犬耳五代
荀氏八龍

初淑有子八人謂之八龍
一不爲少
梁孝王幼聰慧從袁叔治學叔治謂其父遠比諸兒必荷門基所謂一不爲少
一不爲少
即產車然
柳宗元少精敏速其父時雖年少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
見頭角叔父謂柳氏有子矣墓誌
今子
鄭餘慶子澥爲右補闕坟言無所建憲宗謂餘慶曰澥卿令子
希聯五臣也可更相賀
梁鴻高節
高孝基見房元齡曰僕閱人多矣未有如此郎者當爲國器四
恨不見其聲鴻高節耳
西平有子見父子門
賈氏五龍見父第門
韓氏八瀚
韓忠憲八子時以比荀氏八龍見裁子門
不才子以下深有所望
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謂謼不交是
與比同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
閒巧服讒鬼賊以誣盛德堯不能去投諸四裔以禦螭魅
教不知爲言告之則順舍之則逆天常謂之檮杌
檮杌此三次也世濟其凶終紀極不分孤寡不恤
得從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兵甲以逞欲窮兵黷武以肆
天下之民以此三凶謂之饕餮投四

不隱子過

姚宗一子在洛通賓客嘗遣婿謝遵請託魏知古歸悉以聞他日帝召宗曰卿子才乎非安在宗揣知帝意曰臣二子分司東都甚為人多欲而寡謹是必嘗以權事干魏知古帝欲以保私其子及聞之喜問安從得之對曰知古臣所愿也臣子誦必見德而請之帝於是嗟賞不私而薄知古名

子不識字

韓湘退之子也性閒雅為集賢校理史傳有金根車抱以為諷悉改根字作銀字 尚書故實

一賢一否

中宗嘗召宰相蘇瓌李嶠子進見頃曰未從猶則正后從諫則聖嗣子遜曰昔姒娠文王之心上曰蘇瓌有子李嶠無兒

古今文集

古詩

十四人患

狄仁傑為魏州刺史有惠政百姓為之立生祠後其子景暹為魏州司功參軍會暴人患為遂毀其像

徐卿二子歌見幼悟門

過於海舶得遠寄書詩作詩遠和之皆豪然可觀子

由有書相屢因用其韻洗深四疏一篇并寄諸子姪

我以老牛鞭不動兩滑泥深四疏

高百程送盛幾門戶有八慈不恨居鄉無一仲他年汝曹勿漏

床中夜起舞踏破冀會當洗眼看騰踔莫打凝眠笑空洞客兒

雖是兩翁癖積憊已自三世種誰惟萬一許生還尚恐九十頌

珍從六子最耕鑿亂出飛蝠夜績燈火共春秋古史乃家法詩

掌雖騷亦時用但令文字遠照世業豈獨供文章

歸心谷子

詩篇三尺世無雙筆硯衾裯滿秋江不娶老子難忘父平生嵽

強分心隊我來喜共阿戎語應嗽縱橫如怠雨生子還如孫仲

謀豚犬詼多何足數黃冢小兒名拾得骨如長松眼如漆只今

數歲已動人老人留眼看它日笑孔家點書真有三父第一安為蟲蟲謂莊而食第二要為蠹蠹

蠹書而食第三要為人蟲謂實妍而食三食之輩何代無之尤

人倫部

無子　喪子　立嗣並附

摹畫要語　不孝有三無後爲大　離婁　老而無子曰獨　梁惠下

內無譬門五尺之童　李密表

中郎有女能傳業伯道無兒可保家　韓文

汝曰汝南在吾耶旁　韓祭女擊文

傷心自古嫣蒙詔哀追春雛養不成白慈淚隨心迸曰

蜾蠃之子螟而逢果蠃祝之曰類我類我又則肖之矣　詩

無子改娶

陵母子娶妻五年無子父母欲其改娶妻聞之中夜悲啼陵母責之而作別鶴操　韓文

無子依人

程嬰杵臼君郊故人呂公無子歸謹之終身

伯道無兒

鄧攸字伯道後之勒過泗水攸以牛馬負妻子而逃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攜兒及姊子緣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止當自絕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

子妻正而從之乃棄之其多朝棄而暮及明日攸繫之於樹而去後妻不復孕過江納妾甚寵之訊其家爲說是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物也妻不能自隱具以實告攸感恨遂不復畜妻卒以无嗣

時人哀之爲之語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

賛曰攸棄子存姪以義斷恩若力所不能自可割情忍痛何至預加徵墨絕其蚤育者乎斯蓋慈父仁人之用心也

卒以絕嗣冥冥勿謂天道無知乃有知矣

喪子喪明以下係喪子

子貢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聞而怒之曰喪爾子而喪其明爾罪三也子夏投其杖而拜之曰吾過矣

子死不憂

魏人有東門吳者年四十有一子喪之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也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之時

不要令子死乃與向日無子同吾何愛焉劉子

老牛舐犢

後漢王彪位至大尉彪見漢祚將終稱疾不復行積十年後子脩為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答曰悔無日蝉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為之改容

鍾情幼子

王衍嘗愛幼子山簡哭之衍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衍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然則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簡服其言更為之慟

恨其死晚

鄧超字嘉賓幼以父述期喪所與桓溫密謀之書一篋嘱其門生曰吾家君眠食大致即出此書方知見之曰甚子死已晚矣乃不復念

王慰期喪陶侃曰賢子越騎酷沒天下為公痛心況慈父乎越不忍聞益

王導遷墓其子悅未嘗不從至常送處哭至墓其母封篋不忍開之

神食其子

王導子悅為中書郎先導卒悅入以百萬錢貿墓為新何人曰僕射公也公兒不佳欲為請命故來耳導聞之食二十餘日忽見一人形狀甚偉被甲持刀導問是誰邪曰我是地下將軍感公之一一皆藏閉及掘殊錢導聚斂無已吉凶無神色不變帥心守其故以此術為數已無延陵之高豈有喪明之痛

摩于路側

潘岳西征賦曰天赤子於新安坎路側而瘞之生五月天六十餘日也以姪孫為後像立墓白樂天無子以姪孫阿新為之後墓

作詩

白蘇州寄詩有歎早白無兒之詩因以贈之劉禹錫

黃金華髮與無兒谷是人間文述期哭高山頭白早海中仙葉子生遲子公必有萬門慶劉向頭白鏡悲幸免如新分非淺視君長誡能詩

古詩以下樂府

東里連亟三子不數日數失之錢若念無後以慈交人意也作天假其命以喻之

鳴呼吁腦坼死子始蒼蛾蛇生子時坎裂踴與肝好子鏗云好未還願數數學不可說鳴梁蝮蛇然有子且勿喜無子且勿戚

作詩

遂子崔兒

哭那博文

黃宗直

詩到隨州更老成江山為助筆縱橫眼看向碑理黃壤何兒人間父子情

白居易

吟白君哭崔兒詩悽然淚下遍

劉禹錫

吟君苦調我愛沿纔能使丘情尺有情四望車中心未擇千秋學下賦初成庭梧已有雛棲枝應沈鵬今死子和声從此期君比翼翩一枝吹折一枝牛

七女生日感懷　　越寂倫

五達勝日今方見點尔懷中自問然不喜老身辞遠使幽恋一笑隔重聚欲教斜綠嬌難覆虎鞋并遂書性已使還有家殘史籍可能分付外人傳

詩話

蓬女作詩

韓昌黎赴湖州時小一道死逢之曾峯驛之下題詩驛梁云數條藤束木皮棺草壕荒山白骨寒

祖孫　諸孫附

文公十二年

左氏傳秦伯問士鞅曰晉大夫誰先士對曰其欒氏乎盈雖貫而能以惠入其身猶不絕祀況人武子之施沒矣而不盈之惡實紀於是乎在後晉果滅欒氏應劭曰晉大夫欒武子孫也子盈書惡而復用賢然惡而害盛曹大家曰天命祐善惡非有志也然其道廣大雖父子百葉猶若一体也

杜子孫

陳龍公生栄　　在杜子孫

曰此遇觀之否曰是觀国之光利用賓于王其代陳有国乎不在此其在異国乃在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其後陳桓子成得政於齊右

不食二訓

石篇師老于家子孫為小吏來歸謂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訶讓為便坐對案不食諸子相責問知謂罪延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然必冠申申如也

皆以學端

董仲舒子及孫卞以學至大官

封前何孫

祖孫並相

伊尹相湯伊陟相太戊

召公是似

召康公奭十六世孫召穆公虎佐宣王平淮夷故江漢之詩曰文武受命召公維翰元曰予小子召公是似

孔子之孫子思作中庸

祖孫移山

北山愚公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遂率子孫荷擔扣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愚公長息曰我之死有子在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

漢武帝元狩元年封故鄧侯嬰孫為鄧侯八
賞詔有孫
賈誼之孫賈嘉
不以産業疏廣事見家傳門
有祖風
李廣有孫陵為侍中善騎射欲令開產業廣曰使後世稱為
廣陵四之七以為深恥
遺以法門
楊震性廉子孫蔬食步行或欲令開產業震曰使後世稱為
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隆項負楊震子孫
遺之以安
鹿公未當入仕府太是指設如有劉表候之龍公釋耕龍上而
以遺子孫龍公曰世有子八人時謂八龍
而慈明無雙至孫賤從魏太祖人祖曰吾之子房
朱文公替云若能以范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
同未嘗無所遺矣慈而去
嗣守為難
陳寔字仲弓子紀字元方諶字季方父子並著高名至孫群仕
魏領尚書
發明祖書
姚弈始曾祖泰字景宣漢書訓纂帝後之注漢書多竊取其義為
已說弈紹訓以發明祖義
不辨群孫
後周李遠拜除真州刺史即本州也遷居數百數男女六
十九人緣漢千餘甚榮宅相次姬媵之有子若分處其中遷居
而慈明無雙至孫賤從魏太祖人祖曰吾之子房
嗚呼從往來其門終而無志其年名故傳以
審之 鄭子儀諸孫數十人每尉孫問安不辨領之而已
喜有曾孫
周祖徵梁宰相頎之子當祖徵唐德宗朝入相授客之次愿為
兒童戚幼為傳呼之声徵語諸客曰公不敢以得位為喜所幸
者書多今又有曾孫至吾目前

雜著

誡子孫訓　柳玭

夫門地高者一事修先訓則異它人雖生可以苟辭位死不可見祖先地下門高則自驕奢盈則人競嫉實德行人未必信織瑕微累十手爭指修己不得不至爲圣來得不堅主君子生於世已无能可稱宜它人乎已無能而學他人憂猶農夫闕莽種之而怨天澤不潤蚓欲那飽可乎余幼聞先公僕射吉立已以孝悌爲基恭默爲不限恪爲務勤儉爲肥家以忠順保於邦無墜厥緒如不及求名如懼來祿在官則潔己省事而後可以言養人其不近禍靡不沽名憂與禍不期榮寧並至有公事者在門閭者在閭言晏則恐擢恐不由子孫而幸之必招禍法於士林夫行道之人德行文孝爲燎毛余寃本以孝識禍法於士林夫行道之人德行文孝爲根株正直剛介爲鋒芒有一於此未有不及於禍者也汝其戒哉

家訓　柳玭

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不教而善非聖而何教亦不善與禹何異教而後善非賢而何教而後善也者必之謂也善也者吉也善且不道非禮之言足不踐非禮之地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口不道非禮之言不交非禮之友鄙吝之心不萌於內暴慢之氣不設於身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如此之謂也吉人則吾不信也凶也者語言道斷動止陰險好利飾非貪淫樂禍疾良善如讎陷人刑戮如飲食小則殞身滅性大則喪宗絕嗣或曰不論之凶人則吾不信也傳有之曰吉人惟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凶人乎欲爲吉人乎欲爲

漢馮曼容戒子孫仕不過六百石郎官謁者不爲朋黨以爲
過汝等但能守家法傳家季貧不免仕宦則循資格於吏部注
擬差遣雖冗官亦可以無悔矣

諸父 姪附

羣書要語

既有祀幹以速諸父疏伯父叔父微末父之昆弟
先生爲世父後生爲叔父 尒雅父之從父兄弟爲
從祖父同上伯把也把持家政也父弟爲仲中也位在中也
仲父之弟曰叔父叔少也叔父之弟曰季季幼也甲乙之次季
在下也釋名

兄弟之子猶子也記引而進之禮弓姪對姑而言今人於伯
叔父前皆以姪猶子孟子記禮也世視子
猶父若以姪猶子則亦可以先生爲猶父矣漢人謂之從
父

庭訓 子姪

謝安字安石於子姪輩中最愛重每攜中外子姪往來
謝玄與從兄韶爲叔父所器因戒約子姪曰子弟亦何談人
事而正欲安排佳玄曰如芝蘭玉樹欲使生於庭階耳

叔姪事略

謝安兄子玄有風骨才略時符堅強盛每攜中外子姪往來
于淝水行敗奔歸聞風聲鶴唳以爲王師至

叔焚香囊

謝玄少時好佩紫羅香囊叔父安惠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
而焚之於是遂止

扶姪設饌見欲慕門

棄兒全姪

魏張範子陵父弟子戩爲山賊所得範乃詣賊請回一子賊以陵
還範謂陵曰諸君相還兄厚矣夫人情雖愛其子然吾嫡戩之
以請以陵易之賊義其志悉以還範範皆見無子門

阿大中郎見郗嘉賓門

姪千里駒

符朗堅從兄子也堅嘗目之曰吾家千里駒

撫愛其姪

桓宣武薨桓南郡玄州之姪十五歲始除桓卓騎与送故文武別吊因語南郡北旨故家故吏皆玄應語働哭酸感和車騎每自以己坐門戶不全字字成人當以此坐深鞠愛過於所生

撫育孤姪

謝幾卿家門篤睦兄亡卿卒子早孤幼幾卿撫育甚厚及長皆幾卿焚券之力

伯父稱美

王曇首与弟僧綽僧達兄弟宗族皆以為凝兄子濟輕之嘗集諸子猥任其戲適僧虔採蠭珠為鳳凰伯父獨稱其美

長兄子官

陳忠肅公進士第友愛伯氏早世公抚恤其孤初娶郊恩捨己子而先伯父之子及後求責以至終身諸子皆白衣未嘗有不

親者

識兄未晝

馬援

厚於故舊聞人溫恕知閨父母之名名耳可聞而聞口不得言也好論人長短乐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无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可愛之重之效曹劾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无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效也效季良不得伯高不得猶為謹勅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効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范文正公與姪帖

三郎官人昨得書知在官平善此中亦如常只是純祐未全安

没守官如小公不得收事与同书和睦多做有事只与小人商量缓缓说
莫与小人商量缓缓说与小人商量缓缓说与小人商量缓缓说
莫营私利收后世收自来亲戚来部下供以自家日一向清人饭食
好事以光祖宗频奇善来言彼动静将息有来自家好事门客为
右范文正公与其兄尹之言也其言近而易知凡今之仕
者得其说而治守之亦足以检身而及物矣然公所自谓
未尝营私者 必若公之先天下之忧而忧後天下之乐而
乐然後为能充其名实而其所论亲疏交以销磨破之萌
明禁防以杜交私之断者引而伸之又非独劝一官之守
者所宜知也 候官大夫陈君煇得公此帖刻置坐隅以自
警省其盖二後乌而动其生愚而不可穷也 跋寫跋其
说於左方 绍熙癸丑春三月甲子朔旦 朱熹谨书

司马文正公与兄尹公书帖

初五月廿二日到京与八哥二以下说安八哥二饮食起居甚
健殊不似上年在郴里时不用忧得此皆祖考阴德孝友门风
此皆祖考阴德孝友门风致然不鸣盛德为多幸然光素无才能
加以衰老久在闲散绝望显荣一朝升擢出人意表本朝之人
悉非旧识顷见忌嫉者何可胜数而蒙以温旨之性处於其间
如一黄叶在烈风中幾何其不零也是以受命以来有腿而
无喜皮囊当微北必偏须谦恭推让伏弱於人不得恃我声
势作不公不法搔扰管下侵凌小民使为细人所服苦口我之
福皆起於吝鄙如曹侍中贬隋州内缢死也且
当共相爱惜段自好於别後则彼此亦不如人也我得朋聚谷榜街
而淳朱约束彼此所以曲相保全使不陷於刑法且速怪也时
热且各好自将息报报须谨以下六月二日

夫之家人以勿恤为相爱老子谓慈故能勇可马文正所

以訓約其家者峻德嘉猷炳然與日月爭光不可泯滅愛之至也

玉山汪應辰書

古詩

冬至日示小姪阿旦

小姪名阿旦未得二尺长明日光去年冬官
人忙马蹄四脚指婚群兒童意氣何堅剛今年始讀書下口三
五行隨兄旦夕去於手整衣裳去歲冬至日拜我立我旁祝尔
頑尔貴仍且壽命長今年我江外今日生一陽憶尔不可見祝
尔傾一觴願德比君子初生甚微芒排陰出九地萬物隨開張
一似小兒拳日就愛日將勤三不自已二十能文章仕官至鄉
相致君作堯舜尔勉哉尔多么相家朝服常下堂鳳集開朱門長安城
中央第中无一物遠寄書滿堂家集二百編上下馳皇王多是
阮州寫今來五紀強尚可為尔讀勉尔為賢良紹書刮敝本史

書開興亡高論出宋艷慶曆盛馬爵奇杜之能二韓柳歐蘇二
論各已存五百年強果頗尔一祝後讀書日二仕一日讀十
紙一月讀一百翻連用文游大開官職坦頗尔出門去取官如
驅羊吾兄高論尔不問不可量書若有所說
有金玉必不爲改藏藉照生崔老兼生窑然堪錢一白屋破
散何嗟猶今雖未即此錢柬幾欲體參軍与縣尉慶鸞助勤
一語不中治第可倘官能得綠髮
足得来不政策勉仔聞段語惰点入心開
他驕我若自游侈看改爭朝紳紀語當小道此詩不可忘

此篇視荷澤高城詩之作尤淺陋安姑録之以爲出戒

蘇子由已卯生蛾為如君生子名虎字曰詩大
鵝鼻蚌生明珠未有老東生於蘇老泉自記尺中物不覺快
馬騎蜂蛉蜂蛉飛沙不肯行坐令青衫化黄土

人倫部　　建安　祝穆　和父編

兄弟　兄弟僕貴　從兄弟

兄弟也大也弟也相次第而生也釋名此令兄弟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瘉角弓常棣之發春塘水乱流恒羣小阮應念荷門愁

送王牧赴吉州謁上使君叔　李嘉祐

細草綠汀洲王孫動遠遊若能初冠帶文体藉弓裘野渡花爭發春塘水乱流恒羣小阮應念荷門愁

送姪　山谷

莫去沙边李釣船莫離百丈作轆轤滿江濯足江下坐燕子日長宜讀書

詩話

退之詩云阿買不識字頗知書八分詩成使之寫亦足寬吾車馬閒山谷嘗云退之姪必有所據而云耳又有示姪湘詩見拙外門

李子姪

牧之善阿宜於山舍袋師其後　子皆无明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八　人倫部　兄弟　從兄弟

兄弟

兄弟怡怡

詩小雅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兄弟既翕

詩小雅棠棣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宜爾家室

詩小雅棠棣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兄弟既翕

詩小雅棠棣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
曰謀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二
嫂使治朕棲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
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
舜亦憂曰惡不仁人孰能使之兄弟之間無相藏也故親愛
之人奚疑焉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
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
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武王崩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
公乃告二公曰我之所以弗辟我恐天下之人以我爲罪故
曰我之所以弗辟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
得 秦孝論周公之言此之周公管蔡若欲不軌徒身而已
宜無放殺之論 南史列傳

昔太伯知泰伯周太王之子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
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乃適荊蠻文身斷
髮不可用以避季歷到荊蠻而歸之

後漢書叔齊伯夷之二子父欲立叔齊及父卒伯夷遜叔齊伯
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逃國人立其中子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及共叔段

伯州犁門于閭嗾犬噬介第州犁曰國人皆介第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
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

漢名市時准陰侯至犯不軌徙於蜀不食而死民作歌曰

漢名市時淮陰侯至犯不軌徙於蜀不食而死民作歌曰

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

北式以田與真有少第北式盡以身出獨取荒百餘田宅
盡與第式入山牧羊餘年致千餘頭資田宅而第盡破其產
復分與第者數矣 王商為侯雅財與第身無所受

後漢文脫兄第四人居貧作一布被而共之兄第皆以孝行著

陳紀元方子長文即陳群第謀季方子孝先即陳忠各論其父
功德爭一不決以咨于太丘太丘曰元方難為兄季方難為
弟 世說子珉小名僧奴少有才辯客出珣右時人語曰法護
非不佳僧奴難為兄
兄不識第

憂讒以名而名為中宮所忌遂被誣陷詔下州郡捕覓殺乃自朗陵變形為治家傭親突煙炭形貌毀瘁弟靜於汝陽后遇
復不識聞其言声乃竟而拜之

荀氏八龍

荀爽兄弟八人潁川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双　荀靖字叔慈少有俊才靖弟爽亦以才顯於時或問汝南許章曰爽與靖孰賢章曰慈明外朗叔慈內淵

三虎二龍

賈彪兄弟三人號賈氏三虎　竫弟況凌亦知名號為二龍

馬氏五常

馬良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里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

遇賊爭死

姜肱與弟仲海季江共相愛敬更相為死遂兩縣為郡中稱不言孰是閭而感悔後乃各請罪　通孝弟禮讓所得財貨之
孝自錄詣賊已死度不如孝肥賊即放其還俱全之

弟躍其兄

何充辟大將軍王敦掾轉主簿敦兄含時為廬江郡含貪穢狼籍敦甚於座中稱已家兄在郡定佳盧江人士咸稱之充即廬江
人曰所聞異於此敦默然傍人皆為之不安由是忤敦左遷

弟排其兄

許靖宋文休汝南人少與從弟劭俱知名而私情不協劭為郡功曹排擯靖靖不得豫鄉論為靡自給

雙璧

陸陸與弟悉之並有時名洛陽令見之曰僕以年老更覩双璧

義人所殺

何所希歆其衛之因事誅焉　事佛應刑猶誦經

兄願代死

王徽之与献之俱病術人曰應終有生人榮代則死者可生徽

之曰吾才不如弟請代術人曰凡代死年已年有餘今君与弟俱尽何可代獻之卒徽之奔喪不哭直上靈牀坐取獻之琴彈之久而不調曰嗚呼人琴俱亡因頓絶月餘亦卒

少善佳

王獻之字子敬宇与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暄而已客問伏民優劣安曰小者佳客問其故安曰吉人之辭寡以其少言故知之

兄弟不去

晉咸寧中大疫應裘二兄俱亡次兄毗復危殆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裘性不畏病後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其間後抚視裘婦不暇如是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返毗病得痊裘亦无恙

知左右子

郭緒諫成都王穎討長沙王乂曰兄弟如左右手

戚知儉劣

王基有与兄書曰累世單寡孫任其戚適僧達跳下地作鬼子僧慶打壞亦不復惜

及聚求分

緣形兄弟四人同財及各娶兄弟求分異形乃掩户自撾曰孝聖人法柰何不能之家諸婦聞之叩頭謝過更爲敦睦之門

狀貌相似

紫荆枯死

京兆人田真兄弟三人共分財各居堂前有一株紫荆華甚茂共議破爲三株明截之悉一夕樹即枯死真見之歎謂諸弟曰本同株當分析便憔悴況人兄弟孔懷而可離是人不如樹木

也兄弟相感而更合繆斉説記

諭物爭財

蘇瓊除南清河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未断各相後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洒泣普明兄弟乞分異十年遂還同住

崇棟碑

晉敬顯爲洛州司馬人爲刻碑市傍第敦實又爲長史人復爲立碑其側號棠棣碑

桐木韓家

漢子庶兄弟皆爲宰相所居第有梧桐京師稱桐木韓家以別康公其家呼子華爲三相公持國爲五相公

兄華弟麻

錢希白性庾從兄也性癡拜相希白嘗制世稱弟拜相兄草麻白云未有從堂玉拜相門生草麻前代記之以矣 金坡遺事

第宅兄制

韓子華自鄧州再入相持國在潁死遂賣制縉紳榮之元豐官制行曲阜之除天官冢宰貴爲西掖行詞元符末魯公拜相曲阜以李北海制辭便殿必觀嫌辭上云禁中已檢見韓維故事乃批旨云兄弟共居詞禁兄行弟辭弟草兄制是日以天寧節前二日容院罷散齋遂晉公押赴曲阜居堂面會徽宗召鎖院畢公大拜榮耀又非韓公之比

事兄如父

司馬溫公北與其兄伯康年將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必須捌問曰得無飢乎天少冷則捌其衣曰未得無薄乎

同贯布壽
韓獻肅公綜兄弟天性友愛自忠憲公爲兩府大臣至公兄弟
同時爲其相近輔者三人又皆眉壽公將歸許而兩弟時亦皆
七十同時尚老朝廷未許其爲榮盛前古未有也
知君呼弟
蘇子由已知生坡當爲卿君
公下孫兄弟貴
二龍出守以下孫兄弟貴
梁簡文帝餞臨海太守劉孝儀曰兩杜昔
來行二龍今出守
太湖小焉
馬京兄弟土相代爲西河上郡大守民歌之曰大馬君小馬
君兄弟繼踵相因猶聰明男知惠史民政如當薛德化的爲公
康叔封二君
亞君兩省
劉諶云多在史誌之時爲給事中兄弟並名兩省論者美之
同時榮達
陳元光先依倶拜平章事公卿大夫皆以儻臣換節旄使同時貴顯　孫
何孫僅皆以進士冠天下　宋庠宋郊號二宋皆見狀元門
三狀元
同榜擢第
張耒年十七與兄越石同舉進士考時在中書曰國家貢
舉本求才行何嫌双奉遂俱進士擢第
兩家兄弟同
溫大雅仕隋与顏思魯弟慶雲同直東宮弟彦博与思魯弟慶本同直
內史內史彦將与慶雲弟慶遊秦興校秘閣二家兄弟各多一時
之選少時李業興氏爲俊其後職位温氏爲盛
自相交承
宋白李昉扈翔職右節度代其兄憑爲武寧節度使兄弟
交換掾岐兩鎮
河為官
西川杜悰牌楯節度判官弟牧監察判官兄弟同幕時人榮
之未幾同入爲御史
公侯第語以下孫世兄弟
玉汝勉輔交品行苦修弟少游亦苦耳當告往浪泊西里間下
世仰其衣食裁足饮水茹蔬恬如也弟二堕水中卧念少游平生語何
潔！寫真懸於卧榻視其畫而勉勵可得也
私第受官
王許嫁客寒輔之重不以經国爲念但思自全之計乃以弟當
爲荆州族第數爲荆州因相謂曰荆州有江淡之固青州有負
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弟留此足以爲三窟文潞者鄙之
三狀兩省
韋敬則与三從兄弟四十餘人皆貴達天下
三凱
薛收与從兄弟收德音齊名時称河東二凱
兄事子産
孔子魚鄭子産如兄弟孔子兄事子産史
兄事趙岳
淡孔昭南北定律令務在深文禹至少府卿爲廷尉交歡兄
弟禹
烜哲兄弟
閔圩張飛爲別部司馬先主与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翔人
廣坐直侍終日立

兄事同庚孫權世謂權曰公瑾伯符同年我視之如子汝可兄事之

送韓豐宇序 柳宗元

春秋時晉有叔向者晉之貴大夫其弟曰羊舌肸以賢德藏光遁若保和士大夫其不與叔向游者恆知伯魯矣然仲尼稱叔向曰遺直內義又稱伯華曰多聞力於進退兩尊榮於至于今不廢宗元常與韓安平于上京遊肄業書於其氏之室誌其閒書月日望叔母於堂下即上手用高邑父於公世以是知君兄矣韓之文章

黃岡竹樓記 黃庭堅

如開爲牧母穆夫人作也

低面聽吾我是要子我當此門要姊入門異姓相聚爭皮骨肉分離天白日摧棄非父祠之木本同形東枝惟摧折西枝小無心之物尚如此矣況人乎

名高地經始於潘滋滿尺布之詩三日卧向壁挽之不能寸推

睡軒 黃庭堅

汝南許文休馬磐月來食伯間郡功曹流出名籍人渠命有頭

聊非人作通塞系民多英後少游居版門爲行筆皆方

人敢言早知有親而不知有親然儀柚許來剖蚌珠的皪乃能

用一簏與我簡錄真自吾得此詩三日卧向壁挽之不能寸推

夫飄激況才雖不甚然有亦未相識

題李凝幽居 賈島

閒居少鄰并草徑入荒園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過橋分野

色移石動雲根暫去還來此幽期不負言

古詩 佚名

示全真死常

余解鄱符去尔爲外事牽鎰知風雨夜復此對床眠始話前池

飲更詠西樓簡無將一曾慶歲月坐推遷

上留田 李白

行至上留田孤墳何峥嶸積此萬古恨春草不復生悲風四邊

來腸斷白楊声問是誰家地埋沒黃甲榮故老爲余言是上

留田逢利馬鼠今已平昔之弟在兄不如他人拳鉛施一鳥死

百鳥鳴一猷走百獸驚恒山之禽別雖若欲去顧翔不能征旧

氏參不骨肉分青天白日摧棄非父祠之木本同形東枝惟摧折

西枝小無心之物尚如此矣況人乎

贈秦北儀

汝南許文休馬磐月來食伯間郡功曹流出名籍人渠命有頭

聊非人作通塞系民多英後少游居版門爲行筆皆方

人敢言早知有親而不知有親然儀柚許來剖蚌珠的皪乃能

用一簏與我簡錄真自吾得此詩三日卧向壁挽之不能寸推

夫飄激況才雖不甚然有亦未相識

贈秦北儀 黃庭堅

送韓侍御歸襄陽

陽雀空知春夢中近得書報年仍遠別多難不安居江漢春風

起平蕪故人送我出門初門前楊柳已堪折莫向其間更攀折

送王元宰還會稽 李白

撒如似月潛光讀書一日抵千箱四方賢俊皆師友萬古興亡

論短長蘇州詩和那知風雨夜復此對床眠

秋夜寄丘員外 韋應物

山遥雲後千峯木長送中宵風雨声悲喜對床眠舊約不知漂

泊在彭城

秋來東閣涼如水客去山公醉似泥閑雖北窗呼不醒風吹松

竹雨凄く

子由將赴南都與余會宿於逍遥堂作兩絶句讀之
殆不可勝因和其詩以自解余勸子由自少讀達
天資近道又得至人養生長年之決而余亦竊附其
一二以爲今者但遊相別之日淺而異時追休相從
之日長既以自解且以慰子由　蘇子瞻

別期漸近不堪風雨蘭已斷魂猶勝相逢不相識形容変
但令朱雀長金花此別還同一轉半五百年間誰復花會看鋼
狄西答陸

宋公序

八年三郡皆未輸更不鴻雁之飛至
賊不如人事中重爲之隔想見親唯有弟兄皆隱
志共將耕鑿終其

詩話

漢文帝令東阿王作詩不成者應大法應聲曰煮豆燃
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曹植以蓋代之才宅人猶愛之況於父乎使其捐加智巧奪嫡
猶反掌耳植素無此念深自歉退雖丁儀輩坐誅終不近植黃
初之世數有毀削植且戴罪求自試兄不見察詔不改爵
若順之義豈以此以自全哉且智矣文中子曰全哉思王
以天下誠貴難論也　然不然耳

曹植贈白馬王彪云骨肉情能不懷苦辛未云離別永無會執手將何時王其
愛玉躰俱享遐壽期於時諧王彪云悵有不可勝言之悲詩中所謂若飄風
薄川發終无然兄之意憂人倫之変者當以爲法　蔡邕

謝朓連句有才矣兄霊運每有篇章對霊運輒有佳句霊運
作詩未就愛見惠連覺即得池塘生春草之句自以爲有神
助云

嫂叔　娣姒　小姑並附

嫂者尊嫉之称儀礼嫂叔不通問曲礼嫂叔之無
服義雖而遠之也　嫂不撫叔　雖寡嫂
弱不援是豺狼也　西方謂亡婿爲壻壻也或云壻夫也長嫂称也顔師古云史記匡字本作匡匡皆大也

婦謂稚婦爲娣娣婦謂長婦爲姒姒婦今或云姊娌尔
雅介婦先生家婦内則世皆疑娣姒之名皆以兄妻呼弟婦爲
娣弟妻呼兄妻爲姒公羊傳曰娣者何弟也其弟辟娣自
然以長辨姒長謂男之年長非夫之年長也左傳成十一年穀
梁傳云伯之母爲姒叔母之妻爲姒二者皆呼夫弟之妻爲姒蓋計夫之長幼乎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
後生爲娣鄭云同出謂俱嫁事一夫也事一夫者以已先生爲
姒後生爲娣則知娣姒以已之年非夫之年也　尔雅

嫂不爲姒

蘇秦顛頷而歸妻不下機嫂不爲炊又爲秦相佩六國印歸昆
弟妻嫂側目不敢視秦笑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謝曰見季
子位高金多也

嫂輕爺羹

漢高祖微時嘗與賓客過其兄家兄已去而視爺中有羹由是怨嫂又立獨不封其子太上皇爲
言高祖曰非敢忘也爲其母不長者封其子爲羹頡侯

爲嫂所嫉

陳平與兄伯居伯嘗縱平游學人或謂平何食而肥其嫂嫉平
不親家產曰食糠覈耳婁糠中有收如此不如無伯聞之逐棄
其婦 人或譏平居家時盜其嫂

不辯盜嫂

直不疑爲郎朝廷毀不疑曰狀貌雖美善盜嫂不疑曰我無兄
終不自明

奉嫂致恭

馬援奉嫂不冠不入廬

以小郎囑新婦

王衍妻郭性貪鄙欲令婢路上擔糞弟澄年十四諫郭以爲不
可郭大怒謂澄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囑新婦不以新婦囑小
郎因捉其衣倨將捷之澄爭得脫

爲小郎解圍

謝道韞爲王凝之妻凝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議詞理將盡道
韞遣婢白獻之欲爲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障自蔽申獻之前
議客不能屈列女

新婦配參軍

王渾妻鍾氏字琰生子濟渾弟淪渾與共談坐漸趨窗邊而過渾欣然曰
李子如此足慰人心琰曰若新婦得配參軍鍾氏第生子當
猥如此耳

責群從兄弟

謝道韞弈之女適王凝之甚不樂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
群從兄弟則有封胡羯末不意天壤之間乃有王郎

嫂撫幼叔

謝朗父據早卒朗總角時病新起體羸未堪於叔父安前與
沙門支遁講論遂至相苦嫂王氏再遣信令還安留使竟論王
氏因出云新婦少遭艱難一生所寄唯在此兒因流涕朗動

見嫂與別

院婢嫂喪還家籍見嫂與之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爲我輩設耶

誤認伯嫂見我氣門

晉中部尚書牛弘弟弼好酒而酗常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
其妻迎謂弘門收射殺牛弘問無所怪問直答曰作脯坐定其
妻又曰收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顏色百若讀書不廢

收射殺牛

嫁嫂禮法 以下係嫁嫁

王事妻鍾氏字琰弟澄妻郝氏皆有德行琰雖門高與郝氏相
親重郝不以賤下琰亦不以貴陵郝時人謝鍾夫人之禮夫
人之法

讓婿管鑰

李光進弟光顏先娶而母委以家事及光進娶母已亡弟婦藉
其貲納管鑰於光進命反之曰婦道事姑且嘗命主家事不
可改因捐持泣乃如初

新婦參軍

祭嫂鄭夫人文

維建於逆旅備時羞之奠再拜頓首敢昭祭于六嫂鄭氏夫人之靈嗚呼天閼我家降集百祐我生不辰三歲而孤榮幼未知顧我者兄在死而生實撫我恩未知報我者兄在死而生實撫我恩未能去洛夫秦念寒而衣念餒而食疾痛水火撫恣及身幼勞負任去洛夫秦念寒而衣念餒而食疾痛水火撫恣及身幼勞閔之保此愚庸年方及紀存其必凶也兄雖謂已柔命南遷窮荒海隅夭閼百年萬里故鄉幼孤在前相顧不歸江血號天被嫂之力化為東流水浮陸走丹旐翩然至誠感神返葬中原既克反葬遭時艱難百口僅行避地江濱春秋祠祭誰薦饑寒以享韓氏之祖考曰此韓氏之門視余猶子誨化誘之奚來京師年在成人冀其寸生名嫂有聞忽忘茲鈍頑非訓曷因成傷懷歸頊涕集心苟忘茲進不顧其躬退而還以為家榮奔走之假東西北南既云此來乃睹靈車有志弗及女實殺予嗚呼哀哉昔在郟州之行受命于兄兄曰不幼養于嫂喪服必以葬今其時歸合窆于終天永辭絕而復忘天實鑒之嗚呼哀哉日月有時歸合窆于終天永辭絕而復

韓愈

閥閱子弟　出孝　不克紹並附

晉書王渾子濟傳

子濟上朝廷嘗論官人之法渾以為人不可以一概取或有文章而行穢濁或有德義而時闇塞或有強力而不精事或有廉潔而不通治或有學識而寡於斷或有勇決而失於義此皆偏才也隨事而任之則無棄人矣

家誡

家誡曰至於貧窶當竭家以供甘旨不可使有乏絕之憂也

顏氏家訓

顏氏家訓曰別業文素風清白至於貧窶當竭家以供甘旨不可使有乏絕之憂也

世說

世祖之家誡克田私書皆對子弟未免援筆而加旨紫之此蓋臨事而君能禁之恒也

史記

陳世家

生公子

平原君謂平原君曰趙之所以重君者以君之賢與士也今君之與士也不過十人而君之所以重君者以君之賢與士也今君之與士也不過十人而君之所以重君者以君之賢與士也今君之與士也不過十人而君

群在綺襦紈袴之間非其好也
訪康成後
魏宅旗門特訪康成之後
謝尚好衣制文褥諸父貴之因而自改
韓公類更
李義府常白子鍾證據皆補清官本傳
授六品官
沈義倫盧多遜為相其子起家即授水部員外郎後遂以為常
[illegible]之前秦郎是也呂文穆為相當生子[illegible]癸曰臣忝甲科及第解
褐注[illegible]授六品京官況天下才能老於若[illegible]不能霑寸祿者[illegible]矣
前漢班氏敘傳
福畤編中說
王通謂[illegible]河汾著中說其弟凝纘錄召諸子而授之曰先兄之
纘言也孺子奉之毋使失墜福畤編為十卷子以觀先君之事
業明道也訓傳子孫以為素業其孫勔勔皆有文名[illegible]家事雅頌
三蘇父子
蘇洵嘉祐間尚其二子載轍至京師歐陽脩得洵書二十篇大
愛真文師以為賈誼劉向不能過也以其書獻諸朝其二子同
年進士又同登制科一日父子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遂
擅天下
范氏唐鑑
范蜀公鎮之孫祖禹著唐鑑
邵氏聞見
邵康節雍之子伯溫作聞見錄
晉梁之性以下係不克紹
黎伯詩公族大夫公曰夫晉梁之性雖止也實迭[illegible]晉內之肥
孔子之子伯魚沒[illegible]孫子思作中庸
代代宗師

者梁食之精者膏食肥美者率驕放其性難止也
降在皂隸
叔向曰栾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隸八姓羣臣之族皂隸晉臣也古漢功臣苗裔或絕或之生爲臧獲爲轉鬻功臣表
不辨菽麥見不肖子門
不肖敗家
唐李勣謂其弟弼曰我貝州房玄齡杜如晦亡皆立門戶冬勉不肖子敗之我今以子孫付汝可慎勿有不廣言行公非其類急榜殺之毋令後人笑吾猶笑杜也
覆試曳白
唐宣宗知選以張奠爲第一奠中永倚之子本無學術議者嘉然玄宗覆試奠持紙終日筆未得下人謂之曳白晉卿坐是阻門

積財必破
唐盧坦爲河南尹時杜悰家子與惡人游破產蓋察之坦曰此居高牙能積財者必剝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歸人黃裳敬爲其言
彈絲弄竹
太祖曰絲桐子弟但能在家彈毛毬弄絲竹豈能治民於是不許親民石介聖政錄
雜著
秦孝執子弟曲恩
宋勝非
祖宗舊制宰執子弟例不堂除只於銓部注擬雖改不以罪則推恩任權蓋二府號表則之地不阿其親當以身率之也趙普子弟皆作武官普再作相長子授莊宅使元祐中范純仁再入相子正平博學能文行義甚高未嘗出官竟死選調紹聖中章厚作相九年子援及持皆高科有李問士論推計並爲州縣幕職監當官惟是　仁宗朝夏竦子安期累作邊帥授待制直李問王安石由經筵秉政薦其子雱爲崇政殿說書除待制後因三經義成遷右李七力辭不受然以期猶有才幹勞猶有李問至秦京拜相不數年子六人孫四人爲執政從官有謝表不奉觴在庭子孫並列張蓋歸家父子同途宰相鄭居中二子修年僅年僅年翁正夫二子卓民卓民余深二子日章并元清三翩一子閎孚白時中一子彥暉執政蔡京一子仍鄧洵仁一子襄鄧洵武一子維並以曲恩備例列于從班而卓民襄閎孚尤怙弱或始十餘歲宣和末諫官李會疏論列以謂尚從竹馬之遊已造荷囊之列時以爲名言
秦官衛左右字
臣切見元祐間范純仁當國一時科李取人多得英傑之士范純仁前去公卿家子弟或不知書言於朝乃於有丈尚身人衛位上無左右字以分優劣純仁之意非有它也蓋欲公卿子弟知向學故爲是以獎勸焉然不知國家用才處李貢舉官乃與士竊此進身耳其与門蔭未可以優劣判若以左右二字區別則門蔭子弟爲善者或怠官不知所以自勉自重欲望　陛下除去左右二字則士大夫自勵自勸相与激發以自致功名奉
聖旨依
趙善俊
逐初堂記
始予識劉君正之于屏山正之年方十六七予奇其貴顯已三世綺襦之旨聲色之樂軒冕之味必有以動其心成其質者已而觀其貌聽其言察其行則褒衣博帶整巾芒履不見其瑤環

古詩

悲哉行

悲哉爲儒者力學不知疲讀書眼欲暗秉筆生胝皮方一第成名良苦遲縱有官達者兩鬢已成絲可憐少壯日適此銷賤時丈夫老氏病爲阮阮朱門宅中有乳臭兒狀貌如婦人光明齊紈綺手不把書卷身不擐戎衣二十襲封爵門承勳戚賢昔來日出服御何煌煌朝從謁者入暮夕侍丹墀平封高遷冶金選俄頃猶吉凶倚馬安能待潤松地勢隨高卑古來无柔柯柔何柔獨君偏悲

白居易

詩話

詩思貴遲

蜀王建偕僧遊禪院召黃休口誦近詩七貴成紀侍坐休口風之高鋪公子行曰錦衣鮮華手執鳴弓行狐兔多輕忽豚鶉艱難捉不知五帝三皇是何物

世家

世家者紀一姓之事也其體例與編年紀傳同而年月繁於編年文省於紀傳事詳於紀傳而統攝不及編年蓋編年以事繫年紀傳以人繫事世家以一姓繫事也

太常君卿仕漢武帝爲太常掌宗廟禮儀秩中二千石子孫因家焉

侯有大功德元子出封繼絕世爲公卿禮益加王命公子守其正君有賢才則謂也孟子魯欲使慎子爲將軍慎子曰君不教而用之謂殺民也古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孟子魯欲使慎子爲將軍慎子曰君不教而用之謂殺民也古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孟子魯欲使慎子爲將軍慎子曰君不教而用之謂殺民也

金張藉甲第七葉珥漢貂蓋六合同上地甲門閥天元微之壯祿金張貴孟堅猶記君家兄第五連璧門十朱輪客萬石張綺定有孫休世家

公侯複始

舉万筆仕於晉遇也之北寧戚占之曰吉其必蕃昌公侯之主也公之子孫必復其始注乃毋公高之後爲魏之子孫衆多悉

漢用此鄉

尹氏名文子之大夫也其孫尹何娶也識此鄉此井乃鄉者公死子繼也公卿大夫皆選賓而用之鄉大夫天往大哉東不當此爲其秉彼又恩德備大小人是之必奪君之成權父羊

相門有相

相門有相門將門有將將門有將門必有卿卿卿相相不從門戶生君從公卿相出門下不見一將一卿者文聞詩門必有將相

玄孫之孫爲何曰能知也君用事相介王今三年矣吾不加賞而君恭吾偏慈吾命門下不見一將一卿者文聞詩門必有將相

石崇其先不詳次乙次屢皆以剽行孝望官至二千石景帝曰石君子哉於其家門戶次乙次屢皆以剽行孝望官至二千石景帝曰石君子哉於其家門戶次乙次屢皆以剽行孝望官至二千石景帝曰石君子哉於其家門戶

侍中十人

張安世子孫相繼自宣元以來爲侍中中常侍者凡十餘人

四世公卿

太仁長陳寔二子鴻臚紀二子司空群三子樸新泰四世仕於漢魏二朝並有重名帝其嘉歎時人語曰太丘四世公

四世五公

後漢汝南袁安爲司徒子敞爲司空孫湯爲大尉湯子逢爲司空逢弟湛爲司徒

袁安不及楊

東京楊氏袁氏累世宰相爲漢名族然袁氏車馬衣服極爲奢僭能守家風爲世所貴不及楊氏也 華嶠書

累世貴達

鄧氏累世寵貴九侯若二十九人大尉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東京莫盛于此 鄧禹傳

家世掌法

郭躬字仲孫爲廷尉家世掌法務在寬平 吳雄字李高父子

兩孫恭三世爲法名家 陳咸孫躬二子寵二子忠皆典決刑法 後漢郭文弘子孫十人爲廷尉

五世史部

三入司隸

鮑宣字子都與子永孫昱俱爲司隸皆乘驄馬京師歌曰鮑氏

三入司隸

三葉持中

後漢馬勳曹褒父子並三葉持中

四世太尉

漢楊震至彪四世大尉德業相繼與袁氏俱爲東京名族本傳

青紫充盈

劉向疏曰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陛內侯鱗左右

三世僕射

晉謝安子琰三子混玄淵三世僕射

四世吏部

崔義玄子神基爲相弟神慶子琳等皆至大官群從數十人
一門置笏
崔儉廉議大夫其群從數十人同典命同日拜官時人榮之
望每歲時宴於家以一門置笏猶重疊子琳與弟太子詹事
珪光祿卿珣瑤貝刻等戟世號三戟
三世典選
唐劉珍甫子祥道洋道子齊賢三世典選 幸挺子侍賈侍賈
子禹功 陸元方子景融並同典選
一門二相
呂蒙正夷簡一門二相 賈黃中昌朝同
一門領長
呂文靖公家正子公弼公著公著孫好問希哲希哲子本中
呂氏三公三世執政
呂許公從父文穆子惠卿正獻曾孫好問
周公並拜以下係父子兄弟
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
死以爲周公主 公羊
祈奚辭軍尉薦其子代之軍無私政 国語
父子軍尉
祈奚辭軍尉薦其子代之軍無私政
父子司徒
綰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
父子至相
前漢韋賢子元成 平當子晏 唐劉祥道子齊賢 樂彥瑋
子恩嗣 蘇瓌子頲 陸元方子象先 賈德玄子躭易 李

德宗正元四年詔以太尉中書令西平郡王李晟長子愿銀青
光祿大夫太子賓客賜勳上柱国賜甲第門前列戟
同爲侍郎
唐崔祐甫礼部侍郎父子渥選兵部侍郎父子同爲南省副
父之執政
父子秉政仕初至監元年九十二家王憲献代宗參政子安
簡奉正參政吕文靖公蔚宰相子夷簡穆公弥遜宰相子
宰相石元孫忠惠公曼卿子揚庭參政子安石參政子
燕公張中書舍人說忠憲公參政子垍參政子垍尚宰相益門下侍郎兼
紘兼宰相益忠宣公參政子正伸參政子忠宣紹上參政紹其尚書右丞
曹武惠彬掘窖得金子正伸參政子忠宣紹上參政紹其尚書右丞
武穆卓掘窖副使蔡忠惠襄相子武穆卓掘窖副使蔡忠惠襄相子
蔡太師京宰相子攸攸子華京攸子華京攸子華京

敬船主忠信自著勤功上將傳國後嗣世名忠孝七世內侍何其益也

唐八蕭嶷

梁蕭民興江左雖有功在民畧終無大惠以寵微而亡故諡祀及其後裔自梁建遷九八葉宰相名德相望與唐盛衰世家之盛古未有也

本朝韓氏父子贊

昔表安未嘗以臧聚鞠人史氏以其仁心足以垂乎後昆雖薛薇不能揣人以小過而君子知其後必大昌盛德事也億有子位公時而行各有適絳適於正統適於嚴鳥專維其賢哉

呂文靖贊

以史爵為父和公者為子其謀誤事業有大過人者孟東簡昔任宰和公者則皆以成天下之務賢於父遠矣昔伊尹相湯咸有一德子陸相太戊巫咸又子賢以相祖乙漢之元門唐之蘇瓌吾　宋之韓呂氏皆以相業世其家烏乎盛哉

子孫盛名

柳宗元

晉荀孟以詩禮傳楚而邓崩之謀漢而禪代之儀卒集於小同貫誼以經術起而梟疏好學盛抗以儒學用而講為祭消舊史咸以為榮

外祖孫

建安祝穆和父編

事要語

於僕為諸外翁元集外氏之壯德存乎古史揚乎人言　柳文內制序

宜當慶及於外孫白集累累外孫南勞有嬰扶牀坐膝嬉戲歡喜無厭集

昔外孫個儻洋紅駒壯部公不易勝皇著外家歎王中郎無奇異子幼能文似馬仕當之貴小文佳識異有基二似舅元集

史公書

述公史公書曰

楊惲陰引為女婿婿好賓客以田二頃治產業十八十餘終

外祖見奇

荀勗依曹氏歸武帝文從外祖張華所異謂諸子曰此汝家陽元也

成帝宰相

鄒衍守陽元少孤為外家鞠氏所養家貧及其貴鞠氏封之舒曰當為外氏成此

有外祖風
梁王劭清素好學沈約見劭
王即非性顧頻表公風韻如此
郎見人必哭字淮北一條不能
從外祖學
驊父幼孤外祖家令得其書讀
外氏舊書
周景無記春在鄉家大論清異
所聞要當與諸外兄博弈等賓
賓聞而對之流涕於是博涉經史
外五世祖
溫造自說五世外祖李暠本傳
明公白仗
楊炎陵生子韶復外祖薛說撫世紹向之奧旨論其父此概
氏之意也本傳
外祖補官
司馬朱紱之元里之孫也少丐食紱之外祖泊純仁紹聖
初黨議既父安坐中書論辯得
疾夫明客至必令朴專以見之
饗勞少紳仁遠恩補官
雜著
君諱嘉字元亮南君傳 陶潛
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南君傳
君諱嘉字元亮南君也曾祖父宗以孝行稱依吳司空
祖父揖元康中為盧陵太守宗葬武昌新陽縣子孫家焉
孫人也君少失父奉母二年居服大司馬長沙桓公聞侃第十

經市中然俄遷長史在朝積然仗正順而已門无雜賓常會神情獨得便超然命駕徑去龍山顧景酣宴造夕乃歸温徙家昭君曰人不可无勢我乃能舊鄉後以疾終於家年五十一始自撫髮至于知命行不句合言无苓矜未嘗有喜慍之容好酣飲逾多不亂至于忻懷得意有何好而卿嗜之君笑而答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尒又問聽放縱不如竹二不如肉答曰漸近自然中散大夫桂陽羅含賦之曰孟生耆酣不然其意先祿大夫南陽劉毅昔与君同在温府淵明從父太常憂曾簡絀君若在當已作公答云此本是三司人爲時所重如此淵明先親君之第四女也凱風寒泉之思寔鍾厥心謹按孫行事撰爲此傳懼或乖謬有虧大雅君子

記外祖程公遺事

公諱仁翥晉山人以仁厚信於鄉里宋中朝七大夫薦于朝授官闕滿士人皆爲公稱德事聞于朝有得益声流根不可以我故屈公是以至今公壽益今日我爲公何稽而往幣對即生人天子豫壽祿紫滿門矣公具以語家人沐浴衣冠卧寢而卒某幼時聞此語已而外祖父壽九十餘年公晝日見益拜庭下曰寔哽不及月訃孫皆暴卒後二十餘年公晝日見益拜庭下曰罷

首公奮然以身任之其人復服特官坐公以違御葉之罪公爲
變姓名將逃避逋逃猶下諸路迹捕不置如是累年時事變更得
小破散然後得免而州治亦燬故郷人至今賴之而公之宅
貲事力不能復如昔矣比其晩歲生理益落而好施不少衰
年八十二以終娶同郡喻氏亦有賢行生二男一女伯男娶
張氏其先以治獄有陰功子宣徽樸厚慎行事自見家傳叔男嶠心敏語有
次即先夫人德性特似公其行事自見家傳叔男嶠心敏語有
文長從先君子遊聞伊洛之風而悅之然未聚輒不利喻夫人
及伯男既先卒叔男之孫回居鄱之九溪而亦即世今唯伯男之子康国
居建之崇安叔男之二子已總髮
能誦書矣嘉惟外大父之高德高行先人後已其誠心所格固
宜有後而康国母家所積之遠又如是天之報施其特在於此
乎竊歳陶公作孟府君傳及近世智山蘇公亦述程公遺事不

勝凱風寒泉之思書此以遺康国使藏于家時出而副習之以
厉其志孫又記嘗聞先夫人說第而外永租父豪俠不羈娶從
黄太史遊黄公謫黔中因以客從黄公賢之爲更名林宗而字
之曰有道蓋郭泰閎與之謫詠書之意也林宗名聞天下
如京兆考志郭泰叔世或傳其墨本姓字尚可見耳先夫人以叔
舅少時猶及見其道說黄公言行其詳酒酣悲歌感慨凄切絶
不類世俗音調問其所以則曰黄公之遺声也此事外家兄弟
亦少聞者因附記于此云

嘉既叙此事將書以遺康国之後以疾不起
其二子丙癸相從於袵頭且曰夫人所謂吉士也慶而信賢而
禮言不躁慢行不進越
不能已慶元戊午臘月既望書

政祝公遺事後

祝氏世居江陵自承俊迁于歙曰仁賀號羊州其子也孫象器
聘西辛珀世叔稱吾文節叙事最持練素以班等廉之行爲請
曰夫人所謂吉士也慶而信賢而禮言不躁慢行不進越
其先兩漢間繼將文儒世其家業其風流後裔貶孝篤志之士
性性出於其門夫人研精與慎不告勤厲者舉鄉里啓春
宜獲居其中爲家于蜀之東道其發君以容邦之位贊足方岳

為大夫良今將拜慶弔覲光耀族榮是其可歌也遺出于南鄭
外干父以將相之重九命承祀爲諸侯部公又將亟駕省謁從
容燕喜又可歌也故我与河南獨孤中叔趙郡李行純行敏
等若干人皆歌之李若乃序者則吾子頎之柳子曰吾嘗讀王
命論及漢書嘉其立言彼生魁固吾子頎之曾祖相國酇公功在社
稷德在生人其門子通文章之府者吾嘗与之齒後王厥氏之
出教承业家之儒風休外族之休光彼生事聖人之書而趨君
子之林宜矣哉遂如辛氏之談儒翰子素因寓子辞曰寓我謝
子之舅氏珠玉將至得无脩容乎

律詩

南山新長鳳凰雛眉目分明畫不如年少從它愛梨棗長成願
讀五車書

贈外孫　王介甫

舅甥

舅之最弟為舅母之從父弟為從舅羅雅男子
謂姊妹之子為出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同上既有
肥牡以速諸舅我本姊妹之子舅氏二十五月生
妹之孫謂從孫甥爾二十五月生

舅甥

舅甥同官

汲黯字長孺司馬安是其舅子与黯同為太子洗馬史
衛本霍出

舅甥

舅氏如母存焉我送舅氏曰到渭陽

渭陽

渭陽康公念母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我送舅氏曰到渭陽
何以贈之路車乘黃又何以贈之琼瑰玉佩

舅甥

舅甥之間其亦有情乎

舅甥

舅甥之間其亦有情乎

舅甥

舅甥之間其亦有情乎

弘濟後當代老子於荊南矣

酷似其舅

宋祁元開義軍起人懼曰劉裕一世之雄勇冠三軍劉毅擲百万何无忌劉牢之之外甥酷似其舅其事大事何為无成恩過子家

南史丹陽徐摛之素與高交交劉孝出外甥泥塗盲眯王環塔伯柴荊衰老悲人世驅馳厭甲兵氣春汀上別淚血猶陽情舟鴈林風影林鳥反哺声求慕多北至句漏日南征必見公侯復終閒益賦平鄉州婦掠於嶺井尚嘆清投役何蛮貊居官志在行

贈別從舅高五

李白

賢舅即明月声價動天門能成吾宅相不戚魏陽元自歡喜嘗畧功名安所有与爾共飄飄此心難具論

外內兄弟 妻兄弟附

封倫年方少舅甥恩道曰是兒識略過人當自致卿相

梁溪舉郡王侯皆出其門孝綽中表之際不先言坐則

晉書羊祜傳 祜之子酒外兄弟也舅之子曰內兄弟也

晉書羊祜傳 祜之子酒外兄弟也舅之子曰內兄弟也

今人以舅甥妻之兄弟絕無所據前篇但以兄弟稱之也宋玉神女賦

它鄉推表弟遇件莫辭遥

古今註 外家之親

韋述父景駿元行冲景駿姑子也為時儒宗常載書數車自隨述入其室觀書不知寢食行冲異之試与語前世事孰複詳諦如指掌然遂盡以所受恩賜就行冲曰外家之實也

為內兄鼓琴

晉既聽字千里讀書不甚研而默識其要善彈琴內兄浩每

令弹琴终日达夜无怍色不可得而荣辱

薦舉外弟

太学博士周捨舉外弟徐摛曰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乃爲晉安王侍讀刘璠舉典

內弟之喪

文中子有內弟之喪不飲酒食肉鄰人非之

外兄戴冀

孔紹安閉門讀書數十萬言外兄震世南歎異之本傳

遇妻兄食以下飯妻兄食多見辱汪氏乞食多見辱汪氏後有憂會爲令

劉穆之少貧好往妻兄江氏之食多見辱汪氏後有憂會爲令

切來穆之猶往食畢求廣柳江氏兄弟臧之曰攘裾消食若只

飢何忽法此妻市有餘其只弟以餉穆之穆之爲丹陽尹乃

令厨人以金盤貯猪腳一斛以進之本傳

妻飛弟勿來

王右軍郗夫人謂二弟司空恬中郎鑒曰王家見二謝傾筐倒

屣若見汝輩來平耳汝可無煩復往也世說

責外姪不來

王江州夫人語謝遏曰汝何以都不復進夫人女之姑爲是塵俗

經心天分有限

期待婁甥

何充盧江人王導妻姊之子王導早爲顯官充實詣導舍導以

麈尾指床呼充共坐曰此是君座也

譏陷妻族

柳勣与妻族不協欲陷之爲飛語勣拔死元宗紀

財產歸妻弟

許昌士人張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只一子不肖斥逐之富

人病且死盡以家財付孝基孝基見之泪然謂曰汝能淮園乎答曰如得淮園以吠命矣

其淮園稍自力孝基悉授與汝能管庫乎答曰得管庫之何幸

也孝基使管庫盡出諸子他過知其能自新遂以其父所委財

產悉歸之其子自此勉捐舊惡

古今人物

雜著

代仲兄會長兄弟書

黃貞卿錄

北山黃東招其內弟鄭子恭而告之曰吾從子兄弟皆出也

並氏兄弟繼吾拯而之吾此舅也兄下制礼刘之玉服之次以爲總麻

以相父母以來一本而已先

之戚均名之親親今

必相慶吊出入必相聞此亦事理宜也世降俗

供娛樂相忘語及孝隊此信相聞勞以若少安家計有无至於歲圃桑麻之業皆可共掌而劇談世俗俚下之詞閨閫米鹽之賤則謹勿出諸其口是最而往戴星而歸於里事親旣厚風教貝不害欲子恭已善誠盡為之則日而告之乎余曰吾二十年前長兄弟之存者二十有一人今其亡者六人矣亡者不可復作其健存而長者不下四五人少者亦已娶婦抱子矣使此十五人者皆康寧皆壽考則吾欲治以子子之春如何子恭曰善哉敬受教遂述其言如此編以告諸兒弟俾書其姓名于左曰如約東焉

古詩

次韻送表弟程懿叔北歸　蘇子瞻

與子甥舅天挺然奈爺孫此佳況古寒松完時

花安得神藝錄　筆老子不　日

與安能定河翻可使陳元朝公閒子　猶進乘才高命壓與輩如

期公亦引思懷勿嘗使水渾漢濱舊舊今誰存駝馬高華徒

万解荷行此九折瀘仲氏新得道一漏肯攀城晚家鄉路莫

遠生棘管

表弟程六知楚州　蘇子瞻

燭々明珠照雙璧當年三老蘇程石里人不道避鴟枭東史迎

門倒屣是烏我時与子皆兒童狂走從人死梨栗健如黃犢不可

持隙過白駒那照階醴泉高盡愚泉源柚石頭山高暗拉猶孫

相違万里外一笑未解千憂積了為得郡古山陽老手風生調

刀筆我正念鼇紫微閣病眼昏花堪書檄莫教印綬繫餘年去

歸墳墓當有日功成明白早歸來共藉梨花作寒食

表弟程德孺生日　蘇子瞻

伏下千官散紫庭時閒小語說蘇程長剪自昔傳閒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一　建安　祝　穆　和父編

人倫部

姑姨

父之姊妹曰姑姑改也言於己爲父故之人也釋名八父之姊妹爲姑王父之姊妹爲祖姑父之姊妹爲族祖姑父之從父姊妹爲從祖姑父之從父姊妹爲族祖姑父之從祖姊妹爲再從祖姑父之族祖姊妹爲族曾祖姑父之從祖姊妹爲再從祖姑父之再從祖姊妹爲族曾祖姑父之族祖姊妹爲族高祖姑父之從祖姊妹爲再從曾祖姑父之再從祖姊妹爲族高祖姑父之族祖姊妹爲族玄祖姑父之從祖姊妹爲再從高祖姑父之再從祖姊妹爲族玄祖姑父之族祖姊妹爲族來祖姑父之從祖姊妹爲再從玄祖姑父之再從祖姊妹爲族來祖姑父之族祖姊妹爲族昆祖姑父之從祖姊妹爲再從來祖姑父之再從祖姊妹爲族昆祖姑父之族祖姊妹爲族仍祖姑父之從祖姊妹爲再從昆祖姑父之再從祖姊妹爲族仍祖姑父之族祖姊妹爲族雲祖姑父之從祖姊妹爲再從仍祖姑父之再從祖姊妹爲族雲祖姑父之族祖姊妹爲族孫祖姑父之從祖姊妹爲再從雲祖姑父之再從祖姊妹爲族孫祖姑父之族祖姊妹爲族耳祖姑父之從祖姊妹爲再從孫祖姑父之再從祖姊妹爲族耳祖姑父之族祖姊妹爲族曾孫祖姑父之從祖姊妹爲再從耳祖姑父之再從祖姊妹爲族曾孫祖姑父之族祖姊妹爲族玄孫祖姑父之從祖姊妹爲再從曾孫祖姑父之再從祖姊妹爲族玄孫祖姑父之族祖姊妹爲族來孫祖姑父之從祖姊妹爲再從玄孫祖姑父之再從祖姊妹爲族來孫祖姑父之族祖姊妹爲族昆孫祖姑父之從祖姊妹爲再從來孫祖姑父之再從祖姊妹爲族昆孫祖姑父之族祖姊妹爲族仍孫祖姑父之從祖姊妹爲再從昆孫祖姑父之再從祖姊妹爲族仍孫祖姑父之族祖姊妹爲族雲孫祖姑父之從祖姊妹爲再從仍孫祖姑父之再從祖姊妹爲族雲孫祖姑父之族祖姊妹爲族祖姑父之從祖姊妹爲再從雲孫祖姑父之再從祖姊妹爲族祖姑父之族祖姊妹爲族

晉書曰祖納字士言范陽遒人也納之姊妹爲范陽張氏婦納之姊妹爲范陽祖氏婦納之姊妹爲范陽盧氏婦納之姊妹爲范陽祖氏婦

婺矣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上曰毋為他人守也鴻監

班姑

班婕妤悼之姑也

趙哀不受

後漢和帝姬為楊貴人父萬年姑卒貴人哭泣不絕音整飾
從者帝後入帝心非之貴人姑聞終無言號哭而已明遣吏
因縣發取刑具帝乃聽受後至京師未嘗舍楊氏
因姪火燒門

曹大家見門將門以下備禮

樊姬

何充字次道子安世少之子故少與王導善早為顯官當詣導
導以壟牀拒而不見時充共座曰此是右座也

婕妤不領

狄仁傑為相時盧氏宰相之子故少與王導善早為顯官當詣導
過見袁紹紹箕踞而坐不為禮及出紹送至門仁傑顧謂紹
何顒悉如此非婕妤所能為也仁傑感而退朝野韙之
甘寧貧賤分外無所望也仁傑感而退朝野韙之

婁小姨見楚姬門

雜事

六姑陳君夫人惜誌　柳宗元

陳君諱宗元曰子之姑者於余為從子我之長睦于族施于我之
黨其閨賀而慴之如舍者之於今則去我已矣吾無以報焉他
日實謂子懿行文願以為銘而有知將安子之為也哀無以
銘乎

送重表姪王砅評事使南海　杜甫

我之曾老姑尔之高祖母尔祖未顯時歸為尚書婿隋朝大業
末房杜俱交友長者來在門荒年自餬口家貧無供給客位但
簪帝俄頃盡頗珍寂寥人散後入怪鬢空吁嗟為之久自陳
前輩鬱鬱常充沽酒上云天下亂宜与英俊厚向窮親數公經
綸亦俱有次問最少年虬鬚十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
下云風塵今龍虎一吟吼但展丈夫雄得許兒女醜奉王時在
坐甚氣豪戶牖及乎正觀初尚書踐台斗夫人常宥興上殿称
万壽六宮師梁順法則化妃后至尊均嫂叔盛事畢來朽鳳雛
无凡毛五色非尔曹住者胡作遊乾坤滿嗷嗷吾客左馮翊尔
家同遊遂爭奪至徙步殉独委蓬高逗留熱尔腸十里却呼號
白下所騎馬右脾腰間刀左拳紫遊轡飛走使我高筍活到今
日寸心銘佩牢乱雖又聚散宿昔恨消遙水花笑白首汀草隨

袁袍延評近要津節制收英髦北討洪陽傳南汎上龍船家声
肯堕地利器當秋髦書馬親賢領軍蓮神功擁丈夫出輩宋宝
兵休臨霍洞主降投江湖海船千艘我欲就舟砂波岌危身勞
安能自棄士有志乘鯨鼇或騫鵬騰天聊作鶴鳴皐

題徐氏花壽安君詩梅序　黃覺直

大鵬街枚來作客小雛銜实來神花兩雛又啅声查三慈烏髮
白尔成家梅梁舟行旅寒口梅实飛雪點親髮二鵝同味如春
酒新親一笑且長久金玉滿室空尔為有親峯酒世上稀生百
幼勞安可報折梅順酒著斑衣

寄狄明府　杜甫

梁公門孫我娘弟未見十年官濟二大賢之後竟陵遊浩浩溺方
今同一躰比肩叔四十人有才无命壽長兄第一百餘人幾人卓絶東周礼在汝更用文章為長兄白眉復大啓汝門

請從實公也張公說大后當朝多巧計狄公執政在宋年濁河終不污清濟国嗣初將付諸武公独廷諍守冊陛蔡中冊決詔房陵神踪前朝長老皆流涕太宗社稷一朝正統宮威儀重昭洗時危始識不世才誰謂荼苦甘如荠汝曹又宜裂土食身使門户多旌棨胡為飄泊岷漢間干謁王侯頻歷試況乃山高水有波秋風蕭瑟露泥泥虎之飢下巖蚊之横出清泚早歸來黄

蔡琰歌 黄庭堅

夜來北風元自小何事吹折青琅玕數枝灑落高堂上改棄滿手壁拂落勢夫矯墨未乾往往塵晦碧紗籠伊人或用姓名逢未必全收俊偉功有能事便白首不免身為老畫工豈如崇德歸故鄉鄉人豈其見從因名曰姊君孝有古人風搏鬲李衛公識神筆騎夫人尚書即本于此母弹琴以夫姓寫雅本事

姊心可除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吾家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礼不可踰也遂除之

賢姊言号

文姜思陳姊也楼之人謂文曰婁前君有賢姊聞新故遂亦不歸前令曰覓鄉人嫁其見從因名曰姊歸故離騷云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

詩抱怨

漢元年五歲其姊開歌家詩書每抱

六經

愛姊未適

袁絲為馬邑丞有姊在閭之曰今我妾媵尚行姊貌雖美良匹不欲薄也

過姊留錢

范冉子雲使姊嫁於之以姊夫不德留錢百文姊使人追還冊竟不受 太原郡子康一分一介不取諸人曾過姊家飯密留五十錢置席而去見傳

姊以醫幸

義縱小時與張次翁俱攻劇為群盜縱姊以醫幸王太后太后問子旬兄弟欲為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所

老妹垂白
杜甫有老姊垂白
寡姊哀嫠
管鄭奚憂維州刺史有寡姊壯家庾常於公堂輟己饌以餉其姊
爲人所糾州牧省垂泣曰夫豈當以老姊求祿遠而不問
嫠孀婦
庾約爲河南兵曹有寡姊在鄉宅飢寒不立約之爲荆州刺史未
同宅弟亦不同爨並業
姊妹
宋朱脩之有八妹姊在鄉宅飢寒不立脩之爲荆州刺史未
逝姊不歸
鄭真嘗恐補衮勞逸其姊遠姊終不肯歸曰生離不得與鄭鄭
同宅弟亦不同爨並業
姊妹
宋朱脩之有八妹姊在鄉宅飢寒不立脩之爲荆州刺史未
逝姊不歸
當供賸從姊家姊爲設食之致飽
姊姊妹妹
李勣性友愛其姊每與姊爲設食自爲勣母所棄其姨養成止答曰姊多疾
乖勣旦老雖欲還豈可得乎
貴妃二姊
姊姨妹妻
湯貴妃有姊二人皆有才貌玄宗並封國夫人之號長曰大姨
封虢國八姨封秦國皆給錢十萬以爲脂粉之費
妹妻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又使強委禽焉子晳聘之公孫楚
淫乎其妹
南山刺幽公也由嬖妾之行淫乎其妹南山崔崔雄狐綏綏
喻幽公
妹夫無子
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美而無子
從妹同歸
崔駰與馬融從妹同歸馬融仕宦貴盛與從妹離絕而駰貧賤
不屈融以此薄之駰曰貴而棄賤貧而忘義不通不仕遂之賤蘇如此
妹喜幽兄
賈誼妻曹大家從超之妹也超爲都護在絕域年老思入玉關
妹乃書曰安兄超延命沙漠三十餘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
奏上徵還
嫂妹妻權
李廣祖將言鍾儀南冠楚囚樂操土風今臣兄弟並居列位臣
職奉車常侍輦轂出入陛下之間
嫂妹妻權
李廣祖將言鍾儀南冠楚囚樂操土風今臣兄弟並居列位臣
職奉車常侍輦轂出入陛下之間
初在荆州諸將妻之妹才貌俱美
婢可僮皆數人侍立先主入心當要之
嫂妹妻權
李廣祖將言鍾儀南冠楚囚樂操土風今臣兄弟並居列位臣
職奉車常侍輦轂出入陛下之間
初在荆州諸將妻之妹才貌俱美
婢可僮皆數人侍立先主入心當要之
劉閻有妹能文辯論人曰有二進士所恨不拗耳何楚新聞
女弟校諫
吧希彼姝子寧不嗣音
王鑒子嘗與武女弟也笑入號泣曰
兄弟之妻與氏名道韞明之妹適之姊妹亦有才識同郡張玄
兄子皆當時人物韞一時之秀玄問之答曰蘭玉階庭自是閨房之秀
二妹才質
王凝之妻謝氏名道韞明之妹適之姊妹亦有才識同郡張玄
兄弟皆當時人物韞一時之秀玄問之答曰蘭玉階庭自是閨房之秀
見誣通妹

河南李叔卿爲功曹應舉康阿時遷人害之使婢伺吉叔獨
在井竇殺吉叔厚舉人詣孔以晉因相證不合應舉康叔卿杜門自
絕又妹傷悼亦名逸劍自殺叔卿亦自殺明已無他也後
三年叔卿舊僕取物井其死當叔卿家前見
婢女貧窶叔卿憐之常給衣食婢感恩不已今之剛北之子慕者遂密石加
焉其上用敗甕磚塞之事出異苑書鈔

毀璧

毀璧者張章黃太宏璧之所作也璧堅以能詩
致六名而六以禁楚辭自喜然以其有意於奇也泰
甚不若老氏獨以篇玄其女果而作
蓋歸而笑於其姑死猶了兒於水火故其詞
極悲哀仰不敢於舅夫乃爲賢於它詩云

雙珠

雙珠者隋珠和氏者乃閭邑愛憎之物有席上珍
常以好爲隋泰姚列乃祖汝南
之女名樂餓淑真乃滿則陽春乃王冰
昔人今其女唱乃修乃過汝曹某念生未可以去乃死其

雙蘭

雙蘭者張女名蘭者乃世一執君物之忘乃固
常以好爲隋泰姚列乃祖汝南
之女名樂餓淑真乃滿則陽春乃王冰
昔人今其女唱乃修乃過汝曹某念生未可以去乃死其

寄別陳氏妹

黃睿直

西風吹天雲四刻黑秦越成子於天忽与同妹別錢行在半
途一念三四電遥馬嘶斷征鞍所思氏秦乱慈受養数毛髮諸兒恩重如拍乾可藏文今
始歸人綿二北瓜越中鮭不甚旅芳意還銷歌黃鳥北菜隔南
山采薇蕨擇婦師貞說寡而已為決孤
年采有伯姬聚乃老水雪下堂大傅母堂曰然藝女信点蠹
康有婦昏明哲戮力事耕耘甘窶下同休彼於視三公其八指吹

吐雍容二南間此婦真豪傑男兒何有哉今壯而書蓬游
未能軸避追把硯紙富貴多榻要朋黨相媒蘖等之殺中遊巧
者未如拙勿以奚飛故事人不盡節從儀當聖善婦道尚曲折
葛生晚妻二絲紛代裘褐女工既有餘此儀清婉泥淫在蔡
遠曾不以日月改予非高丘佇望飛鳥城善懷詩所歌行人勿
惜別皇二太史筆期汝書夾列
傳記

兒女曲辭

詩師曠晉侯鄭玄於鄴王五老其妹婿也奉使荊湖枉道過之夜至
其家飲酒甚歡詩云前者乞我漿迎戶外召呼兒女拜灯前訴山甘
東山人多
張氏兄妹曲辭崔氏女名顯卿者貞而有
今余谷谷谷

婦言動則辭令慢矣婦功則織紝荒矣若以礼有公宮宴之
之教詩有螓下蘇澡之莫然後家道詔允儀表則見於內若夫
髮已蛾谷鳥才美辭貌足傾城信足亂国此乃蘭形棘心宝曜
反貧在邪必危在茶必亡
晉木蘭女
古樂府
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唯聞女太息問女何所憶
女何所思女亦無所憶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軍書十二卷卷
有爺名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為市鞍馬從此替爺征
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旦辭爺
娘去暮宿黃河邊不聞爺娘聲但聞黃河流濺濺黃河流
旦辭黃河去暮至黑山頭不聞爺娘聲但聞燕山胡騎聲
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
壯士十年歸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勳十二轉賞賜百千
強可汗問所欲木蘭不用尚書郎願馳千里足送兒還故鄉
爺娘聞女來出郭相扶將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妝小弟聞姊來
磨刀霍霍向豬羊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閣床脫我戰時袍著我
舊時裳當窗理雲鬢對鏡貼花黃出門看伙伴伙伴皆驚忙
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雄兔腳撲朔雌兔眼迷離
兩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古詩
古樂府
遠望巍巍山下有曲曲流泉何冽冽白石鑿鑿
泛泛東流水高山安可仰
古詩
蔡琰玉
漢末大亂經籍道喪董卓之際海內大儒頗有存者皆流移
世沒竄伏莫復紀錄興平之間天下喪亂兵革並興時
綠為此人作歌其詞曰
蔡文姬
平生不滿志亂世罹厄禍流離成邊垂所向悉羌夷人俗少義理
見逼迫處穹廬羌笛動哀怨胡風春夏起感我懷舊土對子彈
思念復生子既有我骨肉當復與我離天屬絕無親喜樂豈有
悲欲還不得還還亦復不歸
李山甫
馬詩云中郎有女能傳業仍道無兒可主家
花護鸚水
崔護遊城南得村居花木叢萃即門久
之有女子自門隙問之對曰舉春獨行遇渴求飲女子啓關以
盂水至獨倚小桃柯佇立而偶意殊厚崔辭起送至門如不勝
情而入後絕不復至及來歲清明復往尋之門庭如故而戶扃
矣因題詩於左扉云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
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仍舊笑春風後數日徃徃聞其中哭聲問
之老父云君女所愛笄年知書未嫁而殤崔悲惋如有所失及見左扉
字遂解而入哭之尚儼然在牀崔舉其首枕其股曰護
在斯護在斯須臾開目半日復活老父大喜以女歸之
本淵征戍
樂府有本淵述父子代父征戍十年而歸不受爵賞人為作詩
敘其事代人獨詩中有可汗大點兵語知其生世非隋即唐
也故子雲為舟事甘義且武在纏綿上武者疑為寓言然白樂
天賦之不論花云淫得獨饒物能之本淵本劉曾作如郎來又杜牧有
還把酒拂塵埃上祝明妃既有腐貌又曾作女郎則誠有其人
不亦異哉君素之淫豔露

慧女

徐節孝不忘有女同車傳學高才班女傳閨房之秀
羅婦傳

閨門樂事衛夫人杜女中誰見衛夫人韓魏國累勝大丈
夫全書卷四

班女成史

扶風曹世叔妻班氏名昭字惠兒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嘗稱曰大家每有異獻異物輒詔大家作賦頌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內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昭作女誡七篇列女傳

蔡女能文

蔡邕女琰嫁衛仲道妻適亂為胡騎所獲入於南匈奴左賢王者十二年為生二子曹操素善邕無後以金璧贖而不能忘其二子為作悲憤一篇

蔡文傳記

陳留董祀妻者邕之女名昭字文姬博學有辯才妙於音律興平中天下喪亂文姬為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者十二年為生二子曹操素善邕無後以金璧贖而不能忘其二子為作悲憤一篇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所難到也易安再適張汝舟未幾反目有啓事與綦叔厚云卿以求禦之晚景配茲駔儈之下村傳者無不笑之 洪邁

本朝婦人能文只有李易安所以紹中散至死薄殺周中散非游武紹新寡如此等語豈女子所能朱翌語錄

得国引之以比王莽如此等語豈女子所能朱翌語錄

白鶴作花風已狄不堪殘睡更回頭晚来聽雨山屏冷安作西窓一抹愁此趙德麟細君王氏所作也初德麟謫居因見此篇遂寄之寓親余以為二十八字媒也王直方詩話

因詩寄親

作詩寄夫

吕舜中諸女皆能文詞舜中常作詩與兄弟內集必聯詠為樂其仲嘗作詩寄夫云[illegible]裏孤幃獨眠夜寂寞簾櫳月珊瑚枕上啼殘淚翡翠衾中散舊香[illegible]

詩話

認得聲郎馬過時

情致非宜

此陵士人家有女年十六能詩破鈔詩云半輪殘月掩塵埃依稀猶有隋元字想得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彈琴詩云自不由人緣有情致非宜

曹文柔詩

女郎曹組作詩立成一日游乾明寺見諸名作編工尼乞詩乃題壁云為惜芳菲日夜深門與味長遂僧話始覺空門寂後山見永安驛廊東柱有女子題五字詩云無人解妾意與郎讀而衾之作二絶句云桃李

後山見永安驛廊東柱有女子題五字詩云無人解妾意與郎讀而衾之作二絶句云桃李

[illegible]風雨欲天孫河鼓隔天津主恩不可忘妾意向誰陳[illegible]

妾人青樓高張燕婉姓王氏即中散女失身於趙奉常家為主母凌辱逼出涯上書其事於驛壁見者哀之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一

人倫部　　建安　祝穆　和父編

美女　宮妓附

〔羣書要語〕秦晉之間美貌謂之蛾美狀為窈艷美色為艷美心為娟

淫男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頎人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虞三曲眉而豐頰

〔詩〕纖手郎擘老奶切蠐螬蜂音蜀蛾眉巧笑倩美目盼兮衛人思檜其妻像向之而笑傍人見以白王王召問之對曰有妻如此王召而美之賜之錢有敬君常飢寒其妻妾色若桃李王起九重之臺妻閉中能妬者賜之金百斤妻妾之中能妬者賜之錢百萬美之嶢亦捧心而矉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孫盧其妻像

齊

綠珠有貌
梁氏之女綠珠有容貌石季倫爲交趾採訪使以真珠三斛買之梁氏之居舊井存焉林川縣汲飲者必誕美女里閭以美女無益以石填之

圖形挑女

顧愷之先善丹青嘗悅一鄰女挑之弗從乃圖形於壁以棘針其心女遂患心痛愷之因致其情女從之遂密夫針而愈

惡見婦人

梁鴻警不好色惡見婦人相去數丈猶聞其臭

飾珠綴師

唐李光顏數因秦城都統韓弘思有以撓之乃飾名姝選光顏所至秀異都雅一軍驚視光顏回士皆棄妻子踴白刃柔何獨以女色爲樂爲我謝公天子於光顏恩厚誓不與賊同生日月不厚賂使者還之士氣益勵

四起大髻

明皇幸蜀令畫工作十眉圖横雲斜月皆其名

金訶子

貴妃日與諸小嬉遊一日醉臧無禮元甚引手抓傷妃肌乳間妃泣曰吾私汝之過也慮帝見痕以金爲訶子遶之後宮中皆效焉

畫十眉圖

明皇幸蜀令畫工作十眉圖横雲斜月皆其名

金訶子

貴妃日與諸小嬉遊一日醉臧無禮元甚引手抓傷妃肌乳間妃泣曰吾私汝之過也慮帝見痕以金爲訶子遶之後宮中皆效焉

長蛾

煬帝宮中爭畫長蛾司宮吏日給螺子黛五斛出波斯國大業拾遺

畫十眉圖

明皇幸蜀令畫工作十眉圖横雲斜月皆其名

金訶子

貴妃日與諸小嬉遊一日醉臧無禮元甚引手抓傷妃肌乳間妃泣曰吾私汝之過也慮帝見痕以金爲訶子遶之後宮中皆效焉

古今文綜

雜著

高唐賦

昔者楚襄王與宋玉游於雲夢之臺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崒兮直上忽兮改容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王曰何謂朝雲玉曰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爲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朝視之如言故爲立廟號曰朝雲王曰朝雲始出狀若何也玉對曰其始出也皎兮若松榦其少進也晰兮若姣姬揚袂鄣日而望所思忽兮若有所喪其少進也晻兮若行雨風至而熛過也猋兮若驟雨初下霏霏兮如降如霽如晦如明變化無常不可殫論王曰試爲寡人賦之玉曰高矣顯矣臨君兩觀下崪萬丈遠望巍巍兮若山之勢近視崔嵬兮若不可登仰視山巔兮肖天形俯視深谷兮不見底巖嶢參嵯兮谿谷嶄巖磐石險峻獨處雙峯間青冥蔽日月廣大無窮生萬物祖矣上屬於天下見於淵珍怪奇偉不可勝論王曰試爲寡人賦之玉曰唯唯惟高唐之大觀兮殊無物類之可儀北邪山蹄其無疇兮道互折而曲

累登嶮岩而下望兮臨大低之猶水遇天而之新雲兮覩百谷之俱集瀑洶洶其无聲兮漬淡淡而並入滄洋而四施兮翁湛而不止長風至而波起兮若麗山之孤蚊勢薄岸而相擊中怒而特高兮若浮海而望嶋石磼磼而相壓兮巨石碕之瀧瀧兮休憧而高厉兮臨大江之波遥而俗儔奔揚踊而相擊兮雲興之而雷流猛獸驚而跳駭兮麋鹿駭而虎豹失氣恐嗥鷄鶩鷁飛揚伏竄股戰脅息安敢妄摯於是水蟲盡暴無沿之陽鼉黿鱣鮪交積橫振鱗奮蛾蠅中坂遥望玄木冬榮煌煌熒熒兮若列星曾不可殫形榛林榛盛翫花葩羅生雜糅相紛擾乎其間於是漢會徒棄游淡隨波闇詣東西施翼翔翻翻其上下若有所喜紛紜軋沓群相和鳴於是曲渚深潭巢居穴處長嘯哀鳴翔而反之顧望悲悽慕匹偶而不得兮或沈或浮或清或濁或上或下或左或右進止屈伸各有儀則大魚揚鬐鼓鬣蜿蜒偃蹇中流而橫過兮若山之自行於是乘流縱棹遊乎中坻臨清波登蘭崖采鮮菜搴芳荷弄蘭漿泛桂舟齊榜並鶩爭先競逐鼓櫂容與水波不興於是調謳令人悽愴懷歸之士心傷增欷於是乃縱獵者基趾如星羅羅鳥未及起走獸未及發弭節竝驅不出藩籬發罕不傾涉茶之地革飛

娥揚兮宓妃之曜衣 廻飄颺兮志解 合情兮投分 託微波以通辭 恐人神之道殊 怨盛年之莫當 抗羅袂以掩涕兮 霑雙臆之流光 沾微霜而下霰 收潤玉之鮮牙 含清芬之紫蓮 采靈芝於重崖 徒勤思而無為 寤從容於枕席 魂猶交而未接 神飄飄若有失 悵遊子之不還 倚蘭房而延佇 竚輕霧之所霑 步逍遙於山隅 遵大路之夷塗 車既飾而命僕 將迴駕乎南湖 越北渚而遐觀 見姸人於岩側 被華藻之纖羅 戴金翠之首飾 珥明月之寶璫 曳霧綃之輕裾 微雲河漢 踐遠遊之文履 含清陽而流光 動朱唇以徐言 陳交接之大綱 恨人神之異道 懼禮義之不愆 解玉佩以要之 指潛淵而為期 執雖貞而不絜 知我罔以誠 感交甫之棄言 悲漢女之遺情 抗瓊珶以和予 指潛淵而為期 執雖貞而不絜 知我罔以誠 感交甫之棄言 悲漢女之遺情 抗瓊珶以和予 指潛淵而為期 執雖貞而不絜 知我罔以誠 感交甫之棄言 悲漢女之遺情 抗瓊珶以和予

宓妃不知動靜微旨可謂悵然而至曙

白古言辭賦者多矣其可以義理推尋之至曙

序云昔者宋玉對楚王神女之事以為楚王薦之枕席王未然高唐賦

山之女也願薦席上因幸之後賦云願薦枕席王因幸之遂為高唐賦

曰朝雲其曰朝雲者蓋以為行雲暮雨故為立朝號

也又神女賦序曰楚王遊於雲夢之浦使玉賦

高唐之事其夜王寢夢之明日以白玉王

曰其夢若何玉對曰精神之交接神女稱述閭然而冥忽

不知歡樂則神女但與懷王之夢交而未嘗及

乱也王之意可謂止矣今人以詞

明其事

宋玉高唐賦敘山神女遇楚雨王蓋有所況也而文士

多効之者又為傳記以實之而無欲界諸天當有配偶其無偶者則無欲者也如此人記后

土事以議武后耳若山詩話

馮唐神女李姬洛神之屬其詞若不可廢而皆無傷不錄則以義裁之而斷其為私法之罪人也高唐巫峽山賡外則方憂国等閒聖賢輔不速之云亦第見之私能傷家之讓禮耳幾何其不為獻笑之資而何諷一之有哉宋文公楚詞後語亭

登徒子好色賦　宋玉

太夫登徒子侍於楚襄王短宋玉曰玉為人体貌閎雋多微辭又性好色願王勿與出入後宮王以登徒子之言問宋玉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臣東家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太白施朱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然此女登牆窺臣三年至今未許也登徒子則不然其妻蓬頭挛耳齧缺唇歷齒旁行疥瘙又有大病子悦之使有五子王熟察之誰為好色者矣是時秦章華大夫在側王召而稱曰大夫盛稱鄭衛之間桑濮之上淫女豔妻以為辭今寡人之耳不足以聽大夫之言可以已矣大夫稱病閑居三月復見王王謂宋玉曰先生稱登徒子好色其人也寡人以為不然試為寡人言其狀若不合於理寡人與先生共笑之若合於理則寡人將以為戒而節之玉曰唯唯

夫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麗者臣里最甚臣里之美者莫若臣東家之子東家之子者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然此女登牆窺臣三年至今未許也登徒子則不然蓬頭挛耳齧缺唇歷齒旁行疥瘙又有大病子悦之使有五子王熟察之誰為好色者矣是時秦章華大夫在側而稱曰大夫盛稱鄭衛之間桑濮之上淫女豔妻以為辭今寡人之耳不足以聽大夫之言可以已矣大夫稱病閑居三月復見王王謂宋玉曰先生稱登徒子好色其人也寡人以為不然試為寡人言其狀若不

古樂府

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被服羅裳衣當戶理清曲音響一何悲絃急知柱促願爲雙飛燕銜泥巢君屋

越女詞

采蓮多已暮好爲紗羅劇黃帳春心折花調行客

鄜州採蓮女見客拍浪歌出沒芙蓉裏朱唇動素波

河中之水歌

河中之水向律流洛陽十五嫁作盧家婦十六生別離十七抱雞栖十八守空閨夜夜夢魂飛

有贈

燭生花蘇合香羅十金盤銀燭燒天紅爭勸金船酒不辭紅淚垂恨不嫁東家王

三月三日天氣新

曲江水邊多麗人態濃意遠淑且眞肌理細膩骨肉勻繡羅衣照春水頭上何所有翠微盍葉垂鬢脣何所有一笑傾人城再笑傾人國

觀打魚歌

漁陽豪士輕遊俠聞道打魚銀鱠峽白浪如山動風色霜鱗雪鬣刺船來一一金盤白玉膾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

昔者有佳人公孫大娘弟子數十人觀其舞劍器渾脫瀏漓頓挫如江海凝清光煥發如羿射九日落仰觀天地之大俯察品類之盛

觀安西兵過赴隴右

撫劍夜悲歌白髮橫古今中原有鯨鯢江海資波瀾隴右降王子高秋馬正肥

觀薛稷書

晉人風流今已沒紙上遺蹤空絕倫

觀李固請司馬入覲

漢家天子重儒術故遣使臣徵茂才英雄割據有如此龍虎相爭何處來

觀放白鷹

觀放白鷹二首

其一

蒼鷹饑寒鳥雀驚軍中快作平胡用

其二

鷙鳥舊處深山裏白鷹養在金鸞殿

觀伎

觀伎

絳唇朱臉新妝出花裏金鈿耀日明珠翠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

醜女

醜與也貌惡者名也身之惡也俗作丑又通作𠘨

羣書類要卷廿六 頻反 額鴟脽音井頰大兒 頻反 額鴟脽音井頰大兒 頻反 額鴟脽音井頰大兒

晉時淮南王妃醜甚王不悅之王子秀論

不能淹其醜王子秀論

醜女來効顰還家舉國走鄰李白醜妻無妾勝空房

（閔氏頻反）

嫫母勃鬲

嫫母醜人也黃帝妻之蓂文嫫母勃鬲而自持

閔氏頻反

舜徵詣女者東鄙採桑之女閔王后也項有大瘤

無媒不售

孫連騫有醜妻也妻也其為人白頭深目長壯六節昇結

骸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舍入嫁不售

流棄吳地未反拼拭知伯宣二十二殞一見喜曰妾願

之不售女也聞老子之聖德願備後宮之婦除謁者以聞宣王

方置酒於漸臺元台聞之乃不捨日夫

宣王於召而見之謂左右曰吾聞古之賢人

從士女出遊仙髻高髻也春秋時吳人好作諸仙

髻貴賤皆同風自叙孔注倭墮髻也頭髮

鬌武帝宮人好為之流行四方京師貴人

始哉如此者也宣王於是令宮中皆為

高髻太子進慈母拜慮於王后而

孟光黑肥

梁鴻之妻孟光黑而肥能舉臼

詳見梁鴻門

資徒子夏家貧常自行賃渡水所見美女門生夏子賦

詳見美女門生夏子賦

醜女淡妝

子有陳女名曰無鹽年四十行嫁不售

宣王大笑曰此天下強賢女也

子185-217

人倫部　　建安　祝穆　和父編

婚姻　不娶同姓　上相昏　聞閥昏　師友昏　姑姨昏　舅甥昏　既責昏　有疾昏　隆昏　幼昏　晚昏　再娶　再嫁　強昏　辭昏　徐見接婚擇婦門

君臣妻孟

妻父曰婚壻父曰姻　後漢順帝紀正婚者昏時行禮故曰婚姻者婦人因夫故曰姻　白虎通婚有六禮納采　為昏之禮使人納其采問名　問名卜其吉凶納吉　使人奉雁往納之問期　由夫家卜得吉日親迎　婿往妻家請期乃使人往告之親迎　婿親至妻家門迎以成禮　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　曲禮念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也　同上三十曰壯有室女二十而嫁婦人年十五許嫁笄而字之　曲禮男女無媒不交无幣不相見以此防民民猶有自獻其身者　坊記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　曲禮娶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婚礼下賀人之序也　郊特牲娶妻不娶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注男女同姓其生不蕃　坊記取則為妻　曲禮凡行事必用昏昕　注遣使行玄纁束帛加璧　昕昏時也　婿執雁而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雁　婿出御婦車而婿授綏御輪三周　共牢而食合巹而酳同上父醮子曰往迎尔相承我宗事　母施衿結帨勉之曰毋違善事及門内施鞶申之以父母命　依礼媒氏掌万民之判　判謂判得夫婦男女成人以上皆書年月以名焉　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判妻入子者皆書之　周礼桃夭婚姻以時也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注婦人謂嫁曰歸　周風標有梅

無憂相必勸入相果語許云阮家既嫁醜女與鄉故當有意鄉察之許便回入內既見婢即欲出婦抖其此山无復入理便捉他得之許因謂曰婦有四德鄉具有幾婦曰新婦所乏惟乏容耳然工有百行君其有幾許云皆備婦曰夫百行以德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慚色遂相敬重如賓

反悅醜妾

兵部郎中宋鼎妻有美色天后時洛中殖業坊酒家有婢逢頭跛面僦僮傭賃之求舉世所無朱悅之始忘寢食輸貲免

古詩

棄婦詩

劉思真　初孝定

人皆得今室我命獨何咎不遇妻任德正值醜惡婦才貧而且賤容容劇嫫母麤頭獨撩面灰額復加口折頷豁齒無眼如日實如老狸皮耳如側兩手頗如掃光腳如馳馬惡鬢如亂麻又更醜狂婦上獨倫序朱唇如丹火雙眉如畫又更醜狂婦古禮必用昏昕時親近乃用昏時　昕旦也　婿執雁而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雁　婿出御婦車而婿授綏御輪三周共牢而食合巹而酳同上父醮子曰往迎尔相承我宗事母施衿結帨勉之曰毋違善事及門内施鞶申之以父母命　依礼媒氏掌万民之判　判謂判得夫婦男女成人以上皆書年月以名焉　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判妻入子者皆書之　周礼桃夭婚姻以時也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注婦人謂嫁曰歸　周風標有梅

男女及時也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注謂始秋也同上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注正月中以前也孔疏宴尔新昏不我屑以谷風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泉水綢繆束薪三星在天注三星參也謂王星也心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又為二月之合宿故嫁取者以為候昏而火星不見嫁娶之時也今我束薪於野乃見其在天則三月之末四月之中見於東方故云不得其時綢繆析薪如之何匪斧弗克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伐柯如之何匪斧弗克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之嫁也母命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同上線因針而入女因媒而成淮南子婚娶而論財喪賤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而不以財為禮又中子非有良媒之親注媒謀也良善也通書姻不失親古人所重南史王元規傳

婚姻必以媒妁亦由前定故以二事先之

侍執巾櫛

晉太子周為侍於秦穆姬嘗觀氏曰卯子盍早為之所對曰子晉太子而辱於秦子之欲婦不亦冗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周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逐逃歸二傳二十

因昏報德

吳師入郢楚子取其妹季羋以出楚昭王之奔鄭楚大夫鍾建負季羋以從子期將嫁季羋季羋辭曰所以為女子遂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為条尹元四五代和凝李進士梁義成軍節度使胥偃為從事環與唐莊宗戰于胡柳環敗脫身走獨騎隨之反顧見凝髦之使去凝曰丈夫當為知己死吾恨未得死所尔豈可求也已而一騎追環幾及凝叱之不止即引弓射殺之環由此得免環歸戒其諸子曰和生志義之士也後必富貴尔其謹事之因妻以女後官至大子太傅封魯国公

富人宜與

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及長可娶富人莫与者貧者平亦忽

之尸牖富人張負有女孫五嫁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邑中有大喪平家貧待喪以先往後罷為助貧甚之喪所獨視偉平至其家乃負郭窮巷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負歸謂其子仲曰吾以女孫予陳平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為獨柰何予之女曰固有美如陳平長貧者乎卒与之為平貧乃假貸幣以聘予酒肉之資以內婦負戒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乃父事嫂如事母平既取張氏資用益饒游道日廣

棄妻別娶

後漢寶玄以形貌絕異天子以公主妻之旦妻与玄書別曰棄妻床女故白黔生卑賤所乘車轅提壺行饮都陌不如貴人妾日以遠彼日以親衣不厭新人不厭故悲不可忍怨不可去彼獨何人而居我處

不棄糟糠見夫嫌門

遣妻遭罵見出妻門

喜畢婚嫁

向長字子平男女婚嫁畢遂悉遊五嶽名山謝灵運謂子尚曰男娶女嫁畢物斷家事勿復相関

練裳遣嫁

後漢逸民戴良有五女家貧毋有求婚輒便許嫁練裳布被竹筒木履而遣之

賣犬遣嫁

吳隱之將嫁女謝石知其貧素遣女必薄乃令移厨帳助其經營使者至見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

堪不慊意

謝奕女道韞初適王凝之還其不条安曰王郎逸少子不惡汝何恨也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群從兄弟則有封羊羯兒

末詳兄弟門不意天壤之間乃有王郎

婿嫁相顧

諸葛恢大女適庾會會被誅峻害其女改適江虨次女適羊撝子衡娶郗徽女于時謝尚書求婚小女乃云羊鄧是平婿江家我願伊顧我世詳

算命訓女

庾兗孤兄女曰芳將嫁兗乃刻荊為算命訓女

以色為主兄表書門

烏羊為禮

宋孔淳之性高尚君舍藉與徵士王弘弘以人父之交敬弘亦人子之道淳之子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挾琴而歸或怪其故答曰此亦農夫田父之禮也

種玉得妻

揚雄伯嘗裘裘給行旅一小有一人就飲沈醉中知石子一升與之曰種此生玉并得好婦如言種之有徐氏女操美來之徐公曰得白璧一雙即可乃於所種處得璧遂娶之

三十未婚

顔回年好請喪無所不覽行年三十猶未婚

射孔雀曰

唐高祖竇皇后父毅嘗謂妻曰此女有貴相何可妄與人因盡二孔雀於屏間請婚者射二矢陰約中目則許之有中其一目者皆不合高祖最後射各中一目遂歸之

蓼絲得女

郭元振少窶窘杜張嘉貞欲納為婿元振曰知公有五女未知躰貌張曰吾女各有姿色即不知誰是匹偶使王女各持一線幔前使子取便牽之元振依然從命遂牽一紅絲線第三女果

有姿色天寶選事
招客不至
宋璟為相玉毛仲娉女奏玄宗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上曰
知汝所不能致者宋璟也明日謂宰臣曰毛仲力婚事卿等宜
乘節第既而中璟方至先敕酒賜飲不數巵遽捫腹痛而
歸
善謔成婚
柳子厚云士妻楊氏今禮部郎中凝之女許嫁于我家日既小
乃歸于柳氏恭惟先府君與禮部公道於郎中最深暨相國公始
於言遇雖間在他國終無異辭凡十有三歲而二姓之合奉初
言也劉談
流配無婚
柳宗元貶永州司馬移書于崔連州敦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為
昏姻亦不肯與罪人親婿以是副之重不絕如線
女妻遊士
李白工於長史書云乃拔劍上國辭親遂遊四海見鄙人相如大志慕魯仲連之事又楚有七澤遂來觀焉而許相
公家兒相要以孫文便想跡于此至移三霜焉
騰口擴郎
唐南蠻雜錄國具俗凡嫁娶納擲擲多至三百盤
禁以凶婚
玉代劉昫唐明宗時太常卿帝見鄭餘慶所為喜儀有起復冥
婚之制數曰儒者所以隆孝悌而厚風俗且無金革之事起復
可乎婚喪禮也用於死者可乎乃詔改增損其書
庶人相婚
沈文正公之子納仁娶婦或傳婦以雅為雅慢者公聞之
不悅曰羅綺貴惟嫚之物耶吾家素清儉安得乱吾家法改持
不吉家當火於庭棗事
謂不知礼以下條不要同姓
陳司敗問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曰君娶於吳為同姓謂之
吳孟子若而知礼孰不知礼
女嫁同爪
黃劉須嫁女悟准陳橋三本劉氏子与須近親出養於姑改姓
陳氏中山劉交誠之湖曰舜後姚廣陳曰本同根系而世皆為
婚礼律不禁今乃此河誠為辟可也
古風其昌以下原下相昏
歙氏卜妥陳敬仲其妻占之是謂鳳于飛和鳴鏘二有嬀之
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与京五
相人無如
漢申公巫臣曰吳其亡乎吾聞相狐固敬重之以臣觀之王
相楚李白愛吕有息女頗為其鄰妾
巫女相貴
戴顒少多隱逸時激与善相人共載出見一婦人相者言此婦
當貴不必相喜不可用也顒推問之乃其鄉里巫家女也顒
即娶為妻
審父之賤
吕範少為縣吏有姿容邑人劉氏家富女美範求之母嫌欲勿
与劉氏曰此吕子衡寧久貧賤耶遂与之吳志
看人相婿
陳州刺史王富有女集州縣文武官令素
果毅觀其有貴子可嫁之終必得力當從其言時人笑之乃元
崇也命婿

後貴且壽

楊於陵登第調潤州句容縣尉浙西觀察使韓滉有知人之鑒調其妻柳氏曰吾閱人多矣後貴且壽无如楊生者生子必位宰相以女妻之既而生嗣復滉抚其頂曰名位皆踰其父楊門之慶也竟如其言

女手相貴

王克正仕江南歸 本朝貢舍人院及死无子唯一女十餘歲陳摶入吊出語人曰王氏女吾雖不見其面觀其手握本佛手相甚貴後數年陳晉公恕爲參政事一日便坐 太宗問曰卿娶誰氏有幾子晉公對曰臣无妻有二子 太宗曰王克正江南舊族身後唯一女恨其合之卿可依配晉公不敢辭遂娶爲室不數日封国夫人如陳之前也

源依美婿

祖龍圖无擇暇娶徐氏有後母試親之時无擇爲語徐氏公欲相其人而无譽貌寢恐不得當也同舍鴻當世京手安秀美乃論媒約俟鴻出而招徐君至過徐君曰此祖李士也徐驚嘗甚成昏始悟其非而悔之議反口難皆曾鞏詩銘

敗鄧松擯以下係閥閱

唐太宗以山東崔盧李鄭世代衰微已无冠蓋猶負世望婚姻之間猶多趨錢幣敗鄧松擯人謂賣婚命高士廉刊正其姓氏必求四姓

張說好求山東婚姻与張氏祀皆爲甲門四姓鄭氏不與榮陽崔氏李氏土門崔盧爲頭族 国史補

不附宰相

王義方魏諮異之欲妻以夫人之姪辭不取俄而證薨乃取次人問其故曰初不附宰相今感知己故也

妻以兄子以下係師友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南容三復白圭以兄子妻之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倚而絕糧

後漢馬融有俊才初不兆摯恂以儒術教授隱于南山不應徵聘名重閭內融從其遊學博通經籍恂奇融才以女妻之

奇其志氣

後漢鮑宣妻桓氏少君宣常負薪以少君父寧父奇其清苦以女妻之 宋世家 宣妻桓氏

不戚嶠因下王鏡臺一枝姑大喜既交婚禮留姑女拔紗扇遮
障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

湯揚世朝

揚經宇仲武湯岳謀文云籍三郎世親之恩而子之姑余之
伉儷為湯揚之睦有自來矣

以姊繼室

韓滉如舜逑女齊陳擬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
謂之少齊少姜卒齊侯使晏子請繼室於晉曰寡君不腆先君
之適以備內官煩執事先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
君義不忘先君之好惠顧斯國辱收寡人徼福於太公丁公二
君若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
而不棄捐而降嫡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晉侯許之使魏舒
韓宣子使叔向對曰敢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

未有伉儷在敎經之可是以未敢許命惠莫大焉若惠
顧敝邑擇有昏姻使卑官備百人之內主宣帷幕群妾奉其貶其自
唐叔以下實職嘉之遂成婚

澤畢九姨

龍圖劉公諱沆早亡而趙氏猶有二妹
皆未適人既而劉公登科晁捐館夫人復欲妻之使媒妁通意
劉曰吾有戒有之德則不敢為姻如言禹別之州則庶可從命
蓋劉公不欲七姨為門意欲九姨議親故也夫人諾曰誠云薄
餅從十揭翻餡總及第皆得便揀點人家女劉曰非敢有擇但
七姨前舉尚幼未笄前舉之長女

杜祁公少時客漵源有縣令者能相人厚遇之與縣之大姓程
里氏議昏不成祁公亦別娶女之祁公妻兄令已相里女子當
仰國夫人矣相里兄弟二人前祁公之識者見此令石其弟
曰秀才計君之材足恢此量以文第事之識遂定其兄九之第
曰杜君今之重客令之意其可違已慨然曰姊從大丈夫教貧
請壽耳祁公未成婚赴試京師登甲科之兄厚資往貝公曰
婚已定議其或悔某即出仕顯豈無教耶讀書者鮮兒
故能篤信如此次乃以息歧娶舉文又以女適舉子時称
故能篤信如此

鍾自知取女以下俗幼學瓊林留

北史崔昂倫妹出適盧氏有才識昂每與之談論經日不倦
者其妹義識過人昂嘗以此女配盧氏三子皆為名士

兄弟德不幸早世孤女甫數歲一日內外親戚莫有來
其妹義識過人昂嘗以此女配盧氏三子皆為名士

女弟娥幸取其婿或詰之答曰人有醜疾未嘗何適
不許疾辭

華陰呂君家進士聘里中女未行既中第憐家言曰吾女故無
疾既聘而後有疾辭呂君曰風聞而後言是不女嫌又何辭遂
娶之生五男子皆中進士第其一人丞相汝公是也后山談叢

不背前約

劉延式本田家鄰翁翁已死女因病聲盛極困餓延式使人出訊如
而女之家辭以我仍以彼佛耕不取細士大夫延式訪知有約
豈可以翁死女疾而背之乎卒與成婚閨門極睦其妻甘氏而
後行乃生執子延式崔小謙監司欲選之壻其實不深悉之

微有嫌色盧因請賦詩以述懷為戲崔立成曰不忽檀郎年幾大不忽檀郎官職卑自恨妾身生較晚不見檀郎年少時南部新書

皆譯胎笑

處士陳昭閩人有詩名五十方娶有慶之若曰處士新郎慈倘安千答曰呵呵僕少處山谷莫諳世事不知衣服之下有此殊美嗣主徵之或問細君賢之何所呵曰暫時睡起梳洗未畢人年少為德不一何不防閑答曰婦人以貞潔為德不防閑則其意轉江於是踰牆來就之曰我鑰匙已付之矣或曰其如水火何曰其如水火何曰其如水火何

鄭大非偶以下俗解音
鄭公子忽有功於鄭齊侯請妻之忽辭人問其故忽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今乘齊之急而受室以歸其以師昏也
昏與婚
蓍吾繞娶妻而美讓與其兄讓既矣非禮之讓也 家語
讓以與字
敝無存之父甥宝之辭以與其兄讓既矣非禮之讓也
讓以與字
國經言欲元勿要如相之女也
思盛反解
漢高不疑定愛倩為京兆尹大將軍欲以女妻之不疑畏其盛
大固辭
以義恬昏
王粲偉元興宦於為友約男女各為昏姻及粲父卒於洛陽粲遂別
嫁其女詞旨悽惻曰昔嫁姊妹期同昏嫁姊妹期同昏
陽則京邑昔吾父存結好之意哉殺曰悲夫生死路異父洛
公洛陽而隨喪歸鄉如此云就何婚之有
在里反慶
魏衣術字公路為子索呂布女後布敗術女已在途追還絕昏
一語謝絕
謝尚書衰求昏許高欲小女恢曰我不能規規兒昏
女不妻孤子之為桓溫長史溫欲為子求婚於坦之坦之漫
省父而述愛坦之舸長大猶抱寄膝上坦之因言溫意述大怒
遂排下曰汝竟賣郎詎可畏溫而而以女妻兵耶
因際純反
王珣兄弟皆謝氏壻以猜嫌致隙太傅遂與珣兄弟絕皆珣在

法而與閭閻都俚同其習見婦四日國初婚姻坐女於馬鞍之側此胡人尚乘騎馬之義也蓼洲周氏演義今娶婦家新人入門跨馬鞍此其始也 酉陽雜俎

結髮無義

程正叔言婚姻結髮無義欲去之又矣言結髮爲夫婦者只緣其少小也如言結髮事君結髮事匈奴只言初上頭時也豈謂今髻子耶子厚云絕非禮義便當去之語無

嫁娶不同

安定胡先生遺訓嫁女必須勝吾家娶婦必須不若吾家或問其故曰嫁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敬必戒婦不若吾家則事男姑必執婦道 曾氏雜記

勿慕富貴

司馬溫公曰凡議婚姻當先察其壻與婦之性行及家法何如不肖今雖富貴安知異日不富貴乎苟爲慕一時之富貴而取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者養成驕妬之性異日爲患庸有極乎借使因婦財以致富依婦勢以取貴苟有丈夫之志氣者能無愧乎

不可論財

司馬溫公曰丈中子曰婚娶論財甚勞之道也夫婚姻者所以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也今世俗之貪鄙者將娶婦先問資裝之厚薄將嫁女者亦有既嫁而後欺紿貧約若是乃驅僧鬻奴賣婢之法豈得謂之士大夫婚姻哉其男苟既被欺紿則殘虐其婦以攄其忿由是愛其女者務厚資裝以悅其舅姑殊不知彼貪鄙之人不可盈厭資裝既竭則安用彼女哉既不能事舅姑則棄而歸之矣或更別娶則女之父母復須資送是貧人之女反爲富人之婦也

不可幼許

司馬溫公曰世俗好於襁褓童稚之時輒許爲婚亦有拍腹爲昏者及其既長或不肖無賴或有疾或家貧陳設或喪服相仍或從宦遠方遂至棄信負約致訟者多矣是以先祖太尉書曰吾之男女必俟其長然後議昏既通書不數月必成婚故終身無此悔乃子孫所當法也

古詩

古樂府

冉冉孤生竹結根太山阿與君爲新婚兔絲附女蘿兔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千里遠結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爲

議昏

天下無正聲悅耳即爲娛人間無正色悅目即爲妹聲色非相遠貧富則有殊貧爲時所棄富爲時所趨紅樓富家女金縷繡羅襦見人不做手遨遨二八初母兄未開口已嫁不須更媒媾貧家女寂寞二十餘荊釵不直錢衣上無眞珠幾聞人欲聘臨日又蹉跎主人會良媒置酒滿玉盃四坐且勿飲聽我歌兩途願嫁嫁早輕其夫貧家女難嫁嫁晚莫於始聞君欲娶婦娶婦意何如

白居易

朱陳村

徐州古豐縣有村曰朱陳去縣百餘里桑麻青氣盛機杼聲相

礼牛驢走紛三女汲洞中水男採山下新滕送官事少山深入
俗嗇有財不肯前引厂不入軍家守科業頗白不出門生為
陳村民死為陳婦憐田中老与幼相見何欣二村唯兩姓世
世為婚姻親疎各有宜生者不遠別哭哀小長逝有群鴈与白鷴欲會不滿旬
死不苦悲神魂少多壽考住二見父孫我生未識狐少小孤
貞賣衣盡失初淚眼多數分江南与江北各有平生親存者
終日別遠音隔年聞悲公燒心曲迷霧恨髮根一生苦乏此長
兼陳村民

新安別　杜甫

兎絲附蓬麻引蔓宜遠客結髮為妻
子暫不忘君君豈長貧賤悲與君永相望
河梁幸未分明何以慰我心

無家別

有所思

君今況生地痛迫有所愛妾隔流一紅葉上有一句云殷勤謝紅
勢又急願為新婚念多力事戎行婦人在軍中哀怨不揚
自哭寡家女終鮮兄弟門生四五男未有一丁壯
飛太小必須大翮人事多乖違結髮為妻誓

良干行　李白

妾家初嫁與劉郎騎竹馬來遶牀弄青梅同居長干
里兩小無嫌猜十四為君婦羞顏未嘗開低頭向暗壁千喚不
一迴十五始展眉願同塵与灰常存抱柱信豈上望夫臺十六
君遠行瞿唐灩預堆五月不可觸猿鳴天上哀門前遲行迹一
一生苔不掃落葉秋風早八月胡蝶黃雙飛西園草
感此傷妾心坐愁紅顏老早晚下三巴預前書報家相迎不遠
遠直至長風沙

兄弟同夜成婚

常棣開雙萼天機照物花分庭令佩鬱聯萼映綺共如霞今宵二神女併在一仙家

題陳季常所蓄朱陳嫁娶圖　蘇子瞻

何年顧陸丹青手盡作朱陳嫁娶圖聞道一村唯兩姓不教雞犬
乃遠我是朱陳舊史君勸農曾入杏花村而今風物那堪畫縣吏催
錢夜打門

詩話

寒食為媒

郭景淳遊仙詩靈妃顧我笑蘂然啓玉扉寒食為媒時不存要之將
誰使致辭通云求宓妃之所在今寒食而為理注寒食古賢媒

紅葉題詩

唐僖宗時有于祐於禁溝流一紅葉上有一句云殷勤謝紅
葉好去到人間祐後題云曾聞葉上題紅怨乘上題詩寄阿誰
祐後娶一宮人韓氏於祐書篋中見一紅葉驚曰此吾所作吾
水中亦得紅葉即祐所題詩於是相對感泣曰事豈偶然莫非
前定也詩見高諫

桐葉題詩

晉尚書侯生閑本儒士一日秋風四起樓上倚欄有大桐葉飄
墜上有詩云梧葉敷蛾為誰心中事桐葉下階除畫我相思
字侯貯小郎凡五六年方十任氏為昏嘗讀此事任氏曰此見
文書葉題詩爭得在君處侯以今書校之葉上無異王溪詩記

人倫部

擇婿　擇婦　不暇擇　不必擇　此門不擇

宋我燕士造其吉兮　擇婿可為水佳對　白氏記擇

婿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關雎　采菲采菲無以下体　谷風　嘉擇

曰妃　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　昏義

古今事文類聚

求先聖裔

叔梁紇求婚於顏氏有三女其小曰徵在顏父問二女曰

陬大夫雖父祖焉士然求先聖王之裔今其人長十尺武力絶

倫吾甚貪之雖年長性嚴不足為疑三子孰能為之二女莫對

徵在進曰從父所制乎問焉父曰即尔能奚遠以妻之徵在

既覆見以夫之年大耀不時有男不宜孔子故名立字仲尼家語

兒有奇表

後漢陳諫年十四猶級帛為幡乘竹馬而戲故奮揚太宗同游

甘公見謂客鮑叔之許妻以女其夫人怒曰陶家兒遨戲無度

如何以女許之甘公曰彼有奇表長必大成遂為之

迎勝東床

郗鑒使門生求女婿於王導導令就東床偏觀子弟門生歸謂

鑿問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惟一人在東床坦腹独不聞鑒曰此正佳壻及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

莫近禁裔

晉元帝爲晉陵公主求壻溫嶠曰子壻出似劉琨其長子敬倫足如此便足未幾帝崩義熙初元帝鎮建業公私窘擾每得一雉以爲珍美頃上一裔尤美輒送焉帝群下未敢食于時呼禁裔故謝琨珣曰卿莫近禁裔初元帝鎮建業公私窘擾每得一雉以爲珍美頃上一裔尤美輒送焉帝群下未敢食于時呼禁裔故珣因以爲戲琨尚主襲父爵

竟一快壻見賓客

帝業佳壻

独孤郁最爲推德輿所称以女妻之德輿輔政以嫌去内職憲宗數曰德輿乃有佳壻

不與凡子

唐処士侯昂將嫁其女曰吾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与凡子王適還奇貧氣謂媒曰吾門純及第即官人遍詰公曰若官人即取文若來適訝媒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鴻之公孫黑又使強要之畵犯請於二子皮文自擇焉子皙盛飾入布幃而出子南戎服而入布幃而出子皙信美矣子南夫也遂適子南射超乘而出文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子南夫也遂適子南公孫楚也

食東廂西

齊有一女二家求之其家語其女曰汝欲東家則左袒欲西家則右袒其女兩袒父母問其故對曰願東家食而西家息以東家富而醜西家貧而美也

幃中觀婿

王渾妻鍾氏琰女貞有才淑渾欲婁之令與群小雜處琰自幃中觀之謂渾曰絳衣者非汝所拔乎此人才足按萃然地寒素尚從不足爲其器用不可與婚其人數年果亡

藏有游慕

鴈湯陳忠女名曾鄰人高勃有美姿與村中數女共門紡績勃相謂曰若得婿如高勃無所恨也

紗窗自選

李氏甫有女六人各有姿色求之不允林甫於堂門開一橫窗飾以雜寶蒙以綠紗使六女戲於窗下每貴族子弟入謁林甫即使女於窗中自選可意者事之

簡庵敬婦

梁鴻孟氏有女賦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至年二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乃梳頭加笄荊釵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女能奉我志矣名之曰孟光乃共入潞陵山中以耕織爲業妻事之太敬舉案齊眉之敬太甚伯通怪而問之曰吾聞夫婦之禮相見以禮今鴻之妻也竊仰其節義故來造廬舍耳今鴻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羞恥伯通知其賢乃更名小門曰

擇取醜好

蜀黃承彥高與劉表爲姻別爲馬氏名上謂曰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明計策卓越孔明曰聞君擇婦故以應命承彥即遣送之時人以爲笑鄉諺曰莫作孔明擇婦壻

兄妻求鴈

王汝南少無婚自求郝普女普門至孤陋甚非其耦君兄其女使來聘焉司空王昶以甘氏姪女許之

何少妻不必嫌

王戎兩婚皆喪妻將求婚裴楷曰卿婦德高雅宜更娶淑女之可見并上取水當動容止不爾未嘗悖視以此知之戎從其言

不擇高門

崔翔與弟書曰長子容當爲求婦其父如此誰肯嫁之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其福人不在貴族物雄之才非出孔氏廣世家法反生癡子

不擇高門

賈閏孫娶不擇高門

雜著

擇婦難於擇壻

世人多謹於擇壻而忽於擇婦其擇壻胥以貧富貴賤而已豈可忽哉崔氏遺書

詩話

女識大胝

李翔尚書牧汝南進士盧儲投卷來謁李禮待之甚文卷凡幾案間胝公宇視事安又并見文卷幕緡數四謂小青衣曰此人必為狀頭李公深異其語乃納為壻壻來年果狀頭及第纔過鄭試即赴佳辟詩曰昔年曾去玉京遊第一仙人許狀頭今日已成泰嶽壁間重寫數莖開東風與拘束留待庭花開乃題詩曰無門長揖謝君來細君來

翁壻

翁壻

翁壻附

翁壻

羣書攷索續集

晉文人以外姑爲外舅妻之母爲外姑爾雅青城山爲五之伯叔父男謂之甥女謂之姪今人稱人壻爲令婿妻爲令人稱人婦爲令閫令正令夫人山公卜俗呼人婦翁爲令婿妻爲令岳丈人峯丈人峯丈人觀似亦有理而呼妻母爲丈人峯丈人峯丈人峯

上戍女適娶頒貸錢數萬受而未還女後歸寧戍色不悅女愛
還竟然後乃歡
爲妻父官
封德彝即祕素之壻素爲僕射掌撫其座曰封郎必居此座後
果如其言唐部新書
翁壻皆貴
郭子儀七壻皆貴顯朝廷
此翁可人
王遵曰吾求婦氏久矣推此翁可人寧且問其女賢不可以失
婿纂錄
翁壻能詩
給事中姚合有詩名上多婦翁重李頻走千里丐其品題大加獎
挹以女妻之
壻爲半子
唐帝御延喜門見山統使者是時可汗之書恭甚言昔我兄弟
今壻半子也陛下若惠出我子請以女除之
壻不開發書
壻皮方劉曼任權文乃其壻解人節
以德報怨
李玘薄其壻崔圓後崔致李姊死
宣徽鄭天休選王禹玉爲壻其後爲參相禹玉選鄭達夫後亦
爲樞相
叔舅李虎以下係僕射
晉公子重耳奔狄狄人伐廣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

子公子取季隗以叔隗妻趙衰生二十二
衰侯息侯
爲妻父官
封德彝即祕素之壻素爲僕射掌撫其座曰封郎必居此座後
果如其言唐部新書
翁壻皆貴
郭子儀七壻皆貴顯朝廷
此翁可人
王遵曰吾求婦氏久矣推此翁可人寧且問其女賢不可以失
婿纂錄
翁壻能詩
給事中姚合有詩名上多婦翁重李頻走千里丐其品題大加獎
挹以女妻之
壻爲半子
唐帝御延喜門見山統使者是時可汗之書恭甚言昔我兄弟
今壻半子也陛下若惠出我子請以女除之
壻不開發書
壻皮方劉曼任權文乃其壻解人節
以德報怨
李玘薄其壻崔圓後崔致李姊死
宣徽鄭天休選王禹玉爲壻其後爲參相禹玉選鄭達夫後亦
爲樞相
叔舅李虎以下係僕射
晉公子重耳奔狄狄人伐廣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

子公子取季隗以叔隗妻趙衰生二十二
衰侯息侯
爲妻父官
封德彝即祕素之壻素爲僕射掌撫其座曰封郎必居此座後
果如其言唐部新書
翁壻皆貴
郭子儀七壻皆貴顯朝廷
此翁可人
王遵曰吾求婦氏久矣推此翁可人寧且問其女賢不可以失
婿纂錄
翁壻能詩
給事中姚合有詩名上多婦翁重李頻走千里丐其品題大加獎
挹以女妻之
壻爲半子
唐帝御延喜門見山統使者是時可汗之書恭甚言昔我兄弟
今壻半子也陛下若惠出我子請以女除之
壻不開發書
壻皮方劉曼任權文乃其壻解人節
以德報怨
李玘薄其壻崔圓後崔致李姊死
宣徽鄭天休選王禹玉爲壻其後爲參相禹玉選鄭達夫後亦
爲樞相
叔舅李虎以下係僕射
晉公子重耳奔狄狄人伐廣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

子公子取季隗以叔隗妻趙衰生二十二
衰侯息侯
爲妻父官
蔡哀侯取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甥也止
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子楚子從之莊十一
彌子子路
孟子曰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夫子主
我衛卿可得也然子路在弟子中號爲好勇而彌子瑕至以色
悅人乃爲友壻
爲友壻孱
嚴助作宴上問所欲對曰家貧爲友壻所孱願爲會稽太守
兩女乘龍見婚姻詩品
大橋小橋
周瑜字公瑾劉中護軍從孫策攻皖得橋公兩女皆國色策自
納大橋瑜納小橋策從容戲瑜曰橋公二女雖流離得吾二人
作壻亦足爲歡
耻爲吏婿
謝晦使益之俱曹氏壻爲荆州刺史請晦使益之爲長父登之意甚
不懌到鎮惟言即日恭惟初无處謝之言
兄弟同婿
崔休弟之子慤字長謙濟州刺史盧尚之欲以長女妻之休爲
子俊求尚之次女曰家道多由婦人欲令姊妹爲妯娌尚之感
其義於是同日成婚
友婿異黨
王懿恪歐陽文忠同爲薛簡肅公子壻後文忠曰僕射宰相官也拱辰非曰任宰相者政事東宮

官以至拜宣徽使終身不至執政蓋懿恪主李文靖文忠公王
范文正其黨不同云

雅尚

翁壻俱賢

本朝公卿多有知人之明見於擇壻趙參政昌言之壻爲王文正旦王文正旦之壻爲韓忠憲琦呂惠穆公溱之壻爲韓文定忠獻李侍郎燾已之壻爲晁文元獻晏元獻之壻爲馮文肅京陳康肅堯咨之壻爲賈文元昌朝曾宣靖公布此類甚多不可悉數而其後名位風節往往相似前代所不及也 郡齋讀書志

古詩

送外舅郭大夫繫西川提刑 陳無己

丈人東南來復作西南去連年万里別更喜貧賤苦王事有程期親年多喜惧畏与妻子別已復迫曛暮何者最可憐兒生未知父 白山似鎮蜀妻子當寄餘繫家書

和王子立風雨敗書屋有感 蘇子瞻

嫡翁不可揖王郎非嬌客十年爲從李苦淡共陲尼燕雀喙鴻漸犬羊眠麟獲偶逢涇渭分昨夢春氷釋平生五車書燒吐二三策已作謗天金朱果何益君窮一窓下風雨更前迸詩工知李進詞苦見意迫俗情傲情贅婦舍不暖席南治從東來不同被嘲劇師儒雖並世日月過箭疾公今未有田把筆耕六籍

律詩

呈外舅孫莘老 黃魯直

九陌黃塵烏帽底五湖春水白鷗前扁舟不爲鱸魚去收取摩
名四十年

詩話

婿爲所薄

張延賞選壻擇與可意者其妻苗氏賢而知人特選進士韋皐許之皐性疎曠不拘細行延賞竊悔由是婢僕頗輕慢之惟苗氏待之益厚皐因辭東游張氏鍳奩具以治行延賞幸其去以七馱物爲贐皐行翌日悉還之惟留奩物及書册而已後五年皐擁節旄會德宗幸奉天特詔西川苗延賞乃政姓名作韓翃人莫敢言至大回駕去濟二十里人有報延賞曰替相公者韋皐也延賞曰天下姓名同者甚衆彼韋生必撰薄鄙能秉吾位乎訖日果韋皐也延賞慚懼自內門藩邸皐入見由心奉酒伺衣之日求前輕慢皆杖死之時判官鄭叔清因爲詩曰當又從周又入秦昔督誰不困風塵當時莫許張延賞不識韋皐是貴人 唐家遺史

得句法

謝師厚方爲其妻所薄對兒山公詩曰五吾得壻如是足矣庭堅性求之然壻亦之詩率從謝公得句法故山谷有詩曰自性見謝

詩話

壻爲所薄

張延賞選壻擇與可意者其妻苗氏賢而知人特選進士韋皐許之皐性疎曠不拘細行延賞竊悔由是婢僕頗輕慢之惟苗氏待之益厚皐因辭東游張氏鍳奩具以治行延賞幸其去以七馱物爲贐皐行翌日悉還之惟留奩物及書册而已後五年皐擁節旄會德宗幸奉天特詔西川苗延賞乃政姓名作韓翃人莫敢言至大回駕去濟二十里人有報延賞曰替相公者韋皐也延賞曰天下姓名同者甚衆彼韋生必撰薄鄙能秉吾位乎訖日果韋皐也延賞慚懼自內門藩邸皐入見由心奉酒伺衣之日求前輕慢皆杖死之時判官鄭叔清因爲詩曰當又從周又入秦昔督誰不困風塵當時莫許張延賞不識韋皐是貴人 唐家遺史

得句法

謝師厚方爲其妻所薄對兒山公詩曰五吾得壻如是足矣庭堅性求之然壻亦之詩率從謝公得句法故山谷有詩曰自性見謝公論詩得深旨

黃魯直

壻爲子壻

孝爲密州子立未嘗招識忽告同舍生曰吾夢爲密州壻何也已而果以子由之子妻之故詩云嗤嗤鼻相逼愛生成兆清言未得掌定應知礼意遂欲補詩云嗤嗤鼻相逼請生啟腸行東牀空日月過箭疾公今未有田把筆耕六籍

夫婦

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家人无攸遂在中饋吉同上

與脫輻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小雅君子之道譬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庸大婦和家之肥也凡事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齊謂共牢而食郊特牲夫者婦之天喪服傳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曲禮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故婦人无爵坐以夫之爵也曲禮君子偕老詩牝雞无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書未有仇讎而旅人應賦冥冥羣飛戾天者矰繳其如汝何在古樂府佳人

古今事文類聚

相敬如賓

季日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与之邳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以治民君請開之晉三十三

婦殺其夫

子童妻出聞婦人哭泣其御手而聽之有閒使執而問焉則手殺其夫者御問何以知之曰人於其所親愛也始疾而憂臨死而懼今夫已死而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殺也韓子

道悅桑婦

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咎犯公子咎犯而笑公問何笑曰臣之隣人有逐其妻適私家者適兄桑婦悅而与言盻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臣竊笑之公悟其言乃引師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列子

射雉妻笑

見美女門

庸奴其夫

張耳亡命游外黃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去投父客父客素知張耳遂嫁之

公有以守當自言當為二千石昌出又示之相謀盜還妻夫歸

齊禁囚妻

後漢周澤字穉春為太常卧疾齋宮其妻寢濕老病閒所苦譯大怒以為干犯齋禁收送詔獄

傅寶妻雷

蜀劉琬妻胡氏入賀太后太后特留胡氏經明乃明胡氏以美色疑其淫後主有私焉甚寵遇琬遣尚書郎范鎮喻曰卿人才尤懿小選非婦事之人面非愛寵之地胡具以告琬堅不與琬有司議以為琬既棄妻又臣妻非朝廷所宜遂絕

劉寵妻

劉寵為會稽太守特留胡氏經明乃明胡氏美色疑其淫後主有私焉甚寵遇琬遣尚書郎范鎮喻曰卿人才尤懿小選非婦事之人面非愛寵之地胡具以告琬堅不與琬有司議以為琬既棄妻又臣妻非朝廷所宜遂絕

勸農參軍

山濤勿忘舊好與阮籍嵇康呂安親善籍康既沒濤撫其子如骨肉安被誅濤為其兄弟發喪制服

韓氏妻

山公與韓氏奇其二人異於常交謂公曰二人皆賢而貧公宜有以振之公曰二人未達吾將以貴之貴則貧賤之矣公曰二人來吏部公止之留宿具酒食至夜半燭盡公起自益之遂旦未旦公又曰二人何如妻曰夫才殊不如卿當以貴重和之公曰卿亦復以義度物

婦寡

晉王渾妻鍾氏生毓恕二子渾弟淪生預預生三子鍾氏撫育諸孤恩義甚篤

婦德

魏司空陳羣與婦子訣曰吾生不辰早喪先帝每感鄧后之言恒欲令汝曹為后父吾沒之後汝曹但當奉事嫂如母嫂病扶乃出庭中自取冷遠以身

夫婦

許猷

許猷妻周氏字令宣汝南安城人也父為吳興太守常對飲竟

唐宰相獻宅左有賣餅者妻甚明媚一見嘱意因厚遺其夫取之寵愛踰等環城嘗閉之日汝復憶餅師否默然不對正召餅師使見之其妻注視雙淚垂頰乃歸之

防妻過甚

李益與安賀齊名然少有猜病而多猜忌防閑妻妾過為苛酷

義士妻妻

緻妻通義

紀處訥妻武三思嬖妍也緻使通三思由是為大府卿

論夫妻封號

婦人封號有夫為秦國公而妻為魏國夫人者亦有封兩國者秦檜封兩國夫人長何義理故蔡京皆改隨其夫號如夫封楚安郡則妻亦封楚郡夫人夫封秦國則妻亦封秦國夫人侯伯子男皆然看來隋唐官府定令酌其尊卑官爵之後又實加減人頭人宜人孺人之類亦宜然矣近代非婦人非所宜不但只有一節未安若有夫方封某郡而妻已先封為某國夫人者此則與京所改者相反矣

法如此當初合并格法也與其改過則无病參差使人得以苟之謂其法自相違戾如此豈亦京不子細乘勢草草改後人以其無病參差不問是非一切改之耶

古樂府

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上文皎皎當窗牖娥紅粉但坐織素手昔為娼家女今為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

上山採蘼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新人復何如新人雖言好未若故人姝顏色雖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從門入故人從閤去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織縑日一匹織素五丈徐待納

雜著

孟姜歌

百里奚五羊皮贖別時衣
陌上桑

羅敷白有夫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何以識夫婿白馬從驪
駒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腰中鹿盧劒可直千萬餘十五府
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為人潔白皙鬑鬑
頗有鬚盈盈公相隨冉冉府中趨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婿殊

贈內

生為同室親死為同穴塵他人尚猶勉而況我與君默妻固窮
七十貧賤苦其資糞欲一農夫妻被濕如宿陶潛不卷生霍氏自
愛護祕不肯仕孟光甘布裙梁鴻不識耳亦聞至此辜耳亦聞至此
千載後傳是何如人人生未死間不能忘其身所須者欲令不
過飽與溫疏食足充飢何必錦繡梁珍縞紵粲足榮寒何必錦繡文
君家有貽訓清白遺子孫我亦貧苦士與君新結婚與君同心人
素髮老同欣

太行路

太行之路能摧車若比君心是坦途巫峽之水能覆舟若比君
心是安流君心好惡苦不常好生毛羽惡生瘡與君結髮未五
載豈期牛女為參商古稱色衰相棄捐如今鬢鏡中妾顏未改君心改為君
為君盤容飾君看珠翠無顏色行路難難重陳人生莫作婦人
身百年苦樂由他人行路難難於山險於水不獨人間夫與妻
近代君臣亦如此君不見左納言右納史朝承恩暮賜死行路
難行路難不在水不在山祇在人情反覆間

李白

別內赴徵

田門妻子強牽衣問我西行幾日歸來時儻佩黃金印莫學蘇
秦不下機

妻初長邑號告身

弘農楊縣受新替銅軸金泥告一通我轉官階常目悃君加邑
號名何功花牋印了排窠濕錦襴裝來耀手紅倚得身名便擲
墮日高捫睡綠葱中

白居易

詩話

作句明幽

司馬相如將聘茂陵女乃為要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曰皚
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良人有兩意故來相訣別又云今日斗
酒聞明日溝水東西流又云嫁娶不須啼但願一心人白頭不相
離相如感之乃止西京雜記

唐銳初令見鏡門

代詩淵源

王維川既得官都下有所盼未歸川谷盛代乃妻林夫人作歌
乃歌二章曰云即水泣竹枝毋令淚盡上盛

白居易

盛人不歸秦下纂纂寶已棄臘雪在時聽馬嘶長安城中花片
飛從師李道惠千里蓋世功名黍一炊日日倚門人不見看冬
林烏反哺兒

妻詩類行

眞宗東封訪天下隱者得杞人楊璞能爲詩召對自言不能上
門賠行有人作詩送璞曰獨臣妻亦詩一首云更休落魄貪盃酒亦莫猖狂愛誦詩今日捉將官裏去宣回斷送老頭皮
上大笑放還山東坡云吾頃在湖州坐怵詩追赴詔獄妻子送出門皆哭無以語之頓老妻曰獨不能如楊處士妻作詩送我乎老妻不喜大笑而止

圖形寄夫

南楚材旅遊汴無返舊之意其妻薛媛微知其意乃對鏡自圖其形并詩以寄之曰欲下丹青筆先拭寶鏡塵已驚顏索漸
衰材遂歸如初云

妻勸夫勿納妾

齊鬢凋殘改眼花描來易似腸何出難恐君滯志却時展益閑看

人倫部

賢妻

翁姑叔女閨睦家貧思良妻孝者

晉李毅妻賢勝敬通爽

宋朱壯王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帚之使願入計之即歸舍謂妻曰王聘我爲相如何妻曰結駟列騎所安不過簞食前方丈所甘不過一肉之不可勉楚国之要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

妻勸夫退

秦穆王時杞梁戰死其妻哭於城下十日而城爲之崩既葬其夫遂自投淄水而死

妻戒其夫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仰望而之遍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
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妻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

妻戒其言

伯宗每朝其妻必告之曰盍慎主人民惡其子好直言必及於難伯宗不從故及

妻戒驕奢

吳妻相孫出其御之妻從門閒闚其夫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去妻曰晏子相齊名

顯諸侯分觀其志念深矣當有以自下於人僕御然
子之意曰以爲足是以求去其夫後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以
實對蓋以爲大夫

妻戒拾遺

樂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
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所拾遺求利以汚其行乎羊子大
慙乃捐金於野

妻戒夫學

樂羊子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它
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於蠶成於絲絲一絛而
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捐失成功
稽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以就德也若中道而歸何
異斷斯織也羊子感其言復往終業七年不返

妻勸其隱

老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楚王聞其賢欲聘以爲相乃往
先生老萊曰諾妻曰妾聞之居亂世爲人所制能免於患乎妾
不能爲人所制若委棄而去老萊乃隨而隱列子

妻贖夫罪

衆珓重嫁於董祀祀犯法當死珓詣曹操求活操許之珓清辨有甚哀痛操乃出祀罪

妻訴其泣

漢王章與妻訣妻怒曰京師貴者誰如仲卿不自憤激乃效兒女子泣邪章笑而起

妻勸其仕

關安妻勉珓仕既見家門富貴而安獨守退乃謂安曰丈夫不
不如此也安慚弟曰恐不免耳

奇其清苦見勝婦門

喪妻

妻詩夫

杜工部悼亡詩悲歡交集筆下有神

劉氏善鳴詩悲緊筆不第以的

有句子別爭步　波紋引人公

夜來魚見月即出出沒無定又時見長安此亦多地

爲一德一住氣字以人得意正年少今定當眠何處樓可謂亂

勉其君子以正矣

妻訴靡飛

昔有若上座者妻以詩寄維摩云田穢不治倉無儲粟何以
讀書人好將魏步青雲向平時畢婚嫁了無牽掛

喪妻語

老而無妻曰鰥然鰥魚晝夜不閉目

馬融猶不失儷

悼亡

悼亡詩始潘岳

悼來雖後亡人而前酹一杯讀過

愁能遮幾度醒來錯喚君參軍悼亡詩

不更娶

曾參喪妻不更娶人問之曰以爲我子乎身

死因不復娶或問之敖曰德如曾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娶

鼓盆而歌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則方箕踞鼓盆而歌

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已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

我独何能無既終其始而本無先後無形非法無
形而本無氣人且渾然聖千巨室而歌嬉嬉隨而哭之自以為
不通乎故此

慢服兒

當厂大引沉龍明日當除婦服今日請客奏伎來相與史周顏
等二十餘人向會晚奏曰夫嫡妻長子皆杖居廬故周旦有
二年之喪既除而宴衎秋期誠光能以大慕宴朝祥慢服之於
義何如龍兒答曰禮官謂守知答龍有哀容會非孔各奉俸一月
那除依詩

孫楚除婦服依詩示王武子王曰未知文於情生情於文生賢
之懷然增抗慢二重無論宜以色為主聘曾洪文
以色而悅

魏荀粲字奉倩常以婦人才智不足論宜以色為主聘曾洪文
[illegible]
[illegible]之心婁世遠才而以此白以為
得顏逝者有傾城之色未可期之幼遇難
[illegible]
[illegible]

孟蜀時秦州節度使王承檢娶楊守立女承檢卒楊在棺中有石刻曰階渭州
刺史張學真妻王氏誌文云梁二葉下嫁二世香
[illegible]

江淮王生妻卞氏貞各張路別婦婆歿子中間王生生曰君歸
不見妻矣子如無妻也而愛之何從生於名君愛何從生於何從出乎
哀辭妻亡

劉廷式未第時議娶既第而妻死廷式喪之踰年而良不衰不肯復娶載問之曰衆生
生於愛二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曰龍門風霜吉別鶴哀鳴夜衝羽吳江波浪源雌劒一去无道音乘乏來兮憤余心洶如行波瀟漫滿帳緣情而莫極思仇孔以自戚已焉哉排二生死悠二古今乘彼一氣兮聚散相尋或鼓而興或罷而沉以无涯之情爰悼不駐之光陰諒白迷其有分徒終始於匪恍彼蒙莊兮何人獨累欷而長吟

黃魯直

悼往賦

西風悲兮敗葉索二照陳根兮秋日將落蟋蟀兮夢与神遇顧瞻九原兮豈其可作我有悲私之羽虫兮自傷時去物改擁枯柯而孤吟四郊奏音斷裂兮久而不勝其歎音星平之梗概兮欲蕭二而去眼躬絕之言語兮忽歷二而紆心謂逝者有知兮何喜而棄此去也謂逝者无知兮誰職為此夢也悲滇更之不再得兮哀此言之不予聽回廊窈窕月皓白兮无復襲時之履聲平生之餘製兮香澤其猶未去舊二其日殷兮吾不忍改其此佩然處二其中予如醲酒之不化然別離之戚時兮誰与夏日冬夜自我先兮一无窮在我後兮亦一无窮六七十便了一生兮何異木末之有狂風待外物而造適兮固不若放之自得之場彼莊生之一笑亦何異荀氏之神傷吾固知藏於天者全精交於物者其麤飲泣為昏暗之媒慼慼為白髮之毋憂衆泣下不可安排兮如雷霆之擊土彼寒男之寢化兮天地尚不能以朝暮自然二而不寐兮夜靡二而過中鍾來者猶不可待兮恐未及當時之從容

韓愈

雉朝飛

牧犢子无妻見雉雙飛感之而作

雉之飛于朝日群雌孤雉意氣揚出當東而西當啄而飛隨飛而鳴聲雌粥二噎我雛人適莫不如彼雉雉生身七十　无一妾与

注解之春謂寒暑忽流景之于崦嵫分從俺留亦忉怛分悲鵬仲於朝令命駕余心友初次增瀕兮其人入宅煎所正悼解兒芳華未及歐遺世而往壁振慌如或存周遑中野周如往鈴林無双狗一朝樂如彼游川魚比月中路折春風綠陳來裏新水盛流鴻鵠息何時兵流日盈積無幾有時我雖弄捐可擊

律詩

悼亡

半死梧桐老孤鸞寡宿鸞泉一念一傷神手澤雅子衣歸院月今房空不見人

白居易

感月悲逝者

存亡感月一滿然月色今宵似往年何処管弦同望月櫻桃樹下獨攀時

白居易

遠望秋雲雁將入暮聽砧聲人寒欲夜時

白居易

寡妻妾

老而无夫曰寡妻妾天下之窮民而无告者也詩曰哀此鰥寡昭至於寡兄不待其所馬融廣成野訪寡恩女不夫而孕列子孫寤念其雄兒鏡而共妻白居

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不許故作是詩以絕之況彼相舟在彼中河既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九烈寡婦

夏姬內淫佚行蓋老而復壯者三三爲皇后大夫人凡九爲寡婦當之者巳八人矣宇文士及妻堂記序云春秋之初有晉楚之讁七姜姬得道雞皮三少 列女

宋鄭寡婦

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妹棠公死偃御崔子弑之見棠妻美使偃娶之偃曰同宗也君出自桓我出自丁又笫之不吉曰嫠婦不可以嫁人也何害前夫之子矣去

不如嫠婦

齊人有獨處室者隣之嫠婦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嫠婦室壞越而託焉嫠婦自揣與之言之何不仁而不納我乎子不如柳下惠然援而納之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乎孔子聞之曰善哉欲學下惠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未有以於此者 家語曲生

寡婦擅財

巴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貲清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人不敢犯始皇以爲貞婦而客之爲築懷清臺

過寡婦飲

陳遵字孟公爲河南太守弟級爲荊州牧當之官俱過長安富人故淮陽王緣家左氏飲食作樂司直陳崇劾奏遵過寡婦左阿君置酒謳歌辟宿免婦

婦寡改適見丹嫁門

淑者

失節事大

或問嫡姊於理似不可取如何伊川先生曰然凡娶以配身也若娶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又問或有孤嫡貧窮无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語錄

寡婦賦 并序

潘岳

樂安任子咸者有韻世之童焉余少而歡焉雖兄弟之愛无以加也不幸弱冠而終良友既沒何痛如之其妻又吾姨也少喪父母適人而所天又殞孤女藐焉始孩斯亦生民至艱而荼毒之極哀也昔阮瑀既沒魏文悼之並命知舊作寡婦之賦余遂擬之以作叙其孤寡之心焉曰

仰皇穹兮歎息思鄰兮何極省微身兮弧弱顧稚子兮未識

如步川兮无梁持凌虛兮失翼上嗟兮遺兮下潛慼心存兮自想奉灵座兮痛清潮顧影堀獨言兮聽響循影兮傷催聽響兮增哀遥逝兮逾遠緬寂兮既分夜星漢爛爛良人兮來遊持我衾裳兮入我室兮日西頹霜被庭兮風入无間趨悄況兮勤懷物慽兮柔何言陟兮山阿望門兮肅二脩塊兮戟二孤鳥嬰二兮悲鳴長松夏二兮根柯哀聲結兮交集淚橫流兮滂沱弱妻兮明誓誦柏舟兮自矢遵託兮余華要吾君兮同穴之死矣兮靡他

古詩

婦人苦

白居易

蠶婦加苦絲蛾眉用心掃幾度晚妝罷終宵不安寢身重同負君意轉促惜老悶悵二年來心知未能道今朝一開口語少意

何深願引他時事移君此日心人言夫婦義合如一外及至
死生際何曾苦樂均婦人一喪夫終身守孤子有如林中竹忽
被風吹折一折不重生枯死猶抱節男兒若喪婦能不斷絃悔
悲似門前柳逢春易發攀風吹一枝折還有一枝生為君妻曲
言願君再三聽須知婦人苦從此莫相輕

雜詩　張籍

雜婦哭征夫
雙鬢初合便分離萬里征夫不得隨今日軍回身獨沒去時鞍
馬別人騎

詩話

寡婦扶柩

范文正公鎮越民曾孫君中幸予幼家貧公助之以俸錢百緡
治巨舟送老衙校送歸會過闕津值以吾詩
示之詩云十口相將泛巨川來時燒盡舊山田不知何處堪容
膝便是孤兒寡婦船

出妻

羣書要語

婦有七出不順父母者无子者淫辟者嫉妒者惡
疾者多口舌者竊盜者三不去謂有所取无所歸
不絕出內則然稱曰仇讎子甚仇其妻父母
為小瑕鉤水去妻亦非大過曰棄

三世出妻

自叔梁紇始出妻及伯魚亦出妻子思又出妻故稱孔氏三世
出妻家語後序

無子出妻

梁叔仙三十無子欲出其妻商瞿曰吾年四十有子五人然子
晚出耳非妻之過也

漢梁出妻

曾參後母遇之無恩供養不衰其妻以參稚不熟因出之人曰
非七出也參曰慈母在小物耳吾欲使孰治家耳

留其婦兄姑勇門

北齊三婦

王昌妻取東家貴女吉乃去婦

漢妻遺夫

劉寬林宇見黃公以俊才知名謂曰卿才德如此只矣允聞天遣
後司徒袁隗為次女求婚寬允默曰得婚如此只矣允聞天遣
其妻妒大婦謂曰已今當見棄與苗氏長離之一會親屬於
是大集寬客三百餘人婦中坐攜袂數黃允隱匿機忘十五事
言畢登車而去允以此駿於時

分財出妻

後漢安丘貧兄弟六人同衣通分妻獨謂充曰妾有私財願分
其死曰醒酒具會鄉里共議及有爭訟者為決曲直無狀教充離異充母兄弟不可永宗事遂呵叱妻出門

北海太妻

魏永義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北物永即去其妻

取水遺妻

妻詐病母竊刻欲飲水妻嘗汲值風不得還因渴
詩責而遣之

離妻致死

晉王珣及邵氏壻皆謝氏壻太傅安郎也絕婚又離邵氏婦
仇怨

因妬告絕

晉謝遠為兄與太守遠妻郡氏姊又亂郡氏姊既長絕書告絕遠疑門下生仇玄達為妻作之達玄達於孫恩害遠

達姑之妻

李迥秀妻竇嬰舜母聞不樂迥秀即出其妻或問之答曰娶婦要欲事姑苟違顏色何可留

古今烈女傳

蘭考

古人因事出妻

或問妻可出乎曰妻不賢出之何害如子思亦皆出妻今世俗乃以出妻為醜在古人不如遠矣有不善便當出也

只為今人將此一件大事隱忍不決以為其終持之以至殺恣養成不善豈不事人倘身刑家亡也又問古人出妻到刑家亡也又問古人出妻以料姑上物甚烈不孰者亦與甚惡而遽出之何也曰此古人忠厚之道也古人父絕不出忠臣以微罪去之以此見其忠厚之至也且如此夠大故不足以為他平日有退大故不忍二開兩分張此時何益其間雖無恩義深足憐哉但恩銀要深足憐哉但恩銀要深足憐哉但恩銀要

詩話　出妻復還

嚴滩夫要其氏十年无嗣乃出妻之妻乃爲詩以別曰當時心事已相關雨散雲收一剎間便是孤帆泊此去不堪重過望夫山遂如初

妬妻

（君書嘉話）

女無美惡入宮見妬　史亦有譏不以其勝備致勝渠人多而无怨嫡亦自佩也亦有況處寵而負恃事妍而取憎者

（民彝典）

教婢先頭

後漢袁紹死妻劉氏妬殺紹寵妾五人皆死者皆有知恐見紹地下乃先頭墨面以恐其形

不妒忌妾

馬行字敬四妻妬渠六畜勝妾五子与敬定三同不通一河北剛直二同也雖有忌妻自操井臼子亦自忘宴安過其三同也

書造妒妻

馮敬通再娶淳于氏性悍妒敬通之舅黎侯之女所不至敬通乃棄遣之因與書曰吾與卿本以琴瑟之好偕老相期不圖中年乃有此變則家不象不去此婦則事不成子其自爲計焉

我自分林

柏溫平留必不可去文爲妻所苦書齋中壁間書大字數十遍教白羽箭之平復李統頭髮不留容徐一結髮欲手曰國破家亡无心至此今日若能已義乃是本意辭其張悅主於是鄭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見故耳伶何兒老奴逐妻持之王子年始過紀

大死偏姑

文帝與甄夫人郭貴嬪俱在王爲明帝所未把郡公陳郡

貞潔盡節陽王與寵姬照鏡狀如欲偶嫁以示妃一嗤之萬曰
故宜早死於是病亦除者

崔卿慕中

子空父有所寵侍婢母甚妬生子載恩經日乃壁言其父當取飲食
子餘年開墓而婢伏棺旁生子在家中吉凶輒語之若神悉驗地下亦不異為
惡既而嫁之生子本傳

寧死不如

兵部尚書盧璟與二嬖姬燕妻妬爛其墓冢尽太宗聞之歎金甁
酒云飲之立死不如即不須飲的式拜勅曰妾為婦無出微賤
更相輔弼遂致榮貴今多內嬖誠不如死乞飲盡天忠尚須環
曰人不畏死不可以死恐脅朕尚不能禁婦其奈何二女今別宅
安置轉勸之

刻肩以書

安陽侯崔氏性忌左右婢不得裝粧一婢私貫粧耕佳壁忽
刻其肩以青填之燒鍼梁灼其肉聚血流漏床席皆赤婢痛不堪如狂
馬百踢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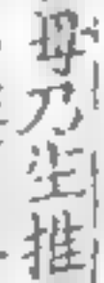
悍詐戚婢

李福妻裴氏忌福鎮福蓉有以女奴獻者福曰吾官主都慶使
指使者不過如此奴婢耳未知公所與者如何答曰其人沐髮必屈身
支頤裴詐謂夫人沐髮必來告狀福入笑為解之裴乃以手語出婆令取刀
使百女奴就庭中決之右亦以為然一婢出髮盆中跳門而去福大驚
以為忘言即若不可忍者乃以藥投小便中進之明日臨事來問法福吳音大發語

黨名四凶

王文穆夫人悍妒黨憲一品不置姬妾欲置左右人皆不可得

好寶客長慶院二十人宅後開小徑
可改作四凶公問其說曰兼畏夫人王深以為恨李無副趙策
閻見錄



雜著

止妬

梁武平齊尽有其內嬪伎兒十餘輩頗嬖於司為郗后所察動
止皆有隔拘其憤恚殆將成疹左右識其情者進言曰宜賞讀
山海經云以鶴鳧為勝可以辭其妻事便永已忘陛下盍試諸梁武
從之郗覓之俟如廁潛行帝俞神其書以賜郗郗於有不如其奉公
為詩以貽賜辭旨哽咽帝亦不才省无如之欽盡天忠帝涕隕
獨者不絕其清會者不忌其廉俾其皆知革心
亦助化之一端也帝深然其言將納廣人妻孫排之會方禁內典

武於血生其議之寢

相妒妻

前聞花司馬娶吾鄉崔都其妻南郡主悍妒甚都有以女奴獻者福曰吾官主都慶使
指使者不過如此奴婢耳未知公所與者如何答曰其人沐髮必屈身
支頤裴詐謂夫人沐髮必來告狀福入笑為解之裴乃以手語出婆令取刀
使百女奴就庭中決之右亦以為然一婢出髮盆中跳門而去福大驚
以為忘言即若不可忍者乃以藥投小便中進之明日臨事來問法福吳音大發語

詩刺妒

孫公素性內甚求妓妻兒不敢有年英溫嶠性刁蠻晚
戴邕部不復成成如洪明日孫李陽公素性內甚求妓妻兒不敢有年英溫嶠性刁蠻晚

門寡後娶程八公女性極妒悍故云 悋嫉婦

河東獅子

東坡謫黃州與陳慥季常游季常自以飽禪幸而妻柳氏頗悍坡因以詩戲之至或詬罵木已舜逢于外東坡因以詩嘲云誰似龍丘居士賢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柳郡望河東益借用傳燈錄河東獅子吼也

淫婦

羣書要語

男女不親別遂却奔誘華陰妻後相棄背恩期我心亦非要由乎上宮從我濮之上矣秦青推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秦青不待以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矣

閨門之內動靜請嫂君將遠行問及期往前詩踐捷絕人踰牆而入家中莫知日是亦竟安盤白拂拭悅暢有出於常從曾諸史

閨意有異者之象是外因所貫乘虛一蒋人歷月不歸充計武帝惟勝己多陳實聚餘无此疑詩与女通而堙塞密門閉意峻何由得尔乃託言有盜令人脩補使及同其綠无異唯東北角如有人跡而墻高非人所能踰充乃取左右裨考問即以狀言充秘之以女妻詩

羣妻通奴

裴妻孫詩也春書為奴熊與其舊龍婢之與安與奴秦宮官至太僕令得出入詩所因与私通宮內外兼龍權威大震

西昌君求少

晉惠帝賈后荒淫敗德洛陽卒部小吏端雖美容止初有非常衣服粲麗其鄰舒嫌而辨之小吏云行逢一婦談家有疾病下著六幅得城南少年歐之欲野相隨十餘里過六七門限開施紬接閣好容閑此兄何處云是天上

文君夜奔

始室榮益壯太后滿不止呂不韋恐禍及已乃私求大陰人嫪毐陰具甚大而善之按宮刑為宦官逐得侍太后太后私与通絕愛之有娠生二子皆匿之史

即以香湯見浴將入見一婦人年三十五六短而肥青黑色胥後有庇共寢數夕贈此衆物聽者初是賢后數笑而去明旦入者多取此吏后愛之得全而出

食貨輕婦

後魏宗室入朝帝時以領軍專政卧婦人於食與以帕寢之與入禁中直衛郎知莫敢言者

上識舞弊

蘇瑒爲田爲宋吏部郎山陰公主遙悉窺見彦回悅之白前數帝召彦回西上閤前公主遙悉窺見彦回悅之白前數帝召彦回西上閤前公主從之夢回不爲發志公主曰公主從之夢回不爲發志公主曰公主從之夢回不爲發志公主曰

人倫部

寵妾

附妻妾

貴妾不知其姓則下之時孔悝妻不可以為主西晉時以妾為妻在法亦重婚以妾為妻在律亦重婚

當文帝初即位卞夫人稱王后而為之總攝內事及帝寢疾遺詔以后為太妃入居鄴宮文帝崩太子即王位是為明帝帝追崇所生甄夫人為文昭皇后

晉金谷詩敘石崇與諸貴遊宴於金谷園中其詩以官妓多內寵為夫人者六人偏十二

妒夫人

婢妾附

孫武以兵法見吳王闔閭宮中美人百八十人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為隊長乃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左婦人皆大笑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右婦人後大笑孫子斬左右隊長用其次復鼓之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曰兵既整齊惟王所用雖赴水火可也

私蓄侍兒

漢文益使吳王徙故將不肯從吳王以為怨稍失臣禮從史私盜盜侍兒窃知之非泄通之如故從史以告吳王吳王使人案驗實以告袁盎盎乃追之以告鼂錯錯之復為言吳王前日以削地事數被過以此反書聞為詞誅盎盎見守從史通為司馬買二石醇醪醉兩卒解縱夜引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即以為將也乃以兵拒通吳

醉卒直出司馬與分財益行七十里明日梁馳歸山
　　孙通生子見父子門
　　後堂簪紱
　　終候女樂
　　捶伽位下
　　嗔照刑見
漢成帝常微行出過陽阿主作樂上見趙飛燕妹絕善謳而悅之元定有
童謠曰燕燕尾涎涎而捐閣下侯家故曰張公子時捐亡益帝每微時常與衆放縱
　　張公子
　　聲青性惡
　　細骨輕腰
石季倫所愛婢數十人季倫以真珠三斛買之明藻珠也梁秀使人
求之荣見不許荣曰我為汝得罪當死於君前因自投於樓下而死奴乃勸絕主倫
　　張珠陳慢
　　真氏文君李翁之季倫以真珠三斛買之明藻珠也梁秀使人
求之荣見不許荣曰我為汝得罪當死於君前因自投於樓下而死奴乃勸絕主倫
　　龍遊墜林
宋蕭延之有愛姬非意不能寢不安姬憑龍盼延之隨林云
　　憑子波殺之狂之翔宋門者人射非我殺汝以冬日臨哭
忽見妻排屏風以壁延之恨墜地因卒
　　易奴不許
宋高祖門生在荊州與惠開有舊設
女伎有美者惠開就求不得又欲
吉納其奴落拳武云陈汕朝政
於坐中欲通其妻露其醜穢無於色而利司奏免顏官認特原

北齊徐之才豁達無以過之

武人置妾

杜大中自行伍為將親物無情雖妻亦然大中俱美大中為表皆此妾所為一日大中方宴妾至見几間有紙頗佳書一闋臨江仙有彩鴛雙雙睡倚鴛且打鳳於是掌其面至項淤血大中竟而視之云

酐色猿人

貞宗臨御歲久中外無虞冀獻諛言或勸以声妓自樂王文正性儉約卻無婢侍然家一二人者貴顯為置妾以一二人而已有治錢上使內東門司送二人者書夜為侍勸銀器甘錢壇貯二人者書夜為侍勸銀器甘錢壇貯

寧然難逆

錢氏善治家以行張公詠於益州第一婢名公不欲然情豪自買一婢公待以禮每至見几間有公所為一日大中方宴妾至見几間有紙頗佳書一闋臨江仙有彩鴛雙雙睡倚鴛且打鳳於是掌其面至項淤血大中竟而視之云公乃招賓客示之使之作詞大中自此官優相置姬侍

妾人之遺妾

魏公在相府有文樂二十餘輩及祥夫人亡一日盡屏去之公曰所樂能幾何而常令人遺之何耶公曰非樂也則心勞執事左右須臾之如素有声色之移人如此

妾既具乃以二人問誰先公心甘器尚在可求否二人謝曰向私以銀易之今一見主也公喜用之如素有声色之移人如此

侍妾感客

神世衡知深州深得馬范心胡西羌恩部落最強世衡百撫而用之嘗夜與慕容歆出侍妾以女之既而謀滅之內潛於壁隙窺之聞慕容恩部落最強世衡百撫而用之嘗夜與慕容歆出侍妾以女之既而謀滅之內潛於壁隙窺之聞慕容恩部落最強世衡百撫而用之嘗夜與慕容歆出侍妾以女之既而謀滅之內潛於壁隙窺之聞

侍妾不留妾

王韶罷副樞知鄂州宴客出家妓坐客張紳醉挽妓不前時擁之妓泣訴於韶坐客皆失色韶曰出爾曹以娛賓乃令客失歡命取大杯罰妓人仰其釁

嫁妾猶娶女

白居易

竟金不惜買蛾眉捧得如花四五枝歌罷歌成心力盡一朝身
去不相隨

衙宇晨行出小橋便用前韻　蘇子瞻

學語雖驚花柳深滿家不聞問何年而得路方知異日心
慇懃春水滿上流要求同手教新音嶺梅不用催歸
路戲鍾浪發清所禄

朝雲詩并序　蘇子瞻

白樂天有愛妾曰樊素善歌曰小蠻其主老而不忍去也然屢
稱嘆于詩予嘗戲樂天樂天之詩數矣
樂天相守至老死子一時婦別樂天集中悼此詩
四五年相繼而去嗚呼樂天其達于情
云

不以物移故別雖遠天涯如通德伴於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藥張籍哭遠之詩公中秋十五夜團魄天差滿爲出二侍女合
彈琵琶其詞云閑門無大思舊遊如目前微之謫
秋石木半身盡無退之服儉黃一病竟不救退之嘗識人不解
文字獨加官賜於女婿乎作李博士墓誌成人服金石藥而
自餌硫黃子孔毅夫談此

故妾流水

王說晉卿都尉既喪蜀國眾姬皆歸朱邸有歌者號轉春鶯
不知流落何許後二年從坎陰道過市橋聞歌聲甚苦問之乃
轉春鶯也得句云仕人已厭江湖冷秋到羈人更斷腸
成章云鶯自流落江湖天涯異甲歸來舊巢無復空抱淚
青樓雲渺渺誰家誰家云四首音塵兩沉絕春鶯林轉沁園花西
清詩話

醉紅裙

張文潛云東坡宴言退之詩云長安眾富兒鑿凿爭華侈不解
文字飲惟能醉紅裙疑若清苦自放者至云艷姬踏延齡清晚
射劉戰則知此老子胸中興復不淺文潛戲答曰愛文字飲人
恰子尚科 西清詩話

兴妾为焉

酒徒鮑生多畜聲妓外弟韋生好乘駿馬遊行四方客來所好
一日相謁於山寺兩易所好乃以女妓善四絃者換紫叱撥忽
有客造席賦詩詩曰步及庭前立當軒學新恩恨非吾偶也悲
君已就借人乘之句鮑生散絳驟意已忘於娶泣流紅頰愛兒異
於凝脂 異聞錄

以妓易帶

嚴緩相公歌姬唐鎬事通犀帶市一代尤物唐有寵姬之色
嚴有欲帶之心因呼盧之會出妓群帶較勝負於一擲李坐舁

人非微服過宋風退飛宋父擁鉦侍來歸秦氏烏生八九子
烏之兄畢逋羣憶效門牝烏沃雌未肯增巢令波樓莫救野所
踈家雖但願主人印樂二觀此詩當是少游過南京有所眄主
翁待少游厚欲令從歸而其家難之也此篇固有秦氏烏故事
遂皆寄言戲禽以為戚丁令威以指少游之細君雅烏之兄言其生子已長矣宋都今南
民疑烏指少游之細君雅烏之兄言其生子已長矣宋都今南
京宋父指南京主翁本句秦謂少游異時當鍾有姬安何傷
以開廣細君之意也古樂府云烏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樹間
蓋用此也

嫁妾非偶

荊湘田氏侍兒名阿春山谷自南溪召為吏部負笈郎留荊州
已十年矣行裝此女子為都山谷偶見之以謂幽閑婦
美目而未就也家以嫁下僕貧民因賦水仙花寄意至云淡
泥脂冰白蓮宜翦黃正花可惜國香天不管隨緣流落
小氏家俾高士勉和之後數十山谷卒於鼎表當時賓客共哀
此女既年二十安會荊南成其夫婦之田氏家田氏一日謂
子勉置酒出之而交拜無為故悲坐閒話當時事相與歎
子勉請田氏名仁國香以成大山之意云

書桃葉詩

織素公有妾曰桃葉六因會題梁者以束綾倩桃作二詩呈公
曰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捐贈意輕不知織女投梭苦何似姮
娥擣藥成盈只何似姮娥一曲歌公和非羿射功名終若何不堪意景似
奔梭人間萬事何須問且向尊前聽艷歌

婢妾

雜事類語

楊雄以言非民罪而婢卿之猶之臧女而婦奴謂之
猶刑但海岱之間罵奴婢之子謂之臧婦奴之子謂之獲
謂之臧亡婢謂之獲已取貨謂之臧罵奴婢曰獲臧
為奴婢者周禮其奴婢男入于罪隸女入于舂藁
俗里人不可以為士漢高輔盜劫婢為婦
即刑婦之事

古今事類

一婢赤脚老鉏商饑賣之錢婢
前赤脚兩岸獻白蓮赤脚沽村醪肉滑元黃小婢真我
婢兩盃也
周室大夫往哭而妻亦哭鄰人父亡妻亦哭鄰婢進
之諫私已進之曰我亡公哭之則子亡公怒而
哭人之妻忘婢言已同也為欲得之妙就狀而不言士人之
妻不聞之且以為士人父亡其妻亦哭婢之所以自救主人乃厚賜婢
之死女

家僮萬人

呂不韋家僮萬人師古曰婢妾之總稱
孕者不辛
張茂長八尺餘面有黑子後以十組簡食乳女子為乳母妻妾以百
數皆孕者不復辛苦乃錄成人之
青妾水名
漢已來妾時以姓為稱故為婢為妾之名起
姓同後非事主之例字間此
以姓為名如
美婢娟手
美婢娟手

婢自讀書

鄭玄家奴婢皆讀書一婢不解以杖擊之婢乃拂泥曰胡爲乎泥中鄭玄謝而遣之

婢御婢

郭璞客盜愛其婢婢無以自活而得乃取小豆三升繞主人宅撒之主人梭見求索之璞曰若家牀脚悉以金銀珠玉爲飾盜何以取之璞曰若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百里賣之慎勿爭價則此可除主人從之

辛妨之婢

阮咸素貧妓之婢始當歸于太家初太尉既而自說去時方有客咸聞之遽借客馬追婢既及與婢男騎而還論者非之謂咸不能以禮防閑

建安祝 和父編

娼妓

詩話

娼優也記文剩綉紋不如倚市門貧頭牢營妓

詩話

劉夢錫

失婢榜者

婢名鸚鵡

失婢鸚鵡在何處唯有月明知

把鏡朝梳在添香夜讀書歸來不見鸚鵡去鵲噪空簷飛不還張公子即隨劉武威幽州正相宜從此孤眠君莫笑

詩話

晉中書令王珉與嫂鍾氏情好甚篤嫂鞭撻婢素善歌而眠好持白團扇其婢歌曰團扇團扇奉持自團團羣扇不相離障面蔽羞顏動搖微風發憂與郎相見

私其妓婢

崔郊居漢上其始有婢端麗善音律郊嘗私之既貧鬻於連帥于重家給錢四十一万寵專於郊思慕無已乘婢閑獨飲來候事家直郊立於柳陰馬上連投詩以諗之曰公子王孫足後塵綠珠垂淚濕羅巾春風不用相催促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使之潤也及見郊握手入深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使之潤也及見郊握手泣訣門吏白相國公觀詩令召相生左右莫知之婢端麗善音律郊嘗私之既貧鬻於連帥于重家給錢四十一万寵專於郊思慕無已乘婢閑獨飲來候事家直郊立於柳陰馬上連投詩以諗之曰公子王孫足後塵綠珠垂淚濕羅巾春風不用相催促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使之潤也及見郊握手泣訣門吏白相國公觀詩令召相生左右莫知之

詩話

鄭谷江行書事

江行無限風兼雨睡著南船北岸船夢裏不知身是客一聲聲喚到天明

詩話

唐僧以來俗喜漫電效于閩置文肆往往鏤電效售之

古詩

有所思

當時我醉美人家美人顏色嬌如花今日美人棄我去青樓珠

落天之庭南浦嫦娥月三五盈又缺盈盈翠眉嚬新生別雖一
望下見心斯絕心斷絕成千里愛中酌且垂山雲反來庶相
下不相知江西華化水深美人不見愁美人心令愁更衣綠絕無訓
高絃絕无知音夫人不知為誰南方為劉云相思一夜梅花發
忽到窓前疑是君

律詩

竹枝詞　劉禹錫

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唱歌聲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
晴還有晴

席上聽歌答　鄭谷

花月樓臺近九衢清歌一曲倒金壺坐中亦有江南客莫向春
風唱鷓鴣

越公令詩幻遊山收見訪　山谷

晴波碧嶂繞潭深使君人判不可尋入關林麓溪之日松宮
殿影欲下未掃蘚何勞掇石戒紅桃莫待催妝月西南光景
少必須晚映與倫急來

詩話

杜牧之既為御史又分務洛陽時李德裕鎮浙西聲勢籠蓋
三爵即吟而起已而復坐今日卿卿明旦卿卿今日卿卿明旦卿卿今日卿卿明旦卿卿
言驚座上改行紙一時遍寫傳誦後數年牧之復

奴僕

名義門

故事門

雜錄

藝文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注)走猶僕也言為太史公掌牛馬之僕
非得銅買奴婢自

還乃助勞

陶侃為武昌令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以某甲之
費自給為雖公退此力助汝斫水之勞此亦人子所宜遇之

失奴所在

陶侃家僮千餘皆得其死力奴不喜言常默坐侃一日出門奴拔轄
隨而擿其頭乃云此猪奴也因而篤焉侃異之至夜失
其所在

兵交名士

晉王尼為兵在大將軍幕府洛中名士王濛胡毋輔之皆宗尼
交幷軍閒之因與尼長假遂得離兵尼字季孫

奴通其婢

蔡順兒仍在戰陣貧為城東吳森家舂水通森家婢事發
幷被掠送官順兒為將營帝云秦以慈助
哀歟為言於是悉以家人保身得此貝
之先所通婢以為妻

奴盜盂

柳公權元公初以書眼遺盖鉅万而主藏奴竊用嘗酌盂面
一竹膝藏如故而器皆亡奴妻亦匿測者公權曰銀盂猶化矣
不復詐

奴笑其才

崩頹士有奴事頹士十年荅婆娑笑悔或勸其去曰未能去愛
其才

蓄頭辦喪

臨隰蒲死家无餘財惟一老蒼頭請自鬻以辦喪事鄰里咸
曰鬻奴得錢以辦喪事鄰里咸

折衷獲如
南村先生昔曾小有亡奴者聞所從亡的此行逢使者怒而共縛
易不可則以情告其人果信使者如其語使者乃十餘吾无以
進焉可折道捨數代之乃作折獲奴伏其下履之

如盜銀器

張文定公齊賢爲江淮漕計家貧一奴竊銀器數事於懷中公
覺視不知決爲等閒漸及多時稍行比奴覺不沾寸操乘閒流
告么曰不憶記前盜吾銀爭我怪之三十年不以告人何亦不
知也吾進退吾能猶火逐過去之或從而濟之以自解取其
生汝幾三百千不可復得如奴非謂而去焉能爾念汝事我父今

讓清玉杯

劉延景爲鄜延鈐轄嘗以事到熙河適邊將有獻玉杯者延景
託以他事留之數日而還杯已爲他人所得矣

王遠者忘其名事父以孝聞一日有人來訪遠父適出遠款
待甚至問其父所在答曰適出遠即具馬追之既而去遠益
疑其父也事父如事父視信之既而去遠益疑其父也事父如事父視信之既而去遠益
程明道鎮扶溝必託以忠信有自遠方還奴持金詣京師貿用
物作金之數可當二百千亡去无父母妻子同列聞之皆駭且詬
既而忽挾物如期而歸衆始歎服

張敦禮

王遠者忘其名事父以孝聞一日有人來訪遠父適出遠款
待甚至問其父所在答曰適出遠即具馬追之既而去遠益
疑其父也事父如事父視信之既而去遠益疑其父也事父如事父視信之既而去遠益
程明道鎮扶溝必託以忠信有自遠方還奴持金詣京師貿用
物作金之數可當二百千亡去无父母妻子同列聞之皆駭且詬
既而忽挾物如期而歸衆始歎服

勿與鄰里爭鬪吸但當飯豆飲水不得詣酒飲妻酒推得分
異清口不得細血腥夜入交開作鬼爭復有血污者
械作船下至江州下到南王爲用鉄推物惡如鐵鏁
母貴那往來都洛當爲婦女求脂澤販於小市歸都於家轉出
旁蹉軍大取鵝毛陽買茶揚氏溢中得何住來市聚擔護行偷
入市不得夾蹲旁卧臣已持入益州貨易牛羊
奴自交錢也不得凝患持斧入山斫艇裁轅若殘當作鉏机木
復又無盤爽新作炭數石博岸治舍盡宅書開代廬日暮以歸
當送故新二三束四月當復五月當復十月收豆冬取黃蓽益
作繩索兩頭垂所爲當編蓆織苫蓋梁柿陌桑三丈一
樹八尺爲行果新相從縱橫相去果熟收飲不得吃實大吹當
起籬舍鄰里巷門柱戶上樓擊鼓持官長矛三周勤心防
作不得遨遊庭毛力耕績紡織布絮縑練白無不婦好燥潔
便今生子長大嫁娶擇北門閑門養卓爲設美蔬細葅大壁塞
不驗教當白一百鞭若奴不得有妾私畜當閉白奴
淚下落骨埋長一人如王大夫亡不如早歸黃土陌妞娟額
早知當防爲王大夫時爲鼠穴凡鳥雀宛鵠鵝鳧人祖鵝鳧
死有停時給編不止一日得半工一總亦有餘著時驅棄窮
家無水重汲池取水盤固繩米生守樹果蓏守護乾弓慎彈驅
鵝雞鳥無得吃實前後園籬間種瓜瓠葵韭菘芥小大隨
意舉動施作無所不可則亦有所宜警戒偷若不
以馬司書當者不以鄰準繩規矩與用殊施天頓兩地地財事
南尺討所不辨子不通之則擾不可運上貴子不可
當復坐而罷之小大俱廢子如通之則諸者之耳能者之目絶

卷一源收功上百事因有精於一則盡善論川智術無功有所
能乃有所不能馬呼波奚來前吾汝能則非上技道
平能與群組成事能汝八歲穿井得人一頭二牛不能自足問不能開門之內助組成
無私於行當仕上作不得更雜自今試能汝當入商舍醬鹹溜盆
料簡麻麥胡麻油法欲長麻麥如栽地黃
餅深注湯和藥勿沒燃如日晚出不欲黃
飯不欲著牙撥益之駄上進火宇莊水決井鼎割豚毫生熟
必先鋏頭臨食更治拂拭淨洗刮除腥臭細縷薄起從頭在
明日當下燃器三五二及拭藏淨洗甑蒸視在
謀畢收著向東北角屋中間完不收隨器多藏亦謹循
其初素食四菜食增也挽薑
菜旱熟煖粉白無不婦好燥潔
便今生子長大嫁娶擇北門閑門養卓爲設美蔬細葅大壁塞
鼠穴凡鳥雀宛鵠鵝鳧人祖鵝鳧
升簸自米上雪下無停留人祖鵝鳧
死有停時給編不止一日得半工一總亦有餘著時驅棄窮
家無水重汲池取水盤固繩米生守樹果蓏守護乾弓慎彈驅
鵝雞鳥無得吃實前後園籬間種瓜瓠葵韭菘芥小大隨
意舉動施作無所不可則亦有所宜警戒偷若不
以馬司書當者不以鄰準繩規矩與用殊施天頓兩地地財事
南尺討所不辨子不通之則擾不可運上貴子不可
當復坐而罷之小大俱廢子如通之則諸者之耳能者之目絶

卷二

齊民要術 賈思勰 撰

雜說

後魏 賈思勰 撰

夫治生之道不可頓貧頓富貧富之來皆有漸也
能者因其所有轉而通之貧者資智富者資力
以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不如賣繒
掘井九仞不及一泉雖有十指不如一筆
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也

種穀第一

凡種穀田欲得良地不擇肥墝
良地非谷不生墝埆雖糞無益
地勢有良有墝良地宜種墝埆
地宜種穀良地種穀則穀多而
糞少墝埆種穀則穀少而糞多
良地種穀則穀茂而草少墝埆
種穀則穀瘦而草多良地種穀
則收常而不損墝埆種穀則收
薄而荒廢良地種穀則穀成而
實好墝埆種穀則穀敗而實惡
良地種穀則穀耐旱而墝埆種
穀則穀不耐旱良地種穀則穀
抽心而墝埆種穀則穀不抽心
良地種穀則穀多節而墝埆種
穀則穀少節良地種穀則穀長
而墝埆種穀則穀短良地種穀
則穀多粟而墝埆種穀則穀多
秕良地種穀則穀多米而墝埆
種穀則穀多糠良地種穀則穀
多汁而墝埆種穀則穀多滓良
地種穀則穀出多而墝埆種穀
則穀出少良地種穀則穀舂細
而墝埆種穀則穀舂麤良地種
穀則穀出米多而墝埆種穀則
穀出米少良地種穀則穀舂易
而墝埆種穀則穀舂難良地種
穀則穀出飯多而墝埆種穀則
穀出飯少良地種穀則穀味美
而墝埆種穀則穀味惡良地種
穀則穀出率多而墝埆種穀則
穀出率少良地種穀則穀色鮮
而墝埆種穀則穀色黯良地種
穀則穀久陳而墝埆種穀則穀
不久陳良地種穀則穀可以備
凶年而墝埆種穀則穀不可以
備凶年良地種穀則穀可以出
糶貴而墝埆種穀則穀不可以
出糶貴良地種穀則穀可以致
遠而墝埆種穀則穀不可以致
遠良地種穀則穀可以貯新而
墝埆種穀則穀不可以貯新良
地種穀則穀可以貯舊而墝埆
種穀則穀不可以貯舊良地種
穀則穀可以度荒而墝埆種穀
則穀不可以度荒良地種穀則
穀可以備水旱而墝埆種穀則
穀不可以備水旱良地種穀則
穀可以備蟲蝗而墝埆種穀則
穀不可以備蟲蝗良地種穀則
穀可以備霜雹而墝埆種穀則
穀不可以備霜雹良地種穀則
穀可以備鳥雀而墝埆種穀則
穀不可以備鳥雀良地種穀則
穀可以備六畜而墝埆種穀則
穀不可以備六畜良地種穀則
穀可以備人食而墝埆種穀則
穀不可以備人食良地種穀則
穀可以備賓客而墝埆種穀則
穀不可以備賓客良地種穀則
穀可以備祭祀而墝埆種穀則
穀不可以備祭祀良地種穀則
穀可以備酒醴而墝埆種穀則
穀不可以備酒醴良地種穀則
穀可以備菹醢而墝埆種穀則
穀不可以備菹醢良地種穀則
穀可以備餅餌而墝埆種穀則
穀不可以備餅餌良地種穀則
穀可以備飴糖而墝埆種穀則
穀不可以備飴糖良地種穀則
穀可以備煎煿而墝埆種穀則
穀不可以備煎煿良地種穀則
穀可以備燔炙而墝埆種穀則
穀不可以備燔炙良地種穀則
穀可以備羹臛而墝埆種穀則
穀不可以備羹臛良地種穀則
穀可以備蒸煮而墝埆種穀則
穀不可以備蒸煮良地種穀則
穀可以備醬豉而墝埆種穀則
穀不可以備醬豉良地種穀則
穀可以備醋而墝埆種穀則穀
不可以備醋良地種穀則穀可
以備糵而墝埆種穀則穀不可
以備糵良地種穀則穀可以備
麴而墝埆種穀則穀不可以備
麴良地種穀則穀可以備飲而
墝埆種穀則穀不可以備飲良
地種穀則穀可以備食而墝埆
種穀則穀不可以備食良地種
穀則穀可以備衣而墝埆種穀
則穀不可以備衣良地種穀則
穀可以備住而墝埆種穀則穀
不可以備住良地種穀則穀可
以備行而墝埆種穀則穀不可
以備行良地種穀則穀可以備
用而墝埆種穀則穀不可以備
用良地種穀則穀可以備百年
而墝埆種穀則穀不可以備百
年良地種穀則穀可以備千年
而墝埆種穀則穀不可以備千
年良地種穀則穀可以備萬年
而墝埆種穀則穀不可以備萬
年良地種穀則穀可以備億年
而墝埆種穀則穀不可以備億
年良地種穀則穀可以備兆年
而墝埆種穀則穀不可以備兆
年良地種穀則穀可以備京年
而墝埆種穀則穀不可以備京
年良地種穀則穀可以備垓年
而墝埆種穀則穀不可以備垓
年良地種穀則穀可以備秭年
而墝埆種穀則穀不可以備秭
年良地種穀則穀可以備壤年
而墝埆種穀則穀不可以備壤
年良地種穀則穀可以備溝年
而墝埆種穀則穀不可以備溝
年良地種穀則穀可以備澗年
而墝埆種穀則穀不可以備澗
年良地種穀則穀可以備正年
而墝埆種穀則穀不可以備正
年良地種穀則穀可以備載年
而墝埆種穀則穀不可以備載
年良地種穀則穀可以備極年
而墝埆種穀則穀不可以備極
年良地種穀則穀可以備恒年
而墝埆種穀則穀不可以備恒
年良地種穀則穀可以備河年
而墝埆種穀則穀不可以備河
年良地種穀則穀可以備清年
而墝埆種穀則穀不可以備清
年良地種穀則穀可以備漢年
而墝埆種穀則穀不可以備漢
年良地種穀則穀可以備阜年
而墝埆種穀則穀不可以備阜
年良地種穀則穀可以備通年
而墝埆種穀則穀不可以備通
年良地種穀則穀可以備神年
而墝埆種穀則穀不可以備神
年良地種穀則穀可以備聖年
而墝埆種穀則穀不可以備聖
年良地種穀則穀可以備賢年
而墝埆種穀則穀不可以備賢
年良地種穀則穀可以備愚年
而墝埆種穀則穀不可以備愚
年良地種穀則穀可以備貴年
而墝埆種穀則穀不可以備貴
年良地種穀則穀可以備賤年
而墝埆種穀則穀不可以備賤
年良地種穀則穀可以備貧年
而墝埆種穀則穀不可以備貧
年良地種穀則穀可以備富年
而墝埆種穀則穀不可以備富
年良地種穀則穀可以備生年
而墝埆種穀則穀不可以備生
年良地種穀則穀可以備死年
而墝埆種穀則穀不可以備死
年良地種穀則穀可以備始年
而墝埆種穀則穀不可以備始
年良地種穀則穀可以備終年
而墝埆種穀則穀不可以備終
年良地種穀則穀可以備古年
而墝埆種穀則穀不可以備古
年良地種穀則穀可以備今年
而墝埆種穀則穀不可以備今
年良地種穀則穀可以備來年
而墝埆種穀則穀不可以備來
年良地種穀則穀可以備去年
而墝埆種穀則穀不可以備去
年良地種穀則穀可以備現年
而墝埆種穀則穀不可以備現
年良地種穀則穀可以備未年
而墝埆種穀則穀不可以備未
年良地種穀則穀可以備已年
而墝埆種穀則穀不可以備已
年良地種穀則穀可以備辰年
而墝埆種穀則穀不可以備辰
年良地種穀則穀可以備卯年
而墝埆種穀則穀不可以備卯
年良地種穀則穀可以備寅年
而墝埆種穀則穀不可以備寅
年良地種穀則穀可以備丑年
而墝埆種穀則穀不可以備丑
年良地種穀則穀可以備子年
而墝埆種穀則穀不可以備子
年良地種穀則穀可以備亥年
而墝埆種穀則穀不可以備亥
年良地種穀則穀可以備戌年
而墝埆種穀則穀不可以備戌
年良地種穀則穀可以備酉年
而墝埆種穀則穀不可以備酉
年良地種穀則穀可以備申年
而墝埆種穀則穀不可以備申
年良地種穀則穀可以備未年
而墝埆種穀則穀不可以備未
年良地種穀則穀可以備午年
而墝埆種穀則穀不可以備午
年良地種穀則穀可以備巳年
而墝埆種穀則穀不可以備巳

形貌

形貌

張華天地之間人之形色皆大所賦性所利也人有天地之貌神之宅也貌之惡得不謂之人德充符

肥瘦

晉書衛玠從豫章至下都人觀之如看玉人謂爲冰清玉潤

侵陵

左傳晉侯使郤犨聘于周王以單襄公享之王室故事也

形貌相似

古帝異相

形相奇異

南齊女媧神農炎帝氏蛇身人面牛首虎喙有聖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若子其昔

九千異相

孔子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丘云中低而四旁高也史

公子駢有

晉公子重耳有駢脅二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浴薄而觀之脅三一

肩背

支離疏者頤隱於臍肩高於頂會撮指天

陳仲回

陳仲回人長八尺二十丈生于八千歲而死河圖玉版

長短

禹長九尺九寸湯長九尺二寸孔子長九尺六寸腰大

十圍 帶劍九尺四寸以長食粟五升 子修身 史記閒一
尺長越春秋

沙風機九淵

馬致群臣於會稽之山防風後至禹殺而戮之 史記
長狄越禦會稽骨節專車即此國語魯文公十一年叔孫
得臣敗長狄于鹹長狄也兄弟二人大害中國滅之不能害杞孫
得臣射中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皆見於戰敗果

王肅威重

王商有威重長八尺餘容貌過絕人單于來朝尚坐未央庭中
單于前拜謁仰視商貌大異之 ——

重八百斤

晉南陽王保体質豐偉自稱重八百斤喜睡不能動婦人年二
十七歲

以貌取人

後魏楊愔與選多以貌取人時諸云尚書與選似貧人買瓜唯
取大者

自比美貌以下作偽書美

鄧忌爲齊相長八尺餘體肥麗朝服衣冠窺鏡自視謂其妻曰
我与城北徐公孰美妻曰君美徐公齊之美者也忌不信復問
妾曰君美且客從外來忌復問之客亦曰徐公不如君美明日
徐公來忌熟視之自以爲不如因思之曰吾妻之美我也
妾之美我畏我客之美我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王曰
臣誠不如徐公臣妻愛臣客畏臣皆言臣美以私臣臣誠有求
於公今齊地千里宮女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
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是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令群
臣吏民能面刺寡過者受上賞 十二國春秋

狀如女子

張良貌不以爲人而姓格奇倍令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
兼段尚玉

王衍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之兼段尚玉

珠玉在側見婁門
也恨其貌

王藏善畫美姿容嘗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止如此
兒那生貧賤臨臨曰入市買之媳悅其貌遺以新帽

反裘負薪

潘岳美姿儀少時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皆連手縈繞
及之以果擲滿車而回

連璧

諸葛仁曼淩雅重美姿容每同行人謂之連璧

如千丈松

陳子昂感遇詩曰蘭若生春陽叢蘭茂淑美朱蕤曜青葉馨香
盈路旁過客莫不顧提攜好風至自遠不採將萎落誰爲傳
遠道

如春月柳

王恭美姿容人多悅之或目之曰濯濯如春月柳 宋明士見
靈和殿前柳曰此柳風流似張緒少年時所曾

生事繫兒

王衍精神俊秀山濤見而數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嘗與交遊
諸婦家皆期約如市酒家益得饋食以延問之

玉山映人

嵇叔夜高潔時人謂之玉人又云郭泰玉山照映人也

醉靠玉山

趙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異山公曰嵇叔夜之爲人嘗三省

孫松之獨立其醉也巍我若玉山之將頹

臨林壘閒

王戎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風塵表物

王葬班

唐裴冕美風標每到朝上家以爲祥瑞朝士中號爲王葬班

萬俟高峙見相聚門

六郎似蓮花

張昌宗以姿貌幸楊再思曰人言六郎似蓮花正謂蓮花似六郎

義勝故肥

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吾入見先王之義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所者戰於胷中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焉來子

十八

懷素古圖

東平王蒼腰帶十圍

如瓠

張安世當斬衣伏鐵長大肥內如瓠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于沛公赦勿斬

食糠致肥

陳平爲人長大美色或謂平貧何食而肥其嫂疾其不事家產也然懼而肥自潔澤皆其內中亦以爲樂耶

詩戲稱男

詩朔肉山

出見本部

體瘦禁語以下俗

體瘦常語

衛玠多所體說由常禁其語

華常移孔

梁沈約父廋端投志望台司或啓已病百日救切華常雖移孔以手按管寒記月小分半欲謝

何挽伯肥

事求歸老之人扶杖為請三司之議帝未許但加敬吹
嘘杞鬼搜盜也
織成通肩
李勇為人織成通肩長拖地許時未見本部司記
貴州梢幾
司馬溫公枕痕自如昔非不以富貴動其心耶箴戒
如何將長以下澤東小
趙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口所舉於
晉國皆庫之士七十餘室士小精悍
短入狗門
晏子短奉使楚二為小門晏子不入曰使狗國即從狗門入使
楚不從狗門入也晏子春秋內篇雜下十八
短主簿見髮門
解道淳于髡到楚為人短小楚王甚薄之謂曰齊無人而使子
來何長也對曰臣無所長使中七尺之劒欲斬無狀王王曰
止吾但戲子耳即實其試泗談苑
身短而漏
古代崔妻為五尖令史妻其聰察以其身短而偏幽之曰崔子
曲如鉤隨例得封侯歸上令沈頓留前別有聞見世說
貌不揚
裴度退繁總中人西部監要要其君長必問度小令裴貌敦仗自貴于尔形不長尔貌不
揚
州牆傑儒
陽城為道州刺史州產傑儒裁貢諸朝城哀其生離不進德宗
使求之城入州民父祖小皆以貢不知何者可供自足罷
歐其短小

還黃閣講誦之所閉後有隆隋聚作叢竹中制廋特小王邊柷
又在講筵而身品短小同列戲之曰公宜爲隆隋廋事士
惡而不職以下俱寢陋
譏明叔白適鄰縣廋惡也一言而善叔向曰必
譏明也今子少不勝予若不言吾戔戔矣子矣昭二十八
狀貌其惡
漕臺臧明字子羽狀貌甚惡孔子以爲才薄既而授業名震諸
侯孔子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大醜妻美
貿夫貌惡而妻美詩見美丈門
點頭哀朝
蔡澤應募說而爲丞相
貌侵而喜
高視貴寵
自卻爲丞相爲人貌侵眉
貌醜口訥
左思貌醜而口訥遊談於市群嫗亂唾之委頓而還
以美代醜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惡面陋不足雄遠國使崔季珪代
帝自捉刀立床頭讌訖問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
王雄望非常然床頭捉刀人乃英雄也魏武聞之追殺使者
形陋何如
賦詩嘲黑見本部詩話
宋流放之前領軍劉遵考求補白丁隊主遵考以爲形陋不堪
及明帝世放之以功爲中領軍封公遵考爲光祿大夫放之在
御坐謂遵考曰形陋之人今何如帝問之放之以實對帝大笑
欽順折額
孔子過陬二人以爲陬虎陽虎嘗暴汪人汪人尼人以孔子狀類陽
虎拘五日毗家
各有所類
孔子獨立鄭人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皐陶有

優孟似叔敖

優孟為孫叔敖談論衆孫叔敖楚正及左右不能別

逢丑父似齊頃公

逢丑父似齊頃公故代頃公為晉獲也 公羊

紀信似漢王

紀信貌似漢王乘黃屋左纛詐降項羽

虎賁類蔡邕

孔融与蔡邕素善邕卒有虎賁士貌類於邕縣每酒酣引与同席曰雖无老成人尚有典刑

蔡邕似張衡

張衡死蔡邕哭始孕生子才貌相似時人云邕是張衡後身 世

桓溫似劉琨

桓溫自比宣帝劉琨之儔征還北方得一巧作老婢訪云乃劉琨故妓女也一日見溫便潸然而泣曰公甚似劉司空溫大悅出外整理哀冠又問婢云面甚似恨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亦形甚似恨短語甚似恨溫於是攬冠解帶傍若然而睡不怡者累日

伯偕似仲偕

陳国張伯偕弟仲偕形貌相類妻新莊竟忽見伯偕問曰今日莊飾好否答曰我伯偕也妻乃趨避須臾又見伯偕猶以為仲偕告之曰向大錯誤伯偕曰我故伯也風俗通

狀類天子

王武恭德用狀貌壯偉而面正黑雖以夫下交問巷小兒外至遠夷君長皆知其名號或稱之曰黑王相公此虜常呼其名以驚小兒蘇紳孔道輔郭言其宅枕乾岡朝廷所賜貌類 葛祖公

雜著

雜說

談生云崔山君傳稱高言者豈不怪哉吾親於人其能尽其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惰壯嫉邪長佞而不來者之

陸龜蒙

所多乎昔之賢者其有若朱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嗥有若豕
者其飛有若鳶烏其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耶即
有乎爲言曼膚頸如凝川美而狠者貌則人矣其心則禽獸又惡
可謂之人也然則觀其言以求實依於理而心如其行事之蓋不
失也怪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子靜特取其憤世貌邪而作之
故題之云耳

詩話

賦詩嘲黑

朱考時賦黑兒詩云世有非常人實惟波斯至緇色內
外皆相似卧如驪馬驤立似烏牛時忽如鵝鴨閒棄妙鸜鵒喜
太平閒覽

賦詩嘲瘦

李白以杜甫蘇頲故有能山之嘲其詩曰飯顆山頭逢杜甫
頭岑高少髮頭圓聳不出兩肩瘦元首也孟子頭大足一八
東土不忘丧其元注元首也孟子頭大足一八
方命薛文

賦詩嘲鼠

戴埴子曰予午馬間因何人爲詩嘲鼠
山谷戲和文潛謝穆父松窗末云長安城中九衢土人心
雲肉山謂文潛言鼠高如松風雪滿頭非新貴
云形模弥勒一布袋文字江河万古流
雜著原外兒往矣

髭賈

柳宗元

市之醫鞭者人問之其賈氐五千心曰五万俊之以五十則伏
而笑之以五百則小怒五千則大怒必五万而後可有富者子
適市買鞭出五万持以予予一視其首則拳蹙而不遂視其握
則蹇反而不梳其行水者一去一來而不相承其節朴黑而无
文揩之滅水而不偶其所笋幸之騶然若陳虛焉余曰子何取
於是而不愛五万白吾愛其貴而澤且賈者云今乃召僧淪湯

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矣

淋頭為故器

三晉分智氏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為飲器

賈長頭

賈逵作太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為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

鼎用匿羊

李固那迪等定禮文注鼎用頁有骨加鼎足也匿伏犀也謂當頭上入髮際隱起也

斬頭衝頭

先主與張飛趙雲等入部隊將已部曲攝守城不降及破迫請頭至飛叩頭流血先主大驚曰汝殺將軍亡以不降而致拒戰命左右牽去斬頭持來飛瞋目大呼曰我能萬人敵終不能為人下頭何必忽耶飛壯而釋之引為上客

頭痛裂風見數字內

繫頭懸梁

孫敬好學晨夕不休又至睡被縛以繩繫頭懸屋梁

一朝斜頭

管寧避難遼東還況海遭風船垂傾沒寧思慮曰吾嘗一朝利頭三度晏起今天怒振集過恐在此

黑頭公

王珣與謝玄俱被辟桓溫曰王謝子弟皆可使人佳但恨黑頭公

行常縮頭

祖廣宇淵度范陽人仕至護軍長史廣行常縮頭詣桓溫郡始下車桓曰天甚晴明祖參軍猶從屋漏中來與語

尖頭

後魏古弼為尚書令太武大閱將校獵於河西獨留守詔以畀馬給騎人那成給疲者太武大怒曰火頭奴畢先斬此奴蓋那頭尖太武常名之曰筆頭時人呼曰筆公

面長三尺

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長七尺面長三尺而廣三寸名動天下荀子

莫見其口

董仲舒六帷講誦或莫見其面

妻希見面

宋博為人廉儉不好酒色之宴寢早起妻希見其面

半面能識

後漢應奉年二十時嘗詣郡城捐衣買時出行閉門造車匠於內開窗出半面兒奉即妄去後數十年於路見車匠識而呼之

何晏字

面如傅粉

既啖大熱湯餅出汗以巾拭面色轉皎然

面如敷脂

王右軍見杜弘治紫曰面如敷脂舉揖漉面

面長似騾

王衍嘗因宴集為吏人所怒舉揚其面衍初無言引手舉共我而去然心不能平仰視屋梁自照謂婢曰爾看吾目光乃在牛背上矣

諸葛恪父瑾面長似驢恪大會賓客長一尺檢其面題曰諸葛子瑜驢字續其下曰之驢恪坐歡笑以筆增曰之驢恪坐歡笑以筆增曰之驢驢

剩人面皮
王武子與武帝圍棋武子劣帝問何以好剩人面皮諧曰見北人臨陣每斫得一人輒剖其面皮以拭刀刃用此好耳
孔於其君若可謂剖刃不洗面矣
月不洗面
晉康王皮陵陳潮能嘯聚為寇內綏明帝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閱
蠆不能沫也
物訊面於
謝石字石父少忠尚燈之吳命乃匿夜有物來舐其瘡隨舐隨去面目已盡明日為朝士而出時人為謝石父少忠尚燈之吳命乃匿夜有物來舐其瘡隨舐隨去面目已盡明日為朝士而出時人為
相安之年兼淮漯之役石為都督有大勳遂居洗頭而聚斂无厭取譏於世

面有乳黠

趙孟頫書鄧令史薛於清談其面有疵黠確事不決皆言當問疵面也

面汗有無

鍾毓鍾會少有令喜魏文帝見毓面有汗曰姻面何以汗對曰戰戰慄慄汗出如漿後問會卿何以不汗對曰戰戰慄慄汗不得出世說

面有七星

桓溫妾貌甚醜面有七星

黑而僕朗

後魏虞悰侯莫陳悅貌黑而僕朗

作破面鬼

齊東昏即位多行殺戮沈昭畧乃洗文季徐孝嗣問召入省例

期年潘徐孝嗣曰藥昏立明古今未聞以既投考嗣面曰便作破面鬼

黔面文面

梁武帝州法志初身皆黔墨子補兵遇赦降死者黔面為劫字劉仁恭據盧龍悉取男子十五以上為兵遇赦降死者黔面為劫字士人但其額曰一心事主盧龍閭里為空得兵計二十萬軍人刺面曰仁恭兵　註見文面自梁太祖始　五代史補

識面淡長

後梁宋如周為度支尚書面狹長孝宣嘗戲之曰卿何謗法華經如周踧踖自陳不識余太守知其實狹謂之曰婦當不識餘紅止應不信法華云閻浮提廣長相耳面不狹長如周乃悟

面色青黯

江南李氏凡人故見先盡索觀其新醜麥克順面青江南謂之瘴鬼子曰是惡之不得入見郝詰見閻羅面目知

張裕曉相術每率鏡照面曰知死刑未肯不撲之於地蜀

一尺之面

秦維翰字固儁為人醜怪身短而面長嘗臨鑑自奇曰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

黑玉相見形質相似部

面偏能正

王旦与錢若水同直史館有僧善相謂若水曰王舍人他日位極人臣若水曰王舍人面偏如何其貴也僧曰作相之後面偏自正喉骨高者主自奉養薄耳錄水記聞

國妻洗面

呂惠卿語王荊公曰公面有黑用國妻洗之當去公曰吾面黑

耳非默也吕口園妥亦能去黑公矣曰天生黑於予園妥其如予何乘閑筆錄

古今文類

雜著

頌貴子羽文　管張敏

太原温收仁韻川荀禹兖陽張華上

甫河南鄭列余友有秦生者與有姊夫之尊少而押之同時貶好飛荀之徒繼踵登朝而此賢獨屈老落而无喜慍為之恍然又怪諸賢身忧在位習无伐不懼為之嘆又違志責強冠之義故因秦生容貌之盛為頌責之云以戲之并朝大子頌貴子羽曰吾託子為頌萬有餘日矣大塊與我以精造我以形我為子旨酒爰雪嘉肴是安是樂子曾莫挹予顧盼雙摧嵯起班至出入人間遨遊市里行者辟易坐者凍疏如山若固我之形足違也子疑晃弗帶金銀弗保百味弗食棄子遐我如雖我視子如洗居常不樂酒之欲為仁賢邪則當如皐陶百禄恣伊尹涉保又玉家求見封疏子欲為名節耶則當如許由子臧下隨務光洗耳逃祿千載流芳子欲為游說耶則當如陳軫前通陸生鄧公轉禍之福舍嚴從容子欲為恬淡耶則當如老聃之自逸鄭弼俗志凌雲日子欲為隱遯耶則當如榮期之帶索漁父之行樓遲神丘垂餌已竪今子上不希道德中不効倫畢坎軻貶賤此愚惑察子之情觀子之志退不能為處士進无望乎二事而役玩日勞形習為常人之所喜對曰吾以太宰為不可所尚今子欲使吾為忠耶則當殺身而成名欲使吾為介節耶則當赴水火以全貞此四者子之所忌故吾不敢造意頭曰吾欲若尔以養生誨尔以優游而与蟻虱同性不聽我謀悉戒俱御人體而猶為子頭曰諾

人其論予修偶予常不如太原温顒川荀禹兖陽張華上郡刘許南陽鄧湛河南鄭詡此数子或雅宅无以庇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馳騁少智或口如含餔飴或頂如盛幷而猶以文采可觀意思詳好攀龍附鳳慕亜容天府性若夫子貶令聚口俛僂手足跼蹐哉君有事之业而抱怨難以求留譬乎羽河冀在檻之熊深穽之虎石間飲蹊地篭中之鳳用力雖多而見功甚少宜其跼蹐以至老无所希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八

肖貌部　　建　安　祝　穆　和父編

眉目

眉目附

事畫要語

宮嫵也有嫵媚名物志介眉畫秀出者故謂畫眉之月

物志介眉畫秀出者故謂畫眉之月

歸人行

蟬翼蛾眉明人蛾眉曼綠楚腰皓齒命曰伐性斧

斤切宋玉神女賦

詩

美人捲袂屏風立蛾眉粉婢始刃殺盡世人不知為雲髻峨眉馬上啼

韓詩外傳

齊桓公出遊有老人方耕而甚樂桓公問曰老人之耕何樂之甚也老人曰少而學之壯而仕之老而休之譬若日之暮也吾安得不樂乎桓公曰善哉君子之言也

淮南子

秦之眉宇

後漢書

梁冀妻孫壽色美而善為妖態作愁眉啼妝墮馬髻折腰步

晉書

衛玠總角乘羊車入市觀者以璧擲滿車

宋玉神女賦

眉聯娟以蛾揚兮朱唇的其若丹

魏文帝與鍾繇書

頭痛目眩兩眉間方寸之地耳

曹子建洛神賦

丹脣外朗皓齒內鮮明眸善睞靨輔承權

楚辭

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

漢武故事

上令畫工圖西王母其眉細而長上令更畫之

漢武帝內傳

王母至下帝乃出迎之王母上殿東向坐帝西向坐王母乃命侍女索紫錦之囊出七枚玄光之棗以四枚與帝帝食畢輒收其核王母問帝曰用此何為帝曰欲種之王母曰此棗三千年一生實此地薄不堪種帝乃止

漢武故事

王夫人薨於眠

西京雜記

卓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新出水

漢武內傳

王母至下帝乃出迎之王母上殿東向坐帝西向坐王母乃命侍女索紫錦之囊出七枚玄光之棗以四枚與帝帝食畢輒收其核王母問帝曰用此何為帝曰欲種之王母曰此棗三千年一生實此地薄不堪種帝乃止

漢武帝內傳

王母至下帝乃出迎之王母上殿東向坐帝西向坐王母乃命侍女索紫錦之囊出七枚玄光之棗以四枚與帝帝食畢輒收其核王母問帝曰用此何為帝曰欲種之王母曰此棗三千年一生實此地薄不堪種帝乃止

漢武故事

上令畫工圖西王母其眉細而長上令更畫之

梁冀妻孫壽別傳

梁冀妻孫壽改為愁眉啼妝墮馬髻折腰步

魏宮人好

魏宮人好益長眉今人多作蛾眉局脚又見美女門

益長眉

益愁眉

梁冀妻孫壽別傳

梁冀妻孫壽改為愁眉啼妝墮馬髻折腰步

眉畫黛

眉畫黛

目異常人以下係目
蒼頡四目春秋孔演圖伏羲大目帝經援神契堯八采子羔
子老子大目顓頊鄉射記孔子河目而隆顙孔叢子
重瞳子
舜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
方瞳玉面
老聃方目有父老五人方瞳玉面握青鈞杖共談天地五行之
精
耳視目
老聃之弟子有元倉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嘗侯聞
之使士卑詞而問焉元倉子曰傳者之妄也我能視聽而不用
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
瞬其目
筆元瞬其目而瞎其照曰瞎目出瞎度大也左
掛眼兒門
吳王賜子胥鴟夷之劒以死子胥仰天嘆曰狄吾眾者吳東門
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剄
目若懸珠
東方朔上書云臣朔目若懸珠齒如編貝
眇目
鄧丁儀曹公欲以女妻之丁儀目不便欲娶女不悅後
儀到與論議曰丁掾好士也即使助目盲尚當與女何況但眇
劉琰得桓溫眼如紫石稜
眼如紫石稜
青白眼
阮籍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嵇喜來弔籍悅
白眼喜不懌而退告康閒之乃齎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
眼由是礼俗之士疾之若讎
爍如電
王戎幼而頴悟神彩秀徹目不瞬裴楷見而目之曰戎眼爍
如電下電
裴令公双瞳閑一若當下電
夢吏挾眼
陶穀少時夢曹吏奉符挾眼吏附耳曰求鏡千萬殺不應又云
錢五万安第二眼復不答吏曰止安第三眼即以彈丸納眼中
既覺眼色深碧後善相道士陳子陽曰貴人骨氣奈一双鬼眼
又不全益
眼多白
李承之在仁宗朝官州縣因郎吏報刺包拯拜參政或曰朝廷
曰此多事吏承之止色曰包公无能為今知都縣王安石眼多
白甚不可近也乱天下者此人也聞見録
瞎照
注曰久而不瞬蒙中私謂同列曰此公眞大貴人也或曰公
明知其貴相胡不少恕而議論之間大不相恕何耶堂中謝老
杜詩曰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且示此人得志乃国家之大
賊速以急速公事請對疏京悖逆十事百家姓序
父子目盲以下係連目見論福門
喪子失明見喪子門
左氏失明
左氏失明厥有国語
杜欽備盲見同姓名門
傘蓋刮目

有物食明月淚瞳潛珠衣袖寒金琵刮膜會有時湯殷取快衛
誠短君不見岱頭懶瓚一生禪皐淨重漢渠不管
戴嵩直遠目　　鮫子瞻
誦詩得非子夏悉紬史正依宋江明書天公戚之亦薄科故造幻
醫生明珠物若年來牙蝉腰百千燈光同一如書成自寫蛇頭
字端開君正負鏡湖
子瞻以子夏在明見戴聊復戲答　黃魯直
化工見彈太早討端為失明能者書還來改天會中發決瞳見
光能潛珠喜公新賜紫琳腴上清原望對久如請天還我讀書
眼頭載軒轅乾弟湖
律詩　　陳去非
天公喚我眼常白故若昏花阿堵中不怪參重瞳瞎馬但妨中
散送歸鴻著繳全忘誰能銷檢
種會如耶律證周通
詩話　　歐公短視
歐陽永叔送劉貢父守維揚作長短句朝中指曰平山堂檻向
晴空山色有無中平山堂望江左諸山其近或以為永叔知視
故云山色有無中來坡笑之因賦快哉亭道其事云長記平山
堂上歌杪江南煙雨杳杳沒孤鴻認取醉翁語山色有無中蓋
山色有無非煙雨不能然也
皐耳　　耳聲附
皐神上聲字彙堅黃庭經皐者人中之山常執傳
皐為紙尸者薄傳俳有履相法皐端觀足謂之皐

觀此記作

皐耳　　耳聲附
皐神上聲字彙堅黃庭經皐者人中之山常執傳
皐為紙尸者薄傳俳有履相法皐端觀足謂之皐
上公皐觀先參女從他皐乳遂天成
門小冨而恢知書耳不聞聰而聽于加卜雅太古淳民耳目聰明五音令人耳聾老子耳目之
不思仰嗽於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告子
耳當方畫字奚疏不勝筆杜右臂偏枯耳半聾杜
皐異於人　　孔子隆準　高祖隆準
皐漫其皐
莊子過惠子之墓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
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而召匠使嘗能斲之
皐然臣之質死矣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為質矣吾无與言之
矣莊子
掩皐而過
西子家不樂則人皆掩皐而過之　掩皐借妬見起嫉門
皐疾音濁
謝安本能為洛下書生詠有皐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共
及或掩皐以効之
掩皐而答
謝安妻劉琰妹也見家門皐盛而安獨靜退乃曰大丈夫不如
此也安指皐曰恐不免耳
指皐矣眉
王陵在荊州北左右林士人宗盛別駕鄭容勵色嘲左右曰使

君恩醉汝輩何敢妄動潛志遣掊其眉

鼻息如雷

唐道士劉師服倚墻睡鼻息如雷嗚吏詳見扁門

夢神劇鼻

徐郎中病少夢神人執竹籠其中皆人鼻視徐曰形相不薄但鼻曲而小吾与汝易之劍去徐鼻擇以鼻安之神笑曰好一正郎鼻也徐之鼻業不正自爾端直歷官正郎 拾異志

聽壁 以下係耳

黃帝之所聽瑩莊子

洗耳

堯聘許由爲九州牧由聞之洗耳于河詳見隱逸門

二漏

禹耳三漏

六十耳順

孔子六十而耳順

唾而耳

燕丹師田光往候荊軻醉唾其耳軻竟曰此當口入耳之言必大事也即往見光 列士傳

附耳語

韓信使人言於漢王請自立爲假王漢王怒張良陳平躡漢王之足附耳語曰漢方不利能不与信王乎因立之

顧自見耳

動先主垂聽下牀顧自見其耳

見其耳

穿耳

具諸葛恪當獻馬先驟其耳況愼曰馬雖六畜固最於天

其耳當不復仕恪曰母之於子思愛至矣穿耳附珠何傷於仁

閉竅閉

夢殺仲堪父師曾患耳聰閉床下燒物謂之牛鬪

作勞耳鳴

石勒在田中每聞牌鍊之聲歸告其母母曰作勞耳鳴兼不祥徵也

耳堅眞壽

王濬多疾每自憂陳訓曰耳堅必壽亦大貴

耳大貴人

宋州執要李忠臣當因奏對德宗謂之曰朕耳甚大貴人也忠臣對曰臣耳聾耳

三耳秀才

宋州張審通當爲泰山府君所召今爲詞判錄申天曹天曹兒之所君悅審通額上安一耳既寤覺額癢舉生一耳尤更聰後時號三耳秀才太平廣記

額添一耳

方陰官以事懇上元夫人而不允聞陽世有士人仰慕善爲文遂追今爲表既而獲命陰官喜曰子何頓曰特更欲聰明耳乃命取一耳置其額既寤額癢搔撮出一耳時人謂曰天上有九頭鳥地下有三耳秀才 張君房脞說

兩耳肉埵

戚來公初生兩耳垂有肉埵數咸方合目趨當兔異儔

耳白於面

大一翁爲布衣客相之曰耳白於面名聞遠聞發不貼齒一生招言語致富貴亦有命耶庶几事然

穿耳以下俗尊

莊子常宿深山耳讓溪
鵲巢
黃霸爲潁川太守長史許丞老病龍督郵欲代之霸曰府
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煩事聽何傷曰善助之治吏賢者意
不責以事
先主定蜀杜微杜周兄弟閉門不出永相亮領益州牧以微爲主
簿固辭疾篤而致之亮以微不開人語坐上與書曰君但以德輔
時耳不責君軍事拜爲諫議大夫以從其志
佯聾不答
梁孝王與太子飲梁王起如廁太子起奉上席王還太子又奉
帝怒坐殺袁盎諸大臣及侍者十餘人
應帝已卿向何聽公 何晏聽對曰臣前爲右武衛將軍知
應以名乖吹帝惡
大冥不知
史記
世說杜畺卿爲尚書左丞省中以其耳聾戲弄之下牀不得理
若至大罵畺卿見其口動謂爲白牒令史又不聽前對推往
垂越
說話舊字
王笠不仕佯壯悵語每於耳畔說話則盡字後隱嵩山隋文帝召不起
耳聾面壁
徐仲車名穉東陂舊宅地多蛇其詛則注而放如王川子此一反也耳聾甚盡地爲字乃始通
爽曰而僮不與人接而四方事無不周知此二反也昔子產三
反而新人有其二亦可謂賢矣
龐安常耳聾
龐州龍君安常善醫而聾與人語須書始能曉東坡笑曰吾與

君皆哭人也吾以手爲口君以眼爲耳非哭人乎
詩話舊聞
謝惠連
草端有白我其覩之隨時隱憂容與得相靜理而嘘如吞沼魚
動極而存如吞蟲蟄以開門閉門好不夠就其卫之宰之功
雲即大行非子敢誠守一處和千一百歲
古詩
次韻秦太虛見贈
君不見許人借車元司載卻得一錢何足掛晚年更似杜陵翁
右臂神若斗光照人將蟻動很牛鬬虎共爭風霧貞一噫闇塵帰
尽根凡空下須更挽清流汎人樣仰取大器相攘更勝
敗眼花亂墜酒生風以業不得前有遠仲爲五嘉皆是戚人生
蘇子瞻
二高公先憂伯恐此心終未已不開還趁凝今君總我特
作詩故作翻清態險擇須防類樂出
律詩
次韻王都尉偶得耳疾
君知六鑿皆爲賊我有二舌能決疣的客巧開求不蚊凝人強
顏揀端猴聽明不在壁根巢鼠穴爲婢惟留仙試剧郎看聾
否曲肯小誤已四顧
詩話
聾常笑
山谷戲徐仲車南郭簒不徐公雖避俗料客輒繫然耳不聞世
事明論陶令篇鄭氏注疏五篇元人之耳聾常多笑而已仲車
有此爽故以爲賊
村酒治聾見杜門

東城云王晉卿掌暴得其疾慈不能堪求方於僕僕答之曰君是膏肓病所謂病入腠理湯熨所及鍼石所到悉不得限三日便去不去割取我耳晉卿如言而悟三日病良已以詩示僕云老婆心思頻相勸此雖只得三日恨我耳也陵君不割且專時家皆平安今定同所有挑耳開得之皆物也志此耳 志林

口 口吃 附

口為華池尹氏以解口容止玉藻惟言不出於口正月五味令人口爽老子言出好惡我言自口善言自口給屢捷於人所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樂人以口利口之覆邦家者陽貨上僧蚊多口尽心要口銷金 翻雪齋

口是禍之門舌是斬身刀閉口深藏舌安身處之牢銘道德經之云止林令釋之曰緘縢以固扃此莊子胠篋之言也

刑人家門
郝家賢為太子通事舍人后棄街處後因事來之賜刑極罰乃
死門長訖後世刑人必先以木凡窒口云
蕭芯口題
晉司馬流與蘇峻戰食不知口住
王衍善談老莊義理有所不安隨即便改世號口中雌黃
口宜飲酒服藥消門
張口就唾
符朗渡江嘗與朝士宴集時賢並托辜壺稍朗欲誘之唾則令
小兒跪而張口就唾而含出
口有瘡
李林甫忌文學之士或陰陷之世謂林
甫口有蜜腹有劍
口伐可汗
唐鄭元璹時突厥攻太原詔元璹持節往柴燔其前約突厥退
引還大宗賜書曰知公口伐可汗
口臭不見用
宋之問天后朝求北門學士不許作明河篇以見志則天見其
詩謂崔融曰非不知采之問有才但恨有口過耳宋終身慚
憤口過謂口臭也
口訥人口
劉晏傳四方名士無不至其有口舌者舉以利鈍之使不得有
所短
無口銚
李沆在相位接賓客常寒言馬兒與沆同年生之與其榮維善
語維曰外議以大兄為无口銚難知也今與紳小為之談猶不能啓發吾意自餘通籍之子半年
起拜尚周張朱措即席必自論功最以希寵獎此有何榮而為之援語哉
口吃難言以下俗口吃難言
晉王餘為人口吃難言
龍昔書
薛非口吃不能道流而善著書
稱期期
漢周昌為御史大夫高帝欲廢太子大臣固爭莫能止昌廷爭
之強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口不能言然心知其不
可然下欲廢太子吾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即罷
雖劇談
楊雄口吃不能劇談而好深湛之思
指事而對
惠莊与朱雲論辯口吃不能對指其胸曰鞱不能剔決而此
中多有西京雜記
好斯
魏明帝口吃少言而沉毅好斷
稱文
魏邯鄲淳口吃不得作幹佐為給田守蕞草吏又語林文二晉
文王戲之口卿言文二字是幾文對曰鳳芳鳳芳故是一鳳
好讀書
宋孔顗少骨鯁有風力口吃好讀書
雖非論
人周盛豪好事解為文但口吃不能持論

能詳辨

李固言位宰相口吃接賓客頗蓼緩議論人主前乃更詳辨

雜說寒暄

南唐孫晟口吃不能道寒暄已而坐定談辯風生所著忘倦

朝吃

毛汾口吃刘敏朝曰恐先生高家又疑非頻不見雄名唯聞艾氣

以周昌韓非楊雄鄧艾皆吃也 此條係另錄

吳伸能弄脣吻矣無才與

寮鬼缺

晉魏舒之生而鬼缺年十八開級仲堪被下有腎能療貧无行

裴啓家人曰殘醜如此用活何為辭毅斛米西上投仲堪仲堪

召盛視之曰可割而補之但須百日進粥不得與語詠之曰半

生不語而有半生亦當療之況百日耶於是如之別屋閉口不

與心謀安危之源禍機之發屢厚存焉

舌

傅子

神以感通心山宜福生有兆禍來有端情莫多言口莫多言

蟻孔潰河溜成傾山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存亡之機開閉之術

口與心謀安危之源禍機之發屢厚存焉

舌論

莫將脣舌言不可道矣而雖能辯其實無幾

元子性剛有操執其談論大要 成其剛嫩舌柔曰

勝口說也 出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出論語

舌如雷光燭屋吐舌及鼻二公 出後漢書

呼吸元氣以來仙朱烏吐縮白天 出抱朴子

剛須能舌在寒不為愚士 杜郎公

齒墮舌在

韓平子問叔向曰剛與敏孰堅對曰敏在 出說苑

常摐有疾老子曰先生疾甚無遺教弟子乎常摐曰過故

張其口示老子曰舌存乎曰存嘗聞之以剛耶常摐曰天下事尽矣 出說苑

吞舌而死

刑刺之法無大子用曰田先生之時言
太子戒以同事而以丈夫而不見信向刺客而死矣
謀吾舌在
張儀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儀論殺張儀笞數
百不服釋之其妻曰子讀書游說安有此辱乎儀謂妻曰視
吾舌尚在否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
掉三寸舌
平原君已定從而歸至於趙門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強於百万
之師 劉通論韓信曰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舌下齊七十城
張良家世相韓六世仇強秦天下震
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之師封万户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
杜門縮舌
漆灌夫曰杜門縮舌
古不問強
晉殺神堪白五三日不議道德論便齊舌本間強
曹操与刘備論言備泄之於袁紹操知操有國已之志操自咋
其舌流血以示忠戒後世英雄記
咋舌流血
賈逵口誦經文以教人瞻濮賊盈卷或云賈逵非力耕所
得誦經舌世所謂舌耕也
舌耕
南都王義宣生而舌短言不出口
名攜為惠孟知舌也
舌短
隋賀若弼父敦臨刑呼弼謂曰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鏡

齒

周知編貝方朔傳論有之輔車相
依以濟彼此不動抱相子齒
齒脣脣部
曾祐宇部
齒脣脣部

折衝樽俎只俟仲名其人

無齒飲乳見老書四門

漱石厲齒

孫子荊年少時語王武子當枕石漱流誤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口開拘賓見晉書四門

排女折齒

謝鯤鄰家高氏女有美色鯤嘗挑之女投梭折其門齒時人語曰任達不已如鯤折齒鯤聞之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

按齒中風

混矯先有齒疾因按中風而發

飲童齒焦

唐明皇謂高力士曰吾開貧賤視齒焦且黧及以鐵如意擊墮之取藥傳其齦良久復生

灑卒折齒

溫庭筠無行檢為襄陽巡官不得志歸江東過淮南巧錢拋子

進頗然曰非佳泡也足發頃視齒皆焦

院夜醉為邏卒擊折齒

老而齒脫

韓愈與崔群書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

拾齒置懷

上書彈崔於後閱有拾齒稱旨稍自急事求見　上亟見之其所奏乃常事耳　上怒詰其故對曰臣以為尚急於彈劾　上愈怒舉柱斧柄擊其口墮兩齒實人徐俯拾齒置懷中　上曰汝懷齒欲訟我耶對曰臣不敢訟陛下自有史官書之　上悅賜

雜著

楊貴妃病齒圓覺見妃頰腫呻吟之聲達于四鄰通夕不寐有道士過之問曰子知病之所來乎曰不知也道士曰病來於天天且取子之齒子食二骨之報而子非之是違天也若之何拒之其必與之乃愈口誦咒語以齒擲階然帝寐一夕而愈

古詩

蠹齒

遠史初蠹齒呻吟之聲達于四鄰通夕不寐有道士過之問曰子知病之所來乎曰不知也道士曰病來於天天且取子之齒子食二骨之報而子非之是違天也若之何拒之其必與之乃愈口誦咒語以齒擲階然帝寐一夕而愈

古詩

蠹齒

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一齒俄然落六七落勢殊未已餘在皆動搖不落還如止憶初落一時泪念豁可耻又至落二三始覺衰

即死每一將落時顏色常壯已又牙妨食物顛倒法漱水終為捨我落意欲前山比今來落既歎見落空相似餘存二十餘穴第知衰矣倘常嚴一落目足支兩紀如甘忍落併空而滿永何拍人口齒之落豈命理難特我言生有涯長短俱死隨人言齒之詔左右驚啼視我一笑周云木鵲各有喜語歎默固好嘲廢軟

四肢親部

髮

髮書異語信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經拂髮經前注收髮結之向則髮彼兩髦拍舟髮如雲不屑髢也君子借老卷髮如蠆郭人士髮兒齒闕宮子髮曲局采綵尚猶詢茲黃髮則罔所愆奉詩黃髮鮐背陶文

書句　人生莫遣頭如雪雖得春風亦不消高鶚青錢不攪一兩日白髮又添三四莖菊仁

古今注　朱髮

共工人面蛇身朱髮謁槐啓筮

髮髮而美

昔有仍氏女髮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左傳

前髮為徽

殷皇五年湯乃以身禱剪髮斷爪以為蠟

被髮佯狂

箕子被髮佯狂　接輿之被其髮也欲去而避莊子楊子

斷髮文身

周太伯避位斷髮文身

一沐三捉髮

周公戒伯禽曰一沐三捉髮猶恐失天下之賢人

被髮而祭

初平王東遷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

戎千其德先亡矣後秦符堅滅涼之戎於伊川

余髮種種

孫侯田子古歸汕鬚見泣且請曰余之髮如此種之無能為

被髮右衽

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生而髮白

老聃初生而髮白故曰老子世說

先白髮門

顏回年二十九而髮白家語

怒髮衝冠

藺相如使秦持璧邦立怒髮衝冠

髯髮盡白

髯髮盡白

錄武留如奴十九年始以強壯追使及還持髮尺

以石拭髮

漢元帝問郎支國貢馬肝石石在水中以之拭髮白者皆黑帝坐群臣於中拭髮白以此拭之應手皆黑是時公卿語曰不感方伯惟須拭肝石

髮髯騎美

謝靈運欲入遠公社遠公拒之曰子髮鬚美而與身乖志令終之相違怒耳幸道在心安以貌耶遠公笑而不答後果如所料高僧傳慧鈔書紀事

惡見髮白

後漢高參惡見人髮白輒去之若頭髮大則加連枲悄

角祖披白

齊高祖恆令左右拔白髮隆昌元年五城戍冬休沐
帝曰兒言我是誰啓曰大翁帝曰兒言我是誰啓曰大翁帝曰宜有為人嘗拔曰髮平即
擲去鏡鑷

一宿髮白

蕭撝超宗武帝收超付廷尉一宿髮白

編字髮白見著書門

題楊髮白見字門

四十髮白

後魏李沖年四十鬢髮班白

母病髮白

唐李日知母老病謝侍數日鬢髮頓白

髮如線首

軒轅先生居羅浮山宮宗中問道術能散髮徐步而用之

其髮隨二如鐵線首大中遺事

皓然一翁

冲卿戲謂髮白者未鑷時皓然一翁鑷時公然一婆雜志

服藥髮白

敖陶孫公準年三十餘太宗欲大用尚以其少準遠服地黃散
飽靈服以反之未幾鬢髮皓白

雜著

白髮賦

皆左思

星星白髮生於鬢中雖非青蠅緇我況儀容名醜門以此見疵
將拔則鑷好醜是營已髮將拔恐然自咎稟命不幸值君乖慕
逼迫秋霜生而能素始亮明鏡悵然見惡朝生暮拔何罪之故
予觀摘抽一一嗚呼貴其素節惡頭載子之手摘予之

錦白

白髮太先問朝二錦又生始因緣一莖緩剪至雲千空不避佳人
文帖點程子鬢新年過半自猶數未休兵

送隱者

杜牧

先卿存路留庵二自有忘機林逢市朝八道但開唯白髮貴人頭

上采相餉

詩話　四十髮白

杜正獻公自少清臞若不勝衣年過四十髮即冬白歐公素
畏其門公謝事居宋歐適來為守相與共飲公平時八十憂因
之意每見于色歐公和詩有勸先年老因憂國事乃心違始乙
身公得之大喜嘗自諷誦名其詩

摯虞小說附

虞摯撰凡六條　越裳一笑　雒水若綠波之竹
園中上林苑也輯頻繁也鼠長頭也說文
劉張公一生江南春身長九尺鬚眉蒼壯
支乃切

支乃切

禿无鬢眉
傳說之妻禿无髮胥子
滅髭為婦
衛劇職亂子燕滅髭髮衣婦人之衣述得邪曰父子爭同吾何
為其間乎晉書注
拔鬚為官
秦太后拔嫪毐鬚以為宦者
用兵鬢白
後漢李彭從光武圍洛於西城帝留意延耿弇圍之車駕東
歸勑彭曰西城若不便罷兵南擊蜀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
羅每一發兵頭鬢為白
拜鬢大奇

魏任城王章為北中郎將詣高祖有功還太初喜拜章平鬢白黃
鬚兒人司
拜虎賁
吳朱桓還邑濡須權迎之桓泰瞰曰臣當遠去頭一拜陛下鬚
拜復恨桓鬚凡前席桓進拜瞰曰臣今日真謂拜虎鬚矣
紫鬚將軍
張遼問吳降人曰向有紫鬚將軍是誰降人答曰是孫會稽也
鬚參軍
鄧超為大司馬桓溫參軍溫意獨待將王恂亦為溫主簿亦
為所重府中語曰鬚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拜鬚不九
謝安拜伊鬚曰使君於此不凡洋見當門
拔鬚二毛
潘岳春秋三十有二拔見二毛
依蝟毛磔
劉玟拜桓溫鬚依蝟毛磔
以鞭嘲鬚
鮑昭兄弟好嘲謔安陵能依謂試共視之於是與第共載從東
門至西門一女子笑曰車中央珠高二鍾都不見車後一門生
曰中央高者兩頰鬚多點發以此嘲之世說
施鬚塑佛見前手門
二十鬚內
晉王處之年二十鬚髯酷肖時人謂之王白鬚
鬚長五尺
劉曜身長九尺三寸垂手過膝生而眉白目有赤光鬚長五尺
百餘根而長五尺

歲辰四尺

顧事君語次尚暢留目疎即讀長四尺甚有威重

世喪髮白

後魏胡昭字六十父喪頭髮皆白

髮變半白

瀋雜八

許慎為司徒平陵以明斷見稱人號為臧主簿又兼侍中典至帝自中號為長剌公卿文武常因酒載其半騎只留一握謂不復敢長大號為郭公三國典略

將髮進諫

陳宣帝因內宴王勃侍坐上壽抒帝鬢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副弱耳以救生非杜絕主也

說髮如我見梁簡文門

林慮為

宋武帝御內粧時各自插白髮謂如我見梁簡文門

熟看種髮

李廣為民部尚書大宗問不緯拜侍書如何對曰臣髮雜人謂天閣洋謹審說詔教宜種髮取雖刺而為密以為馬尾插之世傳蒲萄者多恐狀故然後種髮那知不語李延何改犯之

蒲萄髮

徐直筆石髮多人疎秀者必貴忠而短者必神氣不足駙馬都尉王晉卿與殿帥曹貴道皆無髮每拈髯多者為中相法晉卿尚貴主貴益從容洛間道有後唐莊宗廟貌然念始沼終亂惹斯人必胡人觀神象兩腋皆髮也晉卿作詩寄貴道云代梁繼李號良圖却感歌兒使丞驅試拂塵安髮像貌元來滿面是髭

以髯為戲

于晉公與揚文公遊顧客張必有欺誕皆敏於應答

沈文肅公因聘候晉公之門方伏拜晉公承謂文公曰吾相公宴処森嚴天子拜公不過揖拜時須舉笏文公隨后答曰相公宴処森嚴天子拜公不過揖拜時須舉笏而手不盈張惟謹互相謝也

腹心 膂附

君臣要語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惟爾股肱

之視臣如手足則臣君如腹心孟子百姓怒氣論腹君事

腹部總志

閨門

一笑皆稱腹背公養成腹貯天真盡發

心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兩箴銘其身皆

先正其心大率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君子乃恁不可納於靈臺

注 心爲神主之舍非予至人之用心者統不將不迎應而不藏

思昔月心者形之君而神明之主也周作心君中虛以治五官

萬物聖人清其大君而天君泰定語云然如懸旌而無所繫

閨包藏禍心左傳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心要存腔子裏

申明語發心之處靈與有限量加六合之外思之即至前千

百廿之已往後千萬世之未來皆在目前人爲利欲所昏

所以不見此理朱子發

閨一日看除日三年須道心指揮人於心上起經緯事

古今圖書

鼓腹而遊

嬉資氏之民含哺而嬉鼓腹而遊莊子

河魚腹疾

史記扁鵲倉公傳曰趙有北鄙之虞扁鵲入視之出以告簡子簡子曰血脈治之固宜有此語遷延數日有參醫乎曰趙河魚腹疾

孔子不見晏子曰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其心三心所以不見也莊子

余心蕩

楚武王伐隨入告夫人曰余心蕩矣乎

心齋

顏淵曰敢問心齋仲尼曰惟道集虛虛者心齋也人間世

有兩心

褚先生曰武帝以任安坐觀成敗有兩心田叔傳

方寸亂見母子門

會心林木

簡文帝入華林園顧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間想鳥獸禽魚自來相親世說

狗面人心

劉勰陳書初過江王忱尚兄閑至夜聞郎中
更下史部兄弟事畢朗曰珠一物而一人
挾貳而才圓寶美而狠故非一心又一人面
物心者耳

水人石心

賈充曰此是人水人石心也

鐵心石腸見梁陸倕石闕銘門

一身是膽戰國策公孫衍張儀爭秦惠王前衍曰今
蜀王之國僻處西海而君之號令不行是王
之憂也臣願西舉巴蜀以廣王地繕甲厲兵
以飾攻具舉兵而臨三川之下塞轘轅缑氏
之口當屯留之道則王之國分矣韓之上地
非王之有也王若欲攻秦韓則臣願為王
收齊趙與國而約四王之兵以攻秦王曰善
於是張儀曰臣請北說魏王使魏王西面而
事秦臣因隨而舉甲以向魏則安邑之門
不啓矣王資臣車五十乘黃金千鎰以隨其
後臣必為王得志於魏魏王既得張儀厚
而信之乃倍從約而與秦連橫

一心道心

心之精神是謂聖人人心道心之異者以其或生
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為知覺不同是
已然而知覺者不同是蓋或生於形氣之私矣
苟無義理之主而一聽於形氣之命則人欲肆
而天理滅之矣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豈有
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
危者愈危而微者愈微卒之天理之公

朱元晦

有千以濟之一心之微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
守其本心之正而危者安得不危微者安得
不微也惟其本心之正而危者每聽於道微者
每著於理雖人心每勝而道心常主則雖
危而不至於陷微而不至於昧矣中庸章

求放心章句

大地變化其心孔之成人在我則主乎身虛靈
知覺一有此心應事接物之理具於其中非
強而後有也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操則
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以言其神明不測
也程子曰學者須是識得這箇了方能事事
物物皆窮其理蓋此心具眾理而應萬事
操而存之則其體常明而用常裕矣

尹和靖

人之心一而已危微之間不容髮惟是見得
道理分明守得志氣確定則人心每聽命於
道心而道心常為一身之主雖應萬變而
所以為應變之本者不過如此

張敬夫

手足

經書要語

十手所指其疾必死之屍之謂也

孝子慈孫三月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謂也

詩曰上之親下如手足之於腹心寧莫之報

幸而致焉與語大說以其蹇跌裁堪半丁

脚短三寸

庾玉臺希之第也希誅將戮玉臺子婦寔武第和令女徒跣求進閤禁不內女臨聲曰近何小人我日父門不應此前凶突入踐泣請曰庾玉臺帶因人脚短三寸當復能作賊吾但武曰堪故自急遂原玉臺一門出幽說

洗脚失財

梁陰子春傳身服垢污脚數年一洗言每洗脚則失財敗事云在梁州以洗足致梁州民

膝文不利

田承嗣倣狠不軌子儀遣使至魏承嗣西望拜指其膝曰爰膝不屈於人亦云久矣今忽公孫

失權方相

裴冏德長六而貌異于衆又病足張元一夏為失權方相

因蹇遊謁

姚崇為相張說憚諸鋭峻王中數宅日崇對拯使殿行撤屢上問有兄疾也對曰汝腹心云疾非足疾也

古今姓氏志

律詩

和周王瑞隆馬傷手　蘇子瞻

平生學道已聊爾況當復兒童仗自憐醉墜何曾傷內守西齋當為念先傳書空潮覓新詩隨把蠻行看樂事全費却老驅寫酒直大呼鄉友作新年

古詩

贈岳三適夜卧聞雨　蘇子瞻

長安大雪年來薪桂余稠寒安市照井斗水貴百錢我逃空谷孤城鳴鼯鼠將米如游珠食葉不敢煮二友裹漆及米時相給賤陰明灯一炊未盡地諦兩氣淨土夜車聲樂獨以醒裹沐猴

古今姓氏志

羅願

羅願顺也說文類顧謂之顺讀若

扣問髑髏

莊子使楚見空髑髏擊以馬捶而問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有亡國之患而為此乎語卒援髑髏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夫子談說之士視生為苦死為樂以下亦無四時之事與天地為春秋雖南面帝王樂不

前漢書

未葬牛死

列子遇齧缺於道從者見百歲髑髏攓遂而拍顧謂弟子百豐曰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

繫肩數十

王忠先因飢啖人五官將乃共從駕出行過家間死何令取道邊死人腨腸者忠馬鞍上以為戲笑觸異

卓生髑髏

陳留周氏婢名興進入山取樵憂見一女語之曰近在汝頭前日中有刺煩投之當有寧願不煩果有一杓椎頭聖環髑髏墮地高生目中便為投空內肩椎中以樊塞穿即於髑髏處得一連金指環扣冲之述異記

安青竹上

元和初市有販麻短女子長三尺許幽幽若有所求年可千忍萬忍終須決一場不放伊忽一日遇一小兒悵悵去其衣乃一青竹安髑髏耳炙輒子

雜著

髑髏說

陳王紀撰

曹子遊乎波塘之濵步乎秦嶺之陰憩乎涇陽之野經幽戎阻領見髑髏焉斑然獨居於是伏軾而問之曰子將結纓首劒陷田若乎將被堅執銳北服三軍乎將嬰丞固疾命頓仆乎將幽冥乎叩遺骸而歎息哀悅若有來悅若有存髣髴夢我曰子何以通情於是俾若有來悅若有存髣髴夢我曰子何國之君子乎既朽敗焉為且夫人者也生於性白角通子產曰人生則主於魂魄者也物者也魂者何謂也魄者何謂也魂消伝伝也行不休也動始化曰魂既生曰魄心之精要其終歸於魂地氣為魄魂在魄者何謂也魂者何謂也魄地氣為魄魂在魄者何謂也魂者何謂也魄地氣為魄魂在魄者何謂也魂者何謂也魄

雜著　　宋五

羊祜与鄒潤甫登峴山垂泣曰我百年後魂魄當登此山也
袁隨着已傷

招魂

朱氏曰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古者人死則以其上服升屋履屋而北面而號曰某復遂以其衣三招之乃下以覆尸此禮所謂復而不生則不生也如是而不生則不生而有禱祠之心者焉於是乃行死事此制禮者之意也而荊楚之俗乃或以是而施之生人故宋玉哀閔懷王冤死遂恐其魂魄離散而不復還遂因俗託帝命假巫語以招之以禮言之固為鄙野然其尽愛以致禱則猶古人之遺意也定以太史公讀之而哀其志焉若其論怪之說荒誕之志則若人盖已誤其識於屈原矣皆不復論也

聯幼清以廉潔守身服義而未沫主此盛德与長離讒佞而愁苦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予之巫陽對曰掌夢上帝其命難從若必筮予之恐後之謝不能復用巫陽乃下招曰魂乎歸來去君之恒幹何為不可以久此舍君之樂處而離彼不祥些魂乎歸來東方不可以託些長人千仞惟魂是索些十日代出流金鑠些彫題玄趾歸來歸來不可以止些魂乎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題黑齒得人肉以祀以其骨為醢些蝮蛇蓁蓁封狐千里些雄虺九首往來儵忽吞人以益其心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淫些魂乎歸來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入雷

人事部

眠睡

事始

睡爾雅曰也說文人垂目也釋名睡垂也垂坐寢候也

事類

[illegible]化其精神變化也莊子無夢也無知況也[illegible]
[illegible]功也順流也無知況也[illegible]
[illegible]髮鬢鬚鬢[illegible]二八女[illegible]
[illegible]北人以老婦[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臣足加趾
頭觸屏風
寢猶帝女
帝時常与上卧起嘗
衽而起
嘲師欲眠
寢中收縛
龍自立為燕王其妻數態愛又多見妖怪五年春龍妾獨在
便室舍頭子容等三人因龍卧寢共縛龍著牀告外吏示大
王斉禁皆使吏休
被酒坐睡
猴云劉氏嘗嘗謂舍內
酒醉後但飲酒嘲戲語事
嘗憑几寢
驚眠便所
魏武云我眠中不可妄近人亦不喜左右宜深慎此後
牀眠所幸人竊以被覆之因便所殺少
義皇上人
陶潛戒子書五六月北窗下卧涼風暫至自謂羲皇上人
我眠卿大
開明黃瓊造之若有酒輒潰明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
可去其真率如此
晉大將
許侍中聚顧司空知得
陳丞相便命入已帳眠
大將承相頭諸客門此中亦難得眠處
方卧起迎
謝遏聞安石當仰卧以公清談至夜
謝問訊公曰沒以謂前賊被恭曲意
晝寢書裙見書李門
眠睡知數
何祕為戍都令嘗眠睡甚覺悟便得數語或有所得知之無敢復欺者益部耆舊傳
行亦美睡
夏侯湛登山渡水閉目美睡同行聞其鼾声而不踐跌人謂
之睡仙續神仙傳
攝心無緣
寢上第四祖攝心無緣脅不至席僅六十年傳燈録
睡魔
降魔藏禪師傳秀師曰此無山精木怪汝謂祝魔耶傳燈録
皐息如雷見雷門
睡相
徐光溥為相嘗論時事大為李昊所
窘而已時號睡相外史檮杌
睡則米載
陳摶希夷先生每睡則半載或數月
睡一局見棊門
狂歌行
杜甫
與君行年校一歲賢者是兄愚者弟

名好雅勝長安秋雨十日泥我曹鞍馬聽公卿朱門未開
鎖我曹已到有相憐吾兄脫穩方舒暖不幾曉日驚啼
女哭笑我知身上須綸身中實今年愿我來嘉州嘉州酒重泥
繞樓二頭喫酒樓下臥長歌短歌還相酬四時八節還拘礼女
拜牢妻男拜牢悩山繫帶不掛身頭脂足垢何曾洗吾兄吾兄
棄許倫一生喜怒長任眞日斜枕肘纔已熟欲二卿為人

陳摶隱武當山後居華州雲臺觀多閉門熟或累
月不起居士宗好入禁中為尸試之月餘始開嗟熟
寐如故嘗對御歌云

臣愛睡臣愛睡不卧穩不蓋被片石枕頭輕衣鋪地震電擊
鬼神驚臣當其時正新睡閑思弥良因想范蠡說其西施你言
如何偏這三四君子公定早開氣爭如臣向青山頂頭自卧東
窓開君頭朝汝此皮囊一覺睡管甚玉兎東生紅輪西墜

昔有衣冠子金勳門希夷先生曰勵向遊華山欲見
先生先生睡未覺亦有道乎先生笑而不言答以詩

二章

常人無所重惟睡且為重棄此如敝屣知貪來心愈用堪笑壁世中不
至人本無夢其夢本遊仙眞人本無睡睡則浮雲煙如棄名為
藥毒中別有天欲知睡夢重人間第一玄

謫居三適午窓坐睡蒲團蟠雨滕竹几閑欹用此閑道路孰經到無何用鈎與手神疑夜禪躰適劇
見起一欠且久睡蛇本亦無何有身心兩不
如酒我生有定數祿盡空儉毫此為貧物至了不受謂我今未
悶希柬史

午寢

午睡

午醉醒來晚無人要自驚又陽如有意偏傍小窓明

午睡

蒼日陰陰轉牀風細細吹簾然殘午夢何許一黃鸝

宿杜家莊子

山頭井是溪中石井底泉通竹下池有客不眠過夜半猿聞山

雨到來時

車轟亭

紙屏石枕竹方牀手倦拋書午夢長睡起窗前然成獨笑數聲漁
笛在滄浪

書寢

紅蓮寺閣鳥語深樹綠陰清池白鳥双馬蹄名利客午枕夢成閑

蔡持正

兩狼翻紅

書寢

金鼎燕已來要深青風一捐扶千金駿掃盡庭花落愛益片
生未足六

蘇子瞻

睡起

斗北不記醒醉後似悲與熟睡覺後似悲與熟睡覺後似悲此心初不增非夢亦非覺誦
花撩亂飛

邵堯夫

齋居

青奴白牯靜相宜老罷形骸不自持一枕南窗深閉閉卧聽竹雨來時

深院

鶯兒嗳嗳掩黃昏蜂子輕盈簇粉腰深院下簾人未寢紅綃獨

架碧芭蕉

初夏午睡起

梅子留酸軟齒牙芭蕉分綠與窗紗日長睡起無情思閒看兒

童捉柳花

春睡

別院笙簫夢後春輝穿如蟬蛻一捐上夢纔楊

花千里飛啼鶯能喚起無人會簾櫳竹塞朝醒未肯休

楊廷秀

蘇子美

夢

事要語

古典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以日月陰氣壯則夢陽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陽大火而燔爛浮虛爲疾者則夢飛陰氣盛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盛則夢大火而燔爛平和則夢飲食肥美陰陽俱盛則夢生死交接凡此六夢者皆以其物象而觸其類也

古今事文類聚

夢遊華胥

黃帝晝天下之不治竭聰明盡智力憔然憂悴顏色黃瘠晏然閉

其所以而放万機退而閒居三月不親政事而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国其国无師長自然而已其民无嗜欲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无夭殤不知親己不知疎己无愛憎乘空如履虛若處牀雲霧不破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神行而已黃帝既悟怡然自得召大監而告之曰朕閉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而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国其国在弇州之西台胥之東不知斯去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所及神遊而已矣其国無

考室夢熊
崔上考室詩十月夢維何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
祥
——夢天壓己
初穆子去聶涿代及卑松過婦人使私為食而飲酒其行告
之故既而悔之而弗及也丙申卒于国氏既葬丙申立悼子
而見之曰余殺而不仁余又殺之宜伯曰魯其亡乎子之故
召其徒而告之且曰忘之宣伯曰魯其亡乎子之故幷有吾宗必召
女召女何如對曰頓之以不告而歸既正所宿使
宗之婦人杀其姑與其二子而逃其姑訴之公召其三子而問
之皆曰不知也既而曰其在某室其二子請往則皆在焉而
皆見之則所夢未問之名号之曰牛曰唯皆見其長使視之
——夢關
——夢鬬
——夢負山
——夢負前
——夢呂鉏
——夢周公
——夢與厲王
——夢與楚子搏
——夢與神鬬
——夢與神鬼
——夢與女鬼
——夢游釣天
——夢為蝴蝶
——夢神龜見龜門
——夢商厲見美女門
——夢游釣天
楚子成蔡侯之弟般之諸侯落之亡宇達蔡侯召公二卿往
夢帝予商均實沈臺駘相土烈假以大正其後將興于汾洮
襄公問焉對曰君不祭行襄公適楚如夢周公祀而行今
襄公實如楚其不行乎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
以道也襄公適楚而卒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昭
夢黃熊
鄭子產聘于晉晉侯嬖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
三月矣並走群望有加而不瘳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
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臣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於羽山其
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
者未之祀也子盍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
而子產以鄭伯之使有聞于晉侯之夢康叔謂巳余將命
而予得與孔悝鉏之盾孫圉與史朝見孔成子告之夢漆
故立子
衛襄公大人姜氏无子嬖人婦始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巳余
立元余使羈之孫圉与史朝北面于門宅而於北門巳亥必立
夢游釣天
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及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
遊於鈞天

魏文帝以周宣爲中郎太史管有問宣曰吾昨夜夢見鬼物其占何也宣曰君得美食耳有頃出行果遇藤後又問曰昨夜復夢鬼物何也宣曰君隨車折脚不戒之果如宣言後又問曰前後三時皆不夢也聊試君家天火當善護之俄遂火起諸宣使言故與眞夢無異又問宣曰三夢狗狗而占不同何也宣曰狗者祭神之物故君於夢當得飲食祭祀既訖則狗狗爲車所礫故中夢當隨車折脚車鑣之後必載爲燔故後夢爾矣

夢筆

夢破心

夢剖腸 事見文苑章

夢雙陸 見博物志

夢父類子名見小說

夢與臣別

魏證疾太宗夢再證別既寤流涕是夕證卒故曰君易操即與文云昔高宗得良弼於夢中朕今失賢臣於夢後

神祠詔夢

夢寇遊華山祠祈神自卜夜夢老人謂曰君年踰四十當步步登華山祠祈神自卜夜夢老人謂曰君年踰四十當步步

夢手捧天

續著

論夢生於想

衛玠問樂令夢云是想樂已形神不接豈是想耶衛玠因也樂曰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持蠟燭於背無想無因故也衛悟不得成病樂爲解析即瘥樂謂曰此兒胷中必無奇胷之疾

東萊呂氏曰形神相接而夢者世歸之想形神不接而夢者世歸之因之說曰因羊而念車因車而念蓋固有牧羊而夢載吹曲蓋皆矣是雖非今日之想實因於前日之想故因與想一說也信如是說無想則無因無因則無夢舉天下之夢不出於想而已矣然拘攣之貌於牛未至之前其人夢公強之名於強未生之前其來出於想乎果出於因乎雖然是樂廣云九原吾知其未必能判其議也博識

古今占夢

漢藝文志占略雜占十八家以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甘德長柳占夢二十卷爲首其說曰殷周有其官周礼大卜掌三夢之法一曰致夢二曰觭夢三曰咸陟鄭氏以爲致夢爲告氏所作觭夢商人所作咸陟者占夢之很周人作占而占夢專爲官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正以日月爲主以其別曰正曰噩曰思曰寤曰喜以觭參冬聽之以陰陽之占夢之正以日月爲主以其別曰正曰噩曰思曰寤曰喜以觭參冬

壯猶勃畎幽非困而何言訖而卜昏思將時主人方蓼蓼翁乃探囊中梳以授之曰子梳吾梳當令子榮適如志其梳青毳而齒其兩端牝牡既首就之見其毳漸大明朗乃舉身而入遂至其家數月娶清河崔氏女容貌甚麗生資愈厚明年舉進士登第釋褐轉渭南尉俄遷監察御史轉起居舍人知制誥三載出典同州遷陝牧務節亦州劍河南道採訪使徵為京兆尹是歲神武皇帝方事戎狄除御史中丞河西道節度大破戎虜振朝册勳恩禮極盛轉吏部侍郎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為時宰所忌以飛語中之貶端州刺史三年徵為常侍未幾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同列復誣謗將致大辟父結圖不軌下制獄中官為保之減死投驩州數年帝知冤復進為中書令封趙國公生五子有孫十餘人後以年逾八十病漸篤盡室大會賓客其侍十人悉秉燭侍側燕寢而卒

翁謝生曰人世之間亦如是矣生恍然良久謝曰夫寵拳之道窮達之理得喪之情盡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豬首再拜而去

陳翰

大槐宮部

淳于棼家廣陵宅南有古槐生蒙飲其下因醉致疾二友扶生歸臥夢二紫衣使者曰槐安國王奉邀生隨二使上車指古槐入一穴中大城朱門題曰大槐安國有一騎傳呼曰駙馬遠降引生升廣殿見一人本素練服朱華冠令生拜王王曰前奉賢尊命許令女瑤芳奉事君子有仙姬數十奏樂燔燭引導金翠步障玲瓏不斷至一門號修儀宮一女子號金枝公主儼若神仙交驩成禮情禮日洽王曰吾南柯郡政事不理亟卿為守勑有司出金玉錦綺僕妾車馬施列廣衢餞公主行夫人戒子曰汝子郎性剛好酒為婦之道貴在柔順尔善事之生累日至郡

財貨部

職曰濁世貪夫則曰憂飢憂飢奚若貪獲財貨財貨將至憂在可離或戚或飢乃玉乃金戚可親於飢可玩於敗斯銘以數今昊

律詩

疑夢

黃鶯啼屋處喜莫計愁離浪苦辛黃帝孔丘何勤問安知不是夢中身

春夢

昨夜春風起遙憐美人湘江水竹上片時春夢中行盡江南數千里

夢

黃梁欲熟且留連說道春歸夢已仙蝴蝶豈能知此事蓬萊清淺任飛

王介甫

岑參

王維

李瑩

隆晩花前　書定林院題　王介甫

竹雞呼我山華發起戴簪纓擁爐試問道人何所夢但言渾忘不言無

書懷

三年衣染蔡城塵擁傳江然愧古人明月滄波江萬頃扁舟長載夢中身

絶句　王介甫

青苔滿地初晴後綠樹無人晝夢餘惟有南風舊相識徑開門戸又翻書

書御史臺壁　劉貢父

清朝無事讀章疏多病長年卧道廬洞悵平生不如夢春來三度到僊居

絶句　陳朱

別院深深夏簟清石榴開過小窗明起來慵向人人笑時有黄鸝三兩聲

絶句　蘇子美

笑

亞笑也哇大笑也呴笑貌欣笑喜也嘻文莞衎而笑義通嗢噱終日狂笑也粲康琴眼是故四之注哂介然笑其爲物輕而浮也莊子俯而捻之盧胡而笑發起貌傳緊缺甘笑左取適爾而笑貴賤笑言啞啞卒莽撫掌歡笑晉武紀撫掌一笑盧胡絶倒成掌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老子新論曰閩東語曰人聞長安樂則出門西向而笑論衡人生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病瘦死喪憂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

笑人寂く 朱志氣閒門
大笑污幘
魏太祖為人佻易无威儀每与人談論戲笑竟朝不死所隙及
歡飲大笑今以頭沒杯案中者諸賓客皆起污坐幘皆別簿
李翺
孫綽
蜀譙周游觀於東市逢許靖周不與語靖追謂之曰昔
司請雅笑者笑己孤尚不能忍況左右耶
嗔笑不同
宋謝莊代前廢帝誄文部曰書陵教不可犯莊有嗔容讀笑答
之時人語曰嗔笑部嗔而与人不睬謝吏部笑而不与人交
死怒舒笑
孫登性无恚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登疾出使大笑
樂廣謂已此事人笑指公羊太子齒冷无多少也南史
笑中有刀
李義府容貌溫恭与人語必微笑而狡險忌克故時人謂
笑中有刀
恐婢妾笑 見閨房門
——
笑比河清
包孝肅端拱未嘗有笑容人謂包希仁笑比黃河清
笑面似靴皮
山元均在三司深厭干請不欲峻拒每溫顏強笑以遣之世习
作三司使數年真笑得面似靴皮 見靴支靴門
雅謔

三笑圖贊 陵見排悶門
彼二士者何為忘言虛懷一笑其樂也曠此小童蔡庶知旅
陳客何知水復繫熱乃生紛論何鄙何高其笑未知孰賢
答王載書
韓退之曰唯陳言之務去假令述笑嗔之文曰啞啞則易言之矣曰豁然則毀梁子言之矣曰傲爾則論語言
班固言之矣曰轟然則方思言之矣吾於前文何以異
——
嘯
李翺集 見本集門
倚柱而嘯
其嘯也歌 注 變口而出声也江有嘯吹声 蘇子瞻
——
蘇子瞻
倚柱而嘯
唐潘孟之女適將來商人倚柱而嘯傍人聞之心莫不為之慘
晉謝安每遊山必使人隨後之遊曰何嘯之悲也子欲嫁乎吾為子求偶潘安仁女
曰吾豈敢乎嫁之故而悲哉安吾君子少安 見門
仰望嘯
後漢成瑨為南陽太守委功曹岑晊郡中謠曰南陽太守岑公
孝單服成瑨仰望嘯
——
龍長嘯
諸葛亮在荊州遊襄沔間隱居常抱膝長嘯
岸幘嘯詠
謝安初渡海風波甚安而馬猶相作安徐謂之好在溫坐岸幘嘯詠無
異常日溫曰我方外之馬
掀鼻長嘯
桓管穆使人要廬山一見一人謂之曰君過前嶺必逢二年少相

隨長嘯試要問之人有與言者可述其此人過輒果見二年少以杖挑桌長嘯歌數闋聲呼不與言揖陽訖

倚挑長嘯

王冀字世將倚挑杖長嘯神氣甚逸王導謂庾亮曰世將為傷時識事亮曰正足舒其逸氣耳

蘇門長嘯

阮籍性樂酒善嘯詣門數百步籍嘗踞嘯歌酣飲日若時蘇門山中忽有真人在焉籍則往尋其人擁膝頓遂登其頂從之共坐相對籍乃為嘯意盡退還半嶺，頗聞然有聲若數部鼓吹響谷傳震人之嘯也

登樓清嘯

劉越石為胡騎所上城中絕糧聞人吹笳嘯聲越石登樓清嘯

逸群公子躭奇好異徵世志榮經華人事於是延友生并同好精思命文至樂研道德之玄奧通跨俗而遺身乃慷慨而長嘯發妙聲於川原數稟音於皓齒抑揚而清轉氣冲霄而靡遏協通韻於流徵嘯遊響於公商其文成乎鴻聲

穀菽部

穀

禾　稼　黍　稷附

（九穀二麻生九穀鄭司農注穀謂稻黍稷麥菽麻大小豆也）

大小麥周禮五穀六穀九穀之膳食用六穀鄭司農注六穀麻黍稷麥菽大小麥周禮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鄭司農注五穀麻黍稷麥菽稻之總名稻者既種之總名穀又百穀皆熟爲有年穀梁傳文穀其衆也始播百穀上言百穀下言衆也八月而熟得時之中故謂之禾說文禾嘉穀也二月始生八風和氣以施生萬物應節而長大風順禾以成五

一華九穗

光武生濟陽縣今是城縣界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因名曰秀

泰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傷閔宗之顛覆彷徨不忍去故作是詩也

先黍後桃

孔子侍坐於季公公曰語用仲尼先黍而後桃具黍以公說桃在右侍坐以雪恥也仲尼對曰丘聞之文黍先王以爲上盛心古六而設九今以下設之是長幼同之也君不如從之公黍先桃不悅於禮以下設之是長幼異之也君不如從之公曰善

盜割黍粢

見甘門

既黍十畝被盜割其禾黍竊因所植而之

見甘門

薤著

賀嘉禾表

嘉穀順成雷照昭格天人合應遂同心中貿伏惟皇帝陛下

睿德廣運神化流行植物知仁祥瑞悉臻聖靈感不爰於其茲

谷用孳於生成蓂莢隨月而朔南之被澤休嘉克叶見天地之

同和六穗興於漢臣異畝所以周室於是中形外表殷周隆

古詩

悶黍

李紳文集

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

鉏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

田家詞

牛吒三耕田禾二旱塊敲牛蹄趵趵種得官倉珠顆穀六十斛米糵二月舂簸車轆轤一日官軍收海服騎牛駕車食肉歸來牧得牛兩角重鑄鍬犁作斤斛始春婦搗簡促舂不足歸賣盡農兒有兒牛有犢不遣官軍糗不足

野老歌

張籍

老翁家貧在山住耕種陂山三四畝苗疎穢多不得食輸入官含化爲土歲暮租犁倚空室呼兒登山收橡實西江賈客珠百斛船中養犬長食肉

雜詩

觀稼

楊萬秀

平疇行都整花禾遠已甜根肥黃倩苗綠秀風攪平雲

陣亮氣滋田鐮小趁木把滅高摩却低遲

米

粟也

見甘門

見甘門

承民乃粒生米食曰粒者稻之而不爲米也

見甘門

米之言也嘉穀實也粟之爲言續也相續生實故也說文以米粟者總名契獻米者擇量鼓曲孔雖有粟吾得而食諸爾語下米粟非不多也公孫丑篇人繼粟万章

問新來糶老夫粟與舊東海杜門故人供飯米

注曰糶出糴者也乞米助儉饑孔公白露節黃粟社酒熟共歡開黃梁社

食粟

禹親負米

子路見孔子曰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菜而爲親負米百里之外

食貴於五
謝奉謂楚王曰楚國之食貴於五
見謂見門
東方朔言臣若無用宜棄捐於
棄長安米
棄捐園米
棄市肅以振窮士為務見困人數心周施為居第
故為作肅所生貧狠肅不自
在知其奇也遂陽親近之
棄長安米
見全琮父子為在陽守使琮
士大夫文王惠而還采奇之
棄米折腰
陶潛既為彭澤令郡督郵至縣
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
不受米
王倫載米一船至程令送米一船答曰王高陵飢自就
謝仁祖答食了復問胡奴米
有棄米
諸葛恪出
諸葛恪出為丹楊太守人有餽
之曰食利薄幸不煩此
棄雀鼠
沈弘平為新安太守遠家種秫
幸問其故答曰鼠雀都守人有餘新米
之曰食利薄幸不煩此
棄我去
梁鴻共妻適從山金還載米百五十石有人薄賊三十石至
米五斗
千米取佩
孫悟幼少孔子常得米數百斛為
不必受也
二米
顏回之米於孔文夫悟五斛於生事孝家食粥而已數月今
文選注用嘉應
盜米為酒
陽城守道相率送米數斗酒醉臥于路城與米酒之故
米酬乃知之以語文學通古謝城上賓也
盜粟預資公下書粟
武王發粟於商容式其閭
不動聞事
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以臣弒君可謂仁乎武王東伐紂叩馬而諫曰
欲行之通鑑也東觀記曰衣輕裘五國之世君子恥急不繼富
得粟與鄰
子貢使於諸侯魯君予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鄰里鄉黨乎
小收大收
山濤子簡大夫收賦於民以大
斗行隋於民山此得廣銀心田之政
父大曰出於以小斗收之以大斗受之其粟子民以大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
於斯二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
民無信不立
梁鴻共妻適從山金還載米百五十石有人薄賊三十石至

吾君飢使之糴於秦秦於其輸粟於公命之曰汎舟之役三
閉糴無糴
晉飢秦輸之粟秦飢晉閉之糴故秦伐晉晉侯使韓簡視師役
曰出因其資入因其糧以食其粟一旅而無糴是以來也
移民移粟
梁惠王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凶亦然
鄰國之粟
鄭飢而未及麥民莉乏以子袁之命餼國人粟戶鍾
貸粟賑旱
莊周往貸粟於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貸子三百金
周忿然曰昔者周之來也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
周念然已若乃言此亦如是旱索我於枯魚之肆
獨客糴粟
宣曲任氏其富數世人不得而知也然而能以財雄關中
粟貴漢招四方之貧民入粟塞下而拜爵一級
增秩者粟
鄧通鑄錢邓通數巨萬文帝嘗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
通鑄錢日多轉以聞於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除罪
陳粟相因
武帝太倉之粟陳腐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衆庶
征伐之事不絕兵革屢興轉漕相繼為捄粟都尉

古詩

伐檀來於如何河
梁家鴈鶩鴈突谷無晨炊大貧若小貧交能不相哺乎存類氏

梅堯臣

貧居乏食思舊遊
貧居乏食思舊遊
貧居乏食思舊遊

紅鮮

杜詩玉座足晨炊紅鮮任霞餃紅鮮點玉飯紅潤之芦又收稻詩云紅鮮終日有五粒未吾膓

豆 麥

菽者衆豆之總名物理論大豆菽也小豆荅也豇角豌之類也

豆花

來牟麰也麥也麰麳也麥也麰麳也麥也麰麳

董向陽綠葵含露白薤負霜秋韭冬菁　蘇
菽紫蓋排撒羶腥並南都賦頗繁編集之菜可薦於王公五我
有百畝亦以種冬葵八月斷種七月收伊何維葵及菁
爾雅秋之月命有司趣民收斂當桑之月趣婦女蠶事
如也　疏十月膽土酥如練觸之大人喘
又謂之冬仁成名中心生白蕊謂之瓠米其苗中有黑者謂
之龍葵至後結實丹雕胡黑米也　本草
生於山者名山藥蔡名土延　陳藏器人家作畦
名蹲鴟
摘我園中蔬蹲鴟旨且腴　陶潛
空令卻馬鞍　自注稀菜出
兩莖春韭並檐隣舍與園葵　園蔬抱金玉　夜
玉人憐我長蔬食走洗府珍自不營　山谷
城上吟淨如練江上鋤人白似雪　盧照鄰
蓼茂白露下霜前採之以為羹　曹植
追予樂於東谷吹於蓼渚　東谷蓼渚之名
之菜為職貢有得其和者流作金玦色南人作鮓蓴以鱠米熬
擣為末并研胡麻和釀之石逕令熟蓴既甜脆汁亦酸美甸楚
間時珍

山舍菜米飯野菜漉葵羹　博物志
朝夕勤灌溉　曹
葵不多食
孔子不撤薑食不多食

飲蔬飲水
孔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
薑不多食

撰菜
空花鍋於陳菜之間所向懷菜又曰頗回不茹葷三月薤引
段其園葵
公儀休為魯相食於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不與人爭利
巧逸織葵
感秦宓女曰昔公子重耳霸諸侯桑谷五穀俱收國富民豐
終歲不聞葵味詩見要訪門
服食門
陸通字接輿躬耕以食楚昭王時政荒乃佯狂而去
伶倫以為仙
食手蔵葱
徐熙見親武武伐曰先生居山林食芋栗飲葱韭以資
家人公已夫　張
卓氏之先遁人秦破趙遷卓氏之富擅鐵山鼓鑄運籌策
踰邛至死不訴乃求遠遷致之於臨邛　蜀記曰臨邛山
追予樂於東谷吹於蓼渚　東谷蓼渚之名
張騫奉使窮河源大宛貢葡
自食菜羹
後漢崔瑗受上好資粳糧積有陽曜精擇米澤手春舂
食來客而已
屠蘇飲
後漢宮來當蘇食焉器
留侯辟穀
蘇峻之亂庾太尉南奔見陶公陶公雅意重陶性儉吝及食
飯畢便取所餘粒還裹飯訖餘粒悉著坐間取之以為常
陶曰陶間用之何為度公旬故可種於是大歎

菜名避諱

有蔡卿者父諱純遂呼菜爲蔬又有七
人聘齋上客郎中夢想問所出今所食者綠葵甘鮮
勸食菜見食物門

野人獻芹見蔬菜遺門

秋風思蓴見蔬菜遺門

挑菜傷指

宮挑菜傷指大啼因自解髮槽不敢殺傷故啼其文數聚

燕用菜果

柏溫性俭每莅唯下七菜而已

常食唯葵

吳隱之爲廣州清操愈厲常食不過菜及乾魚而已

太官常蔬

梁武帝太官常膳唯以菜食老菜

菜食老菜

齊江泌性仁孝食菜不食心以其生意推食者菜而已

未嘗食心

梁周捨七歲對賓客與菜子戲語及嗜好子戲云從來未嘗食
葵唯應聲口孔指不啟取葵乃不嘗一座皆挩

啟口爲葵

梁昭僧珍爲征虜將軍封平固侯其先以販蔬爲業及僧珍貴
其兄子乘業來官僧珍不許曰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求但當

速歸墳畝耳

爲官種菜

梁蔡撙爲吳興守不飲郡井發前自種白菜食以爲常與語

及菜之清供自樂食惟筍非蔬猶非菜
謂廋郎食筍十七種謂一種非一
而俗食菜無肉止有非蔬韭類葵客
食十八種人問其故元休曰二非十八

春韭秋菘

秋風隱仲山王修謂仁傅在山中所食答曰赤米白鹽豉
菜羹又問何者最佳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

宴壽不食

周宣帝沖幼食毛羣逼之生蒜許訴曰我欲自噉耳今更作
噉耶受而食之長高七寸

噉蒜長高

李文公謨有酒明晚瓶竭雖故人夜訪
謂之瓶罄必餐其非凡人夜訪

蒸詞嘉元食時門

崔寔論大

仲海處士家遭天者爲事煩悉留於郊一日種菊姿俗傳
主人曰漏報語則茂速去撥遠客謂曰夫婦一道人倫之重天
云不然主曰忽有客至留其子事之子執箕帚曰大人已曾上
閣客知曰館閒門戶嚴急則曰負擔往來客知曰館閒門戶嚴急則曰負擔往來

咬得菜根

汪信民嘗言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胡康侯聞之擊節嘆

食粗得蛙以下俗鑑

楚王食炙蛙而得蛭因吞之

韭萍簌

石公不為之作且粥味薄腹空難熟據作孰時味客來但作白粥投之甚佳簌之持韭根丁云且至難熟據作孰時味客來但作白粥投之甚佳簌之持韭根丁

難以要街耳

蔥汁為羹

太宗皇帝命蘇易簡講文中子有拘素澹于食經漢冬秋之說　上因問食品何物最珍對曰物無定味適口者珍臣止知蔥汁為美　上笑而然之

中霤一簋至重連明粉根昆此時白鯽上聚仙翁為膾風味殆恐不及蔥汁作不堪先生傳記其事因錫采果中　上笑而然之

僧文瑩玉壺清話

菜生異花

菜生異花之類遇旱其葉多結成花如蓮花或作龍蛇之形此尚世無足怪者凝寧中李賓客及之知潤州閱中菜花忽成荷花仍有一佛坐于花中形如雕刻莫知其數異乾之其相依然或云菜者之名奉佛甚誌因有此異

陳去非

吾聞呼公之田不墾不耕麥播種斗可獲連歲食漂漫之水孔孚天地之至精蛺蝶夜蛻蛹衣埴之腴變白虹之美當此玉之成玉公大人方以留朝衆之餘榮速百壽之算盡假此玉之曲成玉公大人方以不負宝中之法未試飛刀之雷火鴻拳石而陋梨枳之生囊中之法未試飛刀之雷火鴻拳石而陋梨枳

寻春江沿其波清逸超塵眼於海明擅人間之三絕之時勝而香清搖盃而笑領收少福之新

今時無酒糟紫蓋之掌沐驢背蓮之絲吳蒸槳之行清
床之寒輪圍鴻鴨之風樽俯龍虬之立波漿熊蹯之熬蜂蜜蚍
蜉之酒魚鮓子今搜魚濾細分稚子欣初奉
分小兒以至大華之鵝黃河之鯉波淩之玄魴越之鼓角江東之蓴鱠均之雖蘇龍鶴柈湖加皮名器紛
綸沈元淮雜注吳溫涼乘分士衡羊撰九品調味得算合開爽
心宋適解圍有聚餞之設歌酣轢金之具獻分二文 雜陳更
進可以終夜文園之渴療自隆之飢彼其老而逾壯少
而已可煙有辦七之漫 湖陶幽人之安回脫專當高逸而勤質
若霜松之而變形海不爾乎一嘯翔首數乎思宜邪高吳松而
纖麥然之疏也進不榮於朋儕退不憂乎酒削胃脯
之細雲散薄乎夜話之物風發談笑乎朝吟之勝難森鉢其
重而食方文帝何明月不照其然宜然諸馮
其道可知已見默而 明其然宜然諸馮

次韻行元簡送 黃庭堅

見嘗於肉食之間而註名於不立
而不遇所出之後而遂忘於名之不立
尚道義信能改過而勉強為將節為其
七束勁孟金玉分鵬行

題畫梁 趙孟頫

不可使天下之民有此色

古詩

題張處士梁園 馬遵

拂地桑柘間地肥梁常熟
次劉秀野疏食 韻 宋元晦

乳餅

清朝粥蔬澀乳餅有真味李用粕糜繁熙粥晨昌

新筍

循循江上林已日晴風雨下有高五乱三文山寒生
紫蓴
誰能千里命駕此地扶上下使李商叟翁風鱸謝那許
子鹽
薑云能損心此說詎與蟹請論太機功神明看放箸
茨筍
裹荷化塘風渠自長翔翠心一飽餘芹得粉數軟
南荷
黃龍記昔遊園客有佳遺不為俗生吟輒食時摧鼻
蓴菜
章有真性詩根菜洞封陽夫曾一嗅感慎不能休
茅耳
疏鄉吟白雲味不所資洞封陽夫曾一嗅感慎不能休
雞冠
紛敷明春雪洞摧玉春夜覺病文園吟餘得漆銀
芋魁
灰對照凶年正得歸鴨力堪練種高華新壞奉朝食
筍脯
南山春筍煮鳥里打沽腊不落盤食中令知綠如蓑
豆腐 世傳豆腐本淮南王術
種豆南檐勿動心已過早知淮南術安坐獲泉布
白菜
閒說閩風荒瑤田產玉芝不救生衰盛論詎相宜
園蔬十詠
茭白
劉秀野

秋風吹折紫蒲玉露芳根應傍鵝池發中掘河墨蔑

芋

分得蹲鴟種連根占野居地腴曉炊抽玉糝深挑探模糊

韭

肉食謀三九絲怜氣味仍美一線解瓊瑤牙有佳人齒

蓼

滅爺熟輸前香清味似蓴絲頒滿盤姐妓勞下食嘉賓嗟

芥

葉實抱芳辛氣烈銷酒滿盤姐妓勞下食嘉賓嗟

松

周郎受脫衫對客家稱賞今最喜鵝新小嚼冰霜響

菠薐

金盞因形號盤時色愛偏楚客莫教謂

[illegible]

新芽肌理滑映日淨如空怜伏勾牧指采采靡淺紅

蔊菜

寄聲穿根菜菊苗絕經如何純白學近蒼染微青

苦益

雖無適口味淡益功能止兩句不甲

杜甫

崔公蔬之常隨事設菜破堰數畦間何組功易止英名不登盤言忘多池耳

種高苣

坪室惜埋泥洋野莫迷汝來宗生實於此因知邪千正施抑至

沒商中園陽前公宅園水為取發于白玉蘇藉以如霞綺莫地

無所施胡顏入佳館

於劉原父寄贈益

梅聖俞

名園吹家城千陌等封侯斷篇燕去前龍菜非藉花無助假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田園雜興　范至能

桑下春蔬綠滿畦菘心青嫩芥臺肥傍籬拙婦供晨飯
頭戴筠籠過柳溪

海雨江風浪作堆時新魚菜逐春回荻芽抽筍河豚上
花石自來

梅子金黃杏子肥麥花雪白菜花稀日長籬落無人過
蛺蝶飛

撥雪剗來蔊地菘味如蜜藕更肥濃朱門肉食無風味
常菜把供

蔬菜　揚雄秀

蓋曰文辭聚受辛子才爲祖菘爲孫勸君莫謂獨醒客
陽杜婁人

隱者柴門內畦蔬遠近舍秋盈筐永露滋不待致書求
色圓潔五筋眼裁多閑腸吟味暖併無憂

和七兄山蔬遇　黃庶直

廚人清曉獻嫩綠正是相知洞渴時能解飢冀勝湯餅
味突薄頗打消心雨如鼎亂眼睛空看上題已覺塵生俗人并
擬詩終日不須此不須詩

山蔬　朱元晦

惟采枯葉粗瓊英小劉頃畦可代耕秦豹於人儘無分
此不須生雪饒但使人長健石鼎何妨手自烹欲識土延無
說盡論蜂蜜與羊羹

春山策杖　揚廷秀

庵鳳京龍世浪傳誰啓熊掌我無緣只逢筍蕨林邨日便是山

林出貴人何子長青新脆錦小兒爭采勝金銀
劍一時不論不直錢

高中外人家岡菊來賣紙人問將笑無此味大上酥

雲子舍甘土出新來美新茶碧如綠陀忽得如泥足下貴公尚露甘須糜
出鏡劍能寒未遍古詩玩卜得者

食蟹　陳去非

君不見朝中宰有鼎一坐相圍藏指八百餅十忠飢寒求免
瘦死已足安不足伯龍平生受鼎食無錢可使但見饞仙當與
作鼎仙若換使泉終夜哭詩中有味都無肉一哦三歎腹
腴吻噴不平鳴銀甲鐵爪生擒活水煮不煩鹽醬手劈蟹
魚螯向足尖點生姜橙虀可憐坐此窮老矣不忘南

九月十日夜和家人共賦時菊黃小墨大磨淨瀝罷真松綠
非濃著眼大判得累千錢妙只隨心足直須一日閑
直須一日閑了而今有閑了無事臥曙日曲窗深被堪坐
綠月野作大重護不敢折時晉人仕冬日有貴賤百花開時促
高會劉伶病酒相如渴長安大肉何由遇東籬此際價千金不
數淵泉柳下惠和羹傅鹽梅宰相調如渴長安大肉何由遇東籬此際價千金不
數淵泉柳下惠和羹傅鹽梅宰相調

詠蟹　楊廷秀

便郎晚於菊含金城上酥玉雪初凝蟹中如有體
點以團臍金井銀床水清淺雪山冰谷鹽輕庖秋風一月釀得
成字日落千江朝復夕如於吸盡那可數十年
愛汪洋浦一夜飽飽肥史部雖風味二蓬萊同死生

松

其在人也如松柏之有心也故貫四時不改柯易葉凡記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語祖孫之松

蜀宮殿名曰萬歲樓下種一松柏亦千歲之松下有琥珀淮南子說山訓松脂入地千歲爲茯苓上有兔絲蓋

之松不合併生之松相去數千株切交時如龍鬬大庭園有疑難庭立長松數十株每聽訟輒晴眼瞋狐松而盤桓園歸來訓大松千歲其精化

爲青牛爲伏龜萬山記

贊云淵松是處淵自松高有松露潤身杜勉色不改節勁心淮南子說山訓松葉長松葉短松樂安得亦脆路管非杜秋熟

偃蓋久定蛇鱗井杜疎松隔水奏笙簧杜疎韻秋城二凉陰夏晴一日定松鐵化七旬繁蠹乾白曼婆影搖千尺龍蛇動声撼半天風雨寒同上

食松實

食松實能飛行如足馬以松子遺亮三不能服時受服者皆至三百歲列仙神仙傳

秦封大夫見泰山門

夢松爲公見蒙門

墓前種松

徐孺子墓在郡東時杜牧爲守於墓前種松寓章記

齋前種松
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時人曰張湛屋下陳菀
三逕松菊
陶淵明歸去來辭三逕就荒松菊猶存
如干丈松
和嶠庾亮見之嘆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磊砢多節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
七松處士 見隱逸門
大松百章
秦系結盧泉州九日山有大松百餘章俗傳秦時所植
松菊主人
韋表微授監察御史不樂閑吾將爲松菊主人不愧陶淵明云
夾道植松
晉志漢武帝夾道種松以蔽敵毒閭人至今賴之 都志

雜著

植松論
楚國主人嗜材峯異有樹美松千庭蓄培沃七灌甘澤根柢深固柯葉暢達居三十年起盈尺挺於果丈始建節大於拱把高峻傑然若陵重霧末人方凝睇結念門是可采之奚將行斧焉客有過之者曰噫其甚也是未有憂雲之安有措庭之扶編墨太速恐天其理今植于庭除之間充耳目之亂尚見抑近紛色不振若植於高岱之間流灑之華注於內日月之光薄於外祥寧啾啾其下若岫重復奚伏蜿蜒其上流泉湯鳴其下若岫重復奚伏蜿蜒其上流泉湯鳴四起声掩笋籟是時也當境勝神王拔地千丈根實黃泉摩青天則可以柱明堂而棟大廈也豈遐矚之百於此而邪植

摛綦撩哉主人曰客言雖閎而無羣然余終能大之矣
植松圖讚并序
陸龜蒙
有道人自天台來示余植松圖拔之甚峻人目根盤十歲穴之內輪囷偃仰市上身大數圍而高不四五尺磊磈然蹙縮鉄鈐不服枝枝不服節有若龍蛇搏攫狀士因縛之狀道人曰是何奇植之如是乎余曰草木之生安有植耶苟肥瘠得於中寒暑均於外不爲物所凌折未有不挺而茂者也況松柏乎今不幸出於蕞窕之內雖止性不屈而力與石鬬卒不勝其壓擁勇鬱遏仓憤激訐然後大龍蛇於形貸天下拍之爲怪木吁豈異人乎哉天之賦才之盛者蚤不得用於世則伏而不舒董燕沉酣日進其道摧摩勢奮卒不勝其阨號呼呶拳發越赴訴然後大奇出於文彩天下拍之爲怪民鳴呼木病而後植不植不能圖其真人病而後奇不奇不能駭於俗非始不幸而終卒者耶道

人曰然爲我潛之潛曰
松生陰陰嚴嶽穴槭粉半木快卒以爲植擁腫支離神羞鬼疑道人皆嗟卒傳其奇或植於形或奇于辭吾爲怪魁是以讚之
古詩
商山臨路有孤松往來斫以爲明好事者憐之編竹成援遂其生植感而賦詩 柳宗元
孤松傳墓蓋託根臨廣路不以險自防遂爲明所誤幸逢仁惠意重此清霜護猶有半心存時將永雨露
松 魏劉公幹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風勢正悽悽終歲常端正豈不懷霊芝松柏有本性
栽作種松 蘇子瞻
我昔少年日種松滿東岡初移一寸根瑣細如揷秧二年黃菀

下一一猶麥三二年出蓬艾滿山散牛羊不見十餘年徒依北
苑尽夜風波碎朝露珠璣奇我欲食其膏已伐百本桑憐此
桑根人事多乖迕神藥竟渺茫揭來齊安野夾路栽松柏龜
蛇窟不惜斤斧斫纔未得扶荅日當拾流肪爺發百出入成
然散飛霜搗死三旬依漠漠五穀腸青骨凝綠髓月田發田光
白髮何足道要使雙瞳方却後五百年騎鶴遼故鄉

種松　　蘇子瞻

春風吹楠林亂葉飛作堆荒園一兩過戕三千株青松種不
生百株望一枝一枝已有餘氣力移栽野人易況乘云自昏
徂除魯人不知貴萬錢求一拔槎牙老蛟龍飛青煙東縛向一車胡爲乎來哉茲然
解其繩清泉洗淨埃枝葉偃尚困生意未肯回山僧老無子養
視如嬰孩冬其荷花龍裂山石直斡排巡雷我今百日客養此千歲材徒令无消息

松　　唐魯直

白小枸山深草裏而今顧覺世逢高時人不識凌雲木直待後
雪向工者

小松　　杜荀鶴

實於重山傍土松之取易明
虹加深海不必參天千丈後南山應嗟無地逃斤斧豈頻爭
明燭火間

詠古松贈子瞻兄採於匠石充棟梁之用況肯區區與

松　　于武陵

入市雖求利於君意獨真風霜凌棟幹雨露潤根鱗豈與
雪落花麗小春長安重桃李徒染六街塵

松　　白居易

偃亞長松樹侵臨小石溪靜將流水對高共遠峯齊鱗甲龍
皴盡花幢雪蓋低與僧清影坐偷詩夜雨凄猶依為舍閑行繞作蹊株株
是樹深藏掌中翠

古松

森二百株百餘尋高入青與不附林萬壑風生成夜響半山月船出秋陰五田舊壤栽培力自得乾坤造化心廊廟之材應見取壯無良匠勿相侵

萬松亭非唐

麻城縣令張徹植萬松於道周以莅行者且以名其亭去十年而松之存者十不及三四得傷來者之不蔽芾意也故作是詩

蘇子瞻

長子孫枝夭公不校斧斤厄野火解憐水雪安為閒幾株能合抱慰勤苦忘前言詩昭二年傳曰子木曰民使無藝殖桑柘麻麥以足衣食子木曰善哉吾今而後知子之言也夫子之謂乎

風韻應遜壞更清衰翁聊復慰平生

古松

劉度仲

偃蹇幽壑底蒼髯千尋根欲蟠淺土為一株當門庭

柏

劉度仲

偃蹇幽壑底蒼髯千尋根欲蟠淺土為一株當門庭

經書要語

荊州歌貢桔包橘柚錫貢

百木之長而守官閭史記柏曰蓍官槨周區亭

古今註

柏樹

朱博為御史大夫府中列柏有野烏數十棲其上

博物志

漢諸陵皆多古柏太常不得部縣其入盜松柏者輸罰金一斤

陵柏後生

柏常時大安諸陵柏樹柏側者悉起生葉蚍食作字云公孫病已立後思而崩

萊公柏

萊公知巴東縣當手植雙柏於縣庭至今民以比甘棠詞之萊公祖武愛後巴東大火柏與公祠俱焚明年南陽鄧漬來為令訪問之燒悟公手柏不忍前伐種遂於下使附葬而上以著公清德且誡邦人之思

古詩

古柏行

孔明廟前有老柏柯如青銅根如石霜皮溜雨四十圍高二千尺

杜甫

檜 木待成材聊爲十年事 曰中超百里字問禹牛背柿檜三尽
殚已有凌雲氣生世能幾何擬作千歲計衆人笑拍手君子用
其意庸詎知孤竹君志言曜相契名以金石交諸楊豈敢婢細懷
万仞願千丈翦棨蔚根柢待券乃至散爲風雨声參作牛馬觀

陳無已

次韻趙德麟植檜

詩

檜

等雲交幹瘦輪囷喘雨吟風已百春深蓋屈盤書帶尾老皮張
鼠里龍鱗喘將冥色資蔡興不救救声衆俗歷歲月如波事如
漫笑留蒼翠待何人

蘇子瞻

桑 檜附

擊于庵桑易歌貢贛 鬼貢贛月條桑謂七月摘
彼女桑以伐遠揚 七月桑之未落其葉沃若 堰將
採其剥矣亦無伐我樹桑 仲子季春之月命野虞無伐桑柘
自日中五旦之注樹墻下以桑 孟子 齊宣王欲毀明堂
侯等曾勿聽

檜曰薪釜 儿有檜生地可卿 檜白粉也檜有東夷為祖英說文與姑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 鄭子都
箋扶蘇小木荷芙蕖也 言山隰各有所生 興者山喻男子隰喻女子
毛傳興也 興者以彼物興此物也 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箋狂且狡健之稱 言不見所愛之美乃見此狡童 興小人
刺忽也

蘇子瞻

扶藜行 山有扶藜地連井砂井物化青牛君時刑斯生
扶藜高行未出龍鱗黑根白蠟乱團欒 青莖紛乃和蕙苗初
其要封疏數如年皮三十狐鼠丁不聞

陳無已

桑 殺其生

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
毕空桑中見棄子門
野桑饑人見食門
道流桑婦見夫亀門
故妻採桑

曾氏胡子納妻五日也官於陳後歸未至家見路旁有美婦人
方採桑私悦之下車頓託桑產下婦人採桑不顧胡曰力田
不如逢時力桑不如見郎今吾有金願與夫人婦人不受胡乃
謂其婦曰採桑者比數胡之異而自投于河

箱女採桑見皇后門

二家爭桑

吳公子光伐楚按兵衆舖雜初楚遠邑卑氏之處女悦吳邊邑
之女爭桑二女家相怒喧訴國楚邊邑長聞之怒而攻城吳之
邊邑吳王怒復伐楚兩部 史記

羅敷採桑

秦氏女耶羅人名羅數嫁邑人千乘王仁後為趙王孫公數出
採桑於陌上王悦慮見而悦之欲奪焉數乃彈箏作陌上之歌
以自明 樂府見支娟門

勤民殺桑

漢景帝詔民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歌云

下務農桑有蒲積
桑熙附傳
張堪為漁陽太守勸民耕種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無兩岐張
君為政樂不可支
駒自採桑
龐士元師事司馬德操不矜小名人莫知之德操妻月旦評桑
石閭士元助之因與談世廢興其言若神遂投曰志業德操於
是異之

桑如車蓋
先主舍東南角籬下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遠望童童如小車蓋
往來者皆怪此樹非凡或謂當出貴人先主少時與宗中諸兒
於樹下戲兒云吾必當乘此車蓋來者保車蓋成父曰勿妄言滅吾門

漢桑如意門
課民種桑柘以下係像

鄭渾為魏郡太守之村本乃課百姓種桑柘為雜業志
夾道種榆
襄國郡路土卑下之中夾道種榆盛暑之月人行其下蔭中

古詩
陌上桑
李白
遊女緗綺衣春還以蠶作五馬如花驄青絲結金絡不知誰家
子調笑來相謔安本秦羅敷玉顏艷名都綠條映桑採桑向
城隅使君且不顧況復論秋胡悠悠東路遠嗚咽隴頭悲妾心
自有歸但恐傷人意使君自有婦羅敷亦已夫

槐

槐之生也入季春五日而兎耳十日而乳耳淮南
老槐生火同上槐楓枝煞術忌影楊跋嗤樹槐
槐之言歸也情見歸實也元命苞槐援文曜石結根
智子疑思賦守宮槐葉盡鼠胥死郭璞注畫日斂合而夜舒布
感精符陰火集正陽故柯命風振葉致涼晉王濟槐賦
槐仲雲也綠槐十二街夾道疎槐出老根
槐以識大頭喜舞破儕陰依兩龍風動槐龍舞交革

三公曰槐
周朝七面External槐三公位焉
犯槐者刑
秦景公母弟針殺人亦之亡之曰犯槐者刑
徐偃王母犯槐之人亦之亡之曰犯槐者刑
徐偃王母淮夷之女沈妻子曰妾聞明君不為禽獸以
殺人父之子以報父孤妾恐害明君之政莫若亡去君之
義妾子早朝而後其於公三乃令吏罷守槐之役出犯槐之
因名曰番吾

臨槐而死
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
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過朝趙盾士季見手臂出於畚問其故而
患之將諫而請先士季曰吾言不入子言入之盾曰不志於君
子調笑來相謔安本秦羅敷玉顏艷名都綠條映桑採桑向
城隅使君且不顧況復論秋胡悠悠東路遠嗚咽隴頭悲妾心
自有歸但恐傷人意使君自有婦羅敷亦已夫

槐安國見蟻門
手植槐

王晉公祐事　太祖爲知制誥時鎮州鄭度使符彥卿有飛紙
聞于　上遣祐使鎮州及便宜付之告曰使還與卿王爵祐
及至鎮得彥卿家僮二人於勢悠積以便宜決配而已及還朝
太祖問曰汝敢保將彥卿乎其意平祐曰臣領以百口保之
上嘉許後知鎮州安置祐赴鄙時親朋送於都門外謂曰君公作王時
官職矣祐笑曰祐不做兒子二郎必做二郎皆文正公也祐也
素知其必貴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果
然天下謂之三槐王氏云聞見錄

律詩

梔花

鄭谷

銕二金黛撲晴空峯子梔黃落照中今日老郎猶有恨昔年相
憶上秋風

梔黃

翁水贊

雨中莊舄望中黃勾引蟬聲送夕陽憶得當年陶靖節
曰爲君一頓漉酒巾

宮梔

梅聖俞

漢家宮殿接長楸嫩色熏衣不染秋天使龍拆宋玉詞陳豹
筆梔枝來青蟲相逐蜂衙子素月生時桂並我意方同杜工
部今淘唯喜菓新開

梧桐

翠巖雙語

嶧陽孤桐舊注桐梓實皮相去千仞其上無枝中琴瑟爰伐琴瑟鼓梓實桐皮
曰梧今之梧桐也宋之方中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鳳凰鳴矣于彼朝陽始華月令鵜鴂鳴梧桐不榮孟
秦之月桐始華月令鵜鴂鳴梧桐不榮孟夏之月桐花落實成熟葉可採食是時二月
龍門之相高百尺而無枝中劈經而斷之乃新孫枝

古詩

答元微之梧花

白居易

山木多顏色梧桐先變衰葉黃花落實老是時二月

天春暖山雨時元人雁宜有客擷芽炊午機不得所死欲拗其声截為入手琴萬之分投清誠是君子心恐非草木情共飄被劉腸不如无神霊雖難見紫菜青二宜遂天地性忍加刀斧刑戊戌九月拔入九重城當君正殿我花與主見品上對月中花下獲培育之恩報答如山不測海君丘泰二階待余有勢必俟尔獻丹庭

題餅于子駿桐軒　司馬君實

朝陽牛棗隔歌巡延下桐蓋三復姜詩然古人風跡尚南丘資家無室羽家

端中云八改多城西賞安從容終當致威鳳覚德鳴嘤云竹

柳

沈澤柳楊清柳木楊澤柳也從木易高種可插

地從不聖高枝柳小楊也從木卯声　兪文毋折其盛

揚柳依二春盛柳柳葉細而白木理微赤今人以為殺青

嘖嘖翡翠拍楊生美女夫得其女妻夫過婿壻陵火行春采翰

柳木語柳花一名絮　本草

三眠柳

御苑中有柳狀如垂絲日人柳一日三起三倒故江之詩賦云

不比其中人柳終朝剌得三眼品要時記

銀於柳下

章臺柳

張敞為京兆尹走馬街有柳終度時章臺

家柳下

展翁家捌柳仁東柳之異柳下惠一日

細柳營

漢周亞夫屯軍細柳

五柳先生

陶淵作傳已五柳先生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姓字宅边有五柳

因以為號

三眠柳

御苑中有柳狀如垂絲日人柳一日三起三倒故江之詩賦云

不比其中人柳終朝剌得三眼品要時記

銀於柳下

張敞為京兆尹走馬街有柳終度時章臺

五柳先生

陶淵作傳已五柳先生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姓字宅边有五柳

因以為號

章臺柳

張敞為京兆尹走馬街有柳終度時章臺

細柳營

漢周亞夫屯軍細柳

家柳下

展翁家捌柳仁東柳之異柳下惠一日

端中云八改多城西賞安從容終當致威鳳覚德鳴嘤云竹

朝陽牛棗隔歌巡延下桐蓋三復姜詩然古人風跡尚南丘資家無室羽家

題餅于子駿桐軒　司馬君實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冶山之上崑崙之墟黄帝之所休倏而

柳生其左肘支離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生者塵垢也死生為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又何惡

待余有勢必俟尔獻丹庭

朝陽牛棗隔歌巡延下桐蓋三復姜詩然古人風跡尚南丘資家無室羽家

端中云八改多城西賞安從容終當致威鳳覚德鳴嘤云竹

柳

沈澤柳楊清柳木楊澤柳也從木易高種可插

地從不聖高枝柳小楊也從木卯声　兪文毋折其盛

揚柳依二春盛柳柳葉細而白木理微赤今人以為殺青

嘖嘖翡翠拍楊生美女夫得其女妻夫過婿壻陵火行春采翰

柳木語柳花一名絮　本草

三眠柳

御苑中有柳狀如垂絲日人柳一日三起三倒故江之詩賦云

不比其中人柳終朝剌得三眼品要時記

銀於柳下

張敞為京兆尹走馬街有柳終度時章臺

五柳先生

陶淵作傳已五柳先生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姓字宅边有五柳

因以為號

家柳下

展翁家捌柳仁東柳之異柳下惠一日

細柳營

漢周亞夫屯軍細柳

章臺柳

張敞為京兆尹走馬街有柳終度時章臺

三眠柳

御苑中有柳狀如垂絲日人柳一日三起三倒故江之詩賦云

不比其中人柳終朝剌得三眼品要時記

銀於柳下

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青蒲為誰綠杜繞門暖律先倫眼豆

待和風如展眉　李商隱情餅園中柳古詩

人言柳花似浮萍被風化作飛仙零　柳花著水萬浮萍注

無才思性解漫天作雪飛　顏延年柳絮隨風去　輕輕柳絮點

人衣　宋陳柳絮白於雪　縈徑楊花鋪白遍　湯泌春光有

柳條剌手大棘蓋青綠色　柳也杜

少時種柳
桓溫自江陵北行少時所種柳既皆十圍感慨攀枝執條泫然流淚
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淚
以柳自喻
顧愷之癡信小術相玄嘗以一束柳給之曰此甚奇寶也以自
蔽人不見己愷之引策自蔽玄就索乃徐去葉柳都盡愷之大慚
俗傳愷之有一癡一黠此蓋之一絕
知盜官柳
陶侃鎮武昌性纖密好問類如此嘗課諸營種柳都尉夏施
盜官柳植於己門侃後見駐車問曰此是武昌西門官柳何因
盜來武昌和數株條甚長狀若絲縷以常植
當時已實如此
然始東益
隋高頻被誅時家有柳樹高百許尺葉葉如車蓋父老曰此家
當出貴人位極果至宰相
隋堤柳
隋煬帝自板渚引河築御道植以柳名曰隋堤一千三百里
白楊不栽
唐司稼卿梁孝仁高宗時監造蓬萊宮於諸庭院列種白楊將
軍契苾何力鐵勒之渠率也於宮內縱觀孝仁指白楊云此木
易長三數年間宮中可得蔭映仰謂孝仁曰卿所種者何力一無所取仰謂孝仁曰卿所種者
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意謂此是墓間木非宮中所宜種孝仁

遺令栽去墓柏栽桐
敬父所植
唐崔虛心心雅為郎時時柳子厚
古詩
柳條贈送客
洛陽城東桃李花爭開君今攀折將安用持贈遠人心斷絕

梁王張成一湖高万條垂下綠絲絛不知細葉誰裁出二月春風似剪刀

楊柳枝

白居易

陶令門前四五樹亞夫營裏百千條何似東都正二月黃金枝

洛陽橋

楊柳枝

劉禹錫

灞岸垂絲拂地垂行人馬上與風吹不須更入春風曲自有春風滿洛陽

江邊楊柳發垂絲立馬攀君折一枝雖有春風最應惜別時

向手中吹

楊柳枝

劉禹錫

城外春風吹酒旗行人揮袂日西時長安陌上無窮樹惟有垂楊管別離

灞頭攀折贈離人年年攀折腰肢軟楊柳千條盡向君

楊柳枝

劉禹錫

天津橋下陽春水水面風來波浪起兩岸桃花夾御溝

春來

劉禹錫

御溝新水到書堂一樹春風萬絮香盡日無人掃成雪

柳絮

李商隱

楊花榆莢無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飛

楊花

陳去非

柳送腰肢日幾回更教殘絮舞楊臺風狂忽作高千丈風力纔微一點無

時聽下來

柳

江南江北雪初消漠漠輕黃惹嫩條灞岸已攀行客手灞宮先與舞腰肢

聽聲聽姿兩相宜清明帶雨臨官道晚日含風拂野橋如線如絲正繚亂

恨王孫歸路一何遙

詠柳

白居易

絮植驚風急自傷暮來翻覺思悠揚自飄繞簾幃院鳥入飛撲林梢其小投春曲和不中繩墨其小投春曲和不中繩墨其小投春曲和不中繩墨

楊柳枝

劉禹錫

御柳如絲水如藍宮人手把麴塵蠶

楊柳枝

劉禹錫

淮南子曰木神曰勾芒東海鄧陽傳百年之木破

大林八千歲為秋

楊柳枝

劉禹錫

吾有大樹人所之拇九大木擁腫不中繩墨其小投春曲和不中繩墨其小投春曲和不中繩墨

不中規矩道逢匠石不顧匠石之弟子見樹甚大蔽牛觀者如市匠石不顧遂行不輟

昭其表也先生不肯視何耶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見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人間世

商丘之木

南郭子綦遊于商之丘見木焉有異結駟千乘蔭翳能其類子綦曰此何木也哉必有異材焉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木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舐其葉則口爛嗅之則使人狂酲三日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以至于其大矣

羅著

成都華陽國志古蹟記　陸務觀

宇在成都前以事至沉犀通門觀有古柏四皆千歲不也枝擾雲蔭若秋風初起入地不知幾百尺而陰之所覆亦百畝正晝日不穿漏矣在六月暑氣不可近寫如九秋成都四多奇木

然莫可與比皆云蓋諸葛丞相手植者然不能考也傳又稱蜀三年而葛先主以書屬子曰汝與相父事之猶父是仙人蓬萊子植子數曰神仙至人手之所觸愈之所呵愈疾者起盲聾者愈槁枯而金玉充石不難況其親所培植哉久而不稿不死固宜然為作詩文會多事不果寧以語道人遠益之楠梓之美以為根宇與老乃里以書屬予曰因

倚工排樹大堂前故老相傳二百年詠等卜居總為此五月駕

艷題急雨洗風動地至今猶力爭根幹黃金莖老屈鐵一青蓋野亦

與紹堪比所愛庭上重盡一青蓋野亦

劍臨我有新詩何處吹草堂自此兒顏色

徙行

惠州小祠堂雜栽

草堂經始橘林非子誰授爾小飲關水

遶十畝陰

楓林　杜牧

遠上寒山石徑斜白雲生處有人家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

桂樹　宋之問

桂樹叢生山之幽連岡複嶺共悠悠秋風動兮桂花落愁空山兮人不歸

桂樹　屈原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絷之維之以永今夕何夕見此良人

桂樹　淮南小山

大山嵯峨岩石參差連岡屬阜相扶持山氣巃嵸石嵯峨淵深不可測龍蛇生其間猿狖群戲其上攀援桂枝聊淹留虎豹穴熊羆對我以咆哮禽獸驚駭亡其曹

桂樹　梅聖俞

空山桂樹大般牛羣飲其下落浪魚晃水射幾千秋蠹朽猶偃蹇隨波流惟有堅骨蛟龍鐵形似三山中雄固左右抽金相連翼蓊蓊奉君長無慢尤蘇大子見之驚且喜買於溪史溺忘返因嘯吒大不馬溪深父歎殘不馬新聽閒侵齒盛得石聊與夫子歸隱山

木蘭并序　蘇子瞻

吾先君子嘗畜木蘭二株蓋其一手植之記題詩人梅二丈聖俞見而賦之今二十年矣而猶子千乘又得五株益奇因次聖俞韻使并刻之其側

木蘭不願回萬牛願終天年作沙洲時來幸連河伯救秋然見兩即開長六寸九分而吹之以為笛秋又見風月

竹

竹筍部

竹

物州歌貢篠簜荊州歌貢惟箘簵楛湘州歌貢惟竹箭

之有筠包貫四時凌冬不變異於衆草

竹竹人與子同心竹節節生枝結綠葉翠莖青實

也竹動風搖節節生枝結綠葉翠莖青實

竹林外長分七尚文人甲冑擬陣而崇竹豈真軍今之不

成撫幾希遇月映疏窗風金戈動曰風

竹深留客處荷淨納涼時　野外堂依竹　竹月淨暉

暉　脩竹不受暑　花發欲移竹　並杜院竹觀真擇韓初筐包

綠綸罩解帶臨新竹　枕簟凌冬性惟有歲寒知虛心有節無人

重高節貫自抱貞心　叢竹有節秋竹華白　林瘦竹吾衰

竹譜

淇澳竹

青青竹猗綠葉如箭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倚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竹實

黃帝時鳳凰棲帝梧桐食帝竹實雜詩外傳

斑竹

舜南巡不返葬於蒼梧之野竟亡二女娥皇女英追之不及至洞

雜著

竹譜

晉 戚昌成凱之

植物之中有名曰竹不剛不柔非草非木小異空實大同節目或戍冰水或栽墳陸條暢紛敷青雖冬凋性忌妹寒九河鮮育五嶽尠植會稽多春鮮根徐州枯花獲晉霜竹實如乃熙劉氏所謂竹城固是佳饌勁食自冀徐兗青帝所鍾竹一節為船巨細已聞形名未聞桂實一族同稱異產淮北動陳博物志不載南越特盛園疎竹駢深一叢為林根株推結蔕芽來仕不可勝數竹之為物信天地之美產也

發凝則被霜駢盛長不衍冰者蓋實冬竹如勝其郡邦所生多以七五則依本長數之日尋狀若扣續管雖密文頌實乃高疎疎之中森麻幹節大葉繁枝凌霜獨秀翦直幼拔翼高數仞籍於孤株文爽織異清肌薄皮千百相軋洪纖有差粗細成疏戰風雖勁莫能傾也斯泪等竹乃生物尤世遠略狀傳名敘雅實事與芭相類文用所宜亦益日常竹如勝解利而長撓扔其緑刃即其於生多以生高人門必賢莫能出亦已異生門南垂高人門必賢莫能出亦已異余所未知竟由所歌躰俱洪圍或異梁柱是供竹之堪材莫尚於筠筠何不凡狀若人功豈必蜀壤亦產齊邦一旦获若名實相似紀變苦竹促節薄齒束物躰柔色同麻泉驚竹所生大抵江東上密防露下踈來風連敗接附峰敬簡薄雖體似堅高帝鈞脆稀葉相似

類記黃細狗竹有毛出諸東裔物類殊詭于何不許有竹豢豬
因以名之果誠諸郡緣海所生理匀淨扣色潤貝比今之紙
匪茲不鳴倏者之貴東南之美士嘉之因以命文閒綴記辭
貢名荊副貴不簡使能能即一而記江漢之間綴竹拟深阿
寒茂彼其地發筍解葬葬拟即運筐往往取其色已浮而曲赤摩而堅已磨所
天出爭爲民物各有用蛤之最貴又有蛟頸麥挺蜂物蟻垤石
切疎鬆風生蕭瑟沙漉有聲管吳侯亦有此
羅生於烏谷節大盈尺〔缺〕不滿拳形枯苔點色蛇鬼金徒爲一
異莫知所任余昔二竹還取其色已浮而曲赤摩而堅已磨所
置餘郎鮮相尚庸退要横不摧宜於秋冬之交竹尤大无
小千竿脩直無節以之代琴瑟抵掌絃柔清然適耳豈所
謂以供給等竽竹宜即生于蜀地蜿蜒新地蜿蜒寒蛇蜿蜒適耳豈所
無松柏也何哉誰問也已而安得徐言漁
聖節不受奇錦圖山緑水畫畫謀宜洋洋乘此心而喜无所

劉蕡大黃華

秋八月劉氏從竹兄百餘本列於室之東西軒泉之南北隅充
全長限下植其於戴葛之上而植新地蜿蜒寒蛇蜿蜒適耳豈所
問已謝猜根可以代琴瑟句安其堅貞豈
無松柏也何哉誰問也已而安得徐言漁
聖節不受奇錦圖山緑水畫畫謀宜洋洋乘此心而喜无所

劉蕡大黃華

手而見賤俗人之目剪棄者是本性猶存乃妄斷會除糞壤疏
其間打其小不終日而畢於是日出有清陰風來有清音休依
然依依如招手狀於戲物出於人何有說以其
有似於賢而人猶愛惜之封殖之況其真操者乎然則竹之於
草木猶賢之於衆庶鳥乎竹不能自異惟人異之賢不能自異
惟用聖者異之故作養竹記書于亭之壁以貽其後之居斯者
亦欲以問於今之用賢者云

植竹記

劉蕡大黃華

聽風曲吹應好不意滿抄洞真心常自保

題鮮于子駿竹軒　司馬君實

茲軒最遷洛歷二種根环正書薄雲稍肅肅風雨寒翠陰深宜坐疎韵成清獻錦鞓裁裹筍供春盤晴蜘蛛巢庭蕪跡崔投林端幽人遇物散為隨地安一日无何須臾見

刑部白竹幼孟郎中　歐陽永叔

花妍兒女爭零落一到君子德猗二寒吏祿涼俸多名園車馬日喧客此君風節紫時見此翁華髮素心閑灌二生意足吾何求出縣高江上舍前无此物幸分琴人去鎖空廊彼亡日影閑灌二生意足吾何求出縣高江上舍前无此物幸分琴

於潛僧綠筠軒　蘇子瞻

寧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竹令人俗人變尚可肥人俗不可醫旁人笑此言似病若對此君仍大謬

世間那有揚州鶴　黃魯直

野人小軒窗幽室相依綠陰重三尺筆牀此老殷藤石吾甚愛之勿遣牛砧用半斑用尚可半闕殘我竹

律詩

絕句

無塵終不婦有為真今彈若要琴絃風月應除數百竿　韓愈

露鄰公宅同詠竹

綠竹半含籜新梢過出墻色侵書幌淨風次細細香但今毛頭代會見拂雲長　杜甫

竹窗聞風寄由發司空曙

波風驚暮坐臨牖思悠哉開門風動竹疑是故人來　李益

江南竹

江南滿洲地本自與君宜固節還同我虛心欲待誰閒泉澹相對響山木共含滋粉黛難藜蕨琅玕正盡時題詩多欲盡聊為寄微枝　皇甫冉

晚春歸心切湖邊前竹

溪上逢春盡萬竿喜共尋落花飛滿地幽鳥啼深林欲待山簪下不改青

華軒前二株平到節竹齊二出縣高江上舍前无此物幸分琴

琴柳波清　毋煚

哀陵幽石

貞部依山一徑深滿堂如束翠沉陰來愛物多成癖辛苦移家為竹林

竹窗

竹裏編扉向門竹裏踏迹見前村閒眠人日无人到日有春風為掃門

山谷兩過不覺曲竹軒今待史論詩救飛勿言姓名

前年之一無乃其李子高敏修此詩云

不用心僧伊懷迎世間无此竹風清獨奉一手支頤臥偷眼看雲生未生

竹

宜煙宜雨又宜風拂水藏村復間松移得蕭騷從老寺洗來疎淨見微塵侵書幌細數秋聲近酒樽安得故人來時倚杖上緒數秋聲共相答

竹

森見婆娑飄粉牆坐知碧石下盤根細看枝上棲吟處猶是聲

時虫食辰月送緑陰斜上砌露凝寒色溫遶門列仙終日逍遥
地鳥雀潜來不敢喧

詩話

竹醉日

種竹者各以家日山谷所謂竹須辰日新苗看上番成是也又用臘月村俊所謂更須我是世非此時移之多不活壯五月十二日古人謂之竹醉日又謂之竹迷日我竹多成叢或於南則籬行明年筍或交出然又有不拘此者晏元獻詩云栽竹二渭濱於蕭二疎外苑花蘭菊黄竹本雖難活多筍故也種竹當種雌白根而上至生稍一節發者爲雄二節發者爲雌入泥墨記

筍

藏書紀事

其一名渭一名竹胎一名初生者采一名初篁一名稚一名竹笋一名竹萌一名竹芽一名竹兒一名竹奴一名竹孫一名竹筍一名竹筍一名竹筍

麻油煮食殺筍毒凡食其之要藥最冷藥備煙猩門則益人反是刚貞採筍之法可避露日出後摘深上取之半折取鞭根旋得投蓄竹器中以油單覆之勿令見風波吹旋堅以巾扮拭上又不宜見水含殺沸湯後去殼潛煮淘淨如味全加美不然蒸殺美味全筍出湯後去殼潛煮淘淨如味全加美不然蒸殺美味全

採筍一日以當二日用若見風則觸木堅入水則浸肉硬發煮則失味生者切則卷縮此物皆竹南市上二時賣之南家二竹前後誰主宰半以苦見辣不宜易壞為隔夜雖能經夜未索兒孫代胎能分析虎睨好捨乔此物皆食殺如客得賓介思入帝鼎烹忍遺飢涎嗟頓林供翰墨砧研風號憶每下嘆枯材焚如落樵采

胡朝潤兒和復次韻　黃魯直

北苑照春發孤竹媚春采惟此參竹前後誰主宰半以苦見辣不宜易壞為隔夜雖能經夜未索兒孫代胎能分析虎睨好捨乔此物皆食殺如客得賓介思入帝鼎烹忍遺飢涎嗟頓林供翰墨砧研風號憶每下嘆枯材焚如落樵采

古詩　食筍

屯州乃竹鄉春筍滿山谷山夫折盈把抱來早市鬻物以多為貴一束置之吹竽中與飯同時熟緊薄堪故號素肌嫩部二每日逐加餐終時不思肉久為京洛客此味常不足上食勿品嘗南風吹作竹

食筍十韻　黃魯直

洛下花竹筍花時應候鮮采聚此族當庖辛螫衆載他類敵蘇物環成城中有如憤食竹憤甘蓏和菌目辛腊鮑魚齊不待月與歲人公宛相親同簡狄子頭乖事苦卒投諸雖同宗閩遠隔幾塵詩欲卿使寫二筆寫比鄰

筍贊　朱元晦

臨三江上林白日暗風雨下有萬五蚪二交臥寒土

從誡老乞苦筍　黃魯直

南園苦筍味勝肉豬龍稱兒莫採錄煩君更致磐玉東明日風雨吹成竹

苦筍

陸務觀

藜羹盤中忽眼明野蔬脫襪白玉嬰極知耿介種性別苦節乃與生俱生我見魏證殊媚妖約束兒童勿多取人才自古要養成放使干霄戰風雨

記張定叟送筍經

楊廷秀

江西佳筍未出尖雪中土膏養新甜先生別得黃養法手鉼勿用觸寒盤君下清泉須拔沒出霜根生蜜汁寒牙嚼作冰片聲餘澀仍和月光吸茲蒸搗雞泯得名不如來參玉版猶醉裏柯須酒解醒此羹一椀奧然醒大都羹菜皆如此談笑當知有真味先生此法未要傳為公作經戒名山

謝唐德明惠筍

楊廷秀

高人愛筍如愛玉忍口不餐要添竹云何又遣千竿來安排花坳眼為渠開販夫束縛向市賣外強中乾美安在錦紋猶帶落花泥不論燒煮兩皆可猪肝累人真可惡以此累公真不愿

和侯協律詠筍

韓愈

竹亭人不到新筍滿前軒長出真堪賞初多未竟煩成行齊婢僕環立比兒孫驗長常撐尺愁乾屢側盆對吟忘膳飲偶佐變朝昏滯雨潛腰渾騎陽氣候溫得時方張王挾勢欲滿駕見角牛羊沒看皮虎豹存攢生猶有隙散布忽无垠詎可持論算誰能以理言縱橫公占地羅列暗連根狂剽時突發群殊幾胸潛深潛如避逐遠去若追奔始訝妨人路還驚入藥園明年當更長森森滿大鞹載莫偏恩已優危砌非徒出短垣身常寓庇護計擬報蘭孫且欵高无數庸知上感番短長終不變先後見明論外恨

果實部

荔支　龍眼附

羣書要語

荔支樹高五六丈大如桂樹綠葉蓬蓬冬夏茂青華未實大如雞子核黃黑似熟蓮子實白如肪甘而多汁似安石榴有酸甜者至日將中翕然俱赤則可食也一樹下子百斛貴者荔枝性熱有人日啖千顆未嘗爲疾即少熟以蜜漿解之荔支譜最以鹽梅醃浸佛桑花爲紅麪投荔支漬乾曝之色紅而甘酸可三四年不蛀同上蜀漢補閒葛洪云荔子丹兮蕉黃韓文侧生荔支左蜀都賦

贈荔支圖

劉宗龜姻舊或千以財崇龜不答但畫荔支圖與之本情

荔支爲首

李直方嘗第果實名以綠李爲首楊梨爲副櫻桃爲三柑子爲四蒲桃爲五或爲荔支曰當季之首風土民間

古今事文類聚

雜著

荔支圖序　白居易

荔支生巴峽間狀形圓圓如帷蓋葉如冬青華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采如蒲萄核如杜穀如紅繒膜如紫綃瓤肉瑩白如冰雪漿液甘酸如醴酪大略如彼其實過之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也香味盡去矣元和十五年夏南賈守樂天命工圖而書之蓋爲不識者與識而不及二三日者云

荔支譜一論贊南巴嶺荔支　蔡君謨

荔支之於天下惟閩粵南海巴蜀有之漢初南粵王尉佗以備方物於是始通中國司馬相如賦上林云答遝離支蓋多言無有是也東京交趾七郡貢生荔支十里一置五里一堠晝夜奔騰有毒蟲猛虎之害臨武長壽虎上書言狀詔太官省之魏文帝有西域蒲萄之比世識其譜論貴當時南北斷隔所擬出

於傳聞耶唐天寶中妃子尤愛嘗浴州牧命驛致時之詞人多所稱詠張九齡賦之以記意白居易刺忠州既形於詩又圖而序之雖髣髴異顏色而其甘滋之勝莫能著也洛陽取於嶺南長安來於巴蜀雖曰鮮獻而傳置之速腐爛之餘色香味之存者亡幾矣是生荔支中國未始見之也九齡居易雖見新實驗今之所出大率早熟肌肉薄而味甘酸其糟粕之可述觀覽之勝無如為比初發若後無嘗焉者不知之不計美惡悉為紅塩去声水浮陸轉以入京師外至北戎西夏其東南舟行新羅日本流求大食之屬莫不愛好重利以臨之故閩人賊伐益廣而鄉人棟益多一歲之出至數唯江家緑焉州之第一

陳紫興化　江家緑　方家紅

游家紫　小陳紫　宋公荔

藍家紅泉州　周家紅　何家紅漳州

法石白泉州　緑核

虎皮　牛心

硫黄　朱柿福州

蜡殻　龍牙　蒲桃

蜜荔　丁香荔　水荔支

双髻　兵球　大丁香

將軍荔　叙頭顋　十八娘

中元紅　火山本出廣南　粉紅

右三十三品言姓氏尤其著者也言州郡記所出也不言姓氏州郡四郡皆或有之

書荔支譜後

牡丹花之絶而无甘實荔支果之絶而无名花昔樂天有感於夫厚皮尖斜飢理黄色附核而赤食之有查食已而澁雖熟酢

福州種植最多延地原野洪塘水西尤其盛処一家之有至於萬株城中越山當州署之北欝然蒼翠雨初過晞日照耀絳實鮮明殺映綠葉之間煜如星火來名荔支之可愛也九齡居易初著花時商人計林斷之以立券若後無實焉知之不計美惡悉為紅塩去声水浮陸轉以入京師外至北戎西夏其東南舟行新羅日本流求大食之屬莫不愛好重利以臨之故閩人賊伐益廣而鄉人棟益多一歲之出至數唯江家緑焉州之第一

二物矣然斯二者惟不兼萬物之美故名得其精造化之理宜如此也余少游洛陽花木之盛處也以為牡丹依記若閩人也故能識荔支而譜之因念昔人嘗有感於二物而三人者適各得其一之詳故書其所以然而附於君謨譜之末

莆田荔支

莆田荔支名品皆出天成剖以貝殼種之終與其本不相類宋香之後無宋香所有名孫核酸陳紫之後無陳紫之美過焉洞為小陳紫矣蔡謨謂蕉核荔子土人能為之取本去其大根火煨令焦復植於土以石壓之令勿生旁枝其核自小里人謂不然此果形狀變態百出不可以理求或似龍爪或似頭紅之可落綠珠子之旁綴是豈人力所能加哉初方氏有指結實數千顆欲重其名以二百顆送蔡忠惠公結以當歲所產止此公為口之曰方家紅蔡亦謂即諸其妻自後舉實盈掬繁茂遠至成熟所存者未嘗越二百遂成語識此段已載漁隱閒覽

荔支賦 并序

南海郡出荔支焉其實乃勍狀其環譎味特甘滋百果之中無一可比余住在山根嘗盛稱之諸公莫之知同木之信唯舍人記城劉侯弱年累迁經于南海一聞斯談倍復嘉歎以為甘美之極也又謂龍眼乃果而與荔支齊名魏文帝方引葡萄及龍眼相比是時二方不通傳聞之大謬也每相顧歎議欲為賦述世務卒卒此志莫就及理君暇日追敘往心夫物以不知為輕味以無味而疑遠不可驗終為未忍以異也因觀物其實用而身在無書之閒苟無深知與彼小何以異也因遂物其實遂作此賦云

果之美者厥有荔支雖受飫於寢方實薦獨於火離乃作酸於

張九齡

此商爰貞腸以從宜蒸体和之旨所揣滋味而抱規榘文紐理採華伏實蔕細枝蔕茸蔓蔕環合林綴如蓋之張如帷之垂雲煇沃若孔翠手斯蹙恨所盤不高不卑陋下澤之汪洋蔭蔽覆產之險巇彼前志之或妄何側生之見疵爾其內坌花水凱風入律蟄氣含滋分數溢繇德騁青英爰爰不豐丰花仍百其實如有意乎蜷木故掇支而妙賢舞菊芳而拚菜皮龍鱗以肭比質玉潤而含澤色江浙以吐日朱苞尚明瑞出閩然數內猶不可以枝載伊醇淑之無美非精言之能悉彼飛味而有五此甘滋之不一相聞者歡而陳企見者訝而驚佐心恚可以蠲忿口爽可以忘疾且欲神交醪露何比數於月橘援浦萄以見擬亦古人之深失若乃華軒洞開華賓四會特當燠燈客或知慣而斯果在焉莫不心佞而躬悉信湖盤之仙液實玳筵之綺錯有終食於累百

荔支賦 劉貢父

南州積炎德嘉樹凌冬綠薰風泛海上來丹荔逾夏熟煌煌錦繡林璀璨琅玕碧鸚頭爛熳霞蔽天遮不足開元百馬死漢帝五里供君王玉食間此焉知不辱詔今林四方會苛不使臣得安稽天馬來百宛摧身自幽遐託地幸滄漲我欲咨其辛喟然限荒服

將非名實雄百果焉縮龍二化工意聊仗荐飛
荔支歎
蘇子瞻
十里一置飛塵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頹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
支龍眼來飛車跨山鶻橫海鳳枝露葉如新採宮中美人一破
顏驪宮飛馬紅塵合無人知是荔支來我初南遷逢此物口腹
欲食林甫死人拳腳酸泊海幾千里風濤極天公憐遠謫分我
嘗新摘林甫死荔枝已腐安得龍馬生四海無飢人
荔支歌
陳去非
交趾荔子天下絕品三十二株紫之紅紅海南四株最下常百
果未熟色圓天六月雨初晴星火炎烜輝川澤欲知彩鳳銜珠
翔烟若影雲堆翁潮中郎裁品目昔繆璽剖蜜出瑚盞事常百
蜜漬尚絕倫咏歎未足論南飛鴻雁我聞至和全盛時貢輸不減開
元日洛州距雍已云遠況此炎荒與天隔紅塵一騎破巖谷千
紙封珠遍許陌浮光走檄空四郡妙品入閒廚珍鮮供給只戚蜜往三蟲入公侯宅驪山
擊鼓會古共嘆涼遠樹行吟悲野客西風刮地戰塵昏一聽胡
笳雙淚滿
律詩
題郡中荔支詩十八韻兼寄萬州楊使君白居易
京師標南土芳林對北堂素華春漠漠丹實夏煌煌一葉休低翅
尸枝擘重墻始因風弄色漸与日爭光久訝懸火明疑掛
點牲深於紅踯躅大校向橫擲星毬連心朵珠綴碧羅囊
越棚殺白玉盤填鏤罩成曾聞說今朝始摘甘嚼試天下味唯

古詩以下依部眠

龍眼与荔支異地同父祖蘇子瞻

廉州龍眼賀味殊珠絶可敵荔支　蘇子瞻

漢琪樹雞头圖黙二似桃李一一流膚乳坐証星頭黒又恐珠還浦閩經未嘗說玉食遠奠數獨使鼓皮生毛色缺瑚璉蛮荒非汝辱幸免奴子汚

律詩

龍眼

劉秀中

牠珠傍挺緑婆娑啄喔雖微柰美何香雪審辨知論勝價軽魚目豈非多左思賦未名物出王局揚揚論益願地極海南秋更暑登盤荒遠況沉痾

詩話

辨寫眼賦

左思蜀都賦二邛竹緑筠圍桂臨崖旁挺龍目側生協支横張九嶷賦云支二離觀上同之洗而波側生之説老杜亦云側生野葵王荒不熱洞宮滿上壷雲整布衣駘背苑長春言嗜武勞人宮馬翠眉頁世能眼惟閩中及南越有之太冲自言十年作賦三都所有皆責土物之貢至於言龍目亦不自知其失也山谷詩注又云生本是厚人字也誤傳為生

梅實　杏附

（畢書要語）

摽有梅其实七今日風亦果亡之嘉実只謂賦梅

暴乾為腊裹膿蘆中詩蹟

梅　好折待賓侶金盤薦紅璎周秦當貢物淮肥梅　四月熟黄梅堆討齒軟越梅酸偉哉梅魏許同朱老嘆杜老句冰盤未薦谷酸子坡梅杏半傳黄川

相依塩梅

漢宗命傅説表立作相曰若作和羹尓惟塩梅

望梅止渇

魏武帝与軍士失道大渇而无水遂令曰前有梅林饒子甘酸可以止渇士卒聞之皆口中水出遂得及泉原世説

梅為曹公

吳人多説梅子為曹公以當望梅止渇也又謂猪為右軍有士人遺醋與婦婦作書云醋浸曹公一壷湯歸右軍兩隻筆談

文杏以下依杏

漢武帝上林苑有文杏謂有文彩也西京雜記飾文杏以為梁

司馬長卿賦

董仲舒林

神仙重杏香盡山西人食杏核者種杏五株輕者種一株於杏林中為一室換谷一石俗人者虎遂之乃以谷贖貧窮号董仙杏林

郡杏滿主

後周張元性廉絜南都有杏熟多落元周中元悉以還主

唐杏發宅

馬燧之子暢以第中大杏饋賈文場文場以進德宗德宗未嘗見頗怪問今中使就封杏樹慴進宅發為奉誠園唐史

古詩

古風上蘇子瞻一首見松門　黄魯直

江梅有佳実託根桃李場桃李終不言朝露借恩光孤芳已被

漬氷雪空自香古來和鼎實此物升廟廊歲月坐成晚烟雨青已黃得升桃李盤以遠初見嘗終然不可口擲置官道傍但使本根在棄捐果何傷

律詩

紅梅

天賜烟脂一抹腮盤中磊落當由中衰雖然未得和羹便豈与將軍止渴來

羅隱

戲言梅通道乞消梅

黃魯直

青莎徑裏香未乾黃鳥陰中實已團蒸豆依烏嘴花宜傍鬢丸金津磨錢和蜜且能詩去帶供盤亦可人

古詩佚名

折杏子

天曉酒易醒春暮花難覓意行到南園杏子半紅碧蛺風動高枝可望不可摘誰有政一廷偶作優惜小苦已自韻未酸政堪嗟聊將插鬢歸空精有餘澀

葡萄

葡萄結蔭注漢延而葉密故多陰魏都賦若葡萄之珍磊落蔓衍平其間

得種大宛

葡萄出於大宛張騫所致有黃白黑三種雜俎又云李廣為武帥將軍破大宛得葡萄種歸漢六株

葡萄為酒

雜者

示群臣詔

中國珍菓其多葡萄當其采夏涉秋尚有餘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飴酸而不酷冷而不寒味長汁多除煩解悶只釀以為酒甘於飴蜜醉而易醒醒道之間已流漾咽喉況親食之耶他方之果寧有匹者

古詩

蒲桃歌

劉禹錫

野田生蒲桃繩繞一枝高移來碧墀下張王日日高分畦洁繁縛脩夢盤結曲揚翹向疑柯意思如有屬為之立長架布濩當軒綠米泡凝其根瑳跡疎有淚漉繁詎組綬出懸實珠璣纍馬乳帶趣寵龍蠙躍初旭有客汾陰子臨堂自言我晉人種此如種玉釀之成美酒令人飲不足為君持斗在取涼州牧

律詩

葡萄

新摘未徧半猶枯高架支離倒後扶若欲滿盤堆馬乳莫辭添竹引龍鬚

韓愈

葡萄乾

涼州博酒不勝癡鹹海乘槎領得歸王哥嫂來无一把向來焉用太輕肥

楊廷秀

葡萄菜

纔喜盤廉捲葉生又驚歷架暗陰成夏宴堪供潤青油幕秋摘甘寒冰精近竹猶争一尺許拋鬚先買兩三莖今年乞種江西去長是亭衣待晚晴

楊廷秀

櫻桃

荻昔髮荊桃今櫻桃稱仲夏天子嘗先以含桃薦寢廟高誘注曰含桃櫻桃鳥所食故曰含桃古比春秋惟櫻桃之名多見於經傳自餘果實雖繁星而積耀柳宗元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萬曆開月令仲夏薦櫻桃

雖實亦易求注以爲櫻桃杜

獻宗廟

漢惠帝出離宮叔孫通曰櫻桃有春嘗果方今櫻桃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諸獻新自此始

賜朱櫻

唐文宗即位因內園進櫻桃以奉三宮大后又景龍文館記上与侍臣於樹下摘櫻桃咨其食味後大陳宴席奏樂至暝乃賜朱櫻兩籠

品第三

李直方進果品以櫻桃爲第二國史補

雜著

伐櫻桃樹賦

蕭穎士

前鎮士李林甫採其名欲用之乃召見時穎士爲居母喪即綴麻詣京師往謁林甫於政事省林甫不識遠見綏麻訶京師往謁林甫於政事省林甫不識遠見綏麻訶之即今庭去穎士大笑乃爲伐櫻桃樹賦以刺林甫

天寶八載予以前校理罷免隆資廣陵大府軍事任在限外无舍是歟寓居于紫極宮之道士館閑領其教職焉洞庭之右有大櫻桃樹高累數尋條暢會前擢柯比葉擁蔽風景駿旨微密是爲祇託頃上下喧呼甚適登其喬枝則俯通軒舁十外斯陽子宵部之懽益竊謝因是爲資遂命伐焉嗟夫在位者猶古人有言芳蘭在門不得不鋤惡木盈券故攻止亦在物之宜除觀其躰異脩直林非棟餘外森沉以茂密中紛錯以交亂先群卉以効節望楩柟以焉模綴繁英兮露猶朱實以星燦故當小鳥之所啄食妖姮之所攀玩一閑宇玄之又玄長顧霞截高發牽纍實吾君事脩祖德尊道設教之筵宜乎薦以芬馥樹以貞堅匪夫松篁桂檜直若韜何德而居焉灌无庸之瑣質家本枝而非據棄剔筵之正味每俯臨乎前墀安問群而窺地雖先蹇之或鬱泣和羹之

何謀何慮之能爲終物情之所畏於是命尋箕伐蘿根蓁蕘剡
猶柯斧朝光无陰文鳥不喧肅肅明明曠湯平坦軒陛乎草元
滋西施不假器奇特勢而將過雖兒親而益忘盛喜諸人事也則
皆吞併於強季林峻擅而共削倫閒棄而皆盜
其大者虎邊趙嗣鴞切秦位由履霜而莫戒書堅冰而莽鳴
呼刀終古覆車之軌轍豈尋常散木之足議

櫻桃　范至能

人爭寶瓔珞垂於綠幽禽都未覺和露折新枝

——　与沈楊二舍人閣老同食勑賜櫻桃感物感恩成十
四韻　白居易

清曉趨丹禁紅櫻降紫宸驅金盛香得熟和蜜漬來新開轉盤傾
玉鮮明籠透銀內園題徧徧小字西掖賜三臣受感皆垂淚酬恩
味莫如珠不穿孔必火不燒人瓊漿酸甜足金丸大小勻偷須
防曼倩惜莫掇安仁已擲長卩祿仍驚數食珍最歎頭未報鈴
餵不才身

櫻桃　陳去非

四月江南黃鳥肥櫻桃滿市爛朝輝赤盤真雜殊遇何似物
籠相發揮

櫻桃　杜甫

西蜀櫻桃也自紅野人相贈滿筠籠數回細雨收仍破萬顆勻
圓訝許同憐邸賜霑門下省退朝擎出大明宮金盤玉筯元消
息此日嘗新任轉達

和張水部勑賜櫻桃　韓愈

漢家舊種明光殿炎帝遺書本草經昔似蒲萄永雨露共看傳
賜出青宴香隨熨籠擎初重色照銀盤馮未停食龍自知无所

都空然數汗仰皇恩

謝楊尚書惠櫻桃

滿合虛紅怕動搖尚書知重賜還朝殘醪折條萬顆真珠顆觸破一團甘露軟含消春來老病尤珍
荷供食中腸似火燒

湖南絕少舍桃偶人以新摘者見惠感事傷懷因成
四韻　盧延遜

時節雖同氣候殊未知堪薦奠園廚今充鳳食留三島誰許鸞
銜過五湖苦筍恐難同象已春中月爲擾第時路驟無復
瑩蟬珠湖南无牛酪之味金盤莫戒虞宣賜忍淚看天慎帝都

答魏衍惠朱櫻　陳無已

開門先得故人書初喜提攜起躊躇盤頗玉盤盂得句有誰知我在寄新先
日類吾徒傾藍的皪含軟露出柚光熙得寶珠會當琢琅璫爲一

座覓腸藥口未良圖

詩話

櫻桃薦酪

杜牧之和裴傑新櫻桃詩云皇用宣酥酪從將洗玉盤流年如
可駐何必九華丹送知唐人已用櫻桃薦酪也俟考

桃實

桃者五木之精也故厭伏邪氣制百鬼今人作桃
符著門以厭邪此仙木也典術棗桃在樹不落殺
百鬼本草東海有山名度索山有大桃實蟠盤三千里曰蟠桃
山海經桃曰膽之曰桃多毛枝冶去膽不開以桑雲桃宜孔子
不然之也札記桃之夭夭有蕡其實周南有桃周風三桃表
櫻胡之別閒居賦

陳倉胡桃薄皮多肌陰平胡桃大而皮脆本草

鸚鵡啄金桃　王母獻仝桃　九重春色醉仙桃並杜

古今事文類聚

啖以餘桃

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與君嬉於果園食桃而甘以其半啖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啖寡人及彌子瑕色衰愛弛得罪於君曰是嘗啖我以餘桃韓子

先秦後桃見秦門

二桃殺三士

齊景公有勇士三人特功恣行天下公患之晏子曰可賜二桃令計功而食三士初争後讓皆自殺反桃故曰二桃殺三士

方朔竊桃

東都獻短人帝呼東方朔至短人謂上曰王母種桃三千歲一子此子不良已三過偷之矣後西王母以七月七日降帝宮命侍女索桃須臾已至盤盛桃七枚母自噉二以五枚與帝帝留枚著前母曰用此何爲上曰欲種之母笑曰此桃三千年一著子非下土所植漢武故事

漢武得種

漢武帝上林苑有緋桃紫文桃仝城桃霜桃西京雜記

古今事文類聚

桃賦

漢永平中劉晨阮肇入天台迷不得返經十三日飢甚遥望山上有桃遂攀險援葛至其下噉數枚飢止躰充下山取水見一杯流下有胡麻焉乃相謂此近人矣遂度山見大溪溪邊有二女子色甚美見二人持杯便笑曰劉阮二郎捉向杯來劉阮竊二女欣然曰來何晚耶因邀還家至十日求還苦留半年女遂相送指示還路鄉邑已變　後已仕矣按神記

求種不得

種在京下有好桃枯玄就求不得從者玄曰德之休明則甫種其桃桔失如其不爾雖壁開物亦不可得也　拾遺

古今事文類聚

續若

桃賦

晉傅玄

有東園之珍菓兮永陰陽之靈和結景根以列樹兮艷長畝而駢羅夏日朱熟而進廟堂辛民踐秋厥味益長亦有冬桃冷作氷霜放神適意悠日所嘗華升御於內庭兮飾佳人之令顏實充虛而蔡飢兮信功烈之難忘原嘉波牛於斯林兮悵萬国之又安毫海島而博慨兮懷度朔之渺茫指盛樹之獨茂兮條枝紛而蟠閑根龍虬而委結兮弥千里而猶盤神荼以司姦郁壘討邪而濟正兮皆惟桑之美之足言

古今事文類聚

李實　李樹　棗並附

事要語

種別類分或朱或黄唐元時貢

古今事文類聚

一朶耀白丹之色滿面賦素素裏成蜀都賦又有青赤白三種張揖有白棗酒泉有赤棗異志

君子防未然不亂婢姆閒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顏延年色潤芳陵標味奪冬水朱沈約盤根植瀛海交幹倚横天　魏太宗仙李盤根大柱元皇頌水盤裏薦碧實鮑照

古今事文類聚

蟹食棗實

臣章曰陳仲子盜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井上有李蟹食實過半矣陳仲子俯而拾之三咽而後

耳有聞目有見也

五原蔡經入山而遇其家人云到昇仙山有五李形如世間者但光明洞澈而實以五井水洗之便軟而可食飽耳子

漢武初脩上林苑遠方獻名果有朱李黃李綠李青李綺李青李西京雜

王戎年七歲嘗與諸小兒遊賭道邊李樹有子折枝諸小兒競取之惟戎不動人問之答曰樹在道邊而多子此必苦李也取之信然世說

房陵朱仲有李園二子六所述異記

和嶠性至愛有好李或之不過數十生啖之不遠致士生啖候其上直摧少生詣園共啖患校樹迸一車枝與和公惟笑而已未脩和嶠事

往園中令婢子而皆訶擊賣錢故嶠婦弟王濟伐之也語林

王安豐有好李常賣之恐人得種常鑽其核世說

王羲之帖云青李來禽櫻桃日於藤子甘實盛爲佳幽封多不生足下所疏云此果佳可爲致子當種之吾篤嗜果今在田里惟以事故遠爲致此子者則大惠也洪玉父云來禽以味甘來衆禽也

東都嘉慶坊有李樹甘鮮爲京都之美故稱嘉慶李今人但言慶李蓋相謂既熟不加李字可記也韋述兩京記

老子之母適到李樹之下生老子自指李樹曰以此爲我姓神仙傳

東方朔去弟子俱行朔渴令弟子叩道邊家門而不知室主名呼不應朔復往到博勞飛集其家李樹上朔謂弟子曰主人當姓李名博汝呼當應堂中人果有姓李名博出乃朔相見即入取飲與之東方朔占

曹植謝賜棗表即文殿中虎賁臣等多棗一奩以棗夏熟今則冬生物以非時爲珍恩以絕口爲厚詔報曰山棗涼州來云、

王祥後母既中有棗樹始著子使守視晝驅鳥雀夜警鼠時而忽至祥抱樹至暗母見之惻然改悔自此祥事母彌謹母亦愛祥兒不頓晉書

楊愔四世同居庭有棗樹實落于地羣兒咸爭愔獨坐不顧季父見之曰此兒恬恪有我風三國典略

王僧孺五歲父友餉其父延年李者先與僧孺僧孺曰大人未見不敢先嘗不受之共食曰李未久已三千年日月流使人悵然去後度索君曰此海神仙傳

菱 芡附

建安祝穆 和父編

菱陵也說文芰即菱也一對兩角生水果剝菱芡也

菱事類

詩句

紫菱生軟角青蓋水果剝菱芡也一枝採菱刺一枝葉割

生平菱翻紫角利鮮

文

雉眼也說文

詩句

剝芡珠走盤山谷螺毛蚕玉碎不死銅盤蠢蠢虬頭生

哀雖鬪敗絳情如海蚌投出真珠明無暫明珠論斗數雞頭

山谷

古今事實

實芡

屈到嗜芰有救召其宗老而爲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

爲芰屈建命去之曰夫子不以私欲干国之典也国語

製芰衣

紅原製芰荷以爲衣離騷

蓋圖菱芡

龔遂爲渤海太守勸民秋冬益蓄果實菱芡

賀菱芡

顧著芰衣見顧門

論蓴建文
加邊之品蓴文存焉雙多成唐蓴文所生父自嗜之而抑按宰
礼既設就養北方之礼又失奉死如生之義奉乎素欲建何忍
為

律詩

食蓴有感　楊廷秀

幸自江湖可避人壞珠輾玉冷无塵何須抵死露頭角行樂苟
花老此身

七月望鄧參濠　楊廷秀

官濠水落兩三痕正是秋初雨後天蓴行中間開一路疏來誰
過採菱船

菱沼　楊廷秀

柄似蜻蜓股採肥菜如蝴蝶翼利走蜻蜓翅立蝶飛起便是菱
花菊子時

食菱　楊廷秀

雞頭吾弟鶴吾兄頭角嶄然世不爭白璧中藏煙水晦紅蕖左
知秀花明一生可木并知已千載靈均是主盟每到炎宮張火
傘秋山未當聖之清
古詩係芙

初食雞頭有感　歐陽永叔

六月京師暑雨多夜來風吹芡滿塘南風吹芡滿塘岸池鎖曾寒閉冷舟蕭
陂安可擬爭先園客採新苞探新苞剖蚌得珠從海底郡城可物貴新
鮮厥價難詢與珠比金盤玉箸何所薦消暑菱藕如玉軸白越
窑食方錢扇蒲口飄浮清嗜秫崗却思白少在江湖野艇長歌菱
行裏香新味全手白摘玉纍沙磨軟還芡一甌閒不芡五鼎方
宜適情意可喜何時遂賞頴東田歸去結茅臨野水

蓮

蓮荷實也一曰的或謂之藕荷根也一曰蕖乃莖下白弱在泥中者同上註其根藕其中的的中意爾雅的五月中生生敢脫至秋表皮黑的成可食或可磨

翠葉蓮語

藕附

以為飯輕身益氣令人強健詩淵

詩句 池蓮拆秋房綠青房圓實各戴二張鵬露冷蓮房墜粉紅
杜路藕野池中杜佳人雪藕絲於

古今事文類聚

燕用乾藕子

後唐馬郁為秘書監時張承業權貴任事每客宴集陳列珍果
客無敢先嘗郁食之必盡承業私戒主者它日郁至惟以乾藕
子置前而已郁知不可啖擇中出一鐵錐擿研而食之承業大
笑為公易之云勿敗吾家法說

古今文集

古詩

蓮實大如指分甘合母慈共房頭鑿鑿更深兄弟恩實中有心

黃魯直

荷葉如小兒手令我憶舉雖迎門深藏遠心政自苦食苦何
能甘甘食恐腊毒素食則懷慙蓮生淤泥中不與泥同調食蓮
誰不甘知味良獨少吾家雙井塘十里秋風香安得同抱子歸

司馬君實

製美蓉蓉

律詩

蓮房

蓮房前後熟供嗽不須齊肉嫩山蜂子稜深天馬蹄尚連餘藥
在深映亂荷低脆美如新采近根猶帶泥

胡致隆

古詩係藕

山谷坐上分題賦藕

平生采雪妻七星羅心劒豈無有絲毫上押天子聽而不自薦
達胡為乎泥中泥無賴安得君從容其子亦可怜風味如

范至能

乃翁

石榴

楊廷秀

荷衣支蜀字為卷家住雲煙太華峯外面看來青璞玉留中瑚
出許珍瓏

藕

事類要語

若榴石榴也廣雅若榴謂之製蜀都賦其在晨也灼
若九日樓扶桑其在夕也爽若燭龍吐精光博雅
丹暉綴於朱房縹的點乎紅顏備在何陽庭前石榴賦千房
同複十子如一蟠房聚實之則珠散令之則冰釋張載賦

古今事文類聚

古詩

紅榴擢玉房山谷庭榴剖朱實江邊海榴紅綵錦窠白元
稹

張騫採種

張騫與來雲曰張騫為使外國十八年得安石榴種博
物志

獻安石榴

晉安帝時武陵臨沅獻安石榴一蒂六實沈約宋書

石榴多子

北史齊安德王延宗納趙郡李祖收女為妃毋宗氏薦二石榴
於帝莫知其意帝問魏收答曰石榴房多子王新昏妃毋欲子
孫眾多帝大喜

古今文集

古詩

石榴

日炫古錦豪露浥紅瑪瑙池煖清肥二翁跡如掃

范至能

石榴

榴枝古多而澁歟折已秋蕾石罅破曉日丹砂爛低從雕俎
萬苞待摘乃判張騫功使事時尚誦閭歸漢

石榴歌

玳瑁敲枝朗明馬牙硝骨綿數裹霜風擊破錦香裳鸚鵡啄
殘紅豆顆美人磨齒含盤唾銀鉤設海螺明硃破蒲萄常含瑩液
甘一堂薗冷敲漿玉

石榴歌

蟬噪秋枝槐葉黃石榴香老裂寒房霜流僊包染紫瓏巢蓴蠟紙
裹紅氈玉刻兆龍含露淵鸞班似帶湘娥泣盡娘初嫁嗜甘
酸嚼破水精千萬粒

律詩

石榴

高枝重啟折霜老斫月爐試劍紫金琉兩堆紅玉珠根雖傳大
履種必近仙都題作江南信人應賤梅奴

石榴

深著紅蕖染暑棠琢成紋敵秋霜半含笑臉清水齒忽疑吟
邊古錦裳裁作房珠作骨水精為醴玉為漿劉郎不為文園
渴何苦星槎遠取將

石榴

庭榴結實艷芳叢一夜飛霜染江東棗大而銳子者呼
隰謾重重

棗

慨酸棗孟子業棘其枝林今江東棗大而銳子者呼為壺棗猶狐也細腰者今鹿盧棗關雅棗有拘牙

雖心牛頭羊角獐麂細腰之名廣雅八月剝棗七月擿食之邊
其實棗周孔婦人之贄狙公芧栗列禦寇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
與千戶侯等貨殖傳棗栗千石比千戶侯安邑之御棗也魏文帝詔信都之棗離宮別館
離死其死矣化為枯枝人生不能行樂何以虛謚為嘗嘉名耳
庭前八月梨棗熟一日上樹能千迴杜

棗大如瓜

李少君以却老方見上少君曰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食臣棗
大如瓜安期仙者

棗實如椎

尹喜共老子西游大秦王毋共食玉文之棗其實如椎尹喜
內傳

海棗不實

齊景公謂晏子以東海之中有棗華而不實何也晏曰昔者秦
殺公乘弁理天下黃帝棗棗棗至海而採其布破蒸棗故華而
不實公曰吾佯問子對曰嬰聞佯問者佯對也晏子春秋

嗜羊棗

曾晳嗜羊棗曾子不忍食羊棗失小物而貪紫黑色故呼羊棗

棗棗濟飢

秦飢應侯謂王曰五死之棗棗請發倉而振之

覆射棗

武帝時上林獻棗上以枝擊棗實前殿檻呼朔曰此來此來先生知此棗中何物朔曰上林之棗四十九枝上曰何以知之朔

曰呼朔者上地以枝擊撼而木林也曰朔來朔來者棗也此
者四十九也上大夫賜帛十疋
伐棗去婦見出妻門
以棗饗舅見厠門
周文弱枝之棗潘閬若賦
周文之棗
棗投棗報
梁蕭琛嘗侍宴醉伏上以棗投琛琛乃取棗擲上中面中巫在
帝帝動色曰此中有人不得如此豈有說也琛曰陛下投臣以
赤心臣敢報之以戰栗

古文苑卷八

古詩

棗

北周有一樹布葉垂重陰外雖多棘刺內實有赤心

棗

侯秦趙整

浮華齊水畔垂彩鄴都寺昂勑安縣二栗字稼雜二風搖羊角
樹日映雞心枝殺城踰石室表仙儀已開安邑美求茂玉
門垂

棗

梁簡文帝

王介甫

種桃昔所傳種棗予所欲在實爲美果論材又良木餘甘入郊
家尚得饋婦述兒余秋熟中快獲取饗足風包墮朱繡日顆緻
紅玉稃剪古已然涵詩周宜録約束責舜間萬樹蔭平陸誰云
食之昏匿智乃成俗廣庭觴聖壽以此參春薪願比赤心投堂
明儵予燭

瓜 木瓜附

秋瓜其紋淺小狀綿瓜秋瓜小瓜子其本
子小綿七月食瓜七月乃瓜者治瓜之時也
八月剝瓜者剝瓜之時也大戴禮曰剝瓜者
曲斷之而中義焉為國君者華之而不以繩
者果之不以繩也諸侯之子不以繩不為丈夫
之貴瓜桃李梅同一委人掌斂果蓏而賜之以時
藏冰者掌斂冰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冰事頒冰掌
鑑窓之以鑑絲若鄭司農云鑑讀如鑑盛物瓜瓠之鑑
賦瓜曰剖瓠瓜曰劈瓜時字區曰都
詩豳風七月 破瓜鄭箋云破瓜謂分之也
落帝 瓜瞎瓜瓞之民 注瓜瓞大瓞也
古文苑卷八 木瓜附

芸瓜將父
曾子芸瓜而誤斬其根曾晳怒大杖擊其
蘇孔子聞之告門弟子曰參來勿納也曾子
曰舜之事父小棰則受大杖則走今參事父委身以待暴
怒身死陷父於不義不孝孰大焉家語

瓜時而代 見安代門

視瓜坑儒

秦始皇帝令人種瓜於驪山硎谷中溫處瓜實成使人上書曰
瓜冬實有詔下博士諸生說之人人各異則侍使往視之而為
伏機諸儒生皆至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壓死
滿坐古文奇字序

東陵種瓜

邵平故秦東陵侯秦滅後爲布衣種瓜長安城東種瓜有五色甚美故世謂之東陵瓜又云青門瓜青門即東陵也

鄭瓜美惡

梁大夫宋就爲邊縣令与楚隣界梁楚邊亭皆種瓜梁亭敏力數灌其瓜美楚人窳而希灌其瓜惡楚令以梁瓜之美怒因往夜竊搔梁瓜梁竟之欲往報搔楚瓜宋就曰是搆怨之道也乃令人夜往竊爲楚灌瓜楚旦往則已灌瓜伺而察之則梁亭爲也楚令大阬因具謁楚王楚王乃謝以重幣故梁楚之驩由宋就也 ——賈誼新書

王母仙瓜

西王母謂上元夫人曰朱陵山食靈瓜其味甚好憶此味久已七千歲矣漢武內傳

設瓜得鼠

孫鍾家貧種瓜瓜熟有三人來乞瓜鍾設瓜及飯謂鍾曰家君厚惠乃示子葬地鍾後生權權生亮亮生休幽冥錄

種瓜自給

吳步騭避難江南單身窮困種瓜自給

盜瓜知愧

晉桑虞家園瓜熟有人踰園盜之虞見以園雜多棘刺使人爲開道及盜負出見道通知虞使除之乃送瓜叩頭請罪虞勉之三五一實

晉武太康八年王濬園生瓜三蒂二并實死

削瓜侵肉

後周王羆嘗与客食瓜客削瓜皮侵肉頗厚羆意嫌之及瓜皮落引手就地取而食之客有愧色

寒瓜遺母

滕曇恭年五歲母患熱病思食寒瓜十公不產曇恭晝夜號泣不能得俄過一暴門曰我有双瓜分一相遺李家篤異而與之

獻瓜投官

陸贄帝幸梁道有獻瓜果者帝嘉其誠欲授以試官贄曰爵位天下公器不可輕也今獻瓜一器果一成盛則受之彼忘軀命者何勸哉

逐兎踐瓜

唐酷吏王弘義殘暴時來俊臣與交爲御史騰文圖有白兎縣爲集人捕遂踐死遺蔬令胡德曰昔聞秦亡東陵侯種瓜今有白兎御

蝠集瓜上見蝙蝠

架上種瓜

馬湘有道術嘗於洞庭南刺史馬植坐上以酒水噴盛土種瓜頃刻引蔓花實參差其葉綠仙傳

瓠瓜令結

吳文穆蒙正在龍門讀書一日行伊水上見賣瓜者意欲得之無錢其人偶遺一枚公悵然取食之後作相買園洛城東南下直伊水却在水以瓠瓜爲名不忘貧賤也聞見錄

古詩

甘瓜

剪綵已破秋蒂熟新院不解抱蔓歸踟躕相如渴

范至能

園人送瓜

江間雖炎暑瓜熟已不早傾筐浦鴨青摘眼頗色好沉浮亂昧玉愛惜如芝草

杜甫

致中惠瓜成二絶　劉芳坤

故人風有瓜畦約遥送筠籃百里間翠蔓纔一握極知風味勝黄瓞

花狀溜く香浮玉蘇水沉く色弄金那似甘瓜能破暑一盤霜雪正清襟

食瓜有感　黄魯直

暑軒毛物洗煩熱百果凡材得我憎辞井鶏龍浸碧下金盤碧筠疏寒氷田中誰問不納履坐上適來何屢蠲此理一杯分付与我思明望在東陵

古詩係木瓜

木瓜

流く堂邑濃林く金沙絢却笑宣州房魏作紅粧面

支店二六　一二

野店多貴木瓜　范至能

花木瓜日華雪夜綉成花何須蝦子強呈界自有瓊

柿

宋柿王逸昭鴨柿若瓜李尤七款

烏椑八稜

梁陳圏有烏椑八稜地理志又見雑俎

梨

秋林凌寒晩霜殺熟蔕甘香味獨兼火傘朝虹浪花拂風標却似色中餘

食梨小梨

孔融兄弟七人第六年七歳與諸兄食梨輒取小者人問其故答曰小兒法當取小者

張公梨

洛陽北郊張公園梨海内惟一株藩嘗賦云張公大谷之梨

好梨不煞

相南郡每見人不快輒噴曰君得哀家梨不嚼食不舊語林陵有哀仲家梨甚美大如升入口即消極言愚人不別味得好梨煞食之也世説

崔遜人號爲前坐梨

梨號刀斧

李建勳罷相之南出鎮務章一日遊西山田間茅舍有老叟教授村童公謂子甚安閒出鎮務章一日遊西山田間茅舍有老叟教多食果實以鵝氣子云五藏刀斧乃離別之離非梨也蓋離別牧伐留懷有若刀斧緣就架取小冊振拂以呈丞相乃鵝氣子事軒

樹下楊妃

馬嵬驛令高力士盛備貴妃於佛堂前之梨樹唐史

查難比梨

駁小名糖父小名梨文帝戲曰橋何如梨荅曰梨是但何敢比

讀鄴侯傳

當年已誤來商山芝老更堪餐人生要當無事兩鬢梨

陸務觀

尚想飛花映綺疏離離二秋實纍無丹臞露不摘漫玉顆寒氷嚼欲無舊有佳名傳太谷詔分靈種下仙都杯漿未用悵猶得相知病少蘇

劉彥冲

食梨

珍實渾疑露結成香疱況是雪階傾笑語盤出疑剖輕盈照齒明盧橘謾勞誇夏熟荔枝未許勃朝酲吹餘更擲桐君錄快果知非浪得名

朱元晦

掛冠太谷肯干時飲坐風流特地奇當暑籬落不隔竹中水

雪齒先知霜後碎撚瓤爲汁解甲友怜玉作肌老子酌來渾謝客見梁倒疑只姊遲

詩話

韋應物燒梨

唐肅宗宴召諸王等三郎問於地上坐時李泌絕粒二顆可乎上亦不許賜以化果諸王等又曰臣等以大家心何乃偏耶不然三郎故下地果何用因記先生恩澤如此臣等請聯句以爲之爭詔下曰先生絕粒已久童兒信王曰夜抱九仙我一品衣一王曰不食千鍾要唯珍兩顆梨既而三王請

果實部

栗

羣書要語

閩有栗山種樹之栗實之方中饋食之遠芬實人与千戶侯等 漢書 中山好栗 周禮 女執具不過棗栗腶脩 燕秦千樹栗其利與千戶侯等 史記 榛栗柿棗 齊民要術 東夷韓國出大栗如梨 魏志 南方有摘酢其人牙時有臭耳魏文詔夫摘柑橘食之則芳唇齒之間 晉 張載 蜀都賦 歲拾橡栗隨山採栗 左思 吳都賦 狙公賦芧栗也 莊子 狙公賦芧栗朝三而暮四 莊子 栗以戰栗見 裏 門

擲栗卜郡

宋劉秀之爲丹陽尹先是丞相謝安祝穆和父編

卜宴觀事在有一客得之謂曰汝等試以栗遍擲柱入等者必得此郡唯秀之入焉其言果驗 世說

兒不爭栗

王泰之幼敏悟年數歲時祖母散栗於床群兒競之泰獨不取問其故對曰不取當自得耳由是中表異之 世說

栗綴於鼻

道人殺七二名文祥能造逐逐酒開頃刻花營一官檄召飲取栗散於官奴皆開異香唯笑七二者栗綴於鼻不可脫但聞臭須臾狂舞粉黛狼籍乃陳過栗乃墜地 傳

老去自添腰脚病山翁服栗補脾方 蘇子由

羣書要語

淮海惟揚州厥包橘柚錫貢孔安国疏小曰橘大曰柚 書 貢橘踰淮而北爲枳 周禮 蜀漢江陵千樹橘其人与千戶侯等 史記 有財物志曰南方有橘酢其人牙時有臭耳魏文詔夫橘柚之爲物也 晉 張載 蜀都賦 歲拾橡栗隨山採栗 左思 吳都賦 狙公賦芧栗朝三而暮四 莊子 栗以戰栗見 裏 門 狙公賦芧栗也 莊子 栗以戰栗見 裏 門 栗其實小如彈黃如金鈿之金橘 花果錄 金衣公子 吳志 孫休 又珍重更過三十子未堪分付野人還 蘇子由

橘　金橘　柑　抱坡附

羣書要語

淮海惟揚州厥包橘柚錫貢孔安国疏小曰橘大曰柚 書 貢橘踰淮而北爲枳 周禮 蜀漢江陵千樹橘其人与千戶侯等 史記 榛栗柿棗 齊民要術 東夷韓國出大栗如梨 魏志 南方有摘酢其人牙時有臭耳魏文詔夫橘柚之爲物也 晉 張載 蜀都賦 歲拾橡栗隨山採栗 左思 吳都賦 狙公賦芧栗朝三而暮四 莊子 栗以戰栗見 裏 門 狙公賦芧栗也 莊子 栗以戰栗見 裏 門 栗其實小如彈黃如金鈿之金橘 花果錄 金衣公子 吳志 孫休 又珍重更過三十子未堪分付野人還 蘇子由

霜後十分黃 山谷

霜橙壓枝金彈垂 道家 霜橙壓枝金彈垂 道家 霜後十分黃 山谷 霜橙壓枝金彈垂 道家 霜後十分黃 山谷

吳柑一名乳柑惟泥山爲最地不弥一里所產柑其大六七寸圍皮薄而味甘脯不粘瓣食不留滓一顆之核纔一二開有全無者 橘譜 真柑錄 生枝柑鄉人以其耐久留之枝間候其味變并藉葉而折故名生枝 同上 甘於蜜 柑

白露滿柑子 杜 破柑霜落爪 甘於蜜 柑

橙子木有刺香氣馥馥可以熏衣 橙 橙橙橙香橘 杜

實也 同上

霜橙壓香橘 杜

橘中之樂

巴邛人家有橘園霜後橘盡取然有大橘如三斗盎已大異之剖開每橘有一叟鬚眉皓白紅明皆相對棋戲談笑自若一叟曰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仙不得深根固蔕爲愚人摘下耳

帶十二實

平西將軍史寬送橘十二實共一蔕爰瑞異羣臣賀盛

懷橘遺母

陸績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三枚去拜辭墮地術謂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答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

橘樂治病

蘇耽種橘疎井以救鄉里之病若以井泉服一橘葉即已神仙傳

羲之橘帖

王羲之帖云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

賜羣臣橘

唐肅宗以九月九日賜羣臣橘

金橘後出

金橘產於江西以遠難致都人初不識明道景祐初始與竹子俱至京師余出蒙江西見吉州人甚重之可經時不變云橘性熱而溫成皇后尤好食之由是價重一顆直錢十餘枚有大橘如三斗盎已大異之剖開每橘有一叟鬚眉皓白紅明皆相對棋戲談笑自若一叟曰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仙不得深根固蔕爲愚人摘下耳

橘柚不受拘

汝陽張奴爲廬江太守聚歛今嘗餉一奩并其小男七歲就取一枚盤拿取付外舉以兩教与之盤拿兒甘鞭卒謝承後漢書

羲之柑帖

王羲之帖奉柑一百不能佳

布裹甘子

益州歲進甘子皆以紙裹之他時長吏婪紙不敢代之細布既而恐甘子爲布所損每懷憂懼有御史甘子布至吏以布裹甘推布裹甘子布知不堪曰果爲所推父子布到縣吏叔以布裹甘子爲故子布初不之知父而方悟閭者莫不大笑唐新語

千頭木奴

晉衡字叔平爲丹陽太守每獻治家廉儉不啖後客遺十人於武陵龍陽洲上作宅種柑千樹臨死勑兒曰汝母恐吾治家故窮如是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止一疋亦足用矣又衡甘成熟得輒貯數千疋與陽記

甘果懷橘

王永相倭懷下甘果盤滋味香壞懷橘子

上元傳柑見上元門

雜著

黃甘陸吉傳

黃甘陸吉者楚之二高士也黃隱於泥甘陸隱於霜山楚王聞甘名嘗使召之陸吉先至賜姓熊氏封洞庭君黃隱在群臣右久之冀甘始來一見拜溫尹平陽侯班賜令君號起隱七当

蘇子瞻

寺文齊名入朝久滞費用事一日吉伯居上甘心附之群臣皆疑之會秦遣蘇軾鍾離瑾使楚二名皆豪傑吉伯

柳州城北種枇
子種黃柑三百株春來新葉滿城隅方同
州利木奴幾歲開花閒噴雪柯人摘實見垂珠若教坐待成林
後滋味堪堪養老夫

食枇

一顆雖怕木分珍機事曉逸臣黃曲抹下北牆悃逐臣露班霜
枝剪翠碧金盤玉指破香泉鼓く先流齒香霧靠く欲噴
人坐客皆歡為收子十如一栩栩為吾留

枇杷

根子以下原根

嘉樹園く謝可攀攀枝秋實漸開斑先摘霜晴爛熳く繁
花綠葉間

贈景文

宋祁

已屯筆雨註芳枝酒杏餐宜枝一年好景君須記正是枇

文忠三十六

黃橘綠時

張

枇杷甘酸各効能南蠻錫貢不同升果中亦有遠才嘆有客攜
條氣郁層

食枇奇謝舍人

劉彥冲

洞庭朱橘木弄色玉缸琥珀薦冰鮮枇杷黃已貢金盤摘美
酒助杯香雖生南土名猶重未信中州客厭嘗欲寄百包遠聊
去只應佳味愧風霜

枇杷

陳堯臣

枇杷冬華實黃大如雞子小者如杏味甜酸適志

盧橘夏熟或云即枇杷上林賦

枇杷樹二首并盧橘楊梅等新栽

柳宗元

同裕拒庭

州堪云枇杷冥暑無變負笠揚華余植之庭圖枇杷栽序

枇杷

律詩

大華峰長年一樹堪蒲發湯之分枇杷黃熟金橘綠無酸雨熟依枝
重疑流水顏冬長卿今在否莫漫作園官

枇杷

方朔食九枝樹稠遺根漢苑識風流也知不改清朝瑞枯槁聊
開聖主憂

楊梅

劉彥冲

楊梅共子大如彈九月正赤五月中熟く甜似梅子
味甜酸南海異物志

楊梅

楊廷秀

五月楊梅尸痛林初疑一一似兒金味方回甜痛批更色比濫
南荔子孫飛應似聞新入貢登盤不見舊供吟許成一寄山中
友恐辭枝頭要楊心

楊梅

可庭平

楊氏子年九歲孔君平詣其父設果有楊梅孔指示兒此實君
家果兒應聲答曰未聞孔雀是孔子家禽耶子

楊梅

楊廷秀

此楊家果

謝紹先師立宗卿忠楊梅

楊廷秀

物物稽山卅少双情知風味勝他揚玉肌半醉生紅梨壓微深染紫霞火齊堆盤珠徑寸醴泉燒齒柘為漿故人解寄吾家果未變蓬萊閬仄香

越絕書揚盛一時與儂瓜薑不當知一夫自奚吾裹奚此春何從夢見之也解過江皆稱德相政緣作尹是立逕渠伊不最南村汰未免先驅事荔支

蔗

糖霜附

群書要語

諸蔗也說文甘蔗交趾所生者圍數寸長丈餘異物志甘蔗其餘為石蜜廣志搥破壓取汁曰糖餅煎令凝如冰雪名曰石蜜又煞令堅如飴投口消釋入口即化名曰糖霜

醴而含蜜張揖廣雅都蔗雖甘不能為石蜜廣志搥破壓取汁煎令如飴餅如雪消如冰名曰糖霜

曹植論臨淄侯牋飲食有柘漿寒朝進清醥甘蔗之流

百味旨酒羅列前後玄冰絳柘漿析朝醒醲都賦

文房二

文房圖

漸入佳境

顧凱之為虎頭將軍每啖蔗自尾至本人或問之曰漸入佳境

鼠矢汙餳見物誡門

始煎糖霜倣糖霜

唐大曆間有僧号鄔和尚不知所從來踏白馳登縹山結茅以居須鹽米薪菜之屬即書寸紙繫錢緡遣馳負至市區人知為鄔也取平直樹物千餘皴馳歸一日馳北山下黃氏者蔗苗成汁曝成飴謂之石蜜本草亦云煉糖和乳為石蜜是也後又為紫小根是也唐太宗遣使至蔗酒唐赤土國用甘蔗作酒雜以紫小根是也唐太宗遣使至摩揭陀國取熬糖法即詔揚州上諸蔗搾汁如其劑色味甘於西域遠甚然只是今之砂糖蔗之技巧太此不言作霜然則糖霜非古也歷世詩人模奇寫異亦無一章一句言之惟東坡公過金山寺作詩送遂寧僧圓賓云吾江與中冷共此一味水

雜著

蔗產南方

甘蔗只生於南方北人嗜之而不可得綠文於武陵王處求酒及甘蔗郭汾陽在上代未賜甘蔗二十條子虛賦所云諸柘巴苴蔗柘也蓋柘即甘蔗也漢郊祀歌柔嘉柘漿析朝醒取甘蔗汁以飲客

古詩

賦得甘蔗以一字為韻　舒信道曾

瑤池宴罷王母還乞桃飛入三山上空餘綠葉間雲封露冷秋光淡月照清輝玉盤盛處疑堪比紅袖擎來欲共攀瓊截斷寒冰何足羨金莖仙掌露珠漙

安期棗棄狂來欲共餐沆瀣漿此時一嚼輕千金壚邊何用文君琴五十弦空對坐相思毛髮生青陰蔚蔚甘蔗欲誰餐但

文房二十七

梨橘柚紛珠狀冷氣相期盃盤上顧郎不見休惆悵佳境到頭還不妄詩成雖捉陽春唱金勝乞與將軍杖

雜著以下係糖霜

糖霜譜

糖霜之名唐以前无所見自古食蔗者始為蔗漿宋玉招魂所謂胹鱉炮羔有柘漿是也其後為蔗餳張協亮使黃門就中藏更取交州所獻甘蔗餳是也後又為石蜜南中八郡志云零甘蔗汁曝成飴謂之石蜜本草亦云煉糖和乳為石蜜是也後又為蔗酒唐赤土國用甘蔗作酒雜以紫小根是也唐太宗遣使至摩揭陀國取熬糖法即詔揚州上諸蔗搾汁如其劑色味甘於西域遠甚然只是今之砂糖蔗之技巧太此不言作霜然則糖霜非古也歷世詩人模奇寫異亦無一章一句言之惟東坡公過金山寺作詩送遂寧僧圓賓云吾江與中冷共此一味水

蟹薦琥珀何似糖霜美酒凝香真花我州作領谷梓州雍熙長老寄糖霜云遠寄蔗霜知有味勝於崔子水晶鹽正宗坤地從誰說我舌猶能及鼻尖則遂寧糖霜見於文字者實始二公甘蔗所在皆植獨福唐四明甘異他處遂寧有糖氷而遂寧為冠四郡所產甚微而顆碎色淺味薄緣土人不得其法緻山在縣北二十里山前後為蔗田者十之四糖霜戶十之二蔗有四色曰杜蔗曰西蔗曰竹蔗曰荻蔗也曰紅蔗本草所謂甘蔗者紅蔗也破去青皮搥碎壓汁煎為糖霜色如琥珀而清冷可愛其止渴生津與西蔗同但味短耳西蔗竹蔗荻蔗皆可作糖霜色淺土人不甚貴杜蔗綠嫩味濃厚專用作霜凡蔗園地力今年為蔗田者明年改種五穀以息之霜之為器用以蔗劑曰蔗鎌曰蔗凳曰蔗碾曰榨斗曰淋罐中品色亦自不同堆疊如假山者為上團枝如乳鐘者次之沙脚為下紫為上深琥珀次之淺黃又次之淺白為下宮和初王灼著糖霜譜二卷其說頗詳今摘其要載於左

糖霜

亦非堂蜜亦非餳青女吹霜凍作氷透骨清寒輕著齒嚼成人跡板橋聲

楊廷秀

擬欖 餘甘附

擬欖子大如棗二月華八九月熟生食味酸蜜藏久留美南州草木狀擬欖樹身脩長皮皆高數尺其

子深秋方收閩中尤重其味云明目解酒毒有野生者子繁樹峻不可梯緣但刻其根下方日許以鹽於其中一夕子皆自落胡表異物志

良金美玉 附

古詩

擬欖

五行各四時維水兩謝炎燋凌不氣擬欖得之多酸苦不相入初辛久方知韜迹入中州萬里來江淹幸於吾子席得迎衰果點中州銀果待珠圓玉光璀璨不甘兒女甜遺味久則那良弊未甘至悔吾何世已忘孫綽詩誌為君哦

歐陽永叔

擬欖

南珍商舊記嘗甘頗能憶摘來荔不書傳從古酒紘藪包封走中土天序異難坎有色多黯黯今君此堂上真物堪擬欖青膚鐵骨表裏含堅白彼包羞已新比剛眼清泉漱芳名臭味獨潛感淖雪漬煩醒滌除堂宇霽切採時蔬西伯嗜昌歜廟鼎實調梅壯士仍嘗膽田來超俗好諸絕不言慘殷勤謝凡口誰白空三歎

劉貢父

擬欖

王元之

江東多果實擬欖稱珍奇共人對玩食之先羣眉皮核苦且澁歷日復棄遺良久有迴味始覺甘美銘我今何所喻喻彼忠臣佐辭旨道遠君耳厭浪投天涯世亂思其人採詩者無輕擬欖詞

擬欖

撇攪　蘇子瞻

紛く青子落紅臨正味森く苦且澁特得微甘回齒頰巳輸崖蜜十分甜

古詩係餘柑

餘柑

炎方撇攪佳餘柑葉雨霜風婆雖小珠氣韻乃酷似駢脂流吻餘髮鬢青其至侯門收寸長粉骨成珍剖猶聞箱篋畧少轉森嚴味奇才用不窮雖用何殊弄端如效苦言逆耳多嫌忌弄果事何傷遠言德之累悵巳易達知感茲發長嘯

古今事文類聚 翠圖要語 關

古今文集

古詩

梅聖俞寄銀杏

鵝毛贈千里所重以其人鴨脚雖百箇得之誠可玩子問得之誰詩之遠且貧霜野橘林實京師寄時新封包雖甚微採掇皆躬親物貴以人貴人賢棄而逾開緘重嗟惜詩以報慇懃

和聖俞鴨脚子　歐陽永叔

鴨脚生江南名實未相浮絳囊因入貢銀杏貴中州致遠有餘力好奇自賢侯因令江上根結實纍纍秋始摘纔三四金奩潤凝旒公卿不及識天子百金酬戍子漸多衆く枝上稠主人名好客賜我比珠投擲堅青所從滿荊棘石榴想其初來時厥及墻頭物性久雖在人情逐時流

惟當記其始後世知來由是亦史官法嘗獲續君謀

永叔內翰遺李太博家新生鴨脚　梅聖俞

北人見鴨脚南人見胡桃識內不識外疑若橡栗韜鴨脚類綠李其名因果高者鄉官城郡多以此為種樹三千年結子防山綠剝核千无虧持置官曹省曹今喜生都下為植葡萄初聞帝苑荅文俊主棄寢蠹一誰採擬上林貴我巳叨豈无異鄉感二此微物遭一世走塵土屬顛得霜毛

古詩係鵝子

送鄭戶曹赴果得鵝子　蘇子瞻

彼美王山東整為金盤實寢盤脫雲溪尊奉佳客客行何以贈一語當加璧祝君如此果德實以自澤驅校二郡仇巳我心腹疾頓君如此木凜二傲霜雪翦為君倚几淨滑不容刮物微與不淺此贈毋輕擲

花卉部

梅花

翠微北苑語　大庾嶺上梅花南枝已落北枝方開寒暖之候異也　坡詩注上林苑有紫蕚梅腳脂梅西京雜記

詩乃　巡簷索共梅花笑冷蕊疎枝半不禁杜舍弟從甥甘江頭千樹春欲暗竹外一枝斜更好　坡詩紛紛裁太碎艷艷紅蠟綴初乾共和靜

古今事文類聚

飲梅花下

隋開皇中趙師雄遷羅浮一日天寒日暮於松林間酒肆旁舍見美人淡粧素服出迎時已昏黑殘雪未消月色微明師雄喜與語言極清麗芳香襲人因與之扣酒家門共飲少頃一緑衣童子笑歌戲舞師雄醉臥但覺風寒相襲久之東方已白起視大梅花樹上有翠羽啾嘈相顧月落參橫但惆悵而已　龍城錄

竹梅花賦

宋賈平為相奏勁質剛態發狀疑其鐵腸石心不解吐婉媚辭狀觀其文而有梅花賦清便富艷得南朝徐庾体殊不類其為人皮日休桃花賦序

古今文集

雜著

梅譜并序　范至能

梅天下尤物死間智愚賢不肖莫敢有異議予圃之士必先種之二本曾與客飲花下賦詩云折更開遲三二月北人應作杏花看客曰公詩固佳待北俗何淺耶晏安得不然梅且不厭多他花有无多少皆不緊重輕余於石湖至雪坡既有梅數百本比年又於舍南買王氏僦舍七十楹盡拆除之治為范村以其地三分之一与梅昇下我梅特盛其品不一冷始尽得之隨所得為之譜以遺好事者

江梅遺枝野生不經我接古又名直脚梅花山間水濱清寒迥絶之処皆此本也花稍小而疎瘦有韻香氛清实大而硬早梅冬至前已開故得早名要非風土之正杜子美云梅蕊臘前破梅花年後多惟冬春之交正是花時耳

消梅其实圓小鬆脆多液无滓多液則不耐日乾故不入煎造亦不宜熟惟堪青嗽

古梅其枝樛曲万狀皆蘚皴藉以苔蘚雖於枝間或長數寸風颸綠絲飄拂可玩去成都二十里有臥梅偃蹇十人余平生見梅奇古惟此兩処

王琪君上時守吳郡適公曰綿娃宮北發
精神於瓊瑤矣藝苑新園吏無端偷折尖風城從此有健身
當時罕併如此一年不可勝數矣世傳吳下紅梅詩甚多惟
方子適一篇絕唱有紫府羣仙來換骨春風吹酒上凝妝之
句

鶯脰梅多紅梅也凡雙果必並蒂惟此一蒂而結雙梅
杏梅花比於梅色微淡然實甚區有嫩斑色全似杏味不及紅
梅

蠟梅本非梅類以其與梅同時香又相近色酷似蠟瓣故名蠟
梅凡三種以子種出不經接花小香淡其品最下俗謂之狗
蠟梅經接花蕊盛開花亭亭名磬口梅言似僧磬之口
也最先開也葉光如紫檀花密香繞名檀香梅此品最佳蠟
梅香超過梅香初不以形狀貴也故難題詠山谷簡

又如大桃如子在其中

范至能

梅以韻勝以格高故以橫斜疎瘦為老枝奇掛者為貴其新接
梅不一歲抽數枝不高二三四尺如酴醾薔薇藤者吳下謂之
氣條此直上或三四尺如規利无所謂韻与格矣又有一種葉壯力勝
者於條上發短枝狀如棘針花繁綴之亦非高品近世始盡
黑梅江西有楊補之者尤有名其徒倣之者實繁觀楊氏畫大
略皆氣條耳點葉法奇峭夫梅實遠惟趙宣仲所作差有風致
世雖有評之者余故附之譜後

楊廷秀

梅之鞏於蒼雪之經著於說命之書召南之詩然以濫不以象
以實不以華山賢古之人貴質而不尚其華歟然花如桃李顏

如渥丹不尚華飾而獨潤梅之華何必
非假乎藥而服能潤澤撫天下之香始
當時罕併如此一年不可勝數矣世傳吳下紅梅詩甚多惟
方子適一篇絕唱有紫府羣仙來換骨春風吹酒上凝妝之
句

鶯脰梅多紅梅也凡雙果必並蒂惟此一蒂而結雙梅
杏梅花比於梅色微淡然實甚區有嫩斑色全似杏味不及紅
梅

蠟梅本非梅類以其與梅同時香又相近色酷似蠟瓣故名蠟
梅凡三種以子種出不經接花小香淡其品最下俗謂之狗
蠟梅經接花蕊盛開花亭亭名磬口梅言似僧磬之口
也最先開也葉光如紫檀花密香繞名檀香梅此品最佳蠟
梅香超過梅香初不以形狀貴也故難題詠山谷簡

又如大桃如子在其中

范至能

梅以韻勝以格高故以橫斜疎瘦為老枝奇掛者為貴其新接
梅不一歲抽數枝不高二三四尺如酴醾薔薇藤者吳下謂之
氣條此直上或三四尺如規利无所謂韻与格矣又有一種葉壯力勝
者於條上發短枝狀如棘針花繁綴之亦非高品近世始盡
黑梅江西有楊補之者尤有名其徒倣之者實繁觀楊氏畫大
略皆氣條耳點葉法奇峭夫梅實遠惟趙宣仲所作差有風致
世雖有評之者余故附之譜後

楊廷秀

梅之鞏於蒼雪之經著於說命之書召南之詩然以濫不以象
以實不以華山賢古之人貴質而不尚其華歟然花如桃李顏

日不假鉛華而天然玉潤雪不借芬芳而自有清香中別有韻清極不知寒是一家春
晴雨之時固佳在梅前雨後在梅外其於三家所謂未開似千里思人著也或謂物
此時非晴雨語北梅之枝濃暗顏而語也或曰非彼惡此中酣
繁此即彼乎爾夫吾詩橫斜之句哉今
因併書之揚公序

洪炎盧

崢嶸突兀蒼藤為骨凜然冰姿氣壓群木近似則然孰知其真
儲萬解者先天下春

古詩

兎園標物候驚時最是梅街前當路發映雪擬先開枝橫却月

梁何遜

觀花絕壑人煙斷臺觀朝遊長門沈夕驅臨卫盃應知草飄落故逐上春來

二月見梅

山谷

桃花能紅李能白春深何處與春色不應尚有一枝梅可見東君若留客向來閑處當發冬白者未白紅未紅祇今已是丈人行勿與年少爭春風

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風亭下梅花盛開

蘇子瞻

春風嶺上淮南村百年梅花自一株雨愁黃昏長滯客月落欲曉猶聞鐘江頭千樹春欲動雪裏一枝香不足折來傳遠信寄與千里故人同

次韻子由松風亭下梅花

蘇子瞻

松風亭下梅花發雪裏開花待誰折只今風雨已消殘明朝但有青青葉更結明年子滿枝

和秦太虛梅花

蘇子瞻

江頭千樹春欲動雪裏一枝香不足折來傳遠信寄與千里故人同

和秦太虛梅花

蘇子瞻

羅浮山下梅花村玉雪爲骨冰爲魂紛紛初疑月掛樹耿耿微聞水到盆竹外橫斜疏影淡月下浮動暗香來此花開時共誰好惟有孤山林處士

和秦太虛梅花

蘇子瞻

玉妃謫墮瀟湘浦化爲此樹花之主春風搖蕩不自持夜月微明照愁苦相逢京洛豈無人舊曲重聽腸已斷

和秦太虛梅花

蘇子瞻

江梅欲破江面村無人徑自芳意味不共群芳爭比並故應寂寞待騷人

古梅

蘇子瞻

湘妃怨立凍蛟舞月冷冰枝玉無數有時寒知百千年老幹著花疏一兩點春供君幾醉壁前雪那得到直愁剩日東風句

律詩

陸凱與范曄相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詩云

贈詩曰

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

絕句

上介甫

北風日日垂江村歸愛正酣梁苑忽聞梅柏破前破楚客不

憶角數枝梅凌寒特地開遥知不是雪爲有暗香來

江梅

江梅可緩飛前輩有歌詞莫惜黄金盡難忘白雪枝吟看歸不得醉鎮日如癡和雨和煙折令情寄所思

早梅

萬木凍欲折孤根暖獨回前村深雪裏昨夜一枝開風遞幽香去禽窺素艷來明年還應律先發映春臺

江梅

杜甫

梅蕊臘前破梅花春後多絶知春意最早衆客愁何霽元同色江風亦自波故園不可見巫岫鬱嵯峨

春艾然

許維翰

白玉堂前一樹梅今朝忽見數枝開兒家門户重重閉春色因何得入來

梅

一樹寒梅白玉除迥臨村路傍溪橋不知近水花先發疑是經春雪未消

劉言史

竹裏梅

竹与梅花相並栽梅花正發竹枝垂風吹總向竹枝上直似王家雪下時

蘇子瞻

次韻楊公濟梅花

梅梢春色弄微和你意南枝剪刻多月黑林間逢縞袂霜陵醉裏誤誰何

月也要增漫一尊玉友終不負東皇臨春結綺荒荆棘誰信幽香是故鄉

冰盤未薦含酸子雪鎖先看雨凍枝應笑春風木石菜附點凡骨要人驅

蚊綃剪碎玉簪輕檀暈粧成雪月明肯作老人春一醉縣知欲落更多情

綃裁練帨玉川家肝膽清新冷不邪穠李爭春猶辦此更教踏雪看梅花

天教桃李作輿臺敢遣寒梅掌一開憑仗幽人收艾納閑看国香和雨入蓑苔

春入西湖到処花裙腰芳草傍山斜盈盈解珮臨湘浦脉脉當壚傍酒家

莫向霜晨怨未開白頭朝夕自相催斬新一朵含風露拾似西廂待月來

洗尽鉛華見雪肌要舟真色闘生枝檀心已作龍涎吐玉頬何勞嫩蕊藍

和張規臣水墨梅五絶見寄　杜甫

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　杜甫

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遥在揚州沈時對雪遥相憶送客逢春可自由幸不折來傷歳暮若爲看去乱鄉愁江辺一樹垂垂發朝夕惟人自白頭

詳梅

羅鄴

令情含態一枝斜靜掩漁家短檐慈袖尚憐香半日向人如許雨多時初開偏称雕梁畫未落先愁玉笛吹行客見來无夫意解帆煙浦爲題詩

梅花

韓偓

梅花不肯傍春光自向深冬看艷陽龍笛遠吹胡地月燕釵初試漢宫粧風雖強暴翻添思雪欲侵凌更助香應笑暫時桃李

林君俊

山園小梅

怕愁貧睡獨開遲自恐氷容不入時改作小紅桃色尚餘孤
瘦雪霜姿寒心未肯隨春態漫道無言春已知

在更看綠葉與青枝

東坡云石曼卿紅梅詩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此至
陋淺村学中語也

詩話

紅梅下婦人

蜀州有紅梅數本郡宴賦閱和鎗游人莫得見一日有兩婦人
高髻大袖乘駱語笑郡吏啓鑰間不暴人唯東壁有詩曰南枝
向暖北枝寒一種春風有兩般道似貧家淡粧濃抹總相宜

獨于無爲

古詩以下紫薇花

戴詠蠟梅

金盞頌春寒惱人香一朵輕無比李廻風味極不淺

躰熏山麝臨色泥蜜蠟落成排不滿無時有暗香度

蠟梅四絕

黃庭堅

花房小如許細黃金蕊中有清香乃爾奇細細輸
來從戎處所貴嘉木滿緣趣得協學問風

陳去非

隋煬帝女衆寶兒數治多態能常謂蜜供基試朝之世
基詩曰線愁知得粘王意常把花枝慢慢行南部煙花記

爽奚余仙面排行立曉晴愁勢夜來雪少住作珠瓔

學一金步搖朝日明漢宮當用好光景一似此園中

和讀章公黃梅

陳無己

寒裏一枝春已開半點黃道人不好色行處苦爲香

色輕花更黃躰弱香自永玉質余作裳山明風弄影

蠟梅一首贈趙景貺

蘇子瞻

天公點酥作梅花此有蠟梅禪老家蜜蜂探花作黃蠟取蠟爲
花亦此物天公變化誰得知我亦兒嬉作小詩君不見萬松嶺
上黃千葉玉藥檀心粉奇絕醉中不齊渡千山夜聞梅香失醉
眼歸來却覺鼻花去憂製作仙覓奇句此間風物屬詩人我老
不飲當付君行適見我適越笑指西湖作衣鉢

陳無己

化人工巧作細緣花何年落子空王家羽衣霓袖染杏蠟從此人
間識尤物肯須朱郎却未知天公下取仙翁詩爲先雖趾駕玉
藥却怪寒花未清絕北風驅雪度關山把燭看花夜不眠明朝
詩成公亦去長使詩仙誦佳句湖山信美更浪人已羨西湖屬
此君坐想明化吳兒越行遍雖詩騷擊鉢

蠟梅

智瓊劉貴日初遊回眼覘此風前施家二聰蠟作杏蒂歲三逢

梅是蠟花近詢真僞月明決映日細看真是蠟我今嚼蠟已甘
腕況此有韻蠟不如只愁繁香數定力重我欲醉須人扶不辭

花前醉經月長酒是香君試別

律詩

蠟梅

楊廷秀

紫玉團雕雪鉢統著行來從真蠟國自號小黃香夕吹擎寒
馥晨曦透暖光南枝本同姓嗅我作它揚

從張仲謀之蠟梅

黃庭堅

聞君寺後野梅發香蜜藥成宮樣黃不擬折來遮老眼欲知春
色到池塘

謝王立之送蠟梅

晁無咎

未教落素混永池且看輕黃綴雪衣越使可憐千里致春風元
自未曾知

詠木犀

胡照逸

凝酥點嫩黃善做清巖衆衆西風搖盡狂蜂蝶獨伴天邊桂子香

輕薄西風未辦霜故將黃蜜作秋光吹殘六出猶餘四匹似天花更著香

賦木犀次韻呈奇父　陳去非

國香薰舍先生醉秋葉藏花客子迷驅使晚風同勝地東軒不用鎮帷犀

凝露堂木犀　楊廷秀

空花四出剪鵝黃金粟千枝露裏芳看來能幾大如何著得許多香

夢斡白鳳上青空座覺銀河入月宮身在廣寒香世界笑來簾外木犀風

只道秋花艷未強此花儘更有商量東風不得千紅紫曾有西風半點香

八月十七日天竺送桂花分贈九素　蘇子瞻

月缺霜濃細蘂乾此花元屬廣寒宮誰收天竺山中路不與人間俗眼看

空記昔年破械山僧怜取金粟前夜雨折歸禁直晚香滿袖惹衣斑

佩莫遣孤芳老澗邊

叢桂　劉彥冲

涼飈振遠村寂莫度清芬山路不知處時夜聞孤猿抱寒石落子半飄雲袖手空延仰撫才可賦君

花卉部

蘭花

群書要語

蘭香草也說文楚人曰蕙秦人或謂之蘭蘭別受名也孔子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易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脩道立德不爲困窮而改節家語与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知其芳家語子既芸蘭之九畹又樹蕙之百畝又樹蘭之百畝畹猶畎也楚辭離騷紉秋蘭以爲佩又曰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

種蘭訣

或種蘭茶蔚不遜茂乃法圃師以機以鍤而蘭神未茶非乎衆卉苗既驟捽根亦旋僞噫貞哉蘭茶教遂發舒然其天和雖瘠而成也假雜壤亂其天真雖佳而斃也牛貞介而擇係者其蘭茶乎樂係亂而偷做者其蘇卉乎呼莽之爲醫師孰不能勝之不仕即食逐之惰祿者孰若澤之不位耶嗚呼業画者以機爲主而後見襲養之正

清水記　黃省曾

蘭似君子蕙似士大夫大槩山林十蕙而一蘭也雖騷曰既滋蘭之九畹又樹蕙之百畝則知楚人我蕙高貴蘭夭蘭反蕙生時以沙石則茂伏之以湯者則芳是所同也至其一莖一花而香有餘者蘭也一莖五七花而香不及者蕙也余居保安僧舍開牖於東西二養蕙而東養蘭觀者必問其故二著其說

古詩

題畫次韻春蘭　蘇子瞻

春蘭如美人不語自氣味時聞風露香佳文深不見丹青爲寫真色欲稍離騷傳數之如靈均冤佩不敢燕

題楊次公畫　蘇子瞻

蕙本蘭之族依然臭味同曾爲水仙傳識楚詞中幻色雖非實貞香亦竟空云何起微嘆臭味兩俱通

秋蘭已悴以其根歸李古　朱元晦

秋至百草晦寂寞露滋蘭皐一以悴無緻不能治尚君念離索无以遺所思願言託孤根歲晏以爲期

律詩

蘭花　楊廷秀

菊譜敘　劉家

草木之有花浮治而易壞凡天下靡脆難久之物者皆以花比之冇非正人達士堅操萬行之所好也然余嘗觀屈原之爲文香草龍鳳以比忠正而菊与蘭桂荃蕙間出離同爲所取又

雪徑偷開碧花水根乱吐小紅芽生无根李春風面色在山林更士家政坐国香到南邨木落霜天和雖翰付与騷人定著差

菊一名日精本草甘菊治風也苗爲蔬葉爲羹莖大菊鳥喙苗爲鴛鴦菊葉有黃白今既此甘菊又有紫菊赤黃二種花有單瓣千瓣大小不同宜薦酒中菊葉治風也苗爲蔬葉爲羹莖大菊鳥喙苗爲鴛鴦菊葉有黃白今既此甘菊又有紫菊赤黃二種花有單瓣千瓣大小不同宜薦酒中菊葉治風也苗爲蔬葉爲羹莖大菊鳥喙苗爲鴛鴦菊葉有黃白今既此甘菊又有紫菊赤黃二種花有單瓣千瓣大小不同宜薦酒中菊葉治風也苗爲蔬葉爲羹莖大菊鳥喙苗爲鴛鴦菊葉有黃白今既此甘菊又有紫菊赤黃二種花有單瓣千瓣大小不同宜薦酒中菊葉治風也苗爲蔬葉爲羹莖大菊鳥喙苗爲鴛鴦菊葉有黃白今既此甘菊又有紫菊赤黃二種花有單瓣千瓣大小不同宜薦酒中菊葉治風也苗爲蔬葉爲羹莖大菊鳥喙苗爲鴛鴦菊葉有黃白今既此甘菊又有紫菊赤黃二種花有單瓣千瓣大小不同宜薦酒中菊葉治風也苗爲蔬葉爲羹莖大菊鳥喙苗爲鴛鴦菊葉有黃白今既此甘菊又有紫菊赤黃二種花有單瓣千瓣大小不同宜薦酒中菊葉治風也苗爲蔬葉爲羹莖大菊鳥喙苗爲鴛鴦菊葉有黃白今既此甘菊又有紫菊赤黃二種花有單瓣千瓣大小不同宜薦酒中菊葉治風也苗爲蔬葉爲羹莖大菊鳥喙苗爲鴛鴦菊葉有黃白今既此甘菊又有紫菊赤黃二種花有單瓣千瓣大小不同宜薦酒中菊葉治風也苗爲蔬葉爲羹莖大菊鳥喙苗爲鴛鴦菊葉有黃白今既此甘菊又有紫菊赤黃二種花有單瓣千瓣大小不同宜薦酒中菊葉治風也苗爲蔬葉爲羹莖大菊鳥喙苗爲鴛鴦菊葉有黃白今既此甘菊又有紫菊赤黃二種花有單瓣千瓣大小不同宜薦酒中

菊譜敘　劉家

草木之有花浮治而易壞凡天下靡脆難久之物者皆以花比之冇非正人達士堅操萬行之所好也然余嘗觀屈原之爲文香草龍鳳以比忠正而菊与蘭桂荃蕙間出離同爲所取又

松者天下歲寒堅千之木也而陶淵明乃以松名配菊連語而稱之夫菊原泛明實甘正人達士堅操篤行之流矣孫綽以花為名固与浮冶易壞之物不可同年而語也且菊有異於物者凡花悅於春盛實以秋成其根枝葉无物不然而菊獨以秋花悅茂於風霜搖落之時此其得時者異也有花葉者花未必可食菊根葉未必可食而康風子乃以食菊仙又本草云以九月取花六服輕身柔老此其花異也花可食者根葉未必可食而陸佃埤雅以採擷供左右林投又本草云以正月取根此其根葉異也夫以一草之微自未至本无非可食有功於人者加以花色香態纖妙閑雅可為玩賞燕寢則占人取其香以比德而配之以潔寒之操夫豈偶然而已哉洛陽之風俗大抵好花物品之數比他州為盛劉元孫伯紹者隱居伊水之濵築室藝菊而植之朝夕酌泳乎其間益有意於舒嘯堂下觀玩而樂之於是博訪名品之次第筆為大牡丹劣支香第次之又為小牡丹劣支香第次之又為千葉黃白菊單葉白菊

品論叙于左以列諸譜之次

花數總三十有五品

龍腦一名小銀臺葉色淺綠

新羅一名玉梅一名凌霄一葉千葉二葉大開

鄧縣黃千葉一原有双紋

御愛一名賞紅千葉淺紅間金邊外葉稍白

玉毬一花葉中小葉如剪羽

玉鈴瓏白千葉中有細紋

金萬鈴正黃色而葉有細紋

大金鈴花比玉毬稍大

銀盆深黃葉五出有双紋

林葉深黃千葉中有鈴葉

蜂鈴千葉深黃中有鈴葉

鵝毛淺黃千葉細如毛

越子深黃千葉最小

夏金鈴深黃千葉必六月開

秋金鈴深黃千葉最後者如蜂鈴狀

金錢千葉黃似玉毬

鄧縣黃千葉

御愛次千葉

黃一色千葉

出河中府

王盆多葉黃心而下有胎

孤州白千葉双紋白葉

白菊單葉白花

銀盆黃之下別有双紋白葉

順聖淺紫一花不過六七葉

夏萬鈴別出五月紫色細花

秋萬鈴千葉淺紫

綉毬千葉深二葉大開

荔支千葉花葉若荔

玉絛粉紅千葉細葉

楊妃粉紅千葉

金蟬千葉黃色而葉有細斑

紅二色千葉深淺似幻二色也

桃花粉紅單葉中有黃蘂

專論甘菊

余切謂古菊木有殊異如今者近漸安仁諸處愛其香或詠其色或採之於東籬或泛之於酒斟坡皆今之甘菊也

王觀

欽遺

余聞有爵香菊者黃花千葉似金錢菊色得名有故記云彭澤好菊採之滿把坐其下以自況心以爲得名當爾好事者亦以彩紙剪花以綴之以形狀名有金錢菊者

范至能

菊譜序

山林好事者以治圃藝菊為樂而其種之多至數十百品不可悉數今以其正色淺深及其變異之大略為之譜先黃而後白間隔著之使人觀之不致混淆焉

之腴不免

陽人飲其華而壽使大人君子當年時飛升

猶是而已矣以動植論之以其正色淺深及其變異之大略為之譜先黃而後白間隔著之使人觀之不致混淆焉

桃柳華花云如蜀飛翔鳥以其正色淺深及其變異之大略為之譜先黃而後白間隔著之使人觀之不致混淆焉

衆草之詞而言之以其正色淺深及其變異之大略為之譜先黃而後白間隔著之使人觀之不致混淆焉

甘菊一種可食小人餌餉黃白二花雖不可餌皆可入藥而治頭風與向日葵此論堅定無疑併著于後

史正志

菊草屬也以黃為正所以繫稱黃花讀俗九日飲菊以祓除不祥蓋九月律中无射品數九俗尚九日而用時之草也南陽酈縣有菊潭飲其水者皆壽神仙傳有康生服其花而成仙菊有黃單瓣小金錢千葉小金錢千葉御衣黃千葉黃單瓣大金錢野菊茉莉菊白鸝香銀杏菊波斯菊金盤兒萬壽菊蓮花菊芙蓉菊佛頂菊桃花菊無朋菊紫菊一名孩兒

後序

菊有黃白二種而以黃為正人於牡丹獨曰花而不名好事者於菊亦相呼黃花皆所以珍異之故今譜菊有二種一種葉氣香味甘葉銀可食花微小者為真其

青葉細莖作高叢氣味苦花大名苦薏非真也今吳下惟甘菊一種可食花甚大隱居白花尤甚花亦大隱居

猶是而已矣以動植論之以其正色淺深及其變異之大略為之譜先黃而後白間隔著之使人觀之不致混淆焉

論部頗不公正兵後復云白菊治風痰陳藏器之說亦然盡

賀方及抱朴子所法又惡用白菊蓋與前說相抵捂今詳此惟甘菊一種可食小人餌餉黃白二花雖不可餌皆可入藥而

治頭風與向日葵此論堅定無疑併著于後

史正志

菊草屬也以黃為正所以繫稱黃花讀俗九日飲菊以祓除不祥蓋九月律中无射品數九俗尚九日而用時之草也南陽酈縣有菊潭飲其水者皆壽神仙傳有康生服其花而成仙菊有黃單瓣小金錢千葉小金錢千葉御衣黃千葉黃單瓣大金錢野菊茉莉菊白鸝香銀杏菊波斯菊金盤兒萬壽菊蓮花菊芙蓉菊佛頂菊桃花菊無朋菊紫菊一名孩兒

黃單瓣北方用以牢節令大異黃單瓣開時節候不差江南地暖百卉造作無時而菊獨不然故其理菊性介烈高潔不與百卉同其盛衰必待菊降草木黃落而花始開嶺南冬至始有撥菊收

也本草一名日精一名傳延年所佩貴者尚可以菜
花可以藥餌可以釀酒可以救饑可以禦寒可以
不可一日无此花也陶淵明植於三徑采於東籬最愛掇英汎
以忘憂謝會稽以公望美譚風甘菊島縣產大極也花黃不雕若十
色也早則晚發君子志也冒霜吐芬秋菊之品余謂
食也其為物重如此然品類亦數十種而白菊一二年多有變
黃者余植二水植白菊數畝除秫六年尽變為黃花分以色之黃
白又雜色品類可見於吳門者二十有七種大小頗也殊異而
不同自昔好事者為牡丹為瑤海棠竹菊作譜記者多矣獨菊
花未有為之譜者殆亦菊花之未逢賞音俊博雅若子与我同志者續之
夫耳目之未接品類之缺文也故余姑以所見為之若
余考為老圃而知識草木因併書于簡之思欲以者之說不為无據
今以所見列于後

黃　大金黃　小金黃　佛頭菊　小辮頭菊

金蕊菊　金鈕菊　金錢菊　深色御袍黃
綠子黃　棣棠菊　甘菊　淺色御袍黃
野菊

白　金盞銀臺　樓子佛頭　添色喜容　纏枝菊

玉盤菊　單心菊　腦子菊　茶糜菊　楞子菊　万鈴菊
雜色千葉菊　桃花菊　芙蓉菊　皮兒菊

夏月佛頂菊

後亭

菊之開也既黃白深淺之不同而花有落者有不落者蓋花瓣
結密者不落盛開之後漸漸轉白而白色者則轉紅枯干枝
上花瓣枝疎者多落盛開之後漸漸退風雨摵之則飄飄
滿地矣王介甫詠菊詩云黃昏風雨打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

史正志

贈宋遜之

遜之云菊當以黃為正
黃花候秋節遠自夏小正坤象有正色鞠衣亦令名周官
從人掌賜與相頒疾惡遵伯厚識真似淵明君言我所印出論誰改

蘇子瞻

甘菊比苦遂古詩

蘇子瞻

越山春始寒霜晚愈好朝來山細染秋香一夜爰此意甚佳而高人不見孤根陰屋松獨秀元飛草晨光雖照耀秋雨半摧倒先生日不出黃染紛一歸尤人送酒壺空腸嚼珠宝香風入牙頰楚些發天藻新篇已滿宿根寒不揚揚三秀芳蘂生死何足道頗聞昌黎公恨不早

菊

劉彥冲

青叢護郁早抽茅金葉翔斑曉著花秋意紙應旬淡泊化工可是惜紹華軽煙細雨重陽節曲檻踈籬五柳家幕醉朝吟供採摘更憐寒蝶共生涯

羅隱

離落歲云暮數枝聊自芳實越新霜露金坼小苞香千載白衣酒一生青女素輕薄更後此有行藏

和公拙相公元日

劉禹錫

家三菊尽言淡泊獨史芳黍離見麻衣排更香向風搖羽翮含露滴瓊蕤紫女下紅粧扮蝶來雖

後杞菊賦　蘇子瞻

天隨生自言嘗食杞菊及夏五月枝葉老硬氣味苦澁猶食不已法作賦以自廣始余嘗疑之以為士不遇窮約而北至於飢餓嚼嚅草木則過矣而余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貧衣食之奉治不如昔者又移守膠西與通守劉君對式閭古城廢圃采杞菊食之掬腹而笑然後知天隨之言可信不謬作後杞菊賦以自解且謝之云吁嗟先生誰使女坐過對賓盈門之造請後接禹之趨走朝衙遠午安坐堂上林木參差雜花爭發幅巾曳杖逍遙其間則膠西之不毛瘠鹵而不毀棄草木以詔口腹對客饌蔬拳菜嘗嘗而已嘻亦陋矣雖然先生之春昔嘗故山之瓦有先生吟然而忘曰人生一世如蛩伸肘何苦為貧何者為富何名為貴何為賤或拯溺而拯救吧或梁肉而黑瘦何侯之丈度印三九越溝而約於霍林同蹄於二杓吾方以把為粮以釣為粮者食而忘歸秋食花實而冬食根庶幾乎西河南陽之壽

續杞菊賦　蘇子瞻

張子為江陵之遊方中春草木數榮經行郡圃意有所欣非采神之是問盲把杞菊之青三爰命采掇付之包人沒清泉以細煮昇五味而食之曰嘗嗟乎吾昔嘗以為士不遇窮約而北至於飢餓嚼嚅草木則過矣而余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貧衣食之奉治不如昔者又移守膠西與通守劉君對式閭古城廢圃采杞菊食之掬腹而笑然後知天隨之言可信不謬作後杞菊賦以自解且謝之云吁嗟先生誰使女坐過對賓盈門之造請後接禹之趨走朝衙遠午安坐堂上林木參差雜花爭發幅巾曳杖逍遙其間則膠西之不毛瘠鹵而不毀棄草木以詔口腹對客饌蔬拳菜嘗嘗而已嘻亦陋矣雖然先生之春昔嘗故山之瓦有先生吟然而忘曰人生一世如蛩伸肘何苦為貧何者為富何名為貴何為賤或拯溺而拯救吧或梁肉而黑瘦何侯之丈度印三九越溝而約於霍林同蹄於二杓吾方以把為粮以釣為粮者食而忘歸秋食花實而冬食根庶幾乎西河南陽之壽

續杞菊賦　蘇子瞻

張子為江陵之遊方中春草木數榮經行郡圃意有所欣非采神之是問盲把杞菊之青三爰命采掇付之包人沒清泉以細煮昇五味而食之曰嘗嗟乎吾昔嘗以為士不遇窮約而北至於飢餓嚼嚅草木則過矣而余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貧衣食之奉治不如昔者又移守膠西與通守劉君對式閭古城廢圃采杞菊食之掬腹而笑然後知天隨之言可信不謬作後杞菊賦以自解且謝之云吁嗟先生誰使女坐過對賓盈門之造請後接禹之趨走朝衙遠午安坐堂上林木參差雜花爭發幅巾曳杖逍遙其間則膠西之不毛瘠鹵而不毀棄草木以詔口腹對客饌蔬拳菜嘗嘗而已嘻亦陋矣雖然先生之春昔嘗故山之瓦有先生吟然而忘曰人生一世如蛩伸肘何苦為貧何者為富何名為貴何為賤或拯溺而拯救吧或梁肉而黑瘦何侯之丈度印三九越溝而約於霍林同蹄於二杓吾方以把為粮以釣為粮者食而忘歸秋食花實而冬食根庶幾乎西河南陽之壽

續杞菊賦　蘇子瞻

張子為江陵之遊方中春草木數榮經行郡圃意有所欣非采神之是問盲把杞菊之青三爰命采掇付之包人沒清泉以細煮昇五味而食之曰嘗嗟乎吾昔嘗以為士不遇窮約而北至於飢餓嚼嚅草木則過矣而余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貧衣食之奉治不如昔者又移守膠西與通守劉君對式閭古城廢圃采杞菊食之掬腹而笑然後知天隨之言可信不謬作後杞菊賦以自解且謝之云吁嗟先生誰使女坐過對賓盈門之造請後接禹之趨走朝衙遠午安坐堂上林木參差雜花爭發幅巾曳杖逍遙其間則膠西之不毛瘠鹵而不毀棄草木以詔口腹對客饌蔬拳菜嘗嘗而已嘻亦陋矣雖然先生之春昔嘗故山之瓦有先生吟然而忘曰人生一世如蛩伸肘何苦為貧何者為富何名為貴何為賤或拯溺而拯救吧或梁肉而黑瘦何侯之丈度印三九越溝而約於霍林同蹄於二杓吾方以把為粮以釣為粮者食而忘歸秋食花實而冬食根庶幾乎西河南陽之壽

續杞菊賦　蘇子瞻

張子為江陵之遊方中春草木數榮經行郡圃意有所欣非采神之是問盲把杞菊之青三爰命采掇付之包人沒清泉以細煮昇五味而食之曰嘗嗟乎吾昔嘗以為士不遇窮約而北至於飢餓嚼嚅草木則過矣而余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貧衣食之奉治不如昔者又移守膠西與通守劉君對式閭古城廢圃采杞菊食之掬腹而笑然後知天隨之言可信不謬作後杞菊賦以自解且謝之云吁嗟先生誰使女坐過對賓盈門之造請後接禹之趨走朝衙遠午安坐堂上林木參差雜花爭發幅巾曳杖逍遙其間則膠西之不毛瘠鹵而不毀棄草木以詔口腹對客饌蔬拳菜嘗嘗而已嘻亦陋矣雖然先生之春昔嘗故山之瓦有先生吟然而忘曰人生一世如蛩伸肘何苦為貧何者為富何名為貴何為賤或拯溺而拯救吧或梁肉而黑瘦何侯之丈度印三九越溝而約於霍林同蹄於二杓吾方以把為粮以釣為粮者食而忘歸秋食花實而冬食根庶幾乎西河南陽之壽

續杞菊賦　蘇子瞻

張子為江陵之遊方中春草木數榮經行郡圃意有所欣非采神之是問盲把杞菊之青三爰命采掇付之包人沒清泉以細煮昇五味而食之曰嘗嗟乎吾昔嘗以為士不遇窮約而北至於飢餓嚼嚅草木則過矣而余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貧衣食之奉治不如昔者又移守膠西與通守劉君對式閭古城廢圃采杞菊食之掬腹而笑然後知天隨之言可信不謬作後杞菊賦以自解且謝之云吁嗟先生誰使女坐過對賓盈門之造請後接禹之趨走朝衙遠午安坐堂上林木參差雜花爭發幅巾曳杖逍遙其間則膠西之不毛瘠鹵而不毀棄草木以詔口腹對客饌蔬拳菜嘗嘗而已嘻亦陋矣雖然先生之春昔嘗故山之瓦有先生吟然而忘曰人生一世如蛩伸肘何苦為貧何者為富何名為貴何為賤或拯溺而拯救吧或梁肉而黑瘦何侯之丈度印三九越溝而約於霍林同蹄於二杓吾方以把為粮以釣為粮者食而忘歸秋食花實而冬食根庶幾乎西河南陽之壽

續杞菊賦　蘇子瞻

張子為江陵之遊方中春草木數榮經行郡圃意有所欣非采神之是問盲把杞菊之青三爰命采掇付之包人沒清泉以細煮昇五味而食之曰嘗嗟乎吾昔嘗以為士不遇窮約而北至於飢餓嚼嚅草木則過矣而余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貧衣食之奉治不如昔者又移守膠西與通守劉君對式閭古城廢圃采杞菊食之掬腹而笑然後知天隨之言可信不謬作後杞菊賦以自解且謝之云吁嗟先生誰使女坐過對賓盈門之造請後接禹之趨走朝衙遠午安坐堂上林木參差雜花爭發幅巾曳杖逍遙其間則膠西之不毛瘠鹵而不毀棄草木以詔口腹對客饌蔬拳菜嘗嘗而已嘻亦陋矣雖然先生之春昔嘗故山之瓦有先生吟然而忘曰人生一世如蛩伸肘何苦為貧何者為富何名為貴何為賤或拯溺而拯救吧或梁肉而黑瘦何侯之丈度印三九越溝而約於霍林同蹄於二杓吾方以把為粮以釣為粮者食而忘歸秋食花實而冬食根庶幾乎西河南陽之壽

續杞菊賦　蘇子瞻

張子為江陵之遊方中春草木數榮經行郡圃意有所欣非采神之是問盲把杞菊之青三爰命采掇付之包人沒清泉以細煮昇五味而食之曰嘗嗟乎吾昔嘗以為士不遇窮約而北至於飢餓嚼嚅草木則過矣而余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貧衣食之奉治不如昔者又移守膠西與通守劉君對式閭古城廢圃采杞菊食之掬腹而笑然後知天隨之言可信不謬作後杞菊賦以自解且謝之云吁嗟先生誰使女坐過對賓盈門之造請後接禹之趨走朝衙遠午安坐堂上林木參差雜花爭發幅巾曳杖逍遙其間則膠西之不毛瘠鹵而不毀棄草木以詔口腹對客饌蔬拳菜嘗嘗而已嘻亦陋矣雖然先生之春昔嘗故山之瓦有先生吟然而忘曰人生一世如蛩伸肘何苦為貧何者為富何名為貴何為賤或拯溺而拯救吧或梁肉而黑瘦何侯之丈度印三九越溝而約於霍林同蹄於二杓吾方以把為粮以釣為粮者食而忘歸秋食花實而冬食根庶幾乎西河南陽之壽

井上枸杞架

采鉼銀泉鬼島來架雲空不与九木並自將仙蓋同影連千跡
日古細方條風送子鄰溝外飄香落位中花盃永此飲春殘小
石窊

楚州開元寺枸杞臨井繁茂可愛　劉禹錫

僧房樂樹依寒井井有香泉樹有靈葉堪羹菜宜龍石髮紅子
堪照銅瓶枝繁本是仙人杖根老新成瑞大形上品功能甘露
味還知一勺可延齡

嘗枸杞　楊建秀

斧花松客餞春杜夜吠仙苗喜晚菅味抱土膏甘復脆風含露
露噪猶香作靈淡者微施醬芼名昭時莫過湯却憶荊溪古
上聚條紅乳摘盈箱

花卉部

牡丹

事譜

唐人謂之木芍藥花譜

素花人不顯亦占牡丹名慈恩寺牡丹　白樂天
唐國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王建　賦牡丹　崔護

事始

按謝康樂集中言竹間水際多牡丹牡丹極分明則知牡丹花亦已久矣但自漢以來文士集中無牡丹歌詩惟隋煬帝植法初不說牡丹則知隋唐則花藥中所無也

盛於唐

白貞元中始於汾州衆香得宜取牡丹栽植之明年繁衍數百本初重木芍藥即今牡丹也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因移植於興慶池東沉香亭前李白後集序

賦街牡丹

明皇時民間有牡丹花面一尺高數寸帝未及嘗爲鬼衛去有便人奏云移氏有鬼街花以獻金仙帝私曰野鬼遊宮中非嘉兆也殊不知應緑之亂青猿

建四香閣

楊國忠爲四香閣每於春時木芍藥盛開之際聚賓於此閣上賞花焉賓見香閣門

有種藝術
宋單父有種藝術牡丹變異數
種不同呼為花神異人錄

詩花寓諷

邵康節訪商守趙郎中与章子厚同會議論緻倩不知政策節
話中因及洛中牡丹之盛趙謂章子厚曰吾輩老人也知此為甚詳
康節謂洛人以見花之高下者上也見枝葉而知
高下者次也見音音而知高下者下也章默然 章蒙訓

花盡有數

富鄭公留守西京時有園牡丹盛開召文潞公司馬端明楚建
中劉尉邵先生同會是時牡丹一朵有
數乎凡請先生筮之既畢先生曰又
問曰此少幾時開先生曰來日午時
日午時坐客曰諾次日衆罷花尚无恙酒酣坐客為相跋囑爺出花叢中觀
之言

牛家黃　潘溪緋　左花
樂屋紫　帕紺紅　嫩色紅
朱仙紅　九葉真珠　延州紅
鳳巢壽安　丹州紅　蓮花萼
魏肥花　甘草黃　一撚紅

右牡丹之名或以名或以氏或以州或以地或以色或雜其所異老而志之牡丹初不載文字唯以藥載本草然於花中不為第六品延已西及復州道中尤多与荊棘无異土人皆取以充薪可嘆已後洛陽牡丹始盛然未聞有以名著者彼必形於篇詠沈宋元白之流皆古詠花草計有若今之異者彼必形於篇詠而寂无傳為唯劉夢得有詠魏紫姚黃二絕千万系而已亦不云其美且異也謝靈運言永嘉竹間水際多牡丹今越花不忘洛陽其遠是洛花自古未有若今之盛也

歐陽公牡丹譜序云牡丹初不載文字唐人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善詠花草高明有一花之異者彼必形於篇什而寂无傳焉唯劉夢得有詠魏紫姚黃二絕千萬朵而已亦未云其美且異也予按白公集有白牡丹一篇十四韻又秦中吟十篇內買花一章先百五十五共道牡丹時相隨買花去一叢深色花十五中人賦而識尊所有牡丹芳一莖兩枝四五朵又明年以留守推官歲晚罷去只見其蕊者是未嘗見其極盛時然白之所謂已不勝其繁而余道途之妖艷不復有矣蓋日相望花開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之句又嘗微之百韻詩云唐昌玉藥會是栽牡丹期注紫敬寺花多与微之期入惜牡丹詩云何從而得之多也計其餘雖有名而不著未必佳也故今所錄但取其特著而以第之

姚黃　魏花　細葉寿安　鞓紅　青州紅

句許渾亦有詩云近來無奈牡丹何數十錢買一窠徐凝之云三條九陌花時節萬馬千車看牡丹又云何人不愛牡丹花古斷城中好物華然則元白未嘗無詩唐人未嘗不重此花也容有酷筆

牡丹賦

舒元輿

蓋遁乎深山自幽而芳以為貴重所知花則何遇焉天台之鄉西河也精舍下有牡丹其花特異天后歎七苑之有闕因命移植焉由此京國牡丹日月寖盛今則自禁闥泊富豪外廷士庶之家所漫如四隩之流不知其止息之地每暮春之月隧遊之士亦上國繁華之一事也近代文士為歌詩以詠其形容未有能賦之者余獨賦之以極其美或以子常以丈夫功業自持今則肆情於一花無乃有兒女之心乎余應之曰吾孚獨不見張荊州之為人乎斯人信丈夫也然吾觀其文集之首有荔支賦

焉荔支信美矣然亦不出一果所与牡丹何異哉但問其所賦之旨何如吾賦牡丹何傷焉或者不能對余遂賦以示之

圓文瑞精有星而景有雲而卿其光下垂遇物而形草木得之發為紅英英之甚紅鍾乎牡丹拔類遇倫國香欺蘭我研物情次第而觀暮春氣候經旬如珠綴露節偏韶光曉驅動盪支節如解疑結百脈融暢氣不可遏凡然盈怒如矜憤愧赧色披開照耀酣烈美麗膩鮮萬狀皆絕赤者如日白者如月淡者如耕覩者如血向者如迎背者如訣斯者如詬俯者如恥仰者如恍駁者如舞側者如跌弭者如醉曲者如抑容者如媚斂者如愁跡者如缺鮮者如澤慘者如織錦衾裯相覆綉帳連接晴館暮景露宵蕙或灼灼騰秀或亭亭別枝初曦三面下上次鱗三兩平遠田舍翁偶來買花厭低頭獨遠去嘆息無人語

題洛陽牡丹圖

歐陽永叔

洛陽地脈花最宜牡丹尤為天下奇我昔所記數十種可今十

年代之開圖又見故人向共開數種昔未知客言近城花特異往往變出新枝洛人繁謂京名字貴種不復論家竹比新較舊雖優劣爭先擅價各一時當時絕品可數者魏紅窈窕姚黃肥壽安細葉開尚少朱砂玉版人未知傳聞千葉昔未有只從左紫名初馳四十年間花百變最後最好游漢綠今花雖新我未識未信與舊誰妍媸當時所見已六絕豈有史姚此可疑古稱天下無正色但恐並好隨時移鞋紅鶴翎豈不美敏色如何焉但厭新花日愈好惟有我老年之衰

律詩

牡丹

裴說

數朵欲傾城安問桃李榮未嘗貧處見不比地中生比物疑無價當看獨有名遊蜂與蝴蝶來往自多情

題所賃宅牡丹

王建

賃宅得花遲初開恐是妖粉光深紫膩肉色退紅嬌且願風留著唯愁日炙銷可怜零落桑收取作香燒

李才元寄示蜀中花圖

范景仁

香故難發深亦不露王人非特賦其園耳去年入洛有獻黃花之名者潞公名之曰女真黃又有獻淺紅之名者鎮中敬宗白文公名之曰女真黃又有獻淺紅之名者鎮州令宮嬪諷念及暮此詩蒲六宮矣南部新書

長安安貴憎春殘爭賞先開紫牡丹別有玉杯承露冷無人知是漢家闌

白牡丹

長安三月五日雨街看牡丹奔走車馬慈恩寺元果院牡丹半月開故養兵部題此詩於佛殿東頭廡壁之上太和中敬宗自文城出大發園路幸此寺見所題詩吟翫久之

牡丹

牡丹欹艷亂人心一國如狂不惜金易若東園挑李果成無

牡丹

近來無柰牡丹何數十錢買一窠今朝始得分明見也其成
葵不校多　柳渾

和令狐相公牡丹

平章宅裏一欄花臨別開時不在家又道雨京非遠別春明門
外即天涯　張籍

牡丹

名園國色兩相歡常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
北倚欄干　范堯夫

牡丹

秉花至小能成實桑葉雖柔解吐絲堪笑牡丹如大不成一
事又空枝　王文康

白牡丹

嫦娥精璧靨朵雲妒春入香腮一夜開宿露枝頭藏玉塊暖風庭
面搗銀盃　歐陽永叔

牡丹

落盡春紅始見花衆時比屋事豪奢貧我池館恐無地看到子
孫能幾家門倚長衢攢綵仗繞欄橫翠幕賞罰信流年鬢有華
　羅鄴

牡丹

似共東君別有因峰巒雜處不勝春若教解語應傾國便是無
情也動人芍藥與君爲近侍芙蓉何處避芳塵可憐韓令功成
後辜負攜壺高此身
曹唐云傾國動公卿
戲題牡丹　韓愈

幸白同開俱隱約何勞相向鬪輕盈濃香不語情雙絕無機還拂掠蜂多思正經營長年是事皆拋
盡今日攔邊暫眼明

牡丹

錦圍初春衛夫人繡被猶堆越鄂君垂手亂翻雕玉珮細腰頻
換舞金裙石家蠟燭何曾剪荀令香爐可待薰我是夢中傳彩
筆欲書花片寄朝雲

和君貺寄河陽侍中牡丹　李商隱

真宰无私喧响同各花何事占全功山河勢勝帝王宅桑柘氣滿城繡穀走春風謝公高興看春
和天地中盡日玉盤堆秀色滿城繡穀走春風謝公高興看春
物倍悅清伊與瞿曇

獻益公平園牡丹白花青緣　楊廷秀

東陽封作萬花王更賜玲瓏出尚方白玉杯中青玉蘂碧羅領
觀素羅堂古來洛口元無種今去天心別得香塗改歐家記文

看此花未出說姚黃
詩話

能染花色

韓相翃之姪孫自言解造退紅法遂取酒能開頃刻花愈白子豈能奪
染之耶染白牡丹一叢不來春必作金綫碧色明年花開果如
其說六平廣記

歐公牡丹

羅隱牡丹詩云自從韓令功成後君子無人更姓名至長安私第有花命翻之曰吾豈
元和中韓弘羅貫武即制始至長安私第有花命翻之曰吾豈

拔種故歲三變更日新而芍藥自以種傳獨得於天然非剪剔
培壅平灌溉以時亦不能全盛又有風雨暄寒氣即不藥故其
名花絕品有至十四五年得一見者其間開不能成或變爲他
品此天地尤物不與凡品同待其地利人力天時參并具矣然
後一出意其造物亦自珍惜之耳芍藥始開時可留七八日自
廣陵至姑蘇北入射陽東至通州海上西止滁和州數百里間
人人厭觀之廣陵到京師千五百里駿馬疾足可六七日至也
上不以耳目之玩勤遠人而富商大賈逐利織毫不頓又無好
事有力者招致之故芍藥不得至京師而洛陽牡丹獨擅其名
其餘根比方者一年以往則不及初年自是盛加培壅重利云
之見芍藥者皆其下者也然種芍藥爲生者猶得廣價重利云
熙寧六年故龍海陵至廣陵時正四月花時會客人傳致之孫
莘老偕行相與遍覽人家園圃及佛舍所種凡三萬餘株芍藥

嫩好及蘤好而不至者盡是矣扶風馬玿府大尹給事公子也
博物好奇爲予道芍藥本末又取廣陵人所第名品示予予按
唐氏揚鎮之盛揚府号爲第一萬商千賈貨之所叢集百氏
小說尚多記之而莫有言芍藥之美者非天地生物無祖於古
而特隆於今也殆時所好尚不齊而古人未必能知正色耳白
樂天詩言牡丹取叢大花朵繁者爲佳此最洛人所卑下者古
人之不知芍藥何疑然當時无記錄故後世莫知其詳今此復
無傳說使後勝今猶不好恨或人情好尚更前浸浸日遠則名
品奇花遂將泯默無傳來者莫知有此不亦惜哉故因次序爲
譜凡三十一種皆使盡工圖寫之以示來嘗見者使知之其嘗
見者固以吾言爲信矣彭城劉敞

冠羣芳列裳心冠寶雅成駢字也緗紫
盡天工詩心血冠曉粧新白闌干　點妝紅紅闌干

楊州芍藥譜後序

天地之功幸大而神非人力之所能切勝惟聖人惟能躰法其
神以成于天化其功蓋出其本下而曾不少加其力不然天地
固亦有間而可窮也矣余嘗論天下之物悉受天地之氣以

生其小大多寡甘苦高卑之性各因其人力之可容致
巧於其間也揚之芍藥之冠蓋出其本性故奇容異
小大茂深一隨人力之工拙而移其天地所生之性故奇容異
色間出於人間以人而盜天地之功而成之良可怪也然而天
地之間事之紛紜出於其前不得而窺者此其一也洛陽風土
之宜尸見於今歐陽公之記而其於草木爲宜禹貢之職亦不
載唯揚大抵土壤肥臞十月時出其根雖以其異然後剔剝去
泉以培之栽其枝上下花大約三年或一年一分不分則舊根
老硬而傷新芽故花不成就分之數則小而不舒不分與分
之大數皆花之病也花顏色之繁盛皆出於培
壅剔剝之力花既零落亟勞夫去其子而斂枝條使不離散成理
不仁行而皆婦於根明年新花繁而色潤雖花根菜亦不能致

遠性物蓋又時取根盡取本土貯以竹籠之路遥數千里之遠一人可負數百本而不勞至於他州則擁以沙藏雖不久維持之盛而顏色亦非他州所有比他州所有跨年即變而不成者此亦係土地之宜不宜而人力之至不至耳花品舊說與今山子羅漢觀音弥陀之四院冠於此州其後民間務以多取本培壅事治遂遍於龍興之四院今則有栄氏之園最爲冠絶南北二圃所種殘於三六乃祿意其自古種花之盛未有此栄氏當其義之盛開紳學宇以待栄遊者遍月不絶而栄氏未嘗出戚之人与四方賓戚也世之人与四方賓戚皆喜戴花故開明橋之間方春之月拥旦有市聚一州絶品於其市不下數百本而已觀其栄氏之盛在戴郡將召移新守未至而讓不辦遂爲人之所有其名不令而栄百二十四品自是而後所以先品自是而後所從有其名者清鑒信矣兆若今中園異種名品之多以先品自是而後所從有其名者

異平日三十一品之比此皆世之所難得今悉列于左書譜三十一品分上中下七等此前人所定今更不易

新收八品

御衣黄　黄黄色盛而發頗類御衣

衣黄冠子　如前名子

峽石黄冠子　如金線冠子

鵝黄冠子　色類鵝雛黄

掛花冠子　開以金鏤紅

胡緑紅色深淺相雜

鞓紅　垂葉或三頭

後論

或謂有唐甚張苗杜牧李德裕李程皆栄洛一時名士而王於詩者也或遊於此或不為不久而畧无一言以及花栄意其古未有之始盛於今未爲通論也海棠之

盛衰於西蜀而杜子美詩名最著而未嘗一言及海棠之盛殊若詩人之不留意者

芍藥譜

芍藥之載見毛鄭詩而花之中其名最古謝公自中書舍人時云紅藥當增翻已後詞也引爲故事而少傳爲主客郎中知制誥有洛陽集詠芍藥詩詞采其爲該備然自天宝以來牡丹始盛而芍藥之艷反爲所奪予初號木芍藥蓋本同而末異也古詩

紫禁蘭陰三殿近赤墀風動萬年枝日華永露掌玲瓏結綺錢深沉映朱網紅藥當增翻舊譜依劉子並言翔鳳池鳴佩多清響信矣兆若今中園異種名品之多以先品自是而後所從有其名者

陵風翻動紫山欲響

戴頭花前人寒

凡卉与時謝幷非甚妖艷紅酣農露翠蓋春抽賞白日暮風初恨殘花發遲方氣淑情以賛陶春物方駘蕩安得閑人

送芍藥與李公擇

今日忽不樂新尽闌中花闌中亦何有芍藥繞殘砲又旱漫雲雨紛披亂泥沙不折亦安用折去還可惜弃擲誰未能送与酬仙家還將一枝春補向西舊

揚州芍藥為酔西施　黄魯直

酔紅如噴翔奈此悩人香政尔真富貴未應空山子

戴雨濯洞曉老夫門未開煌三五仙子並擁秦鬟来煩脂洗尽

不知何為而歸來更無力老夫五十尚可藐進軒一賦含真詩
龍蟠事

律詩

草詞聯句遇芳菲初開因詠小謝紅藥當堦翻詩以為一句未足狀偶成十六韻　白居易

龍皃紫泥詔起吟紅藥詩詞頭封送後花口坼開時坐對鈞簾又行觀步檻逕兩三葉參差背日看微蚊當堦朵朵淺蘂英抽碧股粉蕊撲黃絲動盪情無限低斜力不支周廻看未足化諭語難為勾倘州砂裹供燒火焰旗形雪膩根幹綠懷欠纓綏況有晴風動仍兼宿露垂疑香重墨盡似咲者嫌脂有意留連我無言贈答誰應愁明日落如恨隔年期幽蕾況連蔓致瑰刺繞枝等量無勝者唯眼与心知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三十一　花卉部

桃花　李花附

仲春之月桃始華　月令桃之夭夭灼灼其華　何彼穠矣詩

羣英語

俊攄矣華如桃李並詩

山桃發紅蕚遲紅入桃花嫩拙三月桃花浪出艷陽桃李節桃李靚妝粧粉桃花一旒開無主可愛深紅閉淺紅杜況是青春日將暮桃花亂落如紅雨李賀岸夾桃花御溝流生李江人家桃樹枝春寒紅雨出疎籬杜剪綵裁錦一重千葉桃

古今事類

桃花頰面

北齊盧士琛妻崔氏有才事春日以桃花和雪與兒頰面云取白雪與兒洗面作光悅取紅花與兒洗面作妍華

桃花銷恨

明皇於禁苑中有千葉桃華盛開帝与貴妃日夕宴花樹下帝曰不獨草木有情此花亦能銷恨閑元遺事

泥取桃枝

石曼卿謫判海州以山路不通了無花卉點綴開映使人以泥裹桃枝為彈拋擲於嶺上二二歲間花發滿山爛如錦綉圖

助嬌銷恨

明皇御苑千葉桃帝折一枝插於妃子寶髻曰此花亦能助嬌態開元遺事又禁中千葉桃盛開帝曰不獨賞玩志要此花亦

下自成蹊悵桃李

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為流涕彼其中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河陽栽花

潘岳為河陽令栽桃李遶河陽滿縣花

雜著

皮日休

桃花賦

余嘗慕宋廣平之為相貞姿勁質剛態毅狀疑其鉄腸与石心不解吐辭能出辭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嗚呼夫廣平之未為是賦則蘇公果眼知其人哉將廣平困於窮阨於躓然強為是耶抑廣平有梅花賦清便富艷得南朝徐庾体耶日休於文尚矣狀花卉体風物非有所諷興抑而不發因感廣平之所作復為桃花賦其辭曰

伊祈氏之作春也有艷為華之冠也有艷為華之冠不得融為桃花厥花伊何其美實多蕤蕤重萼低柔柯其色則不濟不深若素練輕霧蒨天顏半酡若夫美景妍時春含曉滋密如不疎繁若無枝或倚若思或閉者如癡或向者如步或倚者如疲或温馨而可重或芳縁而欲近或莫持或幽柔而宜午或檐步而騁妍日晞明芳似喜天將陰芳若愁或笑或倚以作態或窈窕而騁姿日晞明芳似喜天將陰芳若愁近榆錢芳粧翠黛映楊柳芳學蛾眉輕紅拖裳動則衆宛若鄭袖初見其王夜景皎潔開然秀發又若嫦娥欲奔明月皎散曉霞之及郡下詢太守說如此太守即當閨牖二又若妲己未開裂帛或附故使讒人隨其往拳向所謂

陶潛

桃花源記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无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舟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為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絶境不復出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无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

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規往未果尋
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古詩

桃花源

嬴氏乱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跡浸復
湮來徑遂荒荒耕日入行所憩桑竹垂餘蔭菽稷隨
時藝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荒路暖交通維大牙鳴吠俎豆
猶古法衣裳無新製童孺縱行歌班白歡遊詣草榛蹤跡
哀知風憍雖無紀曆誌四時自成歲怡然有餘樂于何勞智慧
奇蹤隱五百一朝敞神界淳源既異源旋復還游願絕塵
士焉測塵外地願言躡輕擧

陶潛

桃源圖

神仙有無何渺茫桃源之說誠荒唐流水盤迴山百轉生綃數
幅垂中堂武陵太守好事者題封遠寄南宮下南宮先生拆得
之波濤入筆驅文辭叉工書妙各臻異境悄移於斯架壑
鑿谷開宮室接屋連墻千萬日饒顏劉蹋了不蹔地坼天分非
所恤種桃處處惟開花川原遠近蒸紅霞初來猶自念鄉品歲
久此地還成家漁舟之子來何所物色相猜更問語大率中
衰前王暴馬南渡開新邑喧呶終詞絕共悵然自說經今六百年
當時萬事皆眼見不知幾許循流傳爭拜洗食來相饋禮數不
可虧姐異月明伴箔王堂空冷龜清无夢寐夜半金雞啼
鳴火輪飛出客心驚人間有累不可住依然離別難再情船開
棹進一回顧萬里蒼蒼煙水暮世俗寧知僊與真安得全身
陵人

韓愈

桃源行

望夷宮中鹿爲馬秦人半死長城下避世不獨商山峯亦有桃
源可避世漁舟何許主人邀還酒開瓶香滿甌平生種桃
滿舍青兒不識桃花紅采掇仙人遺我丹砂訣
問津將欲往塵事久遠難追尋

王介甫

平旦入西園梨花枝株若矜夸旁有一株李顏色修修似含笑
問之不肯道所以獨統百匝至日斜忽憶前時經此樹正見方
意初萌芽奈何趍酒不省録不見玉枝橫猶疎玄然為沒仁雨
淚來由反沟藏和事東風來以不解顏春宵夜氣生利是永盛
夏無碧寶脆斤去不卻斬其花常春天地爭若洛陽匹死元
紛拏誰料地萬惟當刻作此連犬花日光新色昭末好明
月當入郷交加復頭張徹投盧全柬盛其至玉皇家長姬香細
四羅列編裙練帔兎等老靜灌明班有所奉顏我未肯覓齒牙
清寒瑩骨肝膽瞠一生思慮兎由邪

來禽花　陳去非

言其味甘來衆禽也俗呼林禽

來禽花高不受拘滿意清明好時節人間風日不管春昨暮煙
腳今日雲含東無寄倘眼黃蝴蝶飛去專斜陽古越都兎十日

事付与猶捐一夏涼

律詩　司馬君實

李花

嘉李繁相倚園林澹治春所絶剪衣薄昃紛下機新色与晴光
乱香和露泫勾望中皆玉樹環堵不為貧

梁無公樓下李花　陳去非

燕公樓下繁華樹一日遊看一百廻羽蓋夢餘皇墨綬織衣風
無過墻來洛陽路不容春到南国花應為客開今日豈堪春短
髮感時傷雅意難裁

杏花

葉儀梅花差大而微紅其仁可入藥本草

紅蕤交枝杏白煙溫杏花類李賀孤村芳草遠斜日杏花
飛城中何所有郭北郭古寺空杏花兩株能白紅薛粉紅肥額露
春寒林間未央宮裏紅杏猶遮三十声打開陳去非

詩人玉屑

古墳

孔子遊緇澠之林休坐杏壇之上讀書弦歌鼓琴莊子

羯鼓催花見二月門

詩人玉屑

古詩

多葉杏　蘇子瞻

雲霧江月照溫風散晴乾天公不睡連夜開此花芳心誰剪
刻天賦自清華惱客香無有奔狂影橫斜中山古戰國殺氣停
高牙畏壘餘花服易水悲歌恨加自從此花開玉肌徒凜沙坐令
遊救窟化作溫柔家我老念江海不飲空省嗟刘郎歸何日紅
嬋鐘殘筵明年花開時幸酒望三巴

賦陳季張北軒杏花得酒字　黃魯直

青春不捨勢薄厚到人家盡花柳杏園主人殊未來豈謂一
枝先入手天晴日暖籠紫壁鏡裏紅粧猶帶泪江梅已尽桃李
遲此時此花即吾友欄边斷雨枝上空欲息踏為之久禁衰
何異人一生少壯時成老醜狂嚴未解惜光陰不飲十人常
八九豈如大醉外糟丘太古乾坤隨處有通當種子如童仙博
来誰能問升卜

杜詩　杏花

不覺梅歌空輕紅眼碧池小桃新謝後雖遲却來時杏蕚發龍
客煙籠陌蝶枝臨軒須貌取風雨易離披

鄭谷

杏花三頭　吳融

春意究相妬杏花雖最嬌紅輕欲愁愁殺冷雨打瓊條

夢翩翩逢此條　杏園花落時招錢員外同辭　白居易

花園欲去去雖遲正是風吹狼藉時近西數樹猶堪醉半落春風半在枝

重尋杏園　白居易

忽憶芳時頗酩酊却尋醉處到劉郎中

情又獨來　杏園花下贈劉郎中　白居易

惟君把酒偏憐惜曾是貞元花下人自別花來多少事東風二十四回春

酬樂天杏園花　劉禹錫

二十餘年作遂臣歸來還見曲江春遊人莫笑白頭醉老醉花間幾度人

同前　劉禹錫

劉郎不用悶悵且作花間共醉人纔得貞元舊朝士幾自見太和春

杏花　王介甫

垂垂一經紫皆封人語梅花滿院落中獨有杏花如喚客倚墻斜日數枝勾

採杏　拗延秀

紅藍細二蜂睛色紫毛森ミ走脚條拈梗折數無一下供驅春力奔花梢

當見乾條撼蜜飛一喧昭昭出萬餘枝從今日日須來看看到紅三白三時

梨花

倍當牧梢頭貼故粉紅腮額露春寒不禁煙雨輕欺愁殺粉淚啼消願作南華夢翩翩逢此條

花園欲去去雖遲正是風吹狼藉時近西數樹猶堪醉半落春風半在枝

忽憶芳時頗酩酊却尋醉處到劉郎中

情又獨來

惟君把酒偏憐惜曾是貞元花下人自別花來多少事東風二十四回春

二十餘年作遂臣歸來還見曲江春遊人莫笑白頭醉老醉花間幾度人

劉郎不用悶悵且作花間共醉人纔得貞元舊朝士幾自見太和春

垂垂一經紫皆封人語梅花滿院落中獨有杏花如喚客倚墻斜日數枝勾

蝶作團飛
剪ㇰ輕風淡ㇰ寒王帆閑索紗衾幾一枝堂書回眼出不用行
人著眼看

紫薇花

律詩

和令狐相公郡齋對紫薇作 劉禹錫

明麗碧天霞幸茸紫綬花香閒旬令宅鄭入學士家歲自禁
庭高情方冀雪有人稜上並拂足占年華

紫薇花 白居易

絳綸閣下文書靜鏤版樓前刻漏長獨坐黃昏誰是伴紫薇花
對紫薇郎

紫薇花 杜牧

曉迎瑞露一枝新不占園中最上春批向聖朝天子看何須
笑艷陽人

次韻錢穆父紫薇花 蘇子瞻

靈臺合花花秋風落口照檻斜閑人此地知多少物化無
涯生白雲

詠徐常侍園中紫薇花 梅聖俞

光照海涯池館靜紫薇花發滿林紅

次韻景純後苑雜花十題以海棠爲首賜近臣賜和 宋元晦

皇帝五月紫薇樹閣後近閣新芳色動ㇰ微風送絳英點ㇰ

海棠

花木以海爲名者來從海外來 李蔡望康 唯紫綿色者謂之海棠餘乃棠梨花耳 沈立海棠記 江浙
閒有一種柔枝長帝頭色淺紅垂英向下如日舊謂之垂絲海
棠而此不類蓋棠名耳

詩句 杜甫句何時醉能詩未工 石曼卿海棠花在否側臥捲簾
看不注 宋祁得酒堂生臉翠袖卷紗紅映肉或少佳爲尔奉詩
興可是無心賦海棠舟久

睡未足

上皇登沉香亭召太真妃子妃子時卯醉未醒命力士從侍兒
扶掖而至妃子醉顏殘妝鬢亂釵橫不能興拜上皇笑曰此真
海棠睡未足耳太真外篇

花中仲仙

唐相賈耽著百花譜以海棠爲花中神仙花木錄

不賦詩

杜子美母名海棠故集中無海棠詩詩話

首於雜花

真宗御製後苑雜花十題以海棠爲首賜近臣唱和沈立海棠

古詩

山館觀海棠

紫檀林氣深雨罷寒猶盛綠蓋酒此佳辰會幽賞前踴芳樹麗煙 宋元晦

華景煙散清馥留由懷別恨寂寞向空谷
春早池塘緑忽驚花時紅乱英深浅色芳氣有無中置酒賓朋
乘披襟賞試問若非摹寫得應逐緑雲空
律詩
海棠
濺淡芳春滿蜀鄉半隨風雨斷腸院花溪上堪惆悵子美無心爲發揚
海棠
鄭谷
名園封殖幾経春露蓋煙梢盡不眞多謝許昌傳雅什蜀都曾未遇詩人
昔聞遊客話芳菲僅鄉江頭幾萬枝縱使許昌持能筆可憐終古恨困妻
海棠
賈島
海棠院裏尋春色日炙嫣紅滿院香不覺風光都過了東窓猶爲讀書忙
海棠
黃魯直
東風嫋嫋泛崇光香霧霏霏月轉廊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粧
海棠
蘇子瞻
手撚紅枝鼻嚮香沉香却憶海棠時情賦海棠
海棠
陳去非
海棠點點要詩催日暮紫綿無數開欲識此花奇絶處明朝有雨試重來
海棠
陸務觀
憶向宣華北闕夜倚欄花光妍暖月光寒如今踏颯嫌露且
只銅瓶插數枝
海棠
鄭谷
春風用意勻顏色剗得堪驚鳥喊啼在欲開時莫愁粉蝶隔窗知
足羨他蝴蝶貪深教
賞花夫學士西園海棠
靚粧淡薄豪家畫倒下他臺細細風却恨沼華偏屬雨更無顏色似川紅
東方欲明三春暮時有酒休辭醉筆至今疎逸絶塵城中
海棠
楊廷秀
小園不到及今晨晚映嬌紅伴老身落日牽情無限恨一枝出更無春
樹間盛宴看伍影酒底花光併入唇銀燭不燒渠不睡相頭恰恰掛冰輪
海棠
劉秀仲
幽姿淑態弄春晴梅借風流柳借清剩種西施教國破野花半開長是近清明我經夜雨香猶在坐盡臨船畫不成詩老死心爲足拂至今惆悵似含情
海棠
楊廷秀
五月多爲海棠戒記忽依前怨不多已未開陣足閒飛儘還淡掃由它留連春色能留盛唐詩託東風又首春豈是少陵無句子山蓼未見欲如何
海棠以下係垂絲海棠
海棠
梅聖俞
要使吳同動翁看線海棠燕脂色欲滿蜀錦機何長夜雨偏宜著春風一任狂當時杜子美吟編獨相憶
垂絲海棠
楊廷秀
無波可照底須鈞与物爭嬌也學垂絲破曉粧驕雨天不意生香新

不開殘醉未醒鬆不為春愁懶起來無
力對東風

垂絲海棠盛開

垂絲別得一風光誰道全輸蜀海棠
帶紫含嬌無氣力似春醉睡欲昏黃
子看渠桃李敢承當

楊廷秀

詩話

辨真海棠

仁宗朝張景李士賤蜀海棠詩桃立取以戲諸海棠記中云山
木瓜開千顆水林檎發一撚ミ注云大約木瓜抹林檎花初發
時與海棠相類若景言則江西人正謂海棠似花耳惟紫綿色
若正謂之海棠接姚立記言其花五出初則極紅如臙脂點ミ

然及開則漸成縞筆未落則若帕拭淡粉當此則似木瓜抹林
二花皆非真海棠明矣宋元獻云已究復採春水色似紅漫向
海棠花然則元獻亦誤張景同意耶 按姚寬西溪叢語

除醼花

關

蘇子瞻

除醼不爭春寂寞開較晚青蛾老玉骨羽衣裝靚妝懶不粧豔已
紛無風香自遠壞景宮闕紛紛拂理故粧餘乃入此花千載尚

楊廷秀

花飛十不管五六青子闌枝失紅簇江南桃李總成陰不論少
城與羣曲酴醾珍重不浪開晚堆綠雲照來玉休薰山麝非一
勝水洗銀河費千觴滴成小蓓蕾於粉亂走長衫柔可束醉眸
須及月下來破鼻試從風處覷先生未必彼花惱偶与門人暮
春浴為梅題架上高枝小立傍边頭新旗剩拆好語籠璁疑吏
投清妄酸鹽梅先生何得便杜門箱簪猶煩上覺宿

池上看金沙花數枝過酴醾醼架盛開 王介甫

故作酴醾架金沙紙襯成似矜顏色好飛度雪前開

高齋詩話公為道一二寀士位侍從初無意於大用公去
位後遂參政柄因作此詩蓋有意

次韻酴醾

梅殘紅杏淺此物共春暄名字因酴釄枕幛陸郎香作節零坦衣
多不厭可為摘令稀常恨金沙冬蟄時正可揮

酴醾

雨過飢蛾逐唯餘雪蕊堪月大映妙賢白日照繁香影動春微
透花寒韻更長風流到荼縻猶得助芬芳

酴醾

平生為愛此看盡仰而常迎落蕊風每恐春歸有餘恨與刑元

黃魯直

漢宮嬌額半塗黃入骨濃薰費女郎日色漸遲風力細倚闌偷

韓持國

張仲謀家宅前後種
流水衣籠內安置不豪開堪
風十万條

關下主薄家除薔薇
肌膚水宜澆水百草千花莫比方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
令炷爐香風流微骨賤春酒盞傾綠蟻小窓勻染
薄綠臺影裏攜初來

次韻張宇除薔薇
柔葉休嫌黑頭公且對芳辰賞艷叢十万青條宜挂門三千粉
面笑臨風莫將擬雪才情賦盃與觀梅逸味同只恐春歸有流
恨典刑猶在漏聲中

劉彥冲

薔薇花

朶朶精神葉葉柔雨晴香拂醉人頭石家錦障依然在閑倚強
風夜不收

李羣玉

薔薇花

一架長條万朶春嫩紅深綠小窓勻只因根下千年土曾葬西
川織錦人

薔薇花

堪愛復堪傷花清不久長浪揚千點淚風舞一身香似淮文君
留如晴漢女莊列思雲雨外何処寄鄰香

張說

薔薇花

朶朶二精神葉葉柔雨晴香拂醉人頭石家錦障依然在閑倚強
風夜不收

杜牧

薔薇花

晚風拂檻露華濃不惜芳叢與君同若道平開時正明知好夢難

張祜

薔薇花

是買名園

古詩

薔薇花

裊裊長數尋青青不作林一莖獨秀當庭心數枝分作滿庭陰
春日遲遲欲暮正堪愁不見人乘東蛺蝶飛飛連欲雙
飛自相亂春家女兒愛芳華盡日相喚採柔條高處紅
手低攀折上朝光滿揚柳園中暝鳥飛連歌
路歌從此去風吹香氣逐人歸

薔薇花

北堂羊為南堂花ち

詩句 草解忘憂憂展事 種之舍前

拾遺種之舍前植萌古今注

古今文集 古詩 遊子吟 聶夷中

堂草生堂階遊子行天涯慈親倚堂門不見堂草花

萱草 梅聖俞

人心志草不相同安有樹萱令人忘憂物易心為物易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三十一 植物門

荷花 芰 蓮附

花卉部 建安 祝 穆 和父編

詩話 荷芙蕖芙蓉芙蕖其莖茄其葉荷其本菡萏其華蓮其實的其中薏

華山峯頭有池有千葉蓮花數丈人皆見之生食其實得千歲果於蓮葉之上史

笑陵以為常員上掌美於衣末刺上被澤之彼有蒲與荷菡萏生之

披紅衣而耀彩計池小記根貴公荷花賦或兩三以相扶漸

等琴曲蓮花引高宗生此花爭盛於池乃生此花

事類 宋晉陵金壇縣重玄寺盛動新荷畫而睡

江東謠云明 采花貌也 如拭 過雨乱紅稀

野池遠淡紅 紅嵐小池邊 長洲芰荷香 霜倒半池蓮

荷淨夏雨時 開荷泛小艇 荷花嬌欲語 紅葉蓋明鏡

新編二江浦荷華開紅華開綠 洗香粉雙飛鴛鴦 戲水鴛鴦浦

點波荷葉翻錢 青錢 其大可蔽雨 水花晚色靜 紅蕖

種荷不養池沙洲 溜荷 荷傾白玉盤 細浪 蜀雀千嬉姿 荷葉蓋頭歸

畏日荷香滿 荷花浮如火 霜倒半池蓮 荷花浮如火 過雨乱紅蕖

紅蕖

麻姑得道處壇東南地中有紅蓮近忽變碧今又白矣
紅蓮幔 見佛窟門

步步生蓮 記見宮娃門

六郎從蓮花見我就門

千葉白蓮

唐太眞妃十葉白蓮開明皇與妃子共賞指妃子謂左右曰何如此解語花耶天寶遺事

雙頭蓮像双蓮

宋文帝元嘉初采蓮死天泉池二蓮同幹 泰始中嘉蓮一双並實合跗同委生豫州雙湖

雜著

愛蓮說

周茂叔

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愛菊自李唐來世人甚愛牡丹予獨愛蓮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翫焉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愛陶後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衆矣

古詩

古樂府

池江採芙蓉蘭澤多芳草採之欲遺所思在遠道

揚廷秀

平地起玉秋波綠雲雨巫山夢裏青油舶水宮仙女閣新粧輕步凌波踐明鏡

古意

太華峯頭玉井蓮開花十丈藕如船冷比雪霜甘比蜜一片入口沉痾愈我欲求之不辭遠路難實下種十洋根株連

律詩

荷花

荷葉羅裙一色裁芙蓉向臉兩邊開

吳歌

鏡湖三百里盡芰荷花五月西施採人看益若邪

楊大年

白蓮

踏夜三更靜悄悄玉簪海神不敢受捧出碧波心

李白

接月水滅紅綠倚微風斜拂三香夢謝流紗入莫折兩中留得孟嘗君

鄭谷

荷葉

池面風來波瀲灩波間露下葉田田菱芡水上張青蓋芰荷紅粧唱採蓮

歐陽永叔

橫湖

參差菱芡擁紅粧不斷湖邊一夜霜暮卷朱簾人不見綠雲秋水滿池塘

蘇子瞻

古詩以下俱雙蓮

觀双頭白蓮圖

君不李叔慎李慎南歸昔又不與李大喬小喬東入只一種桃根與桃葉若爲化作双芙蕖臨淮政成有餘服坐令華堂生滿洒

周知微

張文潛

荷花

鵝溪一幅萬里寬移得浙川入圖畫天空水闊江笙引思見女
英去娥皇九疑雲深蒼梧遠永安江露不成妝苦心抱恨何時
了香骨應共秋草不如回首謝秋風分作五那來僊客王昌
方詩話

同心芙蓉

朱超

灼灼荷花瑞亭亭出水中一莖孤引綠雙影共分紅色奪歌人
臉香亂舞衣風名蓮自可念況復兩心同

姚令

南池嘉蓮

芙蓉池裏葉田田一本雙枝碧東西分艷帶相連自知政術无他異總是祖祥亦偶然四野人開皆及
喜爭來入郡看嘉蓮

重臺蓮

李紳

綠荷千柄傘擎空玉蕊開紫的重雙女僊皇爭笑臉一妃湘
浦並愁容自古秋露裏芙蓉真姿結不曉春妖冶態濃終恐玉京仙子
識却待歸種碧蓮峯

榴花

羣芳要語

初 色型點

接羣芳於綠蓋間紅芳於丹房裏蕊蘸頰如丹
註曰只為來時晚開花不及春孔翅五月榴花照眼明謝山榴
花必結紅巾客愛新妍不占春安知浪蕊嬌黃色破紅情同上

古今事文類聚 前集 卉木門 見榴實門 古今文集

石榴花

元稹

何年安石國万里貢榴花淚逐河源道因依漢使槎

和蕃充實石榴花

陳與義

春去花隨盡紅榴暖始芳後時何所恨對此更心傷更解流珠語偏昭玉井漿
化權脫朱袂贈手劃書蔓難傳

山石榴

杜牧

似火山榴映小山繁中能薄萬花間一朵佳人頭上戴定擬
知君惜芳容

石榴花

白居易

歌千朵舞千剪碎紅綃却作園風裏霧裏曉香不盡露向枝
臉淚新乾數苞巖帶刺纍纍懶笑倚危欄
下任人採斫傷人看

芙蓉花

羣芳要語

一名芙蕖

初 淮南秋寒水穩芳蓉前軒支荷諒難比及此生高原芙
堆秋元伴醉客水邊花盡木蓮開白

古今事文類聚 前集 卉木門 古今文集

古詩

芙蓉學

新亭俯朱檻嘉木開芙蓉清香曾風使綠彩琴露濃滿曉出人世低昂多異容嘗聞色空喻造物難為工招連秋月景迫雁來山中

拒霜花

芳菲能幾時朝色如自愛難并霜曉裏豈合風能煞湖頭秋香枕李橋春醉時節雖不同盛衰終一致莫笑黃菊花籬根守摧悴

芙蓉溪

又問八月秋霜嚴芙蓉溪上春酣酒三二南史尽曾聖人國破後鄉軒談人間三月春光好溪上芙蓉跡如掃周家盛処伯夷招漢室隆時賢生乞小兒造化誰能窮歲回枯枿還芳叢只應又老不復少有酒且發衰顏笑

律詩

木芙蓉

新開院露叢遠比水邊紅艷色寧相妬嘉名偶自同秋江秋盡晚寒水古祠空須勸動來看無令使送風

拒霜

拒霜花已吐吾宇不妻涼天地遊新殺草木有芳道人宜坐処侍女古時裝濃露濕丹臉西風吹綠蒙

木芙蓉

水邊無數木芙蓉露滴胭脂色未深正似美人初醉著猩猩衫

鏡晚粧牖

木芙蓉

種処宜閑春始動開時霜落鴈初過摧殘全勝衰相送織出新

和陳述古拒霜花

千林悴秀作嘉木開芙蓉清香曾風使綠彩琴露濃滿曉出人世低昂多異容嘗聞色空喻造物難為工招連秋月景迫雁來

山中

拒霜花

芳菲能幾時朝色如自愛難并霜曉裏豈合風能煞湖頭秋香枕李橋春醉時節雖不同盛衰終一致莫笑黃菊花籬根守摧悴

歐陽永叔

古詩

詠水仙花

仙人堀色素縞衣以湯之青幌紗委地獨立春風時吹香滿庭

唐子西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

古今文集

賦

水仙花

真詩

賦水仙花

陸不凋百卉江梅孤芳如何灌之中亦有春風香紛數萃狀皎溢靚白玉相黃註秉獨立淡然水仙難弱植根蘭蕙高標推冰霜湘君遺裸侯水羞指瑞嗟彼世俗人欲火焚衆腸伏知蕭條名詎識懷真剛婁二相弁鬱劇槍終風章卓哉有遺烈千載不可忘

水仙花

陳去非

陵彼仙子生塵波上盈盈步破月被誰招此斷腸意種作寒花寄秋絕念香魂素欲俏城山墓是弟梅是兄坐對真成被花淚出門一笑大江橫

律詩

水仙花

宋元晦

劉貢父

水仙花

次韻水仙花

黃魯直

水仙花并二大本

黃魯直

千葉水仙花并序

楊萬秀

劉邦直送水仙花

黃魯直

瑞香花

瑞香花

楊廷秀

瑞香花盛開是益國公旨

楊廷秀

近看丁香万斛攢遠看却為紫絲飛
廣錦綉潭津界薰循爾芬馥無人前剪刷自開綠下元前至上元
後省得龍沉與麝蘭
針來大笑束仍損作麼開時色兩般荀令金猶在沉水昭容紫
柚櫬中禪回花異葉株株異一種藥枝節節雪衷香得三
友溪邊拥与雪边蘭

施子花

施子比泉木入閒誠禾多於身色有用與道無傷和紅取風霜
實看時霖柯無情移得改貴在映任波

施子花

何処飛來薔薇林自開白日映老枝綠更萧然凄凉有老仙頭生坐對行吟得自成少陵

山茶花 宋有家詩

朱元晦

江南池館厭深紅素落山煙山雨中却是北人偏愛惜數枝和
雪上屏風

舍英花

杜甫

大笑何如小笑香紫花不似白花粧不知自笑還相笑笑殺人
來齒殺腸

山丹花

楊廷秀

春去無芳可得尋山丹最能出雲林柿紅一色明雞舘金粉群
蟲集翠幕花似鹿趨還耐久葉如芍藥不多深青泥老斛移山
藤聊著書窓伴小吟

金沙花

王介甫

海宗開後数金沙高架猶嘗吐絳葩不管人間桃與李自成一
隊賞蜀葵花

陳標

詠高節早凋小白井亭 崔奮

江湖旬暮中有一種小白花木高數尺春開極香野人號爲郎
君子荊公嘗欲求此作栽欲依詩而陋其名予請名曰小檗對
入林翦花葉以染黃必偕檗而成色故名小檗海岸孤絕如補
陀落伽上諸菩以爲小白花山予遠民此山檗花亦然何以
稱哉予坐不去耶

北窗 裴度

竹已空山鬱獨自倚春風二三枝閑窗突把斷花
水不通

朱槿花 僧紹隆

朱槿移栽釋梵中老僧非是愛花紅朝開暮落渾閑事抵要人
知色是空

花卉

鶴林開花 見重游門

鼓催花 羅鄴

移春檻 亟第春門

鋪花爲裀

李士訥治親友宴花園中聚花鋪坐已而有花隔河而擧
具更遣事

庭花

昨日芳龍稀開稍繞同醉今朝風雨張揚人生事固盛衰不
起西子老兼引明晚寂光人相偎墮紅淚

接花 陳登中

色紅可使繁葉單可使千花小可使大子少可使繁實我力能使遷自矜接花手可奪造化權衆聞來賀說過我屋
嗤叶用智固巧矣天時可易移欲春採菊我欲冬賞梅汝不
能我接故巧亦徒勞雨露不死不死有本性必
生亦時爾汝之所變易是亦時所爲時乎不可違何物不遵時

惜花吟 鮑君徽英華

披上花花下人可憐顏色俱青春昨日看花花灼灼今日看花
花欲落不如盡此花下歡莫待春風掖吹却愛歌蛾舞節光長
紅燭照羅幃花有飛成吟罷燃燈後獨把芳枝歸洞房

喜貞外家植樹歌 岑參

今年春似去年好去年人到今年老知人老去不及花可惜落
花恐與歸春早家兄莫不可留到卿六史尚書郎朝回花底常會
客花裏王孫春酒香

共友人看花 羅鄴

花開只恐看花遲及到愁多來看時家在楚鄉身在蜀一年春
色頁歸期

惜落花贈崔二十四 白居易

漠漠紛紛不奈何任風急雨兩相和晚來悵望君知否枝上稀
疎昨日間花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開

湖劉官幽谷種花　歐陽永叔

淺深紅已宜相間先後仍須次第栽我欲四時携滿去莫教一日不花開

野花

拂露叢開血氣殷初先名字對空山時逢雙蝶尋香立少有行人識採藥若不投門看不足爲生江岸見如閑忽根邨春花輸桃李長近都城紫陌開

菖蒲

雜記

採菖蒲

問行間低採菖蒲千歲龍蛇抱石膚明朝却憂房州路飛下山巔不用扶

陳去非

芭蕉

芭蕉一曰芭苴或曰甘蕉並如何芋葉皮相裹大如盂斗葉橫天長一丈有角子長六七寸或三四寸兩人共擎解散如綿續以爲蕉謂之蕉葛雖脆而好色黃白不如苧堅潛新而宜芭蕉葉大桃子肥韓愈芭蕉有芽書

山谷芭蕉一株兩窓雨聞公

蕉覆碗見慶門

雪中蕉見畫門

畫芭蕉

陸羽作僧懷素傳曰貧無紙可書故種芭蕉萬餘以供揮洒

律詩

芭蕉

路德延

一種露仙異天然體性柔滑葉如剡界紙心似白抽書

唐餘錄云詩成登日傳於都下

芭蕉

錢珝

冷燭無煙綠蠟乾芳心猶卷未春寒一緘書寄藏何事春宵

風暗坼看

芭蕉

楊廷秀

骨相玲瓏透八窗花頭倒插紫荷香綽約無數青羅扇不來

時也不涼

苔

【群書要語】薩水苔也一名石髮江東食之尔雅苔水衣也說文在屋曰苔邪在垣曰垣衣廣雅苔蘚空室無人行則生或紫或青一名綠錢一名綠苔一名綠蘚一名海藻

【古今事文類聚】一名海菭 南越志

【古今事文類聚】石田茅室疎苔古杜

綠苔生閣

陳思王初要應劉端慶多暇綠苔生閣芳塵凝掷

水苔造紙

張華探博物志進武帝以水苔為之漢人號曰側理紙王子年云側理所理理也此紙以水苔為之漢人號曰側理

故苔衣食

按晉南鄭城既克時甘露屢中所有乾苔悉以給軍士

苔草設塔

宋王微大保弘之弟子也吏部尚書江湛愛其才用事為吏部

【群書要語】薩水苔也一名石髮江東食之尔雅苔水衣也說文在屋曰苔邪在垣曰垣衣廣雅苔蘚空室無人行則生或紫或青一名綠錢一名綠苔一名綠蘚一名海藻

【古今事文類聚】一名海菭 南越志

【古今事文類聚】石田茅室疎苔古杜

綠苔生閣

陳思王初要應劉端慶多暇綠苔生閣芳塵凝掷

水苔造紙

張華探博物志進武帝以水苔為之漢人號曰側理紙王子年云側理所理理也此紙以水苔為之漢人號曰側理

故苔衣食

按晉南鄭城既克時甘露屢中所有乾苔悉以給軍士

苔草設塔

宋王微大保弘之弟子也吏部尚書江湛愛其才用事為吏部

錢珝

春紅秋紫繞地叢開與如濟世班功後先端滿窮巷買花不

得可憐來

鄭谷

萍

【群書要語】萍水評也人者曰萍尔雅江東之藻郭璞注萍

浮水也大浮水而生葉圓寸余萍始生可食說文季春萍始生

根於水木槎根於土萍高下浮者明信鼓蠹藻之菜可羞王

公宴焉

【古今事文類聚】風起青萍末 風約半池萍 晉杜乾坤水上萍杜陵從一浮

萍花滿池淨 晉杜

【古今事文類聚】南湖采蘋

召南采蘋詩大夫妻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

得浮萍

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拳赤如日剖而食之甘如蜜

【古今事文類聚】詩

萍

可憐池東萍菜復青青逐浪開合能逐水低平微根無所

綴細葉詎須查飄流隨波遠如有情

吳均

劉商

醉後口號

言草秋風老此身一瓢長醉任家貧醒來還愛浮萍草飄寄它
鄉不爲人
浮萍
曉來風約半池明重疊侵沙綠罥成青不用臨波重相笑此无根
蒂是浮名
陸龜蒙

草

群書要語

卉草也草相連生蔓而不實者謂之蔓草木漸包蘂生榛曰草華木謂之榮不榮而實者謂之秀之只燒薙行水利以除蟲災記曰仲夏之月燒薙行水利以除蟲災記曰仲夏之月可以燒薙行水利以除蟲災記曰仲夏之月可以燒薙行水利以除蟲災記曰仲夏之月可以

建安祝穆和父編

鱗蟲部

龍 蛟 蠶附

羣書要語

鱗蟲三百六十而龍爲之長大戴禮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虯龍無角曰螭龍有角曰蟄龍無角曰蟠龍黃龍黃龍者龍鱗蟲之長也龍小能大能長能短能幽能明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川乾文飛龍在天或躍在淵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時乘六龍以御天初九潛龍勿用象曰陽在下也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象曰德施普也九五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潛龍蛟龍之蟄以藏身也易傳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左傳水成蟲謂蛟龍生焉荀子或曰龍必

潛飛大乎日時乘則飛時舍則潛龍蟠乎泥蛇其肆矣蛇哉蛇蛇若題之則殺人人主之逆鱗則幾矣若悉說雖要妙司馬遷論韓非說難孤憤蛟龍騷首虎鬚翼則浮遊出流霧雨成集飛揚書經猶龍之未升與魚鱉爲伍及其升天鱗不可觀公孫龍云神龍矣水而陸居爲螻蟻之所制莊子河津一名龍門鯉魚之屬皆能上下數十不得上上即爲龍故云曝腮龍門三秦記冀雨龍乃騰蟠巷辨

龍屬也說文云蛟似蛇而四脚小頭細頸有白嬰大者十數圍

泥沙圉老龍杜龍伏蟄水蟠杜靈潛養千年蛻骨龍歐

卯生子如一二石甕山海經季秋伐蛟取龜月令

蚊龍得雲雨相和幽窟潛神蛟擲
以龍紀官
大昊庖犧氏風姓有景龍之瑞故以龍紀官
鼎湖攀龍見國哀門
孕感赤龍見誕聖門
豢龍氏
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蠆尾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献子曰是二氏者吾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舜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一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夫擾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後龍一雌死潜醢以食夏后夏后享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昭二十九

二龍降禹
禹築防風氏夏后德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氏御之以行經南方防風神見禹怒射之有迅雷二龍升去神燿以刃自貫其心而死禹哀之瘞下不死草皆生是名穿胸國括地圖

羿射白龍
河伯化為白龍遊於水旁羿見射之其友曰河伯上訴天帝曰為我殺羿天帝曰爾何故得見射河伯曰我時化為白龍出遊天帝曰使汝深守神靈羿何從得犯汝今為畋獸為人所射固其宜也羿何罪歟楚辭注

老子猶龍
孔子問禮於老子夫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遊跋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繒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雨而上天吾今見老子其猶龍耶史記
驪龍頷珠見珠門
好畫龍見畫門
學屠龍
宋仲漫學屠龍於支離益殫千金技成而無所用其功弗子
龍鬬不穰
鄭大水龍鬬於時門之外鄭國人請為禁焉子產曰我鬬龍不我覬也龍鬬我獨何覬焉穰之彼其室也吾无求於龍龍亦无
平於我也昭五

交龍有派見英聖門

蓋龍見
漢惠帝二年兩龍見蘭陵人家井中又曰文帝時公孫臣以漢土德黃龍見至十五年黃龍見成紀下詔召臣為博士
以龍紀元
宣帝甘露間黃龍見新豐後二年改元黃龍

竹化龍見竹門

珠池中物
周瑜口劉備其父盛為人用蓄烏蝦龍似

五馬化龍
晉太安之際童謠云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為龍永嘉中帝與西陽汝南南頓彭城五王蒞洛而帝竟登大位焉

雙劒化龍見劒門

網梭化龍見漁者門

食時知龍見蒲鄉即
方十吹龍見折兩門
龍女行雨見喜兩門
爲龍厨食
張公讀路斯以明經爲宣城令大人石氏生九子自宣城罷歸
漁釣于焦氏墓一日見釣叟有容殺遂入居之自是歸郡體冥
而瀑問其故曰我龍也與我爭此居明日
當戰使九子助我領縣紳明日九子剪青綢者中
之九子皆化爲龍事見唐布衣趙耕之文載於歐陽文忠公之
集古録東坡作碑
龍有雄雌
劉洞微善畫龍一日有夫婦造門曰龍有雄雌其狀不同雄者
角浪四峭目深鼻鬚上壯下毅朱火焯鼻雌者角
浪平鼻鬚眉細鱗脅足壯於腹洞微曰何以知之某人曰吾乃
龍也化爲雙龍飛去乘異記
乖龍
世言乖龍若於行雨而多風雹爲害神捕之或在古木及巖窟
之內北夢瑣言
癡龍
洛中有洞穴曾有誤墜其中行數里豁明見有宮殿人物凡九
數又有大羊羊背有珠人取食之後出以問張華華曰此地九
仙館也大羊名曰癡龍北夢瑣言
旱龍
孫思邈嘗僑居終南山時大旱西域僧請於昆明池結壇祈雨
凡七日縱水數尺池龍化爲老人至思邈石室前救孫門我
知昆明池有仙方三十首留傳與子子將救汝衆人曰此方上
帝不許妄傳今憑矣周无所容有頃捧方而至思邈曰尔等衆
无憂自是池水忽漲溢岸數日胡僧憑恚而死百陽雜俎
潮龍
僧閒禪師住邵武山中一日有老人來謁開曰我龍也以疲惰
行雨不敢上天有罰當死願頼力可脫俄失所在聞視坐榻旁
有小蛇尺許延緣入袖中屈蟠夜風雷挾坐榻電碎兩射北岳
廟後飛而去僧史
狄飛斬蛟以下係蛟
則有狄飛者得宝劒還涉江有兩蛟夾繞其船狄飛拔劒趕江
東蛟殺之荆王聞之仕以執珪呂氏春秋
漢武射蛟
漢武帝元封五年自潯陽浮江觀射蛟江中獲之
周処殺蛟
周処年少時凶強使氣爲鄉里所患又義興水中有蛟山中有
虎並皆暴犯百姓羣之三害而処尤剡殺虎又入水竟殺蛟而
出遂自改勵終爲忠臣孝子世說
程靈銑射蛟以下係蛟
欽州欽扉黄墩湖其湖有蜃常爲呂湖蜃所鬬湖之近村有程
靈銑者卓越不羣好勇而善射健捷變化爲道人告之曰吾甚爲
呂湖蜃所厄明日又來君能助吾必厚報靈銑遂問何以自別
道人曰東白練者吾也旣異之明日与村少年鼓噪於湖邊頃
更波濤激声若雷霆見二牛相駈其一甚困而腹肋皆白靈
銑弯弓助之正中後靡俄而水変爲血不知所之其傷蜃歸呂
湖末到而斃太平廣記
許真君斬蜃見神仙門

雜說

龍之爲氣成雲固弗爲盡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雷電神變化水下上汩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況能使爲雲也若龍之況能使爲雲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不可與世俗其所憑乃其所自爲也扮已雲從龍既已龍雲從之矣

盛均

眞龍對

客有幼時賢待已之禮峯樂君愛龍惠於座曰葉公好假而捭其眞誠然乎均曰昭飛出世青珠夫豈翔采庭宇者翕假矣何則夫靈清於物无求於人實龍徒也今聞葉公雖假且悅之稍狎女能解怒同於眞則褒彫趨之況乎爨育鳥魚鼈眞鳥在哉已然則楚子夏周子鄭者亦可知已

祀爲樂假物文技其眞眞龍苟通能神化其流多汎或嬉王天或棄子出或翼人成爲馬也布体黎洹海鼈細翔登天莫知其所終亦怪甚矣也盤旋於廢不踏敗苟其一在田也跨腹獵士慕類帝遊泰冀爰命而不即者帝以吾心後大怒而謫之也甘賜必謝必謝成爲門其然也鳴呼非其類而神其滿不可哉孺子不妄人也故記其說

沈存中

記彭蠡小龍

彭蠡小龍顯異至多人人能道之一事最著熙寧中王師南征有軍伏數十船泛江而南自離眞州即有一小蛇登船二旬餘之曰此彭蠡小龍也當是來護軍仗其主典者以潔器禱之蛇伏其中船乘便風日神數百里來常有波濤之恐不日至洞庭而南也有司以狀聞詔封神爲順濟王遣孔宦林希子中致詔至洞下焚香畢空中忽有一物如龍有光彩下至凡案間若俯若仰若聽若受其重一貫不能勝徐下至凡案間若俯若仰若聽若受其重一貫不能勝徐下至凡案間若俯若仰若聽若受其重一貫不能勝徐

已然入至此斋三日然後致之于受天子命不可以不斋戒此
受命把入銀壺盛中蜡三日不動祭之日既陶匏乃白盒中
引首吸之俄出猶衆行色如湿肭脐然有光第一剪綠花過
其葉尚赤其前已變為黄矣正如蜥蜴之色少頃行上至衆始悔脚以行輕若鴈毛條忽入懐
中遂不見明日還蛇在船後送之踰數日回巡龍常游舟掉
聞与常蛇无辨但蛇行必蜿蜒而此乃直行江人常以此辨之
筆談

律詩

王介甫

神物
神物咎天授可騎如何孔甲但能豢當時若更无劉累寵意茫
然豈得知

偶題

王介甫

山腰五有千年澗石眼泉无一日乾天下蒼生望霖雨不知龍
向此中蟠

蛇

墨書記要語

蟒蛇龍類能吸雲霧騰空蛇最大者故曰王亦有
蜜草木以佃其氣草木即死肯物志蛟降蛇曰吾以衆足行而
不及子之无足并子之尾則首尾俱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擊其
尾則首至擊其中則尾至擊其首則尾至擊其
帶小蛇也蜘蛛喜食其眼畏子蜘蛛甘草解蜘蛛吳公也
吳公知有蛇之地便動作於管中如此則草中便有蛇也吳公
見蛇能以氣禁之蛇即死抱朴子

大澤多龍蛇李林喧雀啅蛇布山霄公蹲雲捕鸇蛇波

六合内外

雄黄主蛇
昔有人多大蛇又生好藥黄帝將登嵩廣成子教之佩雄黄而
蛇皆去矣

南門蛇妖
内史与外蛇鬬於鄭南門之中内蛇死六年而鄭厲公入殺鄭
子申繻曰妖由人興人无釁妖不自作乘常則妖興也左

埋兩頭蛇見蛇使門

畫蛇添足見惡拙門

銜珠報恩見報恩門

拔劍斬蛇

漢高祖以亭長送徒驪山夜行徒解縱西大澤中前行者還曰有
大蛇當道願祖曰壯士行何畏乃拔劍斬之後人至著見一老
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赤帝子殺之嫗忽不見
醉現蛇形

壯頭為荆州刺史時有蛟集大醉蠅聞齋獨眠外聞齋中嘔吐
其声甚苦有小史開戸看之止見床上有一蛇垂頭床边吐都
不見人出試

屢見蛇妖

梁主衣庫見黑蛇長丈餘數十小蛇隨之率頭高丈餘南望而
失所在帝又与宫人幸玄洲苑復見大蛇盤踞交道群小蛇遶
之並黑色帝惡之宫人曰此非怪也恐是錢龍帝勅所司即日
取數十万錢鎮於蛇処以厭之因設法會救内徒賑窮乏迷吾
抽心省又有蛇從屋墜落帝唱上忽然便失又前見蛇段上所御
宿輿復見小蛇縈屈輿中以頭驚爽膝前金龍頭上見人走逐
之不及南史

蛇吼不祥

隋李密王世充領兵討之夜有蛇長丈餘向營吼聲如牛吼執杖者斬之明日戰大潰死馬歸國

蛇驚知寇

唐太宗屯柏壁常欲覘敵營軍遂抄騎皆四散太宗與一甲士登丘而睡俄而賊兵四面雲合會有蛇繞甲士驚起因見賊至遽白太宗而俱上馬馳百步賊所及發大羽箭射之墮其疏射賊既乃退當時以爲神異

身本蛇精

魚朝恩周知安州一日宴于園中園吏見大蛇垂櫩梢上就視之乃周詢醉而假寐也于壽亦嘗言周詢於相法爲蛇形

蔡君謨知福州以疾不視事者累日每夜中即夢登鼓用擾憑鼓而睡通判有怪鼓角非累日不打三更者因對數夜有大蛇盤據鼓上不敢近君謨既愈與通判言所夢正與鼓角非所說同人遂以爲蛇精

雜著

宵捜蛇文

柳宗元

吾悲乎天形汝軀絶鱗去足無以相扶曲脊蛩躬惟行之紓日兼蟲黧色混泥塗共頑蠢而其賦怒而蜡衝毒而趨志嫉害物陰賊百蟲蠆蠚爲蝮馬可得已尾汝之爲惡非樂乎此緣形役性不可自止草搓風動百毒熸起首拳脊努牙出檽吾蠱草不植而穴闌不明與汝異途不相交爭蜷汝之惡安得而行曖造物者胡甚下仁而巧成汝獨何罪世皆寒心我獨悲爾吾非雖吾塭吾垣竄吾傍與

捕蛇說見雜賦

魚　蝦　水母　海附

事實要略

鮒魚痢尾　魚勞則尾赤曲贊王在靈沼於牣魚躍

鱣魚禹貢鱣鮪獻魚鱣鮪出于滎波魚鱗鱗鯉鱣葵淮夷蠙珠

雅孟春之月魚上冰月令季春之月魚上冰則蟄蟲始振

莊子水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

湖莊子水至清則無魚家語彼辱常之污濁吝忘容吞舟之魚

橫江之鯨鯨魚固將制於螻蟻賈誼賦市乎如巨魚之縱大壑

王褒頌先主曰孤之有水猶孔明如魚之有水蜀志若魚遊釜中張

紘傳喝澤而魚豈不得魚而明年魚呂氏春秋海魚比渾有魚

其名為鯤其大不知幾千里也莊子鯈魚海魚也大者長數千

里小者數千尺鼓浪成雷噴沫成雨水族聾慢皆逃匿莫敢當

其雌曰鯤大者亦長千里眼睛為明月珠崔豹古今注海鰌魚

即海上最偉者也其小者亦千餘尺每歲廣州發舶船過南番

貿易路經海心深闊動經數日十餘山乍出乍沒篙工曰非山鯨

海鰌魚背也目如閃電鬚若鼓鼙若旗日中忽雨旛葆篙工曰

此鰌魚噴氣水散於空風勢吹來若雨耳斷近魚即鼓船而噪

驚而沒嶺表錄異忘所載見海門鯉魚當脇一行三十

六鱗沈括筆談化龍魚諾皐記龍門峻魚大丈細鱗有斑彩山海經

鯪魚巨首細鱗說文嘉魚出內水狀如鯉魚都賦鱒魚齒如刀鋸大者

長二三丈四足似守宮異物志馬腦魚常月浮水上鳥見以為

死便往啄之乃卷取鳥故謂之烏賊腹中血及膽正黑可以書

世謂烏賊南越志比目魚以左右合不比不行南人謂之

鞋底魚嶺表錄異魚鬪千魚長七八寸鬪二二者子魚長七八寸鬪二二

寸剖之子滿腹冬月土其佳時莆珍迎仙鎮乃其出處手按部

過之驛左有何謂之何獲候潮汐上下土人

以蘸淡水不相入如魚最美俗乃言傳通潮為通印荊公博事

多聞詩言通印豈自有所稽耶王楙野客叢談鰣魚若浮陽之魚

也肚於冰而思水則死晉書張翰好浮於水上故陽也捕

魚捕魚掉歌　船尾跳魚

撥刺鳴　長鯨吞九州　鯨力破滄海　鯨魚跋浪滄溟闊也

古今事文類聚

白魚入舟

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於王舟武王俯取以祭周紹

如棠觀魚

晉隱公將如棠觀魚臧僖伯東門氏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

潛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活輸中鯽

莊子見車轍中鮒二曰君豈無升斗之水而活我乎莊子曰待我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則將曰如君言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濠上觀魚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惠子曰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我知之濠上也

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莊子

陶朱養魚

子貢喜入水捕魚得赤鯉愛其色持養魚池中數以米穀食之一年長丈餘遂生角有翅子貢怪異拜謝之魚言我迎汝爾上我背與汝俱去即大暴雨子貢上騰去蔵二來歸故舍食

子貢喜

范蠡公聘陶朱問曰公如往輒至十方家累億金何術乎公曰夫治生之法有五水畜者魚也以六畝地為池池中有九洲四邊有樹翼子鯉魚長三尺者二十頭牡鯉四頭以二月上旬日納池中令无志魚必生凡魚速行則肥池中養魚處其糞故於池中乘石作九墓魚繞之日行千里

天曾餽魚

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孔子不受漁者曰天暑市遠无所鬻之棄之盡願不若獻之君子孔子再拜而受歸地祭之家語

彈鋏無魚見主賓門

狹及池魚則魚不受

餽魚不受

發魚不受並見孟嘗君門

棄前魚見孟嘗君門

盤中釣鱸見金者門

秋風思鱸見思鄉門

餘繪復生

吳王江行令膾有餘棄於江中流化而為魚傳物志

荣鯉乞命

梁南郡太守劉之亨嘗夢二人姓李詣之乞命末之解也其明日仲夏有遺生鯉二頭之亨曰必夢中所感也乃放之其夜又夢來謝云當令君延算南史

琴高乘鯉

琴高善鼓琴為宋康王舍人行術數之術浮游冀州涿郡間二百餘年後辭入涿中取龍子諸子弟期之期日皆潔齊待於水旁果乘赤鯉來出坐祠中數以來穀食

子英乘鯉

子英者入水捕魚得赤鯉愛其色持養魚池中數以米穀食之一年長丈餘遂生角有翅子英怪異拜謝之魚言我迎汝爾上我背與汝俱去即大暴雨子英上騰去蔵二來歸故舍食飲見妻子魚復來迎之列仙傳

金盞玉膾

吳都賦松江鱸魚鱠洛帝曰所謂金盞玉膾東南佳味也南部烟花記

閩魚饋守

周利貞武后時調錢塘尉時葉浦魚刺史不受利貞忽饋佳魚刺史不受利貞曰此閩魚公何疑問其故答曰適見漁者禽不獲而有魚為故閩得之

買魚放生

盧開為常州刺史與盧全遊北湖盡買漁人所獲魚放之全作

流水長者活魚
流水長者自在先王之子也見一池其水枯涸於其池中有十
子魚遂將二十大象載皮囊盛水滿置池中水遂彌滿又為
施食群魚十二因緣并稱說寶勝佛名後十仟魚同日命終生
忉利天是諸天子復至本處空澤池坊復雨天華使從此沒還
忉利宮舍光明照

獻珠蝦 以下係獻蝦蝦

舜攝天子有鉉耳貫肩之民來獻珠蝦

蝗化為蝦見蝗門

送蝦騎

其後置廣州以南陽縣為刺史或語將蝦長一丈脩不信其
又後故至東海取蝦簡長四五尺封以示脩乃服王羲之書

獻蝦鮓

晉明帝

廣州父為蒼梧太守作中都從容謂曰卿在閫不初不問有獻鮓
廣來富近海謂帝望其表對曰天時尚暖魚鮓未可致若
有所獻帝抚掌大笑世說

賀

有唐天下放宇逾理碑銘并序 顏真卿

皇唐七葉我乾元大聖光天文武孝感皇帝陛下以至聖之資
屬艱虞之運无少康一旅之衆當祿山強暴之初乾綱紊弛勵
精為理措誠而万方齊悅克己而天下歸仁恩信浹於四時英
威達于八表功庸格天地孝感通神前政得廻純炁會契冊大
食諸蕃之扶服万里大命而爭先朔方河東平盧河西隴右
安西北庭中胡南河南之師協力討逆已蒙赤族之誅心服於伏打威洪
將爭先京若指遵慶緒遁逃已蒙赤族之誅心服於伏打威洪

張之詠掫已墜之典綱振弛安之宗社迎上皇於西蜀申子道
於中京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問安侍膳不改家人之禮燕
寢怡顏慰上皇之意所不及已歷選內神生之以乾元二年太歲己亥春三月己丑端命左驍衛左郎將史元
琮中使張逵王奉明詔布德音於洋州之興道南山南劍南
黔中荊南嶺南江西浙江西諸道訖于秦州之江安秦淮太平
橋臨江帶郭上下五里各置放生池凡八十一所蓋所以宣皇
明而廣慈愛也易不云乎信及豚魚書不云乎旣庶禽獸咸
若古之聰明叡智神武而不殺者非陛下而誰昔殷湯克仁猶
存一面之網漢武垂惠繼致衡珠之容雖流水救涸宝勝称名
蓋事止於當時尚介社於終古敢告後之人事天下以為法謹鐫
碑銘一章雖不足形容明聖万分之一亦臣之精懇也敢刻金
石著其詞曰

明明皇帝臨下有赫至德光天乾元啓牖緯武經乱經文御曆
孝感神明義形金石仁覆華夏恩加蛮貊道冠魏三威深魏二
遭茲多難克殄丕績慶緒致誅思明辟易人道助順天道惡逆
撲城之期眠朝伊夕乘此宝祚永康宗祊業盛君親功崇列辟
交潭之際黎然明白迺映來今孤高往策去殺流惠好生立辟
率土之濱臨江是宅遂其生性成爾醇樸環海為池周天布澤
致茲忠厚冏幷怡懌動植休仁飛沉受獲流水長若徒孙往昔
宝勝如來時積兌格德力无競慈悲孔碩相時偉闔尚頻弘益
別在遭遇其志敦錫真如勒銘政告兄百

東坡云湖州有頃魯公放生池碑載其所上肅宗表云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閻安侍膳不改家人之禮魯公知肅宗有悅於是也故以此陳執謂公區區於放生者哉

廣德軍放生池記　陸務觀

古者臣之愛其君何其至也其褥暑之辭曰受天百祿曰子孫千億曰如南山之壽一詩言一飲食未嘗忘君然不聞有以羽毛蟲介之族繭其君之福者益先王盛時山澤有虞川林有衡池獵有時數罟有禁洋洋乎浩浩乎物各遂其生養之宜所謂相照以濕相濡以沫者蓋未見也至於後世德化弗行厲禁弗弛廣殺厚味暴殄天物放而不知止舍業貂而事網罟者日以益衆於是有以放生名池用祝壽祺者而唐之類真卿之石刻始傳於世　宋興十三聖相繼繕陂瀦水脩放生故事所以廣德軍舊矣君圖後池為之地陂水泉淺涸不治事務疎讓郎曾槩以慶元二年來領郡事顧而太息會以事至子城西稍南得亘溪者延袤百步汲導澄澈東北流與城濠通卻種蓮植藻行禁帶水光天影盪摩上下為一郡絕景侯因其故而加治焉築室於其會名曰淡堂民不勞財不費煥然告成　重明節率僚吏放鱔介千計望行在拜手稽首礼成而退又考圖經以來逾二百年所未之有侯移書笠澤陸游俾為記將使後之曰侯奉　天子詔來為守於此一賦役非其時一獄訟非其情勞佚不俚匹夫匹婦有一愁嘆侯之責也能不負此責然後足以對敭　天子休命而致歸美報上之意放生之事蓋緊守善其所善如岡如川報礼豈腆千萬歲壽游於斯脩臣遹作詩描之

詠澤亭記　洪景盧

蔡陂瀦水脩放生故事所以廣德軍舊矣君圖後池為之地陂水泉淺涸不治事務疎讓郎曾槩以慶元二年來領郡事顧而太息會以事至子城西稍南得亘溪者延袤百步汲導澄澈東北流與城濠通卻種蓮植藻行禁帶水光天影盪摩上下為一郡絕景侯因其故而加治焉築室於其會名曰淡堂　聖澤之餘有不啻如此者惟廣德軍上承　重明節率僚吏放鱔介千計望行在拜手稽首礼成而退又考圖經以來逾二百年所未之有侯移書笠澤陸游俾為記將使後之曰侯奉　天子詔來為守於此一賦役非其時一獄訟非其情勞佚不俚匹夫匹婦有一愁嘆侯之責也能不負此責然後足以對敭　天子休命而致歸美報上之意放生之事蓋緊守善其所善如岡如川報礼豈腆千萬歲壽游於斯脩臣遹作詩描之

遺之使刻石亭上持以詔諸雲來尚永無極詞曰

天壤之間林林以群雖物之蠢智異狀愛至則俱廣充仁心愛有佛徒導以正命出之佛堂鑊湯爐炭今日帝都在国之西環山匯湖清泚萬頃明燭眉鬚涵濡卉羨唐日所謂沈為救生舉　宋有初更孟之八民相勸叶脫物罷九數弥器車二聖在宥若唐禮盛貺翔和風德滿太虛所至曰幸簪前冥如惟臣子頴歸美是圖乃即別館抗為室庐臨之江亭監水所於指突裝先甲貯館訪翳出羽傾筌市魚唯其多矣無問幾餘二十四萬洗空罔祛朝服山立有嚴咸荷西方聖人昭假正符咨尔萬類其樂只且天保定尔声詩所著如岡如川報礼豈腆千萬歲壽游於斯脩臣遹作詩描之

放生池碑　歐陽永叔

七放生池碑不著書撰人名氏放生池唐世數三有之王者仁
慳及於草木昆虫使一物必遂其生而不為私惠也惟天地生
无物所以資於人然代天而治物者常為之節使其足用而取
之不過丐物得遂其生而不夭三代之政如斯而已易大傳曰
庖犧氏之王也能通神明之德以類万物之情作結繩而為網
罟以佃以漁蓋言其始教民取物資生以為万世之利此所以
為聖人也洎暑氏之說乃謂殺物者有罪而放生者得福而如
其言則庖犧氏遂為入閒之聖人地下之罪人矣

韓愈

潮魚文

維元和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
濟以羊一豬一投惡溪之潭水以与鰐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
既有天下列山澤鬼神能興雲雨以利

水之怪則已張弓而射之得小者之異不可要去張氏之子年方弱冠之食也胡為虐害紫云以小伸大流子遊命吏頻斷忤旨書而棄去道遊索旨風夜思之哀民瘼乃赴二吏行斯恪旨旨旨二巨魚沿而搏旨獲而獻之伸人樂旨遏鼓召衆舂而斷旨市食而後達其事旨

養魚記　程正叔

昔齊之前有石盆池家人畜魚字食稍見其游泳也不忍因捧可生者得百餘養其中文者如拍紈背者如錦頭而銅之旨竟日始舍之洋洋然魚之得性終其所也終其之盛於中也吾讀古聖人書觀古聖之政教數罟不得入洿池魚鼈不盈天不中殺市不得鬻惡人之養物而不傷也如是物獲如是則吾人之樂其生遂其性宜如何哉思及魚之於是時亦有此助歡不可耶取魚乎魚乎細鈎密綸吾不

得樂之於彼危矣哉吾知江海之大足使爾逐其性思置汝於彼而來得其路徒能以斗斛之水生汝之命生汝誠吾心汝得生已多百方類天地中吾心將奈何魚乎魚乎感吾心之戚三嘆豈止魚而已乎因作養魚記

魚說二　蘇子瞻

河之魚有豚其名者遊於樓間而輸其糞不知遠去怒其性之懶已也則張頰植鬣怒腹而浮於水久之矣動飛鳧過而慢之碟其腹而食之好游而不知畏也夫海之魚有烏賊其名者臨水而水烏賊於莊間其牧之親已必爭於碟腹而死同慈也夫

陽人作鱠雖子雲臨筯同生異趣人言充庖須此策慈觀更須水長若公是雨花散亂投金盤客聲外賜墻及有人得視公才疑以求全不知滅迹以非疑劣者之所窺哉

和梅聖俞食鱠歌　劉貢父

徐生作患庖中物耳雖復處於形似亦何所賞但令燒燎生涎耳向背能作底柱析城龍門莫遏仰波而上游成其瑰怪雄傑乘風趨而龍飛彼豈不自料其能薄乘時朝勢不至乎中流折前顯顙舂麥鼻亦何以為天下雄觀也

古詩　蘇子瞻

西湖従烹魚　陳無已

次韻蘇公西湖従烹魚

窮秋稍冰不供觀霜落西湖蘇州大魚泥盤小魚梁高紅覆盆水如潜虬鬱不作搖尾憐公窮忍口不忍雖脩鱗失水玉參差晚日搖光金破碎炯尺波濤有生死安保刀几間容慧須臾間外是間物志不為小嚢上之意誰得會林逋西湖詩句何多佳西江当東海

赤手取魚如反掌船頭舉網白鱗滿須臾盤出紅絲膾傾盆雪落銀刀薄頭巾墨污青衣小曲終之為下酒物不忍聽魚鼓琴誤逐鞭聲出門從下瀨能逃網罟中為下瀨箭事笑手誤逐鞭聲出門從下瀨能逃網罟中為下瀨箭事邊何用封侯萬戸侯不如此魚今得所買臣暗馬神明會拙須休記城臨皐有住公鈞東海詩成落筆驚歷坻不用安西題綠背自注云家有右軍書每背處實云王右軍書小家厚飲四望坡東補西裝作帶堂下殺豚牛何罪太山之客爭聚外賜墻及有人得視公才疑以求全不知滅迹以非疑劣者之所窺哉

和梅聖俞食鱠歌　劉貢父

黃河齊鯉非龍材飲化不化煩風雹波浮流愉自得細雖失
勇成暴腮火髮鬐錦鬣鱗蜜霜紀服照雅珠夜光若無鯤與鯨
平安見品格非尋常士人愛客不計金少婦綾蟾情可悔蜀醬
吳橘正相益炊菰絮盤振於燕人十腰不足貴東諸全魯斬
珍味屬饕饞懷一飯報欲令七人千萬成白玉摸米桂作薪王
人家居長不貧魚一值供公子獻蟾與鱗長安人

不惑
律詩

梅聖俞

放魚

香餌見來須閉口大江歸去好藏身蓋憑害人
鱗鬣多傾囊笑長

白居易

點頦魚

龍門點頦意何如紅尾青鬐似初見說在天行雨黃爲龍未
必勝爲魚

白居易

魚

秋水澄清見鬚毛錦鱗行處水紋搖岸邊人影驚還去時向綠
荷深處跳

歐陽永叔

新榮緒惠觀鮮鯽

偶思煥老庖女卿公遺饋鱗貫柳來盤曰方看金作膚膾已
見雪成堆

黃魯直

松江鱸魚

鱸出鱸鄉廣莫前垂虹亭上不論錢買來玉尺如何鱠出銀
絲鱠巨口一雙鮮秋風想見江風

楊廷秀

味祇足春風已過然

詩話

詩忌取巧

崔德符魚詩云小魚喜親人可鈎亦可放如何並頭理不取只取巧
可量如此等作甚好文鑑上却不收

朱弁曲洧舊聞

一河豚 江豚附

蘇軾

古今事文類聚

前集三十四

論河豚有毒

河豚新附本草云味甘温先毒毋日華子云有毒宜校倦游錄云
河豚魚有大毒肝與卵人食之必死嘗春柳花飛此魚治大熟
江淮人時以爲珍重相贈遺謂其肉雖美而不甚
熟亦能害人歲有被毒而死者然南人嗜之不已又觀張文潛
明道雜志則又云河豚水族之奇味世傳以爲有毒能殺人余
守揚州最先濟南人作鮓每日食之了无所畏南人云魚
无頰无鱗与目口能開闔及作鮓者有毒河豚備此四者故人
畏之而此魚自有二種色淡黑有文點謂之斑子不能毒人土
人亦不甚捕也子瞻在資善堂嘗与人談河豚之美者云也直
那一死其美可知或云子不可食其大絕一要淡之經宿如彈

力人有中毒者以水調炒棚花末及龍腦皆可解宇宙見漁者說所以取之用河豚盛氣善怒每伏水底必設網于上故以物就而觸之彼將奮怒而上遂爲所獲吳人珍之目其膜腺爲西施乳蓋取其白而美也

古詩

范饒州坐客設食河豚魚　梅聖俞

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豚當是時貴不數魚豈知其美且有毒烹炮雖云戒食之不已多死人持問南方人嚴設殺身誘貪饞竟忘計利害但美於炙知不能飽食徒死何足哭作俑者誰欲至今疾或云先王意微物不足惜恐後嗜其美賤亦殺此言誠可戒

金陵初食河豚魚　曾子固

東坡詩云春洲生荻芽江水暖鴨知麥熟南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此正是二月景致是時河豚已盛矣但欲

食肉遺焉肝未爲不安味食魚必河豚此理果何謂其鱗亦非介胄刺皮如蝟觀形固可憎況復論腸胃禍心中包藏有機巧忌畏戕人甚刀鋸豈敢嘗烹調有法美過蓴羹鱸膾安足貴親朋相過設以此代羶葷口腹適爾更憑毒死猶謂我本生江湖東帶仕梁魏每嫌羊肉臊頗類烝都尉一臠味甚飽食聊自慰此魚舊傳聞珍異等遲徘徊試分一杯羹不飽縱能免頤頦累日氣柳骨硬難咀嚼名雖佳未敢嘗

江豚詞　王元之

江豚江豚何物生浪噴波身突兀依稀風水恣豢養暗魚蝦頗肥膩肉膘骨硬難咀嚼雖有網羅嫌不取江雲漠漠江雨來天意殊寥寂不干汝

介蟲部

鼈 龜 蠏 蠔 蛤蜊 海鰍 蛤蜊 蟶 蠣

鼈

巨鼈以脊負山岡延千里玄中記巨鼈蟠伏東海之下背負蓬萊山山高萬里其下平處方垂達萊負巨鼈山谷

逢山高萬里文

詩曰 精畢浮塔龍始疑負山岡延千里玄中記巨鼈蟠伏東海之下背負蓬萊山山高萬里其下平處方垂達萊負巨鼈山谷

似鼈而大 論文

詩曰 帆檣灌風時波浪以作威 疾雷將雨電破石取蛟龍山谷

介蟲也 說文春獻鼈蜃秋薦黿鼉以共祭祀 周禮龜人掌取龜以時藏之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龜用以卜事鼈人掌取互物以時籍魚鼈龜蜃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鼈事凡邦之大事以鼈甲飾龜焉

以杖刺取 司上鼈鳥獸以聲名之 記

君山者不以魚鼈為禮 禮記曲禮下六月鼈鼃黿鼉胎卵不殺

鼈甲

有巨鼈之鼈背負蓬萊之山而北舉鼈海之中 列仙傳楚辭

天問云鼈戴山抃 梁有於鼎或下象鼈

龜

我人獻龜於鄭靈公子公之舍公招動而嘲子家曰必嘗異味及宰夫將解黿食公故不與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去乃

河後有元長史名潛之來謁即此龜也 吉凶響應錄

曾冊未掌時於洛陽橋見漁者得一龜甚大形心異之贖投於

金龜而小以下係龜

公公又伯飲南宮敬叔路諸父敬叔歸告夫人夫人怒曰吾聞祭養尸享養實龜於何有而使夫人怒 國語

冊曰吾聞祭養尸享養實龜於何有而使夫人怒 東海龜見蠏門

綠本求生

巨鼈戴山

為海之東有鼈焉其中有五山焉所連着常隨波上下 洪邁不

得見鼈中有水泛鼈正十九頭遂訶水放之工七裕玉堂閑話

酒及東鼈見器典門酒及東鼈

蝸永充食見解門條螺

且食蛤蜊以下俱蛤蜊

宋王融初為司徒法曹參軍詣王僧祐因遇沈昭略晏顧盼謂上人曰是何年少輒殊不爾謂曰僕出於扶桑入於牟谷照耀天下誰云不知而卿此問何也昭略云不知許事且食蛤蜊盡教食蛤蜊見神仙門條螺

蜜人前訴

曾鞏公好放生以蜆蛤之類人所不放而活命之多也一日蜜人放之夜夢彼中者衆訴東事

被甲者數百人前訴既覺而問其家乃有蓄蛤蜊救蜂者即遣

蜆蜂相持以下俱蜂

趙且伐燕蘇代為燕謂惠王曰川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見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擒之

老蚌有珠

康州邊海中有洲島上有大池謂之珠池每年俻貢珠戶入池皆採老蚌剖而取珠如睒丘大者珠也如彈丸者亦時有得徑寸照室之珠率不可遇也

螺能食人以下俱螺

南康有支採螺為業夜宿岸上聞風雨聲見數螺張口而至乃嗽其肉明日唯有骨在焉因號其地為螺亭南康記

螺出足行

衛瑾太康永熙中家人收饌地尽化為螺出足而行堪終日詠曲

蚶名瓦屋

蚶子蛤蛤之類也頂圓蓋因蓋形名瓦屋子以其殼上有紋如瓦壟故名焉

古詩

送海潮詞

諫進海物

唐元和中嶺南即獻使進冰蛤蜜詔王僧孺因遇沈昭略晏顧盼謂上人曰是何年少輒殊不爾謂曰僕出於扶桑入於牟谷照耀天下誰云不知而卿此問何也昭略云不知許事且食蛤蜊盡教食蛤蜊見神仙門條螺乃召之唐書

送海藻圖舟風

海水无風時波靜安然 鱷介無小大逐作各沉浮突兀海底

白居易

鼈首冠二卿江淮不能制其來非一狀或者不量力謂茲鼈可求此以廣出以詫人或鼈既頓頷諸鼈齊掉頭嗥風激飛廉欻怒陽侯鯨鯢得其便張口欲吞舟万里無活鱗百川多倖免逆使江漢水朝宗意亦休奮然罪風上此畫良有以

隱君詩話云吾讀樂天此詩以劉晏李訓薛文通事為之

太息

雜者條螺

鼈賦

晉潘尼

望太子遊於玄圃逐命釣魚有得鼈而戲之者令臣賦之方斜劒以振掉吁駭人而可惡既頓墜於岸乃盤蹈而雅步或延首以鶴企或頸足而鷹跱或曳尾於泥中或縮頭於殼若乃秋水暴駭百川沸流有東海之巨鼈乃負山而不舟

詩傳張騫

泛海

忽有瓶望至搭射江海來玄霜凍鼈殼紅燄務梁珠胎與鮫綃蜃

鼈如才更婢才不幸一飯銷千金

古詩時條申都

初食蟹　歐陽永叔

蜀人盛中始來自海之涯坐客初未識食之先嘗客五代昔毋
閒九州如剖瓜東南限淮海邊不通夷華手時北州人飲食陋
莫加雞豚爲異味貴賤無等差自從聖人出天下爲一家南產
鮫龍交橫陳珍當中巴水戰每連舳艫動盈車鮮潛細毛鬚海
怪雄鬬牙嘗惟貴公侯閭巷飽魚蝦此蛤今始至其來何晚耶
蠻蛾聞二名久見南人誇璀璨殼如玉斑爛點生花含漿不肯
吐得火還已呀共食惟恐後掌先鑿成諱卻喜美無厭豈思來
甚遐多慙海上翁辛苦鉏況沙

律詩

食蟹螯　梅聖俞

永叔請賦蟹味壁蚶菜海客窮海沙拾貯寒潮退王都有美
酺此物實當對相去三千里貴力致以配鈐林文章宗炙鮮尤
所愛旋折旋沽飲酒船如落球殊非北人宜肥羊敷蜀塊

食螯　楊廷秀

珠宮新冰凈瓊沙石鼎初燃淪井花紫殼旋開微滴酒玉膏莫
就要鳴牙楓施金線成雙美姜擊糟丘併一家老子箔醒先醉
處半杯羹後羊杯茶

古詩

食蟹螯　梅聖俞

薄官遊海鄉雅聞蟹康嬉宿昔思一飽鑽灼苦未高傳聞巨浪
中碨磈如六鼇亦復有細民並海施竹牢採掇種其間衝激恣
風濤臧由志日滋蕃息依江窟中屈蟄蟄以茅蓋燃炭燎以來
已就其鐺開酒滴酒迸稍已窺其尸青糊流玉膏人言噉小魚所
得不償勞況此鐵石頑雖刀戮力効一割功烈終牛毛
若論攻取難飽食未爲豪秋風鱸鱠絲霜月持螯酹郭璞蹈羊
非雅物也　北夢瑣言

淡菜詩　孫光憲

淡菜春時眼針莫淡菜春杆或撲牛拾林曰吾子安知淡菜

龜 貝 蛾附 蝸附 蛤附 蜆附 蠔附 蠣附 蚌附 螺附 蜘蛛附

群書要語

甲蟲二百六十而神龜為之長大戴礼龜三足而文龜六曰筮龜七曰山龜八曰攝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亦然

楮先生曰能得名龜者其物歸之家必大富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宝龍五曰八風龜六曰月龜七曰王龜八曰九州龍龜蓍文龍聚龜名玄衣督郵占今生龜百歲一尾千歲則十尾六帖舍簡靈龜觀我朶頤頤或益之十朋之龜注龜者決疑之物攻龜用春秋時攻龜用冬易龜人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東龜曰果南龜曰獵注前事果後事猶是其体也前事果謂甲前長後事獵謂甲後長春言九月命龜謂伐取龜甲龜在陰中陰盛之時故取之龜進也月令龜者陰虫之老三千歲游於蓬萊之上老者先知故君子舉事必考之龜以上春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三北國筮王還我太平五龜 昆命于元龜垂書靈龜五色俠玉背陰面陽上隆象天下平法地轉運應四時蛇頭龍頸左腈象日右腈象月知吉凶存亡之變又曰龜千歲能与人言龜相于山龜之大者人求首上可負而行本草南方老人以龜膏煉足經二千餘歲老人死移冢龜尚生龜能行氣導引至神若此龜蓍龜筴千歲乃遊於蓬萊之上同上南人採龜湯以其性妬而与蛇交或雌蛇至有相拒鬪蛇力小致斃者採時取雄龜置釜盛又小盛中炙龜前以鑑照之既見鏡中龜即滿發布失湯以入藥治瘧尤妙北夢瑣言

半肢蓮房露蜜款練荷深処有游龍城

貝成是貝錢通貝蜑与如上葉點考之皆行列相當者

樹宵中樹呼龜曰勞乎元緒奚事尒耶龜曰我被拘縶力見苦
脫雖盡南山之林采不能償我樹曰諸葛元遜博識必致相若令
求如我之徒龜曰子明乘詞樹將及汝樹俄而止既至樵命
焚之焚柴萬車語猶如故諸葛恪曰孰謀老柔乃騁獻者乃說
龜樹共言樵發使伐樹斧龜立斷今烹龜猶用桑樹野人故呼
龜為元緒劉敬叔異苑

白龜報恩

晉咸康中豫州刺史毛寶戍邾城有一軍人於武昌市買得一
白龜長五寸置瓮中養之漸大放江中後邾城遭石李龍攻陷
城之乃是先放白龜既投甲投水中亮如墮一石上須臾
即化為黃龜右轉而去搜神記

鄱陽人黃豬入山採荊楊遂迷路數日忽見大龜豬使吠之曰
汝是靈物而吾迷不知道今騎汝背頭向便是路龜即回右轉
龜徐行十許里便得送水即怙客行舟者也搜神記

殺戮獻賀知章嘗號為五總龜謂龜千年五聚問无不知也

龜骨裹皮

大隋法眞師庵側有一龜借問一切衆生皮裹骨還筒衆生骨
裹皮師指草覆龜邊着傳燈錄

織貝

禹貢淮海惟揚州厥篚織貝

獻貝免罪

商紂文王於羑里於是散宜生乃以玄金求天下之珍怪得大
貝百朋以免君罪六韜

北取北山神龜

隋開皇中漁人於盧亭獲龜一枚以獻逮開陳王
王令牛頓中小者一片帶於左臂以辟毒候其揭開及汝樹俄而止既至樵命
盧亭送於海畔或云玳瑁若生帶之有蟲蝕甲即自掘動若
元敏此驗也

龜報陳

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
因之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曰我為江使於河諸
且得我身不中食可告語元王召博士衛平而問焉乃援式而起對曰今昔壬子宿在牽牛河水大
會鬼神相謀漢正南北江河固期南風新至江使先來白雲蓋

司馬遷

安事此宝趣驾汝龜勿令又留衛平對曰人或忠信不如讒諛或醜惡而宜大官或美好佳麗而為衆人今龜使來報國而漁者得之見夢自言是國之宝也王何憂焉元王曰禍不妄至福不徒來福之至也人自生之禍之至也人自成之今寡人之邦居諸侯之間舉事不當又安亡逃衛平對曰龜大宝也為聖人使傳之賢士不用手足雷電將之風雨送之流水行之伏王有德乃得當之今王有德而當此宝恐不敢受王若遣之宋必有殃後雖悔之亦無及已元王大悅於是擇日齋戒乃開白雄驕羊以血灌龜於壇中央以刀劃之身全不傷使工占之所言盡當元王之時衛平相宋宋国最強龜之力也故云神龜能墜於河漁者之綱身能十言忍當不能過使於河還報於江賢龍能令人戰勝攻取不能自解於刀鋒免剥割之患聖能先知亟見而不能令衛平无言言事百全至身而牽當時不受又焉事賢是故明者所不問人雖賢不能乞晝方占晝圓日月之明而時蔽於浮雲孔子聞之曰神龜知吉凶而嘗直笓枯日為德而君於入下尊於三足之烏月為刑而相佐見食於蟾蜍蟾蜍嫦娥竊於羿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物有所拘亦有所擾岡有所數亦有所跡人有所貴亦有所不如

古詩

同王潛賢良賦龜　王介甫

世傳一星龜百歲此龜始見漁者興雖然天幸免焦灼想憂縮頸愁嚴凝前年赴滄海不量力欲替龜負三山嶠番舉使君避迂儒見知困敬蕩因嗟玲疾呼豫且設網取以組系首輸窮北歸与俱慶大庾兩夫見嘉苦不勝艤船泰淮檣送我云此一可當千朋昔人寶龜謂神物奉事福胥尤兢兢二殘氏滅周迹卒為有

解畢　蜕蜕附

張文潛作二蜕說亦為二蜕作曰小千歲大九江是也詩中叙時事曰老龍洞庭怒湯沸震九州謂王荊公禹嗤嗟水橫流江無涯天子開明堂九州謂王荊公禹嗤嗟水橫流江無涯天子開明堂放宏閎眞可作也雜之少陵詩話

蟹　陳去非

老龜千年作一息天地併入支永力何年生此石腸兒非皮裏骨裏皮君家元緒不恒日著蟹不啻九江幼鯤鵬飛遨曉奔秋不啻研性依道人之石交道人莫驚此龜無六眸試与評禪當點頭

鄭康成注列禦寇篇蟹博取其
側行也 周礼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蝮之穴無所可託者用心躁
也 荀子蟹之郭索後蚓蟺者以其用心一也 埤雅八月腹内有卵土長
蟹也 物本乎蟹 蟹不
如鉏足之蚓者以其用心一也 埤雅太玄山中無腳公子牟
寸訢向東輸蹶海神未輸芒不可食 西陽雜俎吳俗有蝦蛄蝴
兵之語蓋取其被堅執銳歲或暴至則蝦人以為兵禍又云出
師下營之際忽見蟹則呼為橫行介士以推安營又云今之採
捕者夜則燃火以照成群而至焉 蟹譜瑣珀腹蟹水母目蝦
又松陵集注云瑣珀似蜂有一小蟹在腹中為瑣珀出求食蟹
或不至瑣珀餓死所以淮海人呼為蟹奴 韓鄂歲華紀麗蟹碧一
名海鏡

蟹部 ▸ 玄扈先生

蟹有足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哀者聞子皐將為哀成人曰蚤
則綈而蟹有匡范則縗而蛷有蹶趙則絞而蛙有黽
逢云蟹背殼似匡蛷背似范蛙背似趙而蛷有緩兄則死而子皐為之哀孔穎
達

并生羚蟹見蛙門

謀國小蟹

越王勾踐召范蠡曰吾与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其納蟹不遺
種其可乎 說苑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吾姑待之

左手持蟹

晉畢卓常謂人曰左手持蟹螯右手執酒杯拍浮酒池中足矣

一生死

怒水中蟹

晉舒系與趙王倫司馬淮南王謀簒時倫信用姦人孫秀舒系爭軍
更相表奏朝廷知系守正不撓而召倫還系表稱秀以謝氏蓋
不從後倫秀以伯城取系兄弟系王邪永系皆倫門我於水中
見蟹且惡之況此人兄弟輕我耶遂笞之

糟蟹可妲

何偃修禊前必方丈後稍欲去甚者猶食白魚鮓赤鯉
糟蟹以為北見生物擬食蝴蝶使門人議之李生鏟屺曰鮮魚
就肺腸忘其仁人用意深懷此恒至於
車螯蛤蚆眉目內腸清淨之奇擬殼外緘非金人之愼不啼
不染脣章木之不若先春先臭與尾碌其何殊故但長充庖厨
永為口食爾史

蟹部 ▸ 玄扈先生

蝴蝶蛸蜘

唐韓晉公滉喜蝴蝶張僧繇為之師喜狀人物異獸水牛等尤
妙於蝴蝶蛸

一蟹不如一蟹

陶穀奉使吳越中使王寀之因食蝤蛑其族類忠懿命曰蝤
蛑至蟹蝴凡十餘以進數口旨味與所謂一蟹不如一蟹者通

有蠣無蠔州

國朝通判常熟知州程權每云我是郡監往時有錢昆者餘杭
人也浙人嗜蠣當宰備外郡人問其所欲曰但得有螃蠣來通
判廳具可至今人以為口實歸而卦

惜費不食

仁宗內宴千門分名進饌有新蝴一品二十八枚帝曰昔尚未
嘗校直幾錢左右對直一千 帝不悅曰數戒汝等宜務修儉一

下書鳥餞二十八千吾不忍地留示食譜見錄

記賦識時

僕射徐幼以位高寡事為時所鄙江文蔚作蠅賦戲之云外視多足中無寸腸口裏雌黃筆端失途而相觀腹中文甲常褰褰以橫行謝公對曰

嗜蠅恐過

杜相克柔性嗜蠅人或止之答云牧豎猶有時蚋蠅過邪便設雜味

憎蠅辟瘧

關中無蠅索人家收得一乾蠅土人怖其形狀以為怪物每人家有病瘧者則借去避門戶從此遂差不但人不識鬼亦不識也事談

酒糟附見于此

酒糟留十二月間作於酒甕中蓋泥一宿却取出於暖室中以黃蠟重密酒更取少許燃者同煎一沸以別器盛之瀹茗極佳令蒲二三月間止用生薑煮湯酒不得近糟中蓋泥蟹一宿蟹成不化或云夜取則醬中沙澁不可食蟹譜

藏蝗

淮南人藏蝗酒蝗凡一器數十觚以早旋半挺置其中則可經歲不沙舜田錄

食證

孟詵食療本草云蠏蝑消食治胃氣理經絡然腹中有毒中之或致死急取大黃灸瓜紫蘇汁解之即去又云蠏目相向者不可食又云以鹽漬之甚有佳味氏以若酒通利支節去五臟頃閒亦不可與柿子同食發霍亂

食品

北人以蠏作糕以鹽梅薑椒和之調以鹽梅薑椒筆以搭極甜子甲即可食以為洗手蠏又蠏之腹有風蟲狀如木蠹子而小色白大發風毒

誤讀雅以下條

晉索靖字道明乃渡江見蝦蟆大喜曰蠏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恨會吐下委明方知非蠏後詣謝尚而說之尚曰卿讀外雅不熟遂為動掌邪

蝦蟆資養

晉夏統養親以孝聞或至海邊拾螺蜆以資養

古今文集

解者

蠏忘

蠏水族之微者目附於蟲北行者易於蟲以為介類腹龜鼈則其外者皆乾之萬也周公所謂安行者易於蟲也蟲之行者易於蟲則不聞也惟大氏紀其為嗅子雲識其躁以為鄙索後蛻而已蠏始窺虎於洞洞口秋冬交必大出江東人云躬之登也率乾一穗以朝其蛻然後從其所往漁者緣蕭求其迹而隨之曰蠏斷蘆斷蘆斷其江之道矣果然蟹多紛紛軼軼遊而去者十六七既入于江則飛簣飛大於舊自江浪越于海如江之狀漁者又斷而求之其越軼奔去者又加多焉既入于海人亦異其初謂其鳴呼嘆而朝其亂不近於義耶捨沮洳之江海肉微而器薄不近於智耶今之李者始知得百家小說而不知孟軻荀揚之道或知之又不汲汲於聖人之言求大中之要何也百家小說汎如也孟軻荀揚聖人之讀也穴籍者聖人之海也尚不能捨汎汎而求讀以至于海聖人之智反出蟲下

能不悲夫吾是以志蟹

蟹譜總論

傅肱嘉祐

蟹水虫也其字從虫解从甲从魚从蟹从虫从魚故古文從魚作蠏以其外骨則曰介虫取其橫行目爲螃蟹足其八類皆拳丁其鰲類執鉞其跪又皆外刺性復多躁或約諸繩縶或投諸笭簖則引声嘆沫必死方巳類皆鱗育生於摩鄰者其色青小者謂之蟛蜞大者謂之蟹正長而銳者謂之蝤蛑巳有佳味獨蟹黍於黃論耳明越淺澗石穴中亦出小鮮其色亦而堅俗叫爲石蟛蜞生伊洛者無異味腹而爇之聲膵長多足而爽之蝦其生於盛夏者無遺穗以自充俗呼爲盖根蟹有其尖而長形漫大於冬之交稍潔巳足各腹芒雁至八月則蛻花巳蛻而形漫大於冬之交稍潔巳足各腹芒夫江俗叶爲樂蟹最號肥美由江而絕其生於海中之魁遇冰雪則自伏然焉不可得美今人設啗具以按酒者此特爲之先置爲江淮間尚推重如此味也廣南之南濱海之民況非所育之地乎何嘗食疏弘君食撤盡掠飲食必未必不珍

子於愁城夫子能親釋其縛之緯組豆於戲狹之朋乎言未既有自後聲來者部署其徒趨踏而至矣蓋入鬼之鄉其徒紛紜其字也楊子迎勞之曰波二湖之奇耶九江之委耶松江震澤之珍異海門曲湖之風味波故无恙耶小之爲彭蠡之旗大之爲千年之類尚与汝相忘於江湖之上耶於是延以上客酌以微吾天上之故人誰遣汝然吾之客寂客復酌我二復酌客忽乎天高地下之不知又焉知二豪之在側

楊廷秀

後蟹賦

昔趙子自漕江西餉三糟蠏因爲賦之江西絫師宣食蠏

鮑生謝風味十倍曹不再爲賦之

司徒道明來自洛師至止江湄逐一湖海之仙貌肖乎百足之雄揚而其怒有赫賁像乎漢之彭越而其圓中規獨冠其二執戈老而矣況其二四而有蹈海之意以爲兵中介士郭先生也不知

其姓則彭其字甫與也亟劈其手而上曰吾自渡江以來取之不少矣如孔之仁如玉之瓊吾皆得而玩朋如親之王如庶之穀吾皆得而食朋如友在何相見之寒而不風也於是酌乎晴馬腎擾寄爲之一飲一食而同醉爲夜半客起若有所刺者司徒腹心峯二若有所禁者詰朝下逐客之令棄之陽侯之墟裔焉佗日以天子之命作牧於豫章豫府初開延見俊良望見一客又似乎於越方解提命典喝者曰是嘗禁我而我嘗嗾者矣乎不波救出无黃祖其生致之於迎江而上之揚乎揚子方晚飲闔其至損而進之曰吾有二交惟彼麴生与尔郭索老夫与之同死生不減顧氏子之樂彼也日從宇遊尔也久宁云邈何相忘江湖莫我肯顧也何使清風明月必思元賓也尔之德吾能言之洗手奉職德之上也就湯割烹德之次也飽糟肝吏部之甕德斯爲下矣客於是海唾流沫圈視而辭謝

同上閩南以聚乱真以遠間親聖而受閑宋形也孝而投籽何乎名仲僕之主公昔以起爲郭令以郭爲彭不喝蔡司徒李邁揚子實頠指先生爲頭之簡吉太玄後蜘文文津注尔聊彭郭之黑族解嘲於司徒之門

古詩

次瀛師學食蠏

黃魯直

海錯精腴肥玉螯白蟻酸海根腹未厭談齒生津三歲在河外霜時帝食新朝泥春郭索官鼎調酸辛趁蟛蜞入笑風味極可人橫行在胸中不自貴其身誰憐一綱尺大去河北民鼎司貴方錢千食羅常珍吾評揚州貢此物真絕倫

律詩

詠螃蟹浙西投事

杜牧

秉燭金罍側有螯遂從內上供觜牙不少吞如玉之瓊吾皆得而玩朋如親之王如庶之穀吾皆得而食朋如友在何相見之寒而不風也於是酌乎晴馬腎擾寄爲之一飲一食而同醉爲夜半客起若有所刺者司徒腹心峯二若有所禁者詰朝下逐客之令棄之陽侯之墟裔焉佗日以天子之命作牧於豫章豫府初開延見俊良望見一客又似乎於越方解提命典喝者曰是嘗禁我而我嘗嗾者矣乎不波救出无黃祖其生致之於迎江而上之揚乎揚子方晚飲闔其至損而進之曰吾有二交惟彼麴生与尔郭索老夫与之同死生不減顧氏子之樂彼也日從宇遊尔也久宁云邈何相忘江湖莫我肯顧也何使清風明月必思元賓也尔之德吾能言之洗手奉職德之上也就湯割烹德之次也飽糟肝吏部之甕德斯爲下矣客於是海唾流沫圈視而辭謝

詠螃蟹浙西投事

杜牧

秉燭金罍側有螯遂從內上供觜牙不少吞如玉之瓊吾皆得而玩朋如親之王如庶之穀吾皆得而食朋如友在何相見之寒而不風也於是酌乎晴馬腎擾寄爲之一飲一食而同醉爲夜半客起若有所刺者司徒腹心峯二若有所禁者詰朝下逐客之令棄之陽侯之墟裔焉佗日以天子之命作牧於豫章豫府初開延見俊良望見一客又似乎於越方解提命典喝者曰是嘗禁我而我嘗嗾者矣乎不波救出无黃祖其生致之於迎江而上之揚乎揚子方晚飲闔其至損而進之曰吾有二交惟彼麴生与尔郭索老夫与之同死生不減顧氏子之樂彼也日從宇遊尔也久宁云邈何相忘江湖莫我肯顧也何使清風明月必思元賓也尔之德吾能言之洗手奉職德之上也就湯割烹德之次也飽糟肝吏部之甕德斯爲下矣客於是海唾流沫圈視而辭謝

代二螯解嘲

黃魯直

仙儒昔日奉鼎設蛤蜊自可沈愁顏今日從宇遊尔也久宁云邈何相忘江湖莫我肯顧也何使清風明月必思元賓也尔之德吾能言之洗手奉職德之上也就湯割烹德之次也飽糟肝吏部之甕德斯爲下矣客於是海唾流沫圈視而辭謝

又借答送雞頭與小柯

黃魯直

節花本自行郭索玉人爲開桃李顏阿聚肉山曾相對東坡小山亭太山必爲海潮來公爲流

又借前韻見志

黃魯直

招潮慶賀與來味海鏡織毫只強顏想見霜降當大閘蒙田蟹

蟹

海物異名記蟹之小者每潮汐來出穴窠螯迎之名招潮子　文選郭景純江賦玉蛣海月土肉石華注引海水土物志曰海月大如鏡白色正圓常死海邊其柱如搥頭大中食　末句謂黔南雪中睡起時聲作雙螯之想如苦人思蓴鱸也

秋冬之間野渚絕市無蟹今日偶得數枚吐沫相濡可憫笑戲成小詩　黃魯直

怒目橫行與虎爭寒沙奔火禍胎成雖爲天上三辰次未免人間五鼎烹也家以井鬼之分則以鼎烹之說見前注勃窣蹣跚撥波草泥出沒尚橫戈也知殺氣元無罪安此尊前風味何

解纜華堂一座傾眾雄文解見前注東歸都爲鱸魚鱠未敢知

言討李鷹

蠏蟹

橫行湖海浪生花糖粕招邀到酒家酥片滿螯新作玉金相鑒腹未成沙

病中有人惠海蟹輒寄案望　皮日休

紺甲青筐落浴衣忽爽初當北人時雖君定有石帆覓失伴推應海月知誰類分明連環若形容好箇沙蠏堪病中無用雙螯處寄與夫君左手持

詶襲美見寄海蟹　陸龜蒙

藥杯應阻蟹螯香却笑江漫採捕郎自是攫雄知郭索只非何須取鋸鎧當借猶沙含春蟄床白還蒸帶海霜雖強作南朝風雅客夜來偷醉早梅妻

呈吳正仲道潔蠏　梅聖俞

毛蟲部

麒麟　麟角附

羣書要語

毛蟲三百六十而麟為之長文戴礼牝曰麒牡曰麟說文麟麋身馬足牛尾黃色圓蹄一角一角上有肉音中律呂王者至仁則出詩疏麟者含仁懷義行步中規折旋中矩游必擇土翔而後處不履生蟲不折生草不群行不旅行不犯陷穽不罹網罟唯天不災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麒麟在郊數九逶遲鳳皇龍謂之四靈孔叢子麟鳳龜龍謂之四靈孔叢子麟鳳王者之嘉瑞也使麒麟可得騶而繫芻又何以異乎犬羊騶虞附

博物志

胡然下太充被髮騎麒麟背上聞黃閣登麒麟社

說文一角說文

古今事文類聚

冠豸猶麂蠙孟

詩

壯園在數

黃帝時麒麟在囿商書中候刻之成康麟鳳在郊數前武紀

麟吟公子

周南同風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西狩獲麟

魯哀公十四年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其麟者仁獸王者之嘉瑞時無明王出而遇獲仲尼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无應故修春秋為中興之教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所感而起故所以為終也故曰感麟而作春秋也左傳釋例商於大野獲麟折

其左足孔子觀之曰吾道窮矣哉反袂拭面泣涕霑袍顏淵問曰何泣孔子曰麟為明主出其時來其時乃傷焉以傷馬象論

獲麟解

麟之為麟昭二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雖出於記傳百家之書雖婦人女子皆知其為祥也然麟之為物不畜於家不常有於天下其為形也不類於若犬豕豺狼麋鹿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苟吾知其為牛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不可知則其智之不若人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焉麟為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之果不為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哉

麟趾贊

麟有趾而不踐仁哉麟哉有定而不抵仁哉麟哉有角而不觸仁哉麟哉今之人一朝之忿以觸人成身殞親嗚呼人中有獸獸中有人

韓愈

騶虞

白虎黑文長於貍食自死之肉名曰騶虞說文不食生物不履生草君王有德則見

仁如騶虞

文上詩彼茁者葭一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騶虞貙屬

文王囚羑里散宜生取怪獸白狼白虎黑羆四獻以贖其身名曰騶虞吳尚書大傳

雜著

騶虞盡賛

騶虞仁瑞之獸也其所感所食形狀賛文孫氏瑞應圖具載

其事元和元年夏有以騶虞獻於闕下者信又焉騶虞代不覩引革讀之詞曰

孟山有獸仁心乎質不踐生芻不食生物有道則見非時不出

二季以還退載于窓我聞其名徵之於書不識其形得之於圖

白居易

白質黑文貌類狸猫目虎腰是耶非耶執知之乎已矣夫已矣前不

見其往者後不見其來昔于嗟乎騶虞

師子

狻師子也一名白澤說文狻如貍猫食虎豹出

西域毛群之長六牙形似虎正黄而髯尾端大如斗東觀漢記

白澤能言

黄帝巡於東海白澤出能言語賢君德及幽遠則出書

獻師子

漢章和安息國獻師子　唐中宗立石国獻師子蛜蟆諫止獻

狸伏師子

魏武代馬騰旨絕白狼山逢師子使格之見一物從林中出如狸

上帝軍執上師子將至便跳上師子頭師子伏不敢起遂殺之

得師子還至四十里雖大皆无鳴吠博物志

師襲義

宋宗慤討林邑王范陽迈倾国來迎以為外国有師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与象相儀衆果驚奔因

此潰乱遂克林邑

師子搏象

梁伯玉統沙門釋僧吉云嘗從天竺欲向大秦其間忽聞數千

里外嗥嘯驚天怖地頃之但見百獸率走跪地手縛既而

四巨象遞馬而至以鼻卷泥數嘯噴鼻灌立俄有師子三頭朋

石折木直搏四象以蹙血若溢泉巨樹草偃家助擊象者亭

雜著

師子賛序

張九齡

夫德之所感者深物之所懷者遠中国有聖古候而自來四夷

不王征伐而誰致故絶域有來貢沒羽諸侯有不入包茅李其

大凡不在遐迩頃有至自南海獻錦西極獻其方物而師子在

焉尔雅所謂後貌如麗猫食虎豹今之所見信然絶猛者也其

天骨雄詭材力傑異得金精之剛毅為毛羣之特屹立不動而九

牛相去眈視且瞋則百獸皆伏所以為師視象踡跼能龍其餘

瑣細不置牙齒我天子示柔遠之義固无不庭有服猛之威物

无誰致故其受羈縻伏閑鬼馴而為用鋒莫敢當然吾君所存義不謂此蓋棄夷君長威將貢獻或琛琛絶貴實於內府或異獸奇禽擾於外囿皆其觀礼若中国之賛繼帝所不許談明異方之臣妾此則非有利之心充耳目之玩好以為懐之之道示天地之含容不其然歟故无得而称也義異大犬豈勞召公之訓美同赤豹何關韓侯之詩凡我侍臣咸為之賛

師子賦　　賓州南

時西域康居獻師子帝珍其遠命班南作賦

惟皇王之御曆乃承天而則大治无道於區中被仁風於海外通夙穴以文軌襲龍庭以冠帶舍奏言於藁街陳方物於王會聆一地角悠悠二嶂表有絶域之神獸因重譯而來擾其為狀也筋骨糾纏殊姿異制闊臆脩尾勁毫秉鬣鈎爪鋸牙藏鋒斂銳弭耳突足伺間借勢暨乎奮迅威容變色赫赫厥靈桓桓厥德

雷響拉荒吞猛烈羣分衆綷隋兒於顱顬巳蛇於指掌踐蘇則林薄摧殘嗥呼則江河震蕩脈脈猶心与猛氣遂威德以依仁同百獸之率舞共六擾而來馴斯則物无定性從化如神譬猶羽変質於淮海金錫成器於陶鈞當是時也兆庶欣聆百僚嘉歎悦声教之遐宣属光華之在旦臣載筆以叩幸得寓目於奇玩順文徳以呈祥乃編之於東観

師子賛　　高適

百獣至猛莫如師子紺眼星懸赤毛焰起銅爪鐵甲鋸牙凝齒顔犀豪則百隊山跲看能羆則千群野死以此言威一可知矣仙尉樊公寫象圖中堂崑崙邦捧而屋壁欲動虎豹瞻慴而欲庭已空棲二芍滿院風生於是乎師之為百獣之長遂識樊公為百夫之雄

師子樂象見師子門　　蘇子瞻

作樂象舞并序

吳賀邳爲新都太守孫權出祖道作樂奏象權謂邳曰今定天下都中國使殊俗貢珍百獸舉奏非君而誰

以船科載見幼稚門

馴象擊人

晉時南越致馴象於桓澤中養之爲作車黃門鼓吹數十人令越人騎之每正朝大會皆入充庭帝行則以象車導引以試橋梁後象以鼻擊害人有司奏欲殺象二垂鼻泣血流地不敢動自後朝議以象无益於事悉送還越

晉陳公會

天生毳象

明皇所教毳象天宅之乳棲山大宴胡酋出象飾之曰此自南海勢至以吾有天命雖異類必拜毳左右教之象皆努目不動終不肯拜祿山怒忍殺之

南婆新聞

雜著

象贊

柬之爲獸形骸特詭身倍數牛目不踰猪鼻爲口役望頭若尾駑良承教聽言則跪素牙毛紫載藉所美服重致遠行如立陛

范至能

虞衡志

象出交阯山谷惟雄者有兩長牙佛書云白象又云六牙今无有象頭不可俯頸不可回口隱於頤去地尚遠運動以鼻爲用一軀之力皆在鼻舟行先以鼻拄地乃移足知其足力劣於鼻也鼻端甚池可以開闔取物中有小肉爽雖齊子亦可十每以鼻取食即就水甲擊去泥垢而後捲以入口飲水亦以鼻吸而捲之足如柱無指而有爪甲五枚形如大栗登高山下峻坂涉深水形擁腫而甚捷交阯出象處曰象山歲一捕之山有石室捷通一路周羣皆石壁先置翳互其中驅一馴雌入焉布甘蔗

犀

犀似豕形似牛頭大腹卑腳有三蹄黑色二角一在鼻上者食角也在額上角短刻記處白林麓食惟荊棘南州異物志得其角一尺以上刻以爲魚衔入水二爲開三尺抱杯子

匯苑期劇羣孟何但入海求靈犀

燃犀照水見水怪門

蜀作石犀

蜀江水爲害太守李陽水作石犀五枚二枚在府中一枚在市橋下二在水中以厭水精蜀志

駭雞犀

通天犀角有白理如線置米群雞中雞往啄米犀輒驚邯鄲故老人呼爲駭雞犀抱朴

辟寒犀

開元中冬至交趾進犀角使者請以金盤置於殿中溫然暖氣襲人曰此辟寒犀也六帖

辟暑犀

文宗延李士季訓講周易時方盛夏上命取辟暑犀以賜六卿

犀贊

郭璞

犀之爲狀形兼牛豕力无不傾吻无不噬以斯嬰災固乎角將古詩

馴犀

白居易

馴犀馴犀通天犀駆貌駁人角駭雞海蠻閒有明天子驅犀乘傳來萬里一朝得詣大明宮散呼拜舞自論功五年馴養始堪獻六譯語二方得通十象人猶懼倶來逐霜館四方犀入苑銖以瑞翁燦以金故鄉迢遞君門深海鳥不知鍾鼓樂池魚空結江湖心馴犀生處南方熱秋毛白露冬无雪一入上林二四年又逢今歲苦寒月飲氷臥霰苦踈渴角骨凍傷蜷曲臥馴犀死蛮兒啼向闕再三頓色低奏乞生歸本国天恩身重死猶重

犀驍

梅聖俞

鳴驍出西域衛尾自連三漢驛奏圭去胡入時聖產當時識風候過磧辨少泉老氣肉封側猶蒙錦帕鮮

犀驍贊

郭璞

驍雖奇畜內鞍是被迅驚流沙顚功絕地儔識累源敬乎其智

虎

約 纂注附

虎山獸之君也從虎尊山虎視眈眈其欲逐逐順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

豹虎屬不咥人有猛心之憂故其字从虎

貙虎屬似狸而大虎屬能執虎豹故謂之貙

虎屬能搏虎豹故謂之貔

皮之虎也揚子貍變則豹豹變則虎同上

成角而翼者也同上猛虎與深山百獸震恐司馬遷

并銳毛而求食同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班超傳畫虎不成反

類狗馬融傳所謂畫虎不成遺患也後漢傳猛虎在山藜藿為之不採其旁蜂蠆為之不入其穴虎傳虎嘯而風冽王褒頌騎虎之勢必不得下董卓悅之

白額正横行梁鴻五噫

古今事文類聚

時令門

猛於虎

孔子過泰山聞婦人哭子問之曰吾舅與夫及子俱死於虎子路問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

暴虎馮河

子路問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

因虎命名

今尹子文初生棄於夢澤虎乳之楚人謂乳曰穀於菟

兩虎爭鬬

莊子刺虎管莊子止之曰兩虎方食牛牛甘必爭爭則大者傷小者亡從傷而刺一舉必有兩虎之名

投虎

湯暴虎馮河

大叔段袒裼暴虎獻于公所

馮婦搏虎

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則之野有眾逐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馬婦趨而迎之馬婦攘臂下車眾皆悅之

言市有虎

龐共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乎曰不信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乎曰不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龐共曰夫市無虎明矣而三人言成市虎今邯鄲去大梁也

鬬相如避廉頗

猛虎當路

秦召公子無忌不行使朱亥奉璧一雙秦七大怒將朱亥着虎圈中亥瞋目揬裂眥血出數虎終不敢動列士傳

射石為虎見射門

赤刀厭虎

東海人黃公少時能幼制蛇御虎常佩赤金刀及茱萸飲酒過度有白虎見於東海黃公以赤刀往厭之術不行遂為虎所食西京雜記

人馬辟易

夏侯守北平善射一日得虎三十一老曰此殪也猶北有貝

虎必跋妥怒馬超之有虎小而猛捷地大吼妥馬辟易弓矢墮自是不復射

除虎害見蜀門

虎渡江

宋均遷九江太守郡多暴虎均下令去檻穽其後虎相與渡江

虎渡河

劉琨爲弘農守有異政虎乃負子渡河帝聞而詔問之對曰偶然耳左右笑其質幼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

人化爲虎

牛哀病七日化而爲虎其兄意其爲虎不知其嘗爲人也方其爲人不知其且爲虎也滑稽或問此傳有人化虎理有之乎曰有之昔在沿村見民爪甲漸變如虎毛斑斑然通身皮開裂延虎舍其半中之象化雖未成而氣類相感其心已通矣

不畏虎吼

魏明帝於宮武場上斷虎爪鋸牙而放百姓觀之王氏方七歲亦曾虎乘間擊觸而吼其人發地覆者無不辟易顏仆或溼然無恐色也

搏虎救父

楊香其父爲虎噬香抱持之父免害事詳類

暴虎示戒

唐鍾傳少酷遇虎與鬬搏其有傳亦持虎不置會人斬虎得免既貴悔之戒諸子曰士尚智与謀勿効暴虎也

格虎自贖

元德秀爲魯山令虎爲暴盜刺杀虎醫可之明日盜戶虎還

南山澤藪必下保狐貍貔貅貙虎

管中窺豹

雜著

裴將軍射虎圖贊并序 李翔

田獵裴將軍射虎而不及見驅部郎中兼侍御史榮陽鄭公博物好古雅能尚藝于裴氏子得其先人射虎圖縑以示予壯哉古今未有倫也夫弧矢之用所以服猛除暴而威狄狡設弓鳥不拾矢猿號上則下矣是射之末節門人公冶長海鹽紀漠葉匹宗命將軍于北平以保邊門公冶長海鹽紀漠葉匹馬陷重圍揩桿幡而百步開張掌駭而沙場一歸威振大矣而北平連山廣澤地僻多虎搏肉於人如有所棄存食遶郤甚於我公於是屏車騎設白羽挑之使來尋之而廻從容反視必尺發殺心即其度手張其機左射右拂榮之

羅四中皆沒羽則必應弦毛紛血濺股洞心穿或吮之而開伏而斃如此者凡三十有一矣其餘不可勝記也

能以一人之力戰群虎之命雖有所全猶事于中志正於內故

獸威若胡人思慕不敢南牧兹所謂猛除暴而威狄格昔漢飛將軍亦爲北平太守擊胡有因奪之弓射虎有騰傷之遽止焉將軍神勇殊爲作矣鄭公既爲其圖俾予贊之詞曰

僵彼山戎蟄我封畺有群者虎載牀騰搏漫吼穿堂屏氣車騎進馬前當挺身以朝威有所服精有所聚用氣生以雄力果而取飛鞚翼翼及如鳳威武拉枯人及如虎勁弓雷鏑長矢電激中心穿胃貫肩及劃甚破的應弦連斃紛紜扰籍振鐵遁此抑亦三軍駭吁高鎮朔漠海波爲憐寔若皆亦下驻俟闌內閒內發

漢將如飛將爲所拊將軍神武冠世超昔揆既來工飲羽非敢
詠采之設以威四方群虎既夷狄人來降收閩罷窟山川以寧
至今北荒猶畏其靈

跋猛虎頌并序

行敦美

六年冬十二月臘日甲辰御史大夫樊公畋於郢城將
軍孔武具里人之訴乳虎爲暴躁毒貪婪白蒼蔽行閭閻無多
牛林麓絶熊羆森老幼愁懼極於兵寇既卜其穴乃大搜而取之
裏氏突鬲七拘縶於思与鬬死莫有免者獲敲扣拍撲妥殺簒網
洞壁藤之其密劍芟棄絡勢窮則搏鬬於井下觀其怒氣
之所激質狀容貌之所騰踏牙之所噬蹂鉤爪之所擊攫條作
人立呼若笪張声料恭雷目燦燃炬有一人焉獲之倫威將高
傑標狡擾決憑翔奮迅毛竪背裂銅長戟以撐拒乃匐身而搶
习勢陷力絕四面交攻終日乃斃

猛虎行

宗閔初爲梁度所引後度薨德裕相宗閔先故作

猛虎雖云惡亦各有匹儔群行深谷間百獸望風低身食黃能
父子食赤豹麋攫肉於熊羆猨猴門門旁出乘我不防我思與鬬死莫有免者獲敲扣拍撲妥殺簒網
步威自矜猶對孰性縱以垂朝怒救廿八子暴還食其妃江傳
四散走猛獸孤狐鳴門門旁出乘我不防我思與鬬死莫有免者獲敲扣拍撲妥殺簒網
父子食赤豹麋攫肉於熊羆猨猴門門旁出乘我不防我思與鬬死莫有免者獲敲扣拍撲妥殺簒網
不知所爲誰云猛虎惡中路正悲吟行人皆掩耳過者莫敢
猛虎死不辭但歎前所爲虎兒無所恃汝細微故當結以
信親當結以私親故且不保人誰信私恩爲

猛虎行

歐陽永叔

猛虎門日行心閉貌揚、當路擇人肉豚豬不形相頭垂毫不
抑白畝自然降暗禍發所忽有機與路旁徐行自踏之機翻矢
忽及

猛虎行

張籍

君勿怒況猛獸林丘焉裂兒墮床已死不敢近日晴射鈴光虎勇
怎其外爪牙利鉤鑽人形雖巖窟智巧乃中藏恃外可摧折藏
中難剖意莫心多決烈自信不猜防老狐足效計安居穴垣墻
窮冬聽來渡思慮豈不長引身入投中將死猶跳踉狐姦固可

猛虎行

南山北山樹俱亂猛虎白日過村行向曉一身當道食此中窠
號尽無子牛常相逐客中近窟有山村長向林中取黃犢五陵年少不敢射空來林下看行跡

虎圖行

王介甫

漫叟詩話荆公畢在歐公坐上賦虎圖張公谷未落筆荆公
已就歐公讀之爲之擊節坐客閱筆不敢作
閒見錄載歐公如揚州王荆公亦知揚公爲命判以觀公亦知我者

猛虎行

李賀

東海黃公愁見夜行道逢獨虎當我莫奉彊弩莫拜乳孫哺子教得生獰惡頭如飛星爲牲

每曰韓公但形相好耳作畫虎圖詩誡之
壯哉非熊羆非貔曰光夾鏡當坐隅橫行委尾不畏逐顧盼欲去仍躊躇卒然一見公心爲動熟視利爪摩其斬固知畫者巧爲此此物安肯來庭除想當盤礴欲畫時睥睨振衣史如庸奴神閑意定始一揮功与造化論錙銖悲風颯颯吹黃芦上有猋雀驚相呼槎牙死樹鳴老烏向之僥噭如啁雛山蹊野徑黃昏後馬歸過看亦下車

畫虎圖　游子明

平生射虎裴將軍馬疾如龍弓百鈞手拽白羽箭無人注虎使虎不敢奔須臾蒼薄繞班出人馬不知俱辟易矢如蓬高弓滿徐行不矛元不露眦睚重頭若微顧尾剪力將軍得歸我敗績徐行不矛元不露眦睚重頭若微顧尾剪霜風林葉飛慘忽山頭日光寒包家昼出其於我尚不敢編甘纓皆人作詩誡昼閣吁嗟昼閣今亦無

古詩詠物　文天祥

文豹論贈黃介夫　梅聖俞

壯哉南山豹不畏白額虎澤藪毛雜雜風朝將其類林飲乳文章予雲父已許遠俗常頭看取

雜著係纂

贊并序　白居易

貔者象鼻牛尾虎足生南方山谷中寢其皮辟瘟圖其形辟邪寧舊病頭風每寢息常以小舁衛其首適遇昼王令寫之按山海經此獸食鐵與銅不食他物因有所感遂爲贊云

邊哉奇獸生于南国其名曰貔非熊非羆不食肉在上古人心忠質征伐教令自天子出銅戟省用銅鐵羨溢鑄鼎象物百神協德貔貅是時飽食終日三代以降王法不一錬鐵爲兵範銅爲佛人像日益兵刃日滋

何山不刻何谷不鑱鉢銅寸鐵圍古今子清悲哉彼貔母乃餒而鳴呼匪貔之悲惟時之悲

熊羆

熊羆　說文

熊似豕山居冬蟄春出說文熊能攀緣上高樹見人則頓倒投地而下詩疏熊於山中行數千里悉有跧伏之所必在高谷林木中山民謂之熊館唯虎出百里外則迷失道路墨客揮犀魚我所欲熊掌亦我所欲孟子

熊似熊黃白文長頭高腳猛憨多力尒雅熊羆狐貍織皮禹貢

青兒黃熊向我啼村熊羆咆深林壯熊羆守羣微壯深蒼

見孤羆詩

熊羆　說文

熊羆似豕山居冬蟄春出說文熊能攀緣上高樹見人則頓倒投地而下詩疏熊於山中行數千里悉有跧伏之所必在高谷林木中山民謂之熊館唯虎出百里外則迷失道路墨客揮犀魚我所欲熊掌亦我所欲孟子

熊似熊黃白文長頭高腳猛憨多力尒雅熊羆狐貍織皮禹貢

青兒黃熊向我啼村熊羆咆深林壯熊羆守羣微壯深蒼

見孤羆詩

縣化黃熊

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　國語作黃能姚秉三尺蠶出也

禹化爲熊

禹治水通轘轅山化爲熊謂塗山氏曰欲餉必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慙而去　武帝紀注

熊踏不跳

晉靈公不君使宰夫胹熊踏不熟殺之　左傳

熊爲禹見春秋門

病而夢羆

趙簡子病不知人五日寤而曰我之帝所見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當道者曰帝令主君疫晉二卿熊其祖也　史記

馮媛當羆　見嬪妃門

負人出坎

晉昇平中有人入山射鹿忽墮一坎內有數頭能子須臾有大能來入瞳視此人人謂必害己良久出藏果分與諸子末後作一分着此人此人飢久於是冒死取噉之既轉相狎習能捋毎旦爲食遂群分果此人賴以存子既尽人分死坎中窮無出路能捋乘便遂入坐人边人解意便抱熊之足於是跳出遂得无他(續搜神記)

羆

渭水非羆文王將田史編卜曰田于渭陽非龍非羆非虎非羆兆得公侯天遺汝師尽田渭陽見太公立爲師六韜

熊羆入夢見說子門

老羆當道

齊神武遣韓軌司馬子如從河東宵濟華州擊王羆(文長四六)軌銀已乘梯入城羆尚臥未起聞閤外匈匈有声便相呼露髻被跣持一白槊大呼而前羆退北史

羆說

雜著

晉人以犬獵以五犬逐一羆羆而力長於用犬所与敵者皆天下強有力也犬弱而健巧於用小顧左而右逸前而後羆不能搏也行不数十里羆敗而犬更前而殺之歐若爪牙如虎豹莫如豕而羆食之故鋼勇力必曰羆羆而受制於犬者遇非其敵困於辭也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群小羆之謂矣

陳無已

鹿 麝附

鹿

有方也說文鹿一千年爲白鹿又五百年化爲玄鹿乳仙傳門鹿銀壁皆白鹿也白鹿山在吉州永新縣北十林牲之其鹿衆不以鹿豕爲礙場東山居澤者不以鹿豕爲礙白鹿醬燒炙膾或後楚辭(文長四六)

倚也說文山行木曰倚亦曰猗猗與阿同

鹿居深山之中与麋豕遊

麋鹿攸伏

文王在靈囿麋鹿攸伏

麋鹿燕群也嘉賓也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成王詩

捕鹿得角

敬而明詩

謂如捕鹿者之角之謂戎捋之謂捋音拾之左

乘白鹿

老子乘白鹿下託於李母懷玄山李母懷玄門

夢乘鹿見劉門

鹿蹄蠻

伍子胥諫吳王不用賜屬鏤自殺吳王乃取鴟夷囊盛其屍投之江中越人聞之乃立祠於江上名曰胥山(伍被傳)

獵鹿忘母

孟陬猶狩鹿忘其母(孟子)

子185 439

又曰忍吾子乎

射鵰父母

吳書春日將兒出射正值鹿群鳴唐伏於草中致鹿沖地唐母後來唐又射其母應弦而倒至前場又逢一鹿上弩將射忽前跪反覆其乞唐驚抱兒懸而哭問空中呼曰吳唐鹿之愛子與汝何異唐驚不知所在宣驗記

得鹿筆書

昔有女子采薇菜有所驚而走因獲得鹿其家送曰歲故留子天問云鼈女采薇何物

指鹿為馬

趙高欲為亂恐群臣不听乃先設驗持鹿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為馬問左右或言馬以阿諛高或言鹿者

高陵中言鹿者以法

失鹿競逐

高祖詔捕前通至問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

重鹿賤人

武帝時有救乞林鹿者下有司收殺之東方朔時在旁曰是固當死者三陛下以鹿殺人一當死天下聞陛下重鹿賤人二當死匈奴有急須鹿觸之三當死

兩鹿駕車

鄭弘為臨淮太守行春有黃雀隨車來鞍而行弘怪問左右黃國鹿為吉凶何貴曰聞三公車轅畫作鹿明府當爲宰相果為太尉後薨書

鹿觸蒼松見蒼門

妖鹿感人

謝鯤為豫章內史亭此亭後來殺人夜有持頭中拔刀洋之應脫乃去明日看乃鹿頭

仙鹿異常

新序

屯鹿賦序

正元丁卯歲予南出襄城之間遇野人繫鹿而至者問之答曰此為由鹿山此鹿以詐致群鹿也備言其狀且曰此鹿每行所至輒噪不食者累日余喟然嘆曰物感深速作賦曰

鹿之生兮亦異乎毒傷齒角而見門決行止尚為知乎

生伏捨謝崇林輕遊在塵惱巧網之生我家主人之矣旨然以深井飼子芳庭寢時參落從霜來日安月亭斜橋牀之非分終感恩而不驚曾不外養非玩物用有所意命之曰助悅閑其類庶救八月爽景清風鶴致山阿槃于溪隧設伏以待賢聖而伺同無期求之孔易將受暴侶豈云貪餌吻吻和唳翼神至彼民感於情信此無情於誠偽孰是舍一榻生所忽無錙欲以是貴潛幾副其忘而發或同智而決成或別足而碎骨望林鶴而非遠顧明蟾而未滅風嘯澤而孔至日海山而沒文駭侶於岩煙叫飢聲於閣月旬行路之聞者孰不心謀而思絕想爾由矣野心而亡淳純束而驚顧隨獲車芳送然視靡卬之鵠燭觀机上之割分忍哀鳴而感類若沉痛之在身雖復乘之要遇享以豐俎豆比檻猿之駿躍向海鳥之愁辛殷墀而知止患定於心何思痛而不已

言司物誠有情人亦豈乎物事或比原心則殊猶如淮珠猶禍芙花神理通試且拒絕謀害起堂二黃公實曰知已始致鍾室胡寧忍化緣味之難詭非漢臣交則不義實亦不仁被裘獸生說為交親誘饗事即貴無它人交盛微傷親如禾忍公但人貴後而專其功滅交道亏陳義我風曾屢更之不若何仁信之可宗已高載詩此此之謂其始終

古詩

馴鹿　歐陽永叔

朝馮欽清世暮飽眠深擢慨主人恩自非殺身難報德主人池恩不待報哀爾胡為羅網獲南山謫二動春陽台欲縱爾山之傍岩崖盡飛泉溜澗谷風吹百草香飲泉聞遠吠當遠去山後山前射生戶

古詩源卷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三十六

宋太祝　謝采繪割鹿賞賜

何氏驚麛觸機煩君遣騎割輕肥秋來多病新開肉猶飲東甌得鮮圖　唐李直

猿

爾雅翼註

猿似狖大黑色長前臂擊搏多跳或黃或黑說文猿善攀援壽五百歲則為獼猴老則為玃郭璞云玃大猿也能持人去好取偷而衣周公之服彼必齕齧挽其得將持漸漸攜去其族而王長其間雖射逢蒙不能眄睨及其得枯木枯枳拘之閒危行側視搏動悼慄此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山木置猿檻中非不巧捷无所展其能世謂之弄猿猴捉搏叫呼宛轉如人去芳曉猿鳴山谷猿文猿鳥為伍共戲檐書猿父哀吟揮手長嘯狄騎獲焉飛超吳都賦

寒猿攜仙吟文選山猿飲相喚杜高雁垂猿飲杜猿飲涇腦許渾猿狖晚成群李白掛席幾經過人翻翁孫猶戲客人問忽憶嘯雲侶賦詩留玉環坂牽引滿金巵元好問玄猿哭杜巴東三峽猿愁猿鳴三聲淚霑裳峽中歌

古今文集

君子為猿

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君子為猿為鶴小人為蜮為沙抱朴子

善射則號

楚王有白猿王自射之則得失而嬰使養由基射猿矯之猿攜樹號矣淮南子

化為白猿

越王問范蠡曰寡人棲于會稽之山四海之內皆為寡人有也今欲興師伐吳以報其讎其可乎蠡曰時未可也臣聞古之善為士者天時不至不可強為也譬若猿猴錯木而處雖有巧工不能與之爭捷今吳之與越猶木與猿也王雖好兵其奈我何王曰善哉

類聚

猿長臂好居山林黑衣人樹上擲石擊之猿也宜牢守

續著

吳筠

玄猿賦并序

前漢郊祀歌王南征君子變為猿鶴小人變為蜮沙夫神用無方未必不爾自入靈籞則睹斯玄猿哀其命則无吉凶春秋食其實不犯宗廟禮樂表頗獨有君子之性異乎狙猿之倫且多雄以來庶品周取虞鹿殪於網罟遠則困於詭求此獨崩然物莫能患豈不以託迹絕垠不才遠禍昔夫子雖嘆山梁雌雉曰時哉時哉

予因感之聊以作賦云耳

伊玄扈之所育于商國之曾參動不踐地名常在林雖泛而無據亦熙熙而有心寥風明霽仰吟使鴻人之思清暢霧客之淑儀襟何必聆峰谷之管對寶門之琴哉歷千尋之喬木俯萬仞之危巖弄遊雲之亂飛嬉落日之橫照連肱澗飲命侶煙嘯或娶而閑棲或分而迴趨詩問靈鶴性本君子阻重藏之險非虎豹所寧簪笏交柯之密豈鵬鷇能視故逢豢擾已懼禹深而出鄧公折箭含恩而已何患累之罕臻不干物以利己詎若拼拼凌人以就戮得壯酒而送死夫時珍貂裘世寶狐白徒能工於隱伏終見賊於機辟寧慷慨香以貢害非伐巧而招射小則翦翠殞於毛羽大則犀象殘於齒革孰能去有用之嶺取無用之益固棄置於常情永遠遠以自適無威刑以相臨有族類而相親食資苞物求取諸身不賦不役譬夫靡勤

知政教之未施保巢居以還淳睹庶民之所及何狙公之能馴

晉知人爲物之貴又爲測元化之所關大猷乎

白猿賦 并序

李德裕

此郡多白猿其性馴而仁愛所止榛木不辨果熟乃取不與猱相押猴亦畏而避之昔傅奕有猿猴賦但說其態似優以爲

戲玩且不言二物殊性予今作賦以辨之耳

昔周穆之南遊將舍旅於湘沅既宴輪而無返化君子以爲投唯物變而何常故放類而始番或哀吟於永夜或清嘯於朝暾峯谷以連響水潺湲而共喧則三毒之未絕感行客之銷魂觀其雖爲異物而猶喜動不爲暴止皆擇所擇松檟而不殘楂梨熟而後取顧犹聽與猿猱信莫得而儔侶若乃露棲難測神通有知淮南子稱白猿女試劒而方接遼脩過而止馳薛綜矯矢而未發鵾柯而已悲凌峻壑而霣曜翔長霄而避側足而

孫恪聚猿

孫恪遊洛中觀大笑叩衆猿猿皆前應若有女子摘黃草吟曰彼見楚志憂我看同心草青山與白雲方展我懷抱青衣曰故衣長宜女見求適人恪納爲室後十餘年育二子治家甚嚴恪性南海爲經略判官至端州峽山寺訪舊老門徒既至若熟其道徑持碧玉環獻僧曰此是院中舊物聽龍有猿數十隊聞聲下高松衆民圍然題壁曰無端變化幾淪沉剛被思情役此

心不如還伴歸山去長笑一声塵寰得詩逸
躍樹而去格驚恨謝僧方悟為沙弥時所養
七過此游其慧黠無逃以東帛易之獻上陽宮安史之乱不知所
之碧玉環則胡人所施繫於猿之頸者見錢世說及傳奇

猴

【羣書通考】採編猴也猴人謂之沐猴老者為獭猢㹠捷其鳴
噭噭而悲詩疏攫大母猴也色蒼黑狙攫碼尔雅
【事物】雜人強觀棄端猴名胡孫廣雅猿狙衣周公之服洋見搜神
【古今事文類聚】
狙伐巧
吳王浮于江登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有一狙不動王
蛇攓搤見巧乎王射之狙捷給搏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死王
顧謂其友顏不疑曰狙之伎巧恃其便以傲予以至此極也毋
賦狙公芧
宋有狙公愛養狙而家處將限其食曰與芧朝三而暮四衆
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列子
沐猴而冠
項羽楚人沐猴而冠
獼猴來土牛見驢諸門
猴貌類人
安西都將劉文樹畫奏對長生頭下貌類猿猴已今故帰綽朝
之文樹切恶按猴之淫密貽帰綽祈不言之賜綽進朝曰可憐

好文猶髭鬚甚如胡孫拄面乳不似猢孫猢孫拄似文樹上天
笑鄉菜博信部

禁猴食黍

有人種黍山中患獼猴食之間介衆有道術從之乞辟猴之法
衆曰無他法中明日性黍所望見群猴使大喚語之曰已白介
君教更侵食黍此人明日視黍遍野猴適欲下樹水衆語獼猴
各自還山遂絶跡神仙傳

狙伏超距

有人畜一子甚胡孫日鳥飛下搏其子對母吸其腦食其髓
胡孫哀鳴三日不食俟於庭中取肉一片戴頂上往中庭似有
所伺遂殊焉來搏肉胡孫兩手搏聲其超躍腦食髓衆人甚
為快意畧換圖記

人猴

唐昭宗播蹕岐寫人數人止有弄猴者猴頗馴能隨班起居昭
宗賜以緋袍銙鞓猴拜舞稱謝奉蹕隨下第詩云何如李取孫供奉一笑
君王便富貴朱紫慕位取此猴令殿下起居猴望殿墀見全忠
便趨其所跳躍奮擊遂令殺之唐臣愧此猴多矣幕府燕閒錄

雜著

王孫賦

後漢王延壽

原天地之造化實神偉而嵚奇道玄微以寂妙信無物而弗為
有王孫之妙狀形似觀而醜儀顏狀類乎老公軀脉似乎小兒
眼睛炬曜瞳以流眸以取鄙視瞻睫以決高目而曲
頰瞬睫以俟時睫以斂眸以缺齒以嚙耳
聿役以適知口唾以濡脣以濕脣以潤
而破瓦甓磚以為食於

獸之畏已反以爲畏狐也今玉地方五千里帶甲百万而仕之於昭矣恤然北方非畏狐也畏昭矣恤然畏王之甲兵春秋發語

叢祠狐鳴

陳勝閒令吳廣於所次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恐

妖狐聽講

琅琊王基有老狐化男子詣張華講說華怪之謂雷孔章曰今有男子少美高論孔章曰當是老狐闇燕昭王宮今有華表柱向千年可取照之當見如言化爲狐搜神記

老狐取女

吳郡顧梅至一岡忽聞人語声云咄二今年衰乃已爲婦養兒頭有一蚤是古時家見一老狐蹲冢中前有一卷簡書是老狐對書屈指有所計校大呼殺之取視簡書悉是婦人女名已經嫁者宋鈔頭所疏名有百數婦女在焉搜神記

管輅傳有一小物如鼠手持火以口吹之書生舉刀斫斷腰視之狐也自此無火災

狐手持火

狐稱被尉

張鋌夜行逢巴西侯置潛盛玄立校尉至一人衣黑衣天將曉鋌怪寤乃一狐卧于牀

媚婦化狐

狐若古先之淫婦其名曰二化而爲狐故其姓自稱

妖狐化人

四狐名紫夜蛩尾出火將爲怪必戒嚴手北斗臨壇不爾則化爲人矣西陽雜俎

聽水渡河

北風勁河冰始合要須狐行云此物善聽水下无水声然後過河北征錄

官舍裡怪

梁冀爲河南尹先是河南官舍多妖怪前尹皆不敢處正寢廣居之不復當外戶自閉左右皆驚獨田頤見有墻孔指墻得狸而殺之其怪亦絶本傳

雜著

李華

弔古戰場文

碣執狐記

某甘異鳥擊豐狐於中野双睛耀電駢脅六翮步雲迅猶電驅膚肪滋而滿閭名於耕者芳霜殺吻決肝腦瓜割腎腸弟藏自雄條滋而滿閭名於耕者對曰此黃金碣也其何快哉因讓之曰人秉心哀矜不暇何榮之有曰是狐也爲患大矣震驚我翅拔撓亂我閭里喜逃徐子之廬不畏申生之矢皇祇或者其惡貫盈而以碣詠之予非耶禽之快也而誰爲慈夫位高疾憤厚味腊毒道致盛或罹諸殃況假威爲暱能不速禍在位者當洒灌其心祆除凶意慈是務去福其大來不然有甚於狐之害乎人庸咀於碣之能尔

猥狐

城狐不灌社鼠不燻謂其所棲穴者得所憑依此古語也故議論者率拍人君左右近習爲城狐社鼠予讀說苑所載孟嘗君之客曰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燻也臣未見穢狐見攻社鼠見燻何則所託者然也穢狐二字甚奇且新

古詩

獵狐篇

蘇子美

老狐宅城隅洞養躭豐大不知蛮穴處禾粟飲淮園沉暮夜出穿舍雞畜遭横害晚登埤堄呼吸召

百怪或為兒泮或變艷婦能不知幾千年出處頗安泰古語
比社鼠蓋亦有恃賴邑中少年兒馳獵若沈磨遠郊忽雄兎近
水臧鱗介養犬號青鶻逐獸馳不弭勇聞此老狐取以時日久
緻大索幽竅張人作獵衆旋時頗窘急迸出赤電駭群小助嘷
喔奔馳數顛沛所向不能入有類狼失狽鈎牙吻巨顙髓血相
濺沫喘叫遂死矣爭觀若期會何暇正首五體膊蹄又數穴
相穿通城堞雞塒塹又矣縱凶妖一日果祠敗皮為堵上藉肉
作鹽中膾觀此為之吟書以為警戒

古塚狐　白居易

古塚狐妖且老化為婦人顏色好頭變雲鬟面變粧大尾曳侏
長紅裳徐徐行於荒村路日欲暮時人靜處或歌或舞或悲或啼
華眉不舉花顏低忽然一笑千萬態見者十人八九迷設色迷
人猶若是真色況人應過此彼真此狐俱迷人人心惑假貞重
深閨貴豪級於室中游何之見軒自引車似得鼠狼則疑躊不
然予以是益實雞矣堂白則飼之到今僅半年雞不復殺鼠鼠
不復出穴穴有土無縫封閉欲合物亦將咬齕吾身矣是以知吾
無所損壞噫設雞鼠不獨耗吾物之功異乎鼠本統乎陰蟲其
得高蛻坦卧絕發雨之憂晉斯鄙之暴耗非有大膽壯力能凌
用合晝伏夕動常怯怕人者也鄉之用刑紅蠕皓壁固為鼠堂宅矣甘濃黔肥又資鼠口腹矣雖
之人智其黍之何鳴呼覆盎之閒首周足方竊益聖人之教於
於鼠者有之矣若時不容埠人則白日之下得騁於陰私故桀
朝鼠多而閔龍逢斬紂朝鼠多而王子比干剖殷國鼠多而屈原沉以此推之小人道長而不知用君子

以正之猶鼠之黠切而不知用狸而止渴綴其暴橫則五行七竅所以反常於天矣豈直流患於人間耶其因養豹而得井適故備錄始末貯諸篋內異日持論於在位之君子

古詩

牛尾貍

首如貍尾如牛攀條摘柚爲漏要欲飽助不足
惟膏油深居簡出善自謀跳發蟄井幹間蓄狃分散身爲藥
松新瓦醋烝烊壓入糟益肥欲流能胎羊酪長比倚引筋脩
李訊何尤無功切食人洗俛

蘇子由

楊妃秀

狐公韻勝水玉肌宇則未聞名季貍課隨齊相遊牛尾策動封
侯糟丘子二孫世襲膏澤黃崖子魚鴻鴈行先生試與季貍
語有味其言須聽取

偶野人有約于生得牛尾貍著獻諸丞相益公侑以長句

楊廷秀

風林露園天欲霜柿紅棗栗橘香黃老夫恩饑不忍嘗丁寧遣
人莫取將歸來栗姬羽化去連其木奴三百尺烏椑上子散如
煙檢校不知渠去處山僧相傳皂衣郎宇司李貍氏奇章上樹
千回一雲強連夜剝略積須臾倉皇并吞又向我恢恢羅人教黎遂
舍獲白蒙面縛來獻俘玄端黼裳弧肥甘解饞惠宴嗜登相門立
談封侯糟丘君勿招拔綿拉通印日侍華姻結平園玉肌生膩
麋手削須防東坡訟兇首

雜詩

玉面貍

朱喬年

鼈糟玉面天涯見琢雪庖霜照眼明投筋盡顏如印厚南山白
額正橫行

猩猩 獾附

有獸如豕而人面口耳俱備能言不離公猴也禮記狌狌能言亦二足无毛
毛乃君子啐其言食其食故人引以自衛又聞狌狌知往南平肉之美者
又來狌狌知往而不知返

村雞啼翁聲

人面黑身有毛反踵見人則笑笑則上脣掩其面頭端正善与人言音亦
如雞知往而不知返俗呼爲山都山海經

古今事文類聚

前集

飼封溪令

後漢哀牢夷出猩猩形若狗而人面頭端正善与人言音亦如嬰兒有人以猩猩
血飼封溪令令問飼何物猩猩自於籠中曰但有酒及樸且无他飲食

古今合璧事類

雜著

猩猩銘并序

酈元長水經注云武平封溪縣有獸曰猩猩形人面顏容端正善人語若与人交開者死不歌聞其肉食之能年無厭可以辟
瘴南方人語云猩猩知人家住事及祖父名位阮汧云俊封谿見邑人云猩猩在山谷間常有數百爲群里人
以沸井糟設於路側又賣者復叩之猩猩一見酒及屐知里人設張則知張者祖先姓字及呼名云奴欲張
我捨尔而去復自再三相謂曰嘗飽又飲其味遂不醉因取屐而著之乃爲人之所擒皆猩猩見無遺者遂買猩中簡其所
欲而飲之猩猩素里人素其肥者乃日椎殺而煮之左人冲炅

鄉賊口徑三帝而就慕里人以
與通兼之以寂可以就擒耳西伯
黥或曰若刺其血問之尒与我魏
加之鞭捶而問之隨所加而得至
於一引并知此未肯頻輸張
萬孝康好百之士於營中出此
何其愚也有僧去塵在座問諸
人而似之曾無悟矣四座引而
若猩三好酒乎辭賞祿位黥人也
鯨餅觀兔者曷若猩三棲棲乎
猩含血乎子奚獨悲此諸賓
也豈務世利汨沒名位者之流
鉏曰

尒形惟狼　尒而惟人
豈不黍而　智不智身

淮陰侯傳　李斯相秦

一　一　一　

中有狼以肉餌之及长与狼交合遂有孕生十男（见西山杂志）

懒慢斐衣（出续博）

东平吕球曾与美貌阿胡仇风不得行忽见一少女乘船来姿态甚佳皆衣荷叶因问女汝非见鬼耶衣服何至如此女有惭色答云实闻有衣黄裙候而来者忽而逝乎处球理掉而去球遥射之即获一猿船中见颜色如人球之意也因问云君何来不见湖中採菱女子耶珣云近在后舟得猿甚多获老猿居胡颈者咸云猿中常有採菱女容色过人南朝至人家结好者甚众幽明录

古今文集

律诗

捕狼

唐 陈陶已

一狼将四子二猜走千羊意得兄前啟将垂饵後防窟知射生手已发弩机张会使鳥鸢鹤空令对虎伤

古诗

有猿吟

刘禹锡

有猿得嘉树自谓天見憐先祭不敢食投核望清玄人立寒沙上心专阳有二猿初以为奴李堪投其明呼兒貫鱼歸与孀同宵照二黄金鸡大翅拂江煙下見盈寸魚投身樊北連搜挙隐磷去哺雏林怒顧鴟鳥欲何偕遥噪莫敢前長耳青雲路頭射無由緣何地絕江湖伺水照鳴雷天意不学到梁苌奉空餘知礼重載在淹中篇

鬼

龟子蟾鼠兔虱蚓鬼人类目鬼望月雨淫
物志龟纸雄鼠雨鼠及子子从中出蒲鬼口

古今文集

杂著

毛颖传 見筆門

古诗

白兎

欧陽永叔

天寒三雪深二白兎捣藥蟾蜍宮玉関金鎖夜不閉窜入深山千万重深泉清甘瀉大壑深草軟堪飽食入遇之豐山道網羅百計偶得之

委金璧珠錦花龍玉
醉龍下京洛風埃不
天資樂白已爲累物
斷消息

永叔白兎

梅聖俞

可笑常娥不了事却
要獲以還霜毛半已
乃已在蓬萊山日
毛爲白筆研朱寫詩
破公頗

永叔云梅君所作皆以常娥月宮爲說頗厭吾兄以
它意別作一篇庶高出群類然非老筆不可梅聖俞
字傳無窮偏走五
身文章節行一以
於鉅鑿之筆正
萬隆

信都公家

水晶爲宮玉爲田
白宜嫦娥搗藥弄
得空虛兩曙射日
下視皇閨繫衣裙
無群奇毛難藏累
君庭除陸亦宜今
得爲此兎謀還草長林自逍遊

答裴仲謀

泰少游

兎飢食山林兎渴飲川澤與人不報施爲用苦求案天甚草枯
死見窮何太迫上有黃犬厄一死無足惜所恨敗

頭額故期揮金彈閑
兎竹聽我言月小仙
獄麓

謝陳希旦 兎兎把

東郭阿姥駝褐裳鴻毳不着煙火香姮娥嗅人廣寒殿詔許搗
藥不許嘗金丹煉成紫皇喜玉臼自舂銀漢洗倫躬缺功吸瓊
漿蛻尺骨毛作仙子鬢絲吹落桂枝風人間封侯管城公先生
何許得尸解觀如指蟾帶玄汞麒麟掣刷未必如郎律瞞把差
不逮先生錦心水雲腸銀鈎珠唾千万言管城奉命圖書閣阿
姥漆身嬉醉鄉老夫去年左車脫足抄糊飯猶憂戛太息再拜
謝阿姥尚堪掛壁蒙蛛塵一飯勝仰齒生涯

頌盡兎

陳去非

辭身時。大鵬何忍坤骨詩書事亦微弟發蘇林可終歲避雄暖
日喜今機

馬

◎毛蟲部

事實要語

凡馬八尺以上爲駥七尺以下爲騋六尺爲馬天子十二閑六種邦國六閑四種家四閑二種春祭馬祖天駟也先牧也馬一歲爲駒二歲爲駣三歲爲騊八歲爲駿周禮王會騶駼驪騵雖題白之肉角周書王會騶駼驪騵雖題白之良馬也穆天子傳秦皇有名馬七逐風白光飛翮絕羣名曰綠耳又名飛黃二名龍雚騣燕昭王時北海獻千里馬名六駿驊騮騄駬盜驪白義先名驊騮赤喙黑身名騄駬赤身黑鬣名盜驪白身黑喙名

御馬得人

晉滕騖乘旦北良執轡韓哀附輿縱馳騁忽如飛都督
歷周歷八極方里一息人馬相得
北走襄劉
不棄老馬
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野嘻然有志問於儒者曰此何馬也御者
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爲用故出放之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
老棄其身仁者不爲也束帛贖之鄭七聞之知所歸心馬騏
駑不逝
項羽駿馬名騅常騎及敗於垓下乃歌曰騅不利兮騅不逝交
至高平請將長曰吾騎此馬五載所當无敵嘗一日千里不忍
殺以賜公
驄馬御史
程典爲御史是時宦者魏攻典无所迴避常使驄馬京帥畏憚
爲之諺曰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白馬生諫
漢張湛爲光祿勳帝臨朝或有惰容湛輒諫其失常乘白馬上
每見湛輒曰白馬生復諫矣
漢西拘馬
張徽爲京兆尹能朝走馬晉掌街白以便面拘馬注便面若今
沙門持筯頭有數人兒之也言徽采威儀也
騎款段馬
馬援嘗乘此馬謂賓客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多大志曰七生一世
但願衣食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爲郡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
斯可矣不茶盛陳白苦耳
遺騮給兵
曹操與呂布連戰布輒騎騮而不知是操問曰曹使君何在
答曰騎黃馬者是也因得免帝春秋
的顱濟厄
劉備之初奔劉表屯於樊城左右欲因會取備備意如厠便下
乘馬走隨襄陽城西檀溪水中備的顱謂曰今

所得不知其伎也一日大鬻於市有人以千金買之而斃 明皇雜錄

前身作馬

奚官養馬之役者刘三復能說三生事自云前身作馬三渴則望驛而嘶傷蹄則連心痛

古今文集

雜著

相馬經

李伯樂

馬生下墮地无毛行千里眾牟一腳行百里關節堅著千里馬滕如團麴千里馬一歲上下齒二十四成齒黃三十二成齒白馬頭爲王欲得方目爲丞相欲得明衆爲將軍欲得強腹爲城郭欲得張口下爲令欲得長脣眼欲得高匡眼睛欲得如懸鈴紫艷光眼下起蚕縣鼻欲得有王火字口中欲得赤縢脊欲圓而張耳欲相近而竪小而厚伏龍骨欲得成頭欲得長双跌欲得大而突蹄欲得厚腹下欲得平有八字尾骨欲得高而垂凡相馬之法先除三駑九駘乃相其餘大頭小頭一駑也瑣脊大腹二駑也小脏大蹄三駑也大頭纖耳一駑也長項不折二駑也短上長下三駑也大骼短脅四駑也淺髖薄脾五駑也

莊子載徐无鬼見魏武侯告之以相狗馬荀子論堅白同異云曾不如好相雞狗之可以爲名也史記楮先生於日者傳後云黃直丈夫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皆有高世絕人之風今時相馬者問有之相牛者殆絕所謂雞狗巍者不復聞之矣刘向七略相六畜三十八卷謂骨法之度數今无一存 容齋隨筆

雜說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材美不外見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盡其材鳴之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无馬嗚呼其不知馬也耶

韓愈

說騏

刘禹錫

伯氏佐戎于朔隆獲良馬以遺予二不知其良也秣之稀秸飲之污池瘏瘥也上陴而下輦籠絡也縶索而續輦其易之如此予方病且窶求沽于肆二之駑亦不知其良也訝其價六十緡予方病且窶求沽于肆二之駑亦不知其良也訝其價六十緡將刺矣有裘氏子鬻其一以求之謂善價也本与裘氏裘二所李生雅挾相術於馬也尤工觀之周體貽盼視听然笑既而拊隨之且曰久矣吾之不覩於是也是何柔心砺骨奇精妍態宛如蜥蜴如睡如翔如之儛耶今夫馬之德也全矣然顧其爲駒藏銳于內且秣之垂方是用不說於常目須其齒備而氣振乎則掀尾竦耳欲相近而竪小而厚伏龍骨欲圓而張耳欲相近而竪小而厚伏龍骨欲圓而張耳欲相近而竪小而厚伏龍骨欲圓而張其僕編其皂筐其蒭蜜其漬雜以芻粟以鄉粒起之居之澡之捂 音義之死分陰之怠斯以馬眷馬之至分也居无何果以騏駒聞客有喑予以衆其實且識其所貴也徹予酒然曰始予有是馬也予常馬畜之今予嚮馬也彼寶馬畜之寶与常在所遇耳且夫昔之雄陸也謂將跨將抵以撾棘不知其簫雲也昔之噬吸也謂爲乾爲瘵投以藥石不知其噴玉也夫如是則雖瞭日歷月將至頓踣曾何寶之有焉縣是而言方之於士之風今時相馬者問有之相牛者殆絕所謂雞狗巍者不復聞之矣刘向七略相六畜三十八卷謂骨法之度數今无一存也存乎形者也可以自取然猶謾之若此況德蘊於心者乎斯

從古之數字不敢數

八駿圖序

秦少游

予嘗閱有周穆王八駿之說乃今觀見畫圖雄姿駿骨龍腾虎文
螭之流与今馬高絕殊異矣其名盜驪赭黃騧翠白儀之屬也
視矯首則若飛雲視拳足則若乘風有待馭之狀有款群之安
若日月之所不及至若天地之所不覆周軒 然發 然言其
真也天星降之精思其發也猶神扶其駕軨者如仙御者如夢
將變化何別說世說周穆王駕八駿日會王母於瑤池徙群仙
而遊按山海經去中國三万里非虛說也而不知其徙得之破
神是生為之用於何古書无其匹於圖之首有楮公遂良題云
秦漢傳之降于隋唐不泯破跡卓入昭然奇哉信乎
荀人今考之於古則人大笑矣求之於时則瞭世矣由是知物有
何者不必良有異者不必否或廣觀之者睹故為存以表焉

韓幹牧馬圖

韓幹人物盡記其叙馬処云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若
下若馳若行若牽若奔若涉若陸若翹若顧若驚若立
若臥若鳴若降若群若樹若嗅若嘗若相戲若相踶
嚼者秣者騎者驅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兎者凡馬之重二十
有七馬馬大小八十有三而意有同者馬秦少游謂其序事該
而不煩故倣之而作羅漢記坡公賦韓幹十四馬詩云二馬並
驅攲八蹄二馬宛頸鬃尾齊一馬任前双拳後一馬却避長鳴
斬老骾矣官骾且顧自身作馬語後有八匹飲且行微先
起吻若有声前者既濟出林鶴後者欲涉鶴俛啄最後一匹馬
中龍不嘶不動尾搖風韓生畫馬蘇子作詩如見盡妙
无伯樂亦无韓此詩此畫誰當有詩之与記其休戚張其為布
置鋪寫則同誦坡公之詩無不待見盡也子雲林於篋中有牧

本略无小異杜老觀曹將軍畫馬圖云昔日太宗拳毛騧近时
郭家師子花今之新圖有二馬伏令識者又嘆嗟其餘七匹亦
殊絕逈若宛空動風雲霜蹄踠路長拟間馬官廐森成列可
憐九馬爭神駿顧視清高氣深稔其語視東坡似若不及至於
斬須九重真龍出一洗万古凡馬空不妨独步也杜又有盡馬
讃云騏驎盡騏驎有神驎騙老大骨巢清新及四歸蜜電一
日天池瞻彼駿骨實惟龍媒之句坡公九馬贊言薛紹彭家藏
曹將軍九馬翁杜子美所為作詩者也其詞云牧者方歳繪者
惟覇甫為作誦偉哉九馬讀此詩文數篇真能使人方寸超然
意象横出可謂妙絕動宮商矣客齋隨筆

盡馬贊

韓幹盡馬妻端有神駿騙老大嘶襄青新典目瘦腦記文長身
蹙垂四肉風聲肩高近尺五蹄面啄統恣四蹄雷電一日天地
御者閑敬云何雄勇夫乘騙動必顛蹈暗彼駿骨實大雛龍媒
云歌與市已矣茫哉但見駑駘紛紛往来良工惆悵袞筆雄才

蘇子瞻

九馬圖贊并序

長安薛君紹彭家藏韓將軍九馬畫杜子美所為作詩者也拳
毛师子二駿在焉作九馬贊

牧者万歳繪者惟覇甫為作誦偉哉九馬姚宋廣堂李郭治兵
帝下毛龍以攻群英我思開元今為幾日筋骨應畫至三万疋
云何寂寞跬步山川召盡挽磨滂湿九泉牝牡驪黄日以為至
駿其一毛棄我千里蹄噛足乘脂蠅其鞅勒阻且長喟其求時

古詩

天馬歌

漢武帝

太一貺兮天馬下霑赤汗兮沫流赭志俶儻兮精權奇籋浮雲
兮晻上馳体容与兮迣万里今安匹兮龍為友

渥洼神馬歌　漢武帝

天馬來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大馬來歷无草徑千里陳東海

天馬來開遠門竦予身游閶闔觀玉堂

驄馬行　杜甫

郡公驄馬好人共知初得范驁大宛種風骨傳聞忠一見率來左

石神皆竦雄姿逸態何憐日龍媒去矯首望雲霄不羣空中逸

思清發骨騰驤白拾龍駒易朱汗赤驥生白雪未覺銀鞍貴但

令金勒齊所向唯平蹄青絲絡頭鞚可以適郊外乘之馳遠道

不亞張與趙幽燕得名早二馬同一皂老大意如掃青青眼中

物始見真龍好龍媒去天路近御廐總龍雄時危思報國安得

矯翼逐羣小

天馬歌　李白

天馬來出月支窟背為雪蹄生鳳骨雙耳過於削竹鋒口如銜

朱砂赤汗血流沫白鬃金絡青絲結尾龍文鞍四足一翼雖飛

不騰崑崙西極天馬來目明長庚照雙耳前後導引至金門

遊躍青雲間嘶風飲露志氣高鳴鞭走電過紫燕但覺不辱萬

里勞安得神馬四海來

天馬行　李白

天馬出東北背為虎文龍翼骨崢嶸雲雨生鬐鬣兩目夜明光

走滅浮雲騰崑崙西極四足一翼雖飛不騰鳴嘶悲鳴烈士前

遊躍青雲間銜恩感故人為君從軍天山下轉戰略西海月明

度隴水雪暗渡關河願逐驃騎將直取單于窠

子185-458

驢
胡威亏衆清白父贊爲荆州大守威自京都省之家貧無車馬
僮僕自驅驢單行採見父十餘日辭歸每至客舍自放驢取薪
衆炎貧明秋

次驢鳴見事煩門
華山騎驢見姓名門
寫紙成驢

張果常乘一白驢休則疊之如紙置巾箱中以水噀之復成驢
矣幾出傳

雜著

廬山公元錫傳詔文

若乃三軍陸運粮運艱難謀臣停筭武夫吟歎尔乃長鳴嵩

騏驥邪轡千里荷囊致餐用捷大勲歷世不刊斯實尔之
功也音簡時畢晨夜二點案玄家俯協漏刻應更長鳴蒙分
不忒雖挈壺著勑未足比德斯又尔之智也青絲身長頭廣
額脩尾後垂巨耳雙聳斯又尔之形也嘉麥既馴實須精飼首
著迅蓄轉電惠我衆燕神從獲鳥斯又尔之能也是用遣
中大夫閻丘驟尔使衛勒大鴻臚琅邪大將軍宮高侯以湯
沐之廬江江州之廬陵兵国之相廬合浦之朱廬封尔爲廬山
公

黔之驢

柳宗元

黔之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龐
然大物也以爲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慭慭然莫知他日驢
一鳴甚大駭遂爲且噬己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
習其聲又近出前後蹄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

○毛蟲部

牛

【羣書要語】犅特牛父也犗牛子也犙黃牛黑脣也犉純色牛也說文周留水牛青腹大犫志童牛之牯元吉大畜東郊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天地之牛角觡栗宗廟之牛角握繭蠶之牛角尺而卧諺侯無故不殺牛曲禮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郭璞注爾雅牛子駤且角雜欲切用山川牛色隨其類諸等字為雜口毋為牛後史記若乃牛一毛司馬遷書牛驥同皁禮記曲禮勿首曰勞逸不及皁于皁櫪之玄應

【前句】堆肥牛呼牟聲九牛二虎一毛未在多少間舊牛蟲太鴉過別村舊注

【古今事類】

巢父牧犢

堯以天下讓巢父巢父曰君之牧天下亦猶余之牧犢君牧天下是各有所牧矣為用惱二然以所牧而與余余無用天下為也於是遂犢而去箕子

巢父飲牛見晉逸聞

武王放牛

武王放牛於桃林之野

宣王考牧

宣王考牧誰謂爾尒無牛九十其犉不牛來思其耳濕濕或降于阿或飲于沚

牛羊茁壯

孔子嘗為乘田委吏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

乘牛度關說圖門

牛謝拯溺

子路拯溺其人拜之以牛子路不受孔子曰魯人必不拯溺矣

齊王易牛

齊王見牽牛過堂下以牛易之

莊子犧牛見說逸門

鼷鼠食郊

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牽牛蹊田

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殺夏徵舒舒母亟稱冤於王王命不貲而退王使謂之對曰猶人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蹊已信有罪矣而奪之牛不亦重乎諸侯之謀討有罪今縣陳貪其富也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宣十二

飯牛車下

甯戚飯牛車下叩角而商歌曰南山粲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短布單衣纔至骭長夜漫漫何時旦桓公聞之舉以為相

飯牛牛肥

百里奚將祿未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

販牛于秦

百里奚未遇時販牛於秦繆以五羊之皮公繆公用之謀無不當事必有功昌氏春秋

庖丁解牛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曰臣之刀十九年所解千牛而刀刃若新

彼節者有間而刀刃无厚以无厚入有間而恢恢乎其於遊刃必
有餘地是以十九年而刀刃如新發硎庖丁為文惠君解牛
而芒刃不頗嘗誦業

衛靈公第十五開朱公冨仕問術焉告之曰子欲富五牲
乃適西河大畜牛羊子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子息孔殷富擬王
公孔叢子

刻五石牛

秦惠王欲伐蜀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後蜀人見之以為牛能便
金有養卒以為此天牛也能便便金蜀王以為然即發卒千人
使五丁力士挽牛成道致三枚以成都果得通道石牛力也後
遣張儀等隨路伐蜀蜀王

田單火牛

騎劫攻即墨田單取牛千頭衣以五彩束刃其角縛火其尾穿
城而出牛怒奔燕師大敗遂收齊城

擊之燕師大敗遂收齊城

占驗吉祥

宋人有好行義者三世不離家无故而黑子生門閭讯子
孔子曰此吉祥也以事上帝君一年其父亡後而一牛生
犢君一年其子入官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一
而炊之丁壯皆要城戰死者太半此人父子有疾皆免刑

射牛木中

賈堅善弓三石餘烈祖以堅善射故親試之乃取一牛置百步
上召堅射曰能中之乎堅曰少能之時能令不中今已年老正
可中之格大笑射發一矢磨腹皆門落毛上下如一格曰能復
如一格曰所貴者以不中寫奇中之間耳

以木牛運

蜀諸葛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米牛者方腹曲頭一腳四足頭
入領中舌著於腹載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

牽牛犯禾

管寧鄰有牛犯寧禾苗寧牽牛著涼處自飲食還牛十餘主大慙

目光在牛什

王衍困窘為狡人所迫而卒然心不能平在車中攬鏡自照曰雖看善目光乃在牛背上

賠牛作免

王愷之有牛名八百里駿常愛養之嘗乘車出郊牛奔逸直趨一家井中車敗牛死愷之率左右營救旣回下簾不視

猪產田父湛之有牛隣人盜殺之訪得盛埋其肉不使人知湛之密令官司收利數倍

鄰舍雖行鄰人盜殺之訪得盛埋其肉不使人知湛之密令官司收利數倍

可走受之不受皆火

牛鬪持角見官門

時苗留憤見官門

鬪牛不食

梁薄昭性愛牛嘗于舖家買牛肉以進昭昭召其子曰食之則犯官之則不可以而吧之不負問室如此

病生贖回

後周孟信家雖有一牛常以供新來娶妻之事下餘從外來方知是贖回告曰此牛先來有病小用便發君不須也快良兄子買者嗔罵告請不得

牛角掛書

李密聞包愷在緱山作從之以蒲鞭東牛挂漢書一帙角上一手捉牛鞚一手翻書讀之越公楊素見而奇之

戴文成牛

貞元中海鹽縣百戴文者家甚貧有鄰人與之爭利數倍有鄰人與之爭利數倍生一黑犢初三四七成于門戴之乃求謝為以物遺之悉去其子鄰人從之旣而文子以牛身无毛驗乃訟鄰人妄称牛犢有字心至官則白系出但呼戴文牛則應身一而至鄰人恐文子盜去夜即開於別室題數處方死

班特數七

毒菌假宿大梁花南山下月夜有叩門称拙林班特處士相訪雄而南山在寅前軍來謂茵為置酒及明視門外唯牛蹄虎跡而已真氏

白水祐作見僧門

黑牡丹

唐末劉訓者京師富人梁氏開園苑假貸以給軍京師春遊以觀牡丹為歲賞訓遂客賞花乃繫水牛數百在前指曰此劉氏黑牡丹也

盜割牛舌

包拯知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公使婦舅其牛醫之既而有告殺牛公曰何為割某家牛舌而又告之盜者驚服

摸鍾試盜見盜門

雜著

相牛經

宋戴胡壽岐著撰字無派上角近行駛眼欲得大眼中有白睛貫睛欲得黃黑分明大鼻欲得開張口欲得闊脣欲得包齒齒欲得齊密而白舌欲得長大而赤頸欲得長而厚頭欲得高而昂欲得短而廣額欲得廣而平威震壯雄死於下地角欲得銳而高耳欲得小而厚前脚欲得直而圓後脚欲得曲而長膝欲得大而成蹄欲得圓而堅尾欲得長至飛節毛欲得細而軟骨欲得小而肉多肉欲得緊而力多脊欲得直而平腰欲得短而強力欲得大而成腹欲得大而垂陰囊欲得藏而不現陰莖欲得細而長筋欲得成就細膩毛欲得短密若長疎不耐寒氣虽不用羊地毛毛少骨多者有力膝上肉欲得緊而成鞍脚欲得圓而厚蹄欲得堅而厚

羣臣二

易飴繫辭方易飴

嘆牛

劉子行其犢有鬼牽七十漢偶問焉何形之兆欲何足之祐欲令觳觫若將就死之狀其形數之至此其足數之過也若單詞焉我供祭而對云現其形數之至此其足設大斤南並而隨擊以迴之此以聲之雖之必淳將高數也牽輛牙猶及今發矣觀其足雖傷而膚尚腊以為豢之則元用爭規之則有氣咄嗟焉莫或見之則元用往也將要售於宰夫余尸之曰以聖言之則利以余言之則害若之何余方饗且无長物願解裘以贖割置諸鼎鼐之鄉可乎斐帳然而哈曰我之活是屈頼之而衣妻若是之逸也寡事娶為且昔之厚其生非愛之也利其力今之致其死非惡之也利其財子烏乎落吾事刻子麼是史

羣臣二

散它勉華長子也公其文劬勞而死於王事封世為下邳侯詔將作大匠治之宰臣李吉甫監勤屈強誰以金十萬與鄭人酬斯然後去其疾而加其劍焉會太原人郭斯遠死於輦下上嗟悼太宰申命公執刀而解之其支派分離生理如鏡則難

羣臣二

不可用辭出乃以杖叩牛角而嘆曰所求尽矣所利趁矣是以負能勤吾富錢賜斯既帝秦五刑具長平威震壯雄死於下敵擒鍾室珠皆用尽身殘功成禍嶠可不悲哉可不悲哉嗚呼執不貴之用而憑夫元方便時宜之莫吾害北苟物於形苟用極則要明已

下邳侯華博

韓愈

下邳侯華君其先隴西人也三十六代祖守犍為黃帝時以功召拜大司農共工共鬬土有功又知稼穡之艱難辻辛典都尉子公劉至周武王時徙居挑林寇晏子思其澤世之才明復以武功加征使焉華父孽生五年率先祖對祿壯至上鍾直都邸卒哭出居長楽有乳哺之恩越王勾踐時實侍宴如蘇秦詩所謂有鬼蹈行者也準因引重至太行山力不任事遂死於輦下上嗟悼太宰申命公執刀而解之其支派分離

羣臣二

散它勉華長子也公其文劬勞而死於王事封世為下邳侯詔將作大匠治之宰臣李吉甫監勤屈強誰以金十萬與鄭人酬斯然後去其疾而加其劍焉會太原人郭斯遠死於輦下上嗟悼太宰申命公執刀而解之其支派分離生理如鏡則難作大匠治之又命其友金十萬以爭補過之事獻於上上雖納有泥涂焉忍方召使公餘並不得預焉華之上兄其顏色顯頼之敦備先德七各數曰下邳侯老而憊不從後召子矣華无息繼者族人焉嘆曰華氏之先本出皮姓軒轅時蒼頡觀鳥跡制文字以其始於皮

而至於華故從華焉漢事百功臣表有煮棗侯華寄即其後也
初華自朝而來趙武靈王時見重長後子孫盛於中國

牛賦

柳宗元

若知牛乎牛之為物牲形巨首垂耳抱角毛角踈厚牟然而鳴
黃鍾滿胠抵觸隆曦日粒百畝往來修直植乃禾黍自種自鉏
服箱以走輸入官倉已不適口富窮飽飢功用不有隨泥壅溝
穿在草野人不數悅利滿天下皮角見用肩尻莫保或穿絨縢
或实俎豆由是觀之物无踰者不如醜驢服遂鹽馬曲意隨勢
不擇處所不耕不駕蕃救自与騰踏康莊出入輕拳喜則奔擲
怒則奮擲當道長鳴聞者驚辟善識門戶終身不畅牛雖有功
於已何益命有好醜非若能力慎勿然尤以受多福

書柳子厚牛賦後

蘇子瞻

嶺外俗皆食殺牛而海南為甚客自高化載牛度海百尾一舟
遇風不順渴飢相倚以死者无數牛登舟皆鳴出涕既食海南
耕者与屠者常相半病不飲藥但殺牛以祷富者至殺十數牛
死者不復云幸而不死即歸德於巫以巫為醫以牛為藥閒有
飲藥者亟輒云神怒病不可復治親戚皆為却藥醫不得入
門人牛皆死而後已地產沉水香二必以牛易之黎二人得十
皆以祭鬼无脫者中国人以沉水香供佛燔帝求福此皆燒牛
肉也何福之能得哀哉孚能救故書柳子厚牛賦以遺瓊州
憎道贊使以曉諭其鄉人之有知者庶幾其可蠲矣

跋唐人慕西牧牛圖

朱元晦

吾老於農圃日親犁耙故雖不識畫而知此畫之為真牛也使
其前者却顧而徐行後者驟首而騰赴目光炯然真若相語以
雨而相速以歸者覓者未必知也良工獨苦渠不信然延平余
无競出示此卷予中有刻忠定鄉忠公題云覓之并兄使人起

牧牛記

張文潛

牧牛兒逐陂曲淺陂牧牛芳草綠兒怒撻鞭牛不鬬溯湯柳古
岡風清麥深熟日田野平鳥健鶻角逐章行老幼日哺飢不鳴
犢兒跳梁沒草去隨林鷹海羽一上岡頭聲長嘯風雨驟至拍手唱歌音徘歸放牧罷日
薄近日落牛汽水渠群犢爭飲兒不知兒生但知牛背樂

題牧牛圖　陳去非

千里煙草綠連山雨新足老牛抱朝飢向山影觳觫猶兒狂走先過溝却立長鳴待其母母子為人實參藥後鉏不輟人悵牧童生來日日如只憂身大當把鉏日刺睡足牛背上不信人間有機巧

詩

晏平詞　王元之

細草煙深暮雨收牧童歸去倒騎牛笛中一曲昇平樂不得生來未解愁

日出東簷黃雀驚雲消春動草芽生土坡平漫陂田閣橫截童兒帶犢行　歐陽永叔

買牛　陸務觀

老子傾囊得萬錢石蛻山下買牛還莫嫌黃犢形狀惡且喜烏犍性質馴牧童避雨歸來晚一笛春風草滿川

詩話

託牛寓諷

李家明清若諷諫從後主登鍾山見牛郎樹陰下臥謂主曰牛且熟矣家明上絕句云曾遊蘆山疑之掛冠隱居嘗作騎牛歌曰我騎牛君身閑背斜陽吹竹草近來問端史無人

騎牛作歌

東仲舉賢良熙寧中言新法不便論南康酒稅豪兩黃牸時與劉凝之跨之游廬山疑之掛冠隱居嘗作騎牛歌曰我騎牛君莫笑世間萬事從吾好李伯時因畫為圖新安人竹洲先生吳恭父徽亦題古風云汗血名駒豈今日把鉏日刺睡足牛背上不信人路若齒三牛瘦僕夫疲累二山谷裏兩翁非枸任顧獨不取彼

羊

羣芳要語

羔坚字也羊五月生羔也牧其六月生羔也牽七月生羊也牧其牡羊也牝羊也挑羊牧羊也挑三歲曰牸羊牧羊也論又吳羊牝一歲曰挑三歲曰牸牡羊也牸名八月陳氏務殺羊牸曰獨羔雜羊今俗凡祭祀宗廟之礼羊曰柔毛曲礼大夫之心效不殺羊曲礼羊冷毛而毳膚內則仲春獻羔開冰月令仲冬命有司伐冰冰之藏不畜牛羊孟子由醉之言譬出童牧童羊羔也羊羣也羊群也羊羣羔羯羔羝羔羭羔羖羔羠羔羜羔羚羊羖羊羯羊羠羊羜羊羚羊羣羊群羊羣羊羣羊群羊羣羊群羊羣羊群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尒愛其羊我愛其礼

猜羊上怪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仲尼曰吾穿井得土地得狗曰丘聞之土之怪猜羊也

童子牧羊

鬼化爲羊

揚朱見梁惠子言治天下如運諸掌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治天下何也曰君見夫牧羊者乎百羊爲群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則不能前也列子

臧穀亡羊

臧与谷二人相与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冊讀書問谷奚事則博塞以遊莊子

亡羊多岐

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嗟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岐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列子

肉袒牽羊

楚子圍鄭二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懷怒以及弊邑孤之罪也

羊斟不與

宋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与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宣二

羊舌爲氏

昔有掾羊者以羊頭遺晉叔向母埋之不食後三年掾羊事發追捕向家檢羊骨肉都尽唯有舌在国人異之遂以羊舌爲氏

隱於羯肆

羯羊訟楚人隱於羯肆昭王失国訟往從王王反国欲將賞說說曰大王失国說失羯羊大王反国說亦羯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使司馬子綦延之以三珪之位說曰願長反羯羊之肆耳遂不受高士傳

鬼化爲羊

南陽宗定伯年小時夜行逢鬼問鬼所忌答云唯不喜人唾定伯便擔鬼着頭上急持行經至市中卸着地化爲一羊唾之恐其變化captured之得錢千五 神異傳

卜式牛

卜式有少弟出分過取田宅財物尽与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千餘頭買田宅弟尽破其產式輒復分與之天子聞以爲長者召拜中郎布衣草蹻而牧羊也名民亦猶是

蘇武牧羝

蘇武徙使匈奴匈奴知武不可降使北海上人処牧羝羊並乳乃得歸武至海上廩食不至乃掘野鼠草実而食武杖漢節牧羊臥起常持節旄尽脫

牧羊學書

路温舒父爲里監門使温舒牧羊温舒取澤中蒲截以爲牒編用寫書

祠神用羊見鬼門

瘦羊博士見鬼門

左慈化羊

後漢左慈字元放曹操當出近郊從者百許人慈爲沽酒一升

脯一斤羊自與翁百官醉飽操怪之使行視酒壚悉亡其酒瞋
懊懷不喜欲因坐上殺之恐郡人在或見於
市又捕之市人皆變形與慈同莫知誰是後人逢慈於陽城山
頭因復逐之逐入羊群慈知不可得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
相殺本試君術耳慈一一就羊前勝人立言曰遽如許遂莫知所
取

初平化羊

皇初平年十五家使牧羊道士見其良謹使將至金華山石
室中四十餘年忽然不使念家兄弟不得
後見市中有道士問之曰金華山中有初平兄乃隨道士馬訪平
初平兄乃隨道士馬訪平得之山東兄往
視但見白石不見羊兄曰羊在耳兄自不見耳乃往叱羊

羊起於是白石皆化百數千萬頭神仙傳

楊俊

楊俊同郡王尚家小孤特為人牽隸年十七八見使牧羊而私讀
書因獲逃避從公羊十六年即驅家資娶立屋業後與別家
官三頭駕當出賣

乘土車

晉宮人以蓋塗竹葉引羊車 衛玠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皆
以為玉人

羊乃西土

柳毅還洞庭女牧羊白毅不知子之牧羊何所用哉神樞羊
毅乎文曰非羊也西土曰雹霆之類也毅復視之
則皆矯頸拳毛數百其大小毛角則與羊毛別焉 盧仝詩

當食萬羊

唐相國李德裕為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常召一僧問己之休咎
僧曰公後當貴里南去日南去萬羊食九千五百矣所以當還耳公訝其
事與曰相國平生當食萬羊今食九千五百羊耳公慘然而嘆曰吾師果至人旦我元和十三年為
丞相張公從事於此都常夢行晉山見山上盡目皆羊有牧羊
者十數迎拜我我因問牧者曰此侍御平生所食羊吾嘗
誠此夢不識於人今者果如師之說耶後旬日振武節度使米
暨遣使致書於公且饋四百羊公大驚即召告其事僧默曰萬
羊非難公其不遜乎公曰吾不食之亦可免耶曰羊至此已為
相國所有公豈然不悅旬日於湖州司馬遷長洲尉司存覓沒
於流離 太平廣記

衣蒙羊皮

王勔存以軽其三千家羊皮裘布之野李金忠東望為群羊爭
趨之

不忍殺羊

仁宗性仁恕一日晨興語近臣曰昨夕因不寐而甚飢思食燒
羊作臣曰何不降旨取索仁宗曰比聞禁中每有取索外面
送以為例誠恐日此遂成常緻以備非時供應則歲月之久害
物多矣豈不忍一夕之饑而啓almost無窮之殺也時左右皆呼萬歲
至有感泣者 親奉記

古今文集

雜著

頑愚之說 黃初平牧羊圖贊 蘇子瞻

先生養生如牧羊放之無何有之鄉止者自止行者行先生超
然坐其家挾册讀書羊不亡化而為石超然獨流涎歷牙笑兒
狼先生上賓羊服箱號猶兩工行四方莫適止林宰猶能辨門

豕

爾雅註疏 豕豬也 穀梁傳 卜小牲也 膊胞也 生三月也 豵豚 生六月也 或曰一歲曰豵 犯牝豕也 豜二歲豕 豷三歲豕 豝牡豕也 豜牡豕也 豯豕絕有力 豨豕也 南楚謂之豨 燕朝鮮之間謂之豭 關東謂之豬 其子謂之豚 或謂之豯 或謂之豘 方言 一名豪豬 軍古今註 凡祭祀之禮豕曰剛鬣 豚曰腯肥 曲禮 士無故不殺大豕 王制 君澤者不以鹿豕為禮 禮記 豚古禮也 孔疏 中孚信及豚魚 中孚卦 豶豕之牙 大畜豕負塗 豕白蹄烏喙 軍讖 豕出入有光 白澤圖 豕水畜 淮南子 豕之為物 無所不食 而不知檢 二

毋彘 孟子 桂林風俗 曰食蛙曰蕾不勝於黑面郎 謂豬也 承平舊錄

豬 小市冷落無豚賣 任教人謂牧豬奴 晦翁 磨刀霍霍向豬羊 後五日一見陳豬肉 史

豬肪

佩豬

子路陛郎好勇力 冠雄雞冠 佩豬膏 子路後衛孔悝 資用門人請為宰子 子路 子路陛郎好勇力冠雄雞冠佩豬膏豚 家語 買豬喫子見教子門

豚肩不掩口 豚肩不掩豆 晏子仲尼祭先人豚肩不掩豆

封豕貪婪
昔有仍氏生女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婪無厭
之封豕喻也

公子彭生
齊無知殺其君十二月葬侯游于姑棻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
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憮墜
于車傷足喪屨反誅無知而立無知莊八

婁豬又狵
衛靈公夫人子南與宋朝通衛太子僖奔過宋野人以婁豬
刺而歌之云賦也婁豬牝豕也狵狗也盍反哲文狵音列昭七

大豕北竄
朔人獻燕昭王兕大豕曰吳食若使曰豕也非大國不居非人
便不珍今年百二十矣人謂豕仙王乃命豕宰養之大如牸狵
足如不勝其體長已庶用燕相謂王曰豕不享之王乃命宰夫
膳之夕見夢於燕新口造化勞我以豕形食我以人穢吾忌其
生久矣使君之盡得化吾生始得為曾津之伯燕相謂乎曾津
有赤龜奉璧而獻曾子

卷六十四

貴徹見謝人
猪肝勢人
閔仲叔居安邑家貧不能得錢買肉安邑令候之問諸子何欲
食對曰但食猪肝審或不肯與之令出教市後當買輒得仲
叔怪問其子道狀如此乃歎曰仲叔豈以腹累安邑耶遂去

生猪過直
朱穆嘗養猪有豬使人賣之於市買猪者售不言病且直過多
穆怪其故實半直以還買猪者辭不取穆棄錢而去

牧豕償火
梁鴻家貧牧豕上林苑中曾誤遺火燒及他舍乃以豕償之其
主猶以為少鴻復以身居作十人許周急鴻為視動不懈皆老見鴻
常人乃共責讓主人於是悉還其家鴻不受乃去

養猪嘆曰

馬氏兄弟五人共作客舍燕猪賀豚故民謂之曰乾中三公卻下二卿五門噗噗但聞猪声三輔決錄

蒸豚尤美

晉王濬性豪侈常蒸肥豚尤美上問其故對曰以人乳蒸之色不平食未畢而去

諫帝射豕

唐陰俊從洛陽死黙家突出下林帝射四發輒殪四豕一豕躍及鐙俊投馬搏之帝拔劒斷豕顧笑曰大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擾之甚俊對曰陛下神武定四方喜復快心於一獸故相此心以臨天下可以無兇矣民史

諫牧官豕

盧杞爲虢州刺史奏言虢有官豕三千爲民患德宗曰徙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臣請食之便帝曰守虢而憂他州宰相才也詔以豕賜貧民還有害稼者杞笑

化爲異猪

安祿山曾夢神化爲異猪如龍也無能爲者

白狗軍妖

郭元振開元中一下第自晉之汾夜行失道有宅門宇甚峻堂上燈燭而悄無人俄聞女子哭聲公曰人耶鬼耶曰妾鄉有烏將軍能禍福人每歲鄉人擇美女嫁焉父利鄉人之金諧以厭遷醉妥巡室而去將軍二更當來公大懼曰吾力救不得當殺身以徇女未久中庭砉然如迅入復走曰相公在此既而將軍入公出揖曰聞今夕嘉福願爲小相將軍喜而延坐公取佩刀浙其腕而瞬之將軍失聲而走公大明視其手乃猪蹄也俄聞哭声漸近乃父母舅親而來將以具畢公具告其鄉人執弓矢暴血而行入大家中見大猪據前蹄走出帥發牡閨莫有揚州鶴

狗

羣書要語

犬狗也長喙短喙獵狗擒狗絶有力狗四尺爲獒
圖雅獵韓良犬也猘音制宋良犬也狾音林尨犬多毛
者也說文凡祭祀犬曰羜獻曰礼犬赤股而躁臆內則士無故
不殺犬王制庶人不叱狗曲礼長者之前毋投與狗皆曲
礼廐重環廬令無使尨吠野廬載驗騎驅馳驟逐獵之犬下
顧鬼史記一犬吠形百犬吠一人傳實百人語非實有犬吠形
四境者予君之門方九重猛犬狺狺而迎吠宋魏廬狗之偶噉
吠吠而走不顧險阻惟噉是之從梅与羹詩之投梭与羹詩之書故主識主識
則無窺窬之害夜則無聲淫之實非吾畋獵之有廼可安閑家
而衛四鄰者也觀貢賦首類駿蜴尾如蟠虵傳九腮龍狀如攙
狀而帽宋齊間貴賤狗狀之異野狗偶狗輒跪如拜狀爾雅補遺
犬吠屠人出傳有物隨之非也此正如海上馬鬬狀
鬬馬迎曾宿客犬重過何氏舊犬喜我歸低頭入衣裾杜詩
犬疾喜鳥鳴嘗如縱聲角仙家犬吠白雲間杜
人煙犬吠西山麓黃

古今事文類聚

犬名槃瓠

槃瓠者本高辛氏宮中老婦人有耳疾醫者挑治之有物大如
繭以盤盛之以槃覆之有頃化爲犬其文五色因名槃瓠後
封之

又嫁槃瓠

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詔募天下

有能得犬戎之將吳將軍者賜黃金千鎰邑萬家又妻以少女
若高狗九毛五彩名曰槃瓠於今之後槃瓠銜人頭闕下詣
群臣怪而診之乃吳將軍首也帝大喜賜槃瓠不可妻之以
女又無封爵之信議欲報之而未知所爲女聞以爲皇帝下令
不可違信因請行帝不得已乃以女妻槃瓠槃瓠得女負而走入
南山石室中產六男六女槃瓠自爲犬戎生六男六女槃瓠自爲
婁好也衣服製裁皆有尾形後以狀白帝帝令公卿博問諸子公孫
瓚議曰盤瓠畜類而有功帝順其意賜以名山廣澤
其後遂蕃昆弟相呼盤瓠是也後漢西蠻傳

少康逐犬

少康逐犬而能預防豫
也殪伸

西旅獻獒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
嗚呼君子所寶惟
德動于遠邇
徐國宮人盤瓠所生姓刘氏
鴟舍擾於水澤得所棄卵鴟以爽翼覆愛之遂蛇
蜘成小兒生時正赤故以爲名徐君宮中聞之乃更收養長而
仁智襲徐君國鴟舍臨死更生育而九尾實黃龍也怪王喜之
今名狗能能王志

弊帷埋狗

仲尼蓄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弊帷不棄爲埋狗也丘也貧
槨蓋於其封也亦與之席使其若無財

從狗門入見知人門

易救狗吠

拗朱之舅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脚素衣黑衣而返其狗迎

而吠之楊布怒將扑狗楊朱曰子無扑矣子亦猶是也嚮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怪哉列子

狗妨沽酒見陸酒門客不過門

尹文子曰齊桓長者守門客不過其門三年長者不去而問之以實對於是改之寘客接待

韓盧逐兎見兎門

犬喻小人

管仲將死謂桓公曰有大嗜旦夕欲嘗我假而不使也君必去之言易牙豎刁必為亂也君從管子

嗜炙將人

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於禮已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有曰棄人用犬錐食其肉猶且出捉酒明死之

人從之華臣擢遂奔陳

秦伯有好人衣狗而愛之秦人不與錢以百兩金易之又不聽因逐辱而奪其衣

人奪狗衣

兎死狗烹

范蠡之齊遺大夫種書曰狡兎死走狗烹

東門廖犬

李斯為趙高所誅謀反具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鉤謂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兎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

客為狗盜見市門

指蹤獵狗

漢高祖曰諸公知獵狗乎為人逐獸者狗也指蹤示獸者人也獵何功人也

屠狗為事

樊噲以屠狗為事

為狗監

漢湯得竟為狗監

好良狗

宣帝好閭里良狗

吃犬妻兒去妻門

狗惡人吠

董卓為漢相剛而愛切忠臣侍君坐不為屈人或以此拔髮為卓大怒曰吾舉天下不如一狗人何仍召吏縛笞殺之

公孫淵未王家數百怪大犬銜幘絳衣上臺觀望中三狗

丁謐外松綠淵內閉其戶淵覺而問之謐曰外松綠淵內閉其戶公孫氏象也犬銜幘絳衣上臺觀望之勢成於曹爽恐不終以十時詣書留臺中三狗狂吠不可當一狗恐作蹈襲三狗詣闕丁也然者爽小字也其意言三狗自為鬬爭又而奮擲之狂吠也

犬怪兆

王敦敗京都之後蒙白犬自大而下噬之

蒙白犬噬

黃耳傳書

陸機入洛家客獻快犬名黃耳機後作洛陽語犬曰我家絕無書汝能馳往吾為書盛以竹筒繫之犬應之機為書盛以竹筒繫之犬頭大出驛路走向吳記則入京機依渡

者頭毛扣尾向之貫人懷愛見呼上船載還府田腦上送十一忽至機家聞簡取書看單人又何人作聲如有門外共承作答言向後繫犬頸犬既得谷仍脫還洛計人行五程犬往還纔十月後犬死頸之遺還葬太歲家二百步呼為黃耳冢

狐繫狗頸

杜預初攻吳吳人禪其智以狐繫狗頸示之預恨之及平盡殺之

犬救其主

晉太和中楊生養狗甚愛之後生飲酒行大澤草中眠時冬月野火起風又猛狗號吠生不覺有一坑水狗便走往水中遶以身洒生左右草沾濕得免火過怪之往視見生曰君可還家群犬驚吠勉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於此吾亡後一兒傳中出我骨灰著人曰以此狗埋我墓前使當我一事也

狗不夜吠

於巳死不得相與餘即悲惜并生知其意乃語眾人以狗狗夜走歸號哀神甚

狗救婦命

會稽勾章氏張然滯役在都經年未得歸家有少婦迷與忽私通然在都養一狗甚大名烏龍能作人語及妻作飯食共盛下食未得飲輒先與狗狗不取性注睛視妻然亦竟之如是轉急然夫信拍牌大喚曰烏龍狗應聲傷妻妻大刀伏側地狗吹頭然因取刀斬妻以鄰付官殺之捜神記

狗性不訶

桂陽太守汝南韋叔堅少時為從事狗如人立行家人皆當即殺之叔堅云狗見人行効之何傷收養為勝還

殺狗薦葉

東坡云今日廂界有殺狗公事司法言近新書不禁殺狗問其說出於孔子飲酒食狗於東方不禁然則禮云賓客之牛角尺亦不當殺牛乎孔子曰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死猶不忍食其肉況可殺乎志林

古詩

嗟哉董生行　韓愈

嗟哉董生孝且慈人不識惟有天公知生祥下瑞無時期家有狗乳求出食雞來啄其兒驚呼趕逐庭中拾蟲蟻啄之不食鳴若悲人夫妻相慙兄弟爲雞食君之祿而令父母愁亦狗何心嗟哉董生誰將與儔

桃花犬歌呈修史錢侍郎　李至

宮中有犬桃花名綠錦圍項懸金鈴　先皇爲愛馴且異指顧之間知上意珠簾未捲扇未開桃花搖毫長先至夜靜不離添砌眠朝飢銜餌傍御床餧飼雲路鷹不勞牽瑞草風微有時吠天何軒后鑄鼎成忽遺弓劒棄簪履迢迢松關伊川上遠逐龍鞿十數程兩肯連く似垂淚骨見寒毛頓憔悴万人見者俱愴心微物感恩猶若是韓盧補獵何足嘉西放充庭苑爲瑞閒君奉詔修實錄一字爲褒嘗不曲向白魚赤鳥且勿書願君書此慰淳俗

予來偕耳得犬狗曰烏喙本海獒幸我爲之主食餘已飢肥終不奚鼎俎書曷驅識依此詩　蘇子瞻

澄辺泗而濟路人皆驚盛依此詩　蘇子瞻

客夜悍爲門尸知我當北還掉尾喜欲舞跳踉趣倚僕吐舌喘汗雨長橋不肯踰捷度清深浦拍浮似鵝鴨登岸則號呼盛資肉

亦小疵鞭箠苟且後再拜謝恩厚矣來遠言語何簡寡書

黃耳定乃祖

詩話

烹寺僧犬見韓寺門

毛蟲部　　建安　祝穆　和父編

貓

迎貓爲食田鼠也然特牲孔悝韓士有貓有虎韓

事要語

又養貓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無以

方言書目貓目睛旦暮圓及午竪針如綫其晝瞑夜

日暖俗言貓洗面過耳則客至一名蒙貴一名爲國舊雄

古今事文

類聚

飛鼠爲貓

高宗后王氏及良娣俱爲武后所殺良娣臨死曰願我後爲貓使武

后爲鼠吾當扼其喉以報后武后聞之不悅詔六宮毋畜貓

古今文集

貓鼠相乳

崔祐甫爲中書舍人宋毗軍中貓鼠相乳表其瑞宰相常袞率

百官賀祐甫曰可弔不可賀代宗問故因獻貓鼠議

雜著

貓虎說　　來鵠

農民耕有聖人原野其老曰導故實以全其殺庶可望矣乃具

所嗜爲獻之蓋況而迎曰鼠者吾其虎乎其幼

感曰迎貓可也迎虎可乎家益於田逐之而去虎來恐家餒將

告何邪又聞虎者不可與之全物恐其決之而去虎來恐家餒將

生物忍其殺之怒也如得其家生而且全其怒滋甚射之擾

殆化之貓畏其來況迎之耶噫吾亡無日矣或有決於鄉先生

先生所然而笑曰爲鼠迎貓爲害甲食也然常貪

貓捕鼠乳說　　陳愈

司徒北平王公家畜有生子向曰若其一母死焉肩二子啟

於元母二王死異鞠之其一方乳其子若鬬之起而若所之

去而其子棄又往就之又乳之若其子猶亦

異大三日貓各迫共所於無者也

王收入以歸與以乎理陰以得貞

父公予予只二第二雞二如也愈二如也

一入去是其所感召致其來可知矣易曰信及豚魚亦其

類也因叙之爲貓相乳說

律詩

乞貓

秋來鼠輩欺貓死窺甕翻盆撓夜眠聞道鄭奴非數子買來

謝周元之送猫兒　　蕭嵩

養得猫奴立戰功將軍細柳有家風一簞未厭魚餐薄四壁常令鼠穴空

贈猫　　陸務觀

裹鹽迎得小狸奴盡日蹲坐食無魚

詰猫　　劉潛夫

古人養客食車魚今汝何功客不如倘有後魚眠有穴忍教鼠齧案頭書

鼠

竹鼠附

也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浮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說文鼫鼠五技鼠也今之河東有之能人立前兩脚於頭上跳舞善鳴食人禾稼逐則走入空中亦有五伎或謂鼯鼠詩嵩鼠爾雅鼫鼠郭璞曰形大如小狸青黄有文出西方胡地可作裘鼫五伎鼠也

鼫鼠　　李斯列鼠

李斯少時為郡小吏見廁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

張湜詩鼠

張湜其父為長安令湜年十歲侍側有鼠大如猫緩步牀下湜怒以杖擊之鼠走入空中亦有五伎湜追之入穴深丈餘以燭照之鼠方銜一小兒欲上湜驚救取兒鼠化為驚月公相鼠判官礼書風鳴鼠剌重歛鼠此謂鼠也角何以穿我牆雀何以穿我屋句鼠未角何以穿我屋句雀未角何以穿我牆伏雉動不過庸腹同上鼷鼠鼷鼠在穴之下以陰重鑿之害周上社鼷不謹器用傳曰鼷鼠食郊牛角而牛死鼷鼠小鼠也西京雜記王將傳欲投鼠而忌器賈誼鵩鳥賦曰鼠雖小人君尚有所忌況乎大者乎鼷鼠在內鳥在外為牝牡晉太康中人謂人謂玉未理者為璞周公子鼠姦周門厥咎文子鼠來腊者為璞尹文子鼠姦周門厥咎文問群臣莫知惟俊對曰名為厥鼠見尔雅實民家膏

鼠鬚鷄毛　　治爾雅鼠

公子糾奔魯時軍旅多事用刑嚴重太祖馬鞍在庫為鼠所齧軍吏懼罪必死議欲面縛首罪犢恩不覚沖沖曰待三日中

然後自歸冲於是以刀穿單衣如鼠囓者緣爲失意貌有愁色
太祖問之冲對曰世俗以爲鼠囓衣者其主不吉今衣見囓是
以憂戚太祖曰此妄言耳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以囓破閣太祖
笑曰兒衣在側尚囓況馬鞍豈乎一無所問

鼠怪召凶

中山王冏鎮北始中爲襄邑長有鼠衣冠出聽事語曰賊某日
當死冏商不應至期復出冠幘絳衣語曰尔日中當死復不應
入復更出曰適中鼠曰冏商汝不速死我復何道逡巡而死
即失衣冠視於常鼠也

祀灶行竈

晉簡文爲撫軍時冰上牽不聽拂見鼠行跡視以爲佳有參軍
見鼠白日行以手板拟之擲不中鼠入牛角窮急小耳閃注下啟敬
尚不能志懲今復以鼠類人無乃不可乎 世說

鼠囓衣指

晉淳于智者已藏此劉氏夜卧鼠囓其衣指智曰是欲殺君
而不能當必君左右其以吉凶乃以朱書手作田字使囊手卧明旦
有大鼠伏死牀前

召鼠不拘

許邁小名賊有鼠囓帙乃作符呪笑不畢至於中庭帙曰
鼠衣者留不囓衣者去群鼠並去唯一鼠獨住於中庭而不
敢動 列仙傳

召鼠來鼠

南陽趙度好養術度有鼠四面開門向東長嘯群鼠俱到呪之曰凡非職者過性止者十
餘乃剖腹有臟有米作飯者還能起鼠 符瑞起鼠

雜著

劇鼠賦

尔雅乃畜厥類多種時其容質皆不足重或穴野而渴陰山或
同穴而鄰蜀家或飲河以求飽或食人家之碩月乍往物最長可戴毛骨莫充於今者
賞腊由公於組豬故潛閨聚遂幅巾而莫追東阿躲拘徒
繩仙和彼法為狀也腊悔即好賊動 別傳
半垂眼指向前中朝乃有老者多義聚中無藏託社忘器刻雕
自指深藏閉巧能推真或尋繩而不動門施高梯登机承擔
盛聚動弟切終朝轟二竟久見以詩人兔辭是云其頑童子
湯之珍烈傾都聚之香澤傍綢頌之新製錢雖長之重號書舒
由是獻規張湯為之彼鴞亦有閒於我宋觀五右而舞時乃廚房檐慮殺尔乃東間東西

攫撕或床上拽之或尸間出領貌甚舒暇情無畏揚又銜其黨
欣欣奕奕敖蔑都盧騰躍固席共相侮慢特無忌適天壤之含
弘產此物其何益

黠鼠賦

蘇子夜坐有鼠方齧柑床而止既止復作使童子燭之有鼠在棄中口嗜嗜聲二聲在棄中已而不得出若也發而索中有死鼠童子驚曰是方齧也而索之則無有而方齧如故推而遂死耶向為何聲豈其鬼耶獲而出之墮地乃走雖有敏者莫措其手蘇子嘆曰異哉是鼠之黠也閉于棄中棄堅而不可穴也故不齧而齧以聲致人也不死而死以形求脫也吾聞有生莫智於人擾龍伐蛟登昆侯羆役万物而君之卒見使于一鼠而墮此中之計中矣脫免於棄而識之望隨而未見也不一于其故若有告予者曰汝惟多學而識之望隨而未見也不一于汝而二于物故一鼠之齧而為之變也人雖狡于金之璧而不能曲失声於破盆能搏猛虎而不能與蚤虱爭坐而嚴緘私念慮也言出於汝而忘之耶予傷而笑仰而喜使童子執燭記予之次

柳宗元

永某氏之鼠

永有某氏拘忌以己生歲值子鼠子神也因愛鼠不畜猫又禁僮勿擊由是鼠相告皆來其家恣啮無所畏其氏飽食而无憾其氏室無完器櫃箱無完衣飲食大率鼠餘也然鼠為態如故假五六猫閤門撤瓦灌穴捕之殺鼠如丘嗚呼彼以飽食無禍為可常也哉

記稽鼠

陸龜蒙

乾符己亥歲震澤之東曰吳興自三月不雨至于七月當時子午蚋沮洳者塏垤坌勃糧梁盡無所污郡民神婆祀

浙祖本書夜如乳赤子欠伸然牧渴不暇僅得祀拆穗結十
無一二焉无何群鼠夜出闌而僧之信宿食殆尽雖堂寸板擊
歐而驅之不能勝若官督户責不尔者有刑當是而賦索愈急
械束榜笞木瞬著無肚老吾聞之於儅曰迎猫為食田鼠也是
礼缺而不行久矣曰鼠有之復雖失猫牧物有時而暴牧政苛貪
而發敖國語曰吳稻蟹不遺種晉吳之士鼠視雖更伺其事而
効其力城其民故以魏風以碩鼠刺重斂碩鼠者貪也有鼠
之名無鼠之實詩人猶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況乎上据其財
下啗其食舉一民而當二鼠不流浪轉徙聚而為盜何哉春秋
蠲蝝生大有年書是聖人於豐凶不隱之驗也余通於春秋
又親蒙其灾於是乎記

蕭理說係說補遺

養狸說並見俚門

却鼠刀

野人有刀不受遺余長不滿尺劍銊之餘文如連環上下相續
錯之則見或漫漶無昔所從得戒以自隨高之無害暴鼠是除
有穴丁丑偃臥聞叉牢跳沓誠幕終夕穿二叱訶不去嘖詬棄柴
擿盆缾尽去不遺粒不擇道路仰行蹴壁家鳥門牖則旁出
輕趫迅捕忽不可執吾刀入門是去無跡又有甚者聚屎怪奴
晝出群鬬相視雖好奇子端門与王雖居猶兄不嗤又兜十家
狙於永氏謂出皆然亟磨吾刀槃水砥前次未多時周然无蹤
物豈有是以為不誠試之弥旬為嘆以鵝夫猫鼠書廻夜伺
拳腰弭耳目不及顧攫于穴走赴如霧碎首磬腸終不能去
其獨何為宛然尺刀匣而不用无有水牙彼既為長相舉以逃
嗚呼嗟夫吾苟有之不言而諭見亦何
右詩

鵬　鶂　鷁　鵬

莊子逍遙遊

朋及鵬皆古文凤字也朋象形凤飛群鳥從以萬数故以鵬為朋黨字說文郭象云鵬之實五所未詳

註

鵬九萬鵬鵬路觀翔翔從旋振羽翰九万一朝博並音

淮南子

鵬與黃鵠比翼乎碣石雞鶩爭食乎粟而安知鴻鵠之志哉陳騤傳鵬翔清風凌顛氣翔翔於冥冥之間李華記

淮南子

南山有喬木黃鵠摩其頂黃鵠垂雨翅其蟠東海山有鳥名鵬雛山海經

莊子逍遙遊

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溟南溟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溟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天地之間生又曰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學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奚以之九万里而南為又曰

者其名為鵬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而上者九万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辨也莊子逍遙

鵾下太液以下係鵬

漢始元元年黃鵾下建章宮太液池中公卿上壽

彈雲中鵾

宋桓榮祖善彈為東海太守登西樓見翔鵾雲中謂左右曰當生取之於是彈其兩翅毛脫盡墜地無傷養毛生乃去

鷹搏鵰雞 見鷹門

鵰鶚鵰雞係劉鎮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惠子恐代其相搜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名鵷雛子知之乎夫鵷雛發於南海而飛之北海非梧桐不棲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雛過而仰而視之曰嚇子欲以梁國嚇我耶莊子

雞寄

大鵬賦并序 李白

余昔於江陵見天台司馬子微謂余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因著大鵬遇希有鳥賦以自廣此賦已傳於世往往人間見之海其少作未窮宏達之旨中年棄之及讀晉書觀阮宣子大鵬讚鄙心陋之遂更記憶多新舊本不同今取存中集並敢傳諸作者照可示諸子弟而已其詞曰

南華老仙發天機於漆園吐雄辭於楚臣信荒誕之說逸奇書之文其寓意於鯤鵬乎其為鳥也不知其幾千里其名曰鵬化成大鳥羣以鯤兄鵬弟稱之高論開浩蕩之奇言微至理於恍惚乃稱北溟有魚其廣數千里未知其修幾千里其名曰鯤

古詩係英

黃鵠歌

黃鵠飛兮下建章羽翩翩兮行踏踏念高枉兮有網羅
德之恢爾嘉祥

鳳 鸞 鵷 鵷雛 鵬雛並附

漢武帝

羣書要語

羽蟲二百六十而鳳爲之長大戴禮鳳鳳者仁鳥也雄曰鳳雌曰凰雞頭燕頷蛇頸龜背魚尾龍文而鸞又咸鳳有威儀也六蟲五色而文丹穴之山有鳥狀如鶴五色而文名曰九包鳳見則天下安寧山海經麟鳳龜龍謂之四靈孔逭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詩大雅王多吉士維周之禎鳳鳴矣于彼朝陽毛詩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毛傳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飲非醴泉不飲生蓋不履生草不

群居不侶行不經疑隆平則治亂見存亡也六韜文門君子在治日若鳳治則見亂則隱擇地而處翔于千仞之高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隆微而動色之貪德薄而高翔鳳鳥鳳呼貪食呼啄夫梁藥方鳳逾翔而高集覆卵毀巢則龜龍不至刳胎焚夜則麒麟不來竭澤涸湖則鳳凰不翔刺姦臣也六韜文門君子舉必鳥鳴皇皇而無所集楚

鳳爲神鳥也說文

出京仁漢武內傳

巢阿閣

黃帝服舜于中宮坐于玄扈洛上乃有大鳥体備五色或止東

閣或巢阿閣曲紀

鳳凰至

黃帝即位施惠修德于內扣平未見鳳凰象何如天老對曰夫鳳象鴻前麟後蛇頭而魚尾龍文而龜背燕頷而雞喙五彩備舉仁心入信翼挾仁蓋負仁戴義抱信而鳴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大安寧文屋婆式小音金大音故延頸奮翼五色備舉往即安來則喜游必擇所飢不妄下黃帝乃於是擇吉日齋戒沐浴修治宮宇張鈞天之樂乃服黃衣帶黃紳戴黃冕文竽中宮鳳乃銜圖置帝前再拜稽首受圖而言曰鳳凰來翔集梧桐食竹實飲甘泉終身不去敬詩外傳

聽鳳律鬼神門

以鳥紀官

少昊氏立鳳鳥適至故以鳥紀官昭二十七

鳳止于庭

堯即政七十年鳳止庭前冀州侯鳳凰滄陰匯竟之庭揚子

鳳凰來儀

舜賓舞九成鳳來儀說

鳳舞于庭

周成王時天下大治鳳來舞于庭成王乃援琴而歌歌畢再

鳳在郊數見雄門

夫子嗟鳳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楚狂歌鳳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

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指山雞爲鳳

丑文子楚人握山雞路人問何鳥撫之曰鳳凰也路人曰我問

鳳凰今始見矣汝販之平請買千金并與加倍乃與之方欲獻
之楚王經宿死路人不遑惜其千金惟恨不得獻王聞之感其
欲獻已召厚賜之過買鳥之金十倍

吹簫致鳳 見神仙門

漢鳳呈瑞

昭帝始元三年鳳凰集東海遣使祠其處 宣帝本始元年鳳
凰集膠東 地節二年鳳凰集魯群鳥從之 帝行幸河東之明年春鳳凰集上林乃作鳳凰殿以答嘉瑞 神爵
下詔赦天下 又鳳凰集北海 四年鳳凰集新豐 又以鳳凰五至改元五鳳 五鳳三
年鸞鳳又集長樂宮東園上飛下至地文章五色留十餘刻吏
民並觀之 光武建武八年鳳凰八尺毛羽五色集潁川郡群
鳥並從蓋地數頃留十七日乃去 章帝時鳳凰三十九見

鳳集境內

黃霸爲潁川太守化流行鳳集境內

舜吐白鳳 見喜門

朝陽鳳鳴

朝陽鳳鳴 見朝門

朝瑗與褚遂良相繼死內外以言爲諫將二十年帝造奉天宮
御史李善感始上疏極言時人喜之謂爲鳳鳴朝陽 唐書又備
載先鳳鳴朝陽

爭先觀鳳 見喜門

鸞鳥鳴岐 見鸞鳥條

周之興也鸞鳴于岐山 周語

夢鸞占祥 詳見夢門

神雀之瑞以下 見神雀

宣帝元康二年春神雀數集泰山夏詔曰今春甘色雀以乃數

過屬膝翔而舞 四年三月詔曰神爵五采以萬數集長樂
未央改元神爵

以鸚雀爲神雀

京兆尹張敞舍鸚雀飛集丞相府黃霸以爲神雀嘉欲以聞

羅者

詰鳳

陳鍊文集

嘗聞揚雄云君子在治若鳳在亂若鳳謂隱見之得宜也將欲
仰之以爲繫迫覽其劇秦美新則有異乎是雄仕漢遇新室之
亂既不能去之又惧禍及乃爲斯文以媚而取容嗚呼鳳固若
是耶果若是則鳳遇翔緻而恒翔緻間耶君子之仕也所以行
道道之不行也則可以明其節彼莽之不臣雄時在列宜以君
子之義與言之理臣救之以行其道苟畏其威爰其死則可拔

古風　李白

鳳飢不啄粟所食唯琅玕鳥能与群雞剌促爭一餐朝鳴發丹丘
杜多飲砥柱湍鯨鯢海路遠獨船天霜集幸遇王子喬結交青雲
雲端懷思未得報感別空長歎

朱鳳行　杜甫

君不見滿水之山衡山高山巔朱鳳羞啄腐鼠側身長顧求其曹
翅垂口噤心甚勞下賤百鳥在籬網黃雀最小猶難逃願分竹
實及蟭螟不使鵷雛枯萬里可以寄焉梧桐巢
古詩作五色者

五色雀并序　蘇子瞻

海南自五指而西綿首萬餘里山必隨之風以西綿首萬餘里山必隨之風
皇云久旱而雨見山雲則反是吾下居儋耳環山常一至
庭下今日又見之進士黎子雲及其來成家既去嘉酒
[illegible]

祝之曰若爲我召雨來者當厚集也已而果然乃爲賦詩

五色雀黃綠玄服暴衙爲紙朱白公知問
嚴常告雨霽有我巢莊匹壁破琴无處鳥惠然此棲著不集竹
与梧鄰鳴如玉佩竟欲托君子食菜其羽儒小固
投春物野桃陳張屋屋不得一笑見此紅綠雛高情知飛仙未
易招粟呼胡爲去復來若嘗苦問朔天壤間何必悵此都

鸞　孔雀附

火鸞爲孔雀孔爵乃鸞孔雀苦翠旌蒨戴修尾之
翩翩若順風而拂塵鏗鏘鳴中鍾會賦

弁明金孔雀并我聞大北生擒踏雞孔雀乳公
翡亦雀翠青雀小者翠羽也亦名翠鳥
翡翠光首節威蛇銅錦金陳子昂
青翡生南海周上翡翠

黃金綬綉成歌舞求李白翡翠鸚鵡來折杜子多收翠羽磐或看翡翠蘭苕上有

求孔雀

魏文帝遣使於吳求孔雀群臣以爲非禮欲不與孫權敢付使者江表傳

孔子家會見楊梅門

翡羽爲冠以下係翡翠

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雞翮爲冠之間注聚雞翮爲冠

雜著

孔雀生南州

羅州山中多孔雀群飛有數十爲偶雌者尾短無金翠雄者生三年有小尾五年成大尾初春而生三四月後復凋與華盡俱榮衰然自喜其尾而甚妒凡欲山棲必先擇有置尾之地然後止焉南人生捕者候其兩往擒之尾落兩重不能高翔又至蛻其尾恐人所傷不復養翔也雖馴養頗久見美婦人好衣裳爲其尾恐人所傷不復養翔也雖馴養頗久見美婦人好衣裳爲童子綵服者必逐而啄之方時婦景闇管絃笙歌必舒張翅尾眄睞而舞若有意焉山谷夷民烹而食之味如鷄雖百病人食其肉後飲藥不能愈病其血塗其首解大毒南人得其卵便雞伏之即成其脚稍屈其鳴若曰都護土人取其尾者拘乃於叢篁幽隱之處自施伺過急斷其尾若不即斷回首一頓令尾先復光彩矣紀聞

古詩

赤霄行

杜甫

巖武一日欲殺虎及章彝集吏於門武出就席飲酒于籬者三左右白其母本救得免獨殺彝於是有赤霄行以敘其事

孔雀未知生有角渴飲寒泉逢觸赤霄玄圃須往來翠尾金花不辭辱江中陶河鱗飛燕無銜泥却落羣翠孫猶曾連勻罔御莊見聚傷其兄老翁慎莫怪少年富貴和書有篇丈夫垂名動萬年記憶細故非高賢

賦孔雀送魏殊

梅聖俞

置從南海挑挑鄉林籠入西州鵝池碧觀禽翼備尾張鱗三團花金綴翠一身燦爛文章多引聲笙竽奈老何五侯池館不可戀村樹深枝自有窠巖鳳被頭饒頭雉入屋穿簾非爾樂悲亦樂去何之北方佳人或歌等

題畫孔雀

黃魯直

挑撚暗天焦葉長終露文章與世綱故山柱子落秋風無因雌

遊青雲上

律詩

和武相公威章令公舊池孔雀

白居易

柔宴少頭色池漫無主翁難收幣泥迹易銷著人心項毳落殘翠尾花銷暗金故歸飛不得雲海故巢深

孔雀

李郢

越鳥青春好頭色晴軒入戶看咕衣一身金翠畫不得萬里山川來若稀絲竹慣聽時猶獨舞花叢初上欲孤飛刺桐花謝芳草歌南同向巢應望歸

雜著

翠資

翠雀鸚鵡越雀南海羽不供用皮不足穿壞雀黃雀黃雀尚采

晉郭璞

翠碧鳥
天長水遠網羅稀保得重重翠羽衣換彈小兒多愛物初老莫近五陵飛
韓偓

鶴

事要語

鶴大如鵠長三尺脚青黑高三尺餘赤頂赤目喙長四寸多紀白亦有蒼色者詩疏陳藏器曰鶴與鸛鵠皆胎化而人以鶴爲仙禽蓋鶴難見鸛鵠易見貴其希賤目也唐詩紀事青田有双白鶴年年生伏子長便去 水經注鶴千歲則變蒼又千歲黑所謂玄鶴也伏食吟止鳴鶴在陰其子和之 易鶴鳴于九皐声聞於天小雅鶴脛雖長斷之則悲舜子白鶴性警重八月露降流於草木上滴滴有声則鳴周処風土記鶴知夜半 水位感其生氣則益喜鳴 禽經鶴水鳥也夜半水位感其生氣則益喜鳴 禽經鶴水鳥也

東方朔爲隱語曰多益鳥者鶴脩吟也 董書田饒曰夫黃鶴一舉千里集君華池啄君稻梁君將貴之以其從來近也 韓詩外傳曰昔者紂爲黃鶴之舞三年而紂不悟周武王聞之以其從來遠

翮鶴軒翥而不能復起乃舒翼反顧視之有似悵惋迫林曰既有凌雲之志何肯爲人耳目翫乎養令翮成遂放飛去世說

鶴乃卵生

淵材近閩好慴常畜兩鶴客至誇曰此仙禽也禽卵生此禽胎生語未卒園丁報曰雌夜生一卵淵材喫甚驚走問曰鶴非胎生何得言卵園丁曰向或見鶴俯伏雌復起一卵淵材大喜乃爲劃壳幼鶴延頸伸翼而出淵材益奇之則飛入雲霄矣後復入籠話所來自今除孔子卵老子卵之語餘皆勘驗然淵材讀相鶴經未嘗有客至通所來則一童子出應門拍逢童而翻翰字皆闕而勝字作日渡以翅驚鶴飛爲驗也

客至雛鶴

林逋隱居孤山常畜兩鶴縱之則飛入雲霄極遠既久復入籠中逋當泛小艇遊西湖諸寺有客至逋所來則一童子出應門延客坐爲開籠放鶴良久逋必棹小船歸蓋嘗以鶴飛爲驗也

騎鶴上揚州

有客相從各言所志或願爲揚州刺史或願多貲財或願騎鶴上昇其一人曰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欲兼三者小說

雜著

相鶴經

鶴者水鳥也而遊於陰因金氣棄火精以自養金數九火數七故七年小變十六年大變百六十年形完躰尚緊故其色白聲聞天故頭赤食於水故其喙長軒於行故後指短棲於陸故足高而尾涸翔於雲故毛豐而肉踈大喉以吐故脩頸以納新故夭壽不可量所以躰無膏黃一色皆木土之氣內養故不表於外是以行必依洲渚止不集林木品月族之宗長仙人之驥驥也鶴之上相瘦頭朱頂露眼黑睛高喙疎毛觜風去雨還不可談悉 散諷而蕩且

迷不知其所之忽星離而雲罷神容而自持仰天居之崇絕
更惆悵以驚思當是時也燕雛色沮巴童忘收中掷而停危翎
雙止雖邪戲其被倫豈陽阿之能擬入衛國而乘軒出共都而
傾市守馴養於千齡結長悲於萬里
古詩

鶴

人各有所好物固無常宜雖謂不能舞不如閒立時

白居易

鶴

戚鶴

鶴有不羣者飛在野田飢不啄腐鼠渴不飲盜泉白致
介雜烏柯翩翩同遊不同志如此十餘年一與時然合深爲媿
徵牽委貧小池內爭食群雞前不惟懶翔泉亦競腥膻不唯
樂王人兼亦狎烏鳶物心不可知天性有時遷飽尚如此況
乘大夫耕

白居易

和樂天感鶴

我有所愛鶴毛羽甚妍秋霄一滴露聞林外天曰晴猶候
去遂入大夫軒啄覩又已隔主音無復傳吟君感鶴捧不覺恐
惕然

劉貢父

戲題歐公廳前雙白鶴

明公真愛鶴相鶴求仙骨遂令千里姿爲君軒墀物啄腥常擾
辭雞群鐵翼欲比鬼驚飛聽音發舞似矜客避寒孤盤將依人
贈公公比鶴贈鶴每舍屋中閒吾聞芝田逸翮不如此壯士應又誰識真

續神記遼東城門有華表柱忽有一白鶴集其上空
中言詩遂冲天詩曰

丁令威

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今
仙家纍又

鶴媒歌

陸龜蒙

偶繫行船汀樹枝閑看前鳥今人悲盤空野鶴忽然下非舜見
嫉心不疑媒隔靜立如無事潛涉時時入遠吹徘相未忘漫南
雙止雖邪戲其被倫豈陽阿之能擬入衛國而乘軒出共都而
傾市守馴養於千齡結長悲於萬里

古詩

鶴

人各有所好物固無常宜雖謂不能舞不如閒立時

白居易

鶴

戚鶴

鶴有不羣者飛在野田飢不啄腐鼠渴不飲盜泉白致
介雜烏柯翩翩同遊不同志如此十餘年一與時然合深爲媿
徵牽委貧小池內爭食群雞前不惟懶翔泉亦競腥膻不唯
樂王人兼亦狎烏鳶物心不可知天性有時遷飽尚如此況

白居易

和樂天感鶴

我有所愛鶴毛羽甚妍秋霄一滴露聞林外天曰晴猶候
去遂入大夫軒啄覩又已隔主音無復傳吟君感鶴捧不覺恐
惕然

劉貢父

戲題歐公廳前雙白鶴

明公真愛鶴相鶴求仙骨遂令千里姿爲君軒墀物啄腥常擾
辭雞群鐵翼欲比鬼驚飛聽音發舞似矜客避寒孤盤將依人
贈公公比鶴贈鶴每舍屋中閒吾聞芝田逸翮不如此壯士應又誰識真

續神記遼東城門有華表柱忽有一白鶴集其上空
中言詩遂冲天詩曰

丁令威

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今
仙家纍又

鶴媒歌

陸龜蒙

偶繫行船汀樹枝閑看前鳥今人悲盤空野鶴忽然下非舜見
嫉心不疑媒隔靜立如無事潛涉時時入遠吹徘相未忘漫南
塘比應同声與同類鼓翅若相逢貞心終不變豈知羅與弋
啄遠飛低沼上窺當回流一去期難保群飛寒水沼各自物如俱
弩兒安敢發中流忘忠甚不見荒陂野鶴閒良媒同類同声真可畏

蘇子瞻

園中有鶴劉可呼我欲呼之立座隅鶴有難色測飢食欲廬
對如聽乎我生如寄良晤孤三又長顧閭愛廬傀啄少許便有
餘何系以身爲子娛驅之上堂立斷頭投以餅餌視若無嗟然
長鳴乃下趨難進易退我不如鶴詩

崔

和裴相公寄白鶴

白首多慙洋未門幸見呼不知跡野性解愛風池無　又云横
上雪山回顧勝在白家時

元稹

瑞鹿燈燒二去不回心清海遠來遠秋風碧落深藻餌留片
雪雅操入孤琴豈是籠中物寧羅莫更尋

劉禹錫

步虛詞

華表千年一鶴歸飛丹爲頂雪爲翅星仙語人聽盡却向五
雲翻翅飛

鶴

松龍毛羽日低摧野水長松眼斬開高里秋風天外意日斜閑
啄岸邊苔

歐陽永叔

和樂天送鶴上表山白雲高龍報出白雲朱門下入應迷路玉闕
陸龜蒙

捷莫揀枝双舞庭中花落處數声他上月明時三山碧海不歸
去凡向人間是羽儀

失鶴

李遠

秋風吹却九皐禽一片閑雲萬里心碧落有情應悵望青天無
路可追尋來時白雪翎尤翹去日丹砂頂漸深華表柱頭留語
後不知消息到如今

失鶴

韓偓

正峰標格出華坪況是昆臧入相經碧落順風初得志故巢因
雨却聞腥幾時翔集依華表每日沉吟看畫屏爲報雞群虛妬
疾紅塵高上有青冥

答賈支使寄鶴

薛能

瑞羽奇姿踏形稱爲仙駁過青冥何年厚祿雷君衛幾世前
身本姓丁寺有遠雲兼遠水莫臨華表与華亭勞君贈我清歌
侶歸去田園好共聽

鳥 紙鳥附

古今事文類聚

舊書要言

黃飛突大機横前有慶瑛則載鳴萬乳

鳥

虞氏若衆禽人世登高樓臨大路設罾陳酒擊筑上而遊俠
相隨行樓下博者射中而笑者有輒人之志乃厚我以腐鼠請誠其家夜乃攻
虞氏大滅之列子

萬隨水中

馬援擊交阯下潦上霧毒氣上蒸仰視鳥鳶跕跕隨水中

放紙鳥以下係紙鳶

五代漢李業與隱帝押昵放紙鳶于宮中

古今事文類聚

古詩

飛鳥操

劉禹錫

鳥飛皆有翼鳥鳴皆有音風四起旗尾飄揚勢漸高前面若
制止相似長空悠悠兮舜日懸六翮不動疑非煙游鵬翔出其
下優雲清景相迴旋忽聞飢鳥呼相聚將下平平爭黍鼠騰音
隔咽相喧呼仰天大啄疑鵬雛畏人避大投高覷便啄無声猶
屢顧青鳥自愛玉山禾仙禽使貴華亭露摸掇老巢向暮時陪
翔飽腹跡枯枝遊童挾彈一應附腐碎羽分人不悲天生衆禽
各有類感風文章在仁義靡棄儀形嫉讒心雖能突天何足貴

紙鳶

王建原今

誰作輕鳶壯遠觀似妳飛鳥來多端繞一線憑風去便有愚
兒仰面看未必青雲因可到偶能終日遂為安扶搖不起清溪
遠笑殺鴟梟似尔難

羽族部

鷹

鷹梅鳩郭璞注鵰當爲鵰不惟一歲爲黃鷹二歲爲青鷹三歲爲鵰生鵰之日鷹化爲鳩月令七月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並月令鷹祭其殺之時也淮南子鴻鵠之志鷹隼之情以羅罔爲備

韓子鷹一搏則飛鳥盡鷙獸之肉不食不乘其用不爲玉不琢不成材故瓜拳曲校不畏人服看青負有餘力山谷詩用鷹

爽鳩司寇

少皞氏鳥師而鳥名爽鳩氏司寇主盜賊

尚父鷹揚

維師尚父時惟鷹揚

鷹逐鳥雀

子產始知然明問爲政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左傳

鷹擊毛蟲

楚文王少時雅好田獵天下快狗名鷹畢聚焉有人獻一鷹自謂捕千歲之雉無不獲矣王鷹之儁俄而雲際有一物翔翔弱弱白面不辨其形鷹見矣是連翩而升竟若飛電須臾羽墮如雲血洒如雨良久有

一大鳥墮地而死其兩翅廣數十里喙邊有黃赤莫能知時有博物君子曰此大鵬雛也文王乃厚賞之出列子

東門賢爲門大門

鷹飽則颺

魏呂布因陳宮求徐州救不得布怒登城謂之曰登見曹公言待汝如養虎當飽則颺不飽則噬其由不則噬人公曰不如勿言譬如養鷹飢具爲用飽則颺去布乃解

好狹暴鷹

元世祖以冀州刺史不恤人事專爲鷹鈴性好畋漁無日不出鷹大凡數百頭每淵十餘事自云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

失鷹不問

漢乾曜京兆尹部雪京師使內白鷹爲雨縱失之詔京兆吾補獲於野經旬乃獲鷹送曜曜得鷹卜上仕明不以畜玩實異送入自

勿帝二不問

留鳥去鷹

李大亮嘗州部署使見名鷹鷂毆獵犬亮歎之密表曰陛下經略天下誠宜急於求賢而反好小物玩鷹鷂之志乃乘昔日如是擢未是使非其才大宗曰朕亦知此非所好但以諸王幼稚欲令習武事以防逸耳

呼鷹爲樂

姚元崇曰近年二十居廬成澤以呼鷹逐獸爲樂

獵至凋鷹

契丹破晉城壯重威等大軍陷絕黎維翰門事急矣乃見馮玉等計事而謀不合又求見帝方調鷹苑中不服見維翰迎而噗曰晉不血食矣維翰

鷹賦

淮南禽之化育寶鍾山之所生資金方之猛氣攝火德之炎精何虞者之多端運機雖以巧密食不充於所欲逸翰由而暫斂雄心為之自局若乃盧立如柏木望似愁胡蒼向鈎利脚等刺比亦有白如散雪明如點血人文若錦細斑似御服類明珠飛遊電擊勇君金爪剛如鐵或孤頂平似削頭圓如卵聽聞頭長若劒舞眼若點漆之其動靜寬肉緩求之事用俱為絕伴或如鵝頭或似鵰首亦稱異狀不可呼非不又走若斯之疾食逐消化則有命當頭祝正是為元厨側門忌大鮐凡鷹軟嘴不欲過曲不欲過直不欲過長不欲過短若此之狀則常立奴僕長者則超逸六弟往推之狀犹若抽揣細盧向因就高陽發鷹講已發則逆三摩之下職得猴猴仍伺人動伺鷹垂頭意事免以杆身鷹不能得也奮馬穿雲之超新此點不可易於是主客不知所為方相慰以壺懷未敢讓所以禦少年也明日忽聞空中有發聲少年色動意以鷹也拾孟嘗候鷹候趙既日立處仰聽之果鷹來也方復搏翔一擊猴仍用前計以白令鷹失攫猱揚翻以過後一鷹繼至族不擬此遂中其機少年招衛所賢鷹高迷機者要猴而去盖少年之鷹告招之而來助者也昌黎公曰羽毛之居生也縱橫宇林奔之間而順適乎天地之內同而異異而同彼其鷹鷙非一種乘而已也何少年之所養遠當攫撮之不勝而遂能招夫助已者耶大以為書安之奔遊盖不知其經涉幾千萬里之遠而我十百之群隊復有鳴叫之語言沾沾之勢貌以相諷動若耶至其見助若又未必同搜共育者也而輒相從乎所未如之何之

白鷹贊

開元乙卯歲東粟右民白昌南奏扶於西京得萬一雙皆皓如練色疎書紺掌積雪不融飛花碎世所謂金爪之最高者隱長矩秀騏驎發而銳堅利則厲天絕海雷擊電掣觀者莫能測其行跡今閒秋殺旬遲落鵰之音良漢徒鶚之不敵實稱代之尤也況歌鳥猛獸於君則拘惠染於祖則立教化其躁武綽其翼武氏文皮盤旋之勢貌以相諷動若耶至其見助若又未必同搜共育者也而輒相從乎所未如之何之

蘇頌

蒸拯書為史盖選士之足式匪從禽之足云此謂備於禽而

鷹賦

唐魏徵深

在位也徵臣奉制敢私贊曰

鷹之大者精明俊勁而橫絕雄則逐振錦文素綵琢聯玉潤往乃獲威將軍所御鷹之次者勇銳光芒截海而至棄風載揚絡以紅點文以綠章下雖必中惟更之良

義鷹記

呂大防南公

野南陸氏出雄於貲子弟矜玩好往往以之易奇閒售奇動異以為常它日遇山大澤猴雛取而畜之其馴狡其遊息門內外丑復鴟梟捷諠夕矣猴益老意向類蓋嫉然猴牝猶也瓦婦女之亂梁悚不如物近之陸氏患焉誰指之死未施手而猴先驚哭登屋蹲去以避禍弭石不得中人力不能追凡夜寂猴輒潛下取飲食人動則引遁無如之何會少年白慶來宿後著鷹陸氏子弟往推之狀犹若抽揣細盧向因就高陽發鷹講已發則逆三摩之下職得猴猴仍伺人動伺鷹垂頭意事免以杆身鷹不能得也奮馬穿雲之超新此點不可易於是主客不知所為方相慰以壺懷未敢讓所以禦少年也明日忽聞空中有發聲少年色動意以鷹也拾孟嘗候鷹候趙既日立處仰聽之果鷹來也方復搏翔一擊猴仍用前計以白令鷹失攫猱揚翻以過後一鷹繼至族不擬此遂中其機少年招衛所賢鷹高迷機者要猴而去盖少年之鷹告招之而來助者也昌黎公曰羽毛之居生也縱橫宇林奔之間而順適乎天地之內同而異異而同彼其鷹鷙非一種乘而已也何少年之所養遠當攫撮之不勝而遂能招夫助已者耶大以為書安之奔遊盖不知其經涉幾千萬里之遠而我十百之群隊復有鳴叫之語言沾沾之勢貌以相諷動若耶至其見助若又未必同搜共育者也而輒相從乎所未如之何之

雲彼曾人之與郎今人生同州聚同鄉上之人防之以政刑而
端良博厚之士尸其教勸其平居東冠衣婦声氣以相翕書有
謂之為无志氣行義則起不平之色亦從而根之推其一旦擾
介患害則人人自若也曰吾愛慶慶膚又曰吾乃不能也理頭縮
手背嗟石斜睨以浮陽於畏慎之名此一門之內有之矣況姻
族耶姻族固有此況州閭知識耶昌黎二鷹之兇知忿忘氣行
義之得耶鳴呼人禽之所以異者形名而已矣就形名以察實
悟昔敢知治乎之末年余初拙山延陵劉聚君扶為余道此余
耿嘆為劉君謂余盍歌之如少陵所詩韓蛇余辭以未能也
姑志之亦言其所歎於後聆玩好者可以戒不如鷹者可以懲
及其成且慚敬劉君與余皆幸矣異憂六月志

古詩

放鷹

白居易

十月鷹出籠草枯雉兎肥下韝隨指顧百擲無一遺鷹初如
風鷹疾利如錐本為鳥所設今為人所資就能使了無有術哀
易死取其向背性在飢飽時不可使長飽不可使長飢二則
力不足飽則背人飛乘飢縱搏擊未飽猶繁維所以不思功而
人來呼之即明取英雄其術亦如斯鄙語不可棄吾聞君獵師

養鷹詞

劉禹錫

養鷹非玩形所資擊鮮力少年昧其理日日嗾不息探雛網黃
口日暮不餵食寧知下韝時翅重飛不得銜恩上林去兎自
南北飲啄既已盈安能步羽翼

飛鷹

杜甫

三韓即旄

悲臺蕭颯空雲霜拔劍追呼海中有万里之長江迎風陽
日孤光動角雄翻倒壯士帳軒翠氣高鷹猛脩徐
墜目如秋胡視天地杉雞竹兎不自惜窮虎野客俱辟易歸土

鷹後十二翻將軍射虎之獻將軍擒熱起安西莫愁虜泉入
馬蹄白羽曾肉三發犯敢堅豈不與之齊刑南苑公得將軍亦
如角弩不期雲霧萬飛飛吸金星突得尒輩同其羣驅出六合

鷹分

柳宗元

籠鷹詞

逐風斬澗飛飛相若二上擊曲觸虎牙披霧裂虹蛇斷霹靂擊
者指平岡走兎方翻翻更前擊下攫狐鬼勝鼻若爪毛吻血百鳥
近獨立四顧時啟昂

籠鷹詞

張文潛

八月獲泰雨野平蒼鷹初出籠韝鉤鉛爪日如電利吻新
所能龍泉霜少年臂尒平郊走草動人呼躍寒兎竦身下擊霜靈
立毛迸奔風血流踣小能捨兎不能食未飽中腸行復擊主人
誠意不為飢一生不語為人役苦問蒼雀鳴秋飢啄野粟心

擬古

李白

秋風高胡鴈鳴羽利孤飛一片雪百里見秋毫

放鷹

杜甫

秦隴風霜起蒼鷹作殊姿身思決雲漢翮動拂風飢
擾動毛衣落遲回羽翮垂時當擊凡鳥毛血洒平蕪

郊上鷹

崔欽

舰公敖元畧之子也為兒時隨父訪韓晉公晉公視之久訪韓晉公視之久訪韓晉公視之久訪韓

鷹

早晚未放瞥秋皃頻掣金鈴試熙毛曾使老奉供口腹莫辭親手啖腥臊穿雲目在身如電悠兔誰知吻勝刀可怕忍飢寒日暮向人啄斷碧絲條

白鷹

劉禹錫

毛羽翩翩白約我馬前擊出不輕猜輕拋一點入雲白吸殺三聲掠地來綠芒觜嗚雞腦破文金爪墜兔心開都緣解拘生靈物所以人人道俊材

詩話

仁人之言

和魯公有觀畫鷹搏兔詩云雖是丹青物沈吟亦可傷君看鷹眼疾我憫兔心仁哉動人處悲增猶容狂鼓翮百餘又爭及製衣裳范文正公歎以為仁人之言也

鸜鵒 鵒 鵒 鵒並附

骨曰鸜鵒集貫易林

鸜鵒負雀往鵲不雖鵲尾長鵲子短脫月鵲也黃雀鵲彼晨風鳥今之鵲小雖鵲彼雀化為布穀此鳥數種皆為雀雖鵲苗頭赤白五色皆備一曰鸜鵒文王時一名鸜鵒江東呼為鸜鵒食魚聒聒而有別詩疏鸜鵒在秋天杜

鸜入鵒羣

上洛王思宗來思等以

禽經

雜著

鳥獸圖序

張九齡

鳥之鷙者曰鷹曰鸇曰鸇也者名捷於尚父義見於詩鸇也者迅隱於古人文關其載筆昔之多識物亦有道將今而嘉生材無不出為所呼之或所記不同者耶於引況之中絕有豪傑之表承感明得時俗錄視之間偉如也大投以物潛感不

羣鳥其利簡義在時後生有自然之樸用無可抑之勢古之

武士法史舊名北義者以其殺若郅都飛若李廣委質於功事報功於效命不悔推翼以翱勇不立乘枝而强微與鳥也向之擬誠不亦宜乎大鵬與鳳將翔於仁所不及也鷹鸇鵰鶚徒有爲況其餘雖飛鳴乃者惟肉外智知二禽之爲用狠鳥之絕倫者也故君子曜其然工人圖其狀以象武備以象才實雖未極其天姿而有以見其風骨文語常養名馬自云重其神駿斯圖也

說鶻　柳宗元

有鷙曰鶻者巢于長安廡福泮園有年矣浮圖之人察于其下者伺之甚熟爲余說之曰冬日之交是鶻也必取鳥之盈握者完而致之以煖其爪掌左右易之旦則執而上浮圖之跋高者綴之延其首以望極其所如往必背而去之曁暮東矣則是日也不東逐鳥雀亦然嗚呼就謂爪喙毛翮之物而不爲有義

古詩　杜甫

義鶻行

陰崖有蒼鷹養子巢和巔白蛇登其巢吞噬恣朝飢雄飛遠求食雌者鳴子啟力強不可制黃口無半存其父從西歸翻身入長空斯須領健鶻側翅寄所宜斗上挾孤影嗷呼求九天脩鱗脫迸拔巨顙拆老拳高堂得蹭蹬知英蛾蝥折尾能一捋飽腸皆已穿生雖滅衆敵死亦垂千年物情有報復快意還目前

茲實鷙鳥最恐難心迷然功成矢所往川谷何出賢近經滴水留此事燋矢傳飄蕭髮漂欲補備元人生許與分亦在顧盼聞聊爲義鶻行永慨壯士前

畫鶻行　杜甫

高堂見生鶻颯爽動秋骨初驚无拘牽何得正突兀乃知畫師妙下筆開風雲緣此神俊姿充君眼中物鳥鶻豈池籠其出但飢渴自有鷙鳥與鳳將翱翔於仁所不及也鷹鸇徒爾爲衆禽安可翻如刀劒人襲可超越乾坤空蹲蹲粉壁上蕭颯墨雲涉除自有狸鼠輩會意何拘束

呼鶻行

鶻鶻半飛俗眼醜每夜江邊宿衆柳清秋落月巳侧身過鳥鵲鶻錯回首樂鳥雅安迷所向疎翮稀毛不可狀誰神決從卓鶻前俊才早在籠中風塵塞山險能惡欲驚龍蛇深念尔此時有一鄰夫壯飢且非其心

黃鶴樓　阮閱

我新秋客見心閑公登此樓破暮前日看明下聚鳥鶴共棲欄頃刻雲生一色樂須臾月滿半江斑頭更有書千卷不飲何辭一醉還

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　杜甫

開元天寶之閒神駿皆在閑騏驥遠勝人人馬俱老病空餘鞭策痕

韋偃雙松圖歌　杜甫

韋侯韋侯數相見我有一匹好東絹重之不減錦綵文欲令畫作雙松圖老枝怒節蟠蒼虬白摧朽骨龍蛇動黃帝有熊軒轅氏乘雲自上通玄理又不聞畫鷹鸇鶻鶻

行則以口啄地然後足從之異物志鸚鵡能言不離飛鳥孔融
同坐曰禰衡之清音變綠衣於素絲王衛白鸚武賦紅嘴綠足頸
翠項和玄衿

詩句 龍步鸚鵡到江東劉禹錫

春日 出省院廉白州大約似鸚鵡胸有黃肉冠頸翼

古今事文類聚

作賦見忌

後漢禰衡字正平少有才辯而尚氣傲曹操欲見之不肯往不
敢殺之送劉表後悔慢表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
與之祖長子射為章陵太守亦好賓客人有獻
鸚鵡者射拿扎於衡前曰願先作賦之揮筆而作辭彩甚麗後
黃祖殺之

不養鸚鵡

食三升麻子今發懷歸令歸李正本記

復求鸚父

孫權曾大會有白頭鳥集殿前權曰白頭公
張昭自以坐中最老疑悟以為名戲之因曰將欲下來呼問
鳥名白頭翁者試使下來昭不能合 江表傳

父取昭不能合 江表傳

鸚鵡說事

張華有白鸚鵡華每出行還輒說倫篡弒後救解事悉聞其
故鳥云見藏巽中何由得知公後在外令喚鸚鵡鳥入旅復
夢惡不宜出戶公猶強之至庭鸚所搏數其啄鳥即復免

呼雪衣女

開元中貢奉南獻白鸚鵡慧黠之宮中號為雪衣女性既馴擾常繫其飲啄飛鳴然亦不離屏幃
間已久以近代詞臣詩篇授之數遍便可諷誦上每與貴妃及
諸王博戲上稍不勝左右呼雪衣娘必銜局中鼓舞以亂其
行列或啄嚫錢物又諧上手使不能勝忽一日飛上貴妃鏡臺
語曰雪衣娘非夜盜鸚鵡所捕將為異於此乎上使貴妃授以
多穴經記誦頃精熟日夜不息若惟禍難有所祕者上與貴妃
出於別殿貴妃乳其女於掌上與之同去既至上命從
宮校隸於殿下鸚鵡之而斃上與貴妃
哀白又二遂卻於死中為五寸呼為鸚鵡冢明皇雜錄

主者集會也送物具往省問明皇封為綠衣使者大宅遺事

鸚鵡 禰衡 弄字

時黃祖大子射賓客大會有獻鸚鵡者舉酒於衡前曰禰處
士今日無用賀坐以此鳥自遠而至願先生賦之因曰將欲下來先為
賦其辭曰

惟斯域之靈鳥擅自然之奇姿體金精之妙質稟翠羽之
奇儀觀其容貌則聰明以叡機校其智能則參才聖而不疑
翔必擇林棲則乖林而悲翔必擇木栖則乘松而嬉
翔則翼若垂雲翥則矯翅奮翼翕習習而羽起翅肅肅而生
風飲於清泉則玄雲興而降雨食於靈木則百果熟而珍
實人於龍城則伯益知而儀形出於流沙則崑崙識而
張羅雖

綱維之備設終一日之所加且其容止閑暇神氣安停遇之不
恨扶之不驚顛躓從容以遠害豈不遠哉以喪生救獻全者實伯
倫服者救刑尔乃婦嬰委命雖群袂伯潤以離離與其妲娟羅
飄万里嶺嶠重阻踰岷越障載路而車未被贅哲之逢患猶梗遊以
以安形舟路而忘擾攘救物之微功能馴擾
於是親睦稽命之浪薄參遣時之險嶮崖壑語以階亂羽族
以致范蠡母子之永隔哀伉儷之生離馀年之久閒慈声雖
之无知皆蠻夷之下国侍君子之光儀嘉賓之不留恥才能
之无奇羨西鄰之沃壤誠吾鄉之異宜投代越之悠思杜毎言
而稱斯者乃心昊司哀藏收繫徽音初降深厚前猷良哈遠
嘉哀鳴感類音声復以激揚裴徊悱閒之若傷鳥之
者関深波臣為之歔欷咸平生之游歟安若如

寔之相須何公以之勁節古之純臣若胡越之異區順機檻以俯仰窺
戸牖以踟躕相思之切欲見曾林之扶疎頭六翮之暴戮雖
奮迅其為如心懐踟蹰而弗聚徙能於一隅之鳴心於市政
皆惠而忘物孔輒翹之微命委陋賤之薄軀期尔亦以報德
忽啓以效愚竹隆恩於既往照盛徳於将来是小事切須勉之
孔歡庶小衡以為取賢正亮英才弥深志懐翔雲雁於
歸仕座史以為過若衡芳以過若衡芳不可多得数物迷於曹
掾操欲見之鬲業而数有恣言操漠然因
召之擊鼓操為改容更衣而出
物門者有客便通刺之掾官徹乃坐於舍門言畢悖迎操
怒送与刺表衡為鼓所薦東坡謂鼓操特鬼蜮之雄非大義
勢決不両立非鼓誅操則操害鼓及掾
其性天硬齕豈知火維地荒鴟泳海逮天漠
語言鳥玉衣尤的繫乃知物生天地中万殊難以 理通海

中洲島第入迎來市廛州繞八國其間法輦來最希此鳥何年
隨海舶訛能倘淚海上蓬萬萬千千安可極鬼生明月在天
一來不能久人間況尔來樓殺飲卽有啄羶細終知非分樂天高海闊縱羽毛
弱尔能飛路知所歸君欲開籠級尔飛俾尔歸深能酸詩此老
詩名聞四夷

鸚鵡詩　　韓郁

莫把金籠閉鸚鵡苟分明辨人語忽然更向君前語三十六
宮愁萬許
悽悽詩

鸚鵡　　杜甫

華屋日漸高離檻繫紅粉故國亂山樹美人金剪刀避龍交翠
尾憶侶靜新毛不念三江遠事世途皆悔晉

鸚鵡　　杜甫

鸚鵡含愁思聰明憶別離翠衿渾短盡紅嘴尚新垂日空殘怕
風枝各自宜何用羽毛奇

鸚鵡　　白樂天

竟日語還默中宵夢覺身因緣彩翠心苦爲分明慕建歸
思春冬憶侶声誰能坐籠破從放快飛鳴

鸚鵡　　梅聖俞

一入秦宮去千山隴樹秋能言依婦女孝吾類俾優五嶺阻拘
束金籠不自由哀哀是黃馬死爲我公羞

鸚鵡　　羅隱

莫教雕籠羣羽殘江南地暖雪霜寒勸君不用分明語一得分
明出轉難

貝鸚鵡戲作　　王介甫

空木打時兩翅翻玉籠金鎖抵頻免宜須強依人閣語拳世无

八哥語言　　鸚鵡

閩氏鸚鵡到江東養得經年當浙紅常恐思歸先剪翅每因餧
食故開籠人憐巧語情雖重自憶高飛意不同應似朱門歌舞
好深藏牢閉後堂中

和樂天鸚鵡　　劉禹錫

養來鸚鵡苦初紅宜在朱樓綉戶中頻學人言性慧偏能識
主爲情通飲毛唾日難銷日漸翅愁時願見風誰遣聰明好顏
色事須安置入深籠

詩話　　鸚鵡傳附

蔡相確跋初則作鬼名綽已被貶有鸚鵡甚愛公每加愛護鸚

鵡傳附其名綽已被貶後公偏愛鸚鵡綽傳曉之不已公悒悒不
樂有詩云鸚鵡言猶在其語事已非傷心看江水同淚不同歸
又作送小鬟詩云此鳥雖未識古詩傷寡言

秦吉了　　白樂天

秦吉了出南中形毛黑白黑花頭紅目聰心慧古來稀巧言人言
無不通求日長八哥公朝入紫宮鳥鵲乳燕一來巢鳥啄羽雛
雙眼未穿猶可忍舌頭不去如何救秦吉了兮安用噪噪聞言語
之前致云安用噪噪聞言語

鸚鵡　　白居易

隴西鸚鵡新學語金籠鎖著紅欄住雖被人憐巧言人憐巧言
何處去

似鴟而有帳 欧文寒鼠鴞也形古可使言語惟南方畀俗鴞鴞不跨洛 注 不跨洛九初中已有此見羅願雅中扫文 舟行

有鳥名鴞鴞力不能高飛遂巢於高木之顛恐風之所拔也予見羅願雅中扫文 舟行不跨洛九初中已有此見羅願雅中扫文 舟行

古今事文類聚

鴞鴞來巢

魯昭公二十五年有鴞鴞來巢書所无也師尸曰異我書所无也鴞之鴞之公出辱之鴞鴞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鴞鴞拊翼公在乾侯徵褰与鴞鴞之哭又以鴟鴞公在乾侯徵褰与鴞鴞之哭又以鴟鴞逐哉逐哉捄父恭勞宋父以鴟鴞公在乾侯徵褰与鴞鴞之哭又以鴟鴞公在乾侯徵褰与鴞鴞之哭又以鴟鴞鴞往歌來哭 魯公至出奔齊童謠有是今鴞鴞來巢其室及也童謠有是今鴞鴞來巢其室及也

鴞鴞部事

古今圖書集成 二七

昔周公相成王成王幼周公恐其驕逸乃為詩以貽王名曰鴟鴞周公既誅管蔡乃為詩以貽王名曰鴟鴞周公既誅管蔡乃為詩以貽王名曰鴟鴞周公既誅管蔡

羽蟲部

雉

雉雄毛有黃色斑點雌毛黑色斑點雄小雌而小雄鳴雌而不鳴雄鳴曰雉雌鳴曰鶒雉之性耿介而好鬬故其字從矢雉之為物有文采而鳴聲大故其字從隹雉小而雌有文德故其字從虫

古詩

贈黃山胡公求白鷴　李白

黃山胡公有雙白鷴盖是家雞所伏自小馴狎了無驚猜以其名呼之皆就掌取食然此鳥耿介心難畜之余平生酷好竟莫能致希胡公轉贈於我唯求一詩聞之欣然適會留援筆三叚文不加點以贈之

詩以雙白鷴兮雙白鷴白如錦兮白可憐客顏照影玉潭裏刷毛琪樹間夜棲寒月靜朝步落花閑我朝得此鳥翫之坐碧山胡公能惠贈籠寄野人還

律詩

白鷴　梅聖俞

喬木暗青山蒲川下白鷴春雲生翅望在與君間綠早張新羣冠錦奪裘時戲美衣文素不美雉斑斑

七言

鵾雞　梁元帝

山雞形狀異鸞鵾神文似連錢動白頸物異且殊堪愛重侍人食之以壽考詩人

雉雉升鼎　高宗武丁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曰雉野鳥也今升鼎烹之內雉野鳥也人將不食其羹其為不祥甚矣王乃恐懼修德三公薦尊經授神教漢平帝元

山梁雌雉

子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 孫權數射雉潛諫權云雉雄如此何曰明明在上百官牛有似山雌

山雌之肥太宰得乎曰之 羣臣如亦山雌也何其雉鳴乃爾

羊亦山羊也閔閔在上羣臣如亦山雌也何其雉鳴乃爾

陳翁雉瑞

秦穆公時陳倉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若狗非狗牽以獻穆公

道逢二童子童子曰此名為媼常在地食死人腦若欲殺之以

栢捶其首媼復曰彼二童子童子化為雄雉飛入平林衆人十餘人捨掘逐二童子童子化為雄雉飛入平林衆人十餘人捨

發徒大獵果得其雄又化為石置之汧渭之間至文公為立祠

名陳寶祠時有赤光若流星集祠則若雄雉鳴焉

作琴操

雉朝飛操 衛侯女

古琴操曰牧犢子七十無妻見雄雉相隨感之遂援琴而歌 嫁於齊太子中道太子死傅母悲痛援琴作雉朝飛操

以孔除母悔之取女所自操琴於家上鼓之思有二雉俱出墓

雉朝飛

萬寶之為邑有雉數十常隨車朝集

不捕雉雛

唐永為中牟令程雉馴於桑下有童子不捕之曰雉方乳雛捨

肥親曰本來考君界有無蛇虫耳今蟲不犯境一異也化及鳥

獸二異也野子有仁心三異也

諫帝射雉

雉賦

射雉賦

潘岳

游青林以彷徨翫芳藹之群飛羣采異毛之爭麗芳有五色之名翬厲翅之專心芳參差於雄艷之姿怒丘陵以經畧芳昼壙衍而分散於是青陽告謝朱明肇授庶木蓊茂卉木滋荒初蟬

並鳴其聲淅瀝陳柯搖以改舊天候二以變雲象消二而忘溽暑二以耀芒矩鶯二而朝雊聆籟以授聽騁以揆騶瞻方而察氣候不容眄而見葱

眸目以旁睨鶩絕黨而相過灼鑠顯而突若翰軒翥以餘怒

思云鳴以效能 詞乃陳揚拄翳承翰剛柔性

緤拍拳之翻旋次第森發茂姚輕利乘料突以徼竪表厥

踊心絕緤帰次第森發茂姚輕利乘料突以徼竪表厥

於金勒於落目以焉覩何調翰翳性良

候窮峯而倚叫野聞聲而窓若翰軒翥以餘怒

緑素斜飛翩繪青蛾或翻或翥時行時止或低拂翹翼或仰擢脩尾莎棄并應開絕或踧或跼時行時

踡或伸或縮雙肩特起長游也呢喤引之規東顧西眄愕立搖身

踡或伸或縮雙肩特起長游也呢喤引之規東顧西眄愕立搖身

竦峙接黄間以密發隨剛挾矢鏃以紛紜以消顛倒翕紛以遊落

擾声振而未已山鷚和山雞悍害飛鳴薄

擾声振而未已山鷚和山雞悍害飛鳴薄

擊牙低鋭心平望審毛脉搖落雜若碎錦遶群之鳥

擅場陝西撰聲簡雖妬異條來條往忌上風之發切激勁之也疑
映日之儻劭不明之狀言也其發布而果息疑作而不息貌往心
頻而技癢伎與技同癢之養而無義也伊誰之應敬收獲也以厉響彼聆音
而逕進忽交趾以接壤形盈笥以美發紛前頹而臆仰或乃崇
積文彩以高下參差而鱗萃鳴雄振羽依
于其冢捐降立以驕敖鮮形隱而草動聽挺之傾捋森踏踏
以振躁嚇出苗以入場食情駿而神悚毛班二喙食甫尔雞
而翳鼎雉臆有而旋輝望餐谷
之精銳擬青蠅而點項雖形隱而草動聽挺之傾捋森踏踏
以振躁嚇出苗以入場食情駿而神悚毛班二喙食甫尔雞
而翳鼎雉臆有而旋輝望餐谷
之精銳擬青蠅而點項雖形隱而草動聽挺之傾捋森踏踏
閩而警无見自驚句疑周環
也榮陽所聚禁曲閩雄雞群安醫疑把驕
鏑前接重墻傍戲整翻若丈委疑少決膽劣心悄懷也內
无固守出不交戰來告廢
兒然於是弄鉢尚免亟務慰刀騎絕伎如鞮如軒不爲不
踵當啄值會裂嗉破胸素實異變雄自割去之異未取
食夕下告動旨貴氏之如
要爲之罹然彼遊田之致獲成棄危以眺爲何斷義之安遑遑
禽從其所擇也而行道而行
星燄鎚而在服肉登俎而永御昔恒皐隸此爲君案
砧見上千注爲之也若乃眺盤饒遊放心不修忘其身恤司其雄雌樂而
无節端操或翻此則老氏之所誡而君子之所不爲

古詩

雉媒

双雉在野時可憐同嗜欲一雄獨先飛暗被潛羅東唼食能趨
時返与它心服置在羣中調令誘同族前時相失者思君意
弥篤遠見尔文章知君草中伏和鳴忽相召又啄翦葉欲翅

元稹

遠投君飛馳勢奔疾冥冥花在君前向君声促二信君決無疑不
道君相殺

雉將雛

雉啄啄雛出殼毛斑二喙啄二雀飛未得一尺高漸漸母行旋
母前委曲淺二雛隨身遠去無雛低怕人時二十中故兩翅引
雛食出不知雛

文如張

錦將翰繡橘橘二喙食甫尔雞雞東眈稼滿風雨安逐良媒
籠西去深人織網加素空張在野田平碧中網綠淺二無形影
誤尔觸之傷首紅文葉紈花誰剪刻中藏禍機不可測

雉朝飛

麥隴青二月時日雉朝飛挾兩雌錦衣綉羽行雖群牧拯
新感之悲春天和日暖啄食飲泉勇氣滿拳雄鬬死繡頸斷

李白

雄子班奏管絃公頃消美人玉掖枯楊二尔生我獨七
十而孤棲弦驚寡恨不忍與目歸黃泥

杜鵑

一名杜鵑蜀越間曰然烏夜啼達旦血滴草木凡
鳴皆先向北方江介子規蜀右曰杜宇仲曠禽
經曰則曰燭於樹曰呼曰謂豹華法杜鵑大如鵲而羽烏
其聲哀而物有血土人云春至則鳴晝夜不止聞之惟田家候其鳴則趨耕
人惡聞之惟田家候其鳴則趨耕其初古則有離別之苦

又聞子規啼夜月愁空山李白蜀道難終日子規啼杜陽
春化杜鵑

望帝化杜鵑

上川三更雪

蜀之先肇於人皇之際至黃帝子昌意娶蜀人女生帝嚳後封其支庶於蜀歷夏殷周始稱王者自名蠶叢次曰柏濩次曰魚鳧其後有王曰杜宇一稱帝號望帝自時少德高乃以褒斜為前門統理靈關為後戶玉壘為限以分水上別人求之不可得懷盛至汶山下忽復見望帝立以為相後帝自以其德不如懷遜位於懷遜號開明遂自亡去化為子鵑故蜀人聞子鵑鳴曰是我望帝也

天津橋杜鵑

嘉祐末康節邵先生行洛陽天津橋忽聞杜宇之聲嗟曰此方無此物異哉不及十年其有江南人以文字亂天下者乎客曰杜鵑何以知此康節曰天下將治地勢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

古今文字集

古詩

杜鵑

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雲安有杜鵑我昔遊錦城結庐錦水邊南竹一頃餘喬木上參天杜鵑暮暮叫其間我見當再拜重是古帝魂

杜甫

蜀王寄冢魄萬古與杜鵑語苦雖同聲各自有性情竟誰傳其子礼若事至尊論賢不及鳥豈敢忘反哺羔羊有礼太古前行飛烏鳥識本源又知恩所以百鳥中法則仗此兼人倫今忽暮春聞子規我病悲所歷山川異身病不能拜淚下如迸泉

杜甫

杜鵑行

君不見昔日蜀天子化為杜鵑似老烏寄巢生子不自哺群烏至今烏鳴雜哀怨聞者為之淚有翼礼骨肉滿眼身羈孤竊粟恐驅逐銜恩反遠哺豈惟反哺功且報竭其力雨時不順蜀鳥鳴聲苦五月草木盛杜鵑聲不息昼夜常口血豈惟口流血所訴何事常徒二尔羽翮傷飛遲暮天變化誰料得萬事反覆何判然乃事文貌何所無其始若終烏可以人而不如鳥

杜甫

子規

蜀魂千年尚怨誰聲聲不盡向花枝滿山明月東風夜正是愁人不寐時

閨子規

楚大空閨月成拘蜀魄聲似告人帝得血流無用恐不如歸口過殘春

閨子規

羅鄴

評杜鵑詩

東坡云前人詠王昭君詩多矣未有出其右者予觀杜鵑詩亦然古今詠杜鵑者多矣未有出此詩之右者蜀人以杜鵑為望帝魂化而蜀人聞之輒為墮淚予嘗疑其不然以為人之情豈有不樂其生而樂聞其死者雖望帝亦安有是情哉蓋杜鵑之鳴其聲哀切而悽婉有以感動人心使人聞之皆墮淚爾東坡之言蓋出於此而推之過也

烏

烏反哺事人好杜野鵑無意綿蠻啼暮月慈烏失母自成勞百鳥養雛各自飛羣烏念恩不相棄銜食反哺隨高枝老烏將雛出復還青天慈烏尚如此羣鳥安可攀慈烏夜夜啼聲悲聞者為之沾其衣

烏鳥私情願乞終養

烏鵲喜

烏夜啼

烏棲曲

烏生八九子

烏夜啼

烏棲曲

烏啼曲

烏夜啼

烏棲曲

烏夜啼

烏棲曲

烏夜啼

烏棲

師道烏樂
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謀
告曰林幕有烏乃止　管侯伐鄭楚師夜遁師曠告曰烏
烏之語樂辭即其適固烏而翼生相
猛而好謀白見還則
烏攫肉食
黃霧侵吏小吏食道傍烏攫其肉還翻迎謂曰甚苦食於道
傍乃爲烏攫肉吏大驚以爲翻不知其起居
烏集府柏
朱博爲御史大夫先是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數千集其上
朝去暮來
烏尾畢逋
桓帝時童謠曰城上烏尾畢逋一年生九雛公爲吏兒爲徒

一
徙死白衆車
立春傷縣
東海頻歲後有群烏大集於昇平里樂足樹哉柔
皆以爲頻年孝悌故處立縣而名爲烏傷王莽改爲烏孝焉
迁官烏集
柳仲郢自拜東蜀後每上官群烏大集於昇平里樂足樹哉柔
詩曰凰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蓋取諸此
百五日烏散
百五日俗謂之大冷俗謂烏散之不集果卒於
鎮

雜著
烏賦序
晉成公綏
有孝烏集余之廬乃慨尔而歎曰余無仁惠之德祥禽爲而
至哉夫烏之爲物又矣以其反哺故爲吉鳥其以周書神
抚之意同歸而殊塗矣
烏賦
晉成公綏
烏之爲靈者何噫宜陶於烏也夫人之靈大者賢小者智獻之
靈大者機小者鈍惠之靈大者龍小者鼠烏之靈大者鳳小者
烏野不時而用命命之爲物所趨靡不時而出駒流汗芳援
援於隙延龍不時而見龜七十二鑽其靈弗白保其堅罹罔不時
而鳴烏哑哑芳招唾罵於里閭烏芳來前事將兆而敢走人反
習不吉必不來於尔尔又安能凶人自凶尔告之凶是以
爲凶尔之不告芳凶從何能告告而先知芳謂凶從尔出胡不若
凰之時鳴人不知芳一不羅絕自神而到殺駒駭而死行智爲
能而小祝躬如此哉烏烏芳尔靈吾今語汝庶或決聽結尔
右方勿裡北往來城頭無尔累
烏賦
晉成公綏
靈烏我昔聞尔之志告人之凶遭人唾罵於時不容寢巢連類
駈逐西東余是時作賦以早汝非乘尔困而責尔聽令也主人
誤彈者主曲具尔食於大會置尔集於昇平里樂足樹哉柔
詩曰凰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蓋取諸此百鳥皆慕
仁鳳凰不翔焉鳥尔於此時徒能鮮鵰鴞鬼不能咏叛
百五之日俗謂之大冷俗謂烏散之來附於不
我德又反我好延烏秦漢之豪俠逐已不於昵已則客矣然吾
知分足而已尔又何能
梅聖俞
梅君聖俞作赴臧曾不我鄙而寄以烏好因勉而和之庶幾成

長生來十餘冬物老顏色變頭毛白齊三飛來庭樹上初但驚兒童老巫生姦計與烏意潛通云此非凡鳥遇見起敬恭千歲乃一出喜賀主人翁祥瑞來白日神聖占知風陰作北斗便爲人吉凶此烏所止家產日夜增主人富家子身老心童蒙隨巫拜復祝婦姑亦相從鮫雞鴈其肉敵若裡穴宗烏喜張大觜飛投在虛空烏既飽腥臊巫亦享甘濃烏巫互相利不復兩西東日三暮集稍近舟櫂雖生八九子誰辨其雌雄雛又成長衆觜爭委食高埔但食烏殘肉无施搏擊功緣啄蚤虫豈无秉彼集鵰絆委食亦有能言鸚翅碧用距紅觜嘗說烏罪因閉在深籠青三窓前柳翠二井上桐會烏占棲恩慈烏獨不容慈烏不爽爲來往何憧憧曉去先晨鼓莫歸後昏鍾辛苦塵土間飛啄禾黍叢得食將哺毋飢腸不自充七人憎慈烏命子削弓弦續貪豬竹九

鑄荊山銅慈烏求毋食飛下尒庭中數粒未入口一丸已中胷仰天號一声似欲訴嘗官反哺日未足非是惜微軀誰能指此冤一爲問化工胡然大紫烏竟得天年終

棲烏

張先 文昌

烏啼東南林危巢雛五六心在安巢枝一日千往復脫網得群食入口不入腹窮生俾反哺豈能報成育

烏生八九子

織劉孝威

城上烏一年生九雛毳毛不自煖張翼強相呼羽成翻備各西東千年賦命有窮通不見高飛帝箭側遠託日輪中尚逢王吉箭徧嬰繳誰昇弓豈如交采救燕賛入夢祢昭公流声表師退集多少猶不惜一枝棲帝曰吾將全樹借汝豈惟一枝本傳

鵲

棲霊異語

鵲鵲醜其飛捉尒雅季冬之月鵲始巢月令維鵲有巢維鳲居之召南鵲知太歲之所在說文鵲巢

烏夜啼

李白

黃雲城邊烏欲棲歸飛啞啞枝上啼機中織婦秦川女碧紗如煙隔窓語停梭悵然憶故人獨宿孤房淚如雨

烏棲曲

李白

姑蘇臺上烏棲時吳王宮裏醉西施吳歌楚舞歡未畢青山猶銜半邊日銀箭金壺漏水多起看秋月墜江波東方漸明奈樂何

律詩

馬當呼鵝不至

昔年曾之馬當湾曾試喚鵝高猶聞今日江邊飛不下應知人世足機關

聽風寒林

已悉霜林葉爛紅那堪動地晚來風寒聲鴈可是於菜點路折花梢不墮空

詩話

全樹惜棲

李義父始召見太宗令詠烏云日影飄朝彩琴中聞夜啼上林多少樹不惜一枝棲帝曰吾將全樹借汝豈惟一枝本傳

開口背太歲此非才智任自然也博物志鵲巢短風之所起淮南子乾鵲知來而不知往淮南知來歲多風則巢於下枝而不知童子探其卵同上烏鵲填河而渡織女同上乾鵲噪而行人至陸賈新語崑山之下以玉抵鵲監鐵論時人之家聞鵲聲皆以爲吉兆曰靈鵲報喜天之道事

詩曰 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曹孟德東方朝雨至南飛夜月明李白李員慈母古烏鵲喜山谷鵲聲喳喳客有知家人聽鵲占歸期曹

古今文集

古詩

鵲巢俯窺

古之王者其政好生惡殺烏鵲之巢可俯而窺荀子

大時則起

莊子曰鵲上高城巢於高枝之顛城壞巢折凌風而起故君子之居世也待時則義行失時則鵲起

立枯東向

孝武帝燕坐未央前殿新雨止東方朝執戟在階傍忽拍獨語上問之對曰殿後柏樹上有鵲立枯枝上東向而噪視之果然當順風而立足以知也別錄

採鵲驚

晉王濬爲荊州將之鎮送者傾朝濬見樹上鵲巢便脫衣上樹探驚而弄之神色閑然旁若無人

古樂府

魏管輅見安德令劉長仁占有鵲鵲來在閣屋上其聲甚急輅曰鵲言東北一婦欲殺夫牽引西家到時果有東北同伍民來告鄰婦手殺其夫詐言西家人與夫有嫌殺我婿也

異鵲并序

熙寧中柯陵仲常通守潭州汉波驛得民有二鵲棲其廳事訖陵之去鵲亦送之潭人異焉爲賦此詩

昔我先君子仁孝行於家家有五畝園么鳳集桐花是時烏與鵲棠蔽可庵觀群呼里人驚瑞異野老笑而嗟云此方乳哺其母熊與蛇手足之所及二物不敢加至人若可信衆鳥不我欺故知中孚化可及魚與蝦狎陵之德厚矣獨吏胥泛下沙仁心格異族兩鵲巢其檐

蘇子瞻

但恨不能言相對空搔首悪災類應古語良非誇君看彼酷吏所至猶鬼車

律詩

野鵲　歐陽永叔

鮮鮮毛羽耀朝暉紅粉巍頭綠樹枝日暖風輕言語軟應將喜報主人知

鵲　韓滉

纔見誰於羽翼開盡能輕颺出塵埃人間描好紛紛占天上橋成草草回幾度送非臨玉户一時傳喜到滿臺若教顏色如霜雪應與清平作瑞來